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八三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薛文清公行實錄五卷

〔明〕王鴻輯

私藏明萬曆十六年吳達可刻崇禎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薛文清行實錄五卷》提要

薛文清公行實序

嗚呼聖賢之學不明於天下久矣自濂洛關閩之後以斯道爲己任者寥寥其人在元則有魯齋許公靜脩劉公

國朝則有文清薛先生此皆終始大節無可疵議所謂道學之儒者是也先生嘗言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故其幼而壯壯而老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無一事不求合於義在大理時權奸中傷則臨難而不避在內閣時義有所不合則見幾不俟終日在河津時隱居樂道則講學以淑後人傳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先生殆兼之矣如是而謂之儒者其

無愧乎平生所著述若讀書錄續讀
書錄諸書咸明白簡易力挽末學詞
章之陋蓋其踐履精純言與行相顧
匪若立異衒奇高遠無實者所可倫
也或曰從祀闕庭凡立言行道有功
於聖門者皆取之若靜脩與先生篤
志聖賢之學終其身而不變可謂有
儒者之實矣而弗獲預非缺典與予

應之曰歷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
者有閱歷數千年與百年之後而始
定者要其極秉彝好德之公烏能泯
哉今議者輙以著述少之謂劉靜脩
明道之功不如吳草廬薛文清講道
之實不如考亭諸弟子殊失一節而
遺其全體非天下之定論也夫生乎
百世之下而奮乎百世之上不由師

傳專心正學所謂豪傑之士間世之
才其有功於名教也不爲小矣以之
侑食廟庭復何忝乎
聖朝文運聿興崇儒重道激勸風化之
事以漸舉行然則二先生之從祀恐
終有不可廢者矣予故併著其說以
備論世者之采粹是編者河津王生
鴻娶於先生之孫爲石灰山關大使

云

正德六年歲在辛未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
太原喬宇序

皇明文清公薛先生行實録總目

行實録　周德恭
讀書録　周德恭
河汾集　周德恭
第五卷
諸公叙述文
門人叙述文
遺事
祠堂柱聯
薛氏歷世科貢傳芳圖
奏請先生從祀人姓名

欽差廵按山西等處
監察御史宜興吴達可重刊
河津縣知縣延慶張紹文
縣丞濟寧韓之臣
主簿邠州王東明
典史九江饒文煒監脩
儒學署教諭郃陽王三策
訓導河州王從宜督校
河津生員周德恭纂校
萬曆十六年戊子中秋望日正學書院識

行實録一卷

明贈禮部尚書謚文清敬軒薛先生像贊

乾坤匪端道在渾淪乾坤分形道在聖賢
叶聖人胚胚元氣之津賢人勖勖元氣之
湔羲圖遡焉唐虞承之禹疇往焉殷周繼
之不有鄒魯孰崇吾軌不有濂洛孰寤吾
牖叶考亭載揚魯齋載蹵已而大迷趨而
多岐鵾鵡之嘗正味罔思徧徂之交正色
罔知比我
明興得聖之統篤生爞人往哲是踵厥稟既靈
厥養既重彖焉尚凡而潛於穆彖焉尚撓
而拤於獨遠權卉勢其氣維烈退焉平蹵
其才維傑刺奸執法其衷桓桓洗冤嬰禍
其衷安安治行在國七要論政理學服世
一源言性曰慈曰良孝心湌湌曰敬曰恭
德氣淵淵俗學易泥時汝之格異學易附
時汝之斥鳴者維華而道則真鳴者維奇
而道則循萬里以叢一靜以馴振綺南省
與制罔乖宣猷東閣與時罔詭匪究厥施
匪愴厥懷世論已定終譽爾滙朝議已協

從祀爾待我生雖晚慕公之醇我後維邇
覲公之神望之峩峩俾人如近就之溫溫
俾人如覺散馬光風韞馬良璞可師與與
可親嫗嫗可光後裔可啓後學聖者之從
賢者之穀千斯萬年元氣未剽

嘉靖乙巳夏

勑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汝南後學喻時撰

文清公有遺像藏其家五世矣甲辰秋今
察院汝南吳阜喻老先生按河津祇謁祠
下薛氏諸生捧像求題辭先生諾明年夏

命吏齎辭至日令焯書置其端予惟文清
公
今代大儒世之人皆知公而得見公之言議教
旨者甚少見公之言議教旨而得睹公之
遺像雖其鄉人或寡矣吳阜先生有題辭
其子孫世實之歲時拜其容瞻其辭誦公
之道德不忘也而邑里後生有欲誦而覲
之者非造請其家則不能至於世之人其
又何能夫公之名在當世公之像又幸而
僅存其裔公之學乃幾之以先生之宏[illegible]

鉅辭天下之人其願見者固不直於學士
縉紳而然也焯小子不敏官公之鄉從先
生之下吏是用伐石鐫像繫辭而申之以
小言摹刻出世之人將或謂焯能億度人
心之同好也

嘉靖乙巳秋七月吉河津縣知縣臨洮雍
焯謹頓首拜書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先生行狀

閻禹錫

先生諱瑄字德溫世爲河津人隋唐間薛

姓最顯所謂河東三鳳是也但譜牒不存
無以爲徵祖仲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
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真定
元氏教諭娶邑人女齊氏調玉田縣教諭
齊氏一夕夢一峩冠紫衣人謁見已而生
先生於學舍誕夕肌膚如水晶藏五臟皆
露家人以爲怪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
洪大力止之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祖
素善卜遂以生字推之曰此兒必振吾宗
矣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六七歲

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即成誦不
爲兒戲端坐儼如老成人姊妹見其坐皆
不敢過其前自織天性即能作詩賦人皆
以薛天才目之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
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
耆儒爲御史等官謫戍玉田先生禮延於
家與之講論五經四書子史百家泛及釋
老天文地理之學諸老儒退謂人曰此子
聰敏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不敢以師
自居而結爲交比及十三四五經諸書皆

畧通大義洪武三十二年例停止北方學
校父貞改除四川馬湖府平夷長官司吏
目以地遠夷獠難治士官子弟喜先生幼
能詩咸背負其家請與作詩句教讀書至
晚輒以小豚爲禮送之日以爲常作平雲
南賦上沐國公大奇其才父貞因得有所
依倚無虞永樂元年父貞詔回復除河南
滎陽教諭時先生年十五矣諸生咸尊爲
師叅議陳宗問行部至滎聞先生名請見
先生固辭不往宗問異之就學舍相見旣

而索先生詩藁觀之及視其動靜不苟謂
異日必爲大儒欲以奇童薦諸
朝先生以年未至學不就固辭乃止先生遂
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
一言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
不寐永樂十七年父貞改除鄢陵教諭時
例教官乏科貢者充戍父貞固欲先生且
應科舉先生遂遵父命中河南庚子解元
明年登辛丑曾鶴齡榜進士第學士楊士
奇聞先生名邀致館下以訓諸子先生固

辭卻之時父貞任懷慶府河內教諭病故
先生丁憂回葬祭一遵家禮行哀毀人所
不堪四方遠邇咸來弔海寧李大亨諸公
皆自吳越來弔人以郭林宗徐孺子之事稱
之服闋赴
闕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宣德三年
宣廟思振風紀擢爲廣東道監察御史三楊當
國令人屢邀先生欲一識而先生曰某忝糾
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
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

稱嘆不已會差往臨洮廣銀場同列以爲
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
貧至則黜貪墨玉風俗手録性理大全一
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值冬夜雪飄
盈几讀誦不輟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焚燭
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舞
而足蹈者遂積爲讀書録宣德七年丁繼
母許氏憂服闋復除雲南道監察御史正
統元年有言學政不舉者由提督不得其
人

詔遴選碩儒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學行履
歷之詳陞僉事提調山東學政首以朱子
白鹿洞規開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
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按臨所至必先
詢其力行而後及於文藝親爲諸生講解
懇懇告以爲人爲己之學誨人必隨其才
器成就之或以行步或以字畫或以講誦
或以詩賦各因其所長取之不求全而責
備數者皆無然後不得已必使以儒冠拜
祖宗而後去之諸生感慕不已至今談及

輙皆下泣無老少賢愚皆以道學薛夫子
目之正統六年
朝廷差辦事官張鳳召先生諸生一聞啼泣遠
送徘徊不舍爲牌位生祀之初吏部尚書
何文淵辭職去言於學士楊士奇曰薛某
學行無愧往哲某不能進盍舉之以代已
耶侍郎中有不悅先生者曰溺古不知變
通
召至遂爲大理少卿掌印未及五閱月辯白錦
衣衛已成案大獄十餘起指揮馬順滋不

悅屢譖於大監王振時振權傾一時自三
公以下莫不行跪禮學士楊士奇曹鼐知
振憾先生恐其獲罪屢諭先生以時勢所
在且曰先生此
召雖某薦之彼亦素聞其名盍同已往謝其門
先生正色拒之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
室耶會有百戶實病死二年其妾私通行
事校尉遂欲娶之妻賀氏執以服未滿不
從校尉唆其妾誣妻蠱魅夫死錦衣衛成
案送都察院審先生教辯其冤改問者入

道仍依其舊先生奏調刑部再問郎中潘
洪躬察其事果寃先生遂劾奏堂上官及
經該官吏時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與
馬順譖於王振振大怒嗾諫臣劾先生是
古非今輙辯已成大獄
詔下刑部獄擬先生大臣巧言諫免臟邀人心
律大辟待决時秋後復奏有工部侍郎王
偉素與振善亦聞公論不惬乃謂振曰人
言薛某獄實寃若决此人皆謂不能容賢
振默然遂調先生錦衣衛獄時學士劉球

上章因忤振下錦衣衛獄以死及先生赴
獄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手持
周易讀誦不輟通政使李錫聞之曰真鐵
漢也大臣爲申救於中途放回爲民正統
八年正月也家居七年閉門不出雖鄰里
罕得窺其面江西陜西諸省弟子來學者
百有餘人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學以及
大學由洒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居敬
以立其本由經以求其道不事語言文字
而必責諸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黙

然不對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
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送至里門告
之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爲要正統十
四年科道等官陳信等上言曰薛某學究
性理
召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先生上講學章
以勘定禍亂時欲取
諸王入議先生上疏擇取其賢者既而命先
生分守北門都帥見虜勢猖獗欲避其鋒
先生曰虜懸軍深入勢必不久既而果然

北奔貴州苗叛
命將征之委先生督運餉且贊畫軍事先生
謂都帥曰欲勵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先布
恩信以服其心都帥然其計先爲檄布諭
諸苗示以禍福順逆然後耀武以懼之貴
州遂平先生上疏謂苗州遠夷當羈縻之
不當責以貢賦不報先生嘆曰民力竭矣
吾忍重急之耶上章懇乞致仕戸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上疏曰薛某躬行
實踐深明理學宜留

内閣近地以資啓沃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殺害人命者獄久不决執法欲貸之先生曰死者何辜竟抵於法周氏寃獄積年不明先生為洗雪其寃人皆稱快其他平反多類此不能悉記時大監與安袁誠鎮守南京例該各部每月赴彼議事都御史張純先生同年也謂先生曰初見大監盍加禮焉先生至與安降階與分庭抗禮與安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振作對頭肯為吾屈耶遇端午節令人餽扇先

生獨不受曰此
朝廷之禮不敢受刑部尚書楊寧少卿廖莊俱以才學相尚及見先生嘆曰先生當於古人中求之何敢與之輩行耶大監金英出差南京諸司多迎送出郭先生獨不往英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後錄不吾送吾不怪也至京言於
上
上素聞先生名遣使召先生景泰四年九月也欲大用之中官有不悅先生者沮止之改

大理寺卿草場火患
上怒欲盡誅典守者先生為辯其寃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
遣太子太保王文往蕭之文以謀叛籍其五百餘家解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首上章力辯其寃文謂人曰薛某舊性不改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辯寃獲咎死何憾焉辯之愈力既而科道互上章辯之但誅魁首三四人餘皆從戍其平反極多人有

録成帙者天順元年正月十九日
英廟復登寶位夜
召先生轉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内閣侍郎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先生曰某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
便殿
上服短服小帽先生不入
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半時曾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太監曹吉祥用事一日生日同列約相賀先生遽稱腹痛而出

同列有矜其迎復之功者先生曰許魯齋
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必於智謀之
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
爲會試考官先生爲首本以正學復性爲
言同考曰此數字久不言恐非時文請易
之先生曰某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
上即位初每日接見禮遇甚厚後連日不召見
及大監曹吉祥國公石亨等竊弄威權先
生謂同列曰穆生云醴酒不設王之意怠
矣盍去諸同列曰

上或有事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
即以疾連章懇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
因謂先生曰如即不留我爲先生啓
上請勅書即家爲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
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先
生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
乃勅書也某若資其養爵若不辭官之爲
愈也亨嘆息而去未幾學士徐有貞李賢
許彬皆下錦衣衛獄是年六月初六日也
居閒幾五月耳家居八年閉門不出四方

從學者日衆至市舘不能容先生惓惓以
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
永叔言性非所先大誤矣又曰學者讀書
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
不然無異買櫝而還珠也南陽李先生當
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
昔溫公退居於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
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也積爲讀書續
録平日奏疏削其稿皆不存一夕檢閱舊
書及讀書録文集綑成束置於架上爲詩

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粘
壁間忽遘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
振屋白氣上升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
有司爲之具奏於
朝
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葬祭國子監丞李
紳知府陳銓學官張表等前後上章乞先
生入從祀當道者未遑行之嗚呼自七十
子喪而仁義之道不明於天下迨至戰國
之時各售功利之説而不知仁義之道爲

何事孟子起而正救之論性善論仁義蓋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也孟子既沒而仁義之道爲之一蝕至唐韓愈獨能原性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韓愈有功於名教也有宋五星聚奎眞儒輩出周子者繪太極一圖以明性理之源淵程子謂性即理也之一言乃窮本極源之至論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所以輔翼孟子性善之言朱子集群賢之大成而折衷之然後仁義之道大明於世後

學豈容再贅一辭但至宋末文弊爲之一極間有叛朱子之心學而逐於異說者許魯齋獨能沿流求源而專致力於躬行踐履之間尊小學爲入德之門蓋祖朱子之心學也及宋末詞章枝葉之學競起先生懼其末流遠而本源晦也敬録
御製性理大全書晝夜讀誦不輟然後約之於心身性理之間謂太極即吾仁義禮知之性也謂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謂今之學者不知性之至不踐性之至非學也若讀書一録能發明性理之旨非徒言也而又能踐其言焉雖千言皆祖述聖賢之格言非徒辭也而皆根乎理若於性大本大源無所見而徒馳騁乎辭章之工著述之富以爲道學則司馬遷劉向之博極群書賢於曾參之一唯王安石王雱之著書萬言踰於顔回之四勿矣善乎程子有曰荀揚不識性更說甚道龜山楊氏亦曰歐陽修言性非所先可謂誤矣觀二儒之言則堯舜文武之道統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

道學豈有外於此性哉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舍性而論道有何道之可論舍性而著書又何書之可著乎世謂先生著述少者豈足知先生之志哉後之求先生者當於此考之

薛文清公神道碑　李賢

予惟吾道正脈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於我
朝乃始表章諸儒之言頒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於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

欣悅愛慕而篤信之者未有過於薛公也
今也云亡可勝悼耶乃按其狀前國子監
丞閻禹錫狀爲公神道碑銘公諱瑄字德
溫世爲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爲薛
侯居河東子孫遂以國爲氏曾祖常祖仲
義皆通經數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
初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
瑄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妣皆爲淑人
初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而生公祖以
生時卜之太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矣童時

教之讀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爲滎陽
教諭公隨侍時年十二以所作詩呈監
司監司大奇之公聞魏范二老先生深於
理學乃禮延於家供弟子職日與講習周
程朱張性理諸書乂之嘆曰此道學之正
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
食永樂已亥貞改任河南鄢陵公慮任將
蒲尚乏科貢乃充邑庠生赴鄉闈遂中解
魁貞大喜以爲得子之助明年登進士第
名動縉紳間是歲秋貞有疾公親嘗湯藥不離

左右居父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尋差監
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
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
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
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焚燭記之
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而足蹈
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
部尚書郭進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
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爲講

解不事櫝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
文貞公薦召爲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爲
左少卿公作大理寺箴以自警時中官王
振權傾一時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
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已而遇諸塗衆
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有獄夫
實病死其妾私於人欲嫁之妻弗聽遂誣
妻壓魅夫死公爲辯其冤都御史王文諂
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待決人皆危之
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

讀誦不輟將决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
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
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言官論薦起公
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
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訪策焉公曰
以天時人事驗之此虜必宵遁既而果然
貴州苗危猖獗
朝廷命將征之委公督運餉事竣而還景泰
初公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
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
久不决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
抵於法時有謎語頌公明斷刑部尚書楊
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
事嘆曰如公當於古人中求之守備中官
袁誠無與抗禮者惟公至以賓主相待又
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
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耳壬申秋復召爲大理寺卿時草場災
朝廷欲置典守者於法公力辯之獲免蘇松
有饑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

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
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辯公抗章
辯之文亦悟其非待公益加敬焉是歳公
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召入內閣知
制誥尋
命爲會試官事竣爲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奸臣
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
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
方學者從之者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
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歐陽公言性非所
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
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
而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
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
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
己巳八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六配齊氏
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曰湻次曰淳次曰滌
爲邑庠生早卒次曰治亦卒孫男四人諶

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孫女六人夫公之學
蹊履篤實之學也甞曰格物只是格箇性
吾於日用之間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
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於萬物各具一理
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以聖賢
爲師隨其所寓圖書几規常在左右手不
釋卷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
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
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
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
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
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
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則古淡出於
自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
嗚呼宣德甲寅秋予始識公於河津乃知
造詣之深自後仕途參商弗獲相從有時同
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以簡質問而已
天順初公入
内閣予亦濫與其間幸得相從曾未數月公
致仕去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沒

也四方之士聞之莫不嗟悼訃聞
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諭祭令有司
營葬可謂生榮而死哀矣爲之銘曰
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以啓後開
乃若薛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甚篤
稽其出仕實始爲親剔歷中外進學日新
學既日新道亦有得身體力行志無少息
操履堅定外物不移中心自固夫豈有私
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寓而安曷有歆羨
成就後學大小不遺由粗而精以隨其資
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奥
勒銘於石以詔鄉人千載而下庶獲其真

薛文清公事實

平陽府爲表章名臣以風勵後學事承奉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劄付承准禮部
致字八百九十九號勘合祠祭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連送於禮
科抄出刑科給事中楊熏題臣竊見已故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學識純
明操守完固早歲聞講性理諸書即謂吾

道正脉在是遂焚其所爲詩文一意於宋諸儒之學其於微詞奥義靡不精究嘗言聖賢相傳之道不越乎盡性而已故其脩己教人惟惓惓以復性爲務晩年造詣益高其進退之際大節尤偉平生所著讀書錄皆積年致思之所得有益學者其詩文存者亦皆造理平正然非其所好也

國朝自瑄以前知經學古及以文章名家者固有其人求其一於理學識者謂瑄一人而已瑄在當時學者稱爲薛夫子固已尊

信之矣自是而後此學寖加衰落求其人者不過止於詞藻固已厭其枯淡至於讀書錄見者甚少而所以求瑄者又不知在乎此豈不爲可惜哉昔程顥有言千載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爲世道計可不加之意乎瑄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津縣人臣聞其鄉亦嘗建祠祀之然非出於

朝命自今乞

勅有司改創一祠於每歲春秋丁祭之後即以祀瑄著爲令典永遠遵行庶幾爲稱如其縣小不足於建祠之費或僻左無以昭示遠近於郡於省擇地尤便然立祠祀瑄各有意義不許推及本處人物若鄉賢祠然雖後有爲瑄之學者舉以配食可也臣聞其讀書錄嘗鋟梓於山東章丘縣乞

勅有司取其板本於國子監俾監舘諸生皆得摹印觀覽蓋自

京師而達之天下尤易矧南京國子監

國初收藏書板極富自諸經十七史外未易

悉數今

京師監學止有王安石呂祖謙輩文集祖謙議論固在朱熹張栻之間若安石不過文人之文置瑄之書於其間夫何慊乎哉此外仍以印本發下福建書坊翻刻市鬻務使天下之士皆得見之夫既祀瑄而又廣布其書則人皆知

本朝亦有爲此學者豈不有所興起者乎又安知不有由瑄上泝宋儒者乎伏望

聖明以臣芻蕘之言付之儒臣禮官博議然後

漸自宸衷賜之施行豈非今日斯文之幸與臣[illegible]
陛下萬幾之暇游心經史之餘間及
本朝儒臣之書當無先於瑄之讀書錄者儻
令得備
乙夜之覽則於
海嶽之高深亦不無涓埃之補矣緣係表章
名臣以風勵後學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具
題奏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擬出送司查得
少保李賢撰薛瑄墓碑稱瑄每以聖賢爲師

隨其所寓圖書儀規恒在左右一言一動
於理稍有違𢌿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
予必擬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
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
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
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
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
詩則古淡出於自然及查得先該浙江按
察司僉事辛訪奏要將金華府宋儒何基
王栢元儒金履祥許謙封爵從祀該翰林

院議得止可照龜山楊時事例立祠郷郡
春秋祭祀已經本部題
准定擬祠額撰造祭文施行外今該前因案呈
到部查得先年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薛瑄學道有得晚而益深是以言行篤
實出處峻潔作文以明理爲主教人以復
性爲先究其所就無忝古人表章以風勵
後學誠有如給事中楊廉所言者合無准
其所奏類行山西布政司轉行平陽府照
例建立祠宇春秋祭祀行移翰林院定擬

祠額撰造祭文仍行都察院轉行山東按
察司提學官員將讀書錄裝印二部進呈
御覽一部啓進
東宮殿下仍將一部并板本差人送本部轉
發福建書坊翻刻國子監收貯施行緣係
表章名臣以風勵後學及奉
欽依禮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九年
十二月初四日本部尚書徐瓊等於
奉天門題奏初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除外合就連送仰

付該司類行山西布政司備行平陽府[illegible]
爲措置木料建立祠宇及轉屬支給官錢
照依開去品物置辦如遇春秋致祭如儀
就遣本府掌印官行禮毋得因而科擾不
便承此合付該房徑自施行備承移付准
此擬合就行爲此劄仰本府着落當該官
吏照依劄付備承勘合內事理措置木料
建立祠宇及支給官錢照依開去品物買
辦如遇春秋致祭如儀就遣本府掌印官
行禮毋得因而科擾及支給過官錢數目

申來查考施行奉此合付該房徑自施行
等因備奉合行帖仰本縣着落當該官吏
照依劄帖備奉勘合內事理措置木料建
立祠宇及支給官錢照依開去品物買辦
并建立祠宇完日差人赴府申稟掌印官
親詣祠宇致祭行禮毋得因而科擾及支
給過官錢數目備開申來以憑轉報施行
先具建立祠宇買辦品物日期不違依准
繳來查考毋得違悞不便
計開

一祠額名文清
一祭文
維弘治十年歲次丁巳月日平陽府知府某
欽奉
勅命致祭于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諡文清薛公
曰惟公學道精深守官清介死生不二出
處無疵名重　先朝澤遺後學禮宜稱祀
用致優崇茲惟仲春秋式陳常薦公靈如在
尚克享之
一品物

猪一口
羊一腔
魚醢
葅菜
時果五品
米麪食共五品
香一炷　燭一對
帛一段　酒二瓶
行三獻禮如儀
恩賜祭田三畝弘治十年夏大史公文中子畝祭田俱坐落[illegible]

平陽府蒲州河津縣爲出巡事萬曆[illegible]
五年五月三十日蒙巡按山西監察御史
王 憲牌前事看得河津縣前官
文清公薛 一代大儒夙欽仰止除另行文
欽祭外仍應置立公田少佐歲時洒掃之
需爲此仰本縣官吏即動本院贖銀三十
兩買田若干畝地段四至立一石碣竪祠
壁間可垂永久等因備行到縣依蒙照數
動銀買地二段共二十五畝遵將地段四
至勒石懸竪祠壁以識不朽須至牌者

計開
買王進牛南北畛白地一段一十二畝東
至業西至王養性南至道北至王邦儒
又買王四知南北畛白地一段一十三畝
東至業西至王三友南至道北至王廷柱

萬曆四十五年夏六月吉旦
河津縣知縣文煒立石

薛文清行實錄卷一終 安邑後學[illegible]校

薛文清公行實錄二卷

請從祀孔庭疏

禮科右給事中臣張九功謹題爲裨補名
教事臣惟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爲悠久刪
述六經以教萬世其功無窮是以有國者
莫不尊崇而奉祀之以報其功於萬一當
時及門弟子得正派而分餘波者皆得與
焉後世儒者有能踐履真實學術純正希
蹤前哲有功來學者亦得從祀於廟廡用
表當時崇儒重道之意此典於名教所關

甚大豈可苟哉臣嘗觀
國學及郡縣從祀儒先有當黜者而今之真
儒有當入者若蘭陵伯荀況言或近於黃
老術實雜於申韓身託黃歇不羞悖亂之
人學傳李斯遂基坑焚之禍以性爲惡以
禮爲僞以堯舜爲矯飾以子思孟子爲亂
天下者是以程子譏其甚偏駁而朱子書
爲蘭陵令乃係之以楚以深鄙之也扶風
伯馬融髡徒穢士糟粕陋儒黨附梁冀害
忠良而不顧自比毛遂丼輕賤而不羞既

失於西第之作頌何補東觀之校書高堂
絳帳沉酣女樂逞豪門驕奢之風破純儒
莊雅之矩是以當時正直羞稱而深見斥
於趙岐也偃師伯王弼唱和何鄧祖述老
莊遺落世事以萬物爲天下之粗迹崇尚
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清淡之弊流
蕩人心傷敗風俗卒使國家隨以淪喪而
不可救者此輩也咸都伯楊雄以善惡混
論性學識舛錯以安藻公比伊周志向昏
諛雕蟲之技於道何關覆醬之物於世何
補貪生畏死寧免投閣之嘲臣事新室難
逃逆節之黨是亦朱子春秋之筆大書
爲綱昭垂後世也之數子學失大本身虧
大節有玷名教得罪聖門昔龜山楊時建
議斥王安石不使配享孔廟而今儒臣亦
有欲黜楊雄輩者夫如是則此數子豈宜
列諸從祀哉臣觀今之儒臣禮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文清公河東薛瑄篤志好
學於道有見貴真知實踐之益黜矯僞浮
靡之病入仕與人同而爲國則不同講學

與人同而爲已則不同述文與人同而爲
道則不同接人處事與人同而忠信篤且
則不同河汾文集固其英華讀書一錄實
爲根本立德立言考諸此錄綽有明驗是
蓋濂洛之流波單懷之步武人所共知者
也昔洪武宣德年間嘗
詔董仲舒吳澄入從祀矣今薛瑄無愧二子可
不列諸從祀哉恭惟
皇帝陛下講求聖學以孔子之道治天下必於
此辯其真僞別其純駁而使諸人知所向
背取舍庶有以正人心明道化而無失如
蒙乞
勑禮部進與內閣大臣定議於可黜者黜之可
入者入之則孔廟清各教正而斯文幸甚
冒干
天聽不勝竦懼之至謹題請
旨奉
聖旨着五府六部并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
林院國子監一同議會了來說
弘治二年

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臣許讃謹
奏爲崇真儒以隆
聖治事臣聞有一代聖神之君必有一代聖神
之業帝王之事業欲宣昭光著於天下發
揚動盪乎遠近則崇向作尚之端作尚之始不
可忽也崇向作尚之衆莫大於扶正道明
正學崇真儒使天下曉然知吾之所崇向
作尚者專在於是則内外遠近翕然從風
而一切詭道邪說之人咸知改革而惟正
是從矣况乎此舉上有以繼往聖之統緒

下有以啓來學之習傳此正今日
聖明所首舉而不可後者也臣竊見故禮部左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河津薛瑄天
稟高明學識醇正年少讀書即知踐履既
壯至老不怠躬行以聖賢爲依歸以道德
爲已任權勢利達無以動其心死生利害
無以移其志蓋見之既明故守之自固然
且剛強不折和易有節至於著述之功布
之集録者性命道德中正仁義之言皆有
以發明聖賢之秘奥陰陽動靜剛柔太極

之論又有以闡揚造化之幾微誠文行一
致學業大成之真儒也稽之敬軒集讀書
録等書及大學士所撰碑銘等作有可證
者弘治初年該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
爲裨補名教事備述薛瑄文行履歷乞要
將瑄從祀孔子廟庭奉
聖旨着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
林院國子監一同會議了來說欽此則
孝宗皇帝崇重薛瑄之意可見矣又該刑科給
事中楊廉題爲表名臣以風勵後學事備

言瑄讀書録一出理學於宋諸儒微詞奥
義靡不精究且謂
本朝儒書無先於此乞將讀書録進備
乙覽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該本部覆奏亦備言
瑄學行之美要將讀書録裝印一部
進呈
御覽奉
聖旨是欽此則
孝宗皇帝崇重薛瑄之意益可見矣臣嘗詳讀

張九功揚薦及禮部之奏張九功之於瑄
則曰篤志好學於道有見貴真知實踐之
益黜矯僞浮靡之病入仕與人同而爲國
則不同講學與人同而爲己則不同述文
與人同而爲道則不同接人處事與人同
而忠信嚴正則不同河汾文集固其萬葉
讀書一録乃其本根立德立言綽有明驗
洪武宣德年間嘗
詔董仲舒吳澄入從祀矣今薛瑄無愧二子可
不列諸從祀哉楊薦之於瑄則曰學識純

明操守完固早歲閱講性理諸書即謂吾
道正脉在是嘗言聖賢相傳之道不越乎
盡性而已故其脩己教人惟惓惓以復性
爲務晩年造詣益深其進退之際大節尤
偉禮部之於瑄則曰學道有得晩而益深
是以其言行篤實出處峻潔作文以明理
爲主教人以復性爲先究其所就無忝古
人由是觀之瑄之爲聖人之徒亦明矣
皇上嗣登寶位大運乾綱百度鼎新萬方歡頌
而於此道學重典尚未舉行如蒙伏望

皇上體
孝宗皇帝崇儒重道之心念
祖宗列聖作育之久乞
勅該部弁 内閣大臣多集廷臣會議具奏將
薛瑄再加封號從祀孔子廟庭則天下臣
民昭然知
陛下御極之始首崇大儒將見道德仁義之化
成禮樂文章之俗著皆本於
聖人崇向作尚之功相臣弼亮敬承之業邁越
古今豈偶然哉不然

祖宗以來設學校餘千百區養士餘百五六十
年豈無一人可與進聖人之門者乎且元
以胡人主中國未百年而從祀孔庭有二
人焉
本朝治化追唐虞德業邁成周教學如是其多
也涵養如是其久也顧謂無一人以繼斯
道之傳不亦誣乎欲求其人必瑄無疑夫
道以綱常倫理爲重以言語文字爲末揚
雄馬融得於言而失其實尚從孔子之祀
瑄文行並著德言兼優者而可或置乎臣

聞之或人曰文天祥岳飛皆可從祀孔子
而馬融楊雄皆在可斥正以重綱常倫理
之實而輕言語文字之習也或人之舉錯
姑舍之特以祀瑄之舉係
陛下紀綱新政之大端繼述
祖宗之首務維持道統之重典不可緩者臣昔
年承乏提調學校歷遊恒霍河汾之間稽
之載籍詢之學士叅之耆老知瑄最深故
不揣踈賤干冒進言不勝惶悚之至然非
臣一人之見天下共見者也惟

陛下留神採納天下幸甚士類幸甚緣係崇在
儒以隆
聖治事理爲此具本順差承差智騰霄親齎謹
奏
聞伏候
勑旨
右謹奏
聞
嘉靖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臣許讚
本年十二月 日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巡按直隷監察御史臣楊瞻爲乞
恩從祀真儒以光
聖治事臣聞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真儒以
鳴一代之盛漢有董仲舒唐有韓愈至宋
真儒輩出而周惇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
相繼而生講明斯道迥出董韓之右而理
宗親收五臣以從祀孔庭歿後得謚爲理
良以此也臣伏見前禮部左侍郎贈尚書
謚文清薛瑄反躬好古真知實踐以誠敬
爲入門以復性爲實地所以倡明道學維

持世教者具載於讀書録并續讀書録二
書可考其在生時提學山東諸生稱曰今夫
子通政使李錫稱曰真鐵漢太監金英稱
曰好官一人吏部尚書何文淵稱曰不愧
往哲學士江淵稱曰躬行實踐大學士李
賢稱曰
本朝理學一人都御史張鼒稱曰學已至乎樂
地觀感而興起者尤多其在歿後給事中張
九功稱曰今之真儒工部侍郎姚謨稱曰
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叅政許讚

稱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吏部尚書喬宇
稱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仰止而私
淑者尤多臣參之衆論約之鄙見我
朝真儒上追往哲下開來學惟瑄一人而已宋
有天下未及三百年得入祀孔庭者周惇
頤程顥程頤司馬光邵雍張載楊時胡安
國朱熹張栻呂祖謙蔡沈真德秀凡一十
三人我
國家興道致治百七十年於茲矣未有一人
從祀者恭惟

皇上主敬一之學演四勿之箴其心德之妙發
而倡天下之道學至矣宋之理宗得此失
彼掛一漏萬其躬收五臣以從祀者特一
節耳安能望
皇上之大成哉且瑄理學之臣也
皇上理學之主也伏望
宸斷賜瑄從祀孔庭使後世知
本朝理學之有人又知表章理學自
皇上理學之主始如蒙乞
勅内閣重臣并詹事府翰林院五府六部都察
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會議查酌
後諸臣張九功等奏章果無違碍特
賜俞允則
列聖陶鎔天下之士庶乎有徵而我
皇上制禮作樂之治亦有光矣斯文幸甚斯道
幸甚緣係乞
恩從祀真儒以光
聖治事理謹題請
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嘉靖十八年九月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尚維持謹
題為懇乞
聖明表章真儒以勵世風事竊惟孔子之道與
天地相爲悠久而天下萬世報德報功之
無盡焉當時七十二子親炙聖門於道有
所發明者也漢唐宋以來諸儒蒐輯著明
羽翼聖經者也自漢延光祀孔子及七十
二弟子於闕里雖朴禮畧文而聖道以尊
唐貞觀以左丘明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
庭雖拘泥訓詁而聖經有光宋度宗又以

顔曾思孟入配享理宗時並以周程張朱
入從祀崇儒重道雖無可疵之人而承奸
襲訛容有可删之祀昔我
大祖應運統天以孔子之道治天下洪武二十
九年以行人楊砥建議乃進董仲舒黜揚
雄使莽大夫不瀆聖門而學究天人者受
知千百世下矣僞學免欺世之名賢者受
專門之祀非若漢唐宋之淵畧無稽也肅
皇上中興禮樂厖洽嘉靖九年以禮臣程敏政
議祀后蒼王通胡瑗三人而罷公伯寮等

十三人考據先儒之論一洗相沿之陋孔
子之道如日中國亦
聖祖進舒黜雄之意也蓋已祀而黜者前代未
定之論也未祀而進者後世衆論之公也
然所祀皆唐宋以上諸儒
本朝教化幾二百年豈無一人可分孔氏半
席者乎此愚臣之所惑也臣待罪山西年
餘觀風聞諸故老爲照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薛瑄生而神異七歲通乎論孟
鄰於上智十五學乎聖賢師友皆爲之難

而嘆聖門之有人賢愚爭識其面而知異
日之大儒篤信好古鄉人有薛天才之號
眞知實踐魯士有吾夫子之稱立
朝大節炳如日星平生所爲膾炙人口讀書
諸錄今之理窟敬軒等集學者指南爲布
帛菽粟之文性理正脉守車輪戶牖之志
孔氏家法雖非七十子諸賢之親炙而默
契乎道體者爲多雖無漢唐宋諸儒之註
疏而體驗乎身心者尤大
英廟易服以見而其道上達

孝宗貯書成均而其學大行晉秩宗伯
勅賜梓里瑄固無負於
國家而
本朝之優禮乎瑄者亦至矣獨從祀之說屢經奏
旨覆議旋復中止豈瑄之學不逮宋元諸儒而
建議諸臣豈盡瑄之葭莩者乎三人成虎
十夫揉椎臣據
本朝祀董仲舒止以一行人之建白而成化
元年議祀楊時僅以樂縣何生之請
皇上考正祀典亦以監生詹啓爲通論未有如

瑄之至數十人而不
允其請者也大率以著述少之不知雕蟲之技
徒晦聖經宋儒胡瑗亦無述作元之許衡
所著何書而學者宗之蓋身體力行之功
不在乎言語文字之末否則大玄楊雄新
經王安石又可擬臂孔子之庭矣伏望
陛下以維繫道統爲綱紀以脩明理學爲治教
以興起斯文爲已任以培植人才爲元氣
特勑禮部并翰林院國子監諸臣進與
內閣大臣集議如瑄果無非疵俯從衆論升

瑄孔子廟庭與宋元諸儒一體從祀允愜
人心之公議用昭
國家之盛典臣見理學明而黃茅白葦之習
變多士濟濟將去其不如瑄以就其如瑄
而誦法孔子有取衷矣朱熹之所謂鷄鵡
其言者一變至道是故歐陽出而大昆之
體詘蘇學行而衲被之譏息學術正矣學
術正而素絲羔羊之風興百僚師師以瑄
爲觀法以不瑄爲忸怩而砥礪名節有憲
老矣賈誼之所謂簠簋不飭者不賞而勸

是故楊綰入而毀觀捐從程顥在而經明
行脩士習振矣然又有大焉儒臣進退夷
狄輕重非臣之臆說也忽準知天雄而契
丹使嘆曰何故不在中書司馬光爲僕射
而遼人勑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龜山先
生安在高麗知名朱先生安在金人以爲
問然則瑄之進祀豈徒激勵後學亦柔服
醜虜之一機也詩云在泮獻馘斯之謂矣
昔秉禮却萊脩教勝楚皆是物也孔子之
道愈尊而名教誠非小補管蠡胃昧仰塵

天聽隕越無任緣係懇乞
聖明表章真儒以勵世風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謹題請
旨
嘉靖三年
禮部　題爲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
抄出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楫等題臣聞
之昌隆之世必有名儒聖哲之君務脩正
祀竊見前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

禮部尚書諡文清薛瑄篤生
明時獨契正學踐履純粹行合聖賢造詣高明
心同造化讀書二錄垂體驗之格言河汾
一集攄性情之自得法姦直杜風裁由定
見獨真却虜平夷事業自學問表樹非誠
意正心不以告事
上一恭敬之忱即死生貧賤不能移律己慤剛
大之氣誠得濂洛之真傳上紹孔孟之正
脉故當時稱焉
本朝理學一人而後世俱欲比元大儒從祀

顧盛典之有待致輿望之日殷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適當中興文明之會故言官有
連疏之 請而該部有集議之章誠以自
漢唐而至宋元尚各有俎豆文廟之士迨
明興二百餘載顧獨無侑食孔庭之人觀之今
茲大闕鉠典傳之後代殊非美談乃衒奇
者務異其端而飾偽者更紛其舉執筆之
彥心多不然應祀之臣議亦旋罷此非所
以光鉅典而彰
聖化持公道而厭衆心也臣等聞之名儒必乎

衆而後真公論必積年而後定瑄之生也
則名公鉅卿靡不稱服瑄之歿也則端人
正士靡不頌思彭部大書於名臣而楊濂
首紀於理學直請從祀者不下累十餘奏
獻議從祀者亦有累十餘札卽論列之不
同實論法之無間臣等嘗謂
聖世固多振起之士薛瑄尤爲論定之儒從祀
之典匪輕非真人不可輙與真儒所係甚
大當其時亦難稽延伏請
勅下禮部刻期廷議果臣等所奏實可舉行將

薛瑄特賜從祀孔廟俾天下萬世咸知
昭代固有真儒而學士經生亦皆進脩之有定
志斯文之幸無疆之聞也且
皇上臨御以來褒表名德崇禮逸遺徵任耆賢延
納忠讜
天心助順雨暘應期萬國綏寧蒸黎樂業四夷
懐畏獻捷貢琛興道致治之功考之今古
斯爲烈矣則崇儒右文之典酌之時勢可
獨後耶此臣等所以惓惓再以瑄請也惟
皇上留神聽察焉臣等不勝悚息懇乞之至等

因奉
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禮科左給事中雒遵
題爲懇乞
聖明特錄儒臣從祀孔廟以全
聖美以端世風事近於本月初七日早該臣遵
皇上早御宸極傳制遣官祀先師孔子不以雨
駕侍議時天方大雨伏覩
阻舉朝臣工莫不欣欣然頌
皇上之盛美能急大禮如此哉臣愚竊謂欲全
德意之美當補未備之儀如贈禮部尚書已

故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薛瑄者
從祀孔廟一節誠不容久缺而不舉也臣
謹按孔廟禮制并從祀諸賢得與之故歷
睿覽幸採擇焉粵昔孔子備聖神之全德爲萬
代之宗師國學建廟春秋二祭徧及兩直
各省府州縣今古不易此其脩殷禮遵師
道也至配享殿庭者多及門之哲士從祀
兩廡者皆歷代之碩儒此其榮先進廣教
術也然得從祀之賢惟取懿行真可以淑
世著述真可以訓俗而徒尚奇駢詞者不
與焉自漢及唐及宋下至於元每代必有
其人庸顯文教之盛况我
皇明政治教化遠過漢唐宋至從祀孔廟不令
一人與之是示後世以我
朝果無真儒也誠有之何以不與從祀也洪
武迄今二百餘年道久化成士以大儒名
臣稱者固多其人然極純不雜公議久定
者獨薛瑄其最焉初生巳具清姿稍長即
知正學耻譚佛老事師孔顏孝親敬長居
家之休風率易而難及愛國忠君立朝之

偉節時久而愈彰志在繼往開來行能師
世範俗所著讀書一錄帙分上下二卷不
尚繁文惟存實理發四書之奥旨闡六經
之微辭體之可以修身推之可以弘化細
玩其錄遐想其人真躬行有得之君子匪
飾言炫俗之僞儒也擬諸孔門沈潛似顏
子篤實似曾子與周程張朱可相伯仲其
視許衡則誠過焉諸賢均得侑食於孔廟
惟瑄不得分俎豆於諸賢也且先今諸臣
頌德請祀者不爲不多

皇上崇儒重道之意又爲切至若循延緩不復
薛瑄早與從祀其何以宣
聖明之美意而備
昭代之大禮哉況表章先儒於既往即可以激
勸臣庶於將來此典一行傳之遠邇載之
史冊誠爲盛事可寧久稽而不舉也如蒙
勅下禮部採久定之公議酧久闕之鉅典覆請
上裁決意擇吉日特將薛瑄録入孔廟得與從
祀之列則
德意昭宣而士紳增輝矣臣下情無任敬仰

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湖廣等道掌道事貴
州道監察御史馬三樂等　題爲懇乞
聖明崇祀眞儒以昭
聖化以振士風事臣等聞之帝王之治本於道
帝王之道本於學古先聖王之所以興道
致治者未有不尊尚儒術崇祀賢哲以倡
道學而端治源也先師孔子固當世享不易
矣雖漢唐宋元莫不有從祀諸賢亦各有
以鳴一代之盛恭惟

太祖高皇帝闢乾坤於再造復日月於重光上
接堯舜之傳我
成祖文皇帝統一聖眞昭明理學頒布性理諸
書於天下人文宣朗道化益新
列聖相承有隆無替二百載之間治熈教洽獨
無一眞儒足以從祀孔庭者豈非盛世之
缺典臣等查得前故禮部左侍郎薛瑄鍾
河汾之靈秀契洙泗之眞傳學以復性爲
本以主敬爲要窮理以括其知力行以踐
其實潛心孔孟寤寐程朱此許衡而下造

詣未有或之先者也而更考平生則剛方
正直不畏強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惓惓
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
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
表裏無間誠
昭代理學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視先儒董
仲舒王通胡瑗殆相伯仲使在孔門當不
在四科下而祀典未舉表章未至雖屢經
言官連章上請而議者或謂其少著述之
功竟從罷議臣等竊惜之夫儒者之術顧

躬行心得何如耳今觀薛瑄所著讀書録
體驗真切發明精確足以羽翼六經與衛
四子視枝言無當徒切虛名者何啻天淵
然則瑄之實學賢於著述亦已多矣矧今
士習漸流道真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爲
妙而畧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
爲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衛
道而實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
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昭懿行
於將來振儒宗於百代誠計之得也恭惟

皇上懋建皇極作民君師治道之隆有光千古
顧鉅典豈宜久曠臣等愚昧伏望
聖明勅下禮部集議特將薛瑄從祀先師孔子
廟庭列於諸儒之內使萬世之後咸知我
明有真儒無愧朱程可以配享聖廟且使世之
爲儒者知所儀刑軌範不蹈於異端曲學
之弊庶大道昭明而儒風丕振其於世教
非小補云臣等無任恐懼懇乞之至等因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
隆慶元年六月內該禮科給事中趙軏直
隷監察御史周弘祖等諸臣累疏乞要將
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廟俱該本部覆奏
欽依行翰林院等衙門撰議奏進仍候會官集
議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吏科
等科都給事中韓楫等禮科左給中雒遵
湖廣等道掌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馬三
樂等俱各具題乞將禮部左侍郎薛瑄從
祀孔廟一節臣等竊惟孔廟從祀之典
國家所以崇德報功垂世立教其所關至重
也故非其人而得與則爲瀆祀如其人而

不得與則爲缺典遡稽往昔代不乏人以我
明興二百餘年道久化成名賢輩出乃至今未
有一人沾俎豆之輝者豈真無其人哉蓋
公議必持久而後定曠典必待時而後行
誠慎之也臣等謹按先臣禮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清薛瑄崛
起河汾遠宗濂洛進脩極其沈潛造詣底
於純粹居敬以窮理學探性命之源篤行
以成身動合聖賢之矩究其精神心術之
微即暗室屋漏鮮有或愓其行考其立朝

臨事之節至死生榮辱累無少動其心迹
雖未須於事功而或出或處咸有裨於名
教志雖不專於著述而一言一字悉有功
於聖門稽之我
朝理學諸臣固多卓然接迹而起而求其不由
師傳獨契正學上接孔門不絶之續以為
百世後學之依歸則實薛瑄為之首倡矣
是以當時心誠惟服者既衆口一詞而後
來疏入從祀者亦累牘不置在嘉靖年間
曾下儒臣詳議各自

奏進其與瑄者十居八九即有一二未協者
亦以禮宜慎重姑俟將來至於瑄之人品
未有或訾之者也自我
皇上登極以來言官累
請部議累下至今尚未有定者蓋緣疏中所
及者衆輿論難同至於瑄之應祀則未有
間然者也今都給事中韓楫等監察御史
馬三樂等復交章以　請且欲刻期廷議
無非欲及時舉行以光昭
聖治之意若復仍拘往例再行各衙門諛議誠

恐作舍道傍久延歲月至使　一朝盛典
又徒託諸空言矣合無俯從諸臣所請通
行九卿科道及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
子監等衙門文學諸臣廷集會議各要虛
已秉公悉抒所見如有意見未同者不妨
面相質難詳列是非務求至當之歸俾成
畫一之議議成會疏上請恭惟
聖明裁斷勅下施行庶衆謀既得於畢集而大
禮適觀於有成矣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昭代曠典等因俱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等衙門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等官臣
潘晟等謹　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該禮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禮科抄出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楫
等禮科左給事中雒遵湖廣等道掌道事
貴州道監察御史馬三樂等各具題乞將

先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廟緣由該禮
部覆題稱竊惟孔廟從祀之典
國家所以崇德報功垂世立教其所關至重
也同前疏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禮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
李純朴　題爲懇乞
聖明廣祀典以彰
聖化事乞早將薛瑄從祀孔庭緣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謹欽遵前議會同六
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左右春

坊翰林院國子監科道等官少傅兼太子
太傅吏部尚書管理兵部事楊博等恭於
闕左門集議臣等同議得崇尚理學帝王盛美之圖
秩祀名儒國家隆重之典在昔先師孔子
道全德備刪述六經其垂教萬世者無窮
故廟食萬世者亦無窮宜矣乃如四科之
哲配享廟庭七十子之徒從祀兩廡蓋以
親炙聖門光大聖教一體崇報亦禮所當
然也其後自漢以迄宋元名儒碩彥得與
從祀之列者代不乏人以今考之雖造詣

有淺深學問有醇駁然或究極性命之原
或發明經傳之旨或懿行足以範俗或流
風足以感人均之羽翼斯文興起來學有
不容執一論者矣逮於我
朝治化休明德教淪浹名賢輩出輝映後先
乃其力任斯道卓然爲一代理學之冠者
則惟故禮部侍郎薛瑄爲最焉謹按薛瑄
山西河津縣人方幼年一見濂洛諸書即
嘆曰此學道大脉也遂棄去詞賦專心於
是其學以復性爲的以居敬窮理爲功以

反躬踐履爲實潛心體玩至老彌精充養
之純超然自得此其學問之大原可考也
平生言動舉止悉合於矩辭受取與一揆
諸義居家則孝友無間與人則樂易可親
中正足以矯枉律僞剛直足以廉頑立懦
此其行履之大畧可稱也所著有讀書錄
有河汾集雖不專以述作爲事而隻簡片
言皆可師法微詞奧義悉合聖謨至今學
者莫不尊信而誦習之此其著述之大旨
可窺也至於立朝行已之際不折節於權

門不謝恩於私室不屈法於貴近不攝[illegible]
於臨刑榮辱不以關其心死生無以易其
操此其樹立之大節可紀也故一時信從
者有河東夫子之稱而後之追尊者有一
代眞儒之許此豈可以偶獲而倖致者哉
以瑄從祀眞可以接聖門統緒之傳而開
後學向往之路者前後建議及此者蓋累
十餘疏而盛典久虛群情日切今言官有
文章之陳而禮臣有會議之
請及時舉行誠有所不容後者查得先年間

有異同之論或以瑄少所著述不知學貴
心得道在躬行矧瑄所著書且十餘萬言
不爲不多誠未可以是而少之又或以宋
時如羅從彥李侗諸儒尚未遍祀即我
朝理學諸臣亦多有應祀者不知講求於大
明之後者爲功易興起於絕學之後者爲
力難而
國朝倡明此學者則惟瑄爲首是又未可因
是而泥之也臣等寡昧惟是重大之典何
敢輕議謹摭采瑄之遺事炳然在人觀聞

者質之輿論考之祭法及參詳諸臣奏
進與該部覆議始末竊以舉瑄從祀爲當仰惟
皇上道備明聖
天作君師酌古今禮法之中爲綱常仁義之主茲乞
俯賜裁斷
特勅該部進瑄從祀孔子廟庭使二百年之曠
典肇稱而千萬人之積仰斯慰其與世教
士風信非小補天下不勝幸甚臣等不勝
幸甚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眞儒以成

昭代曠典及奉
欽依是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隆慶五年九月初七日會題初九日奉
聖旨薛瑄公論既定准從祀欽此
禮部題爲懇乞
聖明崇祀眞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該科道等官韓楫等具題乞將先
禮部侍郞薛瑄從祀孔廟該本部會同九
卿並科道官會議覆奉

聖[illegible]薛瑄公論既定准從祀欽此欽遵臣等竊
惟薛瑄既蒙
皇上俯納諸臣之請
特賜從祀所有一應合行儀節理合開坐上
請恭候
命下之日各該衙門一體遵奉施行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眞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欽天監選入廟吉期
一工部如式造辦木主
一翰林院撰祭告文
一順天府備辦綵亭鼓樂等項
一大常寺備辦祭品
一至期本部司官一員迎主至國子監該
監預用堂官一員奉安神主於西廡先儒
呂祖謙之下安畢該監堂上官告於先師
孔子行釋采禮如常儀
一通行南北直隸幷十三布政司轉行所

屬凡有建設學校處所一體從祀
隆慶五年九月十一日禮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潘晟等題奉
聖旨是欽此　十八日欽天監一本擇九月二
十九日原任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廟
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
祭文
維隆慶五年歲次辛未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遣國子監祭酒馬自強致祭于
至聖先師孔子曰茲者廷臣議奏故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清薛
瑄篤志聖賢潛心義理嘉言善行模範後
人理宜從祀爰命有司具主附于前代先
儒之後以昭盛典特遣祭告惟神鑒歆謹告
平陽府蒲州河津縣爲懇乞
聖明崇祀眞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奉本州
帖文本年二月十三日奉
本府帖文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胡

案驗准山西布政司照會承准
禮部照會前事該本部題該科道等官韓
揖等具題乞將先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廟
本部會同九卿并科道官會議覆奏
聖旨薛瑄公論既定准從祀欽此欽遵等因案
行到府蒙此案照前事先奉
布政司扎付已經通行去後今蒙前因擬
合再行爲此仰本縣照帖備蒙來驗及先
行事理即便轉行屬縣學校各一體遵奉
施行具行過日期緣由申府查考毋得違

錯未便擬合再行爲此仰各縣官吏照帖
備蒙案驗內事理即便轉行該縣學校各
一體遵奉施行

祭文同前

安邑後學張[illegible]

文清公行實錄三卷

記類

重建薛文清公祠堂記

賜進士及第解州判官前翰林院修撰 經筵
講官同修國史高陵呂柟撰

文清公薛先生祠在其縣南街東面粤自
弘治九年之夏給事有奏禮科楊廉禮部具題
勑下省邑咸建祠宇兼賜名額崇儒重道日照
月臨爾乃草創之初規制隘陋又且傾頹
嘉靖五年三月山西按察副史王公陽光武

按部河津奮然興懷欲於本道贓罰米石量
除百金爲增修具遂告諸巡撫都御史江
公潮貴溪巡按御史馬公錄信陽儲公良林襄陽初
公杲猪江咸嘉所舉有褒揚辭馬公又發金
六十畝建舊坊尚書坊初公亦爲祠事先降
十金於是王公委平陽同知許君琦猗氏
知縣張翼董其事乃買民地僻院增拓厥
基建廟五楹廊廡二門鳥革翬飛謂柟嘗
從儲初二公至河津謁先生也請記其事
嗟乎先生今代儒之道學其一人乎先生

顏抗志程朱老不殊壯困未改通許魯齋
之後未有見其能比者也故當其存時或
曰今夫子（山東及子方士稱）或曰真鐵漢（通政李錫言）
或曰好官一人（太監金英）或曰不愧往哲（冢宰）
（何文淵已時方稱提學參政）或曰躬行實踐（學士江淵稱且入閣）
或曰本朝理學一人（大學士李賢稱）或曰學已至
乎樂地（都御史張鵬稱）其不平者止權貴耳及
其既殁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
或曰明體達用此元大儒當入從祀（工部侍郎姚夔奏）
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布政許讃奏）或曰有

功名教循食廟庭無忝（冢宰喬宇序）其未祀者
蓋有待耳然則今日之舉振頹風而警後
學應
德意而顯前哲豈爲泰乎且是祠王公之爲高
丞河津時受委上司所督修者也丞嘗言
當事則制於掌印程期則逼於尊官使建
罷之木稱雖棄官而猶悔豈期冢嗣憲副
思光前志繼修遺績憂雖徵於王氏今實兆
於有薛謂先生之匪神胡前知之如覩既哲靈之
不沒庶寢成之孔安先生諱瑄字德溫號敬軒謚文清

薛文清公從祀孔庭記
隆慶五年六月十六日書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詹事府掌府事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東宮侍班兼教
庶吉士前總裁實錄經筵日講官蒲阪張
四維撰
孔子之道根本人性麗於倫理
敷爲禮樂刑政民生日用之則其詳具在
六經古今天下不可一日離者故萬世之
崇祀無窮然自禮垂釋奠先聖先師之文
後世協義起禮於是乎有配享從祀之典

蓋一時及門之士無不與焉其自漢而下諸
儒必其言不詭於聖經行克由於彝訓足
以發明斯道扶翊人紀者然後得以俎豆
其間非是族也則不在祀典爾矣蓋嘗觀
庭廡所列自七十子外漢世儒者彬彬矣
而宋爲盛若隋若唐若元各一其人而已
雖代異人殊要皆後先相望使孔子之道
歷千載而常新者人極不隳則諸儒之從
祀亦無窮也國朝文清公敬軒薛先生當
正統天順間講道河汾慨然自任斯文之

重其學以復性爲主嘗曰六經語孟一言
以蔽之曰性又曰道不明者性不明也聖
賢傳授不越明此性行此性焉爾嗚呼盡
矣其踐履篤實造詣崇邃自一話一言推
而至於終身大節靡不由中矩矱晚年玩
心高明超然自得今其遺書存者若讀書
二錄精切簡正鑿鑿皆實際語讀之使人
檢束身心躁妄於焉盡遣堅定志氣昏惰
以之有立卓矣孔門性學之眞傳考亭魯
齋而後一人而已先生旣歿學者仰之益

嘗泰山北斗議者咸謂宜從祀　孔子廟
庭迄今且百年前後以疏請者無慮數十
上亦可以見人心之公理矣邇者性學漸
晦士失所從卑者溺詞章徇功利高者則
假借禪幻亂性與天道之眞有識者慮焉
求所以力挽頹風屛詖黜遁使殊方異指
不得爲孔道病者莫先於表章正學躋諸
示天下知所當趨於是言者以先生從祀
孔庭益亟詔禮臣集廷臣議罔不協者
帝乃祭告先聖命司空造先生主命禮臣

捧置大學廟庭春秋從享遂詔天下郡邑
如太學例祀焉時隆慶辛未冬也先生蒲
之河津人河津張侯汝乾謂百年曠典遘
舉於是時也雖公祀徧宇內乃其故里不
可以無述爰問記於余碑諸大成門左因
誌始事云其諸奏請章疏及禮臣會議之
詳文多不載刻在別碑中

薛文清公書院記

賜進士大中大夫山西等處承宣布政
使司左叅政前南京户科給事中門生韓

城王盛撰

河津縣城內大街西有文淸薛先生舊宅
一區乃先生退休講學明理之處歷年旣
久舍宇傾頹弘治戊申春盛以先生弟子
由科第諫議擢今官巡歷至此不忍觀視
遂捐俸金二十八兩責成蒲州同知潘林
邑簿胡膺修之題其門曰文淸書院旣而
巡按繡衣汝陽劉宗敬巡守河東道寅長
同門右方伯益都陳廣夫暨大叅蒲城王
尚忠上虞王蓋臣少叅壽昌徐敬夫憲副

嵅山胡源梁咸與贊助以故大厦三層臨
街五間中三間後祠堂三間壬子春二月
落成先生冢孫秋官元吉以弟子能知師
託爲記其事竊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全
盡於聖賢大聖孔子集堯舜禹湯文武君
臣之道統而折衷之刪述六經垂憲萬世
有見而知之者亦有聞而知之者若顏曾
思孟之師弟授受於當時此道也周程張
朱之師弟授受於後世亦此道也道學之
眞朱子之後許公繼之我朝百餘年來應
天相斯文之寄接朱許道統之傳其宗師
文清先生者乎先生明聖賢性理之學致
知力行交修並進由風憲進廷尉在不見
容安命而歸充理學以淑諸人於書院者
數年若固有之英廟復御皇極開先生道
學之宗特起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知制誥處元老經綸之地以行其道於天
下幾半載見幾明決連上三疏得明農之
請嘗語人曰讀書事今日才了四方學者
雲集盛之從遊適際其時先生悵悵以復性

正學爲教書院之授受親旨出於此道
耶天順甲申先生享年七十有六易簀之
際尚有此心惟覺性天通之句乃曰古聖
賢所不免從容而卒人見其白氣冲天此
關世運之隆替豈偶然而已哉朝廷嘉其
正學傳後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遣進士修
墳塋弟子皆爲之心喪而治任焉豪傑有
擴其事蹟而累薦者命下入鄉賢祀之吁
道之顯晦有時愚觀先生所著讀書錄續
錄文集無非發揮性理之淵源辨異端扶
正學以闡明前聖之道於後世終當從祀
孔子廟廡而列朱許諸賢之後然天理民
彝不能泯滅後之人觀此書院必有心領
神會而興起斯道者則此之書院其杏壇
丹山之所乎因併記其弟子及從遊答問
者姓名於後云

古節韓城縣人未仕　李鑑臨晉縣人□府教授

王瑛安邑縣人□官　李傑□縣人主簿

李侃□縣人主簿

許佐河南汝寧府人　杜玄山東長清縣人

張驥長清縣人　杜聰翼城縣人訓導

李麟□訓導

王藩□江人訓導

王璋□氏縣人主簿

明經士

張敏韓城縣人　趙彬湖廣□□縣教授

楊諶蒲州人儒士　田潤蒲州人縣丞

韓贇蒲州人歲貢生

重脩文清薛敬軒先生祠記

賜進士第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曲沃後學

李承華撰

余嘗謂士之享榮名垂不朽爲天下後世之所宗祀者代有其人然求其學足以究天人功足以扶世教道足以紹絶統爲人人之所共崇雖愚夫愚婦罔弗賢焉則固難其人矣我

朝文清薛先生鍾河山之靈秉剛粹之氣由内達外遡始至終言動進退一以體認天理爲心而洙泗濂洛之傳得先生爲益明

先正推其爲

昭代理學一人信非厚誣非天下後世之所共崇且賢者哉宗而祀之宜矣先是儒臣累疏請從祀孔子特爲私議所沮廼

勑於先生故里講學書院而祠之堂廡門垣巍如翬如厥度寔如歲二事祀焉所以闡先

生之學碩厥功而弘厥道也祠創迨今六十餘年其間尊慕德教者間嘗脩葺然歲久湮欝風雨剥落不無蠹蝕廼嘉靖癸丑侍御尚君過先生祠謁焉由

國有先哲祀事弗嚴惟吾職羞遂發金若干檄邑高侯督葺之侯慭歳歉甲寅秋成始鳩工飾材量程度費剔蠹以完易腐以新官靡妨務民不匱力再閱月而祠告成棟宇仍舊絢塈奕如視昔若有增焉其裔孫惟傑惟慶輩持狀徵余記夫先生道德淑

人心忠貞載大史閒望在天下後世行將
正祀典從孔庭廟享無斁與天壤相爲悠
久茲一鄉之祀一宇之葺豈足爲先生記
哉雖然觀侍御之崇尚邑尹之駿奔俾四
方士式崇閭而覩德輝如親炙焉則樂德
公善之誠仰止風教之義於是乎可徵也
已余後先生生殆百年且學未聞道不以
不文辭者亦曠世之感而竊私淑焉者也
借爲之記尚君諱維持進士河南羅山人
風猷素著茲其崇正學之一端云

○重脩薛文清公林墓饗堂記　明嘉靖十七年戊戌

賜進士第刑部郎中安邑後學相世芳撰

於惟我薛文清公夫子山川鍾秀天與斯
文道統上接程朱相業遠宗周孔實我
聖朝眞儒之首也然久而後彰彰而未大雖邑
祀有祠而未通於天下林墓雖有堂而未
稱乎典禮故君子皆歉焉戊戌春陳南崕
先生來尹河津下車之初旣肅謁夫子之
祠矣復登拜夫子之堂陋其制也將圖改
作臨未久也及夏政事漸成乃請於大巡
黃巖何先生先生聖賢之徒也樂觀厥成
焉時不雨民未有乎或慮其弗果有知者
曰南崕前判均州實多異政持廉秉公獲
盜理冤皆感乎神明而神明嘗默相之於
是乎有夢格之碑今擢河津未期而六事
脩百廢舉禱雨卽應逋稅自完而神明亦
默相之於是乎有神燈之謠皆循良之異
也其於斯細也何有未幾卜吉命工相地
料用遂撤其舊物新以美材大其制度華
其棟宇爲堂也構楹惟四作架惟五前軒

後牖旣弘以嚴由是堂高宮廣巍然偉觀
足以妥夫子之靈慰四方之瞻仰也嗚呼
宜哉是役也始於五月七日成於九月六
日官無所出人不知勞役不妨農時不稽
久南崕其賢矣乎夫子之四世孫朝五世
孫葵爲尚寶司少卿癸未進士華判官芝
艾散官蘭茂蔓萊蓄生員芬及其六世孫
教諭惟謙生員惟寬惟明惟聰惟慶惟傑
惟良徵余爲記圖功不朽余作而嘆曰敬
軒夫子之道其大明與先時張給事疏請

從祀孔聖廟庭楊左侍進讀書錄頒行國子監今南崕效力夫子宮墻同一尊尚也夫人心尊尚大同公議無間崇入祀典其在今日矣敬軒夫子之道豈不大明也耶余不佞不可穢辭林墓堆命與賢不能違也南崕名大策字于朝河南登封縣人家乗江西泰和柳溪陳氏以文名鄉貢起家是宜記

重脩薛文清公先生祠宇記

河津縣知縣朝邑樊得仁撰

大凡前人之業非有後嗣之賢則亦莫能闡而揚之也蓋前者後之倡後者前之推故崇德者必象賢則夫孝者在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公薛敬軒先生我

國家真儒也其道德文章政事與夫出處大節先明峻潔蘊迹前脩備載於敬軒集讀書行實二錄歷歷可攷所謂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世所共仰者也董仲舒吳澄之流今皆從祀者以先生方之殆無愧焉

成化弘治時國子監丞李君紳給事中張君九功嘉靖首歲參政許君瓚諸君子屢

奏請從祀孔廟未幾然而第宅塋祠索然萎蘼無所增益嗚呼先生之賢益於是乎見矣其五世孫大理寺寺副蔡暨其兄癸未進士華弟國學生芝艾邑庠生芬輩每以脩葺為念顧其力有弗能者既而華以業縣令卒蔡惟单孑是懼益用殷憂乃屢謀諸山西巡按監察御史諸君乃正德甲戌張君士隆始於墓陵之地既勤垣墉肯構肯

堂明年乙亥朱君寔昌惟其塋壁荻焉嘉靖丙戌馬君錄建尚書坊又二年戊子王君宣建大學士坊至癸巳歲仁承乏於此乃得而重新焉失命工營繕者仁也而董督勞來者蔡也從更區畫者仁也而綜理客維者蔡也躬覲落成者仁也而光大先業者蔡也仁不敢有其功而蔡實能殫其孝是故先生之業賡幾乎不墜蔡之賢於是乎嵌矣君夫始終奔走司典物料者曰朝曰蔓曰蒸焉蔡三子惟明惟聰惟傑華二子惟讜惟寬者皆岐嶷克肯方來必能繼振家聲人謂蔡華孝思所格是或一道而先生寔乃之賢殆不止此嗚呼先生之賢又於是乎致焉

祭文類

維嘉靖二十八年歲次己酉冬十一月三十日鄢陵後學知澤州事前戶科左給事中陳棐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來奠于文清薛公之墓曰吁嗟乎世之人人知公名有重於今人學不媿於古人而不知公之理學為我
朝第一人流品為百代殊絕人人知公講道龍門可繼文中軌轍為河汾之偉人而不知公天資粹美造詣精到每希體乎聖人故公之穎悟類顏淵篤實似曾子高並乎孔子之門人人知公家於晉方卒於晉地祇以為晉人而不知先學論公鳴鐸鄢邑司模械以作人模範教端陶鎔德厚留夫惠於鄢人而公亦名寄泮黌聲馳梁汴首冠乎豫省之人況公氣秉扶輿靈鍾海嶽直可為斗南海內之奇人而今逝矣必耀而為星辰潤而為雨露流峙而為山澤神氣擬充滿於宇宙而豈止於一方之人棐素承家學為鄢野之鄙人叨登甲第列侍從乎

一人而近歲以進言見忌流落下邑為遷謫之旅人今幸移澤郡過公之里一拜公之祠下矣仍致瓣香之敬來謁公之隧墓並訪公之後人棐從此讀公之書學公之學求少異乎俗人而公靈不昧如肯潛迪默契苟不棄乎愚人則棐雖不敏亦當向往奮發思不負乎天地之全人梁木頹久兮孰起哲人生芻一束兮德比玉人嗚呼尚饗

維隆慶六年歲次壬申三月丙戌朔二日丁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四維謹以剛鬣束帛庶羞之儀告奠于
先正薛文清公之神曰嗚呼惟公契道以心體道以身斥遠異說不作空言正學一脈
昭代一人
朝著表儀稱子開名
皇運聿昌僉論載明特表真儒從祀孔庭一時曠典萬世公心四維州里小子百年後生仰止每切寡過未能讀書有録示我規箴

遵彼汾曲脩謁祠宮琴鳥瞻德黍稷薦馨
流風穆若山高水清尚 饗
維
大明萬曆四年丙子仲春乙丑朔越二十日甲
申平陽府推官廣德李天植以職事來於
河津祗用釋奠于
文清公薛先生之祠爰集先生之裔舉人
薛應麟生員薛惟允等一十五人邑之舉
人暢孟樂高拱宸輿庠之髦士邵世勳等
一百五十人及縣令盧重華教官馮暘徐

九功等遡先生之學而告之曰嗚呼斯道
之在天地也流行不息師世立極代有哲
人惟茲平陽蒲坂之間三聖肇興肴關渾
淪龍門之下河汾交滙三賢繼作往轍可
導自卜子夏而後王仲淹崛興其微言超
詣殆涉涯津厥後沒於金元遂汩汩而泯泯
天啓
皇明載闢青旻待維先生生有異質方髫齔而
振振於
開創之初弗由師授獨奮遐志慨任斯道於
一身學宗主敬惟惕惟寅內省峻潔履蹈
貞純由登第而立
朝直氣讜論正色垂紳知幾勇退簞瓢屢空
樂以安貧巋然師表蓋伊川晦庵之倫晉
魏秦楚燕趙齊魯之士從遊者衆絃誦彬
彬閑家式俗穆乎風淳馴至易簀之際曰
無一事覺性天通信真積之久契道合真
沂
皇明之道源者先生其洵先生之學愈久愈新
先生之後禮讓循循先生之鄉習尚猶醇

百七八十年之後尚洋洋如挹先生之神
植甫有知識景慕先生竊嚮斯道擾擾逡
巡司理茲郡四載以還計揚懿範有志未
伸今詣祠下偕我後生敬宣往訓薦此藻
蘋先生有知鑒我明禋

薛文清公行實録三卷

維
萬曆二十六年歲次戊戌十月癸丑朔越
初五日丁巳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涂宗濬
謹以剛鬣柔毛庶饈之儀致祭于
文清薛先生之靈曰嗚呼乾坤之所以不毀
日月之所以常明中國之不淪於夷人類
之不入於禽獸者果何所恃哉恃此道以
為之綱維也開闢至今道之明晦或殊而
世之汙隆亦因以異前事之明効亦可睹
已

明興再造乾坤治教休明篤生
夫子自濂洛之說以遡洙泗之淵源其為學
以復性為宗以無欲為要清風大節凜凜
天地間嗣是倡學諸賢相繼輩出而此道
遂大明於世擬於宋儒開闢啓鑰
夫子則濂溪其人而諸賢則程張以下皆聞
風而興起者也顧不偉與夫
先生之學四海之內百世之下尤將仰而思
奮矧生於其鄉又矧為其子孫者乎夫文
章氣節世不乏人然語於斯道未也變其
文章為道德變其氣節為聖賢豈非
夫子所望於三晉之後賢者乎濬觀風玆土
不勝仰止之思乃所望於
夫子之鄉之後賢紹明
夫子之志以共光此學則惟
夫子之靈有以默啓之也謹為文以
告尚
饗

薛文清公行實錄四卷

序類

讀書錄序

讀書錄者先師河東薛文清公手筆前後二十四卷也當先師著述時中心有得至忘寢食隨筆劄記未暇倫類已板行於世矣先師歿之二年愚反復讀之深有感焉乃倣近思錄分門別類去其重復釐爲二十四卷嗚呼書誠未易讀人誠未易知夫六經四書之在宇宙如天地之無窮江海之不竭然而漢儒讀之則爲訓詁之學唐儒讀之則爲詞章之學伐根而沃葉埋珠而絢緣於是口耳枝葉之學盛而吾道隱矣及乎宋儒讀之然後如麗日當空瑶琴出匣而吾道始大明焉然程子未遠而有淫於佛老之說朱子未遠而有易爲無極之論是蓋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惟我先師崛起數百年之後心印濂洛神會洙泗學以復性爲本言以明性爲先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至論所傳之事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嗚呼至矣盡矣若夫風雩之樂鳶魚之詠每曰道理舉目可見其獨智自詣何如哉眞可與點爾同遊周程共吟也韓子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愚於先師亦云故曰書誠未易讀夫以武王之聖而不知夷齊以晏嬰之智而不知仲尼雖王達之舉周子蔡襄之薦明道亦豈盡知二公者哉若先師之處世自功名者視之則以爲偏自富貴者視之則以爲迂尚綺麗者則病其枯淡尚博洽者則病其拘束抑孰知先師貌象大極心遊天眞而無所待於外哉先師嘗曰楊雄言後世苟有楊子雲者必好之矣其之自信亦然故曰人誠未易知若夫先師仕止久速允實輝光許魯齋之後僅見而已其飄然脫灑無所顧慮雖劉靜脩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又何尚焉是宜行已立

朝磊落潔白終始無虧而立德立言與天壤俱存也歟嗚呼深哉愚以無似叅遊門墻

老大無成心衰之餘手類遺編僭書於首
後之君子幸垂鑑焉其詩號爲河汾集者
亦僭爲序以傳其文若干卷仍如其舊書
成友人山東章丘尹鈞州張慶景祥考績
至京師見而冀曰此吾道正脉也願捐俸
鋟梓以廣其傳况山東乃先師持節提調
學校舊歷之地遂書以歸之先師諱瑄字
德温官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謚文清云
成化二年丙戌夏六月丁酉門人伊洛閻
禹錫頓首謹識

敬軒薛先生文集序

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朱子嘗以是而贊程
子矣布帛可以常衣菽粟可以常食聖賢
著述立言亦猶是也舍此則奇怪隱僻不
經於世若左氏浮誇莊周荒唐是已君子
所不與焉先師敬軒薛先生有見於此故
其著述之言淺近平易使人易知豈奇怪
隱僻不經於世者所可擬哉先生名瑄字
德温別號敬軒世爲山西河津人自幼篤
信好古博學彊記於書有讀書錄續讀書
錄河汾詩集行於世惟文集則先生孫通
刑部員外郎祉曾托前常州同知謝庭桂
板刊未就今年夏四月前監察御史暢亨
先生同鄉謫官陝右道過鎮陽予因訪前
集暢曰其於毘陵朱氏得之矣予喜而閱
之但舛訛非原本矣因倣唐昌黎集校正
編輯總千七百篇分爲二十四卷凡三易
藁始克成編於戲先生文集流落江南二十
餘年今傳於世豈非其數有所待與先生
永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登辛丑進士宣

德丁未初授廣東道監察御史正統丙辰
擢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陞大理寺左右
少卿以獄事詿誤閒居七年正統己巳用
言官薦左遷大理寺丞景泰庚午奉
勑總督松藩糧餉事竣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
改北京大理寺天順丁丑陞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轉左侍郎越五月以疾在告懇乞休致
通前章三上方得
俞允時年六十九矣天順甲申夏六月終於家

朝廷遣官諭祭為營葬事贈禮部尚書謚文
清予嘗記先生設教河汾一時及門之士
雲集川匯鼎方十五六先生格言至論耳
濡目染猶能憶其一二惜乎少年不及向
學大抵先生剛方正大以聖賢為師處已
接物不詭隨不忍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
自一身一心推之至於萬事萬物然後約
之以歸於一其餘子史百家靡不淹貫究
竟至極尤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
銘近思録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

得欣然見於顔面其學蓋已至於樂之之
地矣言動舉止悉合規度可為人法辭受
取予一決於義終日衣冠危坐望之儼然
可畏雖燕閒亦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
如嚴賓及至接人和氣可掬不語人以其
所未至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
學晩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其
詩平易冲澹渾成不假雕刻讀者自當得
之予早侍几席壯歷宦途老無所得追思
誨諭不可及也先生歷官政蹟載在

國史其風節道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不敢私
弘治己酉夏五月端陽門人關西張鼎序

重刻讀書録序

此敬軒薛先生讀書録也先生博綜墳典
究極要領嘗慕横渠之為學精思不舍晝
夜驗之於心體之於身有得則筆之於紙
日積月累以就此編其言近其指遠其論
事核而有中其教人約而有序誠療饑之
菽粟伐病之藥石也慨自科舉之法既興
而詞章之習寖盛世之所謂讀書者競逐

末而遺其本買櫝還珠之弊譬諸江河日
趨日下滔滔乎而不反也是故古之讀書
也以明心今之讀書也以喪志古之讀書
也以窮理今之讀書也以干利明心者誠
喪志者惑窮理者達干利者鄙書一也讀
者異焉人才之邪正世道之汚隆風俗之
盛衰政治之得失胥繫之焉爾矣嘗試語
於衆曰如之何讀書而可以工文詞取科
第也靡有不悦聞而欲從者又嘗語於衆
曰如之何讀書而可以變氣質成德性也

聞者艴然雖弗之非而竟弗之信矣此無
他勢使之然也故有識之君子恒以爲憂
而欲亟反之顧予寡昧亦竊有志焉而力
未能也間嘗得是録而伏讀之反覆玩味
有感於心謂可以救學者逐末遺本之弊
而歎夫傳者鮮焉今年秋廵視河東念玆
爲先生之邦君子之澤殆未泯也安知無
信而好之者乎予將表而行之庶幾由玆
以及夫天下也偶安運使奎持此告予以
舊本漫漶殊不便繙閲欲重刻之於書院

以待來者適與予意會也因取而手校之
釐爲十卷付之鋟梓既訖工固請予一言
以爲序予曰先生之遺言非俟予言而後
傳也所以表而行之寔欲夫人之傳之也
於是乎識
正德庚辰九月癸未歸善鄭維新序

讀書録要語序

河東薛文清公讀書録及續録舊嘗講而
讀之竊見先生察理之密造道之深與夫
立言之精切的確未嘗不撫卷深嗟戚戚
然以不得一及其門爲恨既而廢書奔走
四方事與心違蓋已十忘八九尤切病之
至是復得是編於成都少府蒼梧吳君獻
臣乃錯舉録内若干條萃爲一帙名曰要
語姑即是而觀之多累數十言少止一二
句高不淪於空虛卑不溺於形器無非切
於學者心身日用之實然則書雖約讀者
固不得而少之粤自孔孟既歿道喪無傳
千有餘年至宋程朱諸儒輩作眞見允蹈
毫分秋析而後斯道㮚然復明於世自時

厥後咸謂理學大明苟志於道無難矣愚
竊以爲不然三代而後義理之學固莫甚
於宋而末學異學之盛亦無踰於宋者姑
舉一二言之如六一東坡之文元城了翁
之禪皆可娛悦性情使人終身慕而不厭
者也市多綺縠則布帛不售庖有粱肉則
粳稃不炊然則士生宋後孜孜義理之學
者宜亦不多見矣故後世聞而知之篤信
不變者在元有許魯齋在
國朝有先生二人而已夫以上下二百餘年

僅見一二乃謂苟志於道無難者豈其然歟今先生格言具在學者由此以求程朱之旨趣上遡孔孟之精微正猶泛舟長江因風舉帆直趋於海烏有不至之理而任往沉溺他途雖有豪傑之材不能自拔其亦弗思甚矣夫末學非道猶不失為君子多能之資若夫元城了翁諸賢豈後學所敢輕議徒以禪氏宗旨終不得與於斯而近世名儒有負天下重望者卽而叩之不過竊其遺緒以自珍秘至老且死莫覺其非其如先生何哉然則從事末學異學者舉非先生之徒而互為矛盾可斥者其惟異學也夫

弘治癸亥春三月壬午後學古餘張吉序

吳公廷舉曰予非敢借有所取舍也取其中吾氣習之病者而攻之爲日用潜脩地耳譬諸中風痺者世醫投防風羌活諸草之劑先生馬若夫空青水碧世外奇寶非不用也漸以待別科也

從政名言序

序曰學非聖非學也政非王非政也學不自孔子非聖也政不自周公非王也蓋有河圖洛書之旨而後可以言學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言政後世學者顓顓於辭章規規於智力者皆是也而可以言學與政哉而可以言聖與王哉續宗嘗讀敬軒集而見其學與政也由程朱而孔子者也由司馬而周公者也夫周公孔子其學與政豈與人異哉亦曰誠而已矣亦曰純而已矣然先生之至德要道學者内聖外王之本不外是也苟舍是焉吾不知其學與政矣續宗守郡嘗以敬軒讀書要語録

而刻之以與學聖者共及參藩又録其爲政名言以與學王者共非敢言入室亦竊欲升堂而未能也須見古今論爲政者若呂氏之官箴胡氏之緒論非不當於事理至敬軒之語不獨本於王道而實切於日用固今時居官者之藥石也蓋敬軒
國朝碩儒也名臣也故所聞所見非古不通於今異代不通於當時者比譬之同室之人人悉其聲同里之人人悉其容故一言一動無不益吾身心者無不中吾膏肓者

是可不取以爲階梯也哉於戲不欲學孔
則已如欲學孔舍程朱奚以哉不欲學周
則已如欲學周舍司馬奚以哉不欲學司
馬程朱則已如欲學司馬程朱舍薛文清
奚以哉
嘉靖十有四年冬十月五日河南布政使
司右布政使天水胡纘宗序

詩類
贈敬軒先生致仕　李賢華盖殿太學士
自許孤忠結主知居官寧肯論安危平反
不愧張廷尉三黜何慙柳士師已向一身
中道立更看千古大名垂到家莫廢帍編
業伊洛高蹤尚可追
又贈　朱祚尚寶司少卿
名利場中一夢醒如君端不負蒼穹村醪
且去隨時飲澗水重來洗耳聽俗眼任他
終日白山光還似舊時青從教門外塵如

海生向空齋閱聖經
慕薛文清　石玠山西提學副使正德三年
未能椒酒奠文清塵迹匆匆意自縈以女
守身端有法遺經訓子亦成名成均尚守
蘇湖式天下應傳涑水聲自愧晚生膠耳
目仰瞻無力致誠明
謁文清先生祠二首　王譔邑令西安人進士正德五年
道在身何詘心安死亦寧江山餘故宅天
地並佳名濂洛功堪侍春秋祀有成幾年
仰盛重不盡辦香情

蹐顯心如水衰年道益尊清開徹
帝座德望重台垣去就終同許卿科名繼有
孫春秋嚴祀事今古在乾坤
謁文清公詩二首　韓相邑令東魯人舉人正德十年
山川鍾秀氣夫子出河東晚績讀書録載
成天地功春秋宜享祀道統繼無窮草木
不同朽芳名萬古隆
文清、當代望千載仰高風道大如天濶
心平似鑑空生前無間議沒後有奇功著
述同濂洛乾坤萬古崇

營建文清祠聯句　内濱劉杲谷泉儲良材涇野吕柟

特特河津謁故祠内濱蕭蕭環堵動予悲

谷泉拓基聊買屋邊寺涇野騰勑重鐫廱

下碑内濱當代孫公崇正學谷泉百年今

日觀威儀涇野桂旌恍惚來雲雨内濱肯

惠斯文慰我私谷泉

謁文清薛夫子祠　李思進咸陽人丞杞

理學

皇朝第一人功夫主敬最爲真如何謚者不詳

議只向文清二字論

文清正學書院三首　侯封邑人教授

誰構新梁棟重門禮敬翁登堂思道範入

室儼音容灼灼河汾化遥遥洙泗風幸親

君子澤好約步芳踪

其二

河汾琴鼓尚餘鑑環牴當年藹僑英簪門

遠從河洛外冠裳彙進陛庭行逢追子夏

文學跡再睾王淹教授程興世同聲鳴孔

澤斯文興起共良盟

其三

先生鐵漢擅時評布帛機上繭絲功百折

精從性裏做萬言饒自敬中生讀書一録

皆心學文獻諸集是正情闕里遺澤曾幾

世憑誰振振再文明

行實録　周德恭

道德表當年聲名揚後世遺編耿耿垂後

學當思繼

讀書録

渾爾真實語非爲奇異言千年延道脉萬

代共心源

河汾集

鳶魚皆道理妙契樂情多隨筆成吟者依

俙四始歌

謁

文清公祠有感　　後學楊正芳

吾盟誰抑主當代首鴻儒正氣昭王報徵言入帝圖荒苔封石碣古木隱城闍把酒頻相問玄珠定有無

獨結空明腑重關混沌天諸儒歸領袖靈氣付山川俎豆當年定衣冠覺後傳憐予岐路哭何日跨飛鳶

知縣崔𢙄刊

薛文清公行實錄五卷

諸公敘述文

大學士彭時銘曰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此其所以有異乎今人而無愧乎往哲也

侍郎周宣都御史林聰李秉以文弔之曰先生學究先天而不以言語文字之為工道歸皇極而惟以躬行允蹈之是崇讀書一錄皆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詩文千卷咸體道形容之出於心胷文德昞著實感

鳳瑞麟之叢乎胥漢權奸頓挫見泰山喬嶽之屹乎蒼穹挺追先賢之逸駕蔚然當代之儒宗嗚呼道在天地混一含三孟軻既沒孰示指南(濂洛關閩的其承微諱賢夫義)以明歷元及今罕至於道徛歟我公終期遠到匪我之藏亦行於用始擢御史朝陽鳴鳳繼參外臺造士達材學政斯舉聞譽聿來帝曰汝弼進卿大理疏滌冤滯乃眷毗倚中更拂鬱吾道之厄積久彌彰寵命斯赫遂位南幾再遷

中朝盃熙厥績德邵年高乃登黄閣秉化之軸道大光顯功及斯民夫何掌制會未及期爲鬼爲蜮萋兮斐兮不俟終日抗章西還左圖右書悠然南山伯起獨清疏廣知幾優游卒老俛仰化機嗚呼渾坏日喪勢利交馳道日以乖俗日以漓砥柱中流能幾何人景行行止不屈其身中貴弄權人罕不趨公獨屹屹行與道俱厚位盛祿多士縻之公獨勇退屯膏弗施直全厥道遑恤其他高風凜凜千載不磨

布政使丘陵以文弔之曰先生道學可以接響乎伊洛文章可以繼美乎昌黎任風紀而宇內澄清掌大理而鑑空無私及貳春官夙夜惟寅

內閣秉鈞邦政以平士大夫莫不慕其德而仰其名也先生所造既明且哲年踰耳順致仕全節士大夫又孰不羨其進可師而退可則也誠急流中之勇退鷄群中之野鶴可謂儒林增光而斯道有托也

學士劉定之曰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

南海霍韜曰原其精神心術無頃刻不師孔子之教自童丱至歿齒無頃刻忘聖經之言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貧賤不移其介身爲世師言爲世訓動爲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光非眞誠積累之素不能也故曰我

聖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度淺隘或高明超邁而淫於佛老陰翊邪說明叛聖軌天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中正之道未有聞故也

知縣沈維藩曰先生學本六經行高一世道續千載文垂萬言又曰書則一方莫傳者何哉厭古樂而樂鄭衛者固人之情也

門人敘述文

門人白良輔哀之曰太極之實不過乎中正仁義而已欲知先生之道當觀之太極可也

門人王奐哀之曰先生之學造乎無極太極之妙先生之行謹乎難進易退之操

門人李杲曰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

過也如雲消霧釋剛毅絶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

門人王復曰先生氣貌莊嚴鬚甚脩美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温然可挹侍坐其傍不覺邪念之屛伏

遺事

先生一日在內閣同列忽不在先生問左右曰何往左右曰適往謁中貴會至先生曰學者多說道不知出門一步已錯了既而曰孤趨狗媚吾所深耻

天順元年正月內法司擬少保于謙太子太保王文等謀危

社稷凌遲處死一日同列皆衣紫先生問之同列曰不知耶欲刑某等耳先生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忠國公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會

上召諸公議之先生曰

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諸公皆不言遂

詔減一等先生退而嘆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也即有去志

一日同列將進閣有一達官趋而揾同列衣以踰閾者先生鄙之曰昔有拂鬚參政今有揾衣侍郎後人問之終不言其姓名

一日李學士賢與同列晉山西人鄙吝戲謔爲笑先生正色曰儉乃人之美德且此地非戲笑之所衆遂凜然會

召見入一便殿先生侍立久不覺以手拂鬚李退謂先生曰此何地也而以手拂鬚乎同列曰此報前日之讐也遂大笑

一日學士徐有貞李賢許彬退朝謂耿都御史曰

上不悅石亨所爲盍令御史劾之耶先生謂諸公曰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春秋譏漏言既而嘆曰競端從此始矣後果以此致敗

先生辭允岳正入閣來請教先生曰凡事且緩又曰英氣大露害事會正不久得貶正曰某先生之罪人也

先生辭允三日即出城行至直沽中道遇風雨舟不能行糇糧俱乏至日中猶未食

先生吟詠作詩不輟子淳私愠言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知以杖擊之曰我雖困而道則亨也

閻禹錫問李賢何如先生曰道理儘説得經學最熟只少立於義有些富貴氣象

或問閻禹錫白良輔先生曰洛陽似此兩人也難得但恐後來立脚不定往別處走

學士許彬與徐有貞草誥辭有曰治水東郡纘禹成功先生曰擬人必以其倫彼何人而擬之禹也

上果不悅卒以此致敗衆以先生爲知言云

門人問近時人稱楊榮有王佐之才先生曰要有王佐之事業須有聖賢之學問

先生幼時亦尚豪氣數首詩立就在山東憲使黄翰善書能詩一日以詩請和先生援筆答之少刻益以數首至先生即以十餘首答之翰不復能乃謂衆曰薛先生書厨隨取隨有翰乞兒也旋去尋討

先生書似晦翁體甚是遒勁

先生山東提學時有一生員實聰敏因貧欲退故試不中生員豫與教官關節同言曰生員果不堪先生曰生員二癸掌何事僉曰擊磬耳先生曰磬在八音難和也彼能和之亦可用也卒不聽其去後其人登科自言其事

祠堂楹聯

承祀儀而竭精意欽崇無已
拱遺像而仰德輝景慕胡忘

文章羽翼六經高風出班馬韓歐之格（御史黔[illegible]）
道義渾淪三代元氣回關閩濂洛之波

河汾鍾秀真儒迺出羲文周孔之緒端不墜
洙泗衍淑正學以傳濂洛關閩之命脉常存

一代綱常盟主
千年道統嫡傳

學宗洙泗源頭遠
道啓河汾流派長

薛氏歷世科貢傳芳圖

薛貞（洪武甲子舉人任元氏王田滎陽鄢陵河内教諭一任馬湖府平夷長官司吏目以子瑄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

薛瑄（中河南永樂庚子解元辛丑進士廣東道監察御史陞山東提學大理）

火卿又大理寺丞又陞南京大理寺卿 北京大理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
內閣轉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公二世

薛淳生員三世

薛諶天順甲申進士任刑部主事陞本部浙江司員外郎四世

薛韶恩生任深州判官陞東鹿縣知縣五世

薛蕤恩蔭中書舍人又大理寺副陞尚寶司少卿六世

薛艾貢士任陝西寧州判六世

薛華正德庚午舉人嘉靖癸未進士任河南葉縣知縣六世

薛芝貢士任南畿宿州判官六世

薛惟謙貢士任河南陝州訓導陞陝西乾州學正七世

薛惟傑貢士任北畿河間府通判陞陝西段州知州七世

薛應麟隆慶庚午舉人任河南舞陽縣知縣陞衛輝府同知見任八世

薛應第監生八世

薛應閒貢士任山西沁州訓導八世

薛士弘選貢任陝西郿縣知縣轉直隸饒陽縣知縣又轉陝西真寧縣知縣
陞邠州知州九世

薛士爍監生任北京神策衛經歷司經歷見任九世

薛繼巖崇禎壬午舉人任湖廣荆門州知州陞陝西延安府同知十世

薛呂胤崇禎壬午舉人癸未進士選山東青州府安丘縣知縣十世

奏請先生從祀人姓名

劉定之禮部侍郎贈尚書諡文安公正統丙辰會元江西永新縣人

姚謨工部侍郎

李紳國子監丞成化元年

陳銓成化二年

張寧蒲州同知成化四年

張表石州教諭成化十三年

張九功禮科右給事中弘治二年

楊廉刑科給事中累官南京禮部侍郎諡文恪江西豐城人弘治九年

許讚四川右參政累官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霍韜正德甲戌會元廣東南海縣人

楊瞻直隸監察御史蒲州人嘉靖十三年

尚維持山西監察御史河南羅山縣人嘉靖十四年

趙輄禮科給事中隆慶元年　　周弘祖直隸監察御史隆慶元年

李純朴廣西道監察御史　　馬三樂貴州道監察御史隆慶五年

韓楫吏科都給事中隆慶五年　蒲州人

維遵禮科左給事中隆慶五年

安邑後學張弢重校

薛文清公行實錄五卷畢

薛文淸行實錄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鴻撰鴻河津人官石灰山關稅大使薛瑄之曾孫婿也是編第一卷爲瑄像贊行狀神道碑事實二卷爲請從祀疏七篇三卷爲祠堂書院諸記六篇祭文三篇四卷爲讀書錄文集諸序四篇詩五首第五卷則雜錄柱聯之類而附以薛氏歷世科貢傳芳圖前有喬宇序作於正德辛未而奏疏有隆慶五年祭文有萬歷二十六年所記科貢有崇禎壬午癸未則瑄後人以次續入非鴻之舊也

商文毅公遺行集一卷

〔明〕商汝頤輯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正德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商文毅公行實一卷》提要

商文毅公遺行集

榮祿大夫少保吏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illegible]

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諡文毅商公行實

公諱輅字弘載別號素庵姓商氏其先汴人始祖諱瓊寓西夏官至都知兵馬使宋嘉祐間因奉使歸宋奏獻密事宋嘉其義賜地于浙之淳安芝山子孫因家焉以蔭補官者三世至祖諱敬中父諱仲瑄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祖妣胡氏妣鮮氏贈夫人公自幼穎敏卓有成人志目書一過永不遺忘宣德四年甫十六補邑庠生從掌教雲間邵端先生遊見即奇之受書經晝夜淬礪貫通經史下筆千餘言雄健有奇氣儕輩仰服宣德十年中鄉試第一名正統紀元上春官辭乙榜歸養仲瑄府君疾篤祈天願以身代竟弗起居喪盡禮哀毀幾殞正統七年復會試仍辭乙榜卒業太學祭酒安成李忠文公深見器重隱然自負台輔之望弟子從遊者衆十年乙丑會試

英廟回鑾十三日
命公迎候居庸關請
旨發行十四日
駕至土關鴻臚卿楊善引見進呈
詔書
英廟覽畢諭旨便發去我昨日在宣府已着許彬
寫一道敕書發去了還與我寫兩封書一封
奉
娘娘一封與我兄弟說我今日到此明日進城敕
娘娘們喜歡寫書進呈當家

賜酒果馬匹明日虜使令衆議先一日於
奉天門賜宴次日就
南內賜宴公曰虜人此舉實仗大義若令進
南內宴彼見另居一處未免退有後言不若兩
宴俱就
文華殿示以彼此無間之意庶可服其心十月
敕同尚書陳公循等日侍
經筵講論公講論經史敷衍義理援引古今切
要之言委曲規諫詞旨簡明語音洪暢
聖心悅懌閣者稱善累有冠帶衣服之賜錦衣指

揮盧忠妄言
南內事中官阮浪等被東刑備欲窮治不已公
與同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如何
聽信他壞了大體傷了骨肉之情急須止之
後追問盧忠與人謂供養真武得其通報因是
盧忠得罪與皆無累三年三月一日早朝退
後內臣將本來閣下議乃廣西逆賊黃竑所
言移易
儲位事公言這是
朝廷大事有

上聖皇太后在上為臣子的誰敢議這事若依這
本豈不傷了
母后的心當時內臣將本收去意為此事必疑大
日禮部尚書胡濙來言今日會多官東閣議
事公隨同到彼足未及門已聞衆有合辭所
言之語時在廷大臣有陞職一品二品者甚
衆初亦欲加公保傅之職公固辭六月陞兵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左春坊大學士諸
嘉議大夫未幾
賜誥命贈其祖父母父如其官母封太淑人勅

淑人命有司治第崇文門外夙居焉時河南
直隸鳳陽等處水患居民流移山東其間有
正統十四年以後山西幷北直隸真保定軍
民被達賊驚散者所至有司一切驅逐不容
在境潜住公上言招撫流移填實京師事甚
云采能驅令復業固是美事但恐前項艱難
地方及素無産業之家有室亦道路不應從
業者若驅逐嚴迫必致失所乞
敕以畿内順天八府所屬空閑田地酌量多寡
四散安插及時勸課三五年後生計成立有
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
庶流移得所京師填實又言邊備也田守關
隘革冗員放民壯以全恩信公舉薦以求異
才界千餘言多見采納蘇州冠許良時議以
圖謀不軌治之公執言不可止以盜論釋無
辜數千百人禮部主事章綸建言欲復儲位
下獄禍在不測一日朝退召公至
文華殿問曰章綸這厮無禮輕議朝廷大事公
對曰章綸所言亦無別意不必深罪若害了
他命是成就他好名損了朝廷體面綸遂釋

生未幾奉
敕纂修宋元二代史書倣朱文公例編綴上接
資治通鑑綱目共為一書應用編纂官屬許
自簡舉吏科都給事中林聰任司直郎公密
薦於
上言以有用之才置之閑散之地宜加甄用命復
前職後聰忤宰執意會臺臣劾之欲加重辟
公力為申辯乃得降京職聰始終莫知為公
所知公亦不言天順元年正月十四日
郕王不豫太監興安召公等至以
右順門内言
上因病重萬幾大事付託何人你每與文武大臣
熟計議衆說公曰付託何人事屬含糊不如
明言請立
東駕使人心有所歸向倘有不諱請
東駕往
南内迎請父子之間自有處置豈不是順事興
安喜云你也說得是且說得宛轉些終要這
等行公即令報禮部當有侍郎姚文敏公夔
部公儀至陳公循等未敢明言但云今日要

問安再述報各衙門知公恐展轉遲悞即歴
言曰今日不是問安要請立
東僞文敏公躍然喜曰這邦好胡尚書病在家
我便令人扶他進来及各衙門到議定寫本
封進批出不准十六日三鼓往禮部朝房内
復寫二本伏闕投進有六
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復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
東宮勵理庶政等語文敏公躍然稱善已而入
遺行錄 八
朝收議令文武大小官僉名數多封進不及
遂進延至十七日早變作兼果進
英廟應天順人復正大位退御
文華殿首召公與高穀至前再三慰諭
上曰我在南宮你兩箇有忠義無偏向的心我都
知道如今正要用你好生用心辦事又曰與
你一對講書的令在何處高穀對曰是侍講
陳文臣你他做雲南布政朝覲來去未遠
上又曰今改年號不改高穀曰周雖舊邦其命維
新宜改維新元作公曰年號多與前代同者

臣等具數年號請
上自擇
上稱善又曰陳循等不用它公曰陳循歴事累朝
老成練達
陛下初復大位宜新天下耳目不宜遽有此議
上曰先生說的是遂召循等至前令草詔諭百官
公受命而退自此權奸媢忌無由得覬
天顔下九日石亨同張輗張軏楊善稱有旨來閣
下看詔草欲以己意增減公直拒之不從時
石亨黨竊弄威權勢焰可畏公視之如常亨
遺行錄 九
等憾其不附己遂肆誣陷頋
英廟明察終不聽信亨等計不得行遂諷言官再
行彈劾次早亨囑法司云若問那罪不成你
每自家承當法司畏懼勢焰煅煉成獄本准
上諭亨等曰商輅無罪見說前日立
東宮它與姚夔好生用心宜從寬典後
上覽公所訴本遣太監陳誥召學士高穀等議欵
懼亨等勢焰但對曰商輅為人
上所素知初無它意臣等與同事不敢言
英廟降旨吏部取用時鴻臚卿楊善任勞進言詞

陛下豈可朝令夕改昨日纔有
旨着它回今日如何又取
上命遂寢復遣陳說諭毅等曰商輅可惜不知曾
去未楊善復應聲曰已去了
上曰到那里甚曰已過濟寧時公尚在潞河守凍
未行自後
聖心惓惓屢賜垂問公於是年五月抵家時太夫
人在堂春秋高偏極其孝敬十一月太夫人遘
疾公夙夜侍側不少懈湯藥必嘗而後進既
歿哀毀踰禮喪葬一本諸禮天順三年值歲

歉出俸資以濟之全活者衆每事之有益
於民有蠹於政者必致書有司咸新之鄉邑
賴以安生八年
英廟晏駕哀詔抵縣公聞之哀號慟哭若喪考妣
自洛抵縣幾百里徒步奔往車從莫及哀毀
尤甚鄉人見者莫不為之流涕數年之間杜
門斂跡以禮義率鄉里以忠孝訓子孫成化
改元
皇上即位有詔自天順年間被評解官者悉令冠
帶家有告者公曰冠帶之榮人孰不欲但其

以非罪去官心獨無愧雖草衣木食優游閭
里心悅神怡無違不可況受知
英廟雖屏斥俗烏用是為仍葛巾布袍日以開啓
後學遠近受業者多所造就丙戌年十二月荷
蒙
皇上日月之明洞鑑其枉特降
睿旨遣使馳驛復召起公於次年二月到京陛
覲復原任仍舊
內閣參預機務公具疏辭謝
上曰先帝已知有枉朕今擢用爾益懋忠勤事不

遜辭乃就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年四月
首疏八事謂勤聖政納諫言儲養將才整飭
邊備革冗濫之弊設社倉之法崇先聖之號
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皆切時弊
上深加采納六月以四川宣府等處地震上疏辭
職
上曰卿等職居輔道朕方倚託調燮遽乞退閑不
允所辭以天意未回災異未弭復上疏辭
上曰朕知卿雖年以非罪罷官特加簡用今何嫌
疑輒求退休宜勉副倚毗所辭不允戊子年

歟時天下水旱相仍公上疏言人民艱食乞
省科歛減力役寬夏秋之稅勿徵山澤之
利勿禁庶幾民困少甦天意少回
上允其言夏五月改戶部尚書兼職如故冬十一
月奉
敕脩通鑑綱目甲午春京城內外盜賊蠭起公
疏陳弭盜之方
上深然之乙未夏四月
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冬十一月
詔[illegible]

景皇帝號初下羣臣議欲遣太監懷恩等至內閣
問公等公力陳所以當復之故言甚剴切左
右皆泣公亦泣
上聞為之感動疏入遂允其請公舉手加額曰
皇上此舉堯舜之聖德也丙申春陞太子少保改
吏部尚書
賜冠帶金織麒麟服夏四月
皇子誕生
欽賞白金表裏五月
皇子命名[illegible]也又賜紋段表裏秋七月

于建玉皇閣於宮北公上疏畧言
皇上為此非有他故無非上為
母后祝釐下為生民祈福用圖保安宗社於萬斯
年之久
聖上敬天勤民之盛心人所共知但稽之於古然
未合理昔傅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
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伏乞
聖明將前項神祠停罷神像送宮觀侍奉祭服祭
器樂舞之具送太常寺收貯凡內廷一應齋
醮之設悉皆停止今後

聖節醮項俱[illegible]悉照舊例施行勿為褻瀆庶幾天
心照鑒可以變災為祥
宗社福萬年無疆之慶端在矣
上是其言即罷之宮門災工部蓋造缺松杉等木
奏差內外官員請
敕前去江湖廣等處起運抽分木植前來應
用公以為連年水旱相仍人民艱窘是乞暫
停止內外不必差官候各處抽分積聚多進[illegible]
少寧今彼差人起運況宮闕殺大[illegible]力[illegible]費[illegible]
不急之務一切能去營造之事所省少議[illegible]

上允之未幾詔立
東宮進表稱賀
賜白金綵段時妖物出入人心恐惑公上疏言
天心仁愛我
皇上之至故屢屢假此譴告警示寓欲躋斯世於
平康之域也往日災變文武羣臣嘗舉政事
之當興革者上達矣
皇上允納以行之者有之然從而復寢者有之今
妖物之出寧不在茲乎後具八事內言財用
為中國之所給不可不節近來

朝廷賞賚財多為下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帶
來玉石寶石之類計囑鋪行人等多估價值
賣官規取庫藏銀兩番僧授職在彼土管事
者例該給與印信如遇事故與替止用前降
印信不許重請如此則事體得宜財無妄費
玩好為伐德之斧斤不可不慎乞明降
詔旨今後除常例歲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以
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言路之開為通
達下情也蘇軾有曰天下之治亂出於下情
之通塞也

明詔迭屢凢致災之由所以弭之策悉陳以聞
之善者俯賜聽允言不善者亦不加罪如是
則言路開矣刑罰之誅有罪也皋陶曰惟明
惟允乞選請練刑名老成官屬照例請
敕分投各處會官重加詳審務使情真罪當輕
重適均則刑罰當矣役不以時則民不堪生
而怨讟之聲於是乎興乞仰體先王仁心當
今日興作繁急除城垣所當葺外其餘
不急之務即下

德音悉令停止糧餉不足則軍無所恃而戰陣
之勇於是乎隳乞
敕戶部查某各處糧草實數每處可幻幾時之
用設有不虞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
措置務令邊備充實不致臨期誤事關口之
設為禦外侮也必嚴督官軍將各邊口子墻
垣逐一看視修葺務令堅固不許虛應故事
以致臨期有悞地方之重不可任用以他
彼如兩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
宜獨無乞推選剛直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
員請

敢於前去撫鎮地方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心
處置施行此皆時政之先務
上是其言丁酉夏四月
命蒸謹身殿大學士時近侍汪直權傾中外設
西廠行事公具疏乞照
祖宗成規語極切直
上可其議遂罷西廠秋七月公因疾作疏辭懇切
上曰卿歷練老成朕方倚任但自陳衰朽力求退
休特茲俞允以遂優閒陞少保仍寫勅給驛
與他回去八公復具疏辭少保職
上曰卿輔導有年今乞休致特陞前職不允所辭
於臨行之際
上遣中貴齎勅并白金寶鈔金織襲衣往送其弟
在建文武祖餞都門八公於是年十月抵家晝
錦光榮傾動閭里日以歌詠太平為事茲家
百故命工建樓屋數椽以為藏儲之所凡
上所賜璽敕書畫服飾之類咸庋其中日具尊俎
以延親朋奇花異草雜映庭戶引水為池種
蓮數本每過盛開携子孫往賞之馨香可愛
家居十年[illegible]於過

萬壽聖節以詣縣祝頌外此足跡未嘗一至城郭
雖久處林下瞻仰
聖德之心拳拳靡懈癸卯春值公亡旬遠近親朋
往慶者衆是年秋遣長子侍講君南夔齎表
使燕歸省稱觴庭下鄉人榮之甲辰年春雪
甚桑柘菽利有司課絹甚急公致書有司悉
令寬貸民得少甦丙午年春次子良輔主事
公差歸省時公尚無恙至六月疾作公平昔
起居最慎忽自前歲冬日漸瘦雖疾甚而
不少廢未嘗一日以臥與人言論從容如平
時七月一日偶顧其子良輔曰疾甚不復起
也良輔曰大人壽且高遽何為言哉公曰吾
今幸得汝歸送我終矣我於[illegible]由於平昔不
嘗敢有違事所致況我以一介書生官至極
品年過七十有子有孫人生至此足矣況生
死晝夜常理雖死何憾焉但
朝廷莫大之恩未盡補報萬一為歎爾兄弟
叨沐祿位月近
清光當竭力勉圖報稱即我之所以事君也戢可
瞑目於地下矣無一言及私但云我明日當

不言至期果然一晝夜睡息如雷至次早方
醒復起坐談笑自若良輔又請平生所行緩
歷公曰我平生不記行事之蹟歿必欲閣[illegible]
孫姚文敏彭文憲二公行事大節求之可見
又曰我死後殮甕一本文公家禮切勿用浮
屠毋違我言言訖而逝時七月十八日也[illegible]
生永樂甲午十二月二十五日年七十有三娶
盧氏封夫人先殁子男三長恢早卒次良臣
由丙戌進士歷官翰林庶吉士編修侍講[illegible]
良輔由國子生授禮部精膳司主事女四長
適鄉貢進士周忭次適兵部主事吳誠次
早卒次適中書舍人姚璽孫男四長汝謙[illegible]
子生次汝順邑庠生汝恭汝胥孫女四曾孫
男四曾孫女四
上聞公卒悼惜不已贈公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謚
文毅遣官致祭仍命有司如制營塋墓在淳
安縣南樓上坂公風儀俊偉龐宇凝重忠孝
仁厚出於天性自幼至老敬慎如一日終
嚴齋無惰容無疾言雖閒居無事常若侍君
父側與人談論古今事理得失取捨之宜足

並弘大休休有容有害人者未嘗忌其人
服其德益加感愧先後家
朝廷賞賚金銀綵幣寶鈔冠帶衣服書籍[illegible]
飲食之類有加而公處之泊然於物无愛惜
雖貽諸友字未嘗輕棄非其義一介不取廉
介之操始終如一接人恭而有禮交朋友以
誠必信人有善稱之惟恐不及論薦人才[illegible]
嘗繇以語人至於
朝廷之上論大事決大疑從容數語切中事機
聞者悚服文牘盈案剖決如流略無阻滯而
於義之所在必力爭論辨毅然不可拔嘗一
主考會試五為廷試讀卷官皆稱得人於書
無所不讀為文章渾厚典實一主於理為詩
陶寫性情雍容雅澹不為尖新可喜之言以
徇俗好有素庵集若干卷藏于家獻從公游
甚久辱愛最深故知公顛歷為詳謹述其[illegible]
概行己之大節如右用乞銘
當代名筆垂采擇焉
賜進士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兼修　國史　經筵講官門生[illegible]謹狀

明故少保吏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謚文毅商
公墓誌銘
成化丙戌冬
詔起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商公於淳
安山中至則復職仍參密務公辭不允乃感
激就任累遷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丁酉以疾懇休
上亮其誠從之陞少保兼職如故賜璽書金幣襲
衣資鏹給驛以歸抵家十載始卒丙午七月

十八日也距生永樂甲午二月二十五日壽
七十有三訃
聞深覺悼惜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謚文毅遣官
諭祭者四
命有司營葬一如制嗚呼始終榮哀至矣公諱輅
字弘載號素庵姓商氏始祖諱璞宋嘉祐間
自西夏都知兵馬使來歸賜地于邑之山[illegible]
孫因家焉三世俱以陰補官至祖敬中考仲
瑄咸因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祖妣胡氏妣解氏俱夫人公自幼

穎敏卒越宣德乙卯以壁經發解浙闈正統
乙丑會試廷試俱第一授翰林修撰尋
進學東閣務期大用繼選
進展書筵
進講己巳陞侍讀擢入
閣參預機務時
北狩國勢危疑有倡議欲遷者公力沮之
駕過京城公與文武元僚經畫戰守遣官撫
輯向居降虜復各遣歸邊兵入援揭榜賊營
購虜首爲之喜寬報說捨也先書故遣千戶

得榜與書米自相疑貳明年景泰紀元之秋
往迎
英廟回鑾於居庸關草詔稱
旨賜酒果馬匹既而錦衣盧指揮忠言南內事
窮治不已公言此不足信獄遂不竟壬申秋
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
旨會多官議附和者衆公爭不可踰歲鍾同章
綸相繼請復儲下獄禍不測公因
召對力救綸竟得免丁丑春

大明故少保吏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
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謚文毅商公神道碑銘
宋王沂公少負重望以三元位至宰相能而
復起爲相其後鄆州之罷竟弗起君子惜之
嗚呼大臣之進退誠係天下之重然其機
則固有所以主之者而人力不與焉亦惟盡
其在我而已矣
朝文毅商公文章功業實與沂公不相上下而
君子亦不能無遺憾焉皆以公素與心違未
究兼抱云商公初領宣德乙卯鄉薦第一上
春官未偶卒業太學今商公忠文公深加器
重人即以台輔期之正統乙丑會試
廷對俱第一授翰林修撰尋
命東閣進學
經筵展書遂
命進講己巳陞侍讀與彭文憲公同被
命入
內閣參預機務足
簡在也

英廟北狩國步方艱南徙之議紛然沸騰公以身
任安危寅恭匪懈凡綏輯戰守咸適緩急之
宜既而勤王兵集虜勢稍退人心始定公之
力居多明年景泰紀元秋陞學士奉
命迎
英廟回鑾於居庸關周旋曲當錦衣指揮盧忠妄
言
南內事公請治之以全大體壬申春議易儲
公曰此大事也有
皇太后在上敢輕議乎翌日廷臣衆和力不能搖
既而預議者皆被賞擢公固辭六月陞兵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左春坊大學士江北
及畿輔自罹寇變民多流徙失業公請不有
司度曠土安輯之又陳邊備屯田守關臨莽
冗負攘民壯公薦舉六事
上納之主事章綸給事中林聰以建言觸忤先被
下獄甚危公力救之丁丑春正月
景皇帝不豫公即與大學士陳公循首倡復儲不
允再疏益懇云
至是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復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復之一字定公心語也詰旦疏
未及從而變作矣
英廟復辟首召公對曲加慰諭隨問改元公對曰
請
裁定又明日權奸欲預草
詔事邪遂諷言官巧詆遂下法曹鍛煉成獄荷
英廟素知公獲從寬典坐免鼂欲召用為忌者所
沮公謫閒十年無毫髮怨尤惟杜門省過而
已
憲廟即位逆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之次年春
至京以野服
陛見懇辭不允乃復舊任兵部左侍郎兼翰林
學士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
冗員謚杜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
基以造士
上嘉納之戊子地震再上疏乞罷不允夏
慈懿皇太后崩
詔議葬禮公與文憲公力言祔葬祔廟所以體
先皇爲夫婦之義詔
皇上全母子之情斷不可有異議至率廷臣伏
闕泣請
上爲感動卒從之秋彗見言官詆公求退甚
力
上温旨慰留欲罪言者公復懇救得免皆公偶
微疾在告
上遣中使問遺稠疊稍則
召至榻前勉慰至再許陞尚書仍兼學士皆辭
酋滿四叛官軍往征未利衆議紛紜公力主
之未幾果捷至賚有倍
上喜賜侍從一人己丑冬煥辛卯冬彗再見壬辰
至癸巳四方多水旱公俱引咎繼手疏言政
之弊言皆切直夏五月改戶部仍兼學士冬
十一月奉
勅脩續通鑑綱目乙未夏四月進呈
文淵閣大學士丙申春陞太子少保改吏部賜
一品服秋禁中建玉皇閣公力請毀之宫門
災公疏免採木又疏請蠲儲尋因星變皆見採
諭旨并
上深然之丁酉夏進燕

芝山巍巍維嶽鍾靈毓秀昌期達偉哉文
毅產其中翩翩彩鳳鳴高桐胸藏星斗氣吐
虹三元及第王曾同祥雲五色映曈矓川舟
歲霖望已隆
經帷闡左迴
重瞳絲綸紫閣地位崇按艱遺大協寅恭乾坤
旋斡伊誰功匪躬直犯奸邪鋒掛冠自幸歸
悵漾天為蒼生啓
帝衷
璽書遠下徵卧龍北向感泣心忡忡臣心上與
先皇通
嗣皇亦念臣孤忠披肝瀝膽歸囊封丹扆金鑑徹
宸聰立朝正色無所從穆清高拱亮天工坐令
宇縣樂熙雍奉身頑作漸逵鴻逍遙綠野醉
春風泛湖廊廟情無窮公之進退何從容典
刑邈矣百世宗我銘後勒斯碑穹國有信史
徵予公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
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餘姚謝遷撰

商文毅公傳
成化丙午七月甲子榮祿大夫少保吏部尚
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商公卒訃聞
朝廷輟朝贈光祿大夫太傅謚文毅遣禮部諭祭
工部營葬皆如制仍敕吏部官其孫汝謙為
尚寶丞寵異數也公諱輅字弘載別號素庵
姓商氏其先汴梁人始祖璞流寓西夏任都
知兵馬使宋嘉祐中歸正得賜宅于今淳安
芝山以蔭補官者三世遂為淳安世家諱敬
中者公之祖諱仲瑄者公之父俱以公貴累
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祖母
胡氏母謝氏並贈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敏書
過目成誦始成童遊邑庠時學諭王端最名
有經學試以舉業下筆千餘言立就即以狀
元期之宣德乙卯發解浙江第一明年
正統丙辰舉禮部弗利乃入太學李忠文公
時為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
業及乙丑會試廷試俱獲第一入為翰林
脩撰海內翕然號稱三元學者仰若星鳳丁

卯春
詔選翰林老成文學十人供奉文字公預焉
無何
上諭經筵曹學士鼐曰商修撰可充展書官但莫
與爲對者尋選充日講官已陞侍讀
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時值
車駕北狩人心恟恟公力主群議請
郕王即真以安反側閣有議南遷者公力而斥之
總兵石亨通於虜擁無援兵公請撤揚洪曹
義刻期入援且以計殺喜寧之爲虜向導者
虜勢大衄閩浙雲貴兩廣叛賊蜂起公運籌
決勝以次剿滅景泰改元陞學士奉逈
田釐於居庸關對御草詔無不稱
上旨意處置虜使周旋得宜是年進階加勳與大
學士陳循位相埒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
刑及院監將蔓延于衆公身自保明罷忠于
獄烈禍遂銷壬申三月
正衙方躁太監王誠舒良托廣西鄧頭黃竑言易
儲事公不可其日胡尚書濙後執是僉議公
力不能奪竟易

沂王自是預議者皆豪峻擢被重賞公獨固辭
後始以年勞陞兵部侍郎兼春坊大學士
賜居第於崇文門內仍刻戒慎自持銀印章褒
賞之江北自經己巳變故居民太半轉徙失
業公請下有司度所在閒田隨處安輯畿甸
生聚公復條議至於飾邊務清屯田汰冗兵
用賢才等條件凡有益於天下者歷歷爲
上言之蘇州獲妖寇許良連坐數百人議者欲盡
從誅戮公曰此特妖寇斬倡首足矣餘悉無
知悉放之一中貴被
旨往[illegible]公[illegible]從行公曰虎可假
之翼乎[illegible]不得允保定伯梁珤征宿師平苗蠻
川廣湖貴苦於饋餉即請命勤歸已已徵發
錢向諸郡民夫輸京城有司遂為常例民
倍怨公請悉放歸農以全大信荊州馬
白羊諸關隘每歲遣軍更番守備而沿關
之軍郤赴京操公請兩易之便臨清總兵易
州柴薪及兩直隸屯田官凡增置者漸次裁
抑舊時歉賦多用貨緣萬洪者乃請止之自
是欽賦監用科貢人充選[illegible]事公以

直言下秘獄公力救之得釋
詔脩宋元通鑑執事官屬得自辟擧乃特擧刑科
都給事林聰爲春坊司直已而復擧爲吏科
後聰以忠直觸權臣怒罪當論死公力救得
濟歲謹丁丑正月
景皇帝不豫而儲貳未定太監興安以言餂羣臣
公奮曰
宣宗章皇帝之子但當復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它非所當言者言未及進而奪
門之兵啓矣

英廟復辟即日以迎立事置于少保等極刑郤
召公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諭再三計議改元
年號草詔須赦居亨等密語公曰今次赦文
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公曰舊制孰敢擅
改亨輩不悅遂騰誣譖欲附致于少保刑案
興安和解
上愈怒興安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
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耳
上怒稍解亨輩復挑法司羅織鍛鍊獄久不成公
坐削籍爲民公去後

上有念曰商學士朕所取三元當與姚夔效力來
旨時多可其去忌者從傍排擠竟不復召
居閒十年閉門省過閉門授徒無幾微怨尤
見於言動
憲宗即位之明年追念舊學復召入閣公遜召以
庶民衣冠
陛見已乃公服謝恩復懇乞避讓
上溫旨慰勉乃入供職凡時政闕失靡不披心張
膽敷陳剴切以然微陸贄程頤范祖禹張九
齡諸古人自期

上益加敬重戊子
慈懿皇太后升仙合葬祔廟之議滿朝莫敢舉啓
公與彭文憲執曰合葬則是不合葬則非祔
廟則是不祔廟則非相率羣臣伏
闕堅請號慟之聲徹于
宸衷兩宮感動竟從所請有欲擠公位者嗾
上意諷御史以景泰中事舉劾
上曰輅居閣下累有諫諍非外人與知朕自知爾
已而御史復論及此
上曰汝開閣可也唐太宗用王珪何言之謬哉

賜寵御史公亦抗疏陳捄得免公偶嬰末病
在告
上遣中使挾御醫診視俟問斷續且多饋遺稍間
即
詔諭出視事尋陞兵部尚書涼鄯羌叛官軍敗
績頃鄰御史忠任督戰有功者張皇撼惑將
發禁兵征之公勿聽姚文敏公私相語曰虜
迫勢危不可不深長慮公曰保無虞也不數
月捷至人服其料量明決而
上亦甚喜賜之俘奴

仁壽太后莊佃與民相競欲徙其民塞外公曰豈
有細民敢與
朝廷抗耶竟從寬貸辛卯冬彗出天田入太微
垣公劾疚自劾從條陳弭災事宜以開一曰
崇正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賢臣四曰慎賞
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言
極懇到多見稱納癸巳四方疊奏水旱公請
蠲夏秋一稅有差且廣賑濟全活者無算丙
月改職戶部尚書十一月卒
續編通鑑綱目明年乙未書成

詔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識及
郕王監國公覼縷言有社稷功當復帝位號左
右聞者皆泣下
上聞之亦下泣遂復
景帝號丙申春陞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四月
皇子某薨
上方以嗣續為憂左右知西宮潘貳已長但懼
無敢語公獨婉轉探引東宮遷立復以善辭
安慰
昭德始終保翼以遂情嫌逾月

東宮母紀貴妃薨公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殮悉
如禮七月
上建玉皇閣於禁內別創禮儀樂章將有事焉公
力沮之閣遂廢
乾清宮門災緒部擬遣使綱運木植公沮以為
勞不宜重役是年累肯見公因條陳弭災八
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曰四方常貢
外勿受玩好曰諸色人許直言自達曰分遣
部使者慮囚以理冤抑曰停不急營造曰實
三邊軍儲曰守緣邊關隘曰增置雲南巡撫

上皆兼納丁酉四月加
謹身殿大學士時汪直新出西廠立威擬奪尊
內外官目不暇席公疏其非以聞且言用此
人實繫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繫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
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官無大小有罪皆請
旨收問渠敢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
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
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收捕[illegible]
渠敢擅自換易此人不去國家危乎安乎懷
恩聞之咋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然
朝廷雖安而公位始不安矣七月屢上疏乞休
上特俞允加少保致仕公卿餞送載道談者比之
漢疏廣疏受明春公壽七旬長子良臣以侍講
歸爲壽至丙午次子良輔以主事歸省公喜
曰幸得汝歸爲我送終吾官至一品壽踰七
旬有子有孫此生足矣但[illegible]
主上恩不能盡報在汝兄弟在汝兄弟就枕舒睡
一晝夜不瞑目[illegible]十八日晨起
談笑如平時乃嘆曰吾殆將十年始得樂退
士四年即入閣後被讒去位又復十年後起
復入閣又復十年乃休致余休致又已十年
數盡于此良輔泣請曰大人平生不喜自表
襮兒輩它日將何稱述公笑曰何必有聞必
欲有聞當於姚文敏彭文憲二公大略求之
言訖而卒公生永樂甲午十二月十五日年七
十有三娶盧氏累封至夫人先歿葬在淳安
南鄉銅橋子男二良臣居長官至翰林侍講
良輔居次今官至太僕少卿女四適官世進士
周忭兵部郎中吴誠姚安知府姚璽皆婿也
孫男九汝謙以蔭補任尚寶卿汝順吏部司
務汝泰汝晉汝升監生汝恒汝孚汝 曾孫
承慶中書舍人承德承翰監生承美承學承
芳監生公在內閣與萬文康公不協及請贈
謚蔭補萬多方沮撓
憲宗曰朕素知輅爲人忠義可嘉朕特爲此箇小
事乃閒了他十年好官相應恩典悉予勿吝
故凡所賜予皆出望外致仕歸日北劉先生
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吾與公同處若干年

未嘗見公輕示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公
應之曰實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也公仁恕清慎有長者風飲酒
終日不醉淡泊於財貨未嘗妄取然賢為國之
心誼切啓拔明引不使人知公著述頗多兩
遭回祿鮮有存者予常聞馬少師曰我
朝賢佐商公第一文貞文達莫或先也今得見
王齋事獻所撰公行狀及讀公奏疏畧知公
之令猷盛德人或有不及知者故復為紬次
如右若其日月獻納便宜施行者具于

人遺行集　四十六

國史
正德戊辰冬十二月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貟
外郎寧波楊子器謹撰

成化丙午秋七月既望大父病少間因
請平生行蹟曰貽汝父恨予以皆臣于
職分內事何自暴為竟違其言越信宿
捐館時翰林郎訃來先君棄背六旬有六
日矣翰長王先生述所聞見叅考部咨
力疾撰行實脫稿亟月亦卒噫遺集兩
燼於回祿而遺行僅成於衰憊之餘豈
遺物者忌故為是齒邪汝順生也晚幾

人遺行集　四十七

無所於考心思一及背汗為浹厥後湟
楊柳塘傳率多行實所未備又竊慰嘉
言善行之在天下有終不能泯滅者博
孫如柳塘夫豈無其人但交接寡而聞
見孤以成大戾耳不容誨勤以足始終
之職業不存之罪庶其贖愆一云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秋八月既望孫汝順
謹識

商文毅先生以三元起我
皇明德業文章昭布海內雖窮荒絕域
庸人孺子咸知其名而慕其風矧生
於其後出於其鄉者仰止何如哉先
生平日制作甚富而行蹟甚偉然中
多散逸而遠漸湮沒若奏疏行實二
冊則其孫今夏官汝頥所彙集成錄
者言鶚得讀之而先生之忠謨懿範
大畧具見所謂老成典刑者是矣
爰用鋟梓使百世之下欲知先生者
尚有所考焉

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秋九月望日

廣東右布政使晚學王子言謹書

商文毅公遺行集終

商文毅公行實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商汝頥編汝頥商輅孫也以輅遺集兩燬於火恐先德不傳乃裒為是書凡王獻所作行實一篇尹直所作墓誌銘一篇楊子器所作神道碑一篇末有正德十年汝頥自跋正德十六年刊板王子言又為之跋

明三元太傅商文毅公年譜四卷

〔明〕商振倫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元始堂刻清初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商文毅年譜四卷》提要

商文毅公年譜序

國朝自省試南宮以迄
廷對皆第一者止二人其一曰
許公觀以身殉難名在削
除籍中故湮沒不顯其
一為商文毅公公當
英廟
景皇
憲廟經歷禍變瀕死者屢
乞身早以功名壽考終享

殘擄路偕程紫飲當漸之
亂豈非天亂黨禍之
公之風節文章水陸敬
與歐陽永叔林並經濟勝槩
則水司馬文正韓魏國公
名賢喬傳游林瞿則又非
晉潞兩公其視許貴池科
名忠義烈愷相類而功業
隆去何啻倍蓰公之曾孫
振偉纘公年譜匯列生平

條讀之若水撰公於黃岡
之六邱錚鋐而暁神嶽之
因敘爲敘于簡端以接倫
之子南平令君之裔維謨之
愚陋不足以測公萬一而仍
附姓名于公之譜則亦爲
幸矣

萬曆戊午仲夏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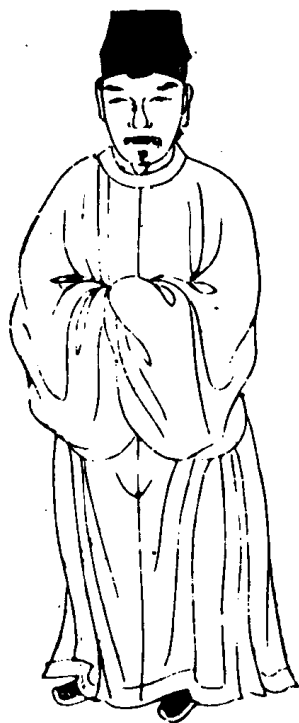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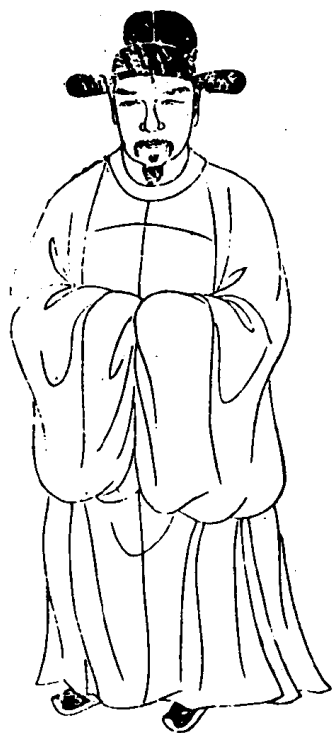
後學山陰周洪謨書

明三元太傅商文毅公年譜目錄

目錄終

皇明三元太傅商文毅公小像

賜狀元及第授翰林脩撰階承務郎小像

贊辭

○徐溥拜贊　大學士

藹然而可親者其氣之春溫凝然[illegible]不動者其身之山立其操履之謹畏者淵之臨其舉動之舒徐者玉之執故王曾之試科場而名已冠乎三宋庠之知制誥而歲不踰乎十此固古人之所同其非後世之可及者不在乎時名之轟轟而在乎相業之汲汲也

○泰和尹直　大學士

肅肅元老德[illegible]昭鍾清氣於閻世瑞麟鳳於

治朝名占三元志不拘於溫飽官躋一品功允著於燮調其襟度之澄洪也湛秋淵之止水其[illegible]之凝峻也挺華嶽於青霄蓋惟服詩書以啓後學躬道義以式百僚通敏足以應變故沉重足以鎮浮澆忠誠簡知於

列聖德澤覃被於荒要從容出處遇急流而勇退葆養冲和躭山水以逍遥邈乎鴻鵠之高翔蒼然松栢之後凋方於古之名相賢臣豈惟與之並駕而不有所超也耶

○博陵劉吉　大學士

其儀儼然如山之峙其氣充然如日之煦其中之所存人固莫窺其外之所見炳然於世蓋名高天下而有其實行配古人而無或愧進退繫時運之所關壽祉任自天而錫備吁嗟

先生伊孰與儷其垂於後寧非同穹壤而不敝者耶

○瓊山丘濬　大學士

心正而平神清而潤仕歷身謀已無色愠名位之顯福壽之全有科目來未之或先

○蜀人周洪謨　禮部尚書

德茂而崇學邃而豊三元及第二紀顯庸股肱心膂塩梅霖雨樹績熒煌求歸容與

○關西楊鼎　戶部尚書

德秉純篤行尚高潔文章韓後科名王列盛世滋培山川鍾結用舍兩忘窮通一節治倚裨補氣資調爕志望周召勳熙期稷契乃國之瑞寔人之傑

○廣陵蔣琬　定西侯

始儒冠而終朝簪人皆見其晝錦之榮冠卿書而歷魁廷對世咸知其詞賦之工由釋褐而薦登台鼎時方稱其遭際之隆晝師徒能肖形似之外而不能寫方寸之中噫此

其所以為大學士元老大司馬之裔公也歟

○濟南尹旻　吏部尚書

肅然其容浩然其氣志不在於温飽心惟存乎仁義位隆三孤功高一世知進知休忘利忘勢豈徒如二疏之見幾殆將與文潞公爲伉儷也

○鳳陽趙輔　武靖侯

三元發軔一品致身德兼體用學究
天人功銘彝鼎澤及生民
師保之任
社稷之臣金泥世
詰玉帯朝紳蒦龍作侶伊傅爲隣文章
模範垂百千春
○江浦張渲
著於外也雖嚴存諸中也則易三元

令袛一人再起嘗備三事富經術聿
昭乎人文主代言有光於
帝制功成名遂不待老而引年任重
眷隆乃急流而勇退綠野足樂乎身心
黄扉已絶乎夢寐覩其進以禮退以義
可謂俯不怍仰不愧者歟
○莆田翁世資　兵部尚書
生禀六合之精出冠四海之英擢三

元之高第蜚百世之芳聲仕則官居
師保隱則適意林垌嗚呼斯人進亦榮
退亦榮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黄鎬　南京户部尚書
瓊林錫宴魁三元之大名
玉署承
恩秉春秋之史筆其所存也隱然涵四
海之深憂其所顯也蔚然立萬尋之

青壁調元氣以濟蒼生體詩書以成
道德屈伸隨時進退有節惟其操執
剛方學問該博故能急流勇退懸玉
帯解金章挹蓮社之清風肆遨遊於
八極於以保養天和享遐福於仁壽
之域者歟
○豫章謝一夔　工部尚書
生

聖明亨泰之時鍾乾坤清淑之氣二紀顯
榮三元及第歷
翰苑而為儒之宗進
秘閣而掌
帝之制休休然其德之足以有容恢恢乎
其才之足以兼濟是宜孫
一人康四海而建莫大之奇勳銘彝鼎紀
太常而垂無窮之令譽茲懸車以佚

老得怡情而遂志若先生誠可謂出
處有道而發後學山斗之瞻俯仰無
媿而享
上天福壽之全備者也

贊辭畢

商三元太傅商文毅公年譜卷之一

元孫振倫編　來孫之彝之甸之巖之都校

總述

正德丙子孫汝頤輯公遺行集云公諱輅字弘載號
素菴姓商氏先世汴人始祖諱琰僑寓西夏官都知
兵馬使忿元昊猖狂諒祚繼逆迄于仁宗嘉祐六年
因奉使挈家歸宋奏[illegible]容尊仁宗嘉其義賜擇淳安
之山以居子孫因家焉以蔭補官者三世至祖諱敬

中父諱仲瑄以公貴贈二品祖妣胡氏妣䣕氏贈夫
人公自幼穎敏目書一過永不遺忘宣德四年己酉
甫十六補邑庠生學諭王端最名有經學見輒以狀
元宰相期之十年乙卯果鄉試一名正統十年會試
廷試復俱第一名授翰林脩撰海內翕然號稱三元學
者仰若星鳳不五年入相
景廟幾十年運謀設策殫盡心力天順元年丁丑為權奸
所陷歸閑十年省過授徒無幾微怨尤見於言詞成

化二年丙戌
憲廟追念舊學召取復入
內閣十年披心張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上益加敬禮十三年丁酉因病疏辭懇切告歸
上嘉其誠允其辭特陞少保給驛以還優游十年二十
年丙午七月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
上聞訃悼惜不已輟視朝一日
詔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諡文毅遣官諭祭者四先是

成化九年癸巳春公配盧夫人卒
勅葬邑南山之麓至是復
勅工部遣官合葬焉於戲公之始終榮哀以公立
朝居家在官闕與日所至若敬慎如一日未嘗使偉器
宇凝重忠厚之性出於天成動止嚴肅無惰容無疾
言遽色閑居無事常猶衍裕文側與人講論古今事理
得失亹亹不倦度量弘大休休有容有害公者未嘗
留憾人服其德且加敬或有後二十餘年之

朝廷賚予有加而處之泊然於物尤愛惜雖片楮隻字
未見輕棄非其義一介不取接人恭遜交友必誠人
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掄薦人才未嘗私以語人至論
大事決大疑從容數語切中事體聞者悚然文牘盈
案裁決如流其因事納忠開廣
聖聽天下陰受其賜而不知者甚多平生初不責備於人
不喜言人過失飲酒終日不醉尤疎財貨嘗一主考
會試五為廷試讀卷官皆稱得人於書無所不讀爲

文章渾厚典實一主於理為詩陶寫性情雍容雅澹
不為尖新可喜之言以徇俗好嘗聞少師馬鈞陽諱文升諡端肅曰我
朝賢佐商公第一文貞楊公士奇文達李公賢莫或先也信哉

又

弘治十年丁巳孫汝泰著公言行錄云公先世居汴梁宋嘉祐六年辛丑始祖瑗蒙仁宗賜勑來淳安淳安商氏寔肇於此勑詞畧曰納欵獻幣懷德慕義授節歸明奏陳密事實有功於朝廷特賜山產以代世祿蠲免其租賦丁役因是三代襲蔭終宋之世稱歸明官户不與編氓伍寧宗嘉定十三年鄉人意思拼結商氏應役商氏詣闕進狀符下仍舊免役重給朱

書公據一通家藏尚新一代三朝議四朝議大夫兄弟二人垂老遭方臘作亂避地仰天池卒焉冢業悉為煨燼二代宣義郎六府君三朝議大夫所遺孤子也甫六歲為米氏者育教以書配之女生五子咸克肖故商氏復興而能以蔭補官第三子諱如瑋正詣闕進狀者又補敦武校尉第五子諱如珪生時億慶辭徵辟以隱德為郡邑重時億生希容性極嚴毅常以門第自負鄉人敬憚希容生正新即文毅公之高祖善詩文仁慈孝友族黨愛敬之曾祖諱邦昌字彥甫元初辟提舉杭州路玄學以曾仕元故不蒙贈封隆甫第六子諱尚字敬中公之大父也博通經史能詩賦善草書元時累徵弗就洪武四年郡邑以耆儒薦入覲

太祖高皇帝欲用之懇辭曰臣愚魯一無所能惟知力田桑以供賦稅爾

上悅顧謂尚書詹公同曰此良民也宜賜還歸敬中生三

子仲瑄公居季即公之父也仕寧德掌史五十二歲方誕生公盖永樂十二年甲午歲也宣德十年乙卯公發解浙闈仲瑄公則已七十三歲甫三載仲瑄公壽終夫自宋嘉祐六年辛丑迄我

明永樂十二年甲午商姓既歷一十一世歲更四百七十四年文毅公始生再自永樂甲午至宣德乙卯又二十二年始獲中解元孟子所謂五百年必有名世者斯亦一驗歟公同胞兄弟五人第四兄殤亡公居

嘗自以論語二十卷取為行次期子孫子以二十
世也長兄行學一生二侄大名良顯遷居壽昌官醫
學訓科子孫富盛萬曆乙酉進士商之相即其玄孫
次名良佐創居源口仕滦州州判子孫蕃衍書香迭
繼次兄學二再次兄學三今並無嗣公行學四娶夫
人盧氏生三子長未冠而卒仲諱良臣天順壬午鄉
薦十六名成化丙戌會試九十八名
殿試賜進士第入翰林庶吉士丁亥除編脩己亥進講

經筵辛丑陞侍講二同考會試一主考應天鄉試皆稱
得人隱然負公輔之望丙午五月卒于官朝野悼憾
季諱良輔成化丁亥十三歲　補國子生乙巳
欽授禮部精膳司主事弘治庚戌改福建司甲寅陞廣
東司員外郎戊午改工部虞衡司壬戌陞都水司郎
中正德丁卯陞太僕寺少卿致政歸卒歷官九任有
守有為誠為世臣賢嗣焉

分紀

成祖文皇帝永樂十二年甲午公年一歲

二月二十五日酉時公生

○按樂雲公言行録云永樂甲午年二月丁卯月建二十五日己巳日主癸酉時公生於嚴州府内東首廨舍緣封君仲瑄公由郡庠生丁外艱擬學日久有司援例拘充本府司吏故祭太夫人解氏并居公廨未紛娩前一夕太府尊李公與忽夢天上喧哄熱鬧綵旗鼓樂迎一巨星送于廨内既覺心甚驚異及次日薄暮紛娩天色晚矣太府尊退息衙中又忽見火光盛燭于天不勝惶怖出訊之非火也僉以惟有廨某方生一兒千對別無事也而紅光則尚熖熖未之散焉李公大異之待旦升堂

旋喚抱視適當紅日東升命覆以華蓋觀看一見知非凡器囑曰此子他日必有好處可用心撫育輒命賜火肘雞蛋白金白縶等物是以至今傳說公一出世便張華蓋食俸粮云云

十三年乙未公年二歲

十四年丙申公年三歲

十五年丁酉公年四歲

十六年戊戌公年五歲

五月十四日公夫人盧氏生于潯州府四府衙中

○按大學士彭公時墓表云公夫人在邑南過清溪故里宮山潯州府通判[illegible]公諱[illegible]字天澤[illegible]三載

秋滿正賀客盈門而生再次之女因以滿命名取
永樂十六年五月十四日亥時也

十七年己亥公年六歲

七月太夫人授公孝經論語諸書教之倣字習禮讓

○按大學士高公穀墓誌云公母太夫人解氏生子五人而公最幼太夫人尤加愛六歲七月上浣之吉親授以孝經論語諸書教之倣字習禮讓比就外傳已嶷然如成人焉

十八年庚子公年七歲

三月患痘疹

十九年辛丑公年八歲

二十年壬寅公年九歲

六月初四日太夫人解氏五十歲

十二月二十日封君仲瑄公六十歲

○按家譜畧云封君仲瑄公生前元癸卯十二月二十日太夫人解氏生洪武癸丑六月初四日少封君公十歲十八歲歸封君公

二十一年癸卯公年十歲

二月卓有成人志

○按言行録云永樂癸卯年二月封君公赴京聽選止攜再次兄學文公同行公亦欲隨之封君公曰汝尚年幼不能行待吾做官之日同爾到任公毅然曰你做官我也做官你到我任我不到你任封君公閉口無應私謂太夫人曰此子富有志氣可取昔日李府尊曾說他決有好處爾宜善視之

二十二年甲辰公年十一歲

仁宗昭皇帝改元洪熙乙巳公年十二歲

宣宗章皇帝改元宣德丙午公年十三歲

三月能行文

十月穎敏出人

○按言行録云公十三歲三月在外傅便能作文成理凡所授學庸論孟四書不徒熟誦無遺悉能通

其意義聰明就已啟焉十月封君公[illegible]選寧波縣掌史致政從燕京帰倘存還鄉序文首見後公與家人及同里洪汝和在武林候授監御史新出榜文告諭通浙錢糧數目約萬餘言公已覽遇既回館舍洪鄉里取筆硯往録公止之曰我誦汝試書之書畢恐有差訛往對竟不殊[illegible]公之穎悟敏捷往往出人類如此

○送商仲瑄還鄉序

淳安商仲瑄以材辟治掌公牘春官印局滿考擢寧德典史一旦以老疾謝政來京與郷里將行本局大使盧均茂副使劉淑義念舊交咸惜其去來徵予言以壯其行余惟人之出處去就何常惟義之歸夫義合乎時措之宜當富強時神氣固完涵養本原積學以從仕效一官使下之人蒙惠澤行其雅政宜迨年日益衰老病孱弱雖有藎政

及民而筋力衰微辭組辭歸亦宜也仲瑄爲人溫雅謙厚行藏安所遇甞固祿而不去乎抑亦知去就之分而宜於退乎方之古陶令楊巨源輩功蹟雖不侔其歸休則無異焉仲瑄行矣下濟河過青徐而涉浙西桑梓在目鄉人載酒殽以暢所懷子孫衣綵蹁躚而承權膝下或舒嘯東皐或偃仰樓遲其樂爲何如哉故爲序以貽之且以見後盧劉二友也

二年丁未公年十四歲

宣德元年歲在丙午

賜進士文林郎大理寺評事錢塘湛禮書

三年戊申公年十五歲

四年己酉公年十六歲

春選補邑庠生

○按言行録云宣德己酉春邑庠魁星樓火掌教雲間王端先生欲重建募緣芝山見公[illegible]凝不凡大奇之及回庠邑令曰此行緣募幾何王先生曰爲國家募得一奇才耳緣不足道也遂纂里奉例報名

公即強補邑庠生從掌教王先生游

五年庚戌公年十七歲

讀書校房

○按言行録云公自補邑庠生從王先生遊受書經晝夜淬勵一日故舊招飲有書在席間取閱之歸失于地初不知也其專心每如此又同邑錦溪洪公與爲主事傾道歸過市見邑父母帶有策畧二[illegible]公問似録洪公以明日遂行爲辭公固請得之一夕既畢而還掌教王先生月試驚曰此作何迥異乎昔公以實對王先生曰已録之即對曰未也退即筆之以呈自後經史貫通下筆千餘言輙雄健有奇氣故每試常居首選王先生亦每每以狀元宰相期之

六年辛亥公年十八歲

讀書校房

秋御史[illegible]批補增廣生

七年壬子公年十九歲

六月初四日太夫人六十初度

八月應試浙闈不第

十二月二十日封君公七十初度

八年癸丑公年二十歲

讀書校房

矢心開闢道途

○按少參黃公雍行狀後跋云公一日自文源之山抵淳安縣相去二舍許因爲山峻水急不能崎嶇難行且又時常洶湧寒沍艱涉嘗在途發誓曰他年若能使此路一坦平夷庶爲不負吾平生也

九年甲寅公年二十一歲

七月二十三日大侄良顯公生

○按譜畧云良顯公學一公長子十大歲喪父與兄良佐公同侍于季父後任壽昌醫學訓科因徙居壽昌十都田園開拓甲第命與壽邑始遷祖也生六子長汝節次汝蒙由淳庠生入太學除授刑部檢校改都察院陞九江德化縣令次汝臨襲醫學訓科次汝乾汝坤汝需良顯公卒於正德六年辛未壽七十八

十月娶夫人盧氏

○按大學[illegible]墓誌云邑南過清溪數里官山鎮遠致[illegible]推盧公天澤有[illegible]女尚幼推公病亟謂[illegible]曰此女雖幼將來必貴慎勿輕許允子必得[illegible]偶乃與及推公遊何孺人聞公在庠未娶又[illegible]士至是夫人年亦十七遂治裝奩嫁焉

○按言[illegible]六公既娶盧夫人仍肄業邑庠校房夜則必[illegible]於盧何孺人因買驢以代公勞道傍有吳姓者亦[illegible]家也望其來即以騎驢秀才指之至後入閩[illegible]經其家公戲之曰騎驢秀才又來矣鄉人至今以為笑談

十年乙卯公年二十二歲

八月領浙江鄉薦第一名

○按大學士謝公遷碑記云宣德乙卯秋公赴浙江鄉試中式第一名縉紳士大夫無不欽服且咸賛何[illegible]人蕭擇東床而盧夫人貴徵即已見矣公以[illegible]公[illegible]自視欲然寡無自矜意所以人皆歎[illegible]

十一月初八日長子廷廣舍人生

英宗睿皇帝改元正統丙辰公年二十三歲

二月會試春闈不第

○按言行録云正統丙辰春公赴春官會試不第先是同考試官脩撰周公敘將公卷擬會元主考少詹事王公直侍講學士陳公循則已先得劉文安公定之取作會元矣欲置公亞卷周公敘曰此會元才也安得亞強之王陳二公詰之曰必是你親舊故如此留意乎周公袖其卷遂不復言後拆卷閱見其為公衆相與嘆息久之公以親老家貧欲就教職周公力勸勿就俟來科會元終少不得因作文贈別家藏迄今焉跡其詞雖若引咎自責而譏諷主司之意溢于言表後公果擬會元狀元周公誠可謂知人而文教公可謂不負[illegible]已矣及公入相周公已致政還家公上疏特徵之[illegible]就但曰得見商生聯捷三元吾死且瞑目也何必更仕因録其文于左

○送商貢士序

古之君子不言命要其極未始不歸諸命焉蓋其生也有其資其遇也有其時一命之所為也君子于此則唯盡吾在己者而已彼進退得失之係諸命若尚容計耶貢士商生輅以書經擢浙右鄉闈第一今年會試春官名先乙榜予時叨預校文得生之文讀之愛其詞浩瀚宏博燦乎可觀擬置諸甲榜已而殿焉再欲等而上之而不能得折榜見其為生也同事諸公相語嘆息久之蓋予明不能早鑑生之文于初決不能力達生之名于終實愧焉亦豈非生之命哉夫司文衡者不可以命諉于生則似有之生淳安人年逾弱[illegible]

聰敏夙成𧶽之所稟者厚矣學優名顯而困躓不
偶時之所遇者得不有所待耶斯固命之為也雖
然命係諸天學求諸已在已者既盡則在天者可
必生其勉乎哉故事乙榜俱授教職生自顧未可
淑人欲勵所業以造遠大慢例[illegible]所司歸學于家
遂介禮部郎中宋君原仁造予言別予固偎于生
而生不以祭予予于生既嘉其志又期其成焉夫
射必百步中鵠為至使不習且熟欲求一發于鵠
難矣況望其發命中而能較力於百步之外耶生
由此益進之以不怠吾見穿楊之技人將驚心駭
矚之不暇矣生其勉乎哉嗟乎造物者之司命未
嘗無意也否窮而泰臻力勤而藝熟他日生之所
就未可量也高科云乎哉
正統元年歲在丙辰暮春之月翰林脩撰廬陵周
叙序

予性慵拙間有索謬作者多久不能荅往往取
責于人商生不求予文而予獨序此贈之且不
㑗然日者蓋深有期于生欲俾之大其成也工
部主事洪君宗鼎亦淳安人予獲同事
經筵間道生意欲求予親書公退少暇遂託姑蘇
徐瑛書之而題其後云是
月二十二日叙識

三月初九日再次兄學三公卒

○按譜畧云學三公性極聰警及隨父宦遊愈加[illegible]
易惶號一時縉紳士夫推重生洪武三十年丁[illegible]
八月十六日今卒
壽四十歲無嗣

二年丁巳公年二十四歲

七月初六日仲子良臣公生

三年戊午公年二十五歲

二月初九日封君仲瑄公卒

○按墓誌云正統戊午正月封君公疾篤藥餌不效
公祈天願以身代二月初九日竟弗起壽七十六
公哀毀之甚殞而復蘇且痛父兄繼歿感憤成疾
太夫人諭之曰爾志聖賢之訓耶君子不以死傷
生況老身所託又在爾乎公聞命強起服重制以
愈封君公天資厚重雅好恬澹年十三補郡庠生
受易經遭父喪念母老歸養輟業求樂聞有司以
例強起仕寧德掌吏一年即歸故號退隱又號東
皐老人方公遊邑庠時則戒之曰立心行事當師
聖賢不則文辭斜工抑末也及公命試辭乙榜歸
喜曰立志固宜如此作[illegible]至學未足可為人師乎
斯言皆可為後世法其[illegible][illegible]君家惟以恤患難[illegible]

貧乏矜憫無告為急嘗[illegible]于芝山之麓日與耆舊
往來觴咏士夫過者必[illegible]于其廬故卒之日遠近
赴弔至門無所容景泰成化間以公貴連受三
贈敕詞見後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桐江姚公夔撰
銘銘曰中州[illegible]族[illegible]商氏其遷淳安[illegible]五百祀
衣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比户富詩書人懷禮義粤有[illegible]致
公克充前[illegible]恬于進取耳于隱退積厚發宏慶澤
汪濊有子登庸掌
帝之制
聖眷益隆覃恩先世
誥錦龍章日新炫麗八座之榮極品之貴何以致之
口惟報施子孫繩繩引而弗替盛福榮名其來未
已泉溪之原穹碑昇顯稽行著銘昭示
後裔

四年己未公年二十六歲

居憂

三月初四日長女生

○按譜畧云長女適邑中周憲副弘璧公季子周汴卿貢進士不逾年汴卒守制四十餘年正德勅以貞節旌表門閭至今坊牌雖則朽壞而猶有存焉者

五年庚申公年二十七歲

十二月二十九日次侄良佐公生

○按譜畧云良佐公學一公次子也充壽昌儒學生員尚[illegible]太學仕灤州州判卒于官壽六十三生[illegible]汝隨以邑庠生入太學任常熟丞次汝霖次汝[illegible]

按尚書胡公拱辰碑文云良佐公穎敏異人十歲而父卒叔父文毅公携至官邸育之與兄良臣公弟良輔公自相師友比壯遣從壽昌林典教學為文章新奇可愛留館下弟子員五舉于鄉弗利[illegible]貢遊太學名益重嘗以族盛基隘乃于源口創別業搆大廈二百餘楹市良田三百餘畝[illegible]累至萬及居官則不厭卑凡興利革弊扶[illegible]盡力為之賢名愈著卒之日民無老少皆[illegible]會弟良輔公巡督河道遣人護柩以歸[illegible]君清修識重勤儉操持見義必為慎終如始以故有力以成其家有勞以益於國有恵以及于民可謂光前耀後不失為相門佳子弟也

六年辛酉公年二十八歲

八月啓行赴京

七年壬戌公年二十九歲

二月復會試春闈不第卒業太學

○按言行録云正統壬戌之春公復會試三場畢友人桐江姚公夔各呈所作獎見公文喜起颺言曰徧訪舉子無過予者今聞先生作[illegible]又彼先生奪矣公曰不然予夜昨夢至通衢中為一麒麟所隔不得步竟莫識其謂不知主何吉凶另言[illegible]變竊私喜曰予乃春秋即麒麟也會元還可得也及揭榜夔果第一而公又不第公遂卒業太學會衆角藝常居首列祭酒安成李忠文公時勉深加器重特俾教館東廂之後以卒其業李勉奮勵寢食頃志自是弟子從游者日衆雖燕居當盛暑凡進見者必衣冠接之一時諸生吏卒咸敬憚而無敢或茍若

六月初四日太夫人七十歲

○按少參黄公華行實後跋云正統壬戌癸亥兩年公身在太學而心念太夫人年邁兢兢焉恒恐祿弗逮養往往南望悵然每遇秋深草木凋零思念之心尤切固不止於西山白雲之望而已

八年癸亥公年三十歲

十二月自監歸省太夫人

九年甲子公年三十一歲

秋九月復啓行赴京

○按清溪野史記云正統八年冬商文毅公自太學
歸至次年秋九月重九日又將戒裝赴燕京明
春會試心以丙科落第不勝悯悵稔聞邑西賀公
蔭護極有靈應乃先期沐浴齋戒特詣求詩一律
詩云馮王以後續功名二帝當陽第一人黃閣尊
崇遭石窜綠堂閑散謁金門温公兩起調鴻爲范
相重來秉筦衙抗論刑臣瀝血池浩然歸去青松
迎初得此詩因未有信及公歸依之後細悟句字
不錯蓋曰馮王者馮京王曾皆三元也曰二帝者
英皇帝
憲皇帝也石窜明指石亨綠堂閑散明言歸閑矣抗論
刑臣瀝斥汪直十罪隨告老歸青松迎想主壽而
言然亦惟七十三耳而其靈應則既多也故至成
化四年邑之人民新賀公之祠公特改其顛末而
記之詳焉又一術士善于數公就問之士曰先生
書一字來數便可起公書一本字與看乃作兩截
寫先大字而後十字士不覺驚駭大嘆曰可惜一
個好擎天柱中間怎麼斷了這一下先生名位決
然高顯只是其中有起倒也公果中年原籍十年
此術亦可言精奇云

十年乙丑公年三十二歲

會試春官選第一名

殿試復蒙

英廟親擢第一甲第一名

賜冠服銀帶

授翰林院脩撰階承務郎

○按言行錄云正統乙丑二月公在[illegible]
廷諮王裕之厥三今左右取簿與觀[illegible]
名臣從亦列有公名其祿位與壽備載出至末[illegible]
見一命試友械繫在彼而覺次日正遇此友于長[illegible]
安衡形容減常囑令保全不逾旬日而友果亡可
見貴賤壽夭必有所司也是歲與文衡若翰林學
士錢公習禮侍講學士馬公愉取公會元三月
廷對
英廟親賜狀元及第而所云功名續馮王以後若徵矣
時太監王振王高二人擅操予奪勢傾中外一時
士夫莫不趨附惟公守正不阿振謂姚文敏公夔
曰新狀元是先生嚴州人要做好官須來見我因
以告公公終不屈高則每執已見以議
朝廷大事公常以理直之一日高遣人迎公相見公
曰
朝廷大事當於
闕下會議私居弗往
高亦服公無私

○贈商三元授翰林脩撰序
進士始于隋而盛于唐而極盛于宋大備于元而
最重于
今日唐初有秀才進士二科秀才當別進士之前其
後罷秀才進士之名始貢至于明而猶未得即
褐故有三試吏部無成之嘆至宋進士一登第
輒復入仕然狀元止擢司理參軍或與諸進士[illegible]
將作監丞諸州通判節察推官而已且其制一
一科又與諸科同時舉選數繁擾非所以重[illegible]
賢之意也自元以來始三年一設科取士其二[illegible]
文試皆有定制慎重尊格故文物之盛有足稱者
但其授官多郡幕縣佐之職循襲前代之弊為可
惜也
國朝取士之途甚廣惟進士之科爲最重其[illegible]

教養之於學校每三歲大比郡縣貢其學之成者
于方岳方岳考試之擇其文之高者以其名上之
禮部禮部合天下所貢士群試
之擇其文之高者以其名上之
天子天子親策之于廷第其高下為三甲臚傳于
冊陛揭榜于通衢一時名動京師第一甲第一人唐
宋以來謂之狀元者與第二第三人皆授翰林清
職諸進士觀政於諸司以次增秩命以官不與他
等其待士之意比之前代可謂厚也已淳安商輅
弘載始由縣庠生試于浙江鄉闈第一人會試于
禮部又第一人對策
大廷列名黃榜又第一人趙宋時由省元而部元而
狀元者獨見于時而名後世然三百餘年之間僅
十人而以功名特顯者不過三數人耳
國朝自設科以來六十餘年狀元[illegible]一人其中以
道德行義學問文章得
君得名得行其志而能以勳業始終者皆曰文穆胡先
生云若夫以三元擅名一時而冠絕乎前古者則
始見吾弘載一人耳弘載聰明篤厚溫雅而簡靜
雖處貧居約而不妄取於人資[illegible]匱乏而無憂見
人急難傾槖濟之而不恡其在成均篤志于學不
以遊惰廢其業與朋友講論必極其當每試必在
首選及為會元為狀元人皆稱譽之方且自視歉
然畧無自矜意其為人如此吾知其他日得其時
濟於用必能建諸其事業表表偉偉足以追配乎
前聞人也無疑矣弘載既授翰林脩撰秋官主事
周君弘璧相率賀之而來徵予文予
老矣姑述此以贈且為後日徵云
正統十年乙丑夏四月朔日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前翰林學士金陵李時勉序
吏科給事中姚夔　主事俞欽　姚龍
兵部郎中項文曜　行人郎勝　光祿署正王彥才

河南僉事徐朝宗　進士應顯
國子助教羊繼　傅宗
中府經歷胡志和　序班何琮
司曆倪忠　訓導邵昆
監察御史章存德　胡拱辰　汪澄　柴文顯
太學生郭文五　詹好信　方輔　周時雍
洪景德　何環　何陞　洪琥
余禝　何璇　醫士周廷暉　仝驊
○按湛泉曰商輅浙江嚴州淳安人鄉試亦第一
宋朝舉三元者凡三人而我
朝取三元者惟商輅況官至內閣秩一品事為一時
名臣豈非浙省山川氣運之盛致然歟蓋國初文
運惟江西獨盛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之
謠此後浙省遂盛于天下江西稍不及矣

五月二十五日次女生

○按譜畧云公次女適雲程承事郎吳大濟長子刑
部郎中吳誠誠係成化乙未進士

十一年丙寅公年三十三歲

三月太夫人解氏岳母何孺人夫人盧氏至京以就
祿養
○按大學士高公穀誌云公自及第後即遣人迎接
太夫人何孺人盧夫人以就祿養長兒學一公奉
行至次年丙寅三月方纔抵京師太夫人對公言
曰吾年七十又四豈宜遠出所以來者欲母子一
見耳吾見能忠于所事則我雖老死瞑下夫復何
憾盖已隱然即有歆歸之意矣

十二年丁卯公年三十四歲

二月初七日

上命公進東閣務期大用未幾

諭學士曹鼐等曰商輅着他展書選一箇與他對初選

王玉弗稱

旨再選編脩陳文未逾月復

諭鼐曰商輅這一對展書官就着他講書

○按王公獻行狀云正統丁卯春至秋九月時常被命侍直進講公能講貫如流詞理條達音吐洪亮在廷諸臣莫不驚異

五月十四日盧夫人三十歲

七月太夫人思歸長兄學一公奉還

○按言行錄云太夫人到京祿養未及兩週每每欲歸故鄉次年七月公知弗可再留更不復強遂煩長兄學一公奉還比行餞送都門者冠蓋相望如翰林學士吉水周公叙給事中桐江姚公夔等所贈詩文甚盛

十月太夫人還家

十三年戊辰公年三十五歲

四月進階儒林郎

十四年己巳公年三十六歲

正月懇迎太夫人

○按高公穀墓誌云公自丁卯秋違遠太夫人慈顏而思念之心未嘗頃刻或置至己巳正月乃謀於盧夫人曰仕以為親親在遠仕何為故遣人懇迎

七月胡虜也先犯順太監王振挾

天子帥師親征

十七日甲午

駕行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隨之

八月十四日辛酉師次土木敗績

十七日甲子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公偕群臣具本伏

文華門懇請

郕王即皇帝位固辭不許

二十日丁卯

皇太后英廟景廟母孫氏也誥立

皇長子英廟長子即成化御諱見濡時方二齡為皇太子命

政軸之然毆殺馬順族誅王振朝綱不肅法令大
行
二十九日丙子
皇太后令旨召公與彭時入
内閣參預機務遣太監金英傳旨
太子幼冲未能踐祚
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於是
王乃許以九月初六日癸未即
年譜

皇帝位遥尊
上為太上皇帝改明年為景泰元年由是天下始知有
君時又有倡議南遷者中外洶洶公上疏言遷都則
宗廟社稷將誰與守况
聖駕一移大勢去矣會于謙亦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若一動宋南渡之事可鑒也一步不得離此太監公
英傳
旨如再有敢言遷都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人心稍安
○謹按公應
皇太后命謀立
皇太子誥文曰朕荷
天地眷佑承
祖宗付託嗣守神器祇懷永圖重惟隆國家之本[illegible]
兆之心必建元良以為儲副長子某天潢[illegible]
武發祥岐嶷之資夙成中外之心攸屬今特授以
冊寶立為
皇太子正位東宫惟孝以立德惟仁以廣愛惟誠[illegible]
克篤始終惟親正人務正學克日新令聞尚[illegible]
逸臻于宏遠用光紹我
祖宗大業于億萬年爾其欽哉
○又按皇明續史記云倡議南遷者侍講徐珵也為太
監金英所訶因以玉帶厭陳公循疏公救之曰淡

速更名庶釋前議而薦或
可允也遂更名徐有貞云
十三日進公與彭時兼侍讀彭以髮例去
二十三日長兄學一公卒于張家灣
○按譜畧云學一公存心忠厚與物無忤鄉隣有無
得其一言即悅服而去生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八
月二十四日今奉太夫人至張家灣而卒壽五十
九歲耳攜二子長良顯時十六歲次良佐時十歲
二十六日太夫人到公衙舘
○按言行錄云正統己巳秋太夫人進京即一見公
固不勝喜而思及長子又不勝悲然而久則亦非
安馬第胡虜出沒靡定
實不能不無恐懼心也

十月初一日胡虜以送還
上皇爲名入寇紫荆關
初九日胡虜長驅進逼京城下公悉心贊佐
○按行狀云自
上皇北狩胡虜進退不常衆論戰守不一公言兵敗之
餘但宜固守且虜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宜伏兵避
路擊之此爲上策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時京師戒
嚴公内與二三大臣運謀談策至忘寢食外諭諸
將爲戰守之具又遣官安戢投降夷人以防不測
既而賊勢益熾總兵官石亨折多矢屢言曰等臣
不出計策吾力莫能支矣公輙上疏請發
敕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
進與京軍内外夾擊又請
旨
百張川處□有能擒斬也先首級來獻者賞萬金封
閣公又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殺
也先令果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
敕并書悉爲也先邏卒所獲未幾楊洪曹義亦各統
所部兵來賊遂一夕遁去京師始定時閩浙兩廣
雲貴盜賊又相爲竊發羽報絡繹奏牘塡委公悉
心贊佐内外老稚無不知公之勣勞居多也
○按粤濟史記云土木之禍初以也先遣使二千餘
人進馬來貢報作三千人蓋欲多得夫價耳王根
怒其詐顧反減去該與馬價遂失和好及發兵寇
邊振又不與大臣計議而行促
上皇親征百官懇留不從至八月十四日師次土木之
地又無水泉人馬渴極延及十七日胡虜四面薄
擊
上皇不得出遂被擁去自英國公張公輔學士曹公鼐
而下步着凡數百人王振亦炎幸免若曉足逢背

英宗墜谷真一天地大變也雖籍沒振家産凡此
虜族屬無少長皆斬亦何以贖其萬分之一哉
然太監喜寧亦胡種也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
還朝自寧爲
上皇用計既誅而虜始失鄉道於是亦厭兵寧又非罪
之魁手
○又云巳巳之變
聲與北狩狂虜又復捲土重來一時文臣武將跽喪
膽落惟一二内臣金英興安乃能輔其
君以選將練兵委任于謙石亨韋以戰守之務卒之
轉危而復安雖謂之有人亦可不可以宦者而
沒其勞也使非二人堅固
帝心於内則外雖有于謙數百輩亦無如之何而宋南
渡之禍立至矣
○按王文恪公整論曰
英廟北狩旋奉駕歸此亘古所無之事亦人爭六以
詔中其機會也蓋值我
國家氣運之盛而胡虜初無大志故無意於迎者乃
所以迎之不敢急君若實所以急之有今於鄭公
孫申之謀耳不然遇五胡劉石阿骨打奇渥溫輩
爭中國爲帝閧豈但如斯而已乎我
朝福祉之隆超出前代萬萬於此見矣
○又華亭陳繼儒着任夫之言曰項羽欲烹漢太公
漢高帝曰吾翁即吾翁若欲烹而翁願分我一杯
羹太公以此歸漢我
朝正統土木之變
英宗陷虜虜人挾之以邀我如徽欽故事于忠肅曰社
稷爲重君爲輕失一君復立一君矣
英宗以此歸國今人祇知奇于忠肅之
功則不得不歸功於漢高之心

太傅商文毅公年譜卷之一終

旨發行公亦具有回奏疏

十四日

上皇至關鴻臚卿楊善引公見進呈

詔書回鑾疏

上皇覽畢諭旨曰商輅是我取的狀元我昨日在宣府已

看許彬寫一道勑發去了你今還與我寫兩封書一

封奉

娘娘一封與我兄弟說我今日到此明日進城教

娘娘們喜歡公遂寫書進呈稱

上旨意蒙賜酒果馬匹

十五日隨

上皇駐驛唐家嶺

十六日

上皇自東安門進

上迎拜

上皇答拜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遂

上皇至南宮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按上所述皆王公獻所狀行實仍言行錄備載于

鑾輿既還議遣使同至衆議先一日于

奉天門賜宴次日就

南內賜宴公曰虜人此舉實仗大義若令進

南內宴彼見另居一處未免退有後言不若兩宴俱

就

文華殿示以彼此無間之意庶可服其心太監與安

以聞

景廟大怒急召公等赴

文華殿面詰曰我不曾要做

皇帝衆人勸我做如今又要怎麼衆皆不知俱不敢言

石亨曰有甚麼說話的碎碎砍了他于公謙曰大

事已定便有一言半語亦不必聽但要事體得宜

便是於是

天威始霽賜群臣酒飯陳公循高公穀與公臨出嘆曰

這頓酒飯從脊梁上墜下去意在罔公之言險些

被累也殊不知為人臣子當言則言畢竟兩宴俱

就

文華殿焉

九月十三日奉

勑侍講

經筵

○謹按

勑曰朕以渺躬祗膺

天命嗣承

祖宗大統臨御兆民顧惟負荷之可勝必由問學之能

敕蓋以九月十六日御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
知經筵事户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工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户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江淵與爾輅并侍讀學士劉炫吏
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
綱國子監祭酒蕭鎡左春坊左諭德趙琬兼經筵
循穀淵幷爾輅日侍講論翰林等衙門儒臣分直
侍講夫六經載帝王之道而萬古仰治教之則以
我
祖宗之聖尚循銳精于斯況朕安所務而不然卿等其
務端心竭誠相與講論臻其極至毋隱且徇徒事
虛名必二帝三王之蘊奧得于心而施于行俾四
方萬國之廣遠彖其德而被其澤斯足以副朕之
素志欽哉故諭
○按言行錄云
景皇帝方在投戈之暇而乃留心文學今年正月輙已

開講矣至是復孜孜分直侍講其志于法古為何
如耶九月十六日公講尚書五子之歌第一章予
視天下一節句句數析明顯字字訓釋的確至末
援引堯舜禹湯及覆現喻委曲諷詠不惟詞旨簡
明而且語音洪暢
聖心悅懌聞者稱善蒙　賜白金冠帶襲衣而退

二年辛未公年三十八歲

三月奉
上命廷試吳匯等二百人
○按行狀云公仕於
朝二十年餘皆清嚴寂勿之地嘗主考會試者一
廷試者五讀卷官皆稱得人此蓋其被
命廷試之旨云

五月直諫盧忠罪
○按言行錄云景泰辛未夏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
南內事
上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公與太監王誠等
言盧忠是個風子如何聽信他壞了大體傷了骨
肉之情急須止之為是誠等入奏後追問忠果為
供養真武香火菩薩得其通報由是盧忠以妄言
伏誅衆
悉無累

十月奉
勅同尚書陳循日侍
經筵講論

○按行狀云公每遇
經筵講論詞語切當數奏詳明及末後必於書意之
外罕譬古今事理異以感動
上心故得往往稱善屢沐襲衣幣帛之錫

三年壬申公年三十九歲

三月初一日長子廷廣舍人卒
○按譜畧云景泰庚午冬為冢嗣廷廣舍人聘嘉興
少保于宗立公之女今未娶而卒壽十八

力挽易
儲不從
○按言行錄云景泰壬申三月初一日早朝罷公以
長子病篤先出俄聞

內廷宣召公急赴
闕下則見太監王誠等與學士陳公循等同坐有一
本在案棹上王誠等見公一到即起身說通政司
進這本
上特着衆計議衆先生都看過了只等先生來公乃展
疏一閱係廣西逆賊黃竑所言移易
儲位事閱畢王誠慌忙說如何主張公拱手言曰這
是
朝廷大事有
上聖皇太后在上爲臣子的誰敢議這大事若依這一
本起來豈不傷了
母后的心王誠等遂將本收拾去嘆言此果實是大事
公意謂此本必寢不行也次日禮部尚書胡公濙
言今蚤
聖上批出一本會多官東閣計議公隨同到左承天
門已聞衆有合准所言之語公心悵悵即與二三
大臣彭文憲公時姚文敏公夔等力主其事登時
寫本封奏
批出不准乃議寫本再進後數日內臣馮讓出與公
言曰前日王官人拿來計議那一本說道止有條
一人不肯
南城爺爺也聞得這語喜歡延至五月初二日
上竟易之時廷臣大都怵于利害無敢異詞間有一二
底柱中流亦無如之何故一時陞職者甚衆致有
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已而亦欲擢公保
傅之職公固辭不受
〇按粵濱史記弁吾學編云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七
日
上皇北狩二十日
皇太后即已詔立
上皇長子爲皇太子至景泰三年四月廣西都指揮黃
竑陰圖奪兄弟黃𤤶嫡𤤶思明府土知府也竑使

其子領數千人夜破府城滅𤤶家支解𤤶父子函
甕中瘞後園時𤤶僕福童識竑子脫走憲司訴竑
子狀巡撫李公棠發竑罪置獄竑懼遣千户袁洪
奏請易太子疏略曰
太祖百戰而有天下期傳之萬世
上皇輕身禦虜幾喪社稷不有
皇上臣民何歸今踰二年
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
皇上即全天叙之倫誠恐事機叵測語曰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願早留意萬一委愛子於他人寄空名於
大寶悔之晚矣
景泰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議且令釋竑
罪陞都督廷臣唯唯皆是黃竑奏遂命禮部消吉
詔立已子御諱見濟爲
皇太子改
上皇皇太子爲沂王先是惟恐大臣不從各
賜金銀圓寶陳公循感
上惠之不可虛遂秉筆草詔有天佑下民作之君實貽
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句惟
王公直得所賜寶扣案頓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
出蠻夷耶及
上皇復位竑飲藥死斲棺鞭屍子皆伏誅焉
四月獨石馬營等處邊虜失守
朝廷命孫安鎮撫葉盛協贊安盛度龍門關且戰且守
入城完復如舊公因上疏言邊務事
上即命下該司行之
〇按言行錄云景泰三年四月山西獨石馬營等處
邊虜失守議者欲棄之于公謙曰棄之則不但山

府懷來難守京師則搖動矣乃爲都督同知孫[illegible]
鎮守右參政葉盛協贊軍務二人率兵度龍門關
且戰且守入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
牛千餘頭犒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除稅課餘糧
于官凡官中用費悉取給焉公以此因上疏言邊
務事大略謂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前在京功臣
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又
被彼處鎮守總兵參將并諸指揮等官占爲己業
以致軍士無近便田地可以耕種夫且耕且守如
漢趙充國諸葛亮輩皆已行之明效著在史冊
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
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棄軍士數多
歲月久遠亦難繼矣疏入
上甚偉之卽命下該司行之
○又按王氏鏊曰商公此疏誠識邊務之大者夫國
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之策兵

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
十石漢趙充國營田內無費外有守卒坐困西羌
唐韓重華營田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歲省錢千三
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田固在也而
人以爲不可
行者何哉
六月初四日太夫人解氏八十壽公偕盧夫人暨
良臣公稱觴膝下
四年癸酉公年四十歲
六月初六日
上特賜戒愼自持銀印一顆

○按黃公華行實後跋云公立
朝言動舉止謹重如一所謂卽僕射鞭視之不失尺
寸者矣知臣者莫若
君故特命製戒愼自持銀印以賜禮意何優渥哉
七月十三日再次女生
○按譜略云公生再次女命名妙淸不幸五歲而殤
亡葬於泉溪
十一月初三日陞公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
春坊大學士仍嘉議大夫復
贈祖父父各如公官祖母贈淑人母封太淑人妻封淑
人時

上知商學士有八袠老母故特此以寵異之
○謹按
制曰國家選用文學侍從之臣必預經筵館閣論思
之務既畀之以重秩復加之以官僚非徒寵任夫
賢才實欲有資于裨益此
祖宗以來之令典而有國有家所必同自非心術醇正
之良學問優長之士曷足以膺是選咨爾兵部左
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商輅學問
通識明儒素著嘉猷爲國近臣發跡賢科以至
事朕咸歷顯秩歷侍從暨還亞卿莅領機要論
思獻納克展布于才猷講讀訓謨每盡心于啓沃
況當際于艱危之務克贊佐于弘濟之功貞險不
易其心夙夜匪懈其力宜特伸於眷注用弘錫以
寵綏可特授嘉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
兼左春坊大學士兼經筵官如故於戲守始終・

又已已徵發畿甸諸郡民兵暫禦京城有司遂為常例民信怨苦請悉放歸以全大信

又從全例馬白洋諸關隘每歲遣操軍更番守備而近關之軍卻赴京操請兩易之便

又臨清總兵涿州參賛及兩直隸屯田官凡增置者請漸次裁抑

又稽時各學教職多用歲貢鹽舉者內多學問膚淺禮貌猥瑣不堪為人師範乞

勅該部將見任教官盡士發回本處鄉試照例出身自然教官俱於副榜舉人三十歲以上者選除

上悉采納發該部行之

○按行狀云所疏備邊防守關臨革冗員放民兵以全國信公舉選以來異才累千餘言俱關國體公議言無不盡而上皆嘉之乃遣可見一時之君臣相與以有為矣

五年甲戌公年四十一歲

二月奉

上命主考會試天下舉人遵

上命中式彭華等三百五十名

○按會試録序畧云

聖朝倣成周賓興賢能之典斟酌隋唐以來進士明經之制三歲一開科取士其法簡嚴行之愈久而益精以故得人之盛超越隋唐而比隆成周焉景泰五年春復當大比禮部前期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軫往蒞其事及內外執事官遴選諸人以充臣等受

命兢惕誠恐智慮弗逮有負

朝廷求賢之盛心誓殫公忠力求報稱俯惟我

國家酌古準今罷詩賦之制以經義論策試士然歟造理精純立言簡切而弗戾于經于道者始克中選然黜浮靡斷簡矣今諸士子以科目進其造理固已精純立言固已簡切于經于道固已弗戾然斯見者當再行將奉

大廷之對庸不愈之于其何以副

聖天子崇尚賢圖治之意亦惟我等當行其學以求弗背于初心使德業有聞於國家庶無愧然以成周之士自處則庶乎科目之光斯文之幸也用序以勗之

三月復奉

上命廷試彭華等三百五十人

五月力救建言禮部郎中章綸監察御史鍾同免於須臾

○按言行録并行狀碑記俱云時因

上所立皇太子遊疾殤祖章綸疏陳脩德弭災十四言

其一謂

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冊封是
上皇之臣也宜率群臣朝見
南宮以敦司氣之至情復
沂王于儲位以定天下之大本云云
上大怒會鍾同亦手疏請朝
南宮復
沂王爲皇太子俱縛下錦衣衛獄拷訊不伏復加拷
掠之刑體無完膚俱在獄一日朝退
上召公至
文華殿屏去左右問曰章綸這所[illegible]禮輕議朝廷大
事公對曰章綸所言只是要朝廷依着古先帝王
的道理行恐無別意不必深罪若害了他性命損
了
朝廷體面
上即分付鎮撫司謝通曰將章綸好生問來不許害他
性命公亦謂謝通曰章綸鍾同所言是正理

年譜 〈二卷〉 十五 元始堂板

朝廷亦無怪意須善視之於是監守者日皷兎片[illegible]
棋子與二人對下常以溫語寬解之是以得免[illegible]
史之
死
十八日得一長孫命名汝謙
八月活無辜數千百人
禁抑內侍不得縱勢
○按行狀誌記俱云蘇州寇許良倡白蓮會聚衆
婦凡數千百人有司捕之坐以謀爲不軌議盡
其地公言所犯雖衆不持寸鐵安爲謀逆況之[illegible]
罰及無辜斷然不可乃白于
上曰止當以盜論斬倡首者足矣餘黨無知宜悉放之
[illegible]從之因得釋無辜者凡數千百人又一中貴被

旨往江南勾幹復請以錦衣衛旗校若干名從
曰虎可傅翼之以翼乎竟不得允而行
十月仲子良臣公考補邑庠生
○按言行錄云景泰甲戌冬十月公仲子良臣公始
補邑庠生時年一十八歲
六年乙亥公年四十二歲
八月力救建言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免死
○按言行錄云景泰乙亥秋廖莊以上年赤雪具直
言曾疏言復
儲位事留中令以內艱赴
闕給勘合
陛見
上忽念往日疏事命錦衣衛拿午門前杖八十并拿章

年譜 〈二卷〉 十六 元始堂板

綸鍾同各杖一百仍究不已公與監官王誠言曰
天理若該死這等棍不須十下且自古殺諫官者
爲不祥
朝廷如此行事我等何顏在此王誠入奏
上意乃釋謫莊定羌驛丞同死獄中無敢
收瘞年三十二綸不死乃禁錮焉
十月十五日季子良輔公生
十九日奉
勅諭編纂宋元通鑑綱目
○謹按
勅曰朕惟古昔帝王盛德大功載諸典謨訓誥誓
之文與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著于[illegible]
貶之書足爲監者不可尚矣朕既夙夜留 [illegible]

然惟善惡不備則鑒戒不周顧自周威烈王
于梁唐晉漢周之五代事書于朱文公通鑑綱目
亦天下後世公論所在不可泯也朕嘗三復有得
于心獨以宋元所紀未及預茲竊有歉焉卿等其
以二代史書參酌做文公綱目凡例纂上接通鑑綱目
共為一書以備觀覽應用編纂官屬仍推勤敏有
學識者悉具官職姓名以聞夫稽古右文實朕心
所欲肆命卿等為之其尚精審毋忽故諭

冬不雨雪

上詔春官徧諭群工齋戒卜日祈禱
上即日御齋宮至期始應翼日彤雲蔽空郊野盡白公譔
瑞雪倡和歌序以紀一時

聖心與天相流通焉

○瑞雪倡和歌序
皇上嗣位奉天安民一以[illegible]乃乙亥歲冬不雨雪憂形
於言曰農所望者三白[illegible]一降如吾民何爰
詔春官徧諭群工齋戒卜日[illegible]天地風雲雷雨暨
山川百神之在祀典者
命太常[illegible]祠具牲牢[illegible]香帛以俟
上即日御齋宮引咎自省存誠于念慮致敬于淵默而
文武百執事奉
命惟謹奔走俯伏昭薦祀事越翼日彤雲蔽空雪大
降郊野盡白遠近一色
上心悅懌臣民懽喜太常博士高閒倡為瑞雪歌一章
贊揚哉
皇上以誠格天之盛於時若部寺若詞林若[illegible]
門諸法從之臣竭而和之者益衆[illegible]

輯為之序[illegible]
皇上心與天通見於[illegible]之際者屢矣始以乙亥歲言
之先是夏四月[illegible]雨至五月
皇上以旱[illegible]翼日大雨四郊沾足至秋七月雨甚傷
稼
皇上復禱翼晴越翼日雲陰四[illegible]光昭晰至是禱雪
而靈應於豐年之祥慰三農之望自非
皇上一念之誠通于天地何以致感召之速如是之邪
蓋也輅竊以謂天之于君猶父之于子提撕警誡
常寓於仁愛之中君之于天猶子之于父敬畏祗
栗益嚴于譴呵之日然後天不棄于君君不失愛
于天而國祚有永壽祿無疆若唐虞三代有道之
世或以風雷或以水旱因天變以省躬益側身而
脩德者其明效可驗也
皇上中興大業今年平廣東明年平湖南又明年而北
虜滅又明年而西戎殄凡所以[illegible]亂為治轉禍為

福者
天實佑之亦由
皇上奉天安民之誠有以致之也
皇上之誠不息
上天之眷愈厚自今以往雨暘時若年穀屢豐中國
乂安四夷賓服太平之瑞莫大于此輅請洗筆大
書特書為天下
賀先序此以俟

七年丙子公年四十三歲

四月正色論薦王翺林聰

○按行狀并言行錄云户部尚書金濂為事調工部
上命太監興安問公誰可代户部尚書公舉遼東鎮守
都御史王翺翺既取到以金濂又已復職乃留翺
都察院總督兩廣軍務

旨會衆舉吏部大臣有言王翺等二三人者衆未[illegible]
意聲給事中徐正曰衆人不應必是做不得公[illegible]
色曰王翺這等人做不得更有誰人做得衆皆[illegible]
之遂定名以進吏科都給事中林聰先因言
皇太子無過不當更易奏牘不肯署名改右春坊司直
郎公密疏薦於
上言以有用之才置之閑散之地宜加甄別遂得復[illegible]
都給事中職後聰又忤宰執王公文意會臺臣劾
之本下閣議欲坐聰死辟公曰這等官若害了令
後誰肯做好人王公文怒曰先生輸要人心公曰
你乃左使殺人王公文擲筆於几曰先生批去公
秉筆不辭乃得左遷國子學正而聰則始終莫知
為公所知公亦
絕口不形於言

五月看兼太常寺卿侍郎學士兼職如故

七月疏
請奉還老母
上不允
〇按高公穀墓誌云景泰丙子太夫人解氏年已八
十四公與盧夫人孝養雖備極
朝廷恩禮固甚渥然老病日侵思歸愈切公重違母
意具疏請奉以還詞極懇切不報于李密陳茂烈
二公陳情表語
上不許遣中貴諭旨曰母在此豈不好異日若老自當
遣人護送盖
謂終為老云
八月二十六日
上特命有司為治宅第於南薰里
崇文門右
〇按彭公時[illegible]公安墓誌云景泰丙子秋公以
太夫人年[illegible]高思歸之念益切乞假奉還弗得心以
[illegible]不樂[illegible]夫人曰奉姑歸養妾責也君何患
為[illegible]寒西不必言矣俟一交春即便啓行公聞
言心稍安未幾
上亦心知公厚重剛介又有八袠老母在堂乃於八月
廿六日
特命有司為公營造宅第于南薰里
崇文門右居焉盖不惟堅公仕意且以慰其老母安
養心也又譜畧云景泰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蒙
景廟賜公宅第而冢婦薛氏遂卒於此時業已
知其非吉兆也次年正月果即被謫去位

英宗睿皇帝改元天順丁丑公年四十四歲
正月十四日
景皇帝不豫公具疏同文武百官請立
東宮不允
十七日
上皇復正大位
〇按行狀并言行錄備載云景泰八年正月十四日
景廟不豫太監興安請公至
右順門內言曰
上面病重萬幾大事付託何人你與文武大臣急計議

將公曰什說何人事屬含糊不如明言請立
來駕使人心有所歸向儻萬一有不諱請
東駕往南內迎請父子之間自有處置豈不是順帝
與安喜曰你也說得是且說得婉轉些終要這等
行公即令該禮部當有侍郎姚公夔及鄒公幹陳
公衙往全來敢明言但云今日要問安可速報各
衙門知道公恐展轉遲悞即颺言曰今日不是問
安要請立
東駕姚公夔躍然喜曰這却好胡尚書病在家我便
令人找他進來及各衙門到議定寫本封進
批出不准十六日三鼓在禮部朝房復寫二本議定
伏
闕按進有云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復立
宣宗章皇帝之嫡正位

東宮勑[illegible]語復之一字實公心語也姚公夔
羅[illegible]而入朝文武大小官員簽名數多封
進不及[illegible]至十七早石亨輩奪門迎請
上皇復正大位矣受朝畢退御
文華殿首
召公與高公穀至前再三慰諭曰我在南宮你兩箇
有忠義[illegible]的心我都知道好生用心辦事我
要用你又[illegible]你一對講書的今在何處穀對曰
是侍講陳[illegible]係他做雲南布政朝覲來去未遠
上又曰今改年[illegible]不改穀對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宜
改維新元年公曰年號多恐與前代同者臣等具
數年號請
陛下自擇
上曰善又曰陳循等不用他公曰陳循歷事
累朝老成練達
陛下初復大位宜新天下耳目不宜遽有此議

上曰先生說的是遂
召循等至前令草詔諭百官公隨具數年號以進因
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各受命而退自是權姦
嫉忌無繇得覩
天顏十九日石亨同張輗張軏楊善口稱有
旨來闕下看乃是命草赦免天下詔陳公循將寫揭
帖付看亨等欲以己意增減大言曰這次赦書不
許開條款都要一抹光假如軍職爲事充軍等項
有赦的不赦的都被那款纏住了十分不便公曰
不開條款前無此例有司亦難以奉行亨又曰文
職有犯一錢銀子贓的都發充軍我要將天下衛
所盡行補滿了公曰文職要錢本也可怪但枉法
贓充軍如需索等則爲民已有舊制若要改亦須
請過
旨來時石亨輩偏弄威權勢焰可畏公視如常辨論
不已亨怫然不悅遂同徐有貞將揭帖去進行至

東闕門前亨厲聲云這廝們還這等膽大不依我
們說除是殺了幾箇纔怕輗云商輅說話雖強還
也有理軏曰前日事見說是他與姚侍郎做的亨
等怨公不肯附己即肆誣陷賴
上明察終不聽信亨等計不得行乃諷言官再行彈劾
二十二早亨嗾法司云若問那罪不成你們自家
承當法司畏懼遂假煉成獄公曰前日請立
東宮之本是我寫的緣何又有別意御史蕭維禎曰
你那本寫得好可惜不曾奏得公曰本在禮部你
也簽名在上不是今日寫的弔來便見禎曰今日
之罪有主之者我們也無奈何及問[illegible]本進
上諭亨等曰商輅無罪見說前日請立
東宮他與姚夔好生用心宜從[illegible]即日斬少保于
公謙王公文及都督范公廣太監王誠等于市陰
以謀迎襄王之子坐之也陳公循江公淵俞公士
悅項公文曜發口外充軍蕭公鎡商公輅王公偉

等原籍爲民陰以知誅故繼坐之也初[illegible]
貞尚猶豫張軏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遂[illegible]
至後
上覽公訴本遣太監陳昂
召學士高穀等議穀懼亨等勢焰但對云商輅爲人
陛下素知初無他意臣與同事不敢言時石亨素[illegible]
公有害之之意卒
上明諭一則曰無罪再則曰宜從寬典故不得已乃於
于少保公坐死詞中捨批
除去公之名耳公遂行

二月原籍還家

○按行狀云公以除名即爾戒行
上特降旨着吏部取用楊善在旁進言曰
陛下豈可朝令夕改昨日絕有
旨着他回今日如何又取
上命遂寢復遣陳昂諭穀等曰商輅可惜不知曾去未
楊善復應聲曰已去了
上曰不知去到那里善曰已過濟寧時公尚在潞河守
凍未行適有與公同行者告於公公曰
皇上知枉尚可以辨公曰我歸田里有何不可日久自
明奚用辨爲
○按彭公時墓表萬公安墓誌俱云初公被誣之時
人多爲公危之以爲禍在不測獨盧夫人自信曰
吾家未嘗爲逆理事天道若無則已有則是非自
明及公去位之日盧夫人不以爲慼且以爲賀曰
君嘗恨不得奉親歸今得[illegible]矣豈非天全母子之
情耶公曰此吾一念誠能[illegible]天使之然也累無[illegible]
色亦無憂容太夫人[illegible]亦怡怡然曰昔仕今歸
皆
上賜也豈敢將
何以報

十九日

景皇帝崩

○按言行錄云天順丁丑二月朔日
皇太后即已誥諭廢景泰帝仍爲郕王歸西内至十九
日方薨公在途聞訃不勝痛悼哀
感飲食哽咽不能下者幾月餘

五月初十日公侍太夫人何孺人及盧夫人抵家

十四日盧夫人四十歲遠近親舊且憫且賀

○按言行錄云自公失位去國還家之後天下災異
屢見在廷大臣咸議
詔取起公惟李文達公賢在東閣多蔽之以致物論
沸騰及李公賢病亟
皇上遣中官問曰代卿者誰對曰惟商輅宜用自是
聖心惓惓雖不見用屢賜垂問至成化二年十二月李
公賢卒公即于是月見
召孟夫子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不信哉

十一月十五日太夫人解氏卒

○按高公穀墓誌楊公守陳輓詩序云太夫人抵家
猶在康強八十一月一旦疾作公夙夜侍側不少
懈湯藥必嘗而後進至十五日未時太夫人執公
手永訣曰我垂暮尚得出享
恩榮及返故廬又得爾夫婦兩人一同在側且瞑
目矣言訖而逝壽八十五公哀毀幾殞又驚又疑
以爲吾母遭方得歸也而胡遽爾而逝也太夫人
極有賢行仁慈孝敬樂善好施隣之嫠婦孤兒仰
給衣食恃以爲命者甚衆貴而不肆老而彌壯每
見公與盧夫人歎

朝廷宮中所賜必曰宜當力圖報稱不然無功而
心豈安乎雖少封君公十歲亦後十九年而卒
受
誥封由太安人進太淑人一受
勅贈夫人勑詞見後謹身殿大學士高公穀撰碑銘
銘曰名□人女德門哲婦篤生賢子為時碩輔位
臺既崇功業亦着何以致之教由慈母壽過八旬
祿榮三公
賜誥推恩受天之祐受天之祐永錫儱作詩書承傳
雲霄步武福澤瀰漫光昭□緒

天順二年戊寅公年四十五歲

正月元旦奉太夫人柩于本里泉溪之原與封君仲
瑄公合葬焉

二月二十二日第四女生

○按譜畧云公第四女適同郡桐廬姚冢宰公夔仲
子部郡守姚璽

四月命工造屋數楹于深洞嶺畔曰仙居書屋

○按成化壬寅良臣公書求仙居書屋詩云仙居書
屋在淳安縣治東南四十里自此至寒家尚二十
餘里其地舊有嶺名深洞嶺之畔路形屈曲若羊
腸然去洞村尚遠行人所經頗為冷寂曩者丞順
二年家先嘗於中峯構茅屋數楹以為往來憩息
之所命忍生三四讀書其中有客過之扁曰仙居
書屋然不揣願
大人先生吟詠一借重焉弗拒幸甚
仙居之山環抱重疊書屋之上峯益奇壁益峭澗
益深路益險近山頂有一洞居人呼為深洞嶺之
得名以此旁有井□泉洌如屋相向夏月清氣□
人石生其中如王筍瑚瑚讀書之暇攀蘿一登或
不知此生之在人世也書屋之側澗泉湧出縈紆
可愛雖大旱不竭書屋下距溪數丈時聞水聲潺
湲書屋前屏幛秀麗四時如展圖畫其間奇勝尤
多此特大畧耳伏惟覽之恙夫觀此書曲盡此
地形狀當時名公鉅卿或詩或賦至今貽有刊本
而屋之內立有文教公父子三人儀像奉侍焉

二年己卯公年四十六歲

開闢道途一百里

整飭橋梁二十渡

○按黃公乘行實從跋云公歸之三年以家居出入
途路險峻屈曲崎嶇難行且由清溪進逾文嶺之

麓古稱七十二渡水實有四十四渡徒涉之苦公
自弱冠即已盟之誓矣今得歸閑乃究心募工鑿
山開道去險就夷其募緣疏稱公自製繫偽橋
梁出人意表工費甚鉅除士夫捐貲喜助外盧夫
人盡出平日所貯佐其費三載績用以成由是文
源抵縣無復往昔攀陟病涉之艱辛矣至今居民
及金衢商賈臨岐興思寔有賴耶

○按公手錄文源備路記云文源在淳安縣南去縣
治二十里過港鎮渡迹安溪又自文洲迤南泝流
而進至予家所居芝山四十里又泝流而進至文
嶺麓二十五里外四十里溪澗而深經涉者十
有四內二十五里溪漸狹而淺經涉者三十兩山
對峙而出人行東西麓東行數百步遇石崖陡險
則折而西西行數百步遇石崖如前則又折而東
以是經涉數多每遇夏驟雨洪水奔至東西相呼
徒步莫前行旅病之予少時游邑庠往來之際備

嘗其事及切甲第職侍從故鄉道路未始暫忘丁
諒天順丁丑解官歸田首捐貲糧命僧爭圖召匠
氏量遠近計工傭若新脩砌突者去之窪者與之
缺者補之石崖陡險者鑿而通之闢之使寬甃之
使平外四十里減涉十有二內二十五里減涉一過
半勢所不能免者悉取巨木梁其上以濟文嶺一
山勢極高峻嶺之巔分淳壽二邑界自南嶺而下
地名新橋又十餘里皆壽昌境脩砌之功無異於
前嶺之南構亭一曰春生取古人民勞則思思則
善心生之義也嶺之巔構亭一曰皆喜謂行旅至
此舍高之難而就下之易皆憂心釋而喜心生也
外四十里有嶺曰深洞林木蔽障山行冷寂構屋
數楹題曰仙居草亭容過更曰仙居書屋俾淨圖
偕其徒居之以構將葺而屢省也匠以數計者三
十有奇凡三閱寒暑而後訖工所費甚鉅半出勸
募于時樂助者淳壽二邑令鄧君廷瓚張君瑄義

士翁志常其尤者也已而予蒙
召命承乏
內閣郡守朱公暟二守張公昇通守劉公永寬先後
經過歸而成门文源橋路肇脩之功固為甚難然
由今觀之高而險者莫若悉改之就卑橋而木者
易若胥易之以石此誠利民之事有司之務也深
慕工重加脩治予子良臣時以翰林編脩丁內艱
家居作興勸率如靈灘如深渡如石湖梯諸處崖
石壁立鑿而未盡者焚之擊之悉底于平文嶺乃遄
此[illegible]皆石捲惟外之青山平水二橋長淵莫支乃
斷巨[illegible]其兩旁中用堅木縱橫架之而屋於其
上以蔽風雨以圖經久於時贊相之者淳邑令張
君銳汪君貴也惟文嶺仍舊成化丁酉予蒙
恩致仕復召匠通加脩改遣二守張[illegible]過訪謂予曰
文嶺之功未畢實吾儕欠事惡可以獨勞因出俸
貲倡論壽邑諸冠帶義士各以工食來助逾年而
成於是自新橋至港口八十餘里坦然大道嘻
之所盟誓於心者庶乎其少酬云爾用書以記

四年庚辰公年四十七歲

六月賑濟貧困

○按行實後跋云公自丁丑歸閭庚辰歲及六月偶
值大饑公雖在疾不寧然尤寤寐不忘饑人艱食
之憂且生平不務蓄積病中命長子良臣公出所
遺俸貲不足又剖分酒罷若干散惠宗族及鄉隣
之尤近者因而貧困賴以全活者甚衆又致書有
司具陳時政是以郡邑咸為之一新而民罔不安焉

八月初九日得第二孫命名汝顒

五年辛巳公年四十八歲

四月初六日次兄學二公卒

○按譜畧云學二公為人敦厚不爭言不妄發晚年
郡邑每延致鄉飲士夫雅重之生洪武二十七年
甲戌三月十七日
今年壽六十八

六年壬午公年四十九歲

八月仲子良臣公以書經中式浙江鄉闈第十六名
時年二十六歲

○按言行錄云天順壬午科良臣公以書經應試浙
江鄉闈中式第十六名捷至公與夫人何孺人舉
家不勝
懽忭

十月二十六日得第三孫命名汝泰

年癸未二月二十五日公逢五十華誕

○按言行録云公自被謫歸閑數年之內杜門欽
惟以禮義率鄉人以忠孝訓子孫盤田營産以營
生計處夫人亦盡出其首飾餘物相成之外此事
無干涉若將終身焉至癸未春遇五十壽旦賀送
詩文者甚盛惟本庠訓導羅先生鏞張獨悉録後
以諗觀者云

○伏以
天開壽域璿璣運棗簫之功地産英賢河洛聲樸
衡之化士林胥慶海宇添籌恭惟
元老商大人珪璋令器瑚璉奇才三汲浪一聲雷曾向
禹門而露角五色鄉九苞鳳直從翰苑以呈祥作
解元作會元作状元文魁今古為貢士為進士為

學士策貫天人挺鸑停鵠峙之標懸玉鑑水壺之
質花簪烏帽醉瓊林宴上之春鞭控紫騮搖金水
橋邊之柳錦心繡口瀉三峽之波濤義膽忠肝屹
中流之底柱簡而無傲寛以有容十年身到鳳凰
池硯沼動龍蛇之影幾回晚直金鑾殿班行鵷鷺
鷺之齊 誥錦迴鸞榮千祖榮乎父而榮于母軒
墀寵鶴得其位得其禄而得其壽浙以東浙以西
冠蓋仰詩書之族京之南京之北縉紳惟文獻之
邦心醉群經身通六藝日晃繡袍金孔雀逝[illegible]
龍星聯
殿陛王麒麟才超班馬持衡留藻鑑闢開公道之門
落筆起雲煙驚破鬼神之膽贊襄萬化綱紀四方
兼職六卿坐
廟堂而論道傳宣萬里使夷虜以來王
龍樓鳳閣九重城令闕如山之重黄金白璧千為億
素心似水之清扶日月上星辰分天章扶雲漢莫

之到者何其盛哉曆紀五旬鍾扶輿之間氣特介
二月慶嵩嶽之生申蓂飄十葉之香桃結千年之
實鳳生弧左星現箕南騰彩騰輝瑞色遙臨千[illegible]
島匪辰匪斗祥光高照于薇垣門迎朱履之三千
座列金釵之十二顏似玉鬢似漆逍遙物外之神
仙棗如瓜藕如船笑傲壺中之景物紫駝峯出於
翠釜鮮鯽絲切為銀縷渭北樹江東雲望切下風
之拜南山壽東海福恭慄仰斗之私及取清泉自
愧薄乎云爾叱來白石無言焉用是哉日月大選
山林小隠鳳翩翩以遠逝麟振振而誰知自遊梓
里之歸為法
楓宸之念謀焉則就白駒重向谷中求咨爾有為用
鳳再從天上落待時而動俟價以沽
皇覽揆于初兮視景福于未艾太公望子久矣載後
車之有期泮水微詞容潰阿衡之位海隅斷梗謾
依侍說之舟敬竭魯才弄溽唐句

林杏枝頭春幾許東風揚柳旌金縷莞蓂飄香十
葉飛六丁傳呼降伊吕長庚昴宿森呈祥芝山瑞映
薇垣光朕朕元首股明時坐令四海如唐虞憶昔
聖皇策淩彦日斜備對 金鑾峻宫樹低浮三月煙雪
香飄透千人聆是時英氣摩天地冰質風姿了無
翳詞鋒凜凜衆膽寒妙選龍頭擢高第芫茫宇宙
入無數事業文章稱獨步姓名々仰覆金甌丸門
優沐
重體顧天上歸來絶幾日又值人間逢五十桃花滿
面舊時容走卒兒童頌君賓賢郎凌武揚清芳[illegible]
堂戲舞斑爛裳燭剪横開燕尾斜[illegible]燕半捲[illegible]
涼鷄鶓杯酗鵡杓燈前細飲舊花落果熟瑶池[illegible]
母桃香分貝闕嫦娥藥拂衣浩歌天地狹翰林風
月閑悠悠自信讀書破萬巻胸中[illegible]汁[illegible]江荒莫
言開却擎天手性得山林留不久[illegible]
[illegible]達來時此[illegible]

淳安訓導吉水羅明[illegible]

八年甲申公年五十一歲

正月十七日

英廟晏駕

二月十八日公聞

遺詔哭賦

英宗睿皇帝詩一律

○按行狀并言行錄云天[illegible]八年正月十七日
英廟晏駕及 遺詔抵縣則二月十八矣公聞知悲[illegible]
慟哭若喪考妣自舍至縣幾百里徒步奔往與從[illegible]
莫及哀毀尤甚鄉里見者莫不流涕行次港口已
離舍四十餘里遇邑令賚謄
黃至遂列香案俯伏溪滸哭臨行禮長號失聲時[illegible]
友迎候者凡數十人皆感泣揮淚至晚抵縣齋[illegible]
學宮因賦哭
英廟詩一律錄示同志以見公之進用實
上之大恩罷歸山林非
上之本意君臣相得之情於此可[illegible]焉耳

詩云

臨軒策士受
恩先史館 經筵總羨[illegible]
復正晉承
天語褒
賜歸無荷
聖情憐

大恩自愧曾無補
龍馭驚聞已
上僊懸望
鼎湖何處是哀號徒有淚如泉

歸田舊臣商輅拭淚謹書

憲宗純皇帝改元成化乙酉公年五十二歲

安守名分

開啓後人

○按言行錄并行狀云
憲廟即位有詔自天順年間被謫解官者悉令冠帶容
有告於公者公曰冠帶之榮人孰不欲但某以非
罪去官心獨無愧雖章衣木食優游閭里心暢神
怡無適不可况受知
英廟雖屈猶伸烏用是爲仍葛巾布袍日惟以開啓後
學爲事於是遠近
雲集多所造就焉

成化二年丙戌公年五十三歲

三月仲子良臣公登進士第

授翰林院庶吉士

○按言行錄云成化元年乙酉秋良臣公啓行赴春
官會試盧夫人曰爾此行須勉勵進取家事我都
自任併不以勞爾父良臣公領命及今果得登第
中會試九十八名
廷試賜二甲七十六名且選爲庶吉士公與盧夫人
向諸人喜甚父子往還書信至今存稿不覺喜私

命至日褻肯謂其難稱職名也及
陛見公乃方巾縧絲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民臣
輅行取到京見
上曰先生所服何冠帶也公對曰臣爲民此乃民服也
上曰何以言此即命賜玉帶一條麒麟服一襲俾服原
職仍舊
内閣条預寄務公具疏謝
恩懇辭三月初四日奉
聖旨先帝已知有枉朕今擢用爾盖攄忠辦事不准所
辭公乃就職夫以野服入
朝而自稱原籍爲民閣
者皆復謂其妥帖
四月首條時政八事
上深嘉采納

○按行狀云公應
召首疏八事曰勤聖政曰納諫言曰儲養將才曰整
飭邊備曰革冗濫之弊曰設社倉之法曰崇先聖
之譽以配天曰開入德之基以造士皆切時政皆
見采納其崇聖道一款内言洪武中增董仲舒從
祀正統中增胡安國蔡沈真德秀等即贈謚俱未
有爵乞如前伏勝等封以伯爵則儒道增光斯文
幸甚即下禮部議封仲舒廣川伯安國建寧伯蔡
沈崇安伯真德
秀浦城伯焉
五月十四日盧夫人五十歳良臣公良輔公稱觴且、
賀
六月地震公連疏辭職

上皆不允
○按行狀云成化丁亥六月公以四川等處地震上
疏辭職
上曰卿職居輔導朕方倚托調燮遽乞退閑不允所辭
公復以天意未回災異未弭再上疏辭
上曰朕知卿往年以非罪罷官特加簡用今何嫌疑輒
求退休宜勉副倚毘所辭不允
七月季子良輔公十三歳奉
旨廕補國子生
四年戊子公年五十五歳
六月二十八日

慈懿皇太后崩
詔議葬禮公同二三大臣反覆極言當合葬
裕陵祔食
英廟
上從之
○按行狀云
皇太后錢氏
上嫡母也
周太后
上生母也時因
周太后諷中官夏時亂言錢氏無子不可入陵寢云

諸議紛紜有男臺湯深遠潮臣多莫敢言公上[illegible]
略曰
大行慈懿皇太后為
英宗睿皇帝正位中宮及
皇上嗣位憲宗推尊為
慈懿皇太后蓋
先帝全夫婦大倫
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壽終之日枘
以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祔食
英廟此萬世不易之理古今通行之道又引漢文帝
尊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常大體
上不允復上疏言綱常與禮篇一有失安能使天下後
世[illegible]夫有出妻之理子無棄母之道詞極
剴切
上[illegible]

年譜　木齋卷　三十七　元始堂板

母后之意仍留不允命乃與彭文憲公時姚文敏公夔
率百官伏
闕以策號哭不起聲徹於內
以上感悟
闕太后亦悟方降
旨命允百官聞命咸呼萬歲而退
九月言官林誠胡深等以彗星見掃三台劾公不職
且及景泰中不諫易儲事公三上疏辭職
上皆不允言官各加譴謫公復上疏乞
賜優容乃得復職
○按行狀云成化戊子九月彗星見掃三台御史林
誠胡深等劾公不職因及景泰間不諫易儲事等

使
上必聽其言也公隨具辯誣辭職疏言輒導失職乞罷
歸田里十五日奉
聖旨性事再不必辯所辭不允又
諭群臣曰商輅自居內閣累有諍言非外人所知朕
以此任用不疑這言的卻過其實公再具辭職疏
言精神衰憊才識荒落致來今日之言乞遂平生
之願十七日奉
聖旨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二十日又三具
疏辭職言言者論臣景泰中事識如
聖諭不得其實然謂災異由臣所致未必非是況臣衰
朽之餘自知甚明叨冒
寵榮實所不忍伏乞即賜罷歸以應除舊布新之
象然後與在廷大臣講求政務義者行之必力不
義者改之勿吝則庶事脩明災變自息萬萬年太
平之機端在於此今義男親齎具奏以

年譜　木齋卷　三十八　元始堂板

聞二十三日奉
聖旨朝廷脩舉政務自有次第卿宜速出效用不許故
違復
諭言官曰昔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朕用商輅有何不
可將林誠胡深等各加譴謫公復上疏言臣昔事
陛下嘗以開廣言路為言蒙
皇上不棄芻蕘即加采納如修撰羅倫等復得收用今
一旦因論臣事而言者受責是臣徒能以正道勸
陛下不能以正道自處如公論何方今天象示譴四方
多事正求言如渴之時將來以言為諱則
國家政務關係尤有大於此者孰肯為
陛下言哉伏望廣天地之量俯賜優容曲加保全非惟
言者之幸實天下之幸疏上誠等皆得復職嗟夫
即此一疏而公之度量何如其有容哉
○呂涇野曰李南陽李賢之得君行志三楊楊榮楊溥楊士奇之後一人然晚年因諱言如岳季方

元孫振倫編 來孫之彝之甸之巖之都校

分紀

憲宗純皇帝成化五年己丑公年五十六歲

三月奉

上命廷試貢闈等二百五十人

九月疏乞仲子良臣展祭丘隴奉

旨可

賜楮幣鏹實以歸

○按尚書薛公遠曰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淳安商公以宏才碩徳匡輔治化退食之暇恒念故鄉先隴久違第職在近密未敢言歸乃封章乞以子編脩良臣代行得

允其請戒行有日予惟

上之所以待公公之所以忠

上咸盡其道而內輸又能將

君父之命歸展桑梓以慰孝思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各全其美矣予不揣鄙陋庸賦近體一律以贈云

綸音朝下

九重天歸謁松楸路幾千征袂暫違清禁直行裝遥上載書船斗南夜靜文星燦雲際秋深鴈影聯好慰相君忠孝念故鄉莫遣久留連

○又

送商編脩祭祖歸淳安詩

昭代敷文教名家發後賢

君臣千載遇父子一經傳道合魚遊水謨明揖濟川[illegible]

賡熙

帝載致治屢豐年 經幄陳時政 台階贊化權身依

紅日近心繫白雲邊夢寐情徒切論思任益專貳郎堪

接步萬事足分有石室編磨暇

金門乞請堅榮膺 冊陛部暫別 玉堂偃仰荷

重瞳寵深懷具慶憐黃花京國酒白露故鄉船送送人

分袂遲遲馬怯轡游河蘭棹疾楊子挂帆懸珮雜

巖灘雨衣侵繡嶺煙鷹馨昭孝敬錫福及曾玄子

弟桃夭會門庭鵷鷺聯一時憧好集百世慶流延

早整歸

朝旆何須近郭田人生貴忠孝羨子兩能全

成化五年秋九月九日資德大夫吏部尚書姚夔

贈

○又

嚴親若[illegible]采鈞衡回望松楸隔九京有子先承歸展志無人不羨晝遊榮遥辭金馬玉堂侶獨上雲紅樹[illegible]減春風花正好都門携酒遠相迎 大津劉鉦

○又

橋梓[illegible]在玉堂故園違別幾星霜心關楸隴慈幃遠隔[illegible]烟痕雨露香南去鴈鴻誇各舉北來鵷鷺羨同翔春風桂棹還須疾 主眷親情孰可忘 河東邢讓

冬不雪具疏力陳時政之弊

上是其言

○賀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素菴商公復起序

天生間世之才本為治平之輔然時用藏固於分

定無所繫其於人心世道實所繫也豈偶然哉
昔殷說方其未遇築巖自如高宗求置左右納誨
輔德克底緝綏之休延祚數百年書曰天惟純佑
命則商實詩曰天命多辟斯之謂也肆我
皇上纂承大統祗保佑命惟圖任舊人惟胥用俊乂特
起素養商公弘載于淳安山中復授兵部左侍郎
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同知經筵事公疏懇辭至再至三
上命勿貳眷注日隆歲餘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
命一下自縉紳暨中外士庶凡有知識者莫不
胥慶忻忭而樂之如一口蓋公之為人望也久
矣公世有令德間生賢才天資粹美學行夙成當
英聖勵精之初公角藝浙闈魁多士再試禮闈魁天下
士
廷試第一聯進士及第我朝崇重科目百餘年之
久三元始公一人遂授翰林脩撰從容館閣事皆

老練時楊文貞先生當座未嘗以後進待公繼而
游陟華顯如前侍御學士加兼左春坊大學士更
歷泰至天順紀元公退處于鄉恬寂林壑間斂跡
屏絕於城府雖做官貴勢過其地弗獲面將終身
公今簡自 宸衷遣與殷宗夢賚良弼同一換實
天作
皇明德萬年無疆之休也當殷君臣惟以相遇為難更
喻三百而期至於聖數千載之下尚能使人興起
今公愈遇不已式欽承匪懈尚與
聖德符唐虞世治紹熙皞此有咎夔萬跡發傳此予之
所以望于公迺輿論之攸同也刑科都給事中毛
士廣昔所知祈余為文以賀余衰朽無似目視盛
美爰不以不文辭書為
聖主得賢臣之賀云
龍飛成化五年歲在己丑夏五月上澣之吉正治上
卿刑部尚書四明陸瑜拜譔

六年庚寅公年五十七歲
春禁抑管庄內史侵佔民地免從蘇民之逃者六
餘家
○按言行錄并楊公子冕傳云成化庚寅春
周太后管庄內史侵佔民間地產衆民曰無地亦無救
內史亦死因各執罷械遞之內史幾不免奏知
太后太后大怒欲盡徙蘇民之遷者計八十餘[illegible]
太監將本下東閣議公曰自古及今未有[illegible]
太后天子以天下為家何以庄為只有內史侵佔[illegible]
未有平民百姓敢侵佔官地
者哀遂得寧而免徙邊庭
三月仲子良臣公展祭丘墓還

朝覆
命
夏屢卻萬貴妃物色
○按言行錄云萬貴妃廢昭德宮甚寵公名望一日
出父像求公贊詞貲幣帛酒禮以贈公固辭不受
不為之贊時又
冊封其弟萬二賚彩段羊酒圖寶賜公公拒不受主
二曰
娘娘懿旨公曰必
聖旨而後可受竟卻之
萬貴妃意甚不悅
秋深為

皇子遠慮 即弘治 孝廟皇帝也
一〇按言行錄云成化庚寅七月初三日巳卯
皇子誕生在廷群臣咸恩賜賀公竊以為
皇子生母紀妃原為萬貴妃所忌初聞其有娠遂爾下
方若楚幸而胎竟不墮乃避居安樂堂託病痞塊
始得相安全雖既產若或颺言安知無日後之临
遂止不行賀禮然而心不能以不懷幸也因賦詩
三章
〇其一
聖祖 神宗慶有餘祥開掖彼誕
皇嗣司天昨夜頻占候燁燁紅光繞
帝居
〇其二
朝來瑞氣藹彤庭宮掖傳宣
聖子生福壽 天齊 宗社永綿謳謠動讙聲
〇其三
聖德巍巍契上蒼虹流華渚降禎祥本支繁衍
天潢盛共祝
鴻圖萬世昌

冬課六元文會詩序
〇按序云
六元皆浙士皆浙闈解魁皆仕於
朝寓於
京師成化庚寅仲冬二日斉會於洗馬楊公維新所
六元謂亞卿范公 冢宰姚公夔維新 楊守陳
暨予 商輅 太學文盧君 楷 維新弟楊守阯 先是維
新析簡相招謂恭遇
萬壽聖節行 慶賀禮當得暇至期退自
內閣皆如約而至維新設席具酒殽侍御守隨及阯
迎迓甚恭至既就坐次序以為司冦陸公瑜維新

鄉舊也主其席遂簟豐潔勸酬歡洽司冦言曰此
六元文會也盛事難逢不可無述冢宰遂口占
絕有四十年來六解元之句諸公皆分韻賦詩而
俾予序亞卿舉宣德己酉鄉薦至是已四十年故
冢宰詩云云然四十年當十四舉解元十四人曰
六元者以一時聚會言之其他或外仕或家居弗
槩及也夫所為元非必學盡優于人以一時偶然
舉首人或謂為難故異之維新此會非異之也以
名之同也名同而道同道同則文會之設豈徒宴
飲之樂而已哉士君子讀書求道將以行之也科
目行道之階耳苟道之不行科目何賴焉予輩皆
仕有官職二上令行將聯甲科升朝著六人幸相
與以道自勉為上為德為下為民隨事盡誠力國
報稱以期無負
國家教育之恩無負科目掄選之功審如是則維新
此會與司冦之所稱謂庶乎無愧矣六人出四郡
亞卿天台冢宰與予嚴陵維新守阯寧波盧則金
華兄弟解元前此兩浙未有有之自楊氏始人尤
以為
難云

七年辛卯公年五十八歲
冬彗出天田公疏辭職因條時政七事以上
上深然之諭曰卿等宜益勉佐理
〇按行狀并言行錄俱云成化辛卯十月彗星見于
天田西掃太薇北近紫宮上天譴告警懼之意至
矣公具疏辭職因條陳時政七事上之一曰崇正
道留心聖學毋信異端此脩德之本也二曰謹令
令斟酌事體慎其出納三曰親接見覽聽目熟
必無補四曰慎賞罰則公道昭而治法立五曰

諫諍則下情得以上達而可為長治久安之道
曰勵官守則事功興起而政可善民可安至於
民為邦國之本乜
命該部清理三營革場使官軍便于牧放減退勢豪
庄田使百姓便于耕作他如各處衛所府州縣官
巧立名色科歛掊尅軍民者重治以法如此則軍
民安生邦國永固矣此六者皆脩德之助也凡此
七事實出輿論言之切若遵行之必有裨益蓋
天之視聽在民民心感悅然後天意可回晏嬰曰
君無違德何患於彗此之謂也凡二千餘言深切
時宜
上覽疏深信然之後諭旨曰卿等宜益勉佐理
(　)嗟夫倫覩我文毅公此一疏其盡心于職業何如
者乃因此天變
召見於文華殿致有萬歲閣老之誚嗟夫李吳川樓
為之言曰尹直云予在内閣時欲請見
上萬縉吉止之曰往年彭可齋毋面見一語不合即
叩頭呼萬歲不敢盡言今我輩有言托太監轉聞
無不允從勝于面對是謂有理焉則謂上下交而
德業成此正理也忠臣所深願也不便面議而托
中官轉聞則人臣之不得已矣乃以為勝于面對
此豈中正有識之言哉而尹蹇齋[illegible]以為有理何耶
當時萬歲之呼萬實先為之以阿[illegible]者而彭商
輩弗獲已從之夫豈其本心爲[illegible]閣老之譏萬實
致之再不召見萬實與佞官相[illegible]為之而彭商
坐為所困耳馴致汪直用事彭商去而萬安權
寵愈固極内閣垂二十年則以阿附官者而為
之表裏之效也成化之治所以不純萬安汪直二
人之罪乎
斷誠名言

八年壬辰公年五十九歲

二月仲子良臣公同考禮部會試天下舉人遴
上命選吳寬等二百五十名南平登第者二人吳珙曾拱辰
三月公奉
上命廷試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復奉
命譔進士題名記
(　)按記畧曰
天生賢才以資世用固貴于取之有道尤貴于教之
有素成周三載賓興賢能之制此後世科目之兆
也然而六德六行六藝已預教于未進用之先是
以賢才之出濟濟其盛風俗之美治道之隆不可
及已下逮漢唐宋科目無定名人才無定業或以
孝弟賢良舉或以詩賦經義進教之取之之道雖
未能比美成周而所得豪傑之士亦足以輔成當
世之業功光信史有足徵也洪惟我
朝
列聖相承誕敷文德學校之設徧于天下科目取士一
以經術夫經術者致治之本也古昔聖賢嘉言善
行具載于經學者誦而求之固將体之于身心而
驗之于事為一旦出由科目舉而措之所以致君
澤民者在是所以建功立業者在是此我
朝作興人才之道所為有合于成周而非漢唐宋所
及也
皇上克篤前烈益敦文教求賢圖治宵旰孜孜諸士既
親承簡拔進于顯榮得不思所以報稱之哉報稱
之道無他亦惟反之于身而加夫踐履篤實之功
使聖賢言行不徒見于誦說而已如是人將指而
稱之曰經術果足以成賢也科目果足以得士也

此則邦家之光斯文之慶不然詞雖工而實行無取何以
仰副聖明求賢之盛心乎宋儒有云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
言始為不負所學謹識
此以記其尚勉之哉
四月十二日
賜公誥命階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又
誥進贈公祖父父各如公官祖妣胡氏妣解氏各贈夫
人妻盧氏封夫人仲子良臣公
賜勅階文林郎

○謹按
制曰國家慎簡賢才置諸内閣匪徒代言輔德之是
任抑亦經治贊化之所資故自學士以進于六卿
職愈加而任愈篤苟非宏材碩學卓識偉度之士
曷克副予之屬望哉咨爾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商輅文學優深才器宏遠早膺魁選歷事
先朝史局詞林厥聲懋著經幃綸閣勞勤彌彰蔑既被
於譴謫久退安於田里輙朕簡知有素召用弗疑
遂仍長翰之清資特加司馬之重秩而能竭誠匪
懈式副予懷歷歲滋多寅恭匪懈顧茲懋績可無
異恩是用進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以示旌褒
於戲陳仁義于前予惟汝望告謀猷于内爾無我
違尚篤弼諧登于至治欽哉
制曰朕圖任舊人與之共政恩數所及既為其祖考
之華禮秩攸加必增乃閫門之貴所以厚人倫而
出治道敦世教而著恩典也爾兵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商輅妻封淑人盧氏[illegible]能[illegible]族姻[illegible]
相良人忠以弼朕宵旰恩典以旌爾賢茲特加封
為夫人益茂欽承永光閨閫
制曰自古積德之深者必昌其後為國之切者必顯
其先肆朝廷既寵用其子孫因追賁其祖考所以
廣勸忠之道而弘致治之規也贈嘉議大夫兵部
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商敬中乃
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輅之祖學究諸古德積乃
躬延譽于鄉里廢後裔為予近弼乃爾賢孫緣厥
所從宜隆恩典茲特陞贈爾為資政大夫兵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於戲積厚發宏理之常也位隆
恩渥豈私予[illegible]光榮永綏厥徽
制曰人臣事君以忠圖報之有源人君使臣以禮
豈追崇之可本[illegible]之道攸存激勸之典斯在爾
贈淑人胡氏乃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商輅之
祖母夙[illegible]作配君子慶澤弘衍鍾于令孫朝

夕論思在朕左右宜有寵錫以旌本源茲特追贈
爾為夫人[illegible]光幽室
制曰臣事君以忠[illegible]之報父教子以義必
推恩之典[illegible]而忠愈勵肆覲恩愈
隆斯以見下[illegible]之心上有激勸之道也贈嘉
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
士商仲瑄乃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輅之父脩
德于己施惠及民克厚表昔[illegible]恩義周於姻族
篤生賢子顯用于朝宜錫寵恩以彰善慶茲特陞
贈爾為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於戲
潛德幽光不亡若存永庇爾後克諧厥終
制曰賢才為國家輔弼命來機務講論經史以弼成
治功若亦惟承世澤派家訓所致肆褒嘉之命必
及其親所以鑒恩與而昭議教也爾封太淑人解
氏乃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商輅之母賢明淑
慎善相成之道于家恭儉慈仁施教訓之德于子

上諭其言發户部即便施行

五月二十一日

勅兵部尚書改户部尚書兼職如初

七月十九日

勅兵部備脚力發盧夫人喪以歸

勅工部進士何鍾隨二子扶柩至浙江營葬于本縣港口鎮對河大鳳凰山麓

○按故老父云盧夫人喪柩到杭州北新關布按三司大小官員盡皆衣白出武林門行吊禮輙隨二孝子過南關至錢塘江頭各各致祭一時異之

遣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寗良

諭祭

○謹按御祭文詞

皇帝遣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寗良諭祭于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商輅妻夫人盧氏曰爾以淑善歸於賢哲柔儀有孝閨閫好明來承蘋蘩致敬之誠勵雞鳴儆誠之德協相夫子爲時輔弼贊甚屢頒已加于二品徽纂重軾宜彰于四國胡不百齡遽底亡殁訃音東聞良用悼惜庶加卹典用示殊恩特給棺歸喪營壙特茲諭祭靈其歆承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彭公時撰墓表

禮部尚書萬公安撰墓誌

翰林院侍講學士尹公直撰輓詩序

○按墓表畧云盧夫人天資高明識量遠大事舅姑以孝相夫子始終一以敬治家有法可叱不開而人咸樂于用命貴而能勤儉而好施念外家衰替迎養母何孺人終其身喪瘞以禮享年五十又六初封安人再封淑人三封夫人每歲入覲兩宮總十有五次皆受彩幣賚賫之賜人尤以爲榮

○按墓誌銘云淑哉夫人來嬪宜家寵渥所假曰德匪他爲婦斯孝爲妻斯恒爲母克敎德爲誰成肆天監孔錫多徵祉生殁哀榮兼承有幾吉壞之原巋然起墳文以揚之用示後昆

○按言行録云盧夫人卒于京邸將啓柩歸公亦爲文祭之文曰爾長名門發閨内訓識趣高明德性純粹年方十七來嬪于吾下和姊姪上奉舅姑勤

儉孝敬人皆稱賢我逾一載領薦朝天名列乙榜制除教職辭之弗就歸學鄉邑於時不幸遭家中衰父兄繼殁舉室興哀我遘危疾展轉斯牀爾於是時憂苦曷勝[illegible]試南宮仍辭一科業洪太學三載已過爾奉老[illegible][illegible]居寂寥二子一女撫育甚勞紡績織維内[illegible]老北望天涯奉養朝夕我既登第拜官翰林[illegible][illegible]姑及母北行數年之間食息寵安爾執儉勤弗異于前已而被詔解官南歸重新家業心勞神瘁及承召命偕以來京我復舊職子亦名成滿期與爾偕老百年異日歸老同樂田園云胡一旦棄我而遊肝賜摧裂此恨曷休念爾生存三受恩封命服在躬亦既顯榮茲爾云殁九重興惻卹典便蕃恩尤殊特爾之二子各率婦孫扶爾之柩歸瘞故林爾柩既還爾魂依我特我勗我庇我覆我保爾子孫有隆弗替庶爾之福徒于

世世實事磊行求訣千春嗚咽流涕情非筆書
魂如在鑒此哀詞夢寐之間庶或見之 嗟夫
公祭夫人此文雖只述一生相與履歷事体而夫
人之賢德畢見矣况重九則祭冬初冬至則祭歲
暮祥禫則祭其文皆有可述此不能具載夫人之
賢德畢見矣是以終公之世不復再娶即媵妾亦
未有置公之篤於夫
婦之誼又何如哉

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勅編纂宋元二代通鑑綱目

〇謹按
勅曰朕惟經史有資於世尚矣雖立言垂訓不同
植綱常淑人心一也我
皇高祖太宗文皇帝留心經籍嘗表章易書詩春秋
記及孔曾思孟之書名曰五經四書大全眞爲世
不刊之典未遑及史若有待焉且歷代史書惟朱
文公通鑑綱目詳畧得中可以輔經而行其傳
有異同差訛者朕已命卿等校正入梓矣顧宋元
二代至今未備卿等宜遵依朱子凡例編纂宋元
二史俾上接通鑑綱目共爲一書以副朕稽古
文繼述
祖宗之意務求精當毋冗毋畧應用編纂官屬仍推
成有學識者數員先具職名以聞故論
按言行録云宋元二代史書公於景泰六年曾
承
命將纂因未成書故於成化九年復奉
勅編之歷四寒暑至
成化十三年方成

十年甲午公年六十一歲

春三月疏陳弭盜之方

上然之

〇按行狀幷傳云成化甲午春京城內外盜賊
公上疏陳弭盜之方乞降
聖旨榜文一道發都察院遵依謄寫各處張掛曉諭令
賊黨中有能指稱同類姓名幷打刼實跡赴通政
司或兵馬司或巡捕官處先行容首者即免本身
罪犯仍給各犯贓物一半充賞出首之人官司不
許生事拘留即放自便
上深然之依擬及榜文一出而盜果頓息

夏六月仲子良臣公勸發賑濟嚴民

〇按倪公岳誌云成化甲午夏月浙苦於澇而嚴州
尤甚仲子良臣公遭丁內艱在家不忍坐視乃抵
書當事勸發以食飢者守從之民多全活未幾有
司欲絹且亟復抵書巡撫都御史俾得以銀折絹
而民困少甦一時士夫人民莫
不感激美賞僉謂其有父風焉

冬十一月貢復

郕王帝號

〇按言行録幷傳誌吾學編云成化甲午冬十一月
上一日與公在
文華殿議及
郕王監國事公言
郕王實有社稷功當復其帝號
上心於是有不能恝然者矣故未幾遣懷恩至
內閣會議衆莫敢言亦莫能言公獨以爲當日
其事身履其艱今承

上頗問而不言何時當言乃備陳其所以當復帝號之
故詞極剴切至於涕下左右皆泣懷恩入奏
上益感悟即降
勅旨告諭文武百官曰景者朕叔郕王踐祚戡難保
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之際奸臣貪
功生事妄興讒構請去
帝號
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奸於法不幸上賓未
及舉正朕嗣大統一紀于茲軫念親親用成先志
其郕王可仍舊
皇帝之號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公乃舉手加額賀
賜曰
皇上此舉真堯舜之盛德也
○[illegible]洲曰景泰廢易
憲廟不以為憾而乃追成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諡即
二帝三王之盛德無過於此彼蔽怒宿怨而忘親
親之恩者不為我
憲廟之罪
人哉

年譜　卷　十七　元始堂校

十一年乙未公年六十二歲
三月奉
上命廷試王鏊等三百人
○按言行錄云公在當時以三元居相位剛正果决
名望之隆重朝野注仰非朝夕矣故如天順年間
不在其位則已一再秉鈞
朝廷必命以廷試斯蓋其第五次焉
四月奉

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
五月委曲疏陳
皇子弘治帝及
皇子母紀皇妃
上始召見
皇子命
皇子名
賜公彩緞表裏等

年譜　卷　十八　元始堂校

皇子母紀皇妃居西內永壽宮
○按言行錄云初
皇子母紀皇妃每為萬貴妃所忌故雖懷孕託言病瘓
另居安樂堂是以既產而
上與萬貴妃皆不及知紀皇妃因而抑欝成病迨今年
四月所立萬貴妃所生
皇太子御名祐極患痘疹薨已諡為悼恭太子
皇上方以嗣續為憂而紀皇妃子至是則亦已六齡故
禁中漸傳西宮有一
皇子然皆憚萬貴妃之忌無敢語者公獨婉轉委曲上
疏言之疏畧云
皇子聰明岐嶷
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
昭德宮殿下保育恩愛踰于己出凡內外群臣以及
都城士庶之家莫不交口稱賀此誠

宗社無疆之福也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為未
順伏望
勅令就近居住俾得朝夕接見以遂母子之至情慰
朝野之公論疏進萬貴妃口雖譽言何不令其早
知而心實不得不懌於是遂乃啓
上召見
上始召見
皇子皇子一見
皇上本屬天性欲撲入
皇上懷中相持淚下又且氣度不凡
皇上撫之大喜萬貴妃亦喜具服進賀因未有名
上乎勅內閣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不稱
旨
上親名之曰祐樘賜公等綵緞表裏召
皇子母紀皇妃亦厚賜之徙居西內永壽宮禮數一視
皇妃中外聞之大悅既而文武大臣請立為
東宮
上命待稍長
行之

六月二十八日
紀皇妃殂公上疏請以禮殯葬
上從之追封為淑妃
○按言行錄云成化乙未五月
紀皇妃從居永壽宮六月二十八日遂薨京師[illegible]
謂受萬貴妃鴆即有疾之薨於鴆也公屢從[illegible]
言着乃復舉家于寢紀妃故事具疏上言是以得追
封為淑妃化禮疏葬如禮焉及至
孝廟登極之年皆母紀氏為
孝穆皇太后別建宮殿崇奉一歲五享四時薦新累
一縣為徐頊者上疏請究
紀皇妃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讐當時診視太醫
院使方賢治中吳隨等俱宜逮治下禮部議禮部
覆本請拘萬家親戚春屬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
萬公安劉公吉皆與萬家通好非一朝夕至是懼
甚私謂尹公直曰我與萬家久不相往來矣直慰
之曰此事只宜寬處株連蔓引其與大獄豈
先帝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為外面浮議
竟已之嗟夫文毅公舉宋李宸妃上疏誠恐其有
此議耳渠非先見之明耶
○按吾學編曰李文達公賢遇曹石與以行權商文
毅公輅處永壽昭德兩宮順
以濟險斷實難也誠為至言
七月蒙
上賜御製四季聯環詩及
大明一統志貞觀政要等書公隨謝四季詩四章以進
○按春季詩云
聖皇御極仁政新斡旋造化回陽春淑氣先從大地至
和風被物資陶鈞不須羯鼓催花發上林已覺生
意津千紅萬紫匯雕刻群芳庶類隨天真四郊遊
樂足歌舞擊壤豈獨稱堯民
○按夏季詩云
祝融南來日初長火輪迸焔紅旗張暑氣蒸人如
坐甑纖絺翻汗誰能當
聖情孜孜重惻惻仁風及物咸阜昌憶昔武王蔭暍夫
至今千載名猶彰殿閣生涼炎熇遠清陰須施
四方
○按秋季詩云

東宮

上命撰誥文一道立
皇子為
皇太子隨進表稱賀象
賜白金彩緞

○謹按
誥曰若昔大猷繼天垂統必立儲貳以隆萬世之業
以繫四[illegible]之心朕丕纘令緒寅奉神器遵
祖宗之成[illegible]法
帝王之弘[illegible]用建元良以正國本咨爾皇子某天資粹
美日表岐嶷體備溫良性全仁孝幼儀可象主鬯

宜歸今特授以勅寶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慎乃
德惟忠惟孝欽汝止惟幾惟康惟誠與敬足以臨
民惟儉與勤充以廣學惟親正直遠諛佞斯禁可
大惟戒逸慾崇節儉則福愈久用服膺我明訓以
承我
宗廟社稷延國家萬萬年之慶爾惟欽哉

十二年丙申公年六十三歲

二月十二日
勅戶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商輅陞
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兼職如故復
賜冠帶金織麒麟一品服

七月黑眚見公疏時政八事以奏
上悉嘉納

○按言行錄行狀并載云黑眚者一物黑而小遠遠
見黑氣一片而來金睛脩尾其疾如風雖密室亦
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被傷出黃水徧城驚擾公
因上疏言
天心仁愛人君莫大於發災變以譴告之尤莫大於
出妖孽以警懼之今妖物頻興豈非
天心仁愛我
皇上之至故屢屢假此譴告示警實欲齊斯世於平康
之域也往因災變文武群臣嘗舉政事當興當革
者上達矣荷蒙
允納而行之者有之暫從而復寢者有之茲妖物之
見寧不有在乎
皇上洞知此異以為

上天示警恐懼脩省不遑自寧誠可謂善於事天者
矣復條具時政八事以獻一謂財用為軍國之仰
給不可不節如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則財不
妄耗矣二謂玩好為伐德之斧斤不可不慎如四
方常貢外不受異物則遠人自格矣三謂言路之
開為通達下情也諸色人等許直言自達義者聽
允不義者亦不加罪四謂刑罰之設以誅有罪也
分遣部使審囚以理冤抑務使情真罪當而輕重
適中五謂停不急營造役不以時則民不堪生一
怨讟之聲于是乎興除城樓垣域所當建外餘乎
停止六謂實三邊軍儲糧餉不足則軍無所恃而
戰陳之勇于是乎隳務充實邊備不致臨期悞事
七謂守沿邊閘隘蓋關口之立所以禦外侮也遂
一看視脩葺必令堅固不致緩不濟事八謂增置
雲南巡撫蓋地方之重不可任用匪人也雲南缺

無燃撫必增置大臣一員為之鎮守凡此八條[illegible]
盱政所在伏望
聖明采納施行則妖孽無不殄滅人心無不安靜矣凡
數千言書極懇到切至
上是其言悉
嘉納焉

復號毀玉皇祠

○按行狀言行錄并載云成化丙申秋七月
上命建玉皇祠于宮北別創禮儀樂章將有事焉公上
疏力沮之謂略曰
皇上為此無非上為
母后祝壽下為生民祈福用
畐保安 宗社于萬萬年之久
皇上敬天勤民之盛心人所共知但稽之于古未為合
理昔傳說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為弗欽禮煩則
亂事神則難舞之君曰爵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

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神明之道也況曰
天者至尊無對尤非若他神明比而玉皇即天神也
宜尊而不宜煩可敬而不可瀆今顯別立以祀則
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見人心靜息誠意不專伏
望
聖明將前項祠停罷神像送宮觀供奉祭服祭器樂
舞之具送太常寺收貯凡內庭一應齋醮之設悉
且停止自後
聖節等項備齋悉照舊例施行勿為瀆焉
天心昭監可以變災為祥而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
上是其言即日盡皆罷之而祠遂廢

又疏停取起運松杉等木

○按言行錄云成化丙申秋七月工部以蓋造
乾清宮門缺少松杉木料奏
差內外官員前往浙江湖廣等處起運柚分前[illegible]
用公乃以連年旱澇相仍庶民艱窘且棄之深[illegible]
不寧不得緘默又復具疏懇乞暫為停止不以
官往取俟各處抽分報數與夫邊報稍寧然後
官或令彼地方差人起運實為便利況宮門被[illegible]
所宜深加警省亦不急之務且可暫罷營造之[illegible]
惟當少緩
上允其言不行差遣一切停止

十一月廿五日得第二曾孫命名承德

成化十三年丁酉公年六十四歲

三月疏革汪直罷西廠刺事

○按言行錄云成化丁酉正月
上以上冬伏誅妖人李子龍彼方銳意欲知外事見司

禮監汪直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衛官百餘人分
設西廠緝之出入廣刺大政小事方言俚語以聞
至三月積恣無比大肆羅織權傾中外無敢言者
公獨上疏言之後條其十罪上之畧曰近日伺察
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之
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群小如韋瑛者自言親承
密旨得專予奪之柄擅作威福虎張聲勢其間同惡
相濟如王英則以其附己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
諫止則以其異己而黜之如狼如虎肆無忌憚以
致人心洶洶各懷疑畏使大小臣工不安於職商
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塗士卒不安于伍庶民
不安于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腹心之患臣實[illegible]
馬伏願
天道之包容勿察察于事情遵
世宗之成憲勿屑屑于改易
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通[illegible]

杜濫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部付刑獄於法司收
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貪贓
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則
讒言不入于耳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
足以安邦而定國延
聖壽於萬年保
皇圖於不拔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
國之安危未可知矣因條直十罪以聞
上覽疏恚曰用一内臣焉得繫國安危令太監懷恩傳
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
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
鎖鑰不可一日缺人守者渠敢一日擒械數人南
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
擅自換易此人不黜國家危乎安乎懷恩聞之咋
舌而退入奏

上立命撤去西厰尋後常英亦坐誣緝妖言斬于市人
咸快之然
朝廷雖安而公位始不安矣
○按劉翊亦言云西厰者以別東厰也東厰之設實
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為緝訪謀逆妖言大姦大惡
等事一時權宜因而未革今增西厰原非舊制伏
乞革罷以
安人心

四月編纂宋元通鑑綱目書成謨表以進

○進續宋元資治通鑑綱目表
臣輅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經以載道闡
萬世之文明史以輔經昭累朝之鑒戒東魯至聖
刪述于前考亭大儒祖述于後此春秋為經中之
史而綱目實史中之經嗣是以來諸家並作若宋
史者訖無定論撰元書者罔有折衷或雜於遼金
而昧正統之歸或成於草率而失繁簡之制或考
善惡惡之靡實或是是非非之弗公況其前後[illegible]
牾予奪乖張衆說紛紜卒未有能會于一者是誠
有待于今日也 天啓
皇明誕膺景運我
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既表章乎經書[illegible]
追于史鑑恭惟
皇帝陛下 睿智聰明 聖神文武 重華協
帝於[illegible]丕顯之誠 五福錫民建用惟皇之極 咨詢
治道日御經筵謂經史彙訓雖殊道並行而不
悖綱目傳舊而作詞愈約而益精爰因書法同異
之疑嘗命儒臣校讐之
命鏤之文梓 賜諸廷臣 嘉惠及于萬年 文命
敷于四海乃者載[illegible] 九重之詔俾續二代之編
[illegible]之[illegible]法儒先之衮鉞大開兩局筆札給
自

尚方[illegible]備一家史官公於遴選搜羅剔抉存其信而
傳其疑論討研磨詳其大而略其細惟趙宋自建
隆之創業積而為慶曆之昇平迨熙豐之紛更馴
以致靖康之禍亂比偏安于江左竟訖籙于海南
其中命令之施紀綱之布國體安危之繫民生休
戚之關大書特書咸據往牒正例變例悉本成規
彼契丹出自鮮卑女直起于渤海皆以桀黠之雄
割據于隣壤亦為採摭其事附見于當日若胡元
之主中華尤世運之丁極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
三綱既淪九法亦斁第已成混一之勢姑復衍七
八之傳故不得已大書其年亦未嘗無外夷之意
末紀
天兵之征討實彰 帝業之輝煌汛掃腥羶之風復還
禮樂之俗[illegible]三年鬼方之伐威加六月玁狁之
師此我
太祖高皇帝再闢乾坤肇脩人紀巍巍功德高五帝而

冠百王者也臣軫等才不足以達經權之宜學不
足以盡古今之變仰承　隆命愧乏良史之三長
俯竭微勞已見星霜之再易總以四百餘年之事
萃成七十二卷之書上徹
經幃少塵　睿覽伏望　正大綱㮣萬目隆
世道于亨嘉　與教化淑人心保
鴻圖于悠久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
之至

初八日奉
勑着兼謹身殿大學士

五月十四日盧夫人六秩陰壽

○按言行録云成化丁酉五月十四日遣盧夫人六
十陰壽公為文以祭祭畢而悼惜憮惝者久之因
感決意休致矣二
子則皆哀痛不已

六月疾作至二十一日上疏願乞休致

○按疏畧曰臣以遭讒廢棄之人賴
皇上察臣非辜起臣於畎畝之中仍置臣於宥容之地
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是以朝夕思念寢食不安誓
殫犬馬之勞冀効涓埃之報柰才力淺薄學識荒
疏荏苒十年曾無寸補每自循省不覺汗顔邇來
年紀寖加筋力愈衰眼目昏花肌體羸瘦兼以右
手先因閃挫不時痛發雖在日逐力疾朝參勉強
供職譬之嬰兒學走終非自然深自維念不可久
冐寵禁妨礙賢路伏望
皇上俯賜矜憫容臣歸保餘年則

君臣始終之
義至矣

二十二日欽奉
聖旨卿歷練老成朕方倚任但自陳衰朽力求退休特[illegible]
俞允以遂優閑陞少保還寫勑給驛與他回去該衙
門知道欽此

二十四日復上疏辭少保職

○按疏畧曰臣本以庸愚退處山林自分與草木同
朽[illegible]誤蒙
皇上斷自　宸衷召臣復任重擢　日月之光再霑雨
露之恩
皇上生成實無報于萬分之一柰老病侵尋自[illegible][illegible]
子[illegible][illegible]何
聖明容臣[illegible]老已為萬幸復蒙陞臣少保豈堪滋覆伏
望
收回[illegible][illegible]伻臣以舊官致仕將日與田夫野老謳詠
太平以終餘年則臣未死之日皆
陛下所[illegible]之感
恩[illegible]恩何能已乎

二十五日奉
聖旨卿輔導有年今乞休致特陞前職不允所辭

二十七日
上遣中貴[illegible]勑書一道幷白金寶鈔金織襲衣等物往送

于第
○謹按
制曰少保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卿始以
文學才識歷事
先朝綸閣經帷成著勞勣後被累退居十有餘年逮朕
踐祚召復舊任賴以啓沃資以佐理顧委託之方
殷稟乞休之懇切茲不重違卿志特允所請爰晉
崇階仍兼兩秩并賜白金楮幣金織襲衣及給驛
舟以暱卿歸展古君人優老之禮也惟古老臣去
國惓惓不忘忠報之義卿歸豈徒日與親戚故舊
務爲燕樂叙契濶而已當爲鄉隣子弟師法陶成人
才爲郡邑有司諮詢長養黎庶斯亦忠報之大端
其于在老成不忘之義夫何愧焉故勑

七月初二日入

朝謝
恩
陛辭
上復錫宴于文華殿出即戒行公侯伯卿大夫士祖餞
門外宿城南崇恩觀
上遣中使問安者二
○按言行錄云公家
朝廷容令致仕仲子良臣公亦欲解官歸養公不聽
曰子將老矣故歸以終吾餘年爾正在強仕之
宜竭力以圖報稱矣可言歸於是良臣公非道三

子汝雖時二十四歲汝順時十八歲汝恭時十
歲隨公歸且勉以奉養之誠公心始安濟行在廷
文武百官莫不奔走祖餞都門外車馬塞衢行者
莫能過市井小人亦謂罕見嘆羨不已館閣僚屬
次第賦詩道別咸歎艷其榮名盛福非人所及比
之漢疏廣焉是夕宿城南崇恩觀復出問安者絡
繹不絶
上遣中使問安者二次內閣萬公安西劉公吉東劉公
珝俱至邸留飲命子孫勸萬公拱手曰先生
歸矣生等無所宗願留一言以教公曰吾平生不
喜妄殺人耳別無他能諸公立朝當言則言當行
則行毋似區區因循過日也劉公吉酌酒於地曰
吉侍先生日久果未曾見先生筆下妄殺一人子
孫濟濟多賢此其報乎酒殘燈起各各揮淚而別
○送少保商先生致仕還淳安詩序
天生一代非常之士其于出處進退居仲顯晦常

若有意嘿相其間使名完志遂其忠可以貫乎金
石而弗渝其心可以質諸鬼神而無愧其功業足
以昭乎簡冊而無窮若今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
殿大學士素菴商先生是已先生以儁邁之才博
厚之德純正之學自發解鄉闈已負公輔之望而
困于太學者十年非抑之也養吾道也已而會試
殿試皆第一蓋自
國朝設科以來三登首選先生一人而已入翰林爲
修撰不三四載召居內閣預參密務非用之驟也
顯吾道也凡所以啓沃
君心彌綸時政有外人不及知而
朝廷獨知之者先生之功居多蓋自永樂以後翰林
儒臣黑頭柄用一人而已幾爲權奸所誣養恬林
下者又十年先生處之泰然無復用世意
先帝洞知其枉欲用之弗果
皇上御位首膺召用先生忠義之心始大白於天下

豈人力哉天相之也先生感激知遇誓以身報
知無不言而禍福利鈍有所不計今年上疏懇以
老辭
上眷留之弗可特從其請加陞少保
錫之璽書賞賚優渥給驛以行
朝士大夫咸有眷戀之意山林韋布之士聞之莫不
高其節去之日送者塞途無間老稚咸皆嘆息
其賢蓋自牢執大臣以老致仕始終全節如先生
者古今天下一人而已先生有丈夫子二長懋衡
由進士擢官編脩文學器識綽有父風孫曾滿前
森然玉樹桑榆晚景何樂如之先生復何求于世
哉而天之厚于先生者又未可量也獻從先生最
久辱愛最深因其行特述其得于天者以叙于諸
贈言之首而因嘆夫天下之士固有抱忠義而弗
獲見知于天人以自沉晦于寂寞之濱者何可勝
數於乎其亦有可感也夫其將有以自慰也夫

成化十三年丁酉孟秋朔旦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門生王獻
書

〇詩
蚤展經綸佐
聖猷德隆望重古伊周三元名譽誰能並一代文章世
罕儔玉帶緋袍歸故里黃麻紫誥出神州古來疏
傳今重見名遂功成羨退休　鳳陽趙輔

〇又
久登黃閣佐
飛龍華夏咸瞻翊戴功八柱擎天一變足三元冠世萬
人雄引年辭組辭中禁優詔榮歸賜上公只
恐蒼生要霖雨不容閑臥越山東　維揚蔣琬

〇又
紅日中天萬國熙功成一旦奉身歸三元及第今世
似一品遷鄉古亦稀松柏歲寒含晚翠桑榆雨
散晴暉門庭桃李知多少臨別依依不忍違　瓊山丘濬

〇又
聖朝科第百年中三冠魁倫獨見公金鼎調元春似海
玉堂揮翰氣如虹成功范蠡身還退謝事桓榮爵
倍隆多少都門送行者仰瞻家廟一賓鴻　四明楊守阯

〇又
先生當代濟川舟勇退如何自急流黃閣
兩朝臣主績赤心一片為民憂翁邦伴使還相問洛社
耆英讓共遊最是鳳毛傳世美翩翩又在
玉墀頭　姚江謝遷

〇又　重扶
日轂上晴空仕路咸瞻位望崇九有人歸梅岸內幾

多才入輔龍中對科兄著三元譽詞苑真成一代
雄池鳳輝輝毛五色攜時疏傳未能同　太原周經

〇又
半世衣冠秘殿東累
朝憂國此心同科名事業王丞相壽考兒孫郭令公
優老有
恩猶玉帶到家無處不清風芝山回首
紅雲近徵召還應在眼中　新喻傅瀚

八月十四日得第四孫命名汝晉
〇按譜畧云汝晉公良輔公之長子公之第四孫
正德十年乙亥於興府引禮舍人兄弟共六人
升庠生入國學新城縣簿汝恒益府
典膳汝孚汝瀧俱郡庠生汝□□世

十月公携諸孫抵家晝錦光榮優游閭里

○按言行録云成化丁酉十月五之日公與三孫汝謙汝順汝泰方綿抵家日以謳詠太平為事得遂林壑之樂鄉人族衆有相迎者至期輙赴無俟再請有慕公名求詩文者援筆遂書不俟終日公之平易近人類如此

十四年戊戌公年六十五歲

建造

御書樓

開鑿養蓮池

○按行狀云公歸次年春二月去家百步外命工建樓屋數楹扁曰怡老堂以為藏脩之所其樓則名為

御書樓凡

三朝所錫璽書誥勅圖籍薹鈔之類咸庋其中日具尊酒蔬肴以延親友談舊故至夜分達旦不寐並無惰容倦色又引水為池植蓮數本遇盛開則携孫曾往賞之

按良臣公書夾怡老堂詩云寒家居淳安芝山下數百年于茲先世澈廬具存家尊近于前溪狀元坊左建樓屋數楹以藏

累朝經籍樓之旁為小軒軒前鑿方池種蓮以供清翫池邊蘺畦菊圃松竹交映客至相與觴咏賡和為樂扁曰怡老堂蓋家尊荷 朝廷寵用又蒙

賜詔歸老林下仰戴

天子浩蕩之恩莫罄名言惟優游晚景以歌詠之

不自敢求

大人先生佳章寄歸倘沐 惶賜珠玉不勝至幸

十五年己亥公年六十六歲

三月仲子良臣公進講

經筵

○按傀公岳誌云良臣公由丙戌入翰林經今十於年每遇端陽重九節等諸大臣於

內廷宣賜牙扇虎符壽縷諸物良臣公皆預焉

七月長孫汝謙

旨許蔭補國子生

十六年庚子公年六十七歲

五月與新安黃生叙契闊

○按黃公華三生録云新安黃生華字秀夫廷試後改實夫年十七慕公文章負笈相從蚤夜汲汲能弗懈于功至二十二報領應天鄉薦及成化庚子夏五月赴明年春闈過公言别公留款與言曰士之仕也所以行其義也出處去就士君子立身大節不可不謹古昔聖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學聖賢者舍此奚學何事坐至夜分又思念盧夫人蚤歲苦心勞志奉姑育子男女婚嫁具有節終惜乎今不在矣華對曰此榮顯念親雖意也今以華觀懋衡先生與槐霖先生兄弟怡愉居家不較尺寸此真足為世勸又孫曾種種績學業文皆有成效莫非先生一念之積所致公雅然曰誠如汝言所

論兄弟敦翁父母其順矣乎良有以也又語乃
事曰即今家用始見從容無復日前之窘迫也
曰先生每書家用不足書對人言人弟之信今
生幸爲此言豈無謂耶公笑曰天順年來家居無
事性好買山種木今章其成耳特於相知道之古
人云一年之計種穀十年之計種木百年之計種
德豈不信然比黃生行因製五言近體一律贈之
詩云

遠道相從日　雲梯穩步時　事成應有志
天道復奚私　獻策登金榜　居官侍玉墀
平生忠與孝
此去足施爲

十七年辛丑公年六十八歲

二月致書上司擒捕大盜

○按書畧云歸田商輅再拜書奉
分巡萬大人　執事　嚴州地僻民淳無離金處所
遠素無強盜離任年劉茂七舉宗留等機據已甚
而此獨晏然不意去歲三次大盜寇劫本府所係
唐宋項三大家人心驚疑擬移避匿各數月不定
太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因防之不豫而
擒之不力唐家之賊不盡擒捕致有宋家之禍宋
家之賊不盡擒捕致有項家之禍若項家之賊又
不作速捕絕將來之禍何可勝言如謂姑且容恕
待其改過則強盜無改過之理如謂慮有激變則
激變不係於此夫所謂激變者號令不嚴統率非
人官軍民快縱放真盜妄及平民需索財物騷擾
地方此乃激變耳近聞
上司差委淳安主簿前往處州等府擒捕強盜何異
驅羣羊搏猛獸不被其吞噬亦幸矣何者地方非
其所屬人民不相統攝彼親管所司又未免有情

言賊事者官甲力寡莫以膺之以此捕盜難矣若
果緝訪供招已得爲
上司者可坐而致之何難之云蒙
恩致仕欽承
勅諭卿歸當爲有司諮處長養黎庶欽此欽遵日夕
民恐不忍嘿嘿特此瀆告望與
同寅諸公計度而行則
軍民幸甚地方幸甚

仲子良臣公復同考禮部會試天下舉人遭
上命選趙寬等三百名新安黃華亦預第

○按少參黃公華三生録載公書稿云輅致書
秀夫賢友足下聞得信知登名黃甲不負所志誠
可喜矣且朝廷綱紀之司規矩森然觀政于此足
以廣智識熟行檢又可喜矣但世之科舉士多爲

口耳詞章之習所誤而於存心養性之功忽焉是
以臨政之際書行背馳而無遠大之業蓋有由也
足下聰明過人落素有遠志自今宜益求之于內以
古賢人君子自期視榮華富貴一切身外之物無
容心焉則將來所就詎可量乎區區守拙田園簞
安食息無可言者因便姑也達意惟冀亮之
成化十七年八月初六日書

七月仲子良臣公陞侍
講

○賀懋衛商先生陞侍講序
士君子讀書抱用將志其所願在遭逢
聖明拜美官居要地以展其所抱負以樹勳業以惠
澤于天下後世也然居中而不外補又入講讀同

必墓開有風也公得書消吉故墓所果易[illegible]
多方措卜如壽昌則有花園坪大山裏二處建往
則有馬目源蘭谿則有尖峯塔脚皆名衣冠墓惟
邑南進十里黄壟嶺下樓上坂一穴頗協公意乃
遣使進京具奏蒙
上復差工部進士陳欽遷塋之實盛典也未遷之前連
日淋漓月餘衆皆相與憂慮及開金井光明晴霽
土色又正而堅公喜之甚　寄進京平安書畧云
我以拜賀
萬歲聖節後輙往仁壽看樓上坂地較之諸處獨高其
勢正在爾所置田内來龍明白四山秀麗正對梅
花尖峯環抱有情遂召匠打石選十一月廿一日
甲申搭廠興工廿七日庚寅開金井辛卯下磚結
壙三十日完十二月初三日丙申丑時啓攅未時
入壙前後雨雪四十餘日惟此日驟晴紅日麗天
衆口稱賛只此一晴風水不必言矣此田被佃人

耕轉放水浸灌又兼雨雪連綿浩如湖陂不意撅
深半尺就是乾土至三尺餘五色瑩然堅如精石
鋤不能入由此觀之永無水患此田若非爾罷[illegible]
無可成之理其穴近本坵東北背後西邊周守真
田二畝入分憧然相從只說要換沙坵三畝東遂
吳鳳鳴田二畝七分用價二十兩東南長坵五畝
却是姨夫之田仍執初說謂隨意用之諒不能折
我也初七日回從開正又親去整[illegible]　二月十八
日書付二官暨二
婿二女處同意

十八年壬寅公年六十九歲
正月仲子良臣公奉
命内館授書

四月送門生黄華宰金谿
○贈黄進士出宰金谿序
新安黄生華賓夫舉成化辛丑進士觀政烏臺未
幾授江右金谿令便道過予言別予告之曰進士
科目之英也邑令斯民之表也以子之才得之固
若甚易然視之果重耶輕耶實夫拱而言曰華不
敏敢不視以為重曰然既知其重當思所以盡其
重可也我
國家取士非一途而進士之科為最所以求非常之
才責以非常之功以輔成雍熙泰和之治自洪武
至今百有餘年
聖聖相承率用此道其為重也審矣夫以進士而擬之
令自常情言之孰不為重任之輕耶然不知
天下之治實始于邑邑令得人則民生遂矣教化
行矣彼郡馬藩馬上而

朝廷馬皆受成于此可不勞而治矣其為重也不亦
明甚矣乎且聖賢所言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循已
治人之術王道之大端也而後世儒者論當官之
法曰清慎勤是又推衍聖賢之言以為居官守身
之捷徑者也實夫平昔之所講授在此况窮之所
養即達之所施叅行牲宰大邑可不盡推所學以
為善政善教之本乎必也自清慎勤而砥礪志節
以期造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地使美政成于一
邑而佳聲播于遐邇則超擢重任可計日而待矣
良驥之足距能久淹于百里哉實夫嘗從予遊故
其行也不以頌而以規實夫起謝曰敢聞命矣敢
不夙夜以思以求無負于誨言遂書以為別
成化十八年壬寅四月之吉榮禄大夫少保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致仕淳安商輅弘載序

太傅商文毅公年譜卷之三終

明三元太傅商文毅公年譜卷之四

元孫振倫編　來孫之彝之羲之向之鄀校

分紀

憲宗純皇帝成化十九年癸卯二月二十五日公壽七十
初度三司郡邑族黨姻友契舊廣賀者甚衆
○慶少保商先生七十壽序
皇明天下百十年餘於茲矣士以明經登庸三試第一
若先生之外無人焉其以史局僚屬不三四年入
內閣位宰執者先生之外不數人焉出入
兩朝輔導
列聖以一身繫天下之休戚倚托方專而乞身甚勇者

先生之外又不數人焉有子焉以進士世其業以
太史世其官有孫焉益辟其秀以振厥芳摛辭林
下而忘情物外先生之外又幾何人哉昔王沂公
呂許公相業成矣而歸休之樂未之有聞劉秘書
張龍圖耆社樂矣而當時事業未之有究梁莊肅
洪忠宣父子同入翰林矣而其勳名與歸老之趣
或視數公為少以予觀先生何所得之多也又於
理勢而知先生之壽祉日綿
國家優老之具日隆意者天于先生有所私也不然
則先生積之厚故報之般譬之海焉為體也大故
所受者廣也譬之山焉為體也堅故所歷者遠也
則夫天之私之者其亦自為也耶先生豈人也予
輩已極仰止于昔今又濫官其鄉則今日之事能
自已于情乎同寅諸公謂予當言故論其大者以
爲縣尹丁質紱獻以為
先生壽

成化十九年春二月之吉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學江西李遜學序
○按謝賀七十書稿云　舊交商輅再拜書奉
憲長　憲副　憲僉　列位大人　鈞座　區區蒙
恩歸老無補於時多荷　記存以賤誕特遣使賚
雄文覩禮物光賁山居尺牘意高古稱許過當登
受之際感愧交集自非篤念斯文之舊能如是乎
銘刻銘刻敬此伸謝餘不多及希　諒察幸幸
又　林下商輅再拜書復
憲副李大人行臺　側聞　考校之公去取之當
衆心悅服雖刑威肅施而師生警勵有加
提學如此誠有益于人才有裨于風化方茲歆慕忽
承專使以禮物見貺　情意過厚感佩何量使回
特此申
謝餘不克悉惟
亮之

三月　日得第三曾孫命名承翰
○按譜畧云承翰承芳俱良臣公孫汝聊公所生子
文毅公之曾孫也翰充邑庠生芳補郡庠生正德
四年己巳兄弟二人同入太學翰校中都留守司
經歷清白無愧家聲剛直不阿權貴芳授鴻臚寺
序班陞
內閣鳴贊
七月仲子良臣公奉
上命主考應天府鄉試隨具疏陳情懇乞
恩歸省
詔從之　賜寶鏹以行

○按陳情疏畧云翰林院侍講臣商良臣謹
奏為陳情乞
恩事臣以一介草茅叨居近侍虛縻廩禄茲者欽奉
聖旨着臣南都校文臣祗受
寵命實切戰兢深懼非才末學無以仰副
聖天子求賢之盛心然於去取之公則不敢不竭犬馬
之勞以圖報稱萬分之一臣父商輅先任太子少
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比因眼目昏花手
足顫掉願乞骸骨欽蒙
特恩少保准令致仕及
賜以璽書來服等件榮幸無比緣臣定省久曠切思
南京去[illegible]不過千里之遠臣于科場事完之日伏
望
聖恩憐憫容令歸省即便依限前來供職庶得忠孝兩
盡不勝感戴之至謹具本親賫　奏聞伏候
勅旨欽奉

聖旨可仍
賜賞鈔若干路為道里費
八月良臣公赴應天府主考鄉試人伏藻鑑之精
○按倪公岳誌云良臣公赴應天府主考鄉試尤以
廉謹自持雖所當得供用器物亦辭不取其所[illegible]
第一人又復魁天下士是以一時士夫
既仰其不取之廉尤服其藻鑑之精焉
○按應天府鄉試錄序云
上天純佑我　國家茂生賢雋以隆億萬載太平之治
實由
列聖一德相孚與天脗合純一不已故有不貳心之臣
奔走[illegible]附樂為之用所謂心純則賢才輔是已然
賢才之進類非一途而得人之純莫過于科目蓋
由純以經術取士故也豈前代襍以他藝比哉乃
成化癸卯秋遭當大比

上以南畿根本重地賢才之多往往倍蓰下國於臣
特詔臣良臣臣升往同文儒臣等受
命兢惕暨百執事莫不洎矢[illegible]忠殫誠以仰副
聖天子[illegible]席之盛心精辨三試之揀閱精嚴得其文之
純乎理者百三十五人遴　制[illegible]也錄成咸謂良
臣宜序臣惟
天生賢才以為世用何代無之特在乎人君用之有
道斯上下交而德業成若昔堯舜之純乎帝為湯
文武之純乎王時則有若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
倫又皆佐理之純臣也而豈徒哉良由二帝三王
之心純乎道然後用人得其純用人得其純而
上天純佑之命有隆勿替書曰天其申命用休殆以此
歟下迨嬴秦固不足言若漢之雜霸唐之雜夷宋
之雜儒不得正以其道之不純故用人有不能純
之所致耳尚冀望天之佑命之純哉洪惟我
朝以
聖繼聖純佑之命與治道之純亘古莫加實天監純一
之德以篤眷佑于無窮是以四方懷德之士咸有
帝臣之願其已用者莫不彬彬然布列庶政而為佐
理之純臣其或未用而有志于德行道藝者亦不
以限僻壤或殊矧南畿為賢才淵藪被
列聖道德純一之化尤深者哉諸士子以純于德行道
藝擧於此然特發軔之地爾行將騁驥要途天下
之所屬目由此而奮迅焉則于皐夔稷契伊傅周
召數烈之純孰謂不可致乎必思操履純正終始
一德以永終譽使當世仰之後世慕之而益推科
目為得人顧不偉歟苟徒藉是以掇[illegible]榮而實德
則病則于科目有玷豈惟諸士之羞抑亦為主司
之羞可不懼
哉可不懼哉
九月良臣公便道歸省稱觴庭下鄉人愈為榮之且

携
朝中諸名公鉅卿才大夫士祝壽詩文自閣老以下咸
有之
○壽嚴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嚴陵先生以少保吏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致政家居之七年也遡歲在癸卯距
其始降之年蒼龍舍甲午天運歷五紀而過之又
將齊焉者也昔人謂稀有之年是已夫人徒有是
年而無德與位固已稀矣况又有德有位而得其
年其為稀也豈不尤稀乎哉先期冢嗣翰林侍
講良臣得
朝中祝壽詩若干首即萃成帖將寓歸至先生初度
之辰以為壽以裔老門生也特以序引見屬嗟乎

所以為先生壽者豈可苟同乎衆人乎哉夫衆人
之所謂壽者以其身身止于百二十歲也先生之
所謂壽者以其名名豈可以歲計哉盖將期之以
千萬世而無窮也雖然先生稟扶輿清淑之氣生
際
文明極盛之時三光五嶽之氣完而所以培植保合
之者又益加厚孫之以太和休之以元陽茹之以
菁華其氣清以淳其質厚以全身無慝而心無憂
既以超下壽而駸駸夫中壽之域矣由是而抵夫
百二十歲之上壽則固其所固有者也固無俟于
祝矣祝不祝于先生何加損若夫壽先生之令名
于千萬世而無窮則固先生平日之所志所謂不
在温飽者之所充而至于極焉者也先生少有大
志弱冠試秋闈即第一他日試春闈又第一進
對
大廷又第一所謂三元者

聖明百年以來僅于先生一見之甫入翰林即擢于蘩
人中而進於　清嚴密勿之地贊闕
朝廷大禮樂大政事大議論凡
國家有大制作多出先生手自筮仕至于休致始終
不出
禁門而名聞乎華夷功著于遠邇中闈雖或嘗為六
月之息然所以培其負大風之力而為九萬里扶
搖之地也益大以遠故其再出也位極人臣治效
可稱述而庭議不加焉纔又得以未耄之年而享
其清閑之樂天錫之以全福人歸之以令名穆叔
所謂三不朽者先生皆兼而有之真足以傳之千
萬世而無窮矣其為壽也盖將與天壤相終始所
謂百年之期頤百二十歲之上壽惡足為先生道
哉
成化壬寅八月既望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門生瓊山丘濬序

十一月良臣公主考南畿鄉試及歸省還
朝復
命
二十年甲辰公年七十一歲
為嚴民寬假夏税秋糧兩徵
○檢言行錄云夏税秋糧二徵自唐德宗朝劉晏創建
後世因之成化甲辰春嚴陵蠶桑弗利而官府課
綱甚急又秋熟未收而徵糧併至民情大有不堪
者公各致書有司乞為寬假焉及西成畢百姓咸
爭輸完納公私
賓為之兩利矣

弘治十二年己未正月二十四日以冢嗣汝言

特贈為奉政大夫尚寶司卿

○謹按

制曰教子以忠必使之効勞于國勸臣以孝必為之致寵于親業有能光其宗恩則務從其厚爾翰林院侍講高良臣乃尚寶司卿汝讓之父家學傳芳甲科繼美列官史局克效綸扉侍講經筵久勤啓沃衆方有公輔之望天不假壽考之期奄忽淪亡至今悼惜顧義方之訓素切于家庭致冢嗣之賢繼登于朝著宜申恩典以示褒崇茲特贈爾為奉政大夫尚寶司卿於戲光前之業雖未底于大成裕後之休尚益綿于有永昭哉神奕服此寵光

制曰母德之慈實兼乎教育國恩之錫無間于存亡肆緣報德之情誕示貤封之命爾贈孺人蔣氏出自名門嬪于華族柔嘉有則敬慎□達猷姬夫階已荷追崇之命茲緣子貴載申褒錫之恩是特加贈為宜人[illegible]知欽承無斁

制曰繼母有教育之德不異劬勞朝廷有褒錫之恩實均榮□彝倫攸繫國典具存爾封孺人齊氏乃尚寶司卿高汝讓之繼母相夫勤恪教子嚴明顧茲濟用之才實爾育成之力惡斷既荐祿養方臨載頌綸綍之恩用表閨門之懿茲特加封為太入眷淑德之有徵服榮光于[illegible]

六月公體不寧疾劇

七月十八日未時公卒于正寢

○按行狀言行錄云成化丙午六月公一旦疾作公平昔起居最慎忽自前歲冬日漸瘦雖疾甚巾幗不少廢未嘗一日少卧若與人言論從容如平時至七月一日偶顧其子良輔公曰吾疾甚不復起也良輔公曰大人壽且高遠何為此言公曰我ノ幸得汝歸送我有託蓋由我作昔未嘗敢有遺事所致況我以一介書生官至極品年逾七十有子有孫人生至此足矣且生必盡夜常理雖死何憾惟

朝廷莫大之恩未盡補報萬一為歉幸爾兄弟叨沭祿位日近清光竭力勉圖報稱是即我之事君也我可瞑目于地下更無一言及私時公病亟是以良臣公訃音雖至不敢與聞故其言如此至十六日乃曰我明日當不言屆期果然一晝夜鼻息如雷次早方醒起坐談笑自若乃嘆曰吾鄉舉十年始得登進士四年即家

召

入閣後被誣歸閑十年及再起入閣又復十年乞休致今致仕歸又已十年數盡于此矣因述正統乙丑春在京會試所得謁王者之殿一夢良輔公泣下請曰大人平生履歷使兒輩他日可得稱述

公曰我素不記行事之蹟汝必欲知當於姚文敏彭文憲二公大累求之可見又曰我死後喪葬一本之文公家禮切勿用浮屠毋違我言言訖而逝時七月十八未時也先數月前去家里許水口立有社廟在焉夜過之者分明聞廟中算盤聲小商仍幾石幾斗大商仍幾石幾斗及今相繼而卒人咸異之可見二人者實山川鬼神之所孚佑者乎

十月訃聞至京

上深加悼惜輟視朝一日復

諭廷臣曰朕素知高輅為人忠義可嘉朕特為些箇小事乃開了他十年好官相應恩典悉與勿吝

誥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謚文毅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四月

賜進爵贈謚誥命一道

○謹按

制曰自昔奇才碩儒得輔君行道以建功業于當時則必有卹典殊恩以示褒嘉于後日此古今之通誼有國者之所當重也故少保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性資剛直操履■■方三榜魁名四海仰其文學

兩朝內閣蔽政資以經綸雖暫罹纍以韜光終見顯忠而屬世謀猷入告裨益實多参梓歸休寵光尤厚方期享順齡之福詎意為委化之遊懷念往勞■■■■茲特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謚文毅於

■傳臣朝之峻官非屑功不可輕畀文毅世之嘉■必累善而後克當貴卿二者之榮流芳千載之■■魂不昧休命是膺

五月六月

勅遣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吳繹思

諭祭者四

○謹按五月二十二日辛酉

御祭文詞

皇帝遣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吳繹思

賜祭于致仕少保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

曰卿以宏才卓識邃學清文蚤擅名于三元遂擢官于翰苑薦居內閣参預政機雖以間而暫違卒事久而自白肆朕繼統即加召用卿益殫志如固間夕靡演綸著黼黻之功輔治多猷亮之績倚眷遇之方渥乃引年而乞休朕既勉從所請俾遂榮歸期享安恬以躋上壽胡為嬰病遽焉長終訃音來聞良深悼惜爰念往勞特頒卹典贈卿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謚文毅仍命有司如制塋葬并以祭靈爽不昧尚歆承之

五月二十三日壬戌

御祭文曰惟卿素負才望為朕弼臣遽爾亡歿良一悼傷首七奄臨特茲遣祭冥靈如在其歆朕意

五月二十四日癸亥

終七奄臨

六月十有六日甲申

窀穸奄臨

御祭文詞俱同首七

七月

勅工部進士林墉葬公于邑南黃墰嶺下樓上坂

○按言行錄云初公在內閣與萬文康公安不相協公致仕即委政于萬公萬公居首相故凡請謚蔭祔萬公多方阻撓賴

憲廟聰察蓋祭悉從令與其所■錫予皆出望外云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錢塘王公獻狀行實

奉訓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寧波楊公子器作傳

資善大夫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泰和尹公直撰墓誌銘

銘曰天佑

皇明川嶽鍾靈篤生魁傑為時偉人有傑文敎蚤擢三
元薦登內閣參秉衡鈞展志行道充濟中興尋遭
變故東歸角巾坦懷洎還訓子奉親絕口自白
寵命更新匪躬匪懈弼亮經綸因天仁愛讜言屢陳
宸衷孚契海宇乂寧明良魚水今昔奚頻辟比配正力
辯以貞松柏挺秀陰霾廓清倚畀方切其如功成
辭榮戒滿奉身完名涼風嘷日洛社簪紱延哲
嗣澤在斯民謠[illegible]充備始終哀榮流芳百世視此

碑文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餘姚謝公遷撰神
道碑銘銘曰芝山藏萃維嶽萬鍾靈毓秀昌期逢
偉哉文敎產其中翩翩彩鳳鳴高桐胸藏星斗氣
吐虹三元及第王曾同祥雲五色映曈矓川舟歲
霖望已隆 紅幃簡在迴
重瞳絲綸紫閣地位崇投艱遺大協寅恭乾坤旋斡

伊誰功匪躬直犯奸邪降抃逐自幸歸骸蒙天為
蒼生啓
璽書遠下徵臥龍北向感泣心忡忡臣心上與
帝衷
先皇通
明皇亦念臣孤忠披肝瀝膽歸櫜封冊哀金鑑徵
宸聰立朝正色無阿從穆清高拱亮天工坐令宇縣
樂熙雍奉身願作漸逵鴻逍遙綠野醉春風江湖
廊廟情無窮公之進退何從容典刑邈矣百世宗
我銘後勒斯碑穹國有信史徵予公
○按少參黃公華行實後跋云公生平光明正大見
義必為不留事機苟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身之利
害有所不計雖處高位也而謙謹如常雖負重任
也而安舒自得蓋由德量汪洋養之有素故千事
變之來能迎刃而解也致政家居十年之間惟恭
遇
萬壽聖節則必躬詣邑庠祝頌外此足跡未嘗一至城
廟
憲廟亦嘗念公數問其起居惜丕下莫為之將順耳自
公同良臣公相繼謝世在朝在野皆追痛
莫及至有比之宋儒仲淹純仁父子者
○按參政徐公楚文集敘云公生當
國朝全盛之日夙秉弘毅鍾重達尊信能託孤寄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故三元之名聞天下
帝心眷之其朝夕啓沃惟以堯舜三代望其
君是以天下翕然稱賢輔焉嘗得其遺文讀之日侍
講章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回
鑾一疏與李綱胡銓封事照耀後先議建
儲以順人心疊與禮以全
聖孝天命民窮之論七事八事之陳雖三謨五規無以
過之其他入告規承經綸密勿朝野陰受其福而
不知者何限所謂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
者公其人哉昔人稱宋三元及第者五惟三人不

愧科名以予觀之王公正色立朝與公未相上下
然鄆州去後更不得一日安其身于朝廷之上嗚
宋二公或僅識其晚節孰能如公從容進退于禮
義之中為時伊傅甫申之儔歟其生其出端有徵
于天人非偶然也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春二月辛未朔越初十日庚辰
華蓋殿大學士萬安 謹身殿大學士劉吉
禮部尚書彭華 兵部尚書尹直
太常寺卿王獻 少詹事楊守陳 劉健
左春坊左諭德傅瀚 程敏政 吳希賢
右春坊右諭德謝遷 吳寬
左春坊左中允周經 右春坊右庶子汪諧
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傑 侍讀董越 侍講王臣
修撰曾彥 王華 李旻
編修劉震 劉戩 王鏊 楊守阯 梁儲
張潔 楊傑 敖山 馬廷用 徐鴻

江瀾　于材　白鉞
檢討郎紀　劉機　武衛　楊廷和　張芮
孔目張聯
太常寺少卿王璚　寺丞沈達　張春
大理寺左寺副李通　王禮　右寺副于淵
光祿寺署正王文琮　中書舍人王哲
鴻臚寺主簿蔡根　序班何澤　劉學　李瑆
周俊　郭鵬
祭曰惟公偉傑之才沉毅之資發身賢科三元特
第詞垣綸閣擢任咸宜華以閒退十載棲遲底寒
之操凜然不渝及公再起入望攸歸簡在
宸衷委任弗疑公在邊有猷有為俾加保傅
恩寵蕃滋乃求盛滿抗章懇辭急流勇退公寔以之
怡情丘壑壽協期頤云胡一疾天不慭遺訃聞
九重卹典厚施安等忝同事匪朝夕知緘詞致奠千
里之悲惟公有靈尚格于斯

孝宗敬皇帝弘治二年己酉
正月十六日公得第六曾孫命名承學
二月公長孫汝濂公以蔭
欽授尚寶司丞
八月次孫汝順公以書經中式浙江鄉試
○按譜畧云汝順公良臣公仲子文毅公第一孫也
少極穎敏以邑庠生中式弘治己酉鄉試七十二
名正德元年丙寅
欽授吏部司務以清謹聞時逆瑾恒政太宰少宰五
年之內凡十八易皆見敬信優禮六年辛未養病
歸十四年己卯行取補刑部兩旬日諫止巡遊

五年壬子良輔公三載考績吏部書稱三月二十二日
朝廷賜勅褒嘉階承德郎

○謹按
勅曰刑部即古秋官之任而必詳於罝縣者蓋以明
刑弼教為重也必得無恕之士任之庶有濟焉爾
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商良輔乃故少保吏部尚
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毅輅之子蚤承
庭訓脫迹賢關初擢爲于春官繼更司于刑署閱
于折獄宜貴寵章是用進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
以推爾勞爾尚益思[illegible]于前人懋竭忠誠
庶克成于
後效欽哉

七月二十二日汝謙公家

朝廷賜勅褒嘉階承德郎

○謹按
勅曰國家設尚寶司以掌符璽職親地近非他官比
必得端慎恭謹之士乃克稱為爾尚寶司丞商汝
謙乃故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傅
謚文毅輅之孫蚤游庠校卒業賢關念爾祖歷事
孚
先朝肆餘爾列官于禁近歷年滋久操履端詳宜有褒
章以旌勞勤是用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以為
爾榮於戲使臣以禮君道宜然事君以忠臣職當
盡爾尚益存匪懈之誠用副褒嘉之命欽哉

六年癸丑秋良輔公奉

欽差往南直隸府衛處決重囚

○按行狀云弘治癸丑秋良輔公奉
命于南直隸處決重囚各得其情尚書彭公韶贈詩
冤之有胸中濟白如無累筆下平波
似有神之句公之實明此可見矣

七年甲寅秋良輔公陞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即差往河
南
冊封伊王

○按行狀云弘治甲寅秋良輔公陞刑部廣東司員
外郎即差往河南 冊封伊王凡百餽贐一切不
受名愈
重焉

八年乙卯春良輔公以疾乞優養
詔可

十年丁巳汝謙公陞尚寶司卿

○按譜畧云汝謙公良臣公家嗣文毅公長孫也以
治十年陞尚寶司卿物吏部以無缺擬還留都郎
上五日始得
旨令視篆
孝廟心念文毅公往昔佐日功故斷自
宸衷有此特恩尚寶兩卿前所無也惜僅三年即卒于
官

謹按
勅曰朕惟尚寶之官實膺秘府必置卿以總其事斯
無玖可責其成爾非端謹之人曷稱清乖之任爾
尚寶司卿商汝謙乃故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毅輅之孫儒宦名家賢關俊
士侍荷
先朝之寵擢屢特臨之日肆久著乎賢勞遂超陞于今
職韻其持身清慎涖事勤能學雅恭于家承譽克
字乎衆論不俟三年之考積而五品之褒私特進

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慶澤攸從勿[illegible]
家之盛美義方具在丕惕詩禮之遺風尚有崇[illegible]
以需來
效欽哉

十一年戊午良輔公疾痊赴部改工部虞衡司管理在
京內外街道并點札守門官軍及督造內承運庫

十三年庚申良輔公奉
欽差往直隸浙江江西福建催儹拖欠緞疋

十四年辛酉第一曾孫承慶公以公蔭
授中書舍人階徵仕郎

○按譜畧云承慶公乃汝謙公長子良臣公長孫也
弘治十四年以文毅公蔭除授中書舍人正德十
二年陞大理寺右寺副卒于官

謹按
敕曰國家置中書之官典外制之務其事体為甚重
而職業為甚艱必才行之俱優斯委任之不負茲
惟慎選務在得人爾中書舍人商承慶乃故少保
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毅輅之
曾孫詩書世澤簪紱名家脫跡綺紈蚤寃心于儒
業預勞綸綍令列職于禁垣蓋爾祖輔弼於
先朝肆國恩録用其後嗣賢勞浸漬美譽用彰屬茲慶
典之行預示褒嘉之寵名非倖致恩豈徒施特進
爾階徵仕郎錫之敕命於戲官居近侍惟清慎可
以保令名國有崇階必勤能可以膺顯擢尚加[illegible]
懋以俟登
庸欽哉

十五年壬戌春良輔公陞都水司郎中奉
敕督理河西務至德州河道
賜誥旌獎進階奉政大夫冬改虞衡司提督軍器鞍轡
二局匠作

○按行狀云弘治壬戌春良輔公
欽授都水司郎中時河西務德州河道沮塞推公才
能奉
敕并閘防委以便宜行事公如制奉行惟謹致使漕
河無滯軍民稱便通前歷任六年考滿吏部奏最
賜誥旌獎進階奉政大夫冬得代回改虞衡司提督
軍器鞍轡
二局匠作

謹按
制曰卿分六曹惟工部為煩屬列諸司在正郎為
甚重必才行之兼茂斯名績為有成匪慎簡求孰
堪委任爾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商良輔乃故少
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毅輅
之子學本家傳美能世濟蚤登郎署茂展才猷肆
制歷于三曹官屬更于九任茲承綸命專領川衡
官河稱便于往來式勤綜理銓部推賢于考[illegible]
懋操術屬覃禧之成預錫褒嘉之寵雖云異數
實按彝章茲特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
官在明揚簡拔為需于來效恩當圖報賢
勞勿替于初心勉副訓詞嗣膺顯擢欽哉

弘治十八年乙丑秋良輔公復都水司仍奉
敕督理德州至沙河河道又奉

休之命祗彰純德之禁可永錫寵光來綏來裔
勅曰臺諫耳目之司朕之聰明寄焉所以闢四門宣
壅蔽典憲貞度以淑於治蓋非清忠鯁亮之賢忘
私保公之士不克當是任爾江西道監察御史商
承學名臣華胄家學淵源馳譽賢科宣猷名邑實
能振起頹敝廣布慈仁要在平定寔集而不為繁
政卒之良細奠安衆強斂琳改成之餘上下孚信
庶幾弦歌頌因剔蠹遂擢內臺爾亦老成明練允
孚著聞可謂不負爾家教富古循良為真御史矣
茲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明命爾尚振舉風裁奮
終篤志益隆匡弼之風副朕崇
階之注以繼爾前聞人休欽哉

十四年己卯嚴州府太府王公雲申詳巡撫巡按言官
文毅公宜奉入本府鄉賢祠致祭蒙撫按上奏奉
聖旨可

○按嚴州府誌云正德十四年知嚴州府事太府尋
王公雲以商文毅公功在
社稷澤在生民宜奉入本府鄉賢祠享歲時之祭申
言於本省巡撫都察院及巡按御史荷蒙撫按即
行上奏
朝廷允之是以至今得與漢之嚴子陵光唐之李德
新翔分飛于宋之江民表公童貫新之范方君
錫遂至可同享春秋二祭

世宗肅皇帝嘉靖四年乙酉淳安縣大尹姚公鳴鸞申言
商文毅公禮宜配享朱文公商良臣商良輔亦宜奉
入鄉賢祠歲時致祭蒙撫按轉奏
旨允之

○按淳安縣誌云淳安之有文公朱夫子祠乃前二
仁宗延祐六年縣尉鄭君千齡所創也歲遠傾圮
嘉靖四年姚公鳴鸞初知淳安縣事輒更新之同
而申詳軍門察院言商文毅公以
昭代三元
兩朝元老其名與功固垂不朽者
國家之報之亦宜永永也本縣朱文公禮合以之配
享又其冢嗣侍講商良臣次子太僕寺少卿商良
輔各嘗効勞於
國有在翰苑二十年者有歷官九任居仕途四十年
者忠勤至今猶在人心宜奉入本縣鄉賢祠致祭
蒙軍門察院依擬轉奏
朝廷各從其請以故父子
三人得並享春秋祭祀

今皇上萬曆二年甲戌春浙江分巡杭嚴道徐公　批發
官銀二十兩脩葺文毅公塋垣

○按萬曆二年春二月文毅公曾孫承忠以
御塋墳塋傾圮無力脩葺徑請杭嚴道徐公臺下具
呈蒙徐公准行即移文仰縣踹勘回報甚盛德也
知縣事陳公若葵御忠懇詳止報費二十金遂作
得此數聊且築砌焉今則又敗壞傾
圮之甚視甲戌以前殆大不相侔矣

十三年乙酉科第六世孫商之相以易經中式浙江鄉
試
○按之相字翀晴號調陽萬曆改元癸酉滕宗師選
補壽昌庠生乙酉領鄉薦五十一名丁未授福建

繁湖州府弟及親造乃發銀五兩
看知孝安縣事吳公天洪代祭焉

二十五年丁酉秋第六世孫商之彝以書經中式浙江

鄉試

○按之彝字彥沖號雯原生隆慶戊辰十二月廿五
日午時萬曆十二年甲申年十七督觀林宗師選
補淳安邑庠生二十五年丁酉與胞周祚同領浙
江鄉薦第五十二名聯赴春闈七科四十四年丙
辰以親老選授福建延平府南平縣正丁巳四月
到任戊午本省同考冬因士民呈詈撫按會
題免覲兼攝水口鹽課分司庚申考滿奉
勅階文林郎并
封父商根倫如其官
贈母徐氏為孺人
封妻徐氏孺人歷任天啟元年辛酉八月因周祚巡撫閩
中具申撫按會
題題遷本年十月陞四川達州知州壬戌三月到任癸亥
覃恩進階奉直大夫時值永寧宣撫司叛酋奢崇明
奢寅父子猖獗都院徽委總督新秦子年尼野赤水
衛等處餉務叙功咒稱本官理餉收支勞瘁督師於
獄功高議陞馬湖府知府監軍督餉數來湖口中偃
丙寅左遷湖廣沔陽同知仍管州事值　惠　桂二
王之國經歸參看勤勞崇禎元年戊辰轉直隸松江府
同知管水利通判事八月到任己巳三月丁外艱辛
未叙平奢功部本部院會
題以原官加服俸三級遣道赴用本年服闋請告庚辰
五月十六
日戌時卒

順治三年丙戌秋第八世孫商民宗以書經中式浙江

鄉試

○按民宗字伯瞻號長公係之彝第五子德協長子
生天啟七年丙寅九月二十日戌時崇禎癸未年
十八蒙宗師王諱應華歲考取補淳安邑庠生順
治三年丙戌秋年廿一領浙江鄉薦第五十七名

二十五年丁酉秋第七世孫商周祚以詩經中式浙

鄉試二十九年辛丑春中式會試

○按周祚原名国祚字明豐號等軒以紹興府會稽縣附學生與之弟同領浙江鄉薦二十八名辛丑會試第三名改名周祚廷試三甲乙百九十一名都察院觀政壬寅十月授御武縣正丙午本省同考戊申五月陞礼部主政行取壬子十月授户科給事癸丑巡視光祿甲寅 冊封徽府乙卯巡視皇城丙辰巡視己未分考礼闈十一月陞太僕寺少卿庚申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章恩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癸亥調南別衙門乙丑起南兵部右侍郎晏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丙寅陞南工部尚書戊辰陞南兵部尚書本年特予終養丁丑起都察院左都御史戊寅陞吏部尚書

己卯丁内艱

四十六年秋第七世孫商周初以詩經中式南京鄉試

崇禎元年戊辰中式會試

○按周初號語軒行雄六以国子中式南京鄉試崇禎戊辰會試第[illegible]名廷試第三甲第[illegible]名[illegible]觀政[illegible]授河南商城縣正[illegible]考選擬户科改兵科給事中[illegible]陞整飭海南道兼撫瓊州府李軒廣東按察司僉事丁丑陞直隸常鎮兵備道湖[illegible]布政司參議己卯丁母憂

原缺第二十九葉前半葉

贊辭
巘巘其貌氣充裕兮肅肅其容神瑩澈
兮詩書旨味肆沉潛兮仁義膏腴涵饜
飫兮花封贊政沛惠澤兮松徑歸來樂
幽閒兮保合泰和臻壽考兮[illegible][illegible]生而相
匡
盛代兮霖雨蒼生社稷臣兮
章煌煌承

寵光兮慶延孫子聯
玉署兮積纍之報斯昭昭兮丹青者誰得
其似兮陰隲寘寘匪天其孰知兮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鄉生姚夔拜贊
又
其神之清也凜乎雪嶺之長松其氣之
和也藹乎蘭谷之春風望之而可畏吾
見其容儀之盛即之而可親吾知其德
性之沖壯則登仕以行其義老則歸休
以養其中惟德之豐後世之隆篤生賢
嗣寅亮
天工
鸞誥寵章恩荷
九重之錫朱衣象簡秩進二品之榮噫此
所謂積纍有餘慶而垂裕於無窮者耶
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南宮白圭贊

商文毅公
母夫人解氏小像

贊辭

於戲九原可招夫人之英百世不泯夫人之名幾懷素操月白霜清遡流壓源子貴孫榮嗟夫家人之義女治乎其内夫人豈幸而獲萃也耶孟誠則形形則著殆猶玉蘊山輝珠藏川媚柳又譔曰孟母卜隣侃母延賓允矣夫人同一慈仁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嘉興項忠書

又

猗歟商母懿躬有則柔靜而莊君子之特配勤於家閫惠悍婺是爲女士福嚴慶之其福維何子爲内相祇事
三朝忠誠弼亮
國有令典貤封其親以彰篤教以勸邦鄉
命服煌煌乃德之美剏曰遐年黄髮兒齒光榮壽考世鮮與儔歸全之日聞者涕流哀榮始終備膺休祉尚庇後來其永無已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經筵官同脩
國史莆田柯潛拜書

天恩此其積慶之原而膺福之繁也儼遺
像之在堂昭懿範以永存

鳳陽趙輔贊　武靖侯

性柔慧而端謹贊婉娩而順從涉獵詩
書板遠大家之轍務勤女事師服太姒
之風甚盡饋祀有南國夫人之賢而始
終一致朝登夕薨則非人之所能供也
其事舅姑有唐夫人之孝而間關萬

年譜　卷四　二十五　元忠堂藏版

里左扶右持則非人之所能同也堂堂
夫子為
國名公致
君堯舜接武夔龍然內無所頗克濟厥艱
而李彈篤棐之忠者夫人贊襄之功也
皎皎鳳毛學有所宗青雲趾美
玉署雍容然編摩詞館遠探近討而上追
良史之微旨夫人報之之隆也珠翟

御霞帔春融武對
東朝或謂
中宮荷百朋之騈錫後二品之褒封此
人千載之逢也雖其壽不滿德為可慨
而可惆抑彼蒼之靳其年未既者將以
啓其徽嗣於無窮姻儀未墜婦道攸崇
載瞻懿像疇敢不恭

年譜　卷四　二十六　元忠堂藏版

西文毅公仲子畏庵公小像

贊辭

質偉而矣以篤實成操屬而貞以碩
行才辯而明以謹默勝是以履歷滿
不見其矜氣將致遠大而未當其情離
忠義之誠少概於
經幄藻鑑之識小試於文衡然人方計其
寸絲之累而孰知尺其萬里之程
斯人也豈其數厖之氣下厥濁俗
年譜 大四卷 八世
之性上歸列星然吾又安得而議諸冥
冥也耶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孫鼐
經筵官僃
國史同年陸簡贊
又
氣和而端德寬而重學擅衆偉才具世
用

經帷啓沃翰苑侍從玄成于漢祖禹于宋
千里之駒九苞之鳳方進而止匪幻
哀彼蒼弗弔斯文一慟噫
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
經筵講官同脩 國史纂
太子講讀友生倪岳贊
又
德量宏深氣稟凝重出命族而持巳嚴
年譜 大四卷
謙登甲科而進學愈篤發言與館高才
追配乎馬班
經筵大義敷陳乎周孔世祿之傳
芳士望甚相期之一疾而遽
亡埋玉是山之荒隴也噫
翰林院侍講僃
國史纂
經筵官年末李傑贊

書先太傅文毅公年譜後

倫不天一歲兩月輒失怙幸賴先世遺庥思知凍餒苟延喘息日惟忡忡若墜淵是懼旣弱冠僅博一弟子員迫三十四十頗知有玷於前人亦初何心仕事哉惟由五十將六十萬曆丁酉遂長卽之蘇得沐賢書猶爲不過士人分內事耳而邑父母郡太父母撫按三司諸名公鉅卿咸各獎與羨賞以至閶闔之下

眷屬朋儕之家莫不相與走賀不置倫始一旦恍然悟憺然悔曰有是哉然則吾仲父考侍御公捷于正德丙子伯祖考給事公捷于弘治己酉曾祖考侍講公懋捷于天順壬午高祖考文毅公懋捷于宣德乙卯俱在九科之內定不出二十七年之外若不亦迥異也耶自正德丙子至萬曆丁酉則又遠三九二十七科之期九九八十一年之數不其尤異而異也耶雖萬曆乙酉侄之相亦旣高捷而其身與籍則隸寄爲非淳安以脉絡言同若相流貫以封疆言不免於界限更不覺憮然太息以爲是可以易言也與哉以文毅公齊商氏並家五百年方發一魁是又可以易言也與哉綠啓祖貽舊筒得我文毅公遺行集奏疏畧寵嘉錄壽詩集怡老堂集黃閣清風詩集家譜畧諸刻及言行錄與夫詩文序記之未刊者又再披閱繹年譜缺焉若有待者廼徧質之耆舊博詢之世戚按其年考其事裒爲四卷嗟夫實錄之藏於金匱石

室者無繇覩已掇拾嘉言善行之遺僅僅此爾且生于百三十餘年之下敢妄擬乎百三十餘年以上耶

伏惟

英廟臨軒策士親擢我文毅公第一未幾卽

命進學東閣務期大用至遭土木之變

景廟嗣登寶位特召參預機務又徧道迎於居庸

英廟復識之曰商輅是我取的狀元

命草詔稱　旨頻賜酒果馬匹旣而復

正大位又首召諭之曰好生用心辦事我要用你及
憲廟御極隨命召取復相十年而信任之篤眷注之隆比
之
英
景二廟尤加是歷事雖久
三朝而得
君如出一致良以我文毅公忠誠體
國初不以危險易心所以
年譜　卷下　王　元始堂
君之禮之亦初勿貳此甚
君臣遇合煦耀後先屹屹乎真無愧于古明良之契一德
之交者　倫累不揣鄙陋輯成斯譜自初生一歲以
迄終壽七十三歲上而父祖二代以公
封贈下而子孫孫子以公蔭[illegible]廕襲
誥勑必錄
君恩也
錫予必錄存

君惠也士夫序贊記文間錄紀見知之真耳自製詩文[illegible]
序間錄闡著作之勤耳論思之益入告之猷罔不畢
具表忠悃之寔也力救言官掄薦詞臣舉[illegible]備書著
有容之度也贊復
景皇徽號之必詳非以叢則稱
君乎疏毀玉皇樓閣之必悉非以引
君當道乎屢卻
萬妃之餽則錄見無阿附之一節也疏[illegible]
年譜　下卷　元始堂板
紀妃以禮則錄見為屬後之一端也[illegible]冗員撫流移
活無辜濟貧困禁抑內史[illegible]民地不與旗校
從行乍逐汪直不容專擅于[illegible]不得轉寄耳目凡所
以福生靈而佑善類全黎庶而飭奸雄勵勤治化佐
理泰平者不一而足何其偉歟蓋其直方剛果稟之
天者既厚而玉潔冰清操之已者尤堅是以遇當
重熙累洽之朝而能輔成正大光明之業進不失忠遯
不失行是啓之者天也際之者時也而成之者實

矣、

景

憲三皇知人之明不可誣也不有

三皇之能哲而任之不疑則我文毅公縱兼三不朽之[illegible]

如當日丘文莊公所稱亦終泯滅無以表見矣信矣

哉有一代之

君必有一代之臣

君不虛王臣不虛貴君子于此當爲之三復顧觀斯譜者

觀我文毅公始生于芝山之郡中鬨于芝山之里終

卒于芝山之麓并其間二十年餘炯贊

列聖功在

社稷澤在生民者之大畧云爾若夫生平所歷備嘗則

遺佚於世遠人亡不可勝計宇內

逢觀君子儻遡心前脩於惘必怀知我文毅公梗槩肯

勿吝教倫雖衰朽無似猶能[illegible]舊簡以請脩耳拭目

以須焉

萬曆歲在丙辰冬十月中浣日玄孫根倫謹書

皇明三元太傅商文毅公年譜卷之四終

商文毅年譜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商振倫撰振倫輅之元孫也書前有小像八幅自鄉試第一迨官至謹身殿大學士皆圖畫之殊未能免俗其言行錄一卷則輅孫汝泰所作振倫并刊之也

夏忠靖公遺事一卷

〔明〕夏崇文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四年馬炳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夏忠靖遺事一卷》提要

題故太師戶部尚書夏忠靖

公遺事序

昔孟子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予嘗歷考古昔聖賢之生皆本於氣化之盛故自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年自湯至于文武

亦五百有餘年蓋天地清明渾厚之氣運於亭毒之表者久則有時而漓故必積之之久而後復盛則聖君賢相出焉蓋天地實生之也自文武之後七百餘年而始有漢高祖自高祖之後又七百餘

年而始有唐太宗高祖太宗雖不足比隆堯舜湯文當時佐命之臣雖不足以擬跡周召然君臣同心以成正大光明之業庸非天意乎自唐太宗之後更五季之亂重以契丹女直蒙古蹂躪中國而貞元之氣其瀉也甚矣天醜其德而聖君賢相不出於其時至越千餘年而後我
太祖高皇帝主馬復二帝三王之盛而掃契丹蒙古之腥羶當時佐命之臣固非一人若故太師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尤其傑然者也非應期而生者乎喬新生也晚不及拜公之舄履而嘗聞先公言公為尚書時先公為御史永樂二十二年雷震
奉天殿下詔求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太宗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多云
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還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

固劾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
前對辨時郝御史陳英等迎
合
上意且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
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
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侍臣出至午門問大臣與
言官對辨如何衆皆紛然啐
罵言官安言公獨從容奏曰
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
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陳言所
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
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待

臣入俟命
上仍命出再問公對如初
天顔悅懌遂待 旨令各回衙
門辨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
者衆謂非公之言則又將有
蕭儀之誅矣公心存忠孝無
時忘之當洪武之末嘗巡撫
福建所至問民疾苦而惠鮮
之詢吏治得失而進退之其
瑣屑細事則悉付之有司官
民皆安焉嘗出漳州北門見
有舊塚將頹者問諸左右或
對曰元達魯花赤迭理弥實
之墓守死不降民哀之故奠

於此公曰忠臣也命有司伐
石甃其墳樹碑而表之他日
往福寧見道傍一笮菴敝陋
殊甚而灑掃潔清問左右或
對曰此元福寧尹王伯顏與
其子相及子婦潘氏死節于
此民既葬之又作草庵以祀

馬公曰伯顏死於忠其子死
於孝婦死於節無愧于壹家
矣遂命知縣遷其主入佛寺
空屋祀之且設祭焉公之惓
惓忠義已見於此矣及自
建 召還
太宗皇帝欲大用之忌者或沮

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
寘之高位
上曰夏其
父皇太祖之臣也彼忠於
太祖故忠於建文又豈不盡心
於朕躬歷事
太宗

仁宗
宣宗其盛德大烈有補於
國家者尤多其詳已見於楊文
貞公神道碑及 國史有傳
足以不朽矣喬新後生小子
不敢贅一言以取不韙之罪
謹述聞於先公者于簡端以

信孟子之言俾後世有考焉
先公又言蘇文忠有言國之
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不
食其報然後子孫能與守文
之主共享太平之福公歷相
四朝其所施厚矣享其榮名盛
福者五十餘年而天之報公

亦不薄矣其子太常公有文
武才德宜與公世濟其美者
也然位不滿其德其孫象議
君好德而文其名位所就勳
業所建以名世者未可量也
他日躋大位建大勳而與伊
尹伊陟繼美有商者其在茲

乎喬新既頓首以為
皇明賀又拜手以為夏氏慶
弘治十三年庚申六月望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刑部尚書
盱江何喬新再拜謹識

夏忠靖公遺事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喆其先
後從開化唐中和間有諱膺者自開化
遷于德興子孫蕃衍至千百計以文武
顯于宋元者後先相望為德興名家曾
大父諱復博學宏度多與名儒游才遠
于時不樂仕訓諸子以義方號松澗大
父諱希政倜儻有氣節以鄉薦為元湖
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家寓沔岳

國初始占籍湘陰父諱時敏聰達力學不
妄交洪武癸五以布衣
召見有才學俱優之褒授湘陰儒學教諭
閭里榮之太夫人廖夢三閭大夫降其
室生公年甫十三遭父喪煢煢執禮太
夫人守節自誓任衣食訓諸孤公刻志
苦學群籍靡不通尤精詩春秋以家貧
勞母夫人心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而
婉愉恭侍甚得母夫人歡出入鄉閭甚

老良皆忘年賓禮之時已負鉅人度喜
怒不形家居儼恒有戴大笠若土神者
登夜護公行公心無所動選充邑庠生
俗悍為儒見儒冠者輒傷之太夫人泣
請免教諭史九韶曰此子氣宇深沉有
公輔望寧知非老母榮耶第毋忘吾言
耳先生慎許可而獨奬勵公贈公文有
麒麟鳳凰世不常有一出必為文明之
瑞世以為知言以詩經領洪武庚午鄉
薦下第入太學被選禁廡寫誥
太祖幸書所見公儀閑雅字又方正
特賜紗衣一襲複
命人至書所察諸書生所為或為談笑肆
放而獨公端坐正書儼然如在
上前上念之二十五年冬十月書滿有司奏
當署部職
上曰夏某端厚君子勿署特實授戶部四川
部主事初之任日同官龔郎中有輕公

心令史持數新事請公判公辯弗獲乃
為分處俱當咸驚伏尚書郁公與語大
奇之謂所親曰夏某才識老夫誠不及
諸君亦能右乎凡諸曹事有未通者悉
委裁之於是同官質疑者日環左右公
雖紛冗必為之盡心人人德公如師惟
劉郎中恥以事質公又多所不稱為郁
所責劉深慚之歲正大朝有司刻其怠
事者

上悉宥之郁請不已
上怒曰是必有與汝要勤者郁股慄免冠謝
上意解旦復詣曲入謝劉出奏曰誠如
聖諭尚書有人教之欲陷中公
上問郁為誰對曰臣堂後書算生實教臣為
臣愚過聽誤
罪咸謂萬死
上曰汝實無罪惟下諸書算生獄劉謂生等
曰何不引夏某以明生曰某多感其德

事非所預安忍累之劉祕以復
奏曰夏某專尚書之柄前事預為
上曰聞夏某多辨部事悉有臣於尚書何謂
專柄汝欲陷之故為是言於是劉與諸
書算生皆伏誅公遭危譖數矣賴
上聖明不聽二十九年冬十一月三載滿當
陛引公面陳歸省母且曰臣路遠乞候
携輿皂行寬程期
上將允之人以為殊典後公每誦及

上思必弦下三十一年六月百人用僉舉陞户
部右侍郎公益協心佐理一未幾充採訪
使巡撫福建所過郡邑明公寬大人咸
悅服充以表忠賢拔遺才為首務時楊
文敏公為邑庠生公一見器之賦詩期
冠秋試有莫使祥麟後馬牛以風司考
者文敏遂發解郡有明遠樓多妖宿者
必死公愛其欲止焉或告之公曰邪
非君子所避獨宿竟夜妖遂息識者已

知公之雅量足以負重任矣已而出鎮
浙州二十五年秋
太宗入正大統有執公來獻者
上以公
太祖舊臣奉公守法轉戶部左侍郎公力以
疾辭弗允逾月進戶部尚書凡貢賦役
之制悉
命公詳定公酌古今之宜為經久計其所
議率從仁厚曰不可使後之難繼哉吾
民也永樂初兩浙諸郡大水民不聊生
國用告乏
上憂之二命公往治且
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賚水利集賜公公至
則奏罷蠲民妨政數十事民大悅詢諸
故老究水之由備其言而執中善則歸
人失則疚己每躬先勞之布衣徒步晝
夜經營不遑寢食目為之赤或勸公少
休曰吾自安之不為倦雖盛暑不張蓋

或持蓋蔽公曰衆赤體暴日吾忍豫求
凉乎時役兵民數萬曲盡撫䘏之道以
是人人效用疏壅滯脩堤浦濬溝洫治
橋梁導淞水以入于海水患乃息又奏
發廩粟三十餘萬石以賑饑民躬行督
勸散給有方全活者衆分給牛具種子
播時百穀公私俱贍有欲干澤于
上者奏以水退淤肥宜召民佃耕以益國用
文移抵公所公嘆曰民疲極矣救死不
暇況重役乎即馳奏曰車駕則徒勞民
力栽種則已失時何益于國
上悟事遂寢吳人德之太子少師姚公廣孝
還自浙
上首詢公政姚公對曰夏某溫而不寵威而
不猛古之遺愛也三年秋八月
召還掌部事
上諭公曰向以部事付郁新以浙農務委卿
廣內外克濟今新死矣戶部事爾其盡

心毋怠公旹請裁冗食以省浮費量有
無以均出入平賦役以蘇民困又言鹽
法邊儲所係不許勢要開種以妨商賈
錢鈔國用所資不許富室專利以沮貨
易以至禁包攬戒侵欺清倉場廣屯種
平價值皆請立定規以施諸天下
上嘉納之凡四方所上水旱災傷巨細必報
僚屬所言雖寸長片善有益於政者皆
採用不遺每量其才而使之故事集而

民不擾犯小失恒掩護之曰人才難得
苟一加譴責則無心向善矣有郎中汚
精微批者懼以白公公曰入奏曰此臣
鈐束不嚴之罪也
上易批與之不問公嘗以倉庾府帑及丁户
田賦盈縮之數備書小帖置袖中題曰
記心時時檢閱經畫有素以備
顧問一日
上臨朝問公天下蓑儲數公言某處幾何某

處幾何不差升勺
上益親信之時推賞靖難功陞官錫予無虛
日又大封
親藩屢討四夷創建
宮殿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財用費億萬計
悉取辦于公公經綸康濟生財以仁民
歷日殷而國用自足六年春公言江西
督責逋負鞭繫累歲加以官吏貪殘民
甚苦之請蠲其洪武年間追徵未完賦

稅以解民困
上勅行之夏六月以初建北京
宮殿採木運餉者百萬千道
命公暫出巡視自龍山抵北京律治怠事
者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便宜行事公
恐犯者衆登車即榜諭官吏軍民俾各
共乃事勿罹刑憲於號令中備矜恤意
人人感悅而事大集又以淮安為南北
之要衝尤宜撫恤之下檄養兵安民郡

邑帖然秋八月行次德州
上思大用公差錦衣官齎
勅召公回且諭曰行止卿自度之朕不中
制也蓋
上將巡幸于北欲問公民情安否何如耳七
年春二月
命兼掌行在戶禮二部都察院事扈從
車駕巡幸北京公日督運餉以給軍國整
朝儀以一會同振紀綱以齊百辟

上嘉之夏六月
命兼掌刑部事執法公平有二指揮冐支
倉粮
上欲斬之公執奏曰前犯此者俱從律擬今
冐支者處斬恐有真盜者將何以加諸
上命從律八年春二月
上親征北虜命公輔導
皇太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
大理寺事

上諭公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宜盡心輔導
皇孫居守時初建京邑諸司草創公負重
託鞠躬盡瘁毋旦入朝獨近
衮前以參決機務退至政堂郎官御史抱
案盈集庭下公口應手判頃刻而畢然
雍雍雅度每大事臨從容裁處不動聲
色凡銓選文武經理財賦脩明禮樂調
遣軍馬詳審刑罰興止營造激揚風紀
所以北奏

行在南啓
東宮下令于天下者
皇太孫端拱惟公言是從百官總已以聽
庶政丕擧京師肅然秋七月
車駕還北京納上行在吏兵刑工部都察
院大理寺印十七日
召見便殿諭曰卿輔[illegible]
皇孫居守小心勤慎事妥民安朕閑卿所
參決機務咸中理事甚愜朕心公頓首

曰皆
陛下聖訓
皇太孫遵行從何功之有賜寶緡綵幣段
馬羊酒羮曰
上臨朝諭群臣曰要其輔導
皇孫雖古周公不過如此時
仁宗爲皇太子監國南京聞之喜命尚書金
忠至公第諭太夫人曰聞爾子在北京
輔導

皇孫有功所參決機務咸合
聖意是由賢母平日教誨所致冬十一月壹
從
車駕還南京
命[illegible]戶部事納上行在戶禮二部印以從
行勞
賜休假十日尋
命輔導
皇太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仍便宜行事

至一村店公先取麁與黍嘗之進于
皇太孫曰臣觀
殿下味此將以知其艱
皇太孫乃爲嘗壺一甓黍數匙又至一氏
舍有犯蹕者
皇太孫怒欲罪之公言臣親承
上命所至毋擾吾民罪之非
上意也
皇太孫從之召見鄉老長老一一陳其風

俗疾苦業者賜之帛義者表其閭孤
獨者給其廩以復其役民皆首香稱嘆
駕後有免[illegible]出道左
皇太孫欲馳射之公言今豐草中多狐鼠
穴縱騎則御馬能保不測之蹶乎
皇太孫爲之止先時
上命指揮周敬凡從卒有擾民者執以
聞時數卒犯被執
皇太孫令指揮李英往諭釋之敬曰吾奉

命執卒而搒釋之是歟
上也英還言其徹拒
皇太孫召繫嚴公為之請
皇太孫曰彼恃
命慈俛公言有
命而卒違之不罪而又繫執者是重違
命也不如釋之因而厚賜以勵其直
皇太孫立命出敬賜羊酒以勞之繼
命輔

皇太孫閱武于郊俾知兵事且諭曰此安
不忘危之意卿善遺之九年秋九月九
載奏績
上親宴之便殿賜
勅獎諭復諭廷臣曰夏恭
太祖高皇帝養成賢德之士爾群臣欲觀古
名臣此其人矣又曰夏某君子中君子
也冬十月
命公同太子少師姚公廣孝監脩

太祖實錄舊制非元勲不與監脩蓋殊任也
後姚公沒公同總裁官楊公榮董七年
恭勤史事為書二百五十七卷
寶訓十五卷上之十一年春二月扈從
車駕巡幸北京
命輔
皇太孫居上潛之後俾日親啓沃存問優
至十四年秋九月
皇太孫自北還南京

命公輔行每駐
駕公必進陳所經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
俗美惡數事而退忠愛懇到
皇太孫甚重之每呼先生而不名凡有
令必咨公而後下頒禁所過郡邑遠出迎
送兵民晏然有不知
駕之至者十五年春三月扈從
車駕巡幸北京凡行在一應機密公多與
聞十六年夏五月

命提調脩纂大明大一統誌秋九月
命兼掌禮部事冬十一月罷之十八年秋
九月北京
宮殿成
上以公親臣命召
皇太子
皇太孫于南京且命諭以授受之意
二聖喜公至宴賚有加冬十月公先馳奏
上復命公迎之諭曰
東宮來宜緩卿行公迎見
兩宮予鳳陽固鎮具道
上旨
東宮曰雖有
命吾其敢緩乎因留公隨輔手書付公同
楊公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
失敷陳以備
顧問十二月
兩宮至京

上問公速來意公對曰
東宮久違侍膳一旦聞
命恩覲
天顔不俟計行之緩急然臣仰見
陛下慈注之深故知
東宮孝思之情不得不切也
上善其對既而公言連年營造民疲轉輸逃
亡者多今
宮殿告成宜愛養民力凡各處流徙之民
請悉宥之復業蠲其該納之稅
詔行之十九年夏
三殿災公言敬天者所以愛民也今民力已
竭宜將累歲所欠貢賦及被災該納薪
粮採辦金銀課程悉蠲之賑濟水旱缺
食之民優恤流移復業之衆則人心悅
而天意回矣
詔行之初府部院寺科道各言南北建都
利便不同

上命西辨于廷
親御午門樓視之密
命中使問公言孰是公對曰臣等罪也科
道言是
上兩宥之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
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嘆伏秋
八月
命兼掌工部事時公雖居戶部實兼九卿
之任
上神武英明郡臣罕稱任使而獨眷注公凡
軍國要務必與公面議可否而後行之
召見便殿或闕門語移時左右莫知所議
公退則恂恂若無所與者
上以是益重公公感
上知遇之厚思所以報
國者靡或不盡每承
上問即竭誠以對交阯平

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曰賞賞于一時有限
陞賞于後日無窮臣愚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惟陞尤功餘皆班賚有差省革職之
半西域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之公言彼慕聖化而來朝將以覲
光上國也宜視以君臣崇正之禮有以
易其不父子之俗所以夷入中國則中
國之道也且
上如是則下必有甚焉將有赴走死而不顧
者也禁之則辭之有餘弗禁則恐禮義
從此而大壞也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竟止不勞他日法王見
便殿
上命公拜公長揖而已
上曰何卿木強之甚公對曰王微臣序諸侯
上況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
天子之臣故雖死不敢奉
命

矣曰御過侍郎謁勉之拜獮猴遠矣山東
解至唐賽兒妖黨三千餘人將誅之
上命公與李慶都御史同録公審其枉欲生
之李有難色公曰
上所以
命吾等審者正恐其枉安可避嫌濫及無
辜即入奏曰臣所録諸俘俱平人齒于
彼者爲賊所脇且在驗明非真反者
上可其奏皆原之衆遮公道曰公生我公也
之曰爾罪當誅此
上恩也陝西有僞稱金輪王者叛至
上亟召公議遣將討之公言亂止數人脅從
者衆若將士希功所殘必多而費不貲
矣莫若遣廷臣有謀而慎重者往擒其
首餘皆自定從之果無事谷衆人逆謀
既彰
上問公長沙落入通謀否公對曰謀自丁彼
無預居人臣敢以家弁保

上信之竟免究
上眷公之至辭勅諭元臣莫及
皇太孫行冠禮有司奏請大臣一人司之
以尚書蹇義方賓名進
上曰惟夏其相宜
特命公行冠禮上元禁節張燈許臣民同樂
公奉太夫人與觀
上知之及晡宴文武群臣于燈山下
顧問公曰適聞爾母來觀燈尚在此否公
對曰已歸矣
上曰爾以才賢爲
國家用皆爾母賢淑訓育所致
命撤御案既寶紙賜之公弟原啓至京
上召見賜酒饌頒歸
上命人送之舟中行李蕭然惟麥二石
上異日顧問公曰聞卿弟行槖甚空盍少贈
之公對曰臣所遣俸資先已寄歸適無
所有故不及贈

上笑曰何不告朕助卿賜異布數匹十九年
秋
上議親征北虜群臣莫敢言公曰吾受
上厚恩不可不死諍之約方賓尚書同諫謂
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免冠叩首言頻
年師出無功馬儲積十喪八九又
聖體少安尚在調護遠濡風霜誠未使況今
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民不堪命甚可慮
雖犬戎犯順請遣將勿煩六師
上即命公整邊儲于口北方尚書懼自縊死
遂獲罪併籍公家惟有
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而已
命錦衣官立限取公用錦衣至公方啓廄
理儲錦衣促公行公曰姑少俟畢此行
不然恐有侵漁患死吾安之不以累公
錦衣如其言至京稽限半日
上問之錦衣以公言對
上御門問公征虜得失公從容對千餘言謂
自古
帝王專備內治不事遠略彼牛羊之眾叛逆
是其常惟固守邊疆詰爾戎兵來則拒
之去則勿追可也歷言周漢及魏
上命縶公內官監
皇太孫屢上請宥公久之
上察公忠問以國事訪公公敘對如平時又
命中使覘公動靜因曰
上昔待公厚而今縶之峻寧無怨乎公曰風
雨霜露莫非教也何敢怨焉語
上聞寬之二十二年秋七月
車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某誠有
忠愛朕心語未畢而
駕晏八月
凶聞至
仁宗為皇太子親臨公縶所有
旨急召公公禁縶廄不知外事且久不被
召驟聞

命披衣急趨出見
皇太子立中庭泣謂公曰卿知否近得揚
榮報
父皇賓天公伏地痛哭不覺失聲
上益感慟命公起慰勞之曰卿可出視事公
叩首曰臣
先帝罪人未聞
遺詔敢希寵乎語良久
繼而命中使賜御廚饌給紙筆次以國事
公即上言以用費於不急祿耗於官冗
情墮丁言塞政怠于少康積弊逮今未
能遽革在任當其人而圖之以漸又曰
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諱
南京庶幾少蘇內外之困
上曰朕意亦然
上以初政詔條訪公公請撫流移恤鰥寡賑
饑民寬逋負省賦役禁科歛罷下西洋
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金寶香料各處
閘辦金銀課程數事皆見施行
上即位首復公戶部尚書賜官帶衣服靴襪
被褥帷帳器用咸備公以母喪未終辭
不受
命異日
上御西角門早朝顧問輔臣曰不見夏尚書
說事蹇尚書對曰夏某有母服未終乞
歸守制
上曰卿可勉留亦從令視事立
召公至便殿公泣言臣被繫時有母喪未
克成服乞歸故山終憂制臣事
陛下日未艾也
上曰卿老成人朕國有大事正賴相與共
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服我無喪
服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卿必留
贊輔公固辭
上留益篤公退上十餘疏
上終不允公哀毀骨立上下憐之哭聲夜徹

聽外人不忍聞

皇太子正位東宮

命公兼太子少傅公力辭不允時呂震為

太子少師班右公

上見之諭鴻臚曰夏原吉

先朝碩德舊臣宜右震

命引震次公即進公少保兼太子少傅戶

部尚書食三俸公固辭

上曰位以任賢祿以酬勞卿勿固辭公請不

已許辭太子少傅俸公感激知無不言

尚寶袁忠徹以風鑑得幸

太宗

上以其言嘗不遜首欲誅之公諫曰忠徹言

誕罪固當誅然禮以親之所愛雖親沒

而子待之終身不衰今

山陵未畢而刑遽加于近侍之臣恭

先帝所愛何

上從輕罷忠徹官冬十月

上御西角門視朝罷時風寒顧謂公等曰朕

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

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遂

命書

勅遣使以鈔幣賜沿邊將士公進曰

朝廷待守邊將士厚矣既豫給禦寒之具

又蒙

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回拊三軍皆如挾纊

彼徒施溫言人尚感激況今受

實恩敢昧報效但願

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為一體況將士為國

家躬勤勞寧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

有不及須卿等俯翼古人有言為君盡

君道為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其道

可也十一月

上與公論及屯田事

上曰

先帝所立屯田法甚善盖用心亦甚至但後
来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
其效所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
民轉輸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
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以重法
公對曰
先帝經營天下二十餘年所立兵民法度俱
盡善盡美
陛下[illegible]遵行天下幸甚
上以公忠亮[illegible]何重之每朝罷必親呼公等
二三大臣近
御案前或隨至
便殿面議政務畢方回
宮遇有急務
賜手勅訪公行凡內外諸司所進章疏多
命公先條進其旨而後從中批出或謂公
所條旨多云其部知道而不斷者何也
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

六卿定其可否而後取
上裁庶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洪熙元年
春正月
上將郊祀欲下仁民之詔咨議于公公請命
風憲督勸農桑以究衣食之本所司廩
贍窮民以廣好生之仁增文武官吏俸
給以勸廉能弛山林湖泊之利以公民
用寬逋負賦役以安流徙之民補積欠
月糧以畜將士之勇屯田將卒不許差
占以妨農務四方災傷即令奏報以憑
寬恤皆施行之
上以天不雨雪賜公憂民吟且
命賡之有交修之意兼賜玉帶未幾
命公同貴臣宴四夷呂尚書以佐次請
上曰夏某朕之股肱四夷所仰位宜居中翰
林進呈公等詩詞
上親增二詩曰勿畏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
徒邇而疏忽且諭曰此朕實心盖望公

等臣輔之切也繼
召公之家賚賜緋綵紵絲銀印一諭曰卿
忠在國家朕聞
皇考賓天時嘆卿忠愛特茲眷倚繼自今朕
有過舉卿但具奏以此封識進來朕不
憚從也公頓首謝曰
上聖則臣直臣雖愚敢不仰承
休命自是屢有所陳
上嘉納之未期歲而仁政周於天下矣三月
上手勅公等欵附纖劄被背連坐妖言誹謗
之刑公同二三大臣審議以
聞詔皆行之夏四月
命兼掌禮部事特賜象牙正直印押以俾
處分且以旌公秉心正直云公言今山
東及淮徐諸郡累歲旱潦無收民甚艱
食鬻父母妻孥不相保請寬恤之
上即詔全免夏稅及秋粮之半一切科派收
買物料悉罷之未幾

手勅諭公曰古云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
不可勝用近西山樵採者將諸樹根伐
盡卿宜揭榜示衆犯者斬之以徇公言
樹根之伐固所當禁而人命為尤重也
是以王者之政先人而後物故孔子於
廐焚傷人乎不及馬今薪伐過當罪止
不應請從律議為宜
上從其言以公有匡輔功賜田五頃于八里
庄及建第二所于兩京以褒之五月李
時勉廷諍過激
上怒欵刑之晚諭公等曰李時勉當朝辱朕
諭已
天顏大變公進曰時勉小臣之言豈能傷損
聖德願
陛下少霽天威下法司議定罪之未晚也從
之
仁宗賓天公受
顧命時

宣宗爲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
人之變
太后以公東宮舊輔凡軍國事悉
命公裁處公定謀急迎
駕代京駕將至群臣出迎
太后密命公留佐
襄王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蹇少師等莫能對
上不悦駕至京召公慰問近見
太后諭所以留卿之意朕方知之卿奉
皇祖命輔朕有年朕倚卿非他人比卿當以
事
皇祖者事朕加賜寶帶時喪禮及即位之儀
皆具皆公一二人所豫定
諭衆勅草命公等刪削
詔赦之議多主公言每
朝呼召面議政務及手勅咨訪國事悉如
仁考初公同蹇少師二楊少傅同心輔政蹇
亶厚多謀公含宏能斷文貞博古守正
文敏明達有爲中外稱爲得人
上時與公等面議久
命坐賜茶或命退殿廡少休復至
扆前論議
上尤以心腹托公朝退之暇不時獨
召公密切顧問或袖中出小帖子親付公
手公亦或有所呈於
上凡中外所進章疏
事命公批答或批不及
命携出條旨詳用小票墨書帖各疏面以
進中易紅書批出或未批多
命公傳旨處分公日孜孜惟謹所受
聖諭及納誨於
上者未嘗退以語人凡諸公謀猷之善者力
贊成之不自有其功先修
太宗實録命公監修至是復
命公監脩

仁宗實錄國朝文臣三預監脩者惟公一人
而巳宣德元年秋七月
上以山東無麥詔蠲其稅且諭公曰稷思天
下有饑者猶巳饑之伊尹作相一夫失
所若撻于市卿國之大臣宜體此心公
叩首曰臣敢不仰承
聖訓八月漢庶人謀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亂
政以公為首蓋惡公等得君賛治不利
于巳也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
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為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
與卿同之公分坐密議并左右語楊文
敏公皆勸
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鑒不可失
也臣所見似將而其色變語臣等而
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
貴速且有辭正者中論戈而往一鼓而

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
是
上意遂決即躬率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
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上
詈公罪人既得大被
恩賞賜公閣者三人掖公朝參出入公固
辭曰
術制非勳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勳而何公乃拜

賜尚書郭敬使人武定州田為同使者請于
上公言臣待罪尚書時敬為侍郎深知其人
廉慎公直惟法是執且能屛絕私謁以
是怨之者多惟
陛下察之
上曰朕今知之矣讒竟不行二年秋八月
上燕閑公侍側因語及古人信讒事
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
其言者患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堲讒

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爲國之賊朕
於此等每切防閑若有其萌必杜絶之
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
國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寢
謀卿等所宜務也公頓首謝曰
陛下之明群臣之幸也臣敢不效愚直以仰
答
聖心十月交阯[illegible]叛屢遣將征之未利至是
請降廷議[illegible]其反覆更欲興兵

上以問公公對曰兵疲財竭不可再舉如癬
[illegible]伏於身未[illegible]則憂不測已潰則可緩治
宜避以平[illegible]加之資補使血氣調和而
自愈若不小忍而惟毒之攻侵淫不已
心腹內虛恐患復生於他所不可不慮
今莫若因彼上表謝罪許其復國自新
吾人之在彼者令護之出境則
恩結其心而亦無他虞矣時二楊少傅亦
有是言

上是之遂偃兵息民有寶纈上尊之賜十一
月
皇太子肇生
上命公等條陳仁政數事詔天下有銀器寶
繒綵幣之賜三年春正月公同蹇少師
奏對
便殿
上悅命留侍宴且諭盡歡
上顧公醉笑曰卿能復飲乎公頓首曰臣飽

沃
天恩醉矣
上顧蹇公猶醒就酌巨觥三賜之公拜退
上顧公有欲言之色問曰卿有言乎公近
扆前密請蚤建
皇儲爲
宗社之本
上曰然朕當奏
太后行之二月以議國本功召至

便殿獎諭賜苑金銀印八曰含宏貞靖
謙齋以褒公之德量曰後天下樂以表
公之忠勤曰傅保之臣以期公之寅亮
餘著公之名字世系鄉邑也尋加翠爐
銀甕玉鈎玉帶之賜三月命公等侍遊
西苑以騎隨公騎後
乘輿甚邇肆之從公者私相問曰前龍衣
而髯者誰
至尊乎

上聞而顧之公惶懼下馬謝曰
天威咫尺而臣不能肅下罪無所容
上笑曰朴實哉卿錄也人仍鈔十五貫後
命登御舟遊太液池
上顧公等曰以操以御群卿之力君臣之義
休戚是同
上射兔獲之既烹翁割以啗公親酌玉觥以
爵公曰卿於朕啓沃良多而今老矣不
盡歡曰晡而罷

上以苑多奇石可愛命內臣吳誠偕公往觀
且諭曰惟其所欲與之公但取尤小者
一二而已內臣以苑奇石巨者以萬數
朱生弗欲乎公曰某性鮮好柰
上恩不敢辭況欲其甚者乎內臣以
聞
上嘆其介者久之閏四月公言山西饑民流
徙南陽諸郡十餘萬有司軍衛各遣人
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恤
發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敢有捕逐者罪
之民賴以所秋八月復
命公等侍遊東苑
上指草舍一區諭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
比古人茅茨不剪之意然庶幾不忘乎
儉矣公頓首曰
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福書曰非知之艱
行之惟艱

陛下知而行之堯〻之治亦不過是允月扈
從
車駕巡邉賜寶刀
上命取公橐𩜁嘗之笑曰卿亦食此粗糲耶
公對曰臣食此足矣隨營將士尚多餒
者
上命中貴取上供菭賜公遍加將士之犒勞
上還京念公等四人高年且師保之重以寅
亮爲職不煩庶政

特賜勅𢿙部院務俾專論道左右共寧邦家
隱然拜相之意前此所未有也公益殫
忠讜以報
上知四年冬十月公奏封
便殿
上問公時政之弊公言今內外諸司遇有公
務輒坐委掌印正官出辦取其事之易
集殊不知正官乃一司之長百責所萃
今不論事之重輕一槩委之致使護印
署事者苟簡于政吏肆其奸庶務妨廢
時弊莫甚于此
上曰非卿不聞是言即勅諸司禁約違者許
言官糾之未幾扈從
車駕閱武郊外至兎兒山
上怒諸將奉命之不虔也命褫其衣以辱之
公言將帥國之爪牙
天威震怒罪且不測况時嚴寒倘致于斃是
因微罪而殺重臣

上不應起入帳內公隨之
上顧見公曰卿且休公對曰
陛下憐臣之恩至諸將瀕于死矣
陛下獨不爲之念哉
上笑曰朕特爲卿釋之還京公因奏對言今
天下雖稱承平民困未全蘇息各處買
辦催徵差官數多甚是擾民以致小民
怨咨罔知
朝廷優恤之意請

勅禁約諸司非急務不許差官如出差擾民
者許風憲糾察以
聞
上從之
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日數十輩于道家
有御賜名馬性甚靈每
召臨馬必彈嘶聞者報公具衣冠出而錦
衣人至矣
上嘗張盛宴群臣悅甚笑謂公等曰此朕梁

天柱也天下事付若等朕高枕無憂矣
賜紫英硯象牙翠花筆龍香墨水晶鎮紙
玉筆架以便條
旨用公誕辰
上親繪壽星圖及製詩賜之有曰獨主申甫生
鴻運之褒每有喜及節序必賜公詩又
親繪秋香竹梅二圖以喻公之晚節又
禽非熊春霽魚游春水數圖以彰公之
遭遇之盛亦至服食器用銀幣月不虛

賜賞
命尚方取一翠甌賜公公拜賜訖
上笑曰卿夫人得無競乎復加賜一馬又
命製束髮小玉冠二枚
上用其一以一賜公諭曰使卿之子孫知吾
君臣一體也公寵愈優而心愈小恒懷
負乘之憂朝回于家而色若有不懌然
者夫人問之公曰吾欲進諫適忍所以
悟

上者亦發啟悟否又嘗撫案嘆息筆欲下
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公曰吾適所批者
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而死生決矣
苟有可生吾未嘗不欲生之恐悞焉則
彼銜無[illegible]之冤而吾懷終身之恨矣以
是慘[illegible]筆不忍下也五年春正月
兩朝實錄成公同太師英國公等上之
賜宴賚旦入謝暮歸得末疾猶執筆條旨
以進夜薨未薨前三日有星墜庭之西

南陽光焫地者久之方自
上早朝聞訃震悼遂輟朝乗輿出宮左右感
動莫能仰視朝自公卿大夫及郎官將
校下至閭巷小民莫不歎息咨嗟至有
泫然流涕者
上問輔臣議公封爵楊文貞公對曰
舊制文官不許封公侯恐因公為例例不可
自今日始某輔導舊臣贈以太師亦尊
榮矣乃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

賻祭殯葬有加常典官其子瑄為尚寶
司丞期以讀書大用仍
勅戶部復其家
國朝輔臣贈太師及謚典之隆自公始也
公天性孝友公退未嘗離太夫人側每
早朝必候問起居而後去太夫人沒公
不忍正坐每欷
寵賜必俸泣曰此
上恩也吾母不及見矣吾何敢私乎遂分諸

弟姪及姻舊之貧者愛二弟彌篤李性
躁使酒一日醉壞公釀器家人奔告曰
叔破壺而釐酒矣公笑曰弟又醉耶公
二弟在南京者皆李所費然公恒以
賜物分寄之或曰俸祿微用而
賜又及之耶公曰手足情重俸何惜焉且
上恩之霈不可不均也其德量任渾人莫測
其際嘗使蘇才庖人烹肉過鹹公但噉
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憩于野馬

驚而逸從者逐未返公繼謂過客寄聲
尋馬者客不應且罵之從者執以見公
公笑釋之有隸盜公銀酒器數事為
者所獲械見公公命釋械語之曰爾非
艱甚寧念為此乎仍與所盜一杯遣之
隸感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有與或告
公公曰有志者斷退祭酒胡公儼屋居
公既賜第即以舊第讓之胡致士公爾
第以為蘊故胡挽公詩有琴書葬去嘗

推宅吕尚書為子乞官
上以問公公對曰竊
元朝有守城功宜量與一官可也或語公曰
彼昔奏公公寧忘之乎公曰亦自得罪
彼何與焉平江恭襄公請難時嘗欲害
公後公薦恭襄總漕運又内賛其所請
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歎服
上嘗賜公銀酒器公留用于部堂或勸公私
之公曰以
上之寵賜而私之可乎且吾以布素起家亦
豈能勝此也時同事有性褊者嘗書公
姓于座右以自警少忌之性如舊嘆曰
夏公真不可及也或問公量可學乎公
曰某幼時有犯者亦嘗不怒始忍於色
中忍于心久則自然殊不與人較其間
曾不自學來人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
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惶則中便無
主矣吹歷事

累朝秉節執義夷險一心其論大政決大疑
群議洶前公徐一言而定或有偏執已
見奮然沮衆議者公從容諭以義理曰
某所見當如此處是至
上前奏之果如公議沮之者莫能奪事頼以
濟尤樂薦引士類布滿中外皆稱其職
然恩不已出有自布衣至公卿而不知
公之薦者
仁皇嘗欲用李衡為兵部侍郎問吏部不知
命問公入始知公之薦周文襄為長史
時廷臣有欲薦為郡守者公言于
上曰郡守不足以長其才
上于周名下注留着別用四字尋至大用至
薦李襄城公隆守備南京黄忠宣公賛
理漕運皆極一時之選其援人之急借
人之才惟恐不及都御史劉觀之女被
選將入内
皇親胡都督往駕馬

上聞之欲誅覸惡其結托也公言觀昔事
先帝每稱其能偶因感里之讒遽加大辟非
罪疑惟輕之典
上意少解竟以他事罷覸職有禮部署堂郎
中某於
早朝奏云四爲之來賞不及用宜預措置
上不答某懼甚退以告公公曰以當有四海
而當疑云云可乎乃爲於
午朝之陷而[illegible]陳之米得所請戶部李郎
中暹性絃急屬吏有悞若李欲置於法
吏懼而投[illegible]首[illegible]
上特免之李怪吏之不先白已也叱曰
上雖宥爾於法終不可釋吏遽以其辭奏之
上怒其言涉不遜將刑之公言其素剛直偶
因吏之激言語[illegible]于暴若遽刑之恐長奸
吏風況今薦人使之若宥而任之必能
盡死贖愆如此則恩法兩盡而吏亦無
以長其奸也

上從之李使于閩果不辱命刑部金尚書以
疾在告蹇忠定公有命乃赴之
上聞之不樂曰以疾不朝而宴于私可乎
命繫之公言進退大臣當以禮可殺而不
可辱金某老矣而繫辱之非刑不上大
夫之意
上即宥之有短揚文貞于
上者
上以問公公力爲辯之眷任彌篤故贈公誥
有推賢盡誠之褒每勸
朝廷行一善政用一善人或問公公曰此
天子之明辟公之力某何與焉凡所上奏草
辟即焚之曰不可彰吾直也以是嘉謨
嘉猷所以左右
朝廷惠利斯民者泯然無迹不盡傳于天
下惟天惟
列聖知之豈敢誣哉黃忠宣公嘗贊公德是
以格君而不言其直量足以容物而不

言其善身足以任天下之重而不言其功休休揖遜有古良臣之風時以爲確論焉

夏忠靖公遺事終

忠靖夏公遺事䟦

國朝夏忠靖蹇忠定兩公立朝任事之槩甚稱于人然口耳傳襲不無甲乙余自入官時以至今日雖常景仰忻慕然恨未能得其事蹟之真實者而持循之輒有無緣親炙其時之嘆弘治辛酉忠靖公乃孫通政少叅君廷章以其鄉侍御袁君大綸所刊遺事一帙見示閱之盡始得公事事之實而欽服公之厚德大烈果不侔于人人而有功于當時足範于後進也昔之聞者

特其一二而舛訛者多矣特
循憑藉之具今無憑所擇矣
且恐一板不足以遍天下而
垂後世致有同志者如前日
之恨乃謀于盧州郡守馬君
汝礪曰是政某素心而缺然
者請損俸再刊之於季公之

精誠如日麗天如水行地發
而為事功播而為譽望流而
為潤澤者沛乎自與之俱奚
俟復刊而後能有所周遍而
永久哉雖然木主之喻固亦
必有此依憑而後有所繫耳
齊魯二大夫史失其名故無

傳也則遺事不得不然也因
謂汝礪曰夏蹇並稱夏之事
賴此賢子孫以有今日蹇則
其子已懷沙矣我輩皆蹇鄉
人也盍求其亦所謂遺事者
而並刊之乎

弘治辛酉冬十月吉日

賜進士文林郎監察御史秦
勑清理直隸軍政內江馬炳然
書

夏忠靖遺事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夏崇文撰崇文字廷章湘陰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南京太僕寺少卿蓋夏原吉之孫也是編追述原吉歴官始末甚詳於世所傳慈感蚌珠事删之不載體例頗爲謹嚴然原吉治水功在東南其方略亦不備載殆以具載國史耶惟燕王簒立原吉稱臣此所謂范質生平惟欠周世宗一死者也而此云或執之以獻燕王是則子孫之詞矣

岳集五卷

〔明〕徐階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五年焦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岳廟集四卷》提要

岳集序

階督學兩浙之三年始獲從黃山焦子請所輯武穆祠詩文而讀之蓋自宋以下作者數百家其於王忠義功業雖皆知所敬慕而迂儒曲士假經權之說以病朱仙之班師者亦間有焉則既不察王狥國之志與夫時勢之難處而其流弊或將啓人臣僥倖不可必成之功而誨之專也因不自量謀於五山張子而去取之得其正且純者論議記序二十七首辭樂府詩古今體六十二篇釐為六類而次以為二卷又取王本傳及其遺事以為傳類王前後所被制詔誥劄稍加刪次以為制類類各為卷並列議類之前而王遺文別為一卷以附

其後題之曰岳集云昔王嗣孫珂嘗作金佗稡編

國朝徐武功有貞嘗作精忠錄然稡編意在訟王之寃其詞率繁複而精忠錄則蹂陋已甚今是編雖不敢自謂精要乃若發明君臣之義表仁人烈士之為心以詔於後之人則竊有志焉爾

嘉靖丙申孟冬朔日華亭徐　階序

岳集序

岳王行履公有史私有集其紀述亦備矣延復刊岳集何史闊略而集繁駁夫唯闊略而繁駁也大者或不載細者不當載而載之至使王孫忠全節晦於輕靡黄山子為是懼謂少湖子與延曰王去今世未遠而死忠之地訖無完乘其何以標來者盍校之我將刊焉因取汪氏所輯抄本與少湖子泩復參校第為五卷首傳類凡王遺事遺文皆附焉昭其始末也次制類凡一時詔誥書札皆附焉昭當時知王而不能用也又次議次序次記次辭而終以樂府雜詩昭古今好惡之無不同也制類以上則襞積故實刊落靡嫚取其峻潔而止議

類而下諸凡悖經病王之語則一切刪之
至乃有補大義雖零星小說亦必收焉其
辭哀其事核其義則備於舊是足以誅姦
雄於既往表忠義於將來矣嗟乎晚宋不
兢久矣而萑姦竊命才賢為世大忌自渡
江以來已如此士生其時見幾而不為之
用可也食其祿竭其力而死之如王焉与
可也乃復議而班師欲其僥幸成功而反
兵以逞是教之學晉人矣如春秋之法何
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誅曾謂
天性忠孝學貫左氏之人而為之乎嗟乎
讀是編者可以勸矣
嘉靖丙申冬日五冗子張邃序

岳集目録

岳集目録終

岳集卷之一

浙江按察僉事華亭徐階 編
眉山張庭 校
宛陵焦煜 刊

傳類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
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
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為名
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

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
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
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
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曰汝為時
用其狗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韐募
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
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
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
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

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
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
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
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卒至飛麾其徒曰敵雖
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
有驍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
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
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
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

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
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
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
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
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
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
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
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
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

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覺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勍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鋭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四端而舉

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黄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黄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以歸授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刼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𤫊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

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
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术攻常州宜興令迎飛
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
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皐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
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
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
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淸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
里兀术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
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术次

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
兀术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
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
术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
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
數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
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鎭撫使兼知泰
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
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

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
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墪爲楚援尋抵
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
世等皆不敢進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
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
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
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
殿金兵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
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

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
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
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
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
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
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
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
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
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

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偽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為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

慶討擒之陞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暑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柰何飛佯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

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

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

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
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
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
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
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
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
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
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
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

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
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
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
錫李橫牛皐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
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
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
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
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
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

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盗帝以諭趙鼎鼎曰知
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
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
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
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
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
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
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
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

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
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
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
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
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
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
候粮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將方重深入之舉
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
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

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軍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

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

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𤩽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兵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

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

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皐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

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荊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

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

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
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
成平楊幺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
開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
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
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
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
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
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

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
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
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
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
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
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
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
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
善曰卿今議論極善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

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飛詔諭
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
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盖欲
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
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
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
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
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
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

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
閤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
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
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
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
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
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
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
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邪

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大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
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
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歩歸廬母
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
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
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
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
寢閤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顧
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

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
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
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
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
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
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术惡劉豫可以間而
動會軍中得兀术諜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軍
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
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

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
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
豫同謀誅兀术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
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
术兀术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
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
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
當納節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
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

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
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
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
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
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
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
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奬諭乃
受會遣士㒟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
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

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
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
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
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
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
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
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
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
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

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
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
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
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
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
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
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
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
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

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
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
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
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
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
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
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
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
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

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其兵八
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
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梁興會太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
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
皆令老小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
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
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
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

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

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密受飛旗牓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内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鋭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鋭不

可回乃先詔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

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内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

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
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
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
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
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
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
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
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
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

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
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
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
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
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
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
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
俊益恥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
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

乏訹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
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
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
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
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
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
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
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
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

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
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爲
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
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
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
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
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
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中
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

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

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竄

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

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

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
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
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
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
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
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
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
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
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

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
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諗飛復曰均爲國家何
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
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博
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
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
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
金方顧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
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寃詔飛

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
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
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
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
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
曰贏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
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
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

言逾年鈴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
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
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
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
沾一級男雲遽躐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潁
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
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
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
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

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閤門祗候贈武畧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東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辯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辯誣集五卷天定録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郎閤門祗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府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宋史列傳

趙與[illegible]謂韓張岳恃功自伐[illegible]上之[illegible]岳飛親逼儒士稟命朝廷爲將之職理固當然第諸將不能而飛獨能行正宜獎異以成其善 宋州判官孫適編鄂王事

飛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臨戎示衆言及國家之禍仰天橫涕士卒皆歔欷聽命虛心謀客所至常滿坐論究切直無所忤

楊幺既死其衆乃降牛皐曰此寇逋誅罪不容數不殺何以示威王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始惑於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爲奸又沮於程吏部 鼎州太守程昌禹 欲盡誅雪恥之意故懼而不降苟全性命而已今楊幺已誅餘皆國家赤子苟徒殺之非主上好生之意也連呼謂官軍曰勿殺勿殺當時識者興嗟曰岳[illegible]相可謂賢大將矣觀其答牛皐之言則正合老氏所謂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共不戰而勝之功固已雍容於胸中彼區區甲胄之流豈足以識之哉 襄[illegible]石刻文[illegible]

張所問曰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而莫得其要公嘗計之否飛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也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緜亘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爲固苟以精甲健馬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人不可窺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

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間嘗思及童宣撫取燕雲事每發一笑何則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練習之人以爲鄉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宣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既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席卷而東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州國家以爲燕雲有我有矣則竭天下財力

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養之後一呼而入復陷腥羶故取燕雲而不取諸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朝廷河北之使而以招撫名越河以往半爲胡虜之區將何以爲招撫之地爲招撫職事計宜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爲京師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醜虜既得河北又侵河南險要既失莫可保守騷騷未已幸江幸淮皆未可知也招撫誠能許國以忠

稟命天子提兵壓境使飛以偏師從麾下所嚮惟招撫命耳一死烏足道哉

自北境紛擾毋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毋獨從高宗渡河河北陷淪失盜區音問絕隔日夕求訪數年不獲俄有自毋所來者謂之曰而毋寄余言爲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爲念也乃竊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毋自歸有痼疾飛身服王事軍旅應酬無虛刻昏莫竊暇至親

所語欵行履未嘗有聲遇出師必嚴飭家人謹
侍養微有不至詈罰自妻始及母甍自與男雲
跣足扶櫬歸塟不避塗潦烝嘗刻木爲像行溫
凊定省之禮如生時
刺繡爲袍有誓作中興臣必殄金賊主之文
見夫人李氏御繒帛則曰吾聞后宮妃嬪在北
方尚多窶乏汝既與吾同憂樂則不宜衣此命
易以布素家人有擣練者聞聲歸即止
遇諸子尤嚴平居不得近酒爲學之暇使操畚

鍤治農圃曰稼穡艱難不可不知也
奉身儉薄不貳裁居家惟御布素
卒之日王會極力搜刮家無餘貲秦檜猶疑之
謂所藏不止是興大獄數年盡捕家吏逮治有
死者而卒不得錙銖云
御軍之術大端有六一曰重蒐選貴精不貴多
背嵬所向一皆當百上初以韓京吳錫二軍付
飛皆不習戰鬬且多老弱飛擇其可用者不滿
千人餘皆罷歸不數月遂爲精卒二曰謹訓習

上兵休舍輙課其藝暇日尤詳至過門不入視
無事時如有事如注坡跳壕等藝皆被重鎧精
熟安習人望之以爲神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
如待一人張憲之部卒郭進有功於莫耶關頻
解金束帶及銀器以賞之其子雲嘗以重鎧習
注坡馬蹟而踣飛怒曰前驅大敵亦如是耶遽
命斬之諸將懇求猶杖之百乃釋之四曰明號
令授兵指畫約束明簡使人易從違者必罰五
曰嚴紀律行師用衆秋毫無犯有踐民稼傷農

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類其死不貸卒有取
民麻一縷以束芻者詰其所自得立斬之民見
他將道亡藏影聞岳家軍過則相率共觀舉手
加額感慕至泣下六曰同甘苦待人以恩嘗與
士卒同食樽酒臠肉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
則益之以水人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露宿雖
館舍甚備不獨入　並岳珂編進行實
上語趙鼎喜飛尊朝廷誦司馬光資治通鑑名
分之說以稱之

飛子霖帥廣州自道出鄣貢父老帥其子弟迎之皆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霖漕湖北武昌吏民設香案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嫗尤哀曰相公今不復此來矣霖家人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嫗舍食哭曰不幸為人為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與壻皆然人以是知公之所感於人者深矣

霖淳熙陛對孝宗諭之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寃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寃

初樞密行府受王俊告首狀俊與憲對辯王俊所告無一事實而棘寺始以淮西之事詰飛淮西雖非飛分地飛時在鄂渚首抗章欲備先驅擊寇得御札褒許又飛乞乘虛入京洛皆未奉詔之先當時臺諫亦不深考其事淮西之役飛受御札凡有五時邊報踵至鄂渚去淮西千餘里上恐其後時故頒趣詔為多然出師之命雖在正月而二月九日詔始至飛軍飛即力疾出師實奉詔三日而行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黃舒州界則可見矣自鄂而蘄黃自黃而舒廬飛又恐大軍行遲乃親率背嵬為先驅其至也虜方在廬望風自退飛還軍舒州則復來窺濠又次定遠虜聞飛棘踰淮而去雖無大功張俊楊沂中當任其責况俊總全師八萬遇敵自可制勝而駐兵黃連鎮距濠六十里而不見救俊與沂中不用劉錡之言墮虜計中遇伏而敗非無飛之助以致敗也時

有詔札付沂中曰兀朮復窺濠州已降手詔與韓世忠張俊皆於濠州附近尅期同日出戰則是役也軍事專任世忠俊沂中而飛特助之耳况又非飛所分地分也臺諫至謂飛以糧乏為辭則御札有曰卿聞命即往廬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必遄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蓋謂糧乏者乃俊也俊貽書以乏糧告飛而詔旨及是俊已疑飛漏其言於上而深憾之謂糧乏乃俊語非飛意也而反以此誣之方虜寇河南詔

飛助劉錡凡兩月而飛拜御札二十有三多於淮西時矣先是紹興四年兀朮劉豫兵七十萬寇淮西亦詔飛自鄂州以兵來會虜退飛遣牛臯追擊大破之又六年飛屯襄漢劉豫遣子麟姪猊合吾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之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劉光世張俊同奏乞詔飛以兵東下飛至江州麟已敗詔止其行飛凡三赴淮西之急雖道里有遠近而未嘗踰期且十一年虜之入壽春也飛聞警即上奏乞出師繼又奏乞出京洛以制其敵又恐是時欲急退虜乞出蘄黃議攻却皆未始奉詔也其孫珂嘗以所藏御札弁陛對月日及以被罪省劄下棘寺之文著辯誣五事謂建儲之議在軍前上奏而參講薛弼謂在陛對時且誣上有不樂語謂此非大將所宜言者弼之妄也弼本附檜所以言此者欲嫁怨於上而謂飛之死蓋自取非檜之罪王伯庠私記謂紹興辛酉虜入寇張俊韓世忠欲深入惟飛駐兵淮西不肯動御札促飛行凡十

有七最後有社稷存亡在卿此舉實未嘗有此詔又謂飛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者亦弼說之類也且御札十有五言十有七亦非也十一年八月九日臣僚言謂楚州爲不可守爲沮士氣蓋飛嘗與張俊同詣楚州城俊欲增築飛謂當進取中原不當僅守于此謂飛欲專保者亦誣也熊克中興小曆載宰執奏中聞聖語及飛棄山陽事以爲附下要譽亦誣也諫議大夫万俟卨論飛虜騎犯淮而飛內稱援詔至舒蘄而還又謂飛執偏見欲棄山陽亦誣也建炎四年十月丙申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奏准御筆承州殘虜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逗撓不進蓋光世以兵駐鎮江不進而以會合王林郭仲威之兵不至爲解謂飛等遷延五十餘日遂失機會是時楚州趙立告急而張俊不肯行乃改命光世而令飛應背掩擊時飛屯宜興雖有泰州鎮撫之命未赴也飛有軍萬人合軍士之孥計七萬以上須舟以濟須糧以食州郡皆坐視

必俟京朝命而後從九月二日始入秦州十二日飛始得九月六日之詔且光世盖舟與飛等會而飛以狀至光世皆不報飛乃夜飲士卒以酒激厲而用之獨以一軍至承州轉戰彌月凡三大捷獻俘行在所有詔褒諭而光世在鎮江雖承督詔無慮數十坐閲兩月未嘗渡江其事皆可考也如飛之寃孰敢言之並宗奉頴十將傳

紹興和議初成金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㒟衛命道荆襄宛洛秖謁鞏洛原迺南鄧岳飛止

之曰金虜無信君宜少駐㒟以命有程辭去不數舍烟塵四起軍聲囂然於是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笑曰固謂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董帶御牛觀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當以自已兵衛送君行數里兩將捷書至㒟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㒟極辯其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併論㒟身爲宗室不應交結將帥目指爲飛黨遂罷宗司與祠云

岳鶚舉征群盗過廬陵託宿㕓市質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别於郊師行將絶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眞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爲追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蓋實録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並齊東野語

宋孝宗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給還原資

帑主具當日所收止九千緡物耳飛握重兵既久家無貲可謂賢矣其斃於獄也實請其浴曰拉脇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曲五顯廟最靈舊在大理寺墻下順乃瘞之北山之瀕身素佩一玉環順亦以殉於要間塚樹雙橘志焉順將死謂其子曰異時朝廷必求屍不獲汝乃告官曰棺上一鉛筩有棘寺勒吾埋瘞之符也後果購屍不得乃懸一班行爲賞子始上告悉如所言時無珠玉爲

欽容色如生可以更爲浴歛禮服也朝野遺録

紹興中金人遣祕書監劉裪來聘寓館中問岳飛何罪至死館伴無以爲對但云意欲謀反爲部將所告抵誅裪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無如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如飛者江南之范增乎秦檜聞之約束不許奏聞仍以不職逺貶館伴山樵雜録

知鄂州羅願以父汝楫爲御史時嘗附秦檜論飛不敢入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再拜遽卒於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鄂州志

岳集卷之一

岳集卷之二

浙江按察僉事華亭徐階　編

眉山張庭　校

宛陵焦煜　刊

制類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

門下師直爲壯正天討有罪之刑戰功曰多得

仁人無敵之勇羽奏屢騰於戎捷輿圖亟復於圻封肆疇進律之庸亶告治朝之聽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徳安府制置使岳飛精忠許國沈毅冠軍身先百戰之鋒氣蓋萬夫之敵機權果達謀成而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變久宣勞于邊圉實捍難於邦家有公孫謙退不伐之風有叔子懷柔初附之略屬兇渠之嘯亂乘襄漢之弛兵竊據一隅荐歷通

逃之藪旁連六郡鞠為盜賊之區命以徂征迄
茲戡定振王旅如飛之怒月三捷以奏功率寧
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闢土慰我后雲霓之望
拯斯民塗炭之中嘉乃成功懋茲信賞建旄融
水以彰分閫之專授鉞齋壇以示元戎之重全
付西南之寄外當屏翰之雄開茅社於新封錫
圭腴於眞食併加徽數式對異恩於戲我伐用
張旣收無競維人之烈惟辟作福敢後有功見
知之圖尚肩衛社之忠益勵幹方之績欽予時

訓其永有詞可特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
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
行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進封武昌郡開國
侯加食邑制

岳飛才全果毅資稟沉雄說禮樂而勵廉隅德
邁有君子之操援枹鼓而先士卒忠貫王臣
之躬自奮武以專征屢摧堅而深入于疆于理

威行江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淮之草木
屬逆鶵之挺亂導戎羯以窺邉萬騎鼓行震天
聲於不測千里轉戰奮勇氣于方張力捍孤城
繫俘群醜遝潛師而犇潰茲振旅以遄歸載疇
却敵之庸用錫相攸之祉齋壇授鉞節兼兩鎮
之雄太社分茅爵列元侯之貴倍敦井賦衍食
畬租爰示寵光併昭物采於戲觀萬夫之政爾
惟肇敏於戎公宅九有之師我其克艱于王業
祗若予訓永肩乃心往恢式辟之方勿替對揚
之命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南北襄陽府
路制置使加食邑制

岳飛策慮靖深器資沉毅有冠三軍之勇而計
然後戰有長萬夫之才而謙以自持屢兵無前
邁熛姚之方畧藝敵知避竦飛將之威名治紀
律以甚嚴嘉師徒之逾整既宣威於南紀亟奏
凱於淝川載加齋鉞之崇增重元戎之寄方合
宮之禋事乃大賚以疏封增衍爰田益陪眞食

用作爾祉庸示眷懷於戲良將以功名爲先期
輔滅於丕烈忠臣礽稷之衛宜勉卒於今圖朕
之謹邊場之虞卿宜膺爪牙之用體茲訓告務
克欽承

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荊湖南北
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加食邑制

岳飛忠力濟時忱誠徇國沉勇多算有馬燧制
敵之機廉約小心得祭遵好禮之實自出陪於
艱運久專總於戎輅鋒對無前以征必克師行

有紀所至孔安成績著于邦家威名震於夷貉
比飭鷹揚之旅往臨鼠盜之區乎以惠心開其
善意得好生於朕志新舊染於吾民支黨內攜
爭掀狡窟渠魁面縛自至和門箙矢弢弓盡散
潢池之虜聚帶牛佩犢悉歸田里之流遄清湖
湘累歲蕩汩之菑增秦蜀千里貫通之勢時惟底
績可後疇庸孤棘位朝其視儀於亞保戎驛導
節仍疊組於中權肇開公社之封益衍韭腴之
賦於戲出車之勞還率所以知臣下之勤彤弓
之錫有功所以慶人君之賞往對揚於休命終
克勵於壯猷尚弼一人永清四海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河北京西路宣
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制

岳飛沉毅而閑中誠純而特立縱橫奇正謀足
以應料敵之機險阻艱難器足以任扶危之重
志狥國家之急身居矢石之先翦亂夷凶所當
者破陳師鞠旅其衆無譁乃眷西南久勤經畧
將窺恢於遠馭宜增重於使權草木知名諒威

聲之震讋旌旗改色亦士勇之賈前矧茲塗炭
之餘積有雲霓之望洛都甫邇王氣猶在於伊
瀍陵寢俱存廟貌未移於鍾簴其共乃服以究
爾庸惟一德以定功茲萬邦而爲憲往欽無斁
其永有辭

內艱起復制

門下考禮則喪無二事心獨致杯圈之思命將
而任重三軍義在先國家之急眷時閫制屬我
傑才方膺易鎮之榮奄及終堂之恤肆掛出綍

敷告在廷持服前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襄陽府置司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戶岳飛精深而善謀沉鷙而孔武被威名於草木昭勳績於旂常國爾忘家屢罘姚辭第之志卑以自牧履馮異不伐之謙本恍恂之確誠形純篤之內行出從王事每切望雲之情入慰母心矜無齧臂之誓期未就遽遭閔艱念乃情重罹于至憂軫予心良增于深惻屬此幹

方之日豈日居廬之時雖難忘顧復之厚恩可少怠憑陵之宿憤朕當饋而歎中夜以興思有指之土疆倚圖上之方畧斯拱而俟趣起勿遲仍視亞保之威儀載昇兩藩之旄鉞用昭隆眷佇奏膚公於戲魯侯即喪而出師平徐夷之作難晉人始墨而變禮由殽嶺以從戎若功名克顯於君親則忠孝兼全於家國勉服成命益勵壯猷

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加食邑制

岳飛智合韜鈐靈鍾河岳氣吞彊虜壯哉漢將之威稜志靖中原奮若晉臣之志槩師屢臨於京洛名遠震於荒夷念國步之方艱顧戎心之未革詭謀行詐以為賊盜之計阻兵怙亂以重塗炭之災信義俱忘群情共惡殘虐不道神明靡容其遂整于我師用奉行於天討然用萬全之計亟收九伐之功乃寵昇以使名斯示濯征之義仍進躋於孤棘特隆委寄之權於戲一弛

一張文武乘時而致用百戰百勝方畧因敵以為師舉素定之成謀攄久懷之宿憤往底必擒之利丕昭不世之勳勉爾壯猷欽予時命

樞密副使加食邑制

岳飛果毅而明深沉以武奇謀秘計畨推韜畧之高英槩雄姿凜有威名之盛自服勤於邊圉實修捍於邦家作鎮上流屹若金湯之勢宣威遐俗震於犬羊之群功屢紀於旂常任實同於山石念提兵百戰已深料敵制勝之方而授任

一隅未究折衝消難之畧鬱維圖而弗展慨平
世之何時是用蔽自朕心付以國柄參畀事樞
之重仍班孤棘之榮近者發縱指示之奇策斡
擁晉廓清之績庶極用人之効亟成戡亂之圖
於戲上下交而志同朕方深於注意將相和則
士附爾益務於叶心其懋壯猷用服明訓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奉朝

請制

門下聯樞筦而贊廟謨式重股肱之寄擁節旄

而奉朝請益隆體貌之恩乃眷勲臣方居密席
遽瀝退身之懇盡推從欲之仁爰告大廷用孚
爾衆少保樞密副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
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岳飛稟資毅挺
質沉雄方畧得古良將之風忠勇有烈丈夫之
操奮身許國彯趙王之曼纓厲志圖功撫臧宮
之鳴劒自總幹方之任久專制閫之權惟績用
之殊尤亦恩褒之備至戎騑導節旣疊組于大
邦孤棘位朝遂進班于亞保茲圖茂渥俾翊洪

樞庶資籌幄之奇以輯平戎之畧欻煩言之存
至摘深衅以交攻有駭予聞良乖衆望朕方絕
功掩過事將抑而不揚爾乃引咎自言章既卻
而復上諒忱誠之已確雖敦諭而莫回是用崇
使範于殊庭畀齋壇於舊服留以自近示不遐
遺以全終始之宜以盡君臣之契於戲寵以寬
科全祿光武所以保功臣之終曾無二色猜情
鄧公所以得君子之致朕方監此而御下爾尚
念茲而事君往哉惟欽服我明訓可特授武勝

定國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萬壽觀使仍奉朝
請主者施行

不允辭免節度制置二使并食邑詔

勑具悉朕惟明主不吝賞所以來社稷之臣良
將不言功所以恤國家之難上下相與古今一
途卿稟雄勁之姿蘊深湛之慮識通機變忠貫
神明鼓勇無前服勞先於士卒執謙不伐行事
合于詩書比總偏師克平叛寇坐復六州之故
地用蘇千里之疲氓嘉爾設施出于談笑既策

勲之甚茂宜班爵之特優建大將之鼓旗往臨三路受元戎之鈇鉞增重六師奚爲遜牘之陳猶避寵章之渥亟膺明命益勵遠圖庶見方隅綏靖之期乃稱朝廷崇奬之意所辭宜不允

不允再辭免詔

勅具悉卿忠義出於天資忱恂著于臣節志狥國家之急身先行陣之勞蓋嘗推功名而不居豈復私富貴以爲意然賞國之典輕重稱功師不淹時役不再籍連克六城之聚徙闢千里之

疆振凱旋歸策勲可後謙以自牧卿雖必欲執三命之恭賞或失勞朕將何以爲萬夫之勸勉服成命毋復費辭所辭宜不允

不允辭免使職并加食邑詔

勅具悉漢高帝一日得韓信齋戒築壇拜爲大將授數萬之衆雖舉軍盡驚而高帝不以爲過與待絳灌樊酈輩計級受賞者蓋有間矣豈非用人傑之才固自有體邪卿智勇兼資忠義尤篤計無遺策動必有成勲伐之盛烜耀一時豈與淮陰侯初遇高帝爲比哉朕之報功者褒顯已厚爵位已崇今復侈大使名用增重于閫寄所以示優異之寵不爲越而卿辭之何也往祗茂恩毋復有請所辭宜不允

不允辭起復詔

勅具悉委質爲臣義無有已要經服事禮有從權雖陟岵之思恩莫隆于子母而枹鼓之急身必先于國家矧三軍之耳目待其指縱一時之利害間不容髪豈可忽安危之大計謹苫塊之

私哀爾其擇忠孝之宜審輕重之勢亟視軍政往赴事機所請宜不允

不允再辭起復太尉加食邑詔

勅具悉凡賞無常輕重稱功周之制也太尉古官昔在三公之右今同二府之列艱難以來尤重茲任非有大功不以命之卿一時人傑董我戎旅百戰百勝厥功茂焉日者淮蔡之戰王命將通於洛邑商虢之役威聲已振於秦川我圖爾功宜有重賞是用建爾久虛之位崇以輔臣

之禮蓋將以勸天下之功者而非以爲卿私也何爲固辭殊咈朕意其祇成命毋復重陳所辭宜不允

允辭男轉官詔

勑具悉朕以卿肅提師律進辟土疆功在必酬既舉策勳之典寵惟無斁用昭延賞之私卿乃力抗封章推先將士謂名器之虛授將磨礪以何繇朕思其言所見者遠益不特固執謙遜耻同漢將之爭功而使其自立勳勞復見西平之

有子載深嘉歎姑務勉從所請宜允

不允乞休就醫詔

勑具悉卿竭忠誠而衛社迪果毅以臨戎元勳既著於鼎彝餘暇尚閑於俎豆眷宣所頼體力方剛遽欲言歸殊非所望顧安危注意朕豈武備之可忘惟始終一心汝亦戎功之是念益敦此意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

金人叛盟兀术再犯河南今諸路進討詔

勑昨者金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宮母兄朕爲人子弟當申孝悌之義爲民父母當興拯救之恩是以不憚屈已連遣信使禮意備厚雖未盡復故疆已許每歲銀絹五十萬所遣信使有被拘留有遭拒却皆忍耻不問相繼再遣不謂設爲詭計方接使人便復典兵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朕盡然痛傷何以爲懷仰諸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國家大計以慰遐邇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故兹詔諭想宜知悉

不允再辭免少保招討使加食邑詔

勑具悉卿每拜官必力懇避誠知卿懷冲遜之實非但爲禮文之虛也今復以將士方冒矢石當鋒鏑而不欲獨先被厚賞爲言陳誼甚高朕所嘉歎第惟同時並拜二三大帥皆以次受命卿欲終辭異乎遽伯玉之用心矣尚體兹義勿復有云所請不允

郾城大捷賜奬諭詔

勑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陳何啻百萬

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
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
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爾在行之旅咸
懷盡敵之心陷陣摧堅計不反顧鏖鬭屢合醜
類敗衄念茲鋒鏑之交重有傷痍之苦[illegible]爾至
此時予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軍之方振尚
效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
歎降關子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故茲獎諭想
宜知悉

不允穎昌捷後請解兵柄致仕詔

勅具悉勇畧冠時威名服衆分鎮一道使敵人
無侵侮之虞盡節本朝致將士有忠誠之効方
資長算助予遠圖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
請雖卿所志固常在於山林而臣之事君可遽
忘於王室所請宜不允

勅以樞密本職按閲御前軍馬措置戰
守詔

勅卿勲在社稷名震華戎謙退踵征西之風廉
約蹈祭尊之節比從人望入贊樞庭方國步之
多艱念寇讐之尚肆未反采薇之戍將親細柳
之軍諒匪忠賢孰膺寄委當今仁陣之習有素
戰守之策無遺伐彼姦謀成茲善計尚體眷注
無憚勤勞故茲昭示想宜知悉

不允辭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詔

勅具悉卿登翊樞筦曾未淹時乃以人言遽求
釋位惟去就之義卿之所敦顧終始之恩朕安
敢廢茲用寵以節旄之舊畀以祠禄之優君臣
之間庶幾無愧今弗惟反又何辭焉所請宜不
允

追復元官詔

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
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効不自矜夸餘烈遺
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
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歿太
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
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録用

鎮南軍承宣使充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誥

敕全師櫽賞必首正中權之謀功師授方爰控制上流之重若時名將爲國虎臣屢列上於戰多式載圖於臨遣併頒命渥增重戎昭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秉誼忠純賦資沉毅自奮膺於行陣久宣力於方維料敵出奇洞識韜鈐之奧摧鋒決勝身先矢石之危荐率偏師徃平巨孽屬江西之竊發連嶺表之繹騷命以專征迄茲底定殲滅兇渠之惡蕩平獠窟之姦千里師行見秋毫之無犯百城按堵聞犬吠之不驚嘉爾凱還趣其入覲念夙殫於忠節尚辰告於壯猷宜踵進律之恩俾正承流之任天設之險擇形勢於九江師克在和隱兵威於萬旅以作藩于屏輔以試遏於寇攘益申紀律之嚴用謹守攻之備徃服朕命無怠爾成

追復少保兩鎮誥

敕仁皇在位親明利用之勲神祖御邦首祭狄青之像蓋念舊者不忘於技拭而勸功者當急於崇褒朕秪稟睿謀眷懷宿將茲仰承於素志肆盡洗於丹書故前少保武勝定國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岳飛拔自偏裨驟當方面志略不專於古法沉雄殆得於天資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外摧孔熾之狂胡內翦方張之劇盜名之難掩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於櫜弓而當路力成於投杼坐急絳侯之繫莫然內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漸思其姓氏既仍節制於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惸於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眇躬是用畯升孤棘之班疊畀齋壇之組近畿禮茲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之望豈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嗟夫聞李牧之爲人殆將撫髀闕西子而未録致緩旌賢如其有知可以無憾可特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

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
二千六百戶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追封鄂王誥

勑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真是
非不待百年而定睠言名將夙號藎臣雖勳業
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槩申
畀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
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

戶贈太師謚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材負冠軍之
勇方畧如霍嫖姚志殄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
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勳外㤜威
靈內殫謨畫屬時方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而
爾獨奮身欲撫劒伊吾之北遂致縶繩之集寖
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遂
隳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建國論之既明果
邪誣之自辯中興之主憫念重華之君追褒特
厚肆眇冲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恩
綸襚之王爵裂熊采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
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六軍之氣於戲修車備
械適當閑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間幽冥之際諒
惟泉穸歆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

賜謚忠武誥

勑主爾忘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稽
天下之公言申賜特書追昭幽穸故太師追封
鄂王謚武穆岳飛威名震於夷狄智畧根乎詩

書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勵志誓清中原謂
恢復之義爲必伸謂忠憤之氣爲難遏上心密
契詔札俱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就凌烟之
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
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帝來念
之不忘肆孝廟矜哀之備至還故官而禮瘞頒
祠額以旌褒逮於先帝之時遂以真王之爵既
辯誣於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
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

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
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
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
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策
何嫌今古之同符頼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
英靈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師追封鄂王
特與賜謚忠武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承州三大捷賜札

勑岳飛節義忠勇無愧古人所至不擾民不知
有兵也所向必克寇始畏其威也朕甚嘉焉方

今國步艱難非卿等數輩朕孰與圖復中土者
耶柰何江表尚多餘寇卿可竭力措置擒獲必
其淨盡無使越境爲吾之憂姑賜卿金注一副
盞十隻聊以示永懐也

破固石洞令赴行在賜札

具奏省卿殄滅群寇安靜一方應無遺類爲異
日之患也朕甚嘉之已詔卿赴行在可即日就
道勿憚暑行紀律嚴明秋毫不犯卿之所能也
朕不多及

奏請圖中原賜札

勑岳飛卿忠義之心通於神明故兵不犯令民
不厭兵可無愧於古人矣今朝廷從卿所請已
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數郡惟是服者舍之拒
者伐之追犇之際慎無出李横所守舊界却致
引惹有誤大計雖立奇功必加爾罸務在遵稟
號令而已收復之後安輯百姓隨宜措畫使可
守禦不致班師之後復有踈虞始可回軍依舊

屯駐朕當重寘賞典以旌爾功故兹筆諭無慢
我言

虜僞合兵入寇趣提兵賜札

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
全軍東下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
兼程前來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宜悉之

提兵趨合肥賜札

卿義勇之氣震怒無前長驅濟江威聲遠暢宜
奮揚於我武務深得于敵情既見可乘之機即

爲擣虛之計眷玆忠畧豈倿訓言深念勤勞往
加撫問

平湖寇楊么等賜札

比得張浚奏知湖湘之寇悉已肅清紓朕顧憂
良用欣愜非卿威名冠世忠畧濟時允聲所臨
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
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恩威兼暢厥
功茂焉腹心之患既除進取之圖可議緬想規
畫嘉歎不忘然恐招撫之初人懷反側更宜綏
輯以安衆情措置得宜彼自馴擾浚必已與卿
計之熟矣或有陳請可具奏來

詔宰臣張浚出視師賜札

朕以寡昧之資屬艱難之運雖夙宵自勵冀恢
復於丕基而姦宄未鋤尚憑陵於方夏殆欲親
家矢石身屬櫜鞬報兩宮遷越之讐拯百姓流
離之苦坐薪嘗膽疾首痛心十年于玆絲食嬰
歎今委宰輔督護戎昭而卿以柱石之資總貔
虎之衆居懷憤激期于盪平然念王者之師本
於伐叛天下之將專以靖民俾號令之申嚴慰
雲霓之徯望無竊近効有害成功必使部伍無
譁田里不擾副我撫綏之意共成戡定之功含
爵策勳朕不敢忽故玆親筆卿宜悉之

張浚既出視師復賜札

朕以父兄蒙塵中原陷没痛心嘗膽不敢皇寧
已命相臣往專經畫正賴爾等深體此懷各奮
精忠勉圖報效倘有機會可乘無或後時所冀
二聖還歸故疆恢復用副朕平日眷待責成之
意

丁毋夫人憂趣起復賜札

比聞軍中奏知卿奄遭内艱倚注之深良用震
怛然人臣大義國爾忘家移孝爲忠斯爲兩得
已降制命趣卿起復卿宜體事機之重畧常禮
之煩無用抗辭即衹舊服秉吏士銳氣念家國
世讐建立殊勳以遂揚名顯親之美斯孝之至
也故玆親筆諒悉至懷

得逆豫等書賜札

古之人見無禮於君者必思有以殺之今劉豫劉麟四出文榜指朕爲孽庶首惡毀斥詬罵無所不至朕固不德有以招致此言卿蒙被國恩尚忍聞之不動心乎備錄全文寄以示卿主辱臣死卿其念之

淮西寇遁提軍至九江賜札

聞卿目疾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君於卿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既定別無他警卿更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

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故玆親詔卿宜知悉

師至襄漢賜札

卿志存憂國義專報君式總兵戎再臨襄漢顧霜露之冒犯想徒御之勤勞深副簡知自宜神相朕當食而歎終夜以思非我忠臣莫雪大耻所祁勉力將究遠圖卿目疾適來更好安否故玆親諭想宜悉之

寖閣宣諭後賜札令付王德等

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卿等久各宣勞朕所眷倚今委岳飛盡護卿等蓋將雪國家之耻拯海内之窮天意昭然時不可失所宜同心恊力勉赴功名行賞答勳當從優厚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儻違斯言邦有常憲

懇奏乞持餘服賜札

再覽來奏欲持餘服良用憮然卿忠勇冠世志在國家朕方倚卿以恢復之事近者探報賊計狂狡將窺我兩淮正賴日夕措置有以待之卿

乃欲求閑自便豈所望哉張浚已過淮西視師卿可亟往商議軍事勿復再有陳請今封還元奏故玆親筆宜體至懷

督府與張浚論不合連奏懇免賜札

比降親筆喻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淮城自期正朕所望於卿者良深嘉嘆國家多事之際卿爲大臣所當同恤凡遣中使宣卿赴張浚處議軍事傳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卿其勿事形迹以濟功勳今再封還來奏勿復有請

旣奉詔復述前志以贊恢復賜札

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爲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嘉歎不忘至於數四自餘令相臣浚作書具道惟卿精忠有素朕所簡知謀議之間要須委曲協濟庶定禍亂卿目疾邇來必好安故茲親諭所宜悉之

奏宜及時攻取豫賊賜札

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于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

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嚴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朕注意

奏請建都上游賜札

覽卿來奏備見愛君忠義之誠朕懷國家之大耻竭盡民力以養兵訓戎恢復之事未嘗一日少忘于心但以近者張浚謀之不臧淮西兵叛事既異前未遑亟舉而議者謂朕當不常厥居使敵人莫測建康臨安以時往來固不害爲恢復之圖也唯俟機會以决大策地遠不待與卿面言卿其益勵壯猷副朕責成之意

虜人大舉入寇奏乞面陳機密削賜札

覽卿來奏欲赴行在奏事深所嘉歎況以戎事之重極欲與卿相見但虜酋在近事機可乘已委卿發騎兵至陳許光蔡出奇制變因以應援劉錡及遣舟師至江州屯泊俟卿出軍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卿憂國康時謀深慮遠必有投機不可淹緩之策可親書密封急置來上朕

所虛佇也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奏請正國本以安人心賜札畧

覽卿親書密奏深用嘉歎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也

蔡州賜札

覽卿奏提兵已至蔡州暑行勞勤益見忠誠許國嘉歎無已朕意初欲擒取孽酋庶幾殄醜自潰兩國生民有息肩之期然賊情敵勢必已在

卿目中遲速進退卿當審處所宜

復穎昌府賜札

覽卿奏克復潁昌已離蔡州向北措置大帥身先士卒忠義許國深所嘉歎然須過爲計慮虜懷蠆毒恐至秋高馬肥不測豕突當使許蔡遺民前期保聚大軍進退之宜輕重緩急盡以委卿朕不從中御也

復鄭州陳州捷聞賜札

覽卿奏知已遣兵下鄭州自許陳蔡一帶形勢皆爲我有又大軍去賊寨止百餘里想卿忠義許國之心必期殄滅殘虜嘉歎無已然賊計素挾狙詐雖其奸謀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堠謹間諜乘機擇利必保萬全兵事難以喻度遲速進退朕專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勞卿一軍未到間卿有所欲前期奏來入覲無早晚但軍事可以委之僚屬即便就途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郾城曼勝兀朮捷至賜札

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賊鋒戕其酋領實爲隽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比已遣楊沂中全軍自宿泗前去韓世忠亦出兵東向卿料敵素無遺策進退緩急之間可隨機審處仍與劉錡相約同之屢已喻卿不從中御軍前凡有所須一一奏來

奏不宜班師賜札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爲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可乘約期並進如且休止以觀敵釁亦須聲援相及楊沂中已於今月二十五日起發卿可照知遣此親札諒宜體悉

奏乞合兵破敵身爲先驅賜札

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備見忠誼許國之意嘉歎不已今虜犯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併力與賊相拒卿若乘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

大功以朕所見若卿兵從蘄黃繞出其後腹背擊賊似為良策卿更審度兵貴神速不可失機會也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朝廷得歸正人所報趣出兵賜札

比屢遣手札并面諭屬官仍遣中使趣卿提兵前來共破虜賊卿忠憤許國之心必當力踐所言以攄素志今據歸正人備說金賊桀黠頭首皆在淮西朕度破敵成功非卿不可若一舉奏功朕去年肯寄之詔不為虛言況朕素以社

稷之計重倚于卿今機會在此曉夕以佇出師之報再遣此札卿宜體悉

出師援淮奏至賜札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黃舒州界聞卿見苦嗽乃能勉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覽奏再三嘉歎無數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

舒州奏至賜札

得卿奏知卿屬官自張俊處歸報虜已渡淮卿只在舒州聽候朝廷指揮此可見卿小心恭慎不敢專輒進退深為得體朕所嘉歎據報兀朮用酈瓊計復來窺伺濠州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糧起發前來廬州就糧直趨壽春與韓世忠等夾擊可望擒殺兀朮以定大功此一機會不可失也急遣親札卿切體悉

發舒州奏至賜札

得卿奏卿聞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遄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

據探報兀朮復窺濠州韓世忠八日乘捷至城下張俊楊沂中劉錡先兩日盡統所部前去會合更得卿一軍同力此賊不足平也中興勳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覽奏再三嘉歎不已遣此獎諭卿宜悉之

復李氏楚國夫人誥 附

勑榮瘁有時而不同忠邪既久而自判昔飛以象車絺冕備大將之多儀而李以文駟雕軒正小君之顯號緊強宗之鼎盛何亦禍之濫興殆

茲天定之時宜爾邦誣之辯前楚國夫人李氏
柔嘉以爲質儉勤而自修處安榮不聞驕妬之
愆居患難不改幽閑之操闔門遠徙閱歲屢遷
恭念前朝既下生還之命志伸今日再加甄叙
之封錫以土田爲其湯沐子孫並仕顧惟晚歲
以何憂門戶再興尚識大恩之所自可特復楚
國夫人

追復岳雲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誥 附

勑漢李將軍耻對刀筆之吏寧就死焉未幾子
敢亦罹非命良將數奇自古固然朕未嘗不撫
卷而興嗟也故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岳雲慷
慨忠勇頗有父風困於讒誣不究勳績玆懷遺
烈盡復故官朕既白杜郵之寃爾或知輔氏報
可特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奉勑如右牒
到奉行

追贈岳雲武康軍節度使誥 附

勑絳侯左袒而爲劉氏豈知[illegible]之威李廣
結髮而戰匈奴不忍對刀[illegible]之[illegible]

白豈功令之愆忘故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
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傳才爲世傑
稟名父之勝算折醜虜之天驕馬革裹尸忠肝
可見蠅營集棘奇禍遂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
豈料戴盆而見白日慰忠魂於拱木新戎鉞於
帥壇庶一節之不磨亦九原之可起噫引緜呼
痛世已知杜郵之寃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
報勿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
武康軍節度使餘如故

岳集卷之二

岳集卷之三

浙江按察僉事華亭徐階　編
眉山張庭　校
宛陵焦煜　刊

議類

嗚呼將相大臣勳在王室德在人心身沒而名垂不朽與日月爭光而乃褒贈未舉信史未書萬口一詞以爲闕典如是者凡二十餘年而聖天子一日赫然下明詔悼不辜崇恤典下之有

司始請易名以慰忠魂以詔萬世於是前日萬口一詞觖焉不滿者舉欣然相告曰信乎三十年後議論自定薦紳之倫介胄之衆方且喜聞而樂道之而況司議臣者敢不整冠肅容特書其事以著春秋之大旨乎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岳飛薨于紹興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主上龍飛有詔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効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雖坐事以沒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已而又更十有六載至淳熙四年禮官奏以公應定謚乃下有司議其事嗚呼公之大名大節大勳烈赫赫在人耳目青天白日其誰不知顧乃閱歷三紀然後被哀榮之典其尤可憫也嗟乎士患不遭時遇主既遇而復不得其死命與李廣材氣天下無雙孝文見之曰惜廣不逢時令

當高帝世萬戶侯豈足道哉以公揆廣蚤遇太上依乘風雲再造王室非不遇矣然卒斃於權臣之手天下莫不冤之班固之贊李廣以爲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忠誠信於士大夫蓋公之遇主有李廣所不能及而死之日天下爲之流涕有甚於廣焉嗚呼命與茲主上所以仰體太上皇帝聖意錄其後之象賢優加寵擢意公生氣凜然尚存也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傷曰愍公其有焉請謚以忠愍

謚議

紹興三十二年皇上嗣承大統緬想中興之盛將帥之臣如故岳飛褒崇未及覩諸孫猶在遠有畫上心廼下詔追復元官以禮改塟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嗚呼身可殁而名不可朽是非惑於一時而議論定於來世自非有大勲力著在人心何以上爲聖天子追念如此抑可謂盛矣又十六年而禮官請定公謚制可之其在司議者所當大書特書垂諸簡策以詔天下後世廼

上公謚公之勇畧忠藎使得究盡其能北虜雖彊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足復也方以川陝宣撫力圖進討而用事之臣力主和議公猶懇懇奏列以爲非計終莫之聽公亦進位樞府而兵柄釋矣隽功未就偉志莫伸隨以殞憾焉嗚呼爲將而顧望畏避保安富貴養寇以自豐者多矣公獨不然平居潔廉不殖貨産雖賜金已俸散予莫嗇則不知有其家臨戰親冒矢石爲士卒先摧精擊銳不勝不止則不知有其身忠義

殉國史冊所載何以尚茲按謚法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曰穆公内平群盜外扞醜虜宗社再安遠邇率服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可謂折衝禦侮矣治軍甚嚴撫下有恩定亂安民秋毫無犯危身奉上確然不移可謂布德執義矣合茲二美以武穆謚公於是爲稱謹議 武穆謚議畧

伏見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司統制軍馬岳飛驍武精沉鷙有謀臨財廉與士信循循如書生動合禮法頃在河北嘗以數十騎乘嶮據要却胡

虜萬人之軍又嘗於京城南薫門外以八九百人破黃善張用二十萬　衆威震夷夏去冬江上之戰將士蜂屯飛獨爭先奮擊追官軍不勝它將皆鳥奔鼠竄飛獨置寨蔣山孤軍轉戰且行且擊虜金人徘徊于建康京口之間勢必留軍江南控扼險阻大爲東南之患飛能奮不顧身克復建康及境内縣鎮爲國家奪取形勝咽喉之地使逆虜掃地而去無一騎留者江淛平定其誰之力也緝謂如飛者朝廷宜優擢之假

以事權益責後來之効方今大將皆富貴盈溢不肯用命甚者握強兵以脅制上下有鷹揚跋扈之態此可復用也哉飛嘗與人言使飛得與諸將齒而進退稟命于朝何功不立一死焉足靳哉要使後世書策中知有岳飛之名與關張輩功烈相彷彿耳飛武人意氣如此豈易得哉亦古豹死留皮之意也伏望朝廷論飛之功加之爵賞使與韓劉輩特然成軍者勢力相抗相制以為用相激而成功此誠朝廷無窮之利也

縲絏巖穴枯槁之士自放於風煙寂寞之濱非有求於世者誠以國步艱難斯民嬰塗炭之禍苟耳目所聞有可以排難解紛僅若毫髮者不得不薦之於朝庶幾用之而天下有尺寸錙銖之補嗚呼婺不卹緯而宗周是憂懼將及焉而已

宋刪定官邵緝
上廟堂書畧

胙覩榜示以樞密行府見勘張憲累於岳飛遂逮繫連及妻子天下之人莫不顧盼相視徬徨不能去如病瘖之人終日茹舌而不敢吐何者

事出于疑似之間而聖人難知者也昔者漢高帝之治天下如日之高明矣蕭何為相國得罪下廷尉此何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無以自白於高帝之前也王衛尉一言而高祖聽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孝文之治天下亦如天日之高明矣周勃為太尉得罪下廷尉此又勃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無以自白於文帝之前也薄昭一言而文帝聽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高祖

孝文之於蕭何周勃既捕之於前又釋之於後世之人不以為過者疑似之嫌既釋聖哲之道愈明也今陛下捕繫岳飛是飛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也是非陛下不臨而照之也夫以其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不能自白於陛下之前而陛下孰得照臨之哉况方當迅雷震霆之怒勢不及於掩耳而天下之民疎賤無知不敢為陛下言宰輔之臣媢虜急和又决不為陛下言是陛下卒不得一臨照之此臣布衣之士

所不敢不爲陛下言也大抵治軍者不能舉軍皆愛治獄者不能舉世皆平何哉究仁者不足以得其死力而承風者不能無羅織之訊故得士卒之心者必得罪于偏裨有睚眦之隙者必煆煉以成獄者也煆煉之獄雖成而萬一有疑似之跡則臣不得而知然亦在陛下廣高明之見而以情察之可也夫岳飛未遇陛下十年之前一匹夫耳陛下卵而翼之以至成功去宣撫之權而典副樞之任陛下何負于飛而飛乃爾

也議者以韓信之事爲説是大不然彼韓信者是漢高不可無之人也是漢高祖許之以眞王者也既定天下遂奪齊楚而侯之是信之所以怏怏也今宣撫之尊孰與樞密之重而陛下未嘗先許之以此也彼飛以匹夫之心十年之間取陛下三公于其志蓋亦足矣且身居陛下禁城之中去荆襄數千里之遠而又無權以制之彼偏裨者又豈能奉承其命如平昔者哉況胡虜未滅飛之力尚能戡定陛下方鋭意于恢復

祖宗之業是豈可令將帥相屠自爲逆賊報仇哉春秋之時子玉得罪於楚也屢矣成王殺之而後晉侯之喜可知也南北之時檀道濟有功于宋也亦屢矣文帝殺之而後魏人有飲馬長江之志也此皆前代之鑒戒不可不察故願陛下自尊其高明之德而照之又思漢高孝文之事而釋于疑似之嫌以全陛下高明之功此非獨臣私心之所言實天下公心之所言也臣之于飛素無半面之雅亦未嘗漫刺其門而受一

飯之德獨爲陛下重惜朝廷之體耳臣非不知陛下方震怒之初疑似未辨之際此言一聞必罰無赦大則身污鼎鑊小則竄跡遐荒而輙敢攖逆鱗犯忌諱者誠懷愛君之心恐虧陛下之高明也伏望陛下重惜國體不憚改爲斷自宸衷特垂赦宥使君臣之義復全於今日而飛之餘忠尚得效於後來天下幸甚幸甚宋范澄之上高宗書畧

殺飛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横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

尙以願備鍛錬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誣告而得薦車姚政傅選之徒亦以阿附並沐累遷之寵附會其事無所不至而莫須有三字世忠終以爲無以服天下飛死世忠罷中外大權盡歸于檜于是盡逐君子盡用小人矣呂東萊讀史記

莫須有三字強以傅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之下每念岳武穆之寃直欲籲天而無從也呂東萊宋史龜鑑

岳飛不自晦作樞副便直要做然不做亦不免忠勇故也晦庵先生語録

自建炎用兵以來我之諸將始皆精熟老者如百煉之鋼少者如發硎之刃縱横捷出無不如意此正天人合一之機千載一時之會也其如和議之說行而班師之詔屢下何當諸將賀和而公表獨曰求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閫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音面有慚於軍旅此[illegible]不與虜俱存之名言也夫朝廷欲議和而有一大帥

閤閤然不肯和言必與之俱斃而後已是其可置而不問乎故爲當時計不去公則議和不成一日召三大帥首相置酒迓之韓張已至而公以道遠差後餉堂廚必待公至而後飮至則並除樞密副使未幾言者至而祠命下矣外此何說哉余嘗聞永嘉陳止齋云往見石天民言其父嘗赴上江巡檢官夕投宿縣驛忽呵道岳少保來急急般疊而少保已至問此何官是間無旅舘可只就門房駐巡檢如言迨夜堂張燭諸將會坐巡檢從壁隙窺之諸將起禀事密語公正色而言曰只得前邁諸將退而起禀者三而公三答之如初言嗚呼豈不知此行之必死哉其昂昂數千里而來者非赴嘉召也直趨死如歸耳故曰白刃可蹈其在是歟近有士夫得楊武恭王之孫伯嵒者言曰武恭一日蒙首相呼召至則不出見但直省官持一堂牒來云委逮岳飛赴大理又傳旨要活底岳飛來武恭袖牒往見公公呵呵大聲而出曰十哥汝來何爲武

恭曰無事叫哥哥盖當時諸將結爲兄弟行自一至楊十也公曰我看汝今ヨ來意思不好抽身入武恭亦以牒傳進項之有小鬟出盃酒勸武恭意公必於内引決要我同死遂飲飲竟公出笑而言曰此酒無藥我今日方見汝是真兄弟我爲汝往遂肩輿赴對嗚呼公不肯爲兒女之死久矣大義明如天地大忠著於無窮則公之志也死生豈足爲公道哉金佗粹編武穆之寃史以爲秦檜專殺而高宗不知也然

高宗豈不知哉迹其平日召至臥内有金盤之賜有精忠之書有中興專委之托有手書數十之與且在當時忠勲才傑如武穆者舉目能幾而其存其亡不知問耶盖高宗寧偏安事虜而不願父兄之返者乃其素志也故其初立家族盡遷而止一親弟信王榛起於河北尚不肯援之爲助而竟令馬擴譏察之以坐視其敗滅其業使武穆復中原而奉迎欽宗以南還耶武穆初起偏校歷著忠勇之蹟高宗故所深契也及

其劄疏請建宗室即以苗劉之事見疑而深忌之矣故後中興之事累請踐約而莫之許想當檜賊留身奏事之時採知此意建議迎合以爲祖宗家法素抑武臣爲社稷計也况才勇如飛天下無敵者使其縱兵滅金得奉淵聖而歸將置陛下於何地哉其或遂爲劉裕滅秦歸篡之事陛下亦焉得而制之也且金人得中原必不能有故始以封楚繼以封齊而不以遂歸我國者恐我得中原而遂令飛得長驅也若飛戮則

彼無所忌必乎我事大之誠而中原母后必皆見歸矣就使中原終不可得而偏安江左亦不失爲帝王宗廟血食也使飛而得志陛下可得安枕而帝江南哉飛不可留而帝心之所深合也故今殺飛而檜以爲上意及後檜死而帝任和議之事以爲已意檜特贊之者盖皆道其實也言者乃獨罪檜而諉高宗於不知何耶胡尚書世寧[illegible]菴遺稿

空同子曰岳武穆全人乎得其正而斃矣或曰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召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與之曰閫以外將軍制之乎曰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汲黯發倉粟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騎劫代毅矣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鐲鏤下矣嗚呼岳也得正而斃矣春秋之義也國朝李副使夢陽空同集

序類

籲天辯誣通叙　宋岳珂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爲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平宣政之間已著功於河朔高宗皇帝受命詔開霸府而先臣首被識擢蓋自是而歷官孤卿專制一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勳名既高讒慝横出而先臣之跡始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攖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不願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彦猷以辯其非辜而罷士㒟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爲問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閽而坐極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願備鍛錬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遥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傅選之流亦以阿附而並沐累遷之寵矣夫賞者人之所甚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采嚬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傍覥而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後不敢爲也蓋非特縉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乎怨之吏目擊冤抑之莫伸者之爲也而異時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衛茅之士不忍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僇謂未足以

懲猶之可也朝上匭函暮拘天牲風旨之下奏
虐可知訖不能逭寸草之命僇及其身爲世大
耻而先臣旣殁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
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讒佞悉殄而宏
圖之言適合聖意宏圖盖未敢逆爲此望也然
則是理之在人心盖如何哉紹興更化逐讒黨
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
之德意屬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旣
復其官爵又錫之冢地踈以寵命而祿其子孫

予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飢
口於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
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雨露沾漑徧及死生聖
恩洋洋夏出史牒盖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
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春渥
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聖詔之下朝闕
庭而暮四海老耋童穉不謀同辭咸曰此太上
之本心而今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
氣固有時而伸而殉國之臣亦非姦邪之所能

遏也盖於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
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少
舒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言天下之公
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有不泯
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抑以其理之正
而已何以明之汪澈宣諭荊襄周行舊壘見其
萬竈鱗比寂無讙譁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
然嘆曰良將之遺烈盖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
牘訟先臣之寃澈遂喻之以當以奏知之意此

語一出哭聲如雷咸願各效死力至有爲岳公
爭氣之語澈慰諭久之而啜泣者猶未止也故
先臣復官之旨亦畧叙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
嚴整雖小犯不貰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
也即此以明先臣之事盖有人心之所同而不
待臣區區之辯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寃
而不知其所以爲寃請叙先臣之所以寃而後
他可言也盖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而秦檜寔
寔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

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迫先臣一戰而捷俊則耻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與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圖克復豈可爲退保計邪俊則怒之二也張虜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於諸將先臣於俊爲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掩於撻辣縱歸之跡草檄所國

復汗靦於室撚寄聲之問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鄞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閒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刼使者敗和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

陽以摇撼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主上幸以世忠隸宥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飛摇撼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與獄者將究分軍之説逮及世忠先臣歎曰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既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者得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心而諂事於檜檜之

憾先臣者視俊爲尤切唱和一辭遂啓大獄況當是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鵰兒之告訐乃侯髙挾故怨而助雷王貴刼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西之逗遛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非以謀併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説而必成於鞫訊之内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與獄雖張俊極

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辯皆可復也
嗚呼冤哉籲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論及先臣
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
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臣之死虜之諸
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自是可堅而杳酋
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
私於金人勸上班師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
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
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

爲信即皓之所奏而觀之篇亦言其不妄也臣
故先述先臣之冤而後述所以爲籲天辯誣之
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內剪
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
事破張用收曹成毆虔寇而歸之農誅叛將而
降其衆擒楊么以淸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祕
計成而劉豫廢忠信著而梁興來兩平淮堧而
胡騎遁迹一至朱仙而虜將顛降忠義百餘萬
應於河北潁陳數十郡復於河南境土駸駸乎

返舊矣而姦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勳不
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爲先臣扼腕而
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
之謗于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而
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
盡臣竊痛焉臣自齠齔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
行事之大畧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
父臣霖易簀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
志自束髮以來朝夕憂惕廣搜旁訪而訂正之

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月
日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懼無
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行實
之中摘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五條條皆有
辯辯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答先命使先臣
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臣死且不朽矣臣
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
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
四載而檜是時兇焰煇赫威制上下盖專元宰

之位而董筆削之柄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没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闊略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辯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夫庸俗騰於說按之詔旨而不謬驗之歲月而有稽

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國史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召當制學士綦崇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煜燿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崇禮之壻謝伋家取之以滅迹煌煌奎畫尚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筭鬱而不彰檜之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天下之所以

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無攷也嗚呼此籲天辯誣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噤不敢議稔惡而斃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虜方顧和一旦無故而録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斷而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面命之頃故先臣復官録

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玉音宣諭謂卿家寃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寃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侍膳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辯先臣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拜郎曹之除或死沐褒贈之典而睿旨曲須且有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辯而自明嗚呼聖恩厚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得非以先臣勠虜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不就北面一時肉

倉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虜之所惡宜散可也上欽咨曰恐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即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可闕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益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姦邪闢正論與九泉祇忠始遂昭雪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尚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爲懷姦以深入奮討爲輕敵以恢復遠略爲不量彼已以不事家產爲萌異志以不結權貴爲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爲不必辯謹叙

宜興縣生祠叙畧　錢諶

建炎庚戌仲春岳公觀察總熊羆之師以捍國保民爲志爰自桐川次于陽羨時方夷狄盜賊交冦四境畢邑生靈幾死而復生者皆公之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曰父母之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無以見其報稱不忘之意廼立生祠繪英雄卓絶之姿修沉水芬馥之奉子子孫孫瞻事無斁諶攝宰是邑式觀盛事然察人之情猶以爲未至皆欲圖像于家晨昏欽仰如奉定省而後已予恐作繪者不能人給爲之或失其真又聞四方之人莫不願識荆州而未有得於是摹刻于石庶廣其傳金佗稡編

重刻金佗稡編序畧

元陳基郎中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間關措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爪牙之臣亦非曩時馮異伏劍而崛起者加以重熈累洽之仁漸磨浸漬淪膚浹髓垂二百年一旦兩宮蒙塵宗社爲墟中原父老日夜欷歔思宋不減三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乘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能卒以再造之功與漢室高宗不能因戰勝之鋒用

岳飛而徇王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鍛鍊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耻光祖考之烈乎今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憑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啣冤於地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嘗不爲高宗惜也飛父子没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實始以籲天辯誣錄詣闕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諡祿遺孤高宗爲太上皇猶

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

褒忠錄序畧　國朝吳訥 都御史 海虞人

宋岳鄂武穆王者建紹中興之名將也王忠烈勇智爲當時第一憤夷狄猾夏之禍志欲殄殲以雪其耻惜乎虜未殲而死權奸之手夷狄益橫不可復制陵夷百年胡元遂殲宋而主中國爲開闢以來非常之大變王之耻竟莫之雪也天祚明德我

太祖高皇帝奮興淮右汛掃寰宇以奠安生民腥膻之粹舉相夷狄其卒存者莫不震慴奔竄蹡漠之北于是中國禮樂復得先王之舊而王之耻雪矣洪武初建歷代帝王廟於京師趙宋得祀者藝祖一帝而王獲與從享之列未幾杭守立王廟歲時致祭于是王忠烈益白于天下矣

精忠錄序畧　趙寬 提學副使 吳江人

愚嘗歷考史傳俯仰千古其間賢而詬辱不肖

而尊顯罪而蒙賞功而受誅者不可勝紀至於宋岳武穆王之事則尤可怪駭痛惜每讀其書撫其遺迹未嘗不惛然咨嗟潸焉出涕不能喻之于懷夫亂思治危思安讐思復耻思雪人之情也宋之南渡事勢極矣君父蒙逆虜之塵山河變左衽之俗正世主怒目切齒不遑寢食之秋也而豪傑之才出焉豈非所謂天授况武穆在當時文武全才忠孝大節布宣遐邇其君高宗初亦非不知而重之蓋嘗稱之曰節義忠勇

無愧古人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又嘗手書精
忠字製旗賜之矣又嘗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
之事一以委卿矣其知之不可謂不至望之不
可謂不厚也謂當如桓公之於管仲先主之於
武侯臣主一徳人莫得而間之庶幾有爲於天
下夫何信用賊檜之謀忘父兄俘囚之耻棄恢
復垂成之功殺忠義勇畧威加强虜之將所謂
倚梟獍爲腹心視孝子爲仇敵倒持太阿以授
人自撤藩籬以䜣盗是果何爲者哉豈非天之
奪其魄乎不然不應若是之愚且惑也

跋高宗御批乞出師奏後

岳珂

右珂先大父維師忠烈鄂國忠武王手奏出師
疏眞蹟一卷高宗武文皇帝御筆批其後於虖
靖康元二之禍酷矣烈矣不勝說矣楚齊代妖
王綱絶矣先王發憤古鄿思溧思雪必欲挽河
漢而决之一念既立高原對越驅馳忽儵叱咤
隆鈇障横潰於既倒扶不周於將折此其立志

孟霍去病所謂不立家於匈奴之未滅諸葛亮
所謂鞠躬盡死以正祁山之伐裴度所謂賊未
授首臣不還闕千載相望異世同轍勲名未究
卒偵權孽此顓天之書所以俯伏天閽泣盡而
繼之以血也手澤散軼百年鬻閱寶慶乙酉王
春二月恭獲墨寶仍睹奎札既以伸霜雪之痛
遂可想風雲之節百拜芘蘐庸附前哲

跋高宗郾城捷至賜札

元虞集 學士 蜀人

文敏趙公孟頫懐古之詩曰南渡君臣輕社稷
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之國史嘗讀其詩而悲
之以爲當時遺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
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
札則其奏功郾城時所被受者覩親札所謂楊
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
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
功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乂之子也單騎入陣
幾殪兀术身被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

聲勢可知矣是以郾城之役恢復之業繫焉飛師乘勢薄朱仙與兀朮戰破汴在頃刻而檜亟罷兵召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朮無復憂色洪皓區區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爲斯時而發也與

跋高宗召援廬州賜札

國朝王褘 翰林待制 義烏人

右宋高宗手札賜岳鄂武穆飛召其以兵援廬州按新史本傳紹興四年飛既平襄漢趙鼎謂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兵其地使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飛乃以清遠軍節度使移屯于鄂會金人兀朮與劉豫合兵圍廬州手札命飛提兵解圍比至金人以甲騎逼城飛與戰敗之六年九月豫復遣子麟猊分兵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時飛以武勝定國節度使開閫襄陽兼宣撫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當其鋒浚言飛一動則襄漢無所制乃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分道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兵中原請解兵柄自廬入覲詔即趣飛援之凡十五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汴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兵比至廬境

金人望風遁去此札當是此三年中所遣以不署年月故莫得而詳然札中有張俊劉錡合力措置之語考之舊史本紀四年乃張俊視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忠劉光世也六年乃劉光世駐廬州而張俊督師釆石也惟十一年劉錡屯濡須合張俊河水之軍以却敵與札中語合則其爲此年所遣不疑初武穆爲秦檜所誣且置之死檜令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淳熙中事旣昭雪其子霖以爲請孝宗還

之此札固在其數中者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方天下多故高宗之於武穆倚藉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没十寧豈至於偏安乎惟高宗無復有志於中原故姦檜之計行而武穆死矣然則武穆之死天實爲之吾於其君何尤焉

記類

南昌武寧縣城隍祠岳忠武王遺像記

宋章子仁 武寧縣尉建安人

畧

天未厭宋王禀忠肝義膽以生天未亡胡王抱憤氣赤心而死天乎豈其才矣使不當其用大其任矣使不狹其戍雖九廟之耻立談可雪何但紓一邑之難雖河北二百州之版圖不崇朝而復何至悠悠歲月尚守江南十數道之疆域哉 金陀粹編

忠烈廟記畧 國朝王華 吏部尚書餘姚人

記曰聖人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古之人有一於是並皆列諸祀典以食報於罔極况兼而有之者則褒崇報饗愈久而益隆豈爲過哉謹按宋岳鄂武穆王少負奇氣家貧力學通左氏春秋爲中興名將第一張俊嘗問用兵之術王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即其所爲眞可爲萬世行師之法非所謂法施於民者乎自金人搆難汪黃賊檜之徒接踵先後王自結髮從戎即以身許國惓惓以興復爲巳任大功垂成而竟冤死於獄非所謂以死勤事者乎自徽欽北狩高宗南渡天下大事十去八九宗社蓋岌岌矣當時君臣偏安一隅類皆惕日玩月以爲目前苟安之計惟王內平劇盜外抗強胡天下以其身進退占宗社安危非所謂以勞定國者乎自兀术長驅中原生靈之患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惟王統強兵用神算倡義勇百戰以挫其威奪之氣而褫其魄故雖身死之後戎馬亦不敢深入南北講和彼此休息而一綫之祚得以綿延五十年者皆王捍禦之功也非所謂能禦大災捍大患者乎

夫以王之功烈如此巍然與山嶽爭高煥然與銀漢爭輝而其剛大之氣殆將與乾坤同其悠久彼檜賊之徒萬古不容於天地雖犬彘亦臭穢其肉而不食豈直不齒於人而已哉

忠烈廟記畧　屠滽 吏部尚書 四明人

王之存亡係宋之興廢當時在廷之臣若能合辭面諍斥檜之奸暴王之忠脫有不從則至再至三高宗之意未必不回而王之冤未必不雪然何鑄周三畏韓世忠皆止與檜言而不達於君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士㒟雖達於君亦一言而止此君子所以謂王之死乃人事未盡難委之於天誠確論也

岳鄂王廟記畧　崔銑 國子祭酒 安陽人

太史氏曰學者每覽鄂王事未嘗不流涕焉夫功疑而戮握節而死者古有之矣鄂王忠而遇主者也人胡得而甘心焉昔高宗之既南也王內則剪寇外則遏虜請建儲以安人心還舊都以係民望收河北而掎中原厄於王彥危於杜充而氣不挫甚於張俊沮於秦檜而節不奪誘以隆爵而弗回其廉亡好其仁不殺是故謀遂而中義明而信故能存宋不遂亡也夫道之所鄉命也命之所成勢也命有樞勢有幾善治者因之初高宗之南也金人亡主中國之志民㤀於夷之虐而思宋之德金人以汴畀張邦昌以齊畀劉豫而還師于漠矣及乎昌豫之習安慮易而後有之則既堅其據矣帝若擇建上宰畀王以征伐孰謂金之不亡哉故言和於帝之世

者賊臣也言戰於孝宗之世者削臣也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夫君人之道三志以決行才以施務知以明臣帝懾於金人之威憂其復讐亡成且失其據哲臣英將懼亡以賞其功乃爲苟安之計惟佞臣之交夫俊貪而王廉王忠而檜奸俊檜容君而王疏間言陷術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夫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譛也遜迹者消忌也亡是三者其能免於彼人之難乎於乎以亡明之迹而賊元臣自古以來未有如檜

之敢也奸臣之欲得國政也始則逐直諫以蔽其君中則誣人之行以淆其惡終則果戕哲輔以肆其威且夫莫須有者檜之游詞也檜欺天下其心不能欺故邪之賊正其心非不賢之也而棘於其欲忍而為之爾

刻滿江紅詞碑記　趙寬

鎮守麥公重修岳武穆王墳廟成得考功主事楊子器名父為崑山令時所刻王送張紫岩北伐之作嘆曰偉乎壯哉王之手書也殆天所護持以鎮茲丘哉遂刻而寘之東廡既又讀王所製滿江紅詞嘆曰思深哉王之忠憤激烈流出肺腑而不可遏者也盡表而出之以示人人哉因議刻石寘之西廡巡按御史夏公邢公高公方公聞之翕然忻贊以為有功於世教三司諸公咸樂觀厥成俾寬書之竊嘗考之王之著述有功於世教者數十篇皆根柢仁義扶植綱常之言如御書屯田三事跋反覆乎君子小人之辯賀赦表懇欵乎復讐雪耻之忠暇而出其緒

餘播諸篇什亦雄偉不常如此史稱王少負氣節家貧力學蓋雖天挺之才未有不資於學力者也故嘗謂王忠貞大節著於言論如諸葛武侯英邁超絕之風見於詞章如張睢陽聳乎百世之上而警動乎百世之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孰無是心哉

刻送紫岩北伐詩碑記　桑悅（通判常熟人）

此武穆王岳公送紫岩張先生北伐詩也紫岩蓋張魏公浚別號是年宋高宗詔浚視師江上故云北伐觀其詞意雄偉激烈與班孟堅勒燕然山銘斬溫禺以釁鼓戮尸逐以膏鋒之句同可轟震千古蓋不必飲酒黃龍闢踏破賀蘭山缺而已氣吞完顏氏無孑遺矣惜乎紫岩恢復一念上通於天而將畧非其所長竟使公克復神州之句付之畫餅公有克復之具而為奸檜所陷并神州而滅之不可痛哉紫岩佐助中興功業若青徭之有可瑕疵者不能力援公死亦

其一事讀公之詩見公之所以望紫岩者乃知紫岩之所以負公也嗚呼世變物改醜虜與公爲不共戴天之讐當時王和賣國賊臣擠公于死者今皆腥臭漸盡而公一字一句無不馨香無極以此較彼人亦何憚而不爲君子哉若評其詩則有唐人風致而氣韻過之字得二王三昧雖專門名家者亦未易及是武穆之爲將又不可專以武名之也

刻盡忠報國碑記　徐階

宋鄂國岳武穆王故有祠在其墓所嘉靖乙未春巡按浙江侍御張公慕王之烈率諸吏士造而謁焉既乃觀王遺像讀所作滿江紅詞送張紫岩北伐詩慨然想見王之爲人又退而論王之世至所謂以背示何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者顧謂布政使任君忠苙君軫按察使李君崧祥曰嗚呼王信可謂無愧於茲矣盍碑之以表王之心胥曰諾於是復謂三君曰爲我礱石謂參政洪君珠曰爲我書之謂階曰爲我紀成事階昔讀明道先生書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才而不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竊嘗執是評古之人物至武穆王事未嘗不歎王之才與至誠非尋常號有忠義功業者所能擬也王始起徒步在諸將中位最早年最少然而百戰百勝爲功最多郾城之捷廬州之援雖驁驁如兀朮猶悲啼竄避之不暇其才大率類漢淮陰侯高宗之始用王有精忠之褒有中興之

委其爲知遇亦大率類漢高之於信然信困楚之績拒徹之言雖有可稱而怏怏之私卒不免萌於奪爵之非其罪維王自破劉豫唐州之後銳意欲取中原于時高宗方惑於姦檜以節制光州則不果以諫阻和議則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盖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而王援拱亳畧汝鄭經營潁蔡爲之益力比進軍朱仙恢復之功且垂成矣而班師之詔遽下未幾王亦身及於戮以忠受禍至今論者猶共冤之

而王怡然就死畧無忿懟不平之意其視信失
王則不赴討豨之徵臨刑則追咎拒徹之誤者
固未可同年而語也然則王忠義功業非激於
高宗之知遇如信解衣推食之云非懾於天下
之議巳如信悖人不祥之說特其殉國之心眞
切懇至意以爲幸不死於戰即歸死於獄苟初
心之不違斯隨寓而安耳非誠之至也奚能爲
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葛忠武侯唐郭汾陽
王可謂儔匹而汾陽之才又似不及王盖三代

以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炳然者王及諸葛兩
人而巳侍御公以盡忠報國表王之心也其殆
觀王之深者歟公名景字光啓河南汝陽人其
爲政所至崇孝義奬廉節扶植風教若此類者
甚多方今天下承平士幸生其時如王之忠義
功業固無由自見然而有官守言責者體王之
心以修其職以盡其忠則豈有異道乎是又公
微意也偕故不辭而記之俾爲石四以是歲
月[illegible]日立於墓之南

岳集卷之四

浙江按察僉事華亭徐階　編
眉山張庭　校
宛陵焦煜　刊

辭類

元楊維禎　儒學提舉 會稽人

予讀飛傳冤其父子死而陰報之事史不
書乃見於稗官之書張巡之死誓爲厲鬼
以殺賊烏知飛死不爲厲以殺檜乎吾不
敢以鬼死其英爽而呰之以厲之辭曰

生兮人之英死兮厲之靈國有駔兮摧我國長
城善寡與兮惡好朋大霧蔽天兮天日不我明
嗟爾厲兮謁上帝以上征萬八千丈兮華之頂
叫帝命我兮司陰刑劍爾駔兮赫冥嗟爾厲兮
人之英

宇文子貞　湖州人

褒忠寺者故宋所以報忠武岳鄂王之功
也維王事載信史勳盖當世節塞天地忠

貫日月者也檜奸賣國竟殞其首是豈惟
王之不幸實時之不幸嗚呼尚忍言之哉
墳在錢塘之西蕪穢日久廟既廢而祊田
沒入他姓寺亦且壞泰定丙寅以來主僧
可觀世業儒知向慕賢大夫士若柯君敬
仲鄭君明德既表章之而郡慕長李公全
初又出貲經始爲當道倡於是薙荒丘樹
松櫝歸祊田起廢祠新其寺而大之蓋十
有三年而故物始完是又非獨王之幸也

節義爲天下大閑終古不泯使世爲人臣
者咸知所勸詎非是道之大幸歟子貞作
詩以遺杭民俾歌以祀王其辭曰
嗟忠武兮時之雄乘風雲兮總元戎掃氛埃兮
盪群兇扼彊宇兮歸故封挽咸池兮洗朣朧蓋
一代兮立殊功時不利兮困讒庸人殺其軀兮
天鑑厥忠雲松蒼蒼兮湖水瀰瀰故祠復新兮
歸然山址是非久定兮凜乎不死春蘭兮秋菊
挹湖光兮飲山綠靈胥可招兮逋仙可逐嗟忠
武兮來歸移忠誠兮錫吾民以爲福

國朝劉基 誠意伯青田人

木之顛兮其根必傷人之將死兮俞扁以爲不
祥嗚呼將軍夫何爲哉天地易位兮江河倒流
鳳凰夭殈兮豺狼晃旒臣不知有其君兮子不
知有其父嗚呼將軍兮獨嚙冤而懷苦讐何愛
而可親兮忠何辜而可戮父兄且猶不顧兮何
思良之能育臣竭心以爲主兮又何可以爲仇
也天之所廢不可植兮亦將軍之尤也鳥傷弓

而欲殞兮群啞啞而拊翼猿狖縻于機檻兮轉
悲鳴而不食相伊人之有心兮曾鳥獸之不如
忘戴天之大恥兮乃峻宇而高居信讒邪之矯
枉兮委九廟于狐狸甘卑辭以臣妾兮苟殘喘
以娛嬉焚舟楫于洪流兮烹驊騮于中路庸夫
亦知其至愚兮羌獨迷而弗寤捐薄軀以報主
兮乃忠臣之素心縱狂瞽之弗思兮又何必以
之爲禽屈原貞而見逐兮伍子忠而獲戾固將
尊之不辰兮哀中原之蕪穢吊孤墳于湖濵兮

見思陵之牛羊寄情于悲歌兮識忘親之不臧

樂府類

悲建紹

元張思廉 會稽人

張都督殺曲端關中斷右臂中興天子無相干秦丞相陷岳飛江左長城墮中興天子如不知鐵象馬精忠旗委穿望風走兀朮揾淚歸旗折馬斃事可悲君不見竄李綱死宗澤可憐建紹同轍迹中興中興良可惜

銀瓶怨

楊維禎

岳家父國之楨秦家奴城之傾皇天弗靈嗟我父與兄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千尺井一尺瓶瓶中之水精衛鳴

金字牌

國朝李東陽 少師大學士長沙人

金字牌從天來將軍慟哭班師迴士氣鬱怒聲如雷聲如雷震三陲幽薊已復無江淮豈虜和壯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國之亡嗟晚矣

三字獄

朋黨誦天下惜惜不惜貶李迪三字獄天下服

服不服殺武穆奸臣敗國不畏天區區物論真無權厓州一死差快意遺恨施鉏馬前剌

金牌宣

邵寶 禮部尚書無錫人

繡旗揚揚出朱仙中原氣熠息復然胡兒萬騎消一鞭故宮遺廟在眼前如何忽有金牌宣金牌宣事甚迫將之南將之北南爲吾君北社稷敢云君重社稷輕岳將軍決南行南行即就死死不愧臣子

三父子

汪子卿 昌化人

父昏德子重昏華夷此日何乾坤父德壽子重華美名鴻號應無加王津從幸喜同樂五國窮愁看馬角精忠父繼忠子百戰甘心爲君死

滿江紅

文徵明 翰林侍詔長洲人

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　豈不惜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區區一檜亦何能

逢其欲

詩類

四言古詩

國朝李東陽

苦霧四塞悲風横來羲烏縮地下沉崑崙坤輿
内折鼎足中頹大霆無聲枯蘗槁荄鴞虜騰突
狼風雀嵬龍困沙漠鱗傷爪摧齊僭九哲楚戶
三懷奸宄壹國忠臣受猜積毀銷骨遺禍成胎
命迫十使功垂兩淮盟城不恥借冦終諧重器

同劇群兒共咍髮豎櫝冠潮仔伍骸氣奮胡醜
殃流宋孩英雄巳死大運成乖魂作唇厲形空
漢臺天不祚國人胡爲哉壯士擊劍歌聲殷雷
日落風起山號海哀樹若可轉江爲之回乾坤
老矣歎息雄才

五言古詩

元瞿宗仁 天台人

傑閣栖朝霞滄滄霜風淸勝此一抔土石獸猶
崢嶸烈士何多悲小人壽偷生國恥竟不寒其
心剖兩京殺忠天下冤殺身萬古名矧爾中興
基始自荆湖平論功歸第一日月于今明巍巍
千載樹上有白鵲鳴冉拜長稽首重見神之英
徘徊不能去感慨寧無情

陳政德 嘉興人

炎祚滅中微衣冠渺南渡危構無崇基奸庸柄
台輔腥羶徧河洛潜竊列齊楚桓桓岳武穆義
聲懾夷虜遺黎望旌麾大鼙水奔赴用兵韓白
儔鄙張敢等伍功高衆所忌獄吏乃余侮忠魂

在青天冤血漬碧土蹤封亦何榮憤氣終莫吐
屈巳事和戎西湖樂歌舞黃旗映青蓋遙遙赴
征路江山忽已非荒阡舞狐兎吾聞忠烈士英
靈所鍾聚弧昴感蕭張嵩岳降申呂會復下人
間功名更軒翥故國尙神游宮室悵禾黍應同
伍胥魂秋濤貫餘怒

鄭善夫 禮部主事閩人

南聽岳王墳拊心訟宣和四海既無虞樂事一
何多師師入帝側胡兵乃星羅維時從諛議天

闇語非訛但見戶括金不見士荷戈回首靖康
末志士悲如何
太尉出世姿用兵自神武懷中左氏傳羞與絳
灌伍撫雲唾手得甲卒盡能虎比開玄冥天南
靖朱光土國耻猶未雪百勝局足數誓將與諸
君痛飲黃龍府不覯潁昌旗氛已吞胡虜
英雄無柰何氣數乘人事宋德但未光桜房生
蔓寐北狩不可返上天有成意壯士自苦心奸
臣自長計蠟書晨到門將星夜墮地平生四字

符竟落氣數裏桓桓蜀武侯殺身志乃已

陳儒 按察副使 廣陽人

曉出吳山頭滄江有陵谷蒼翠發神奇稜層與
天矗俯瞰湖海流洪濤驚起伏飄忽松風來幽
響震林麓西望登高臺英爽浮天竺千秋藏者
誰悠悠思武穆長驅向中原神州此恢復搖搖
靖康間國是竟誰毅睠兹烈丈夫乾坤爲流馥
浮生豈不長所嗟在沉陸於昭斧袞間終古有
餘戮而我仰高風題詩薦明肅

七言古詩

元 鄭明德 遂昌人

棲霞嶺南湖水陰墓木兩株高百尋鬼神爲護
霜雪幹日夜怒號風雨音山僧紙錢每日掛隴
酋金椎那得侵精忠既已塞天地英爽尚爾蟠
山林根雖無血可化碧世固有人能範金可憐
父子一抔土尚想君臣千載心萬松嶺前行殿
湧五國城頭寒漏沉空令遺黎痛至骨荒墳一
上一哀吟

迺賢 南陽人

岳王烈烈真丈夫才兼文武唐漢無平生許國
膽如斗誓清九廟迎鑾輿十萬精兵多意氣赴
難勤王盡忠義將軍閫外圖中興丞相江南請
和議東京百戰方解圍班師詔促事遂非父老
吞聲仰天哭兒郎含憤渡河歸感激英雄竟誅
害萬里長城真自壞但將淮水作邊關不道中
原屬蕃塞百年古廟近荒墳夜深石馬戰秋雲
蕭鼓時來謁祠下遺民猶泣舊將軍君不見滅

金孟珙誇驍勇凱還兵薄秦家壠六軍溷穢積如山千古行人呼糞塚

國朝方質 徵士

妖星流光射天裂女媧煉雲手幾爇鑾輿背哭洛水寒十萬降兵化爲血鄂州將軍天下雄錦袍坐挽烏號弓大鵬南來作人語夜夜吐氣如長虹眼看九廟成焦土指日金戈破戎虜皇天不爲蒼生憂空使人間望甘雨歸來吽闇訴上帝天門九重戟如蟻槃瓠醫人不得入一旦秋郊泣新鬼漫漫長夜金井深萬古白日同丹心

丘濬 少保大學士瓊州人

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樹枝尚南向草木猶知表藎臣君王乃爾崇奸相青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戰爲誰人忠勛翻見遭殺戮胡兒未必能亡秦嗚呼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美檜書夜報四太子臣構再拜從此始

張景 巡按御史汝陽人

黑江分出鴨頭綠百萬犬羊向南蹙太師童貫被驅逐夜渡大河何神速岳侯晚起圖恢復秋毫無犯倉無肉北望龍關日夕哭禍機誰料蕭墻伏兀朮未前身遭戮錢江倒流吳山覆奸雄罪惡過天竺瘖嗚連聲猶瞋目

王縱 大理寺卿開州人

鄂王春塚草新綠中原過客眉頻蹙賀蘭山缺想馳逐班師徵詔降何速蒙塵發駕何時復劍鋒轉橫親骨肉英雄終古吞聲哭陰謀誤國罪未伏千箇萬箇非顯戮飲恨含愁空反覆聊從知愛遊天竺俯仰廖廓空凝目

程嘉行 工部主事樂平人

精忠祠前湖水綠水聲哽咽山眉蹙金烏玉兎相追逐往古來今誠迅速當年勢把中原復壯志饑飡胡虜肉忠肝義膽成慟哭只緣當道豺狼伏豺狼未死心先戮夷狄亂華天地覆我來吊古過三竺香火千年對天目

五言律詩

宋林景熙 禮部架閣平陽人

零落一抔在英雄萬古寃孤忠懸白日遺恨寄
中原樹老殘霞淡壓深斷碣昏東南天半壁徃
事泣寒猿
林弓寮
天意只如此將軍足可傷忠無身報主寃有骨
封王苔雨樓墻暗花風廟路香沉思百年事揮
淚灑斜陽
國朝張孚敬 少師大學士永嘉人
今日西湖路猶存武穆祠虛堂森劍戟古壁動

旌旗二帝終難復三朝盡可欺是非千古定遺
恨在班師
許綸 刑部員外錢塘人
板蕩憐諸將忠誠獨見君十年事金華匹馬破
妖氛誰畫分淮策空領建節文丘原一登望斜
日度陰雲
李夢陽 提學副使関中人
水店迴岡抱風湍滾白沙戰場猶傍柳遺廟只
棲鴉萬古關河淚孤村日暮笳向來戎馬志辛

苦爲中華
宋墓莽岑寂岳宮今在茲風霜留檜栢陰雨見
旌旗百戰回戈地中原左衽時土人厭伏臘偏
護向南枝
程誥 新安人
鄂王埋骨處雲木鬱參天獨灑南枝淚猶悲北
伐年遲廻顧丘壠惆悵對山川惟見宮蕪碧風
潮落鴈邊
彭年 長洲人

爵寵田横葬功高諸葛祠江山留正氣天地有
新悲北伐龍庭近南遷馬渡危英雄異時淚沾
酒讀殘碑
國步分淮水將軍泣杜郵艱難百戰日忠憤一
抔秋草木南枝怨衣冠北面羞只應燕市客同
作九原遊
廖道南 翰林侍講學士蒲圻人
武穆孤墳在英風尚宛然氣蒸山石烈精結嶺
霞連痛恨南遷策悲歌北伐篇百年瞻氣象慷

慨靖康天

五言排律

岳珂 武穆孫

臣一介昇庸濫饕世祿每念沉冤未雪直筆久污一意纂修五年勤瘁上干宸覽誤簡淵衷萬死尚寛九殞莫報今因追感先臣飛事輙賦百韻詩一篇繕寫躬詣天庭投進伏望聖慈特賜廣察昭白而施行之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震越屏營之至

永祐當臨御重熙極泰亨物窮隍土復地大孽芽萌蠢爾戎真裔違吾海上盟腥羶盤九土氛霧塞三精於赫中興主初專九伯征赤符觀炳炳喜兆得庚庚四七膺休運三千協一誠乾坤恢闢闔日月洗明清天授睢壇筴風興渭水英維時臣大父韜迹聖廛氓寶匣鳴長劍雄冠影曼纓衣裘供羿射燈火近轅檠亟世方求驥明神豈舍騂始從魚鑰守小析羽林兵嚮虜無單乗麾軍下雀析王師俱蓄縮胡騎愈縱橫馬渡朝迎敵鍾山夜尉營狂瀾身砥柱大厦手支撐虜熖猶繁熾吳都忽震驚東巡傳警蹕右袒半公卿憤起宜興旅追收建業城大江誰飲馬五嶽更刑牲一蕩西江孛重殲固石彭利兵驅虎豹傑觀築鯢鯨玉帳旋平虜銅符遂帥荆皇靈期濯濯王事分傍傍沙漠遥封豕山林息聚蜂神州宜亟復六郡乃先爭櫱犬徒憑壘苗民敢抗衡鋭師掀狡窟高堞覆堅棚昂澧兵方進湖

湘寇輙平幾年兇禍結八日駿功成叛將因資用降人豈畏坑開疆下商虢結約到磁洺謀帥難張俊還兵慮酈瓊但虞遺後患初匪厭紛更汚鄂重歸鎮齊劉尚擾京且羞雛楚饌未用渡河璺細柳千屯灶柔桑萬瓦甍流民俱授畝戰士亦從耕夫渝禜如帶原田畫若枰連雲登美稼淅玉飯香秔芻輓從今省兵儲亦頻贏夷貪無鼠碩民佚異魴赬姑定鴻溝約交馳絶域伻鄰懽新玉帛宴衎樂簫笙未幾邉搖草惡知野

倉華禮容方濟濟華乘忽軿斬聲斷昭雄赴天
威震隱訟六師紛霧集四校盛雷轟戎駕爰方
啓神鋒莫敢攖童髫欣再見父老喜前迎義氣
逼諸夏謳聲沸八紘官兵颶隼驚胡穴泣罷猩
跬步臨京闕朝衣詣寢楹晉軍傳鸛唳楚幕聽
烏鳴機會乘今日雌雄決此行幸成十載績歸
捧萬年觥何事東來詔遄追北指旌撫膺皆壯
士牽復有啼嬰業岌登樞極雍容儼佩珩身雖
處廊廟志則在幽幷豈意中原畧深遠時相情

和戎徒効敵投几不聞簦正爾先鞭着居然謗
篋盈兇威搖吏牘風旨動臺抨梟磔饑吞噬鷹
鷙樂使令衆鑿常忌冠同浴不譏程遠慮爲徼
福先驅謂緩程一言鳴仗馬千丈下喬鶯盍玫
謝赦表兼觀賜劄評許身無少愧憂國甚於酲
彼譖宜投虎能言不離鸚鳥翮身蚤能免健足
先烹有客悲周道何人歸魯祊同時惟切齒來
者但懲羹長夜何時旦沉陰幾日晴是非從久
定禍否待終傾先帝資神武渫佗愴父兄每懷

徘傾牧胡恐棄韓黥皆監何嘗感孤忠果漸明
岳陽還舊號嶺表返諸惇故壘營新祀幾封開
賜塋用心傳舜子述事廣文聲甘雨輿餘稿青
天路久盲先臣死不朽聖德浩難名陛下今湯
禹王臣昔散閔令圖天廣大盛烈日鏗鍧心術
參堯運規模紹漢宏遺形高閣繪良股盛朝賡
故將幸非遠微臣矧敢輕傳訛稽史謬敗俗訂
言譚日繫無虛筆雲章有滿籯竹書皆歷歷玉
訓尚鏗鏗願輟清朝暇叨承乙夜呈作詩哀寺

孟覽奏念緹縈恩錫茅封寵光昭衮字榮誓懷
如皦日忠報畢餘生

七言律詩

宋葉紹翁 龍泉人

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更緩
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
堂遺像在凌煙早知埋骨西湖路學取鴟夷理
釣船

胡銓 資政殿學士廬陵人

疋馬吳江誰着鞭惟公攘臂獨爭先張皇貔虎三千士支拄乾坤十六年堪恨臨淄功未就不知鍾室事何緣石頭城下聽輿論萬姓顰眉亦可憐

元趙孟頫 學士吳興人

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凉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高明 永嘉人

莫向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死繫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

潘純

湖水春來自綠波空林人迹少經過夜寒石馬嘶風雨日落山精泣薜蘿江左長城眞自壞鄴中明月竟誰歌惟餘滿地萇弘血草色年深碧更多

林泉 晉安人

誰收將骨葬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塚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婺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

達兼善 魏國公台州人

將軍有意挽天旋直取黃龍復漢京誰謂君王輕屈膝久知戎虜定渝盟屬車不返三關路堠

火長連五國城獨使英雄含恨血中原何以望澄清

凌鵠 杭人

英雄白骨葬錢塘汴水東流失舊疆漢業中興諸葛去吳讎未復子胥亡荒墳斷碣莓苔冷遺廟空山草木長欲采蘋花酹杯酒西湖烟浪正微茫

吳植 嚴郡人

故國山河幾度秋英雄遺恨只荒丘兩宮寂寞

金恨遠一詔蒼皇赤幟收有子同歸良將傳何
人爲斬佞臣頭至今遺廟西湖上石馬無聲水
自流

國朝高啓 戶部侍郎吳人

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
成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
嗟高廟自藏弓栖霞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
露中

魏驥 吏部尚書蕭山人

兩河疆土志全收堪恨權奸沮壯謀劇痛翠華
淪絕塞殊慙神器容偏州堂堂生氣眞容在歷
歷精忠汗簡留自古英雄誰不死惟公千載有
餘休

于謙 太傅尚書錢塘人

匹馬南來渡浙河汴城宮闕遠嵯峩中興諸將
誰降虜貟國奸臣主議和黃葉古祠寒雨積青
山荒塚白雲多如何一別朱仙鎭不見將軍奏
凱歌

左贊 布政使盱江人

萬里風塵火德微金戈直欲挽斜暉中興汗馬
功雖異痛飲黃龍願竟違丞相和戎甘誤國書
生留汴亦知幾可憐自壞長城後舉目山河事
已非

林俊 刑部尚書莆田人

十二牌來馬便東郾城狼狽泣相從中原赤手
經營外底事書生早料中大將幾肴刑白馬諸
公無分飲黃龍播遷竟沮奸臣計冷落屋山此
夜風

楊一清 少師大學士鎭江人

十二金牌出帝閽虜人猶避岳家軍奸臣佑賊
心先死弱主忘家國遂分落日杜鵑啼恨血西
風宰木結愁雲君臣義重讐當雪百戰非貪弟
一勳

邵寶李贊 聯句

六橋行盡見玄宮 寶 生氣如聞萬鬣風松檜有
靈枝不北 贊 江湖無恙水猶東千年宋社孤墳

在寶百戰金兵寸鐵空時宰胡爲竊天意賛野雲愁絕夕陽中寶

棲霞嶺下共幽尋賛萬古精忠萬古心風靜平湖天已定寶雲連高塚晝常陰戰袍缺裂威容奮賛華表凄凉歲月深麾盡南屏誰執筆寶兩詩題罷欲霑襟賛

寢廟臨湖吊客多寶我來其柰暮秋何霜林葉冷遊魂血賛風澗聲傳小隊呵畫壁丹青辛苦地寶樓船簫鼓感傷歌不知檜骨今存否江落胥潮月滿坡寶

指點中原次第收賛一門忠節竟何求舊家誰幕銀瓶井寶新廟當銘鐵漢樓遊女亦知瞻拜禮賛野人還抱燕安憂東風墓草年年綠寶千古英雄恨未休

歐陽旦 提學副使 安福人

隔岸荒墟宋故宮蕭蕭黃葉落秋風英塊猶逐雲驅北赤手難扶日上東百里青山環勝地一湖碧水似晴空金讐未雪心先死恨滿乾坤望洛中

鮮宠 巡按御史

勝日西湖曉霧開岳祠林墓隔山隈忠魂元不隨龍逝仙跡猶疑跨鶴來到處水聲聞哽咽望中山勢聳崔嵬英雄千古心相感幾欲臨風真一杯

吳一鵬 南京吏部尚書長洲人

血誠無路達天閽衆敵焉能撼我軍一旦長城真自壞百年全璧竟中分寒聲忍聽悲湖水正氣長看亘嶺雲向使烕金成此志燕然奚數漢奇勳

盛端明 提學僉事 潮州人

西湖秋色浩無涯岳廟頻來憶宋家十二金牌功自廢兩三王匣事堪嗟委身盡瘁同諸葛謀國全師異左車潮入錢塘聲更怒千年忠憤惡奸邪

顧璘 都御史 吳郡人

水白雲青廟貌明墓門喬木盡南生天高竟吼

三人虎國破誰摧萬里城塱斷白龍無死所歌殘黃鳥有餘情海波東去厓山遠精衛千年恨未平、

陳察 浙江布政 常熟人

拂石斟泉拜若堂千崖秋氣欝蒼蒼翩翩金字風霆迅塱塱黃龍道路長大節直摩天尺五精忠常與日爭光那堪立盡楸梧影又見新潮滿大江

夏鍭 大理寺評事 天台人

金牌十二映斜暉唾手燕雲事已非天意似憐諸虜迫人間斷送此軍歸空教督府推神筭終遺書生識禍機他日誰將百口保忠肝義膽路人知

袁袠 兵部員外 姑蘇人

朱仙當日恨班師地裂天崩宋室危百戰河山終左衽千年松栢尚南枝江潮夜月忠魂見禾黍秋風故國悲和議只談秦相失燕雲先已棄遼夷

沈周 姑蘇人

報宋有心公不死殺公無罪宋何名家田自毀道濟壞天實為之仲達生華表不消仙鶴語東窻休怪牝鷄鳴長林高塚萬山裏風雨時時聞甲兵

孫一元 關中人

岳死從來建大勳長驅虎旅破妖氛中原恢復非無策四海相看獨有君吾道千年元氣喪皇圖萬里一江分至今風斷黃龍府鐵馬猶嘶戰後雲

絕句

元 楊維禎

淮陰一死到岳鄂此事從來天所為敵國未聞垓下破將軍已有固陵疑

國朝 蔡宗兖 提學僉事 山陰人

千古人來笑會之會之却恐笑今時若教似我當鈞軸未必相知岳少師

岳集卷之四

岳集卷之五

浙江按察僉事華亭徐階 編
眉山張庭 校
宛陵焦煜 刊

遺文 附

南京上高宗書略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

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二聖奉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准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畧恐不足以係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于外終亡成功為今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乞復襄陽劄

鎭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奏臣竊惟善觀敵者當逆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去其所恃今外有北虜之寇攘內有楊幺之竊發俱為大患上軫宸襟然以臣觀之楊幺雖近為腹心之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為脣齒之援今日之計正當進兵襄陽先取六郡李成不就縶縛則亦奔師遠逃於是加兵湖湘以殄羣盜要不為難而況襄陽六郡地為險要恢復中原此為基本臣今已厲兵

飭士惟竢報可指期北向伏乞睿斷速賜施行庶幾上流早見平定中興之功次第而致不勝天下之幸取進止

乞出師劄

臣伏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實懷捐軀報國復讐雪耻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効而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

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茶毒中原生靈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不及此時禀陛下睿算妙畧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賊詭計日生他時浸益難圖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復拘臣淹速使敵莫測臣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

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則劉豫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劉豫父子斷可成擒如此則金賊有破滅之理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洛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還保上流賊必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鋭或待其疲賊利

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謀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來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盡平殄來歲必得所欲亦不過三二年間可以盡復故地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惟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邦内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用足也今臣部

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饑餓閃走故臣急還不遂前功致使賊地陷偽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陛下戒敕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爲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仰遵陛下成筭必能濟此大事也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歸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懽陛下高枕無北顧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還

田里此臣夙昔所許者伏惟陛下恕臣狂易臣無任戰汗取進止高宗批答云覽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惟敕諸將廣布寬恩無或輕殺副朕至意

乞出師劄

逆豫逋誅尚穴中土陵寢乏祀皇圖偏安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咸願伸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儻今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易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待罪閫外不能宣國威靈致神州隔於王化虜僞穴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稟陛下睿筭不煩濟師止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瘝官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爲壯老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茲焉可必惟

陛下力斷而行之

辭鎮南軍承宣使第三奏

竊念臣將天威而遂討致賊巢之一空妙策奇謀悉遵聖訓破堅却敵咸得士心臣實何能輒膺殊賞既慙過蒙復付重權是誠叨冒以踰勲非謂謙辭而避寵況九江乃控扼之重地連武昌爲襟帶之要衝用得其人周瑜所以敗曹公於赤壁禦失其策陳何所以取辱於湓江難使非才濫膺此寄伏望[illegible]此曠職之付以屬大臣俯從螻蟻之誠使安愚分所有上件恩命乞賜寢罷干冒天威死有餘罪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侍親疾劄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輒具危懇仰瀆睿聰臣愚顓之跡奮身單微初無尺寸之先容獨賴聖明之特眷雖捐軀效命曾不足以仰酬恩遇之絲毫

恩報之心寧有窮已臣近者奉命復收襄漢去
家遂涉六月餘日臣老母姚氏年幾七十侵染
疾病連月未安近復腿脚注痛起止艱難别無
兼侍以奉湯藥人子之心實難安處伏望聖慈
察臣悃愊無他規避乞許臣在假以全侍奉
之養將本軍人馬權暫令統制官王貴張憲主
管候臣老母稍安依舊管幹職事恭聽驅策結
草啣環誓圖報效冒犯雷霆之威臣無任戰懼
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開府劄子貼黃

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默犬虜情姦詐
臣於面對已嘗奏陳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
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
而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
不陳初非立異於衆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望
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
而受將來虜寇叛盟則似傷朝廷之體仍望以
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子臣不勝至情伏乞
睿照

辭開府第四劄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
北襄陽府路蘄黄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已三貢辭章出干誠悃冒犯天威罪不容赦聖
恩廣大一賜温詔兩降劄命捫心揣分感極涕
零伏念臣草芥固陋備數戎昭曾無尺寸之功
仰報天地之德竊以亞保之位實預三孤之貴
所以賞有功而進豪傑也如臣何人輒膺斯寵

是以心不自安終難冒受不避譴誅再伸前懇
非敢徒為辭遜伏望聖慈矜察愚衷早還成命
庶令臣少安分守臣不勝虔祈俟命之至取進
止

乞止班師詔奏畧

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鋭氣沮喪
内外震駭聞之諜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
况今豪傑嚮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
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

矣惟陛下圖之

辭宣撫副使劄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叨受招討使不容牢辭又蒙聖恩授以前件差遣切念臣一介寒賤誤膺器使顧土宇恢復之迹未見尺寸而厚恩醲賞涯分已踰且以宣撫之重名實寄專征之大事自非廊廟近臣勳伐高世者豈當冒躐而居異時付託失人或誤驅策

雖粉臣骨曷足以謝陛下兼招討使權不爲不重若更加以甚高非常之寵必起負乘斯奪之悔所有宣撫副使恩命實難祇受伏望追寢誤恩庶安愚分臣無任悚懼恭聽宸命之至取進止

乞終制劄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二日江州瑞昌縣界准樞密院奏勘會岳飛丁毋憂已即降制起復緣目今人馬無人主管及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奉聖旨先次行下岳飛特起復仍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伏念臣孤賤之迹幼失所怙鞠育訓導皆自臣毋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束髮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有家自從陛下渡河以來而臣毋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能般挈得脫虜禍驚悸致疾遂以纏綿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獲侍親側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加追念輒欲無生而陛下恩眷有加即命起復在

臣幺微固深銜戴然臣重念爲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絰之制靣顏有靦天地弗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内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康軍界營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進止

辭男雲轉三官第二劄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具

奏辭免男雲特轉三官恩數今月二十日准尚書省劄子奏聖旨不允伏念臣本以凡材誤蒙陛下付以方面若臣不能與士卒一律則亦不能整齊其心昨者之戰士卒冒犯矢石有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方列上事狀得霑一級而男雲何從超進崇資臣正恐士卒有無功之謗陛下致濫予之譏且陛下方謹惜名器以磨厲天下將昭復大業而乃因臣私恩廢公議臣不自安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收還上件恩命臣父子幸甚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四劄

臣岳飛劄子奏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循守資格自有常法必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之賞如臣男雲始就義方尚存乳臭雖累經於行陣曾未見於事功比者伏蒙聖恩曲垂異眷超資躐等驟進官聯不惟雲志氣怠惰而臣益切滿盈之愧況臣既已仰竊國恩致身顯位固有僥冒之名矣今併與其子而併冒其可乎伏望陛下揭離照之明體乾健之斷特賜睿旨追還誥命庶使雲粗知官爵之難得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效驅策以之未晚取進止

辭少保第三劄

臣岳飛劄子奏臣聞忠臣之事君計功而受賞量力而受官不爲苟得以貪爵祿況師旅方興事功未著臣方同士卒之甘苦明將佐以恩威冀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而恝然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哉所有少保恩命臣實不敢祇受伏望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察臣肺腑追寢異恩臣恖憑陛下雷霆之威託宗廟山嶽之福罄竭駑鈍期效涓埃候將來功績有成臣將拜手稽首祇承休命矣誠懇迫切至於再三干冒天威臣不任戰悸恐懼之至取進止

辭少保第五劄

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蒙聖恩特降誥命除臣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臣已四具劄

子辭免八月三十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日下祗受仍依累降詔旨不得再有陳請者臣之事君義無有已若夫貪慕爵祿務榮一身而不以國家爲念則非臣之所忍爲也比者羯胡敗盟再犯河南之地肆爲殘忍人神共憤臣方將策駑厲鈍冀效尺寸以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今則虜騎寇邊未見殄滅區區之志未效一二臣復以身爲謀惟貪爵祿則誠恐不足爲將士之勸而報恩無所萬誅何贖伏望睿慈追寢成命特賜俞音姑詔有司留以爲臣異時涓埃之賞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

臣岳飛劄子奏臣於今月二十六日准誥授臣男雲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臣聞君之馭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臣昨恭依睿算與虜賊决戰於陳潁之間雲隨行迎敵雖有薄効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橫列仍領郡寄出過優寵義不遑處所有誥命臣不敢令雲祗受伏望聖慈俯垂天鑒追還異恩庶使雲激勵愞庸別圖報效取進止

乞叙立王次翁下第二劄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叅政與樞副叙位朝廷自有定例豈可爲臣忝竊孤卿叙位使在叅知政事之上不免再具誠懇仰凟聖聽伏望睿慈曲垂昭鑒許臣只依近例叙位在叅知政事之下庶使庸愚不致僭越取進止

乞解樞柄第三劄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已累具劄子乞解罷樞密副使職事伏蒙聖恩降詔不允者露章待罪自驚寵數之過優溫詔示恩猶閟俞音之下逮再陳愚懇仰凟淵聽伏念臣濫厠樞庭謬陪國論貪榮滋甚補報茂然豈惟曠職之可虞抑亦妨賢之是懼冀保全於終始宜遠引於山林伏望聖慈察其誠心實非矯飾速降睿旨許罷機政取進止

辭除兩鎮乞在外宮觀第二劄

少保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二日伏蒙聖恩賜臣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誥一軸仍奉朝請臣已謝恩外緣臣見具劄子辭免已將誥命寄納臨安府今月十四日伏奉詔命不允竊以兩鎮節庵國朝盛典非有大勳豈容輕授臣前此叨據常懼弗稱自惟智術短淺坐糜歲月攷其績用初無絲毫安可更爾冒榮矧內祠之任得侍清光朝廷所以貴老尊尊用昭異數在臣愚分非所宜處顧待遇之愈隆夙夜以思雖粉身碎骨何以圖報萬一愧深汗溢感極涕横重念臣才疎德薄人微望輕若不自列濫當優寵必致顛隮上辜宸眷欲望聖慈追寢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取進止

申劉光世乞進兵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竊念飛以行伍賤隸厚知朝廷蒙被厚恩殞殁難報每以為國家之難雖非所命猶當戮力矧承楚之事危迫如許累准朝廷指揮催督此正飛等捐身徇義之秋切緣王鎮撫林郭鎮撫仲威等並不見差撥軍馬前來使司王統制雖聞已起發即日尚未知屯駐去處據探虜人急攻楚州切恐萬一踈虞於淮南諸鎮利害不細飛已於今月十五日具申使司去訖飛一面起發前往承州措置勦殺外伏乞鈞慈特捐一二千之衆別差總統制官一員前來犄角庶不致上誤國事謹具申安撫相公使司伏候指揮

申劉光世乞兵馬糧食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飛昨奉聖旨指揮差充前件差遣於八月十五日還至常州宜興縣於十八日起發前來祗赴新任二十二日至江陰軍歇泊據探報金人見圍楚州飛遂逐急[illegible]差統制王貴管押兵馬等船濟渡切慮遲滯有失事機不免親躬先入泰州於二十六日夜二更到泰州城外承准八月十九日指揮令飛與趙鎮撫立犄

角飛遂措置調發兵夫糧食并不住差人勾喚王貴等軍馬實緣舟船數少今月初九日方盡到泰州飛已差張憲權行守城見今大軍屯駐三（光宗皇帝嫌諱）與金人大寨不遠惟是新復建康之後所有士馬瘡痍尚新羸弊方甚兼自到任未及一旬芻茭糗糧一一窘乏本未能即從王事重以承楚之急甚於倒垂不可以頃刻安居理宜前進欲望鈞慈捐一二千之衆假十餘日之糧令飛得激厲士卒徑赴賊壘解二州之圍掃

犬羊之迹下以禪相公之盛烈上以寬主上之深憂不勝幸甚謹具申安撫相公使司伏候指揮

謝講和赦表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躬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歡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婁欽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迺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

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奉詔移偽齊檄

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為仇慭率華夏禮義

之俗甘專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
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
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
卽天時旣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
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
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
提大河忠孝之人伏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
兵出其西荊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
吞彼國之梟巢然三令五申尚思援昔宋之赤

子爾庶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
脅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
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
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
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
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嘯桀犬以吠堯嘗獵師而
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
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
發宜擇處兵戈所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
各令知悉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
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
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
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儲遠近得江漢之
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知重本務農使兵
無艱食其謀猷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
然操酷虐變詐擥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

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劭謂淸平之奸賊亂
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
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德言以懷柔初附則德
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
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渭南之恨祜輔晉
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
意於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
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鋪述二三子
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鈍仰

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頑遲之歲月敢以奉詔嬰使忠信以進德不爲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尊強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杪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實封一千七百戶臣岳飛謹書

五嶽祠盟

自中原版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讐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題廣德軍金沙寺壁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題東松寺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

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幷幕屬隨喜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廟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甍勝景瀟洒實爲可愛所恨不能欵曲進程遄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待至此即當聊結喜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
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
下[illegible]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
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
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羣豈足爲功過此因
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
燕幽馬蹀閼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

復舊神州 自檄至此皆舊錄

寄浮圖慧海

溢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
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
休終伴赤松遊丁寧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
力修

池州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
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題新淦蕭寺壁

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讐斬除頑惡
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

滿江紅

怒髮衝冠凭闌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
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
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

河朝天闕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
自遶堦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　白首爲功名
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
絃斷有誰聽

岳集卷之五

書岳集後

予少讀岳武穆王傳每見其沉毅英武忠義激烈未嘗不惕然思奮嘉靖癸巳冬承乏浙臬始得展祠墓訪遺踪徧閱紀載遺事蒞武林乃王里居祠墓在焉而臬司又王之故第也并有亭祠有祀墓有封識學士文人制作相望所以致敬慕於王皆無所不至矣獨紀載散逸未有輯錄將益散亡迺謀之少湖徐子五山張子重校而梓之若王忠孝大節恢復大功觀是編可以知矣至於異同之論則當折衷於少湖五山之刋留也嗚呼王逝矣精靈則赫乎不昧煜每有舉動若王臨之亦既三年於茲矣顧限於駑駘無有可以爲王告者獨賴

生逢

聖世得以硜硜自全未嘗不竊自慶幸而重悲王之不遇也集成書諸末簡因併及生平敬慕之私云耳

嘉靖丙申冬十月望日宛陵焦煜識

岳廟集四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舊本題明徐階編張庭校焦煜刊而首載階序稱從黃山焦子請所輯武穆祠詩文讀之又云因不自量謀於五山張子而去取之則煜之初稿而階與庭爲之删定庭序則云黃山子謂少湖子與庭曰盍校之我將刊焉因取汪氏所輯抄本往復參校則初稿又非煜作矣大抵襍出衆手不可名以一人也原本凡傳一卷制一卷議序記一卷辭樂府詩一卷而附以岳武穆遺文一卷今以武穆遺文析出別入集部故此本以四卷著錄焉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諡文貞事蹟具明史本傳庭自署曰眉山煜自署曰宛陵考太學進士題名碑嘉靖癸未科有張庭四川夾江人焦煜南直隸太平人皆階之同年當即此二人至所謂汪氏者則不可考矣

吴疎山先生遺集十二卷

〔明〕吴悌撰

湖南圖書館藏清咸豐二年頤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吴疏山集十七卷》提要

原叙

夫道在天地間至大無外至小無内瀰漫浩博靡所不貫至推行而神明之者存乎人焉耳夫不明不行之故孔子獨歸於愚智者過與不及焉天下人不智則愚不愚則智愚智智愚則盡乎人矣寧復有時於中者與之明道哉過猶不及固也然愚之不及不過蠢然本然已矣若於道無所指也惟智者過之盡任聰明者散蕩其眞廣意識者支離其實深機變者杳幻其常見虛寂者空蕆其體加粉飾者改失其素甚至借

以文奸飾僞網利邀名以致人莫可救藥者又比比然矣噫道之不明方藉賢智者覺之今視愚者更猶若焉千古長夜哀哉是皆不能行所無事質任自然故一弊至此若我疎山先生其眞救時衛道之一標的與蓋其資性也得之甚清而其問學也主之以靜沖夷恬粹淡簡熙和任天之便欣如坦如率性之常匈匈蕩蕩布袍蔬食恒快足乎平生竹榻草廬日咀嚅乎理義一游一泳渾是一團仁體而悉飲人以和雖昆蟲小物觸處愛生必貽之得所而后快與之論

道則津津有味不落言詮及其評是非也則斤斤有辯不狥情俗居嘗則恬怡可親而胷中則涇渭甚確至於義不可處雖勢力不能易其操他如一切詞章儀度接物世情卽有所屬惟率其自心流行畧不桀槩而覗世之繁褥則厭之尤率拳欲成人也真氣浹洽自能薰育人心人恒依依然莫之能釋邇先生德誼類如此雖罄竹莫能悉而維風鎮俗舍之其誰奈何其遽逝也大凡人不能動物者必必不誠不能範俗者行必不眞先生一眞自如世情無染其忠信足以繩浮僞黜足以愧佞樸素足以祛華澹淡足以消躁正直足以回邪仁厚足以返薄康靜足以化貪不煩科條天眞自露緬憶其風眞對時之證體道之效嘗於先生一見也文集足爲先生多哉嗚呼古今名公文士爲人評文創題者多於文字中想見其人而揄揚其懿予於疎山先生親炙日久契合甚深操觚立言皆對其顏面而模寫之殆非揣摩其似者可同日語敢自誣誣先生因以誣天下哉安得天下學道若得一二其人而倬末世獲見斯道實際而不徒托

諸空言者是爲序

萬曆乙未歲孟冬之吉賜進士第資善大夫刑部尙書前刑科都給事中太僕光祿南太常大理四寺正卿臨汝後學舒化頓首拜撰

原序

昔舜樂取諸人以爲善方其居深山之中異於深山
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
沛然莫之能禦也四方風動萬世永賴舜之善不亦
大乎予讀疎山先生集有感焉初先生讀書疎山一
覽亭扃戶危坐與人談平平無異師里中黃卓峯遜
聞王陽明致良知之說矣及爲御史按泰州訪王心
齋與語連日夜有契合乃薦于朝疏曰布衣王艮倜
感于事親之際忽覺此心開朗從此一意向學鋭然

以聖賢爲可必至眞機流行不事矯飾精誠潛通使
人有所感發乞查照先朝典故將艮致之闕下俾所
觕用其于治道風教必有裨補復進古文孝經謂孝
經以性爲本以行爲稽以順天下爲極天人之際皇
王之業盡在是矣乞勅下儒臣會議俾與五經四書
併行肄習疏上雖不報然心齋悟從孝入先生既薦
其人又復請表章孝經豈非有得于感發而樂取諸
人以爲善邪久之力求歸田侍親囂囂自樂雅不欲
出封公數强之不得已北上至德州心動復告歸驗

年封公棄養臨訣覩含人以心動爲誠孝之感先生
之疏非徒言之實允蹈之矣嘗曰吾人講學却要識
得大頭腦只是盡性性者天地萬物之同源吾人要
識得此身與天地相似是何物合下用功在何處如
堯舜授受孔曾一貫孟氏願學與夫宋儒相傳的正
脉喫緊處吾人必何如方與聖賢恰相似始爲善學
其要總在主敬敬者只是這一點憂勤惕勵意思頃
刻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敬則常聚心本活物敬則常
惺而性無不盡矣先生進而樂取堯舜孔曾宋儒以

爲善不彬彬可覩與其曰聖人善其身未有不善天
下者也善天下未有不善其身者也又曰君子進亦
兼善退亦兼善何往非此學也豈非樂取諸人深造
自得眞知止于至善者與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舊廬
數椽僅蔽風雨行道上澣衣敝舃人莫識其爲御史
也晚年召用一歲四遷晉南京刑部右侍郎人仰先
進貞風莫不以爲君子倜感寒疾藥誤投彌留之頃
衆孥督過醫先生忽瞪目曰我命然耳醫何罪嗚乎
命乎悉嘗謂仲尼語參一貫授孝經大學千有餘年

惟明道程子悟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謂學者必由大學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龜山豫章延平兢兢守此一脉不爽自鵞湖之辨尊德性道問學岐而爲二王陽明序古本大學單提致良知三字王心齋惓惓以格物請益夫物格而后知至物未格知未至也心齋之請非過也致知在格物知不致憑何格物陽明豈無見乎但格致非二事逐物便支離離物即禪寂尊德性乃道問學主宰道問學正尊德性功夫四先生各是已之是而不樂取人之是遂使洙泗伊洛之

傳不克大同其流不能無弊向使晦翁樂取象山豈曰支離象山樂取晦翁豈曰禪寂陽明然心齋之請以修身爲本誰敢虚談性命心齋先陽明之知明明德于天下誰敢師心自用而無忌憚邪疎山先生曰性一而行百而非有所異也非樂取古今之人以爲善安能精一至此庶幾繼絶學開大平與若先生者可謂聞堯舜之風而興起者矣繼踈篤信好學克肖先人操鎮唐虞之都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經事業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萬歷癸丑孟冬之吉通家晚生合肥蔡悉序

原序

夫大道與渾闢相旋聖學與日星並朗恭惟潛心深
造不事言詮者得之不佞相之於疏山吳先生直心
醉而神往矣爰稽皇宋以理學垂緒孔子聖哲之業
藉茲流澤一時名賢超美前祀象山先生窺測神蘊
風烈流行於時景從尤烝烝焉雲馳電迅然其學專
主於靜大較凝神棲慮體深研幾以自澡刷本源剗
去勝心獨曜靈秘也者恭聖賢之學不以動靜分對
待凡所鋪張注厝夫孰非靜境之用耶易之艮主靜

靜以養動而動靜惟時吾道所由光明哉故象山之
主靜真心學也先生聞風而興何弗模範有如朱陸
之不必同不害同者與無不同者則訂論不少貸以
故先生獨詣其至而主靜之說千載若新夫學領其
大而萬物備矣隨處妙用奚而不宜以故先生令樂
安令宣城並暢仁風則稱賢令先生在臺中持重剛
毅則稱名御史先生退歸林澤者廿年泊然養高復
被徵書而起臺中晉太常歷冏卿再擢少司寇靖恭
乃位則稱行藏兩當其間聳伏羲山陵特宏規制謍
正祀典覆古文孝經以從孔氏薦處士以勵世風又
置身兩權相間並同里邑靡所淄染進無競而退無
營鉅克肩而細靡遺所謂方以圓用圓以方用者乎
若郢匠運斤成風曲中其度類得之涵養主靜中則
先生之深於艮矣如云枯坐禪寂則何異春蠶在繭
眉障之也將幽沉繆昧動不能展何以循効即有肆
浮華而亡實際則其才剸決其辨懸河總屬鬼躁耳
奚關心學故尚論金谿之學必以先生得象山正脈
相接武云求諸本朝人品學術則章楓山陳白沙薛

文清王文成諸君子斷斷乎其如投在一器矣不佞
相不能文獨稔聞先生之人之學而私淑焉乃以同
志所論次者合爲一集析爲四卷俾壽諸剞劂以公
海內顧先生躬行長者淵涵德性無所假麗嘗竟日
默坐中若無物口若吶吶故其稿僅爾爾然卦畫無
文猶足盡意令後有作者遡先生之意於已養靜中
亦足以崇理學而維世教矣
萬歷歲次乙未孟夏之吉鄉後學張廷相頓首書

原序

嘉靖己亥先君以進士歸省舟次維揚時疎山先生吳公爲御史按鹽兩淮過舟中與先君論學亹亹盡日予小子侍側方十歲不知云何然兩尊人藹然切磋至誼則時時記憶忻慕不忘也後二十有六年予官祠部先生復以御史召至京師時汝上望湖吳公爲中丞吳公精於元理與先生問學相資日夕過從予尤幸參侍先生丰姿蒼竦視聽專凝外樸而中瑩其於此學性稟靈悟獨得自心初未嘗雜以聞見山居既久涵醇飲華中藏益密朋儕來聚深以精神感孚不事言語相對終日默然飲以太和而已先生事親孝與物誠酬應庶務獨稟天則一一要歸於厚蓋淵識邈自義軒而履道敦乎孝弟機事不入純樸獨完所謂三代直道而行者矣自先生家居二十餘年一旦召用朝士皆其後進風會既流趨操或異無有能知先生者然黃鐘大呂商彝周鼎雖未能聞其和辨察其文理亦莫不仰爲太古之遺朝家之重而爭自效其誠獻其恭也然亦竟未有能知先生之所爲用者也隆慶改元先生與吳公皆轉南部予以罷歸未幾先生歿吳公告終而先君頃亦捐館予小子獨坐深山兢兢孤學抑且幾三十年矣瞻趨前修可勝悵慕茲先生仲嗣中舍君克嚴家訓繹而光大之裒梓遺書走使羅原謂予最知先生而委之序予何敢辭顧先生生平以默成爲信而爲御史思至誠悟主不區區文字之間則此何足見先生萬一故予備論先生之學使後之欲觀先生之深者庶有考焉雖然請祀伏羲表正孝經皆以躬修實詣獨者化原非有緣襲而薦賢卹災重守令諸疏質直詳明誠意懇惻粹然一出於王道使世之君子讀之坐消其擴浮擊難參雜意氣之私而追古人爲德爲民之大致則亦庶乎見先生所爲用矣

萬歷乙未重九日年家姪南昌萬廷言謹書

吳疎山先生像贊

嘉靖間余與吳公並官御史公甫珍東山垂二十年
避權相也一時節義道術海內山斗分宜罷始以舊
德拜卿南同會余攬轡江淮乃得聚樂於滁水之上
相與析天人談格致以及未發之中殆將浹旬見公
之識甚大得甚深益信公爲名世之大賢矣茲覩遺
像能不泫然嗟嗟聖途蓁蕪格物長夜安得更如公
者共爲斯道倡耶遂再拜贊曰
於維哲人赫赫羲皇白鹿切磋聖經表章卷舒世範

謀猷王臣身殖廊廟業嘆虞唐瞻彼盱矣河洛與長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在告同志友人鎬京孫丕揚頓
首拜題

謫然其溫端然其凝如金如玉盛德之形惠政澤民
嘉言裨國赫赫無斷肫肫造福爲貝有司爲名御史
晚爲名卿鴻冥鵠起冥非絶俗忤權以貞起非干澤
清望孚騰汲直發倉富鄭活青古今媲美罕公其人
欲論公世當探公養主靜爲宗九淵是仰仁敷春煦
紀肅霜飛作敎精乎厥有端倪余步後塵欽公芳趾
與公同朝稔公素履睹公遺像儼公生平泰山北斗
後學其程

大學士常熟後學嚴訥頓首拜題

氣和以粹貌溫而恭體乎健於愼獨任履道之從容
完太樸於涉世唯養性之恬沖信六經兮詁我淵乎
實踐於厥躬黜浮文兮滅質肫乎先進之是從巖巖
砥柱穆穆清風斯其接肯田之正脉共推媲明道之
懿蹤

刑部尚書新建後學魏時亮頓首拜題

廓廓落落無榮無着熙熙怡怡掀彼藩籬樂羲皇之
太始紹孔孟之宗枝世方病以支離行實炳乎蓍龜
痛天運之未齊胡爲乎而遽歸嗚呼已而已而吾爲
道而增悲

刑部尚書臨川後學舒化頓首拜題

諭祭文

維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七月壬申朔越二十一
日壬辰
皇帝遣江西布政使司右參議田汝頴諭祭通議大
夫南京刑部侍郎吳悌曰
惟爾積學淵醇奮身科甲筮官邑宰早馳豈弟
之稱掄選憲臺益著澄清之績匡時報國屢效
忠讜引疾居家力行古道頃復徵自剡薦晉佐
秋卿聲猷茂著於朝端廉節式風於庶宗方期
柄用忽報長終爰念老成良深悼惜特頒祭典
載錫葬儀靈爽有知服此殊渥

贈禮部尚書誥命萬歷三十九年七月初二日

制曰我國家表章理學二百年間道化翔洽海宇清明履蹈之儒彬彬輩出庶幾媲隆盛世已矜式具存褒揚宜重爾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吳悌承家有自問學窮源垂髫矢志聖賢及長益修誠正精義至命浸潤於青田之瀾寡欲存誠味道於疎山之麓徹性根於仁孝敦素履於經常治邑著聲登臺正色避炎門而返服清皇路以彈冠望重三遷名高九列至如訂經崇祀尤徵羽翼實功若夫茹蘗飲冰未盡嶙峋偉度允稱純臣於一代克擅師表於百年贈典未膺朝章尚闕茲從銓臣之請特贈爾為禮部尚書錫之誥命於戲秩宗重地邦禮攸司名器有常朕弗輕畀惟此崇儒之念特加異數之隆神爽於昭寵靈式賁

吳疎山先生遺集目錄

明史列傳

吳悌字思誠金谿人嘉靖進士除樂安知縣調繁宜城徵授御史十六年應天府進試錄考官評語失書名諸生答策多譏時政帝怒逮考官下法司停舉子會試悌爲舉子求寬坐下詔獄尋得釋出視兩淮鹽政海溢沒通泰民廬悌先漕賑之而後奏聞尋引疾歸還朝按河南伊王典楧驕橫憚悌遺書稱爲友悌報曰殿下天子親藩非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王愈憚之夏言嚴嵩當國與悌鄉里嘗諷言衆見言新服宮袍競前譽之悌却立不進言問故悌曰俟談少間當以政請言爲改容及嵩擅政悌惡之引疾家居垂二十年嵩敗起故官一歲中累遷至南京大理卿時吳嶽胡松毛愷並以耆俊爲卿貳與悌稱南都四君子隆慶元年就遷刑部侍郎明年卒悌爲王守仁學然清修果介反躬自得爲多萬歷中子仁度請恤吏部尚書孫丕揚疏稱悌理學名臣不宜循常格遂用黃孔昭例贈禮部尚書謚文莊鄉人建祠與陸九淵吳澄吳與弼陳九川並祀曰五賢祠

學者稱疏山先生

本傳

先生姓吳氏名悌字思誠撫州金谿人其先五代時自蜀徙南豐又自南豐徙疎山之陽疎山孤竦蓊鬱下帶盱江盱流舊繞楊州村忽折十里而環抱疎山識者咸知有異人出其間矣時先生生幼即奇挺讀書目數行下而性故凝重不好弄甫十歲夢伏羲授以易學神情洞然元朗講說經義不墮蹊徑文字之障名家先輩聞之多擊節稱賞稍長爲邑諸生爲文恥剽飾餖飣以逐時好間從鄉先生聞象山先生之

學遂忻忻鄉往焉故其學以主靜先立其大爲本往來白鹿書院與四方名士相劘切久之益大有得歸道鄱湖疾風撼舟神色自若嘗讀書疎山寺寺最上有一覽亭清曠絕俗先生時憑高遠眺翛然自適或扃門危坐終日闃如人莫窺其際也嘉靖辛卯舉于鄉明年第進士授山東樂安令以才調宣城在樂安猶循停至行時老穉遮卧車不得前涖宣城適驕陽用事先生步禱唯虔澍雨霑洽盡境而止明歲復苦蝗請賑所司不報先生竟發廩賑民曰吾奈何不以

一官易萬姓命也時寧國守黷貨漁民一日以歲額輸于郡主者輕重其手索增羨餘先生曰已有守睨視曰未也先生曰令正視故有守邪視故無守默然故寧國屬令踐登三事守謀諸先生欲樹碑頌德先生廉其無狀抗議不可且曰凶禍所加令自當之其不肯婾婀媚世也如此撫臣某夙銜先生邑有逋負歷數令弗能徵爲墜牘已當先生秩滿厲詞檄先生以齮齕之宣父老重德先生爭捐貲代償已又借丁弓六事侵先生先生具文曰士可殺不可辱進唯命

退唯命卒莫能難尋被召入都宣民霑涕送之如失慈母入謁執政不藉手一幣唯贄以天文圖一時譁然曰吳天文云丁酉授廣西道御史首請專職掌以振風紀語具奏議中會上震怒南畿主試諸臣且欲罷諸士制對先生抗疏申救下詔獄上怒解出先生仍可其奏諸士賜甲第者甚衆亡幾何奉命督鹺兩淮値海潮驟漲大浸稽天先生特疏于朝請留六萬緡以蘇商竈運艘適至先生不竢請便宜給散以哺災民旋括公帑羅補公私兩濟焉獻皇后梓宮南祔

舟次淮上或議毀邗江一帶居民以便維縴先生不
可日夜搆木修棧以通之民賴安堵而事無底滯世
宗皇帝下優詔褒寵暇則沉酣竹素物色巖壑因表
章古文孝經以正分章之謬處士王心齋艮陽明先
生高足弟子也造其廬語三日兩相契合艮知之學
多所發明于是特薦于朝以爲吳與弼陳獻章之流
請加徵聘不報事竣念封公及朱淑人不置乃引疾
歸省癸卯赴京復除河南道尋奉命按中州風裁凜
凜不可犯伊藩故驕縱憚先生威望投一劄以道友

稱先生先生卻報云大王天子貴戚非某所敢友某
天子憲臣非大王所得友伊藩聳歎嘗比之汲黯焉
部有中貴人張甚欲假先生樹坊爲重竟堅持不可
唯是議處宗藩道祿以紓積困議建歸德府治以控
三省議築睢州雨臺以防水患其有德于中州甚厚
按陳州祀謁伏羲陵寢建議曰伏羲聖之大始孔子
聖之大成而祀典闕焉未備則章教之謂何宜倣孔
林規制以明君師治教之同祭用二仲甲乙以取木
德與王之義趙文肅見而嗟賞之儀封浚川王公總

憲時嗛先生建言不先關白及故先生表揚其行爲
請褒錫以賁泉壤海內以此多先生長者先生在臺
中資望隆重柄用有期乃力求引退茹貞棲素二十
餘年前後薦剡數上會時宰同鄉人竊柄鴟張故深
避若將浼已迨時宰敗去仕路清夷當事者引用名
德以樹風望仍以山西道御史就徵部院至檄郡守
親爲之勸駕曰遣小吏索取辦裝期以報當是時章
旌元黃交錯於道天下望之如景星鸞鳳咸曰吳聘
君庶幾再見也丙寅立臺七日即擢四夷館太常少

卿未幾擢南太僕及大理二卿一歲中晉陟大廷尉
又復覃恩錫命三世蓋異數云丁卯晉南刑部右侍
郎攝部篆兢兢焉以失入爲愳南中忽起疑獄人人
知其冤也徒以引嫌文致不能白先生毅然欲平反
之事有緒而先生捐館舍矣已而寃者卒白則先生
實始其事焉先生篤孝天性也事封公淑人敬養
兼至居喪哀毀三年如一日凡觸手澤未嘗不泫然
泣下性清虛恬澹一切世味亡足投其好閒居焚香
晏坐函光內照自逢掖起家至卿貳菟裘數椽僅蔽

風雨蕭然元散了不經心幼嘗長出遇人盜魚以温詞遣之不令人知既貴嘗山行以一倉頭自隨山中人關蹊盻誤中先生額其人匍伏受罪先生曰此飄瓦類耳女何尤家居時曾遇盜莫可蹤跡邏卒故偵平人幾文致塞責先生亟白于官得無枉其仁厚愛人大都此類也先生蚤年即悟象山主靜之旨師事黄卓峯先生十二時中强半靜坐卓峯嘗云疎山實踐之儒羅近溪曰金谿之學前象山後疎山後又從王心齋遊反覆印證豁然了悟于天人之際蓋非謭

近所能蠡測已與鄒東廓羅念菴諸先生有金蘭之契結社講學直語箴規念菴先生遂感激作歌以謝語具冬遊記中與人交不設城府口呐呐不能言至于陳說性命揚摧當世神理徹晣然中桑林之舞居恒樂易可親畧不爲異同者貴溪分宜柄政同鄉諸紳鮮不濡迹先生冥冥遠舉栖心性命之場而在宣城則拒墨守在河洛則絕强藩中貴人其貞介若此夫豈駕空言以炫世者以故當時有四君子之稱謂先生與吳公嶽胡公松陳公炌也徐存齋雅敬先生特以賓禮禮焉以御史當諸宰執上座聞者咸艷慕之以爲曠見云浸假不即死乘時遘遇登樞衡而襄在宥其功業可勝道哉余生也晚聞先生之風願爲執鞭而不可得敬詮次其大者俾後之君子得以覽焉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國史編修同邑後學何宗彥頓首撰

本傳

不佞德新曩在里野侍王塘南公講業于青原之麓因問疎山先生則云是與鄒文莊羅文恭同時倡明此學獨先生尚未易名久勤與論益不佞津津私心嚮往已得先生言行録與奏議古文孝經讀之尤欣幸私淑之有在於是爲之傳曰先生名𢖍字思誠金谿人其先自南豐徙疎溪因號疎山澹樸恬寂不喜濃華嬛婀以投時好而貌温氣和包羅善類無不至自少慕同邑陸象山之學決志主靜而先立其大若

所凮契泛舟匡盧走白鹿與四方名士日切摩絶不譚西竺猶龍乃其機之觸而神之動也充然有自得返而之疎山山之巔有一覽亭先生終日危坐間發之時秇頭頭理道洗一切剽蔓之語辛卯舉于鄉明年登進士授山東樂安令遂以才調宣城會雲漢之㷀未歇復苦蝗請賑於所司不報有以遏糴勸借議者先生爲出邑藏易粟宴者活而富室不困徐以歲額輸之郡郡守索羨先生曰衡豈殊耶邪正異視耳守嘿嘿無以應用是撫臣某亦銜其亢直特以邑之

積逋歴數令所不能完者屬先生邑人私相語曰所不揖貲而代償者有如河不踰時而公帑足先生得以召行入謁執政不藉手一幣衆異之丁酉授御史封事數上有長孺風時上怒王試南畿者爲以郭武定事發策遂被逮欲廢一榜對制又值劾鞮與郭䁥入莫敢攖先生抗疏不可下詔獄已宥焉仍可其奏而是科炳蔚中外者最多奉命督鹺兩淮忽逼泰湖㵛漂居而溺民命者不可數欲請則奏報之難民已朝夕急乃暫假運糧給發旋以官羨辦補嗟嗟一時

權宜貞弭變偉畧哉先生雖夙夜在公念母朱淑人甚殷引疾歸癸卯復除部中州想望先生風采無不跼蹐抑強藩之驕縱折中貴之樹坊勁挺不肯少借若蕭滌逋負之處歸德郡治之建睢州兩臺之築穽精必爲之所中州人至今無忘畏壘於是譽望日隆欲得先生崇陟以樹盞弧乃先生惟謝䚟之邱壑是娛或者曰其有慨於分宜之擅之不可爲乎先生竟歛鍔不露退栖者廿餘年而府宰敗當事者一新其政仍以御史起先生方七日陟太常少卿亡何轉太

僕大理二卿丁卯晋南刑部右侍郎攝部篆時有疑獄不能決先生毅然欲生之而沮於羣議已而冤者竟白則先生爲之地也先生以是年一臥弗起益六十七矣於戲君子之出處自適其志揆之時與身之不可負與不可辱以酌吾之屈伸而後庶幾乎道先生侃侃恂恂動皆塤篪盎精神凝注無時非學自謂易義夙蔓伏羲之授拔陳州遂請伏羲祀典謂羲肇大始孔集大成夫何可異同悼文成之巳遠念高弟若王心齋竟式廬而質良知之脉實獨得於格物之義尋以吳臨川故事疏薦聘識者謂此匙末行其所

風世何宏也先生早師黃卓峯與同道究析元微寢食俱廢此外固寡營漉漉無所繫其中人謂之野鶴淩空不其然乎或曰子謂先生之出與處也心學也然其旨何也曰子不聞爲學總只在盡性其要在主敬時時收攝此心卽當天下大事也何有先生之惠來學何切乎近溪羅公謂先生嗣歎曰金谿之學前有象山今有疎山則高山仰止德新其何能忘寤寐雖然千載之下誦其書思其人而不可得見其仰先

生又不知當何如也豈唯小子德新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光祿寺寺丞安成通家後學應

明父王德新頓首拜撰

本傳

公諱㦂字思誠金谿疎山里人也疎山世多吳氏居因以疎山號焉公少有異質器識冲粹道韻恬愉十三補邑庠弟子濡筆為文郎厭塵腐攄發胷臆語輒驚人督學端峯邵公克齋王公屢試優列深加器重稱其不凡性寬仁不計人過童時晨出遇人盜魚公愍之不令人知又嘗行山間山中人闘毆眇誤中公額公曰此飄瓦類耳汝何尤諭之無恐其貲近道類如此嘗慕吾鄉象山先生之學得聖門宗旨採求

其端貴在師友迺涉彭蠡陟匡廬扣白鹿書院而寓焉得四方之士相與磨礪蓋充然有得矣歸過鄱湖中流風烈舟楫頻危同舟之人駭懼失措公獨凝然端坐有伊川達後之見卒之風定人皆服之辛卯舉于鄉明年登林大欽榜進士又明年授山東樂安縣令治官理民清靜守一責大指不苛小其民宜之監司奏公才可治劇遂調宜城宜城南畿股肱邑姦貲所叢公亦以廉靖馭之得吏民心敝日蠲華歲大旱守禱而弗雨公易壇位聚精誠徒跣露拜凡三晝日

果大雨人咸異之又明年蝗入境民不粒食惟公庾粟可萬斛守持以法必待報而後發公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死若待報如之何苟礙一官活萬人命實甘心焉乃盡發賑賴以全活者甚多監司卒不以為罪公平生介特自守不解脂韋事上或以有疾中于巡撫侯公公疑之及考績以例相見乃哂然曰若精神乃爾何病之有幾失子矣然未試其才也遂以宣城宿逋若丁儉着責成之公為通融變產之法以屬諸民民亦不忍公為此累刻日報成事侯甚奇之尋

被召宣民遮道留借不可如失乳哺然入謁當途不持一幣人咸服其執守授廣西道試監察御史首疏專職掌以振風紀謂十三道掌印更代不常殊非事體河南道職在考察關係尤重大歸簡賢久任以肅憲度時當事者忌之卒寢其議丁酉南畿鄉試錄詞指忤上意下有司于獄謫罰有差且罷諸士制對公抗疏申救上怒并逮公公欣然就獄未幾上察其忠得以公名詢諸執政怒遂解且可其奏諸士子仍得逞籍至庸顯者頗多其人淮陽嵯政課甲東南公奉

命巡視修正㶚方風采籍甚會海潮泛溢一浸千里
蕩析墊溺之患億萬其繁僅存者亦無能自活公以
便宜處給民賴以濟復疏酉羨鹽若干爲休養生息
之計令諸場商竈康復如昔誰之力歟時獻皇后梓
宮南祔道出淮揚或議毀邗江一帶民居以通纜道
公不忍乃出罰鍰構木修棧以通民賴安堵又或議
借富民以備供億公曰淮揚之富孰盛六鈔關逆司
次及府藏者乎資之爲用隨爲處分毋以病吾民於
是供億夙辦民無告勞先帝錫賚優嘉之淮揚古稱

富庶以隍河四達爲利甚殷歲久圯塞公采羣議疏
之重隍復川萬姓稱利頌聲播焉暇日沉玩古訓謂
孝經孔子遺言漢儒分章之謬附會失真特疏表章
以備六經之選又以泰州逸民王艮學主自得造詣
日深疏薦徵辟如先朝故事疏俱不報然在公論則
不泯也事竣有懷二人乃引疾歸省病痊赴部復除
河南道御史尋奉命按部河南公執法凝峻風采凜
然宗藩跋扈如伊徽二府率以莊見憚嘗爲議處諸
藩條禮等事甚得旨嘉語見疏中歸德舊爲州隸開

封府且逖在三省之交軍民雜居控制遼邈非州官
所能臨涖者公疏改爲府今屹然雄劇之郡中州保
障永有賴焉又如睢州地當黃河多衝決之患民不
寧居公爲相度土宜築臺崇袤如式卒有水患趨避
得所令榜之曰吳公臺志感也其在陳州舊有伏義
陵墓公按歷既加修葺復疏請謂伏義聖之大始孔
子聖之大成二聖功覆萬世禮宜並隆欲倣孔林規
制以重斯文鼻祖其所展錯規模弘遠類如此儀封
王浚川公先掌院時銜公建言不先關白及在家病

故公廼表揚素行備極稱美爲請褒錫以賁泉壤疏
出人咸以長者稱之時公在臺資望隆甚大用有期
乃力求引退居十年撫臺倩公巡院胡公以臺檄速
公行至德州忽心動復告南歸未踰年而封君古峯
先生棄祿養人謂心動之應孝誠之感也自是從容
林壑間先後廿餘年當道薦書數上不起近日當事
諸公引用舊德仍以山西道御史就家徵之復道甫
數日擢太常少卿尋陞南京太僕寺卿再轉南京大
理寺卿會今上登極覃恩錫命三世皆得重封蓋殊

遇也又明年晉南京刑部右侍郎時司寇孫公考績公攝部篆會有疑獄人咸知爲冤徒以避嫌文致不能白公廉得其狀毅然欲平反之無何公卽不起又數日冤者得白實公之力焉公素善調攝知養身之道居常寡默清靜衣布素食蔬菜神安氣和少言疾疢一夕微感寒疾詰朝猶起視部事濱暮造客如常歸纔少遲卽痰壅隆隆有聲自知不可起遂整冠正襟危坐廳事厭然而逝嗚呼痛哉元自髫年與公同志業砥礪軌道今白首無一言逆於心知公無如元

者第公自悟學以來刊落言詮不徇口耳復初稀性旨探本原則亦何可以言名狀哉今幸搦筆爲文以傳其事行之大者俾後之人因事以識其心云

大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左參政前廣東道御史友人王紹元頓首撰

本傳

公爲少司寇時與吳公嶽胡公松毛公愷稱南都四君子聲籍甚四公皆以耆俊談名理而公之學爲深前是公爲廷尉京兆馬生妻必疾與其姑語相磡磢輒自剄死所司驗實以聞少司寇徐以他嫌深文坐之都人士大譁公按屍單所畫傷指以示衆曰卽如生殺婦能令婦自仰頷以頸受刃耶且爲婦無故而令其夫手刃之非所宜有於是生之冤得稍稍解竟以無坐都人士萬口頌公謂張釋之于定國不過也

公下世二十餘年仲子中翰君仁度與余同舉進士以公軼事屬爲傳余嚮往公甚切其曷能辭傳曰吳公諱悌字思誠江西金谿人金谿故名儒象山先生所生處公少慨然慕其爲人師事鄉先生黃卓峯黃故師事姚江其源流深遠矣而又時涉彭蠡登匡廬往來白鹿書院與四方名士相劘切故充然日有聞辛卯舉鄉試壬辰第進士初令樂安爲政實大指不苛細務嘗日起調繁宜城至壹以樂安之治治之歲大侵請賑上官不待報而發廩已出帑金若干緡令

彊幹者糶之封以外而糶之封内民不苦糶貴官不
虧一緡不費而民賴以濟中丞侯衛公介特當公滿
考度且内召也以邑積逋更六七令不能完者特屬
公以困之邑人懼爲梁爭捐貲代償不數日逋完而
公以召行其得民心如此丁酉授廣西道御史數上
書言事會上閱南畿試録怒典試者逮之獄議盡罷
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詔併逮公未幾上怒解還公
御史諸生得上公車後有起家九列者已亥視兩淮
鹺政海潮巢鹽廬舍漂沒亟疏請蠲邺通泰二州死

者以萬計存者嗷嗷亡所得食公覩漕艘至喜曰是
天所以哀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須奏請乃可公
曰彼其旦謀不及夕而能少須邪即上有所督過其
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即取漕粟散饑民旋出官
羨買償所全活無算一日念母朱淑人引疾歸癸卯
復補河南道尋出按部議處宗藩祿米改歸德州爲
郡治梁臺碑睢州水患中州至今稱焉公爲御史久
資望隆重大用有日矣會鄉人竊柄鴟張力自求退
然家居二十年柄臣敗當事者引用耆碩收人望乙丑

乃補公山西道御史不赴丙寅趣有司勸駕公强起
赴臺才七日晉太常寺少卿亡何晉南太僕寺卿亡
何晉大理寺卿一歲中翔貴至此蓋異數也明年爲
隆慶丁卯晉南刑部右侍郎無滯獄無骫法一時靡
不稱平者公氣和神靜居常不言病一日造請賓客
歸輒正襟危坐而卒亦異已公生平宦績具奏議中
如議振風紀議蠲賑議禁私交識者類能言之至請
表章古文孝經正分析之謬請聘處士王艮復薦辟
之選請新伏羲陵倣孔林之制所相上表德章義卒

世厲俗者爲尤卓云公瑰行甚多大抵雕飾不施而
動與古合始爲宣城舊令都津要郡守謀建祠悅之
公視舊政無狀執不從按行河南伊藩憚公威名奉
尺牘稱爲道友公報曰殿下天子宗親非某所敢友
某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不從巨璫勢張甚樹坊
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不從而遇德人則歆然以身
下之類朱文季厭俗卑謟華競一切交際取成禮而
止飯客藁魚蔬食有貧士所不堪者而公饒爲之類
羊興祖兩爲嚴邑其伐石而碑與卜宮而祠者相望

也類朱仲卿登第四十年先後立朝僅七載進難退易類錢濬成至其孳孳好學所偕師友相上下一軌於正而恬澹寡營澄思靜照直與古抱道術之深者等斯有典有則邦之耆蔡者非邪卒後十有五年郡守徐君楠創祠肖像祀之學者稱疎山先生中翰君深湛而好義綽有父風故得聞而具述之語云是父是子不虛耳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國史修撰年家晚生焦竑頓首撰

理學議

己亥孟夏余入京聞與同志友人揚搉先哲而友人竊歎江右諸先生之深于理學也或難曰江右如羅一峯以風節勝羅念菴又寡著述理學云云言何容易余稱吳疎山先生而友人深韙之或又曰此公亦以風節勝而著述不少槩見何哉余唯唯否否已而自惟二羅先生海內自有定論至于吳先生實生平鄉往知之最稔者也不揣固陋退而作議議曰今天下學士大夫靡然以理學爲首稱者誠謂其心體湛然常惺粹然無欲而躬行一軌于正可以紹聖緒而振頹風耳乃或欽所聞忽所見輕于自任重于與人致令熙明之代理學不數數見斯亦持論者之過矣近日如疎山先生祕象山而禰陽明體躬涉世無隙可指一時名人鉅公僉謂其涵養之醇幾于殆庶而目睫之議或僅許其風節卽不然而又少其著述嗟乎理學者豈靡靡無特操而唯是鞶帨之工已耶相提而論理學風節原非二事惟任氣者與任理者夐異耳任氣者非不毅然自樹而俛樹俛仆未有終身

一節而無少疊于言行進退辭受之間者也此孟子浩然之氣而子思所謂中庸不可能者蓋風節非外而理學非內矣涵養著述亦非二事有大涵養者言爲世範行爲世表不著述而理學歸焉卽不得已而作書詔世亦非炫奇標異如文士流也故劉歆七略曾子宓子漆雕子各有著書而顏氏獨無豈顏氏出三子下耶蓋涵養既醇則著述可略矣大都學軌于理理函于心心之純疵而學之眞僞辨焉不辨其心而徒嘵嘵然欲其泯風稜而繁著作是曹蘇李志高

于子輿而太元元經之與與洙泗相胡胡也可乎哉疏山先生髫年卽浮彭蠡窺鹿洞以從事聖賢之學已而執贄黃卓峯公之門卓峯故陽明先生高足弟子也先生就而卒業故其學以先立其大爲本而所謂大者以其心證于君臣父子之間謹于言動進退辭受之際此其原本已端矣歷中外淸標勁節始終弗渝居家孝友廉靖兢兢于主敬存仁之旨嘗曰學斷不愧于心吾心云云眞所謂躬行君子也豈僅以風節著稱者其序古文孝經曰心者行之根行者

心之迹心一行百而非二也悟此則可以盡人物贊化育至于遺疏數首皆温潤爾雅讀之知爲有道仁人也詎可以無著述少之夫以先生躬行涵養海內皆欽其賢不知世之閉目趺坐虛竊大名者較先生于實踐之際果盡相伯仲乎抑有言是而行非者乎夫自聖人周流四方之迹聚徒倚席妬異黨同便便爲號于人曰吾以學之不講爲憂也而人亦遂以聖人目之至于文莫猶人躬行君子反謂其車馬未歷于郡國著述無聞于縑緗而不獲廁于理學之列揆

華忠實抑何見之左也愚竊慨世之持論者以羅一峯之高邁而僅曰風節凜凜以羅念菴之純粹而皆曰著述寥寥其于疏山先生亦復爾爾不知此三先生心眞行眞品眞二百年來理學之卓卓者也夫理學者以心爲宅以行爲倪疏山先生之風節粹然一出于正非本原深邃胡以有此其表章孝經崇祀忠義疏薦心齋三事皆有功于道統人才豈無頭學問可彷彿萬一愚斷謂先生與一峯念菴皆當進于理學從祀之列以俟後世者也嗟乎白衣蒼狗滄海桑

由卿相王侯轉盼陳迹而士君子立德卒不朽于天下萬世者唯此公論在耳先生去世近三十年所矣毋論犖犖大節著在縉紳先生之口即軼行遺事有誌乘不及載者亦有關于風化非苟而已也公為臺長時視西城距今久遠有老隸能言其事云昊公大卒以德化民民有爭鬬者例以鋃鐺貫其首公曰彼冠丈夫也胡為辱之命繫其一手數年間無復鋃鐺加頸者茲事頗關教化惜當時操觚之士鮮有載之者近日通政楊止菴公入都言先生丁酉抗疏入但

知有功于人才不知為抑郭武定也先朝郭勛者本無大功世廟時武定得幸權勢薰灼世廟追寵其祖議以勛配饗江公汝璧典試南都以此策士郭銜之遂中傷汝璧而逮繫焉一榜盡廢制對當時中官朋黨媢惑人莫敢攖先生上疏時中官詰云上怒甚得亡涉及南都試士乎先生曰非也時日已晡疏恐後時遂進覽不然必有中格之虞矣卒為郭所中下詔獄予杖後聖怒稍解閣擬降調而旨從中出復職執政竟與知也以此知先生為御史時已見知主上矣此大事紀載多闕毋亦是時武定寵盛人畏之而闕其口乎丙寅起用入都宰執虛左以待先生先生毫無挹損故事臺臣投謁宰執始書銜而謁後易稱晚生先生不然宰執益重之當時天下視先生為鸞鳳然而身去之日縉紳諸貴人求其一字一語不可得天性簡澹二十餘載一刺不入長安宜知之者希然今議諡之頃翕然宗稱曰此江右第一流人物也非直道之在人心不容泯歟夫君子所過者化存者神生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者興起孟氏所稱百

世師也今讀先生之書考覽先生之行事博采閭巷簪紱之公評亡不人人仰止非其精神之宏大胡契慕若此則先生之神化概可覩矣愚斷謂江右大儒以三先生為的唯懼夫世俗不察惑于目睫之議遂詮次大都以請政于理學諸君子且以竢百世之下同志者共鑒云

萬歷己亥夏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國史編修直起居注承事郎同邑後學何宗彥君美撰

奏議原序

嗚自扶輿孕精皇王首出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六經炳如日星漢承秦火之後諸家精廬競起標嶲莊紛歷唐逮晉千載遂無醇儒矣有宋濂洛諸君子相繼崛起闡發靈微直遡千載不傳之秘而性理諸書裒然爲斯道主盟自是以後語理學者遂哆口立言以至汗牛充棟莫可勝詰而宗旨門戶遍天下噫道果易言乎哉言出而一時之人不能違之者是得乎一時之同然者也言出而千百世之人不能違之者

是得乎千百世之同然者也必近之合乎一時違之符千百世而後立言斯稱不朽矣故六經之後有性理性理之後有我明薛王陳諸君子之書巍乎如嶽鎮星儀不可尚已廼不佞於疎山先生有感焉先生專務實踐雅不好著述獨其奏疏諸篇詞旨溫淡和平讀者想見其人品至于所謂立言其大者有三焉伏羲斯文鼻樞先生隆其廟號定其祭典俾學者知其源委如挈領振裘然一也孝經孔氏眞詮自分章而義始晦先生釐正古本不遺一字而引詩類證條貫通融一也王心齋崛起布衣之中爲陽明高足弟子先生首賓禮之抗世俗之議以聞於朝而淮南之學日愈顯一也夫是三者上遡皇王中翼聖眞下隆名教是不容以一日不講也而漢唐以來卒未聞有議者待先生而始發之是天欲開我明以文明之治而平治天下也試觀廟議陵諸疏千百世之人必有不同然者乎一時之人必有不同然者乎一時然之是翼道之功在一時也千百世然之是翼道之功在千百世也如先生者眞可謂立言不朽者哉若所謂

宗旨門戶競異尙同竟何裨焉予聞之比部張君程川氏言先生終日兀坐反觀默識夫惟能默則其神常斂而理義之蘊藉亦常深卽尸居淵䕶中千百世人心之標軌立矣此立言之本聖學之樞紐也噫非斯人吾誰與歸張君以貞白聞於時篤志理學因較先生奏議而彙梓之屬不佞爲之序不佞何敢以不斐辭

萬歷歲次乙未孟夏之吉檇李丁賓頓首書

原敘

昔明道先生云言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啟口寂聲皆至德也余於疎山先生信之余曩視學江右得偕諸生講業白鹿洞中側聞先生遺範不覺刷清源蔭元景比程川張公出先生奏議授余卒業而益稔先生之深於道也先生學究宗旨要務真實直從畫前見易靜中識體道不必元要之無心有象事不必奇要之抑競獎恬言不必藻要之會文切理不矯飾以挍異不取同而委隨如崇義陵聖祀薦處士王艮表

古文孝經此皎然其大者大率先生之言道不求文而文自至不獲已有言而言亦自至今奏議具在奏議而外不可多覯豈非太音希聲哉嗟嗟有真儒然後有善治孔子爲萬世儒者之宗即不得身都帝王乃禮樂垂憲德政猶存雖至大亡道之世此學如日中天曉然邪不亂正僞不勝真則孔子之學在萬世亦孔子之治在萬世也先生學孔子爲真儒讀其奏議猶令人興起若今之僞爲儒者溺矣學其所學非孔子之學鈎元爲道弔奇爲事斧藻爲言此於世道人心吾不知何所底止也安得起先生於九原而相與闡孔緒於既墜也哉程川公不以余言爲謬爰識於末簡

萬歷乙未仲冬之朔貞一居士朱廷益謹敘

原敘

吾邑疎山先生吳公當世宗朝之中葉爲御史前後立臺所至具著風節奏議若干篇皆卓犖大者其紀在祕室而海內學士大夫亦雅言之先生以御史退處於野者久之晚乃遭逢起家不二歲歷南少司寇以殁褒然爲昭代名臣云今去先生存日益久而學士大夫推轂先生益著曾仲子中書君仁度論次遺文以傳而屬不佞艮杞序奏議焉不佞竊惟國家以執憲之重屬臺臣中外事無巨細得備言之與諫臣

疎山先生遺集　奏議原序　五

等寺當不諱之朝官以言爲職寧渠不願一自効也者顧所爲畧苛細而持大體者難也所爲誠意悟主而正學匡世者難也所爲名實相應語出而訾然如見其爲人者難也以今觀先生諸疏其於尋常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先生甫入臺首疏請專職掌已又請禁私交肅然綱紀之司大端具矣而請錄南畿試士也抗言不阿意肅皇帝怒而逮於理亡何卒從所請則誠壹者之爲也兩淮之役條畫地方亡論乃袁章古文孝經與薦處士王心齋也不佞於是重有感焉孝經者吾夫子所以著天地之性而崇人倫之行其歸統於六藝古文一篇辭理粲如也自諸儒分章刊誤以至於廢誠令一復其舊頒之學官以示廣勵其於經術豈曰小補而淮南格物之學實與越中致良知相發明固一代鉅儒也先生叙其學所自得委致如其自叙非質有其內烏能然者當是時肅皇帝中興禮樂明聖寓內更化藉令論道之臣虛懷采擇以此兩者彌贊至治豈不千載有光歟奈何枘鑿不相入也非凡所見分自報罷昔人蓋憂之矣其後

疎山先生遺集　奏議原序　六

先生復按河洛益務持重如重守令建府治諸疏無不便計長遠者而請新太昊陵寢請與闕里並隆以重斯文鼻祖則又創始之論也趙文肅亟稱之曰是疏義精辭確發前儒所未逮知言哉嘗竊論之先生自爲令以至九列也爲循吏爲名卿諸所臚列何可勝道惟是臺中大業具在諸疏而學術亦於此焉見之蓋上之遡皇王之源次之維聖經之緒次之發潛德之光凡是者要以翼吾道而詔來世其所陳說非苟而已也讀先生之文者不知其人可乎先生清虛

淵定本自天成而黙識反觀直究本體其於世味曾不入其胷中故所注厝獻納迥出風塵之表久而愈益光顯有以也善乎先生之薦淮南也娓娓言之稱爲洛中之儒而與彌獻章之流斯亦旦暮遇之矣假令百世而下尚論先生者不亦越中之儒而淮南之流乎予小子昔在稚年與中書君同學幸日侍先生今者典刑遠矣高山仰止之思何能一日忘也故於是編敬効一言以識素所鄉往者如此

萬曆二十二年孟夏之吉賜進士第朝列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前奉勅提督學校雲南按察司僉事禮科給事中邑後學聶良杞頓首拜撰

吳疎山先生遺集卷之二

臨川後學李紱校閱
從裔孫尚志 尚梅 仝編

奏議

專職掌以振風紀疏

伏惟國家建立諸印信衙門設官專掌蓋欲其事皆歸一致有責成斯固綱維庶務制馭羣工之大柄也乃若御史之設則又所以備朝廷風紀之司以飭諸衙門者顧可漫無定守而有所遷就於其間哉竊見十三道掌印御史更代不常殊非政體何者御史掌道凡有事故則於都察院給假付印於經歷司而去去而復來每更一道蓋或一月而二三其人或一事而先後其手倘皆云非有所爲則何爲紛紛然相易何其不憚煩也且緣此官無相師之規吏無專事之役舊庸者既無以表見而悠悠者因得以自容彼此舛承寖以煩紊臣實傷之臣姑不暇遠舉竊跡其事之近者則文卷散逸而莫可稽也臺評鬱塞而莫可張也吏胥偷惰廢事以干于紀者往往以其朝夕之故臨之而無如之何則掌道不專之弊已槩可徵矣

夫十三道事體相同而河南道職在考察關繫特重故本道從來推舉各道年深御史掌印蓋愼之也然而館賢之義未明久任之法莫立徒以其年而已矣則雖有賢者方宜於其職而彼將以其一日入道之先又從而易之是以計資遞遷終無底定其於課試豈相爲謀非病於好惡之不同則阻於見聞之不及甚或采譽納毀以爲臧否之具爾矣求如古者周歲之會月旦之評臣固知其有所必不能也况來歲適當考察京官之期乃天下賢否進退世道陞降倚伏

之機所在又非可以細故視者爲照衡鑑不容獨秉上下必有相司其在吏部所與冢宰相可否是非以進退人者考功司郎中也其在都察院所與都御史相可否是非以進退人者掌河南道御史也及夫去留已定科道官乃從而糾其遺焉然有論劾在位小人而無爲去位君子申救者故河南道與考功司之所注措一成不易一傾難安其關繫誠可謂重矣自非敬恐中外允愜輿望之人以久於其位何以繫服天下之是非也哉臣愚欲望皇上加意憲典申飭臺臣釐正循襲之風永示畫一之法如蒙乞勑都察院查議合無將河南道掌印御史於各道年深御史中參合衆論擇其方正明斷素有廉譽者推舉一員奏請專掌本道後雖有年資稍深而才望不相上下者毋得輒議更代其各道掌印御史先該一應御史回道俱經本院照例具奏合無今後看有某道缺御史掌印卽於疏內坐委承掌仍須先儘本道次及別道若缺多員少聽本院暫委別道兼掌者給假則暫委別道帶掌事已復還本官其差遣仍照限掌道年資

以爲酌擬差次非差遣終不許遷動如此則官有常守旣得以昭績法有常防又足以寢姦衆志不移憲度自肅與夫視官府如傳舍者相去固懸異矣臣備員御史因訪臺中故事伏見我皇上觀時定法靡不備具獨惟職掌未專懼無以稱朝廷建設之意輒以一得之愚昌塵睿覽伏惟聖明裁察幸甚

錄用人才以昭國家盛典疏

先該禮部題爲科舉事奉聖旨這進呈小錄考官旣不塡名策題又以國家祀戎大事作問所對中間語多譏訕好生無禮江汝璧歐陽衢錦衣衛差官校拏來問孫懋楊麒并何宏沈應陽着南京法司提了問同考官舒文奎等着各該巡按御史提問取中生儒都不許對制俟部裏不行參出顯是回護本當查究且饒這遭欽此續該大理寺題爲前事奉聖旨贖罪完日江汝璧還降二級歐陽衢降一級調外任欽此

臣時奉命巡督西路接見邸報不勝懽忭仰嘆聖人之心王者之度如汝璧衢者且卑之官以責其後效則凡士之思欲奮庸慰藏而拔茅以彙征者寧忍終棄之耶臣用敢據瀝愚忠上塵睿覽惟陛下垂聽焉夫大君爲天下得人大臣以人事君所可憑藉以垂燕翼之休爲千萬年不刊之典者要莫盛於三年一試士而已我國家文致太平率由茲典畿輔重地尤加愼焉故於試士之期特命詞臣以往蓋欲其明揚公選綱羅眞才以盡以人事君之忠以無負於當宁爲天下得人之念也假使私溢文衡冒貢非士奸闕漏渡物議沸騰雖寘重罪尙有餘責然亦止坐其作奸之人若所犯未有關於士子則固皆我國家造就之人才也臣嘗伏讀明旨仰見淵衷默運酌量輕重本不謂多士之罪更浮於二臣者今二臣已蒙陛下甄錄矣誠使其痛自懲創殞沒爲報陛下未必不憐而收用之是二臣之事陛下尙有日也豈況多士獨不蒙天地再造之德以附於未滅之科遂令功用未試名湮鬱而莫稱甚可惻也已臣聞人主之於天下

士也猶父母之於子也父母之於子男子生則願爲之有室女子生則願爲之有家是以假媒妁之言以成婚媾之禮未聞因媒妁之違言而遂廢大倫以懟父母者也汝璧等與南畿多士未經教育素昧平生往試就試情於何有以義揆之汝璧等是日媒妁而已雖未能奉稱簡命而多士固陛下之所子也陛下子育天下天下之士方將顒顒焉日稽首闕廷以覲耿光以對揚休命而祖宗根本重地士百其人倘阻曠命知陛下於心亦必有眷眷者矣伏惟陛下離照

之明幽暗必達風霆之怒庶物畢生則斯舉也或者裁抑狂簡奪之而後與之使之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以圖需用是又非臣愚所能測也臣待罪言責苟有所見敢不以聞如蒙軫念人才俯賜采納乞勅禮部再加擬議若臣言非妄伏乞聖慈涣頒新號特降殊恩曲宥多士之愆重闢登延之路則黎獻蒸顧仕之心而朝廷廣作人之化矣似於國體關係非細臣干冒宸嚴無任隕越俯伏俟罪之至

地方異常災變疏

臣奉命巡視兩淮鹽課該本年閏七月內巡歷按屬地方至通州等處節據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經歷司呈據通州分司關據餘東呂四餘中餘西等塲鹽課司各申稱本月初三日陡遇東北風起猛雨傾盆海潮驟漲奔湧如山即時漂屋頹垣救援莫及各塲官吏如呂四塲大使楊謚副使王勇餘東塲司吏沈相并伊家口俱各漂淌身屍無存其催竈人等有一村數十家全沒者有舉家數十口全沒者惟攀緣樹木

僅存十之二三牛馬豬畜盤鐵滷池及節年在倉原鹽蕩然一空况滷水所浸蕩草田禾悉皆爛死秋成何望即今骸骨遍野流離載道死者竟無所歸生者身無所寄號哭之聲徹于遠邇又據金沙西亭掘港石港豐利馬塘等塲各申稱前項月日海潮渰沒人畜田產不計其數并風雨潮水消折已徵在官原鹽各數不等據此若不關申轉達早加賑恤竊恐丁壯流移老穉待斃有誤國課等因又據泰州分司關據角斜拼茶丁溪小海草堰梁垛何垛富安安豐東臺

等場各申前因及據淮安分司關據伍祐新興廟灣劉莊白駒等場各申前因到司看得角斜伍祐各場災傷與餘東等場大略相同拼茶丁溪小海草堰梁垛何垜富安安豐東臺新興廟灣劉莊白駒各場災傷與金沙等場大略相同等因據此又據淮安揚州二府經歷司各呈稱鹽城海門等縣申稱前項月日海潮漂流人口衝淌民居渰沒田禾畜產衆多民不聊生等因又據鹽城守禦千戶所亦申前因各先後到臣臣竊照海潮爲患時亦有之然泛溢不及百里

災傷不過數場未有震撼奔騰千里爲浸蕩析場竈渰溺官民衆多如今日之特異者臣仰惟聖人在上敬一建中固宜海滸晏寧景風協應而乃適有此異罪在臣與地方諸臣奉職無狀所致除臣痛加脩省并行司府等官各一體修省及與運司通州官庫借處無礙官銀委官分投量行賑濟以延旦夕之命仍令掩瘗骸胔并祭告諸神外其渰沒丁口消折引鹽數目并應處事宜候行各該司府官勘覈至日另行具題

地方異常災變乞賜賑恤以全國課疏

先該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經歷司呈稱通泰三分司所屬呂四等場於嘉靖十八年閏七月初三日陡遇東北風起海潮驟漲渰沒人畜田產消折在官廪鹽等因到臣臣隨行委官查勘已將被災緣由於本月二十四日具題外續據本司呈承准使司照會行准委官判官韓守彝黎琳各查勘得通州分司所屬呂四餘東餘中餘西金沙豐利西亭掘港石港馬塘等場漂沒官[illegible]男婦共壹拾捌員名口竈丁男婦共柒

千肆百捌拾陸名口內辦鹽正丁貳千捌拾陸名遺下無徵鹽貳萬貳千叁百貳引其各場已徵在官廪鹽自嘉靖十年起至嘉靖十八年閏七月初三被災日止共計貳拾柒萬叁千伍百捌拾陸引伍拾陸斤內渰消壹拾捌萬柒千伍拾叁引捌拾斤及漂沒場司捌座便倉伍處竈房肆百壹拾柒座竈舍壹萬柒百柒拾肆間滷池叁千伍百柒拾伍面鹽具貳千伍百捌拾伍副并損失盤鐵捌拾角塊鍋鏾叁千叁百柒拾捌口及查勘得泰州分司所屬角斜拼茶丁溪

[illegible]海草堰梁梁何梁富安安豐東臺等塲漂沒竈丁男婦共叄千玖百玖拾玖名口內辦鹽正丁壹千肆百捌拾叄名遺下無徵鹽壹萬伍千伍百捌拾引其各塲已徵在官廪鹽亦自嘉靖十年起至被災日止共貳拾萬柒千貳百壹十五引壹百肆拾捌斤內滌消伍萬叄千壹百柒拾捌引壹百玖拾肆斤及漂沒塲司壹座竈房玖百捌座竈舍壹萬貳千六百玖拾間滷池伍千柒百伍拾叄面鹽車柒百貳拾柒輛水黃牛壹千貳百玖拾肆隻并損失盤鐵壹百伍拾陸

角塊鍋鐵壹千叄百捌拾伍口又查得淮安分司所屬伍祐新興劉莊廟灣白駒等伍塲并續報板浦徐瀆浦貳塲漂沒竈丁男婦共叄千玖百柒拾陸名口內辦鹽正丁壹千肆拾陸名遺下無徵鹽捌千捌百肆拾伍引其各塲已徵在官廪鹽自嘉靖十三年起至被災日止共肆拾壹萬捌百壹拾引壹百柒拾玖斤內滌消壹拾叄萬壹千柒百捌拾壹引壹百柒拾玖斤及漂沒塲司貳座便倉壹處竈房捌百柒拾座竈舍玖千玖百玖間埻池貳千叄百玖拾貳面鹽車陸百陸拾肆輛水黃牛貳千陸百貳拾玖隻馬驘驢共壹百肆拾柒匹頭并損失鐵鐅陸百陸拾叄口通計三分司所屬前項塲分共該漂沒官吏男婦壹拾捌員名口竈丁男婦壹萬伍千肆百陸拾壹名口滌消在官廪鹽叄拾柒萬貳千壹拾肆引伍拾叄斤與漂沒塲司共壹拾壹座便倉陸處竈房貳千壹百玖拾伍座竈舍叄萬叄千叄百柒拾叄間埻池壹萬壹千柒百貳拾面鹽車壹千叄百玖拾壹輛鹽具貳千伍百捌拾伍副水黃牛叄千玖百貳拾叄隻馬驘騾

共壹百肆拾柒匹頭損失盤鐵貳百叄拾陸角塊鍋鐵伍千肆百貳拾陸口各備細造冊具呈到臣看得鹽課所以濟邊竈丁所以辦課無竈丁是無鹽課也目今竈丁雖有存者但漂沒之餘生理之絕無尺椽片瓦以爲安居無握粟寸縷以營衣食無鹹池鹽竈以事職業親屬離分寄命無所非塡溝壑殆將流移兼之壯無妻室生聚何有竊恐十數年後壯者老而老者死沿海之地幾爲荒墟矣此旦夕之患方來之憂可爲寒心者也臣前者之賑查得倉庫銀穀俱少

雖權宜借處不過少延喘息而已其餘拯救之方阜
蕃之策百未及一若非大加賑恤何能有濟臣竊念
此竈丁平時輸觔苦骨日夜煎燒計所課入可當東
南財賦之半而餘鹽之利以充天府萬一之用若朝
廷有大賑惠亦每賴焉如今年淮徐之荒蒙朝廷連
輒賑濟固皆餘鹽也豈有竈丁身自遭罹昏墊阽危
若是而反不蒙一賑惠者此明主之所憐念而司計
所宜將順者也臣又查得先年竈丁消乏節有招募
僉補之例今竈丁死亡數多尤宜亟爲募補至於商

人開邊中納艱苦萬狀凡以爲利也今商人齎引到
司前項場分半無鹽可支亦宜爲處臣又查得先年
事例鹽課虧折聽商人自行買補免其給賑但免賑
之說惟可施於逃亡竈丁以寬總催之代陪而已若
前項消折鹽課昔年一出通關之時皆已給賑今欲
免之是使後之辦鹽竈丁反不得賑矣況每引商出
賑銀止於伍分而鹽價殆將數倍以是知買補免賑
之說亦惟可施於一時權以集事而已若今日蕩析
之餘消折數多買補甚難就令免賑亦不能償其費

之二三竊恐後之商人以折閱相戒開中漸微則邊
方之事誤矣此又不可不爲之慮也夫免賑之說由
前言之則病竈由後言之則病商商竈俱困非計之
得臣愚反復思之欲求所以調停之策惟餘鹽一節
尚有可處者伏望皇上俯念濟邊之重計並憐被災
之窮民乞勅戶部早爲計處於兩淮餘鹽銀內量留
五六萬兩聽委巡司有司公正廉能官員會同親詣
該場驗丁賑濟其少壯單丁極貧不能娶妻者每丁
准給銀或三兩或四兩許令運司給批責同總催於

附近州縣自相買娶此外修理竈房滷池潴築草場
堤堰與夫置買盤鐵鍋鐅鹽器之類俱各隨宜措處
蓋欲爲國家規恢數十萬之利不得不捐數萬以與
之且又非如尋常水旱之災江湖泛溢之變可以計
口推食區區延旦暮之命已也若夫死亡竈丁查照
舊例於通泰興化如皋等州縣人戶及浮寓寄居之
民見在地方失迷鄉貫而鄰里稔知其無他者如自
願投竈許於就近場分招募僉補若民人有犯私鹽
徒罪以上者俱補充竈丁諸項差課暫且寬貸其前

□□分滌消在倉引鹽并見年渰沒竈丁遺下名鹽
課令商人各照分數買補仍計每引於原定餘鹽二
百六十五斤數內量將四分之一免其納價以酬買
補之費此後不為常例其不願多帶餘鹽者照依先
年題准事例施行如此則竈丁之見在者不致流移
逃集者咸勸歸往商人雖有買補之費而受餘鹽之
益其於國課邊防終有賴矣惟是臣叨奉勅命不能
宣布德意樂疑和氣以彌災變於未形徒冒陳悲痛
仰願皇澤以塵九重之憂臣罪將何所逃哉伏望將
臣罷黜俯賜施行俾海濱之民獲更生之慶臣不勝
懇激之至

辭免賞賚疏

先該本年六月間恭遇皇妣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
天誕聖獻皇后梓宮南祔臣等會同撫按督率有司
諸臣自奉迎入境至於出境賴皇上至孝格天龍舟
安妥地方諸臣不勝慶幸乃於近日接見邸報奉待
司禮監太監鮑忠等一本為遵勅參劾誤事人員事
內開高郵州知州鄧誥等俱各誤事又謂臣等與撫
按諸臣俱各有勞等因奉聖旨你每說的是這誤事
并有勞官員禮部便甄別查參來說欽此臣等聞命
不勝竦恧竊惟慈宮南祔萬乘屢憂凡在地方大小
臣工暨于黎庶苟非大愚昧之人孰不奔走先後圖
效尺寸者若臣等與撫按各官不過藉府庫之財因
民之力分責有司以總其成焉爾矣今以臣等為勞
而冒然居之是掩人之勞以為己功矣況臣等各官
職係監司統有地方之寄所屬有司誤事罪難他諉
試即忠等及科道前後論劾觀之如知州鄧誥陸時
望知縣黃露孫燦等官何者非誤事之人高郵徐州
儀真沛縣等處何者非所屬之地今於有司之罪不

引之以爲己罪而獨於有司之功蔽之以爲已功設令居之不疑是其罪愈益重矣抑將何辭以解於有司之疑耶何者時俗鶩爲趨競專事先容彼不將謂臣等亦有所覬[illegible]而襲取之乎不然何功罪之相懸也臣等仰慙俯愧踽踽不遑竊意禮部甄別之際當[illegible]能辯之者然恐未暇悉訪萬一猥將臣等一槩題覆終致誤蒙上恩靦顏有司之上獨何心哉夫守分不踰者臣之義也施恩不測者君之仁也陛下之俯從忠等所請是謂不測之恩非臣愚所敢窺也顧臣

等自知已審又安敢隱黙不言以受虛美而階僭賞之罪哉如蒙皇上念大禮告成不以有司誤事爲臣等之罪已是望外之福臣等感恩不朽如前所陳是謂碌碌因人成事少盡職分當然者何足比數以濫甄別之典伏望天鑒賜罷施行以明臣等不自欺之心免於明目之罪感恩亦且不朽矣

薦舉泰州王艮疏

歷觀古神聖之君凡制禮作樂以開一代文明之治者莫不急登賢之舉動旌車之招蒐攬巖穴羅而致之示天下以不遐遺之意而後休烈嘉美耀天地雖深山窮谷海隅絕漠之濱猶知興奮故曰舉逸民天下歸心焉伏惟我皇上運撫中興躬致泰道天下豪傑之士彬彬獨用於斯爲盛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是之謂矣至于九二曰不遐遺言泰之時賢人衆多其有退修靜養伏在僻陋者不可以遐而

遺之也夫衆賢方彙征而尤慮其遐之遺焉茲非聖人保泰之心不自滿者歟稽諸古昔隆盛之時罔不率由斯道暨宋若司馬光呂公著輔政當國首薦河南處士者其亦有見於此矣矧惟我皇上聖性夙成道存敬一臨御之初親發德音以示天下固將期斯世斯民胥入於道者而謂四海之廣獨無伊人可與宋之邵雍程顥暨先朝吳與弼陳獻章輩後先相望以繫當宁不遐遺之思則是厚誣天下之無人而皇上立教之心亦孤矣臣實惑焉臣始嘗聞人言東海

之賓泰州安豐場有士王艮可當其選者然尚竊處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處士鶩虛聲以欺世者亦時有之故惟藏之中心久矣臣近因奉命來巡兩淮乃得博詢于士庶聞其蚤歲僅受讀論語孝經亦不甚解蓋本非業儒者比及三十時一日偶有感於事親之際忽覺此心開明於前時所讀書者或啓之者遂從此一意向學銳然以聖賢爲必可至乃始論交於天下之士證疑於孔氏之書久之而所得日以邃焉其孝友忠信孚於鄉黨宗族賢愚共嘆其隨人開導務

盡其材四方之欲問業辨惑者羣至其門其好學之志老而愈篤臣試覈其名實果亦符應然後就而訪之見其襟懷灑落儀度雍容眞機流行不事矯飾雖頤因執喪哀毀氣體稍弱而議論亹亹曲中人心精誠潛通使人有所感發蓋其學主於自得不落於言語文字之詮且少無觚翰之習長不踐聲利之場平生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功夫最直截簡易而行年六十造詣日深就其所至其殆庶幾乎若玉之琢不復爲璞若金之鍊不復爲鑛視世之拘儒曲士斷非

所可擬者斯亦洛中之儔而與弼獻章之流也斯可謂聖世逸民矣臣獲之實竊慶喜乃嘆聖人闡道以先天下天下必有應焉者殆不偶然也茲當竣事之期敢以上獻伏望皇上弘保泰之道彰不遐遺之思勅下吏部再加詢訪如果臣言非謬乞查照先朝典故將艮致之闕下惟所簡用其於治道風教必有裨補臣叨承命使與有觀風之責山林隱逸分宜薦揚抑聞之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之所知莫先於此固將舉之以爲天下兆也伏惟聖明

裁察幸甚

表章古文孝經疏

竊惟自古聖人言述作者必歸孔子言道者必歸六經六經出而天下有以言觀聖人者矣孔子蓋慮尙言之風勝而行因以微乃孝經則專明君臣父子彝倫之道以興民行而立教本故孝經緯載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固與六經相爲表裏矣孔子沒後諸子分爭尙言之風競相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而孔氏之經幾於亡腐漢興改秦之敗始復表章

乃得古文孝經於孔氏壁中其後河間又得顏芝所藏今文孝經其文與古文孝經大較相似而無閨門一條亦如尙書之有古今文竝行於世當時諸儒專門名家者無慮十數漢去聖未遠其所考信必有據矣顧其篇次分合不一在今文析之爲十八章在古文又衍出三章幷閨門一條合爲二十二章在今文各立章名在古文直次第其章而已繇是天下莫知所適從而秪滋紛紛之議以啗於廢則漢儒章句之習誠有以啓之也唐玄宗獨抱遺經於數百載之後

慨然興慕親製序文勸諸貞珉垂天下訓可謂信而好古矣當時羣臣議者不能推明古文反以閨門一條爲疑而古文遂廢今文又未能改於分章之謬如之何而不啓後世之疑也何者若據從前分章則是大雅一詩聯綴於首章之末其下每章皆先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末乃引證類結而詩書所稱殊不應經義且於庶人之孝何獨無所證乎足無怪乎後之人求其說而不得則以所引詩書爲漢儒所增者今誠去分章而讀之而以大雅明天子之孝甫刑

明諸侯之孝餘各以次而相承焉則經義脗合文法嚴整亦可見是書爲不刊之文而分章果爲謬矣臣間又考之漢藝文志所載孝經古孔氏一篇與古文尙書同出孔氏壁中益信古文可據而分章非古也爰取古文盡去分章彙爲一帙近日抱疾索處試取而誦之久之則見其大義與旨本自明備文理脈絡不容紊裁其言以性爲本以行爲稽以順天下爲極天人之事皇王之業盡在是矣眞可以配五經而五四者也或有謂中間雜用春秋傳之文疑爲後儒裂

取他書以附益者未必孔氏舊文然孔子他日繫易亦嘗用春秋傳穆姜之言宋儒臣朱熹解之曰疑古者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取焉天下卒未有疑於易者何獨至於孝經而疑之乎夫孝經與論語古昔並傳論語尚多出於諸弟子之所雜記孝經字字句句皆自孔子胷中流出且與尚書同出孔氏壁中尤足以信當時而傳後世無疑者乃隕鈌弗嗣不得列於語孟之間而爲異家之所覬覦肅非文明之世一鈌典歟況我朝稽古正學一惟孔子之道是崇是信

而皇極之建彝倫之敘莫先於孝焉則斯書也固將揭日月而中天有待也今觀之鄉閭里巷童而習之者往往而是然不過以爲句讀啓蒙之書而已蓋鮮有能深思力踐以究極其旨趣者至於學校師儒漫不知講而弘文博學之士反視之以爲淺近不亦大謬戾歟伏惟我皇上大孝通於神明德教加於四海而尤勞心經藝追隆古昔表章之機是在今日如蒙慭學微鈌俯垂采納乞勅下儒臣再加會議并將祕閣所藏古文孝經重加讐校一洗從前分章之謬以

全復孔氏之經書成恭錄進呈以俟詔可然後列之經筵頒示學官與五經四書並行肄習則孔壁遺文燦然復著而文明之化益光於天下矣語云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厥今學者弃經傳廣購雜求至汎濫於百家而無所底止航而濟之此其機矣然則簡斷無用之文修明先王之典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不尤在於今日乎惟陛下留神幸甚臣謹將集傳中所載古文孝經繕寫一冊隨本上進仰冀聖明少釐睿覽而臨決焉干冒宸嚴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

臣由進士歷陞監察御史欽賞差往南直隸督理兩淮鹽課兼理河道於嘉靖十七年十月初十日接管行事臣自愧凡庸叨承簡命晝夜焦思勉圖稱塞緣臣體本怯弱不耐勞劇嘉靖十八年七月間巡至揚州府感冒暑疾旬日不能視事因巡歷通泰分司等處地方冀少安靜調理不意閏七月初三等日風雨大作海潮暴湧臣於此時復以病軀深入其地撫輯罷民以致濕氣熏蒸鬱爲痰厥泄瀉等證兼之舊痔

舉發亡血過多悶瞀力疾視事即怔忡恍惚至於僵仆忽於十月十六日晚一時痰涎壅盛不省人事良久方蘇自受病迄今三月病日益劇職務漸廢徒虛糜廩祿而已臣竊念巡歷一年已滿差官更替在即臣進不能前退則無所昏憒憂思莫知所爲伏望皇上垂好生之德察臣危迫至情乞敕吏部照例放臣回籍就醫調理所有原奉勅諭容臣差人齎捧進繳臣得少延殘喘以圖將來補報實陛下再造之恩也臣無任惶懼仰祈天恩之至

吳疎山先生遺集卷之二

奏議

禁止私交以勵風節疏

竊惟人臣義無私交所以杜奔競之門塞貨賄之源尊人於禮義廉恥之歸而示以朝廷清明之治也臣訪得往時朝覲官員考察既畢俱赴部院合干衙門當堂參見蓋爲述職而來故以其職相見此國家之公禮人臣之通義也夫何方面以及知府乃復於大臣私第遍行候謁至於科道亦皆沿門投刺間有通

贄之舉遂爲因襲之規臣不知此何義也夫禮尚往來雖自古爲然要皆緣人情以立制使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而已故士相見之禮聖經攸載而交際之節聖王不之禁焉今者素昧平生之人非有綢繆之雅不由介紹競相趨謁逐羣成習恬不爲怪況復懷其利以相接豈盡定其交而後求此有異市道之爲耶律以人臣無私交之義臣知其不能免矣且國家之所以勵世磨鈍約束人心者頼有禮義焉爾已大臣者所以綱維乎是者也科道者所以

稽察乎是者也若皆依違附和不相防檢決禮義之大閑而踰之國家將何賴焉矧兹三載考績正黜陟幽明之期人心更化之始彼習見在內諸臣其好尚如是中下之人必不知自反於廉愧之節矣是其所關於人心風化者誠非小也臣聞與科道諸臣論議及此皆欲亟解頓除奮不宿諾而況於大臣守無振飭之意乎但恐在外諸臣狃於習俗之故視爲常態而循襲不改是使清朝之化無以示遠而綱維補察之臣有不得辭其責者如蒙乞勅吏部都察院曉諭

今次來朝官員止許公所叅見其私第相見之儀一切禁止而爲大臣及科道者尤宜愼擇所與遴遠嫌疑不得私延徧攬以貽招權納賄之譏則積弊自絕體統自嚴人心自知警畏而於覲典亦有光矣

重守令以圖治安疏

臣聞天下之治忽在民民之安危在守令自昔豪傑之士往往願試於郡邑而其不屑於赴者雖陟華躋要其心終有慊焉良由國家以民事爲急而重守令故人樂趨之耳臣頃者奉命巡按河南取據按屬官員文冊查得該省爲州者十有三爲縣者九十有四而缺知州知縣殆三十餘員臣竊伏思念河南京師右腋天下中處士之所樂於遊宦與吏部之所重於擇人者猶尚如是何況遐方外徼偏都下邑其爲曠缺不言可知臣曩在闕下聞天下州縣多缺正官緣

聽選舉人不肯赴部以故無從選補是有由然矣蓋重內輕外恒情固然自非豪傑能無趨避所貴於銓衡之任正謂其劑量天下之輕重而與時推移以救其失耳廼近年以來士風日競一登仕籍遂志崇階俯視郡邑如在遷謫甚其勞逸安危與夫遷轉淹速方之內外迥不相侔奈之何其不舍彼而就此也臣嘗謂進士一科取人三百有奇不爲不多矣誠倣國初之制或用其十八九於州縣自可以布廣於天下

而例多選以京秩謂之愛才然則爲州縣官者豈皆不才也國家以此待士士以此自待欲使豪傑之士願試於州縣者望風嚮用誠亦難矣是以舉人尤而教之方其年力富盛可以有爲之時惟進士是期不肯甘心於就選而其爲州縣者盎有日暮途窮計出無聊之人夫用人猶用兵也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今釋其銳而乘其惰且歸者從而用之未見其能濟矣是故舉人之有弗若進士者非必其才之罪也要亦用之違其時耳假使國家之待進士亦復

艱難其途徑至於衰老而後用之臣亦未知其所終矣由是言之守令之輕重人才之盛衰顧朝廷用之如何耳伏惟皇上憂先四海明照萬里詔條所及每重守令而卒無以易天下之趨者非以銓選資格有以限之乎如蒙乞勅吏部再加議擬將天下州縣正官員缺通行查出即以進士及舉人歲貢遇缺選補仍分限南北酌量地方更番除授示無偏重之意其進士務須多除外官俾試民事不必久稽觀政及放令回籍徒淹歲月無益實用至於舉人尤須嚴限敦使之及時出仕勉圖功業不許遷延逸豫曠違選期將後諸司遷轉尤當均其出入以寓調停之意所貴裁抑僥倖鼓舞奮庸則守令不患於乏人而循良之盛太平之業可坐而致矣

請褒恤原任都御史王廷相疏

據河南布政使司經歷司呈奉使司劄付該臣批據開封府儀封縣申准本縣儒學呈據廩增附生員馮承宣等呈稱本縣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今爲民王廷相於嘉靖二十三年九月初七日在家病故切惟本官自筮仕以來鞠躬盡瘁四十餘年功業文章在在可紀人品氣節歷歷可覩頃今爲民歸田遽爾云殁閭里傷悼聞者哀戚呈乞轉達奏請褒恤以賁泉壤等因具呈到縣隨據在坊等一十五鄉里老許臣等亦呈相同切照委身盡命皆臣子之分所當爲修廢舉逸乃聖朝之典所不斷況蓋棺已定公議攸存骸骨且收人心始勸今據縣士民合詞具呈擬合申請伏乞照詳施行蒙批布政司查議呈報依蒙行准本司掌印左布政使張時徹右布政使何鰲議照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今爲民王廷相文章名世追古昔以無愧節介自持更險夷而如一敭歷中外功蹟素隆總領憲臺建明益盛在朝有大臣之風度久被眷

知去位膺廷論之薦揚累見推用況其忠厚正直之德重爲閭里學校之推今茲淪沒罔不盡傷相應具實聞奏仍請量加褒錫以表忠勤庶幾泉壤有光式昭國家賞善之典而士民胥慰益廣皇上省過之仁矣等因具呈到臣簿查先據儀封縣申前事已經批行該司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雒昂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徐南金議照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今爲民王廷相一世名流薦紳屬望立言足以明道脩德有以淑人早受上知渥蒙眷注晚因詿誤偶爾投閒方其致身廊廟庇民之績甚多至於遠跡江湖戀主之誠無替屢經推用正懸君生望起之思胡不憖遺宜惻當宁求舊之念似應量加恤典庶幾少勵人心臣等職在觀風誼先崇勸凡匹夫殉節尚欲表聞矧國之故臣敢容寢默伏望皇上俯賜采納勅下該部查議上請定奪臣等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改建歸德府治疏

據河南布政使司經歷司呈奉使司劄付該臣批據
河南布按二司守巡大梁道左參政金清僉事翟鎬
會呈蒙本院批據開封府歸德州申准本州掌印知
州李應奎關據本州儒學生員王言等呈稱本州三
省交匯軍民錯處盜賊易生輯寧難致本州雖設有
分守道而駐劄無常又設有守備司而威權未振合
無改州爲府增附以縣再量撥汴東州縣鄰近者以
屬之分守道常駐劄開封可也守備司可不設立或

改駐劄宿亳亦可也道里適均民心甚便隨據里老
朱炎等呈稱相同據此議照本州舊爲歸德府附郭
睢陽縣國朝改爲歸德州因地多水患又多析於直
隷山東故改州隷開封府不得已而遥制也即今河
屢南遷勢當俗變相時度勢改府允宜伏乞轉達議
處如果改府便宜充拓守備司爲府治更改州治爲
附郭或仍州治爲府治別建立附郭一縣若展城廣
堤之舉姑俟另行議處申乞照詳蒙批守巡大梁道
議呈繳又蒙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雒昂批據該府亦申前事蒙批仰守巡大梁
道議報依蒙行據開封府申稱國初建立該州迄今
百六七十年于茲生齒日繁戶口益增開闢日廣財
賦益充地利人事大非昔比統馭宜重況以本府計
之道路往返動經五七百里三省之交雜勾攝之艱
難輸納之勞費此地之不可不改也又歸德軍衛原
隷直隷合居一城錢糧之影射官舍之豪強法度之
玩愒有非州官所能臨治者此勢之不容不改也但
查睢州原與歸德相隣合無撥該州併其所屬二縣

共歸德原屬五縣以隷之守備之設原爲路當會衝
保障一方似難改建緣由到道查得歸德州所轄五
縣曰寧陵曰鹿邑曰夏邑曰虞城曰永城地連三省
東北則爲山東之曹定金單諸縣東南則爲直隷之
徐宿潁亳諸州而州治之中歸德一衛則又直隷江
北州屬開封去府三百餘里而屬縣遠者甚至五百
餘里職等巡歷該州親見其境土寬平道路衝會提
封萬井人民繁庶真要害之區雄劇之郡即今盜賊
日生逋逃四集軍衛屯田與民相雜弱肉强食爲害

百出州官事權不重一有勘問必行該府往返之勞
動輒千里糧餼之費必須旬日小民坐受其病地方
日見其難誠有如該州之所申者職等又查得開封
一府所屬州縣衆多其在隣近號令易行惟獨該州
遠隔大河聲教懸隔民瘼未便相聞惠澤實難下究
如山西潞州改爲潞安府如雲南金齒改爲永昌府
誠爲不可已者查得該州諸司皆備今若改州爲府
則州廨卽可建爲府衙增益工費不多外止添設一
縣爲力亦易况迤道使民所勞者暫而貽安者遠既

經該府覆議前來似應采擇但事情重大伏乞再行
三司從長詳議呈請施行等因具呈照詳蒙批布政
司會同都按二司詳議呈報備蒙抄呈到司又蒙欽
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雒昻批
據大梁道亦會呈前事蒙批改州爲府事體重大仰
布政司會同都按二司并守巡該道再議呈奪依蒙
行准本司掌印左布政使張時徹右布政使何鰲會
同河南按察司署印僉事翟鎬河南都司掌印都指
揮僉事沈一元守巡大梁道左參政金清僉事翟鎬

會看得守巡大梁道議將歸德州改立爲府及添割
睢州并所屬考柘二縣爲屬一節議照厚下奠民惟
在保障之設除殘禁暴莫先政令之行今歸德之治
介在東南之區道里旣遥號令難及又當三省之交
積爲姦盜之藪而歸德一衛直隷江北軍舍强横侵
擾居民守備旣不加約束州官又不能控馭以致逋
逃四集盜賊横生衆務叢脞訟獄蝟興百姓之殘弊
日甚而公家之賦役難供若不亟爲通變之圖將來
莫救瓦解之患如蒙改州爲府則體統尊崇得以禁

治强暴而事權歸一亦可轄寧地方誠爲保障至計
况旣經勘議前來相應准擬其守備官員原以防禦
諸省用戒不虞難以輕議改革合無准照守巡該道
及該府州所議待爲具奏乞將歸德州改立爲府原
轄寧陵等五縣更割睢州并考柘二縣隸之仍將州
治改爲府治少加充拓仍增建附郭一縣其州學改
爲府學照依江西之南安府湖廣之漢陽府不必再
設縣學其改建衙門合用工料并添設官吏加增餼
廩均徭等項候奏請明文至日備行守巡該道督同

該府州掌印正官從公查估某項作何派辦某項作何設處務在區畫得宜官民稱便另行呈請施行其原設守備衙門照舊駐劄不必更改等因具呈到臣據此簿查先據開封府歸德州申前事已經批行守巡大梁道會議前來又經覆行布政司會同都按二司詳議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雒昂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徐南金議照自古聖王體理天下肇建邦邑以統馭民庶必察形勝之宜均道里之節因時廣制分地斥

封使其遠近適中四面輻輳輸將徵役不勞而至夫然後吏治脩明綜理周密民氣和協內守外附雖卒然有警而無判渙離散之憂河南一省爲府者七開封府所屬州縣廼四十有三其餘六府大者不過十三四小者纔六七而已以故開封府號稱難治蓋天下劇郡莫廣於此矣歸德州與其所屬寧陵等縣介在府之東偏軍衛錯雜民俗獷悍州官位秩卑小無能制馭府官因其僻遠亦罕巡歷形格勢禁事多掣肘其諸錢糧獄訟一切重大事情關白於府者往返

千里曠踰旬時小民踣仆道塗怨氣抑塞甚或狃其遠阻經年廢閣而無如之何蓋諸州之難治未有甚於此者且其地連三省水陸都會加之永城有保安山鹿邑有安家酒十字河等處皆盜賊巢穴逋逃淵藪往年流賊楊虎監徒土鐙輩乘間竊發地方幾至搖動州官之不競已見於此矣萬一復有意外之虞則侵軼南北震驚畿輔委形勝之地以資寇亂豈不重可慮哉是其建置關於利害之大不待智者已知其然矣今該州士民人懷自危之心欲爲圖安之計

力祈改府萬口一詞而三司分巡該道以至於該府該州庶官莫不翕然稱便況其所議制惟從舊費亦不煩臣等參之人情揆之事勢誠切安危所宜急處伏願皇上俯狥稽衆之謀深惟保邦之慮下臣等所議於該部從長查覈如蒙准將歸德州改立爲府於內增建附郭一縣并原轄寧陵鹿邑夏邑虞城永城及添割睢州考城柘城共九州縣以隸之則事權歸一統紀不煩上下得以相維自免於牽制之患而聯絡犄角襟帶汴河昔人謂爲江淮保障未必無所藉

崇聖祀以明統疏
臣奉命巡按河南至于陳州恭謁太昊伏羲氏陵寢
竊見墓廟荒壞歲久莫葺敢緣使臣楊憲之誼移文
有司因舊益新用稱國家崇報之禮臣謹按史誌伏
羲氏成紀人都宛邱即陳州是也崩葬於此墓在蔡
河之北歷世相傳諒不誣已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
下之明年車駕幸汴過陳親為文致奠已而命有司
春秋修其常祭每三年一傳制遣官祭之正統元年
守臣疏請又增建廟貌列聖相承至于我皇上御極

尊崇益至誠希代之盛典也臣因伏思念自有生民
以來聖神代出雖古文昧畧莫之能紀然繼天立極
如伏羲氏者未有或之先也其開道統之源肇文字
之祖作先天八卦而天下之能事具矣後雖有聖者
無以外於此矣孔子修 文明之業極述作之隆主張
斯道未有倫比然語精蘊咸在於易觀於十翼之贊
其推尊之意不亦可見哉臣嘗私竊論之伏羲聖之
大始也孔子聖之大成 也先孔子而聖者非伏羲無
以始後伏羲而聖者非 孔子無以成二聖人道垂天

下功覆萬世孰得而先後之耶而自漢迄今天下皆
知師法孔子至於伏羲氏之道則相忘於無言之化
竊意師道與君道並也何者天下之大分二君一位
師一位師者帝王不必與也由此言之義孔之道同
然而功烈異者秉時之位異矣然則伏羲達而為天
下君孔子窮而為天下師豈非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義哉今孔子學宮在天下而曲阜林廟其制尤隆
如陳州者伏羲故都實乃治教權與道統開基之地
況其陵墓所在神明格思寔猶孔子之闕里也我國

家專廟之建獨超前古粹乎無以議為矣但其所祭
原未定有儀注有司未由遵守禮文猶多闕畧其春
秋亦未定期有司多以丁祭之次舉行於禮未協臣
聞之禮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
委也此之謂務本先孔子而後伏羲者是猶覩東海
之汪洋而忘崑崙之源流也其殆未之可乎臣愚欲
乞皇上特加崇顯以昭殊典牲獻樂舞著于令式其
春秋之祭似宜於二仲甲乙定以一日蓋甲乙者日
之始亦取木德王之義也月令其日甲乙其帝太皡

其是之謂乎至於陵戶之設已有定式似宜量增廟戶二三名以廣掃除之役而其圮闕者聽有司時加修葺焉庶幾不至仍前之荒壞也凡此比於孔子林廟之制殆可以義起者臣觀風河洛吊古興思一念追遡之誠偶有所見用敢上塵睿覽伏惟皇上道冠天地祀秩百王顧於首出聖人未加隆異知必有契於淵衷矣如蒙乞勅禮部詳加查議上請聖斷裁定祀事俾羲孔二廟卓然竝茂於陳魯之間則重本追始天地之情以昭治偉教隆君師之道益光矣

議處祿俸錢糧疏

據河南布政司經歷司呈奉使司劄付照得河南一省周趙汝鄭伊唐崇徽八府初封本色祿米止六萬四千五百石迄今一百七十餘年宗支蕃衍周府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并郡縣主君儀賓及養贍口糧妃夫宮眷人等共三千四百六十二位員歲支祿米六十三萬一千一百五十九石六斗趙汝鄭伊唐崇徽七府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并郡縣主君儀賓及養贍口糧妃夫宮眷人等共六百四十四位員歲支祿米

一十八萬三千九百石宣武等二十三衛所儀衛司群牧所官軍旗校都布按三司開封等七府并汝州祥符等一百八州縣及各長史司官吏師生孤老人等俸月等糧六十七萬四千八百六十七石與祿米總計每年歲用一百四十八萬九千一百一十六石六斗零及查見年勘合坐派夏秋存留麥米八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一石九斗零內又起派甲丁二庫生鋼等料去米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七石一斗止有存留麥米八十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一石九斗零內除拋荒

補餘等項麥米三十四萬六千一百一十三石原係
輕折併熟坦麥米實有四十七萬四千九百九十八
石九斗并棗子易米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一石四斗
東田子粒二十七萬九千二百七十三石二斗通共
一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五十六石五斗零八府親
王郡王將軍中尉郡縣主君儀賓祿米并文武官吏
師生旗軍孤老人等祿俸等糧俱在其內以致歲入
不敷歲用縱使每年無災全徵比前歲用少糧三十
六萬二千九百六十石一斗嘉靖十五年以前積欠

祿俸等糧數多無從計處呈蒙前巡撫河南右僉都
御史備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王鎬會本議將起運
派剩各馬房倉麥米豆存留本司補給祿米不許別
項支用以後年分俱作存留之數奏行戶部題奉聖
旨是欽此欽遵自本年起存留派剩麥米豆銀并屢
除戶部原開陳愚見以裨邊務事例等銀稱放前欠
祿米等糧僅數十分之五仍欠一百二十一萬六千
三百二十石有零嘉靖十六年至十九年又因災免
郡王以下祿俸麥米一百七十四萬七千九百九十七石

九斗并各年歲派不敷歲用又少糧九十六萬六千
六百六十七石一斗共欠祿俸等糧二百七十一萬
三千七百六十五石零內除各年派剩麥米與開納
事例銀兩補放外仍欠一百七十九萬一千二百四
十石并十五年以前通共欠祿俸等糧三百萬七千
五百六十石本司無計處補於嘉靖二十年十一月
內呈蒙前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魏有本巡按河南
監察御史趙繼本會本議開各項事例上納入監生
員止許五百名其餘吏農等項俱以文書到日為始

限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終停止許本省布政司所
屬人員上納專備祿米支用奏行戶部題奉聖旨依
擬欽此欽遵備行本司遵依召納外及查本年夏秋
存留計少歲用粮三十二萬五百六十石幸蒙戶部
劄合坐撥夏稅派剩小麥折銀五千七百九十一兩
五錢秋糧派剩米折銀五萬六千四百六兩三分六
釐照前題准事理存留本司可補祿糧一十七萬七
千七百七石零仍少本年歲用糧一十四萬二千八
百五十三石嘉靖二十一年又災免夏秋存留麥米

并歲派共少糧五十四萬四千三百八十四石五斗本年奉戶部勘合坐撥夏稅派剩麥二千四百五十石該銀一千五百九十二兩五錢存留本司可補祿米四千五百六十四石其秋糧該照上年撥派剩米九萬四千一十石六升該銀五萬六千四百六兩三分六釐不系存留盡數改撥保定良鄉等倉米豆九萬四千一十石六升各價不等該銀六萬七千九百一十二兩八錢二分起解各倉上納以致本年歲用少糧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二十石五斗零本司無從

計處乞要將前存派剩米銀改派起運保定等倉米銀數目照舊取回本省補放欠缺祿米支用具呈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魏有本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勉學詳批據議明切除會題訖仰候欽依至日施行遵候未奉明示通前節年災例減免并歲派不敷少糧三百六十九萬二百三十三石五斗若照放支祿米事例每石三錢五分軍校月糧每石二錢五分該銀九十七萬九千四百一十餘兩除前開事例召納監生吏農人等共銀一十萬四百一十兩并總部京

邊錢糧委官發回扣留餘銀等項折補外仍少祿俸等粮銀八十萬八千二百九十二兩五分及查嘉靖十七年春季起至嘉靖二十一年冬季止趙鄭等六府宗室該祿米銀二十四萬一千九百三十五兩零俱在各府并鈞州放支周府宗室該祿米銀九十七萬三千八百一十八兩七錢五分在本司庫放支彼時庫查止有原收節年徵解應支祿米銀五十七萬八千八百七十二兩七分欠少前項災例免過銀三十九萬四千九百四十六兩六錢八分逼索無奈具

呈撫按衙門權宜借支兌軍柴薪生銅胖襖陝西布價等銀補放訖其前借未還與奉例減免共少銀八十萬八千二百九十二兩五分俱行本司巨盈庫查補去後續據該庫開稱續收有應支祿米事例銀一十萬九千三百九兩五錢除補還解納外仍欠嘉靖十九年兌軍該解太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六兩與兵工二部并陝西通州布價及柴薪等項銀二十萬五千二十兩一錢八分與奏留嘉靖十九年兌軍聽留軍需支用銀四萬八千七百一兩并前項災例

減免少祿米等糧准折銀四十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兩三錢七分嘉靖二十三年春夏二季又該放周府宗室祿米銀一十萬四千七百九十九兩五分庫收止有應支祿米銀五萬五千六百七十二兩五錢七分九釐幸遇正改兌軍小灘鎮買米扣出餘銀四萬九千一百二十六兩四錢七分一釐方得補給放支訖其趙鄭等七府宗室亦又該各季祿米銀九萬六千餘兩本省自嘉靖十一年春季起至嘉靖二十三年夏季止計五年零六個月除官吏軍校孤老人等

俸月等糧并周趙等八府親王祿米外放過郡王將軍中尉郡縣主君儀賓祿米折銀通計共該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七十九兩九錢九分內趙鄭等府祿米銀三十三萬七千九百三十五兩雖在各府并鈞州放支其不敷者亦在本司補給周府宗室該銀一百二十八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兩九錢九分除應支祿米銀續收補還借支兌軍銀兩外仍有未還兌軍等銀三十三萬七千三百二十一兩一錢四分并災例減免少祿米等銀四十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兩

三錢七分與嘉靖二十二年災免并歲派不敷共少糧三十二萬一百六十七石九斗嘉靖二十三年歲派少糧一十七萬八千三百三十七石三斗俱無從計處雖有見開事例召納未上監生二百餘名并吏農人等俱因本省地方連歲災傷民窮財盡加以備虜糴買粮料草束修築各處城鎮選取勇夫人心追還納者甚少其例限本年十二月終停止及查周趙等八府前項宗室位員又該歲用折色祿米九十五萬三千九百一十石五斗五升折鈔一千四百三十

萬八千六百五十貫都布按三司并合屬官吏人等歲用折色粮九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三石六斗該折鈔一千五百一十四萬七千六百八十四貫二項共歲用鈔二千九百四十五萬六千三百三十四貫司府庫止收官吏鄉民戶口并課程等項共鈔五百一十二萬五千六百七十七貫比前歲用每年少鈔二千四百三十三萬六百五十七貫有零念惟宗室日漸蕃盛歲用日漸加多比之初封多粮一十二倍見今拖欠災免歲用不敷借支等項不可勝計蓋各

省宗室之盛未有如河南而祿俸欠缺之多亦未有
如河南者節該本司具呈撫按衙門奏請補給仍欠
前數節令王府宗室儀賓在各省者日逐赴司逼討
在外者不次差官守取官軍旗校人等亦然況今秋
冬二季期又迫近又該周府宗室祿米銀一十萬餘
兩本司庫見在銀不過六萬餘兩俱係應解大同延
綏等處緊要錢糧難以借支本司日受凌逼有非口
給所禦文移所能推據束手無策既難以應酬計窮
望絕又無所廻避前借未還銀兩見奉戶部催取當
戶通州紙價贓罰并兌軍該解太倉銀兩兵部催取
缺官柴薪工部催取生銅班匠銀價等銀延綏取討
陝西布價又該運軍需驛傳等銀不下數萬若不及
今早爲陳情奏討將來年復一年愈不可支持奏乞
將後開比例請討太倉臨清折糧銀兩并量減糧料
價值與折鹽課復派剩便收屯糧展開原奏例限等
項轉爲會奏定奪等因到臣行間又據布政司經歷
司呈爲門禁事抄蒙巡撫都御史雒昂案驗准都察
院咨前事准禮部咨該本部題合候命下本部移咨

都察院轉行各省巡撫官員備查各王府祿糧果係
拖欠日久即行所司設法查處補給若有干礙額派
錢糧事體重大撫按官員詳查議處停當會本奏請
定奪庶免宗室動稱窘迫赴京奏擾再照各宗室越
關來京雖奉有節年嚴旨禁例多玩視不行遵守私
自來京絡繹不絕至今次俊樾等六人一同到京尤
爲前此所無誠恐各府轉相效尤漸難禁遏合無容
令本部查照先今嚴旨禁例通行天下有王府地方
官司轉行該府長史教授具啓親王并管理府事郡
王將單知會即便省諭各宗室今後務要遵守節年
題准禁例各安城府保守封祿如果有拖欠祿糧等
項各具啓親王轉奏或令人具告各該撫按官處奏
請處分若再不遵恣肆來京奏擾除將所奏事情照
例立案仍遵照前旨題參不拘事情輕重俱送發高
牆以信國法及將該府輔導等官從重參究治罪等
因題奉聖旨各王府祿糧通行各省巡撫官即便設
法查處補給宗室冒干法禁來京奏擾的照節年例
行其餘依擬欽此欽遵備行本司查照遵依及行周

趙等八府長史司啟王恭諭外條由備呈到臣臣會同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雒昂議照河南一省地有定額而宗室日以蕃衍賦有常供而歲用日以倍增且又災傷頻仍恩詔蠲減借欠兌軍等銀三十餘萬年復一年積欠愈多即今各屬倉庫空竭戶口消乏兼以軍儲河夫等項供億浩繁百孔千瘡計無所出今該司所呈乞要比例請討太倉臨清折糧銀兩并量減糧料價值與復派剩折鹽課便收屯糧展開原奏例限多方設處以補原借

兌軍等銀及各年拖欠宗室祿糧支用無非丐貸消災用救焚如之急誠非得已若不早為議處而坐須其斃將何以善其後也况今舊欠未償新欠懸待王府宗室或親自逼討或差人催取殆無虛日官軍旗校人等又往往告乏而戶部各邊所借皆係軍國重務何能以空文應之事勢至此司計者蓋亦難為處矣臣等責任地方謹陳其事伏望聖明憫念地方災傷公私匱乏額外之供無從處補勅戶部再加從長計議早賜施行庶幾廣祿以馭富而親親之道益隆

灌輸以佐賦而元元之惠斯溥矣宗室幸甚地方幸甚

計開

一比例請討太倉臨清折糧銀兩以補借欠兌軍等銀

一請量減糧料價值

一請折鹽課以補欠缺本折祿俸

一請復派剩少補祿米

一便收屯糧以足官軍月俸

序記

表章古文孝經序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言孝也其言天地之性人倫之行上下內外罔不備矣而統於孝焉故曰孝經其曰古文曰今文猶尚書之有古今文也其分章則漢儒爲之非經本然也惟少時嘗誦今文比得朱子刊誤讀之始識所謂古文者刊誤以舊本七章之前合爲一章謂之經後爲十四章謂之傳諸儒疑處更爲删

定然攷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也析以爲傳是二之也廼僭不自量依所校古文去分章以復古之舊而諸儒所疑嘗竊求之孝經首言孝者五而證以詩書者五自分章乖次而義始晦蓋漢儒誤也未必詩書可删也一篇之義間見互出實錯綜成文之自然也未必簡之錯也且篇中之合古語易傳不廢移美之類也易傳不可疑孝經安得而疑之矧孝經出孔子壁中與尚書傳論語無以異也又何謂不可信也推此以論孝經信孔氏之全書矣學者觀於其文而可以自得之矣夫性生而然者也孩提之知愛其親孰使之然也性也而行可見矣行非性之外也性一而行百而非有所異也是故不本於性而徒曰行者由之而不知也舍其行而語性其於道也遠矣是故唯君子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其孝而天下之道一矣天地可與參矣噫非自得之者其孰能之

送謝鶴山別駕釋篆金谿序

位在外者也才在我者也位不可必而才可必故君子之有爲於天下者隨其位之所値而無弗如志焉惟曰善充其才而已昔者孟公綽爲大夫於魯孔子評之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滕薛之大夫且不可況魯乎則是才不勝其位也然優於趙魏老不可謂非其才也惜不能充之耳是故孔子傳之云今天下郡有守邑有宰而郡佐者介乎其間其位尊地重謂之趙魏老非歟予昔嘗見郡佐

之若邑者曰是非吾職也吾姑以傳郵視之而已問洪險夥莫肯爲民紓一籌以故功名恒損於溢郡時而與其士民亦既有判矣謳者遂以孟公綽爲口實吁有是哉若吾撫別駕鶴山謝侯其殆庶幾乎侯以通敏之才佩服厥祖方石先生之訓志之所就要未可以限量者其始自刑幕而來也盡寅恭之道以聽於府庭不侵取不墮職不貽能矜勞而事無不理是故郡之士民亹亹有令譽也無何而吾谿令去位當道僑侯來莅之侯至即詢民疾苦與之更始民之役于取者其費視昔減半焉已延訪德問俗加急于學校以至剔姦袪蠹興利於民者靡不次第舉矣膏澤浸潤漸被乎境內是故谿之士民亹亹有令譽也侯問嘗以督部欲委而旋者老走白于當道留之踰年而新尹來義不可復留矣邑諸士大夫暨諸師諸生聚族而謀所以贈之而孔友東魯龔友商偕來覓其事予適作而言曰是可與易位而有爲者歟是所謂善充其才者歟夫君子不患其位之不當而患其才之不充不患其才之不充而患其志之不在故曰位

在外者也才在我者也鶴山誠日克其才以俟其位于方來紹祖烈而樹功揚名宜弗違其志矣豈直翺翔郡邑澤遺一方云耳哉傳曰鳴鶴升自深澤偕天不徒言得志也

贈蘇學博愛泉之任樂昌序

先是巡按御史少溪謝公行部至金谿閱教諭愛泉蘇君之文亟許之以故廣西之聘考官遂以君往焉比其返也復嘉獎之惟時僚友諸生相率大鼓于堂登者于翅稱觴載歌以奉揚斯禮也則又屬庠友孔子東曾龔子南將幣來疎山求予文賀予曰久矣予之惡夫多言也夫旣或獎之矣矧是監司其足信矣予雖欲言之惡得而言之二友不得所請則强委幣焉以歸無何而蘇君拜樂昌之命過予而問政焉曰瀾也簉任典教于茲士幸不獲罪于二三子也以信于當道以有今日然未知所以爲治也敢問何如斯可以爲治矣夫教諭人之師也令人之師帥也子誠知所以爲師矣則知所以爲師帥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赤子之保誠心之求此吾人親民一體之學所無惡於人者子之不獲罪於二三子者其殆進於是矣若是雖移之天下可乎何有於令也故君子成教于國而帥天下之道在是矣予誠持而志無變而道淬勵而往以毋獲罪於樂昌

之士民也俾士民稱之曰眞師帥乎則其所進又有大焉者今日之褒嘉之注擬其足多乎哉否則非予所敢知矣蘇君蹶然起曰吾迺今知教之可以通於治也請蚤夜奉以周旋旣而二友偕予兄天相輩復來申前之請曰且以贈吾師之行也予於是雖欲不言惡得而不言哉遂書之以爲君行贈

贈陳六山西圻得雋序

余奔走仕途十年矣從海內之士學焉而未之有得也乃者謝病歸山則思與明師良友下上議論更相證鄉往尋象山之遺緒仰先哲而步趨以竟吾金谿所爲學者時則陳子六山聞而喜亟謀合併焉於是運甓爲信次之會同志之士彬彬然嚮風不其盛歟未幾陳子赴試省闈別余疎山余私心實懼爲有司奪而去諸居無何則聞其褎然雋矣又不覺大喜夫懼者何也懼吾黨之士離羣暌孤道之不明是吾憂

也夫喜者何也喜吾黨之士拔茅彙征道之將行君子樂之也或曰道之不行也何居曰道之不行也不明者爲之也然則道之不明也何居曰道之不明也不行者爲之也夫陳子而弗克行道則已陳子而惟道之行焉則道固可明矣而余之憂其可以釋然耶始余未仕時與陳子共學久矣別十年而陳子志益勵業益精學益就于醇其施于服家政裕如也間與之論天下事印首信眉念不得一陳諸力爲根屬谿中鮝貢翔貴遞來商於余議發私積緩爲賑糴計雖事未成而識者固韙之其素所樹善可徵如此矣茲其計偕而上遂揚于王庭也即賓諸陳力之列有不矢乃心委乃身宏敷石畫以康乂我黎庶以匡輔我國家而惟道之行者乎審是則金谿之學可幾而明矣雖然豈易言哉明者自明孰主張是行者自行孰綱維是日月其麗于天乎江河其流于地乎生生化化其機自我金谿之學亦若是而已從之學者不求之則貿貿焉執所求而失之遠而此余所爲奔走十年而未之有得也然則陳子今之仕也於學焉亦惡

可以已矣邑者陳金聲氏於六山爲從兄偕其弟庠生世宰致宗人之貺請余言往賀焉因以告之

劉龍峯居士詩集序

辭達情者也情交乎物動乎中而變生焉於是乎形之於辭自尚辭之風勝而達情之旨不明翅有强攻苦作句鍛月鍊以奇相誇以博相眩以剽竊記誦相襲驅駕以偷一時之譽若此者情日蕩而大樸散矣辭雖工奚取諸悌自蚤歲受學於龍峯先生嘗是之時先生方務進取銳情場屋之文比四舉不第則罷去之已乃縱浪山水之間追尋吟弄之趣遇有所得輒形之詩歌蓋十餘年而作者無慮百數篇庚子春

悌歸自維揚先生復館于家塾一日出吟稿一篇見示且命序之竊惟先生襟宇閒適超然名勢之外今茲視弃場屋之文如敝屣然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此先生之志也以意逆志而得先生之所爲作者在於達情而止若夫興味之雅澹格調之平錯不求工而自成一家之言則具見乎辭矣覽者當自得之

贈劉節婦周孺人序

邑北著姓曰劉氏有母周孺人人稱之曰節婦今壽八十矣庠士傅子遜志黃子惟德輩孺人孫友也謀舉觴於其堂請余言爲慶且曰表貞勵俗大夫之責余何以辭余聞孺人幼慧而貞能讀列女傳論語諸書暨歸于劉執婦禮謹其孀也甫三十有二孤二若璉者才五歲珪者又適晬耳諸姊姒以多故難之或微諷以覘其意輒隨以泣知其不可奪遂寢自是謝膏沐投胎膩縞素以居涉憂茹苦五十餘年外內無

間言至于今家政益修嚴子姓益繁碩二孤卓然立矣諸孫天泰天相天倫並業舉子聲邑庠而孺人以不貲之身巋然其上親見其盛而未艾固將躋於期頤之算諸孫顯擢之榮朝廷旌揚之典可延佇俟矣豈特今日之慶已乎世之稱節者不必其壽苟壽矣不必其有後也蓋正氣在天地間不待壽而永不假嗣而傳忠臣貞女所以彌綸天常扶翊人紀其以宇宙萬物爲徒侶浩然而獨存者歟若孺人既壽而有後矣豈天獨厚之若是耶余聞天之報施善人每不

爽不必于其身而必于其子孫天於孺人或者有意於泯泯之俗故使之壽使之有後以示勸歟此恒情所以歆豔而樂稱之也此余所以慶也慶之所以勵俗也

潢塘周氏族譜序

夫譜者所以奠世系辨昭穆敦天序而啓人文者也然莫爲之先孰與之作莫爲之後孰與之傳故愈遠而愈分愈疎而愈不相及以至牽合附會而紊彝亂宗者有矣嗚呼譜可以易言哉同年棻泉周君宗夏修其家譜成既自爲之叙矣復授予叙之嘗念諸人曰譜不自成譜必自成二說交疑之昔司馬子長自叙其祖先適晉後復奔魏考之春秋隋奔秦自秦入魏而還晉無晉奔魏之事楊子雲自叙其祖食釆晉

陽爲陽侯而張衡言晉大夫釆食於陽爲陽食我俄有辠而楊氏滅無所謂陽侯者若此則譜可以自成乎歐陽文忠不繫烏程之封惟以五世以上所可據而知者爲始祖而其譜遂世爲天下重蘇老泉非惟不啇蘇邑之裔雖近唐之貫籍亦不顯附以爲宗而蘇譜固與歐陽並稱焉若此則譜不可以自成乎予觀棻泉叙譜自一世祖諱僩者以下凡若干葉自郡城徙居潢溪里散分凡若干處皆緣故圖遺乘而彙之習見共聞者以祖之不妄援以爲重無寶而借之

訓焉其於世系昭穆諒其先於晉魏之訛矣雖與歐蘇相後先可也若芟泉者所謂作者非歟芟泉雍穆之意素乎宗黨而訓其家庭者秩如也所以貽謀於後者寧有既耶後之人其將守分以相維敦情以和洽休戚相關不以遠近疏戚爲秦越而又皆爭自濯磨繩繩於詩書禮義之澤則何天敘之不敦乎河人文之不啓乎固無俟於妄援爲重而自可以紹休不疑矣是譜也不將有餘耀哉此固芟泉所望于後之人也故代爲申之

金谿縣名宦鄉賢祠記

名宦鄉賢之有祠何也凡仕于其土而遺澤在民者殁而不忘則祀之鄉先生之有德行道藝爲民所瞻仰者殁而不忘則祀之並世世不絶蓋緣生人之恩義施于死者思其功德而報之也金谿宋以前隸臨川至淳化中始分建爲縣故此二祠惟淳化以來得祀之云嘉靖辛丑攝縣事府通判天台謝君適然修祀事于祠下視神之主次闕亂無紀恐磨滅而不可考也乃命教諭蘇潤訓導沈露周宸偕諸生按諸往籍得名宦若干人鄉賢若干人各譜其世次將砻諸石

以垂永久而屬諸生孔東魯周挺徵記于疎山子吳悌且曰非子之言民罔知所勸悌邑人也何敢讓焉惟國家之祠名宦鄉賢其義在報德報功而何言乎其勸民也夫茲邑之建將數百年二祠祀者各僅踰十數人豈彼不與者盡皆愚不肖哉夫愚不肖之人不足與於功德之祀君子已無責爾矣獨其間有負聰明粹穎之資思自異於鄉黨而以豪傑自命與夫筮仕于茲土而吏治蒸蒸庶幾循良若可企者其初

志將不朽是圖而乃執之弗堅爲之弗力一行或渝而萬事隳墮終竟與愚不肖者同歸於朽而功德之祀曾不得分半席而茲亭焉是不亦可慨耶君子於此宜亦知所愼矣然君子戰戰兢兢樹德樹功以自立于天地之間豈固蘄其身後之有遺思而祀之世世不絕哉毋亦報德報功之在人心自不容已耳夫報生於人心而予奪之公千載猶一日焉豈其有他故也後之人觀於興廢之際察其進退之機而得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心寧不惕然而有儆於其中乎書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是之謂矣二生歸以是言也復於謝君謝君曰豈惟民哉吾有司蓋亦知所勸矣於是次其言刻諸石而并祀其名氏以俟來者云

撫州社倉記

嘉靖辛酉都御史滁上柏泉胡公松以討賊駐撫州既攘除兇醜廓清綏定而又孜孜討補元氣問民疾苦求惠政者日見之行閱前中丞吉陽何公遷浮峯張公元冲遺牘得府學吳生員朝楨請建社倉即欣然報可檄郡守劉侯炌董成其事劉侯奉檄劼力贊畫乃會計連珠寺廢田租穀銀并朝楨捐廪銀若干爲匠營費而規度香楠山空址爲社倉基中增建公廨并構新倉十間仍以廢租爲貸本即撫院新設黨正副愼選四人典斂散之事每歲給貸以春夏之交收還以刈穫之畢其蠲取欵目大率準晦菴象山訂編故事平歲取息什二饑歲蠲息有差而量取耗穀若干期以不虧穀本歛散公費支息穀倉役工食取息穀上元四仲日黨正副集鄉都長聽宣聖諭申勸鄉約庶幾古社之規癸亥三月經始月餘遂告成事於是劉侯書來道公意屬悌記之悌考諸載籍社倉自晦菴行於崇安亦既有成效矣雖行天下宜無難而詔書所被應者無幾至其後不復掛牆壁是果未

易行耶凡世之所爲疑于社倉不可行者非謂其法
難善而行之難其人與非謂始其事既難而保其終
一變尤難與初是倉之建也劉侯條事宜請公公報
之不難建倉而難得人不難施行而難持久又曰在
[illegible]守令加之意其欲與上下協心使惠民之政始一
終而屆四遠於以上聞其又有所待也豈徒屑屑於
發租之斂舍便宜就事已哉倉訖成而胡公入爲少
司馬以去劉侯代有終也其成法於是乎在役於是
者誠皆矢心相勵亹亹趨事以毋失上之人所以惠

民至意而日遵蹈畫一之規則所謂難者庶乎免矣
雖然豈爲一時計已哉時之相役也無窮而人若未
可必也法者又胥人而變者也非其人則法滋敝也
故夫圖終之難於社倉奚疑之記之使後之人覽焉
其亦知公慮遠之意也

吳疎山先生遺集卷之四

誌銘

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栢山洪公誌銘

嘉靖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
洪公卒于家卒十五年葬于邑南本宅後龍山時嘉
靖辛丑十月初九日也前事之月其孤舉次公之行
治卒塟之始終爲狀泣而請於余曰先君不幸早卒
不肖孤幼罔知春秋遠葬之義以遷延至于今日適
見塟事不孝之辠倘可言乎乞哀而銘焉先君其不
藏哉矣余弱冠嘗得侍公辱知愛及仕而諗公官閱

爲譜也銘奚可辭按狀公諱鈍字邦正號栢山世居
金谿之玉谿里其先鄱陽人也宋紹興中諱朝請者
徙居金谿之灌源既數世復遷于玉谿居焉公幼穎
異讀書四五過輒記年十二三館厲志忘寢食問學
日篤進所師周易文一日語公曰若可更從名師吾
不能爲若師矣遂自引去公乃從安仁鄉進士黃楨
卒業焉宏治戊午公以儒士領鄉薦壬戌登進士第
知浙江嘉興縣民謡曰洪青天刮要錢燭姦不可言

[illegible]公劉謂丞姜謂典史也嘉俗死者輒屍弃水中
名火葬蓋中下戶率以爲常公至即下令禁之復買
地置義塚以待貧不能葬者俗遂變嘉有節婦王桂
芳年十六夫死誓以死殉遂投水其母覺而救之且
誣以他適婦卒縊死公奏于朝旌之其他於民之利
害無所不興廢其憫恤惸獨撫綏善柔貞若慈母之
於赤子至豪俠貴勢號武斷者不少假借然其自新
亦弗之問也當道論薦浙令必以公爲首至今言治
嘉興者以公爲不可及也丁卯以治縣優徵入試雲

南道監察御史明年實授又明年遭母施孺人喪去
位除喪復病卧二歲餘甲戌乃起復補前職是年用
冢宰楊公一清薦提督北直隸學校所至惓惓諭諸
生學必求其大者無汲汲以科第進取爲心考校公
嚴前後鮮儷蓋畿內貴右輻輳睢盱偵伺挾恣撓政
乃其素以前後任是者闒距牢密周防曲避或不能
免公於來者無弗延納惟執法遜謝斷斷不可動終
其任未嘗有所狥人亦不得以炎涼厚薄訾之丁丑
武廟幸南海子至通州公與御史吳闇等具疏諫留

之未能得駕出居庸關駐宣府數月九卿科道會議
衆皆依違公獨奮言曰君猶父也臣猶子也父無故
久出不歸子忍坐視安枕乎公等身爲大臣義同休
戚若不急往面請回鑾天下後世其謂何昔王孫賈
事齊湣王王出不知其所其母責之賈母一婦人耳
猶知君臣之義可以吾人而不如之乎衆皆聳然始
定議於是九卿佐貳各一員往面請至居庸關時上
命太監谷大用宿把南門不啓大用差人轉奏得旨
傳諭且回京皆公抗議之力也是時公在道最年深

輿論謂當有京堂之擢坐是爲當柄大臣所忌戊寅
陞河南提學副使抵任甫三月忽得家報石泉翁遘
瘋疾即移文白于撫按其略曰昨知老父廢疾不覺
南望長號憂思怔忡職務盡廢矧濫竽學校風化攸
繫躬爲不孝何以率先諸士迫切之情乞爲轉達容
令照例終養維時撫按檄藩臬諸司慰留之文移至
于再三且遣醫來迎石泉翁以往而公恐旦夕不及
侍遂解印綬爲行計矣撫按具以事聞竟得終養公
抵家翁謂曰我行年七十還造化有命若宜盡職報

區何以我爲念乎公應以報父之日淺而報國猶有
待翁喜病自是少差及翁卒哀毀不勝公有姊適徐
森孀居公迎姊歸養復爲立後以永其祀嘗出北門
見露骨買棺葬之其處親舊謙抑加於未第時在鄉
閭出入未嘗擁蓋從止一僕以其故衆益喜東鄉寇
起四出剽掠及至公里輒相戒曰洪副使孝義忠厚
家也愼勿犯徑馳而去噫盜賊小人猶知憚慕他可
知矣辛巳今上登極給事中華公淳御史熊公相交
章薦公學行優長宜入翰林備顧問明年爲嘉靖壬

午服闋都御史陳公洪謨御史秦公越又薦之丙戌
起公爲提學副使憑至未幾卒距所生成化辛卯九
月初六日享年五十有六卒之日囊無餘貲蓋其歷
官所至皆以清節著云曾祖諱世文祖諱惠俱不仕
父諱濤石泉其號也以公貴封文林郎嘉興知縣母
周氏繼母池氏俱封孺人弟猷年將冠而夭娶賈氏
封孺人先公一年卒子某孫某所著有栢山集藏于
家銘曰
猗歟洪公材志靡亢隨時紆卷何用不臧令于赤縣
治績循良史于柱下風采振揚乃秉文衡惟公惟明
諤諤廷議正色寔乇乃副外臺白雲伊望感泣從親
爲道之綱乃終林下謙尊而光其施未究其澤彌長
嗚呼公之後人無忘斯慶

浙江道監察御史見吾陳公墓誌銘

嘉靖己亥浙江道監察御史見吾陳公以言事罷歸友人吳悌適按兩淮約會境上而別後十五歲爲嘉靖癸丑正月十二日丑時公卒于家越四年丙辰其孤欲潤自晉江來持公之年友林君巽峯華之狀泣曰先君病且革命諸孤曰我死必得疎山銘不得弗葬悌聞之愴然不覺泣下惟揚州之別遂成永訣已矣顧屬纊之託余忍負公邪公諱讓字原禮見吾號也世居晉江之泝江里中嘉靖辛卯福建省試第一

人登壬辰進士授紹興府推官遷監察御史曾大父瀵大父凱皆不仕父普賜以公貴贈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先娶莊氏生四子莊病弗任內政娶郭氏而生公俱贈孺人公年十一而孤家貧爲蒙師以自給年且十九始奮然曰豈能以餬口計累終身事邪去從伯兄紫峯遊於是知宇宙爲分內事矣遂迺究觀聖賢上下古今或徧履名山或蕭然一室隨處體認輙皆有得焉在郡庠二十年從學者日益衆嘗語學者曰聖人之道具在六經六經卽吾之心也博而

知要則千言萬語不爲多亦不待千言萬語而後爲多也反而說約則取足於心不爲少心理從來未嘗少也其所見如此推官紹興皆言其俗嚚訟非得鉤距術不可公惟以誠而聽初百姓謂推官迂及觀所斷決迺大稱服至謂之陳青天陳青天云又嘗視篆餘姚饑民以活築堤東昌水患以除迺表石予重之祠又于紫山之下築館延士與相講學益遠近聞風至焉三年召爲御史有巨俠劉東山者嘗挾奏姻戚及提牢郎中羅虞臣杖死生若死者三十六人自是

橫行京輔吏不敢問公巡東城卽寘之法東山迺誣奏下公詔獄公獄中上書自辯天子原之東山竟伏辜伺校而斃公在叢棘五閱月受笞杖凡百六十益慷慨賦詩若置死生於度外者嘗觀公於宴會間見優人之爲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伉離艱難之狀便掩泣不自勝竊恠其仁柔不持而臨禍福死生之際又何壯也公遇事敢言無所回忌試御史甫月輒上疏及在獄中出又連輒上疏然皆報罷疏首論君德次請建韜略府衆皆韙之其後所陳十事語侵當國當

國喙之會章聖皇太后升遐山陵已有定議公從上
疏仵旨遂落職爲民其爲御史裁二年耳歸家築居
豸坂之上構亭圃中竟日危坐時對紫山詠歌唐虞
恁然盛世之民也每遇聖壽元旦必設席北面稽首
曰得以生還者吾君之賜也吾敢忘乎或勸之著書
不若勸之遺書當道則曰道之廢興自有命在彼豈
能進退人邪晚年嘗狀紫峯曰先生節槩稜層俊偉
故學于先生者多有恫覼今古傲睨宇宙之懷向于
正大高明而耻卑汙蓋自謂也余觀之信矣公平生

者好濟然獨好飲酒每飲不醉不止不知世之有人
己之有身也余叨第從公之後觀政禮曹一年在臺
中又復踰年與公宦學久知公宜不誣者及觀欲溯
之言議趣向家學益足徵云銘曰
六經吾心宇宙吾事如公所學已見大意云胡用世
弗究斯志命也則然吾安吾義峩峩紫山汪汪月霽
是曰見吾以俟百世

胡生汝宣誌銘

君諱欽詔胡姓汝宣字也別號崇陽世居金谿黃栢
里曾祖立綱不仕祖尤溪訓導愚菴先生諱宗旦父
邑學生品峯先生諱民懷余業師也母唐氏君少駿
發聰悟異衆弱冠補邑庠生爲文精切下筆立就後
進多師之其祖父以易學名家君更務汎博不專守
一家六試省闈不第則稍移志堪輿家每爲人卜宅
兆輒有驗然以自爲卜則否嘗曰地吉若天實司之
吾縱能握神機若天命何聞許旌陽畱豫章僊讖欲

應其期則於僊家者願沒身殫力學焉自言嘗遇張
方士授金丹祕訣期相尋武夷間長從不返不忍遺
二親而止間入雲林歷三十六峯採神藥異草鍊冶
鉛汞庶幾點化服食可得而飛僊者可致也而竟無
成君左手拇指背有紋宛成僊字常以自詫豈表候
不足占邪將僊者不必不死邪蓋君之學凡三變而
一無所諧抑天定者人固不可勝邪君孝友天至而
與人忠信故其沒也無疏戚皆傷悼之生于某年某
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先期弟欽訓以庠

友劉大慶狀來乞銘余與汝宣識也久能已於銘銘
曰
儒林之藝既不克施錦囊之伎亦奚以為乃聽旌陽
凝神僊諸緊元祕術謂將可覩既曰可覩胡不獲焉
漫漫空山將誰與傳於戲汝宣

安慶府同知顒菴聶公誌銘

嗚呼此奉議大夫顒庵聶公墓也公卒之四年為歲
丁巳厥孤杙始卜兆克襄大事先期持芝泉周公所
撰行狀來乞予銘予與公為莫逆友知公高誼甚悉
不以不文辭按狀公姓聶氏諱斳字士哲別號顒庵
先世侍郎公用之居臨川五世祖省元晟公始徙金
谿崇陽里代有名人曾祖昱祖審昌父遜號鶴藪三
人俱以學行著聞鄉邑母彭氏生公于宏治戊午七
月二十有八日兄弟四人公其長也幼岐嶷不凡能

言時鶴藪翁教以書過目輒成誦嘗曰亢吾聶氏宗
者必此子也稍長受易于胡公宗旦曾公潢之門英
銳激發文理燦然補邑庠弟子員屢試高等嘉靖乙
酉領江西鄉薦上春官輒奮輒阻遂入南雍時太常
卿涇野呂公倡學金陵賢儁畢會公于是受學焉公
學務反已奮然以聖賢為必可師呂公亟嘉賞之既
卒業南雍猶依依不忍去師弟相得益深比歸贈以
道南之章公遜是知名海內丁未春闈復下第公亦
付之自然念母夫人且老謁選銓曹冢宰石塘聞公

少宰少湖徐公得公試文大奇之比相見識公魁偉之狀因相謂曰子固天下士也擢居首選特請授安慶府同知通選止公一人蓋異典也時大宗伯鍾石費公雅敬公瀕行贈以詩篇有學術端醇佐政宜人之句而公亦恐恐然不欲少負所學勵志守官旣之皖城視事官衙肅然門不受私謁蒞政尤明敏案牘無留當道移文獎異多所委任朝命建祠小孤山監司檄公督之工用速就監司旌其能太守某公丁外艱歸屬公攝府篆守欲持庫藏若干去戒吏取之又

納賂濫釋獄囚公得其情亟召獄吏繩以法因嘆曰枉法以媚人吾不爲也巡江某公以父游宦桐城私諭桐之士民請祀名宦且以委公公曰名宦關係公論奈何以私行之廉得其不宜狀竟罷不爲行其剛毅大率類此以故蒞任之後當道識其賢者雖亟爲嘆賞而啣怨者百計中傷之有白其事於公者公亦恬不爲意歲辛亥竟以巡江論劾得旨下所司驗實所司識公賢能又合耙士民相率保留之於是得不罷職公獨念直道不宜於世又母夫人且老不欲以

官棄養遂決策歸焉在皖四年餘視篆事三俸外一錢不入家無餘貲皖屬望江富民劉姓誣陷大獄公得其無辜釋之富民歸立生像旦夕祀焉及罷官歸富民號泣奔于途持厚貲爲獻竟麾去不受其始終一節如此故皖城至今有聶青天之稱旣歸杜門恬處甘心屢空旦夕奉母夫人曲致孝養暇時事田園植花木以爲生計興至輒吟咏自適自謂有千仞之趣歲癸丑春正月母夫人棄世公哀毀特甚至冬十有一月廿八日一夕以無疾而終享年五十有六惜

哉公至性孝友文學淵邃議論侃侃率能感動人旣從事理學究心聖賢遂盡去諸俗態諸所樹立純然一出于正故居則宗黨稱之出則士民戴之公雖不克舉甲科致通顯以盡其才其學而生平大較不可謂鄉之賢士大夫也歟平居所著詩文有遺稿藏于家厥孤以是歲十月廿七日奉柩葬于里之窯昝園祖隴之右爲之銘銘曰

文也渾渾學也諄諄士高其風民飲厥醇約而家豐而身令德如存殁也古人尚利于所昆

節孝車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淑真黃坊車君其長女母周氏擇娶余族叔時俊公性貞靜言笑不苟姆教孝經小學諸書俱克成誦績紡繡織各極精巧年二十歸吳孝舅姑慈僕婢相夫盡道凡所云爲罔有或拂奈君子之不偕老也二十八遂孀居矣時族兄佚誕甫七月人或以鮮克有終說之去弗聽也既而同産之親毆逼萬狀弗移也去首飾屏鮮服脂粉不施閨闥不出以撫族兄爲志暴姤橫逆加者無虛日孺人受之不少報惟祈天以自庇耳迨族兄稚長義方之訓尤惓惓焉用是族兄亦克自豎粗通書算治家勤而有法用財儉而不鄙故雖蚤寡而貲産亦頗充拓年五十餘孫枝秀發穠蕤益至送入小學教之讀書每晚至更盡乃寐雞初鳴就卧榻教之者猶累數十遍始遣入館其愛而知勞如此嘗語若子若孫曰吾昔恒慮後嗣弗蕃耳今若此志少紓矣爾曹須自力毋墜先人之業則汝父死不爲夭吾生亦不爲孤矣嗚呼節完而賢能備美若孺人者誠女流中不多見者也雖未被恩詔

旌表其閭然九原之下可以媲美共姜矣嘉靖壬辰春得軟脚疾越明年癸巳二月十九終焉距生天順辛巳正月初十享年七十有三佚不自安遍求吉兆茲獲臨川縣百七都白鶴觀西扞之所也予深嘉孺人節故誌其壙而徵諸銘銘曰

克順克謹婦道之常惟變不辱始莫能量嗚呼貞哉乃孺人之流芳

吳疎山先生遺集卷之五

書

與戚南山書

承諭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本來活計謂弟不合歸藏葢恐弟落在一邊耳甚荷甚荷此惟兢鄙人分上言之則可若論學須學聖人聖人時中之道恐未可以出處拘者葢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覩諸我生已矣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葢言士也若聖人善其身未有不善天下也善天下未有不善其身

也必窮而後善其身焉則學有待矣必達而後善天下焉則學亦有待矣吾兄所云不任世間不離世間更何所待乎知此則天德在我應迹無礙出亦可也處亦可也故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言同心也弟雖告歸豈敢忘世況承教語諄復敢不持循葢將學於家人焉則學學於鄉人焉則學學於天下國人焉則學是皆不離我身不離我心吾不知何爲出乎何爲處乎來諭新正欲從新經理四大此念從何而生此惟兄自知之此即一陽來復所謂生天生地生萬物即此心也不知爲何又因事煩惱遂生厭斁云以后乾坤惟懸高手更不敢掛齒竊恐是即乾坤毀矣何更說乾坤願兄保護此意毋輕忽蹉過致頻剝頻復乃善若出處非所論也弟居常覺得動多悔吝只爲此關不啻先王至日閉關之誼可不諦思乎此聖人所謂先難者願與兄共學之何如

與羅念菴書

昨歲維揚別後三月弟得告東歸賴兄開示得有勉焉但終是間斷處多以此未得精明耳如何如何弟

僻居尠見邸報前月廼見楊伯修書事始知吾兄歸矣道途未由奉晤偶南山使便謹附承動定萬惟爲道加愛

與陳明水書

弟別後抵家得一熱症葢近自山間冒暑以歸定後疾廼作耳終日昏昏已將旬餘今熱雖稍除而氣體殊弱一切人事且置度外中秋方可周旋里閈次則之邑臨汝之遊今歲恐未能也辱手教荷荷天道物情原非二物於此勘破即又了悟仰兄高明之見聞

發多矣所論其事已悉君子所自處理亦不過如是但鄙人因陋外事非所敢與聞也幸惟亮之

與曾擴齋書

昨幸接光霽無任慰浣盛暑未敢再見鄙懷殊未盡茲辱榮問謝謝弟抵家沿途詢問夏收差可秋收以久旱兼之地火穀多粃間有乏收者昨歲雖歉猶有舊積今歲復歉更難支吾矣秋災之報似未可後者諒高明自有處但民隱恐無由上達耳又民間頗有疲疾恭中恐未能免也行屬一滌之如何

與傅少巖書

道獨之再蒞江藩也治益萬化益行弟雖僻遠而懷企益至遡末由通一介之使奉候左右計大君子有以亮之耳使來辱教感謝感謝山中義拙深愧一體之學詎敢云獨善乎惟兄宏闡經約益超物外所謂經世而出世者非耶想妙造獨契必參到義黃心地上矣弟每欲抱疑請質而無從承雅意接引殊愜素志但地位隔遠而匏繫難解故日負南浦西山之約而相見未敢卜耳若他日撫臨江右擁節東行瞻拜之期夫何遠乎草率申復不盡亦非所能盡者伏惟台鑒不宣

與劉栁軒書

昨歲趣限北行至德州病作以是再告辱雅愛維持備至价回能具道良荷良荷悌一向駐候途中至九月始得命下十月方克抵家病居碌碌無足爲言惟老親粗安可爲樂耳募冬聞皆所回計應交代綠未便會末由一訊道履忽承翰教書惠無任慰浣河東鹺政想不甚劇況以大才處之必自有餘裕矣惟閒

中易過願益加充養是卽進修之地也悌往昔承乏兩淮政務亦簡每居常惰逸成習所賴地當都會四方之賢時有經過幸獲常聞規切藉以不至隕墜而閒中蹉過猶不免虛負此眞鄙人所折肱者敢以相告亮亦高明所欲聞矣使旋草草奉復并候諸惟心照臨楮無任惓惓

與友人書

昨得手教惓惓以城邑鄉井爲慮身處廊廟而不忘桑梓一體之義如是夫邑城近爲積雨所壞旋卽修

復溫泉力也闔廣久未聞克捷必當事者持重謀畫難以遥度郷邑惟防賊徒奔突計境上關隘去處厚兵四集似足恃以無恐者去年賊所過之處多有疫疾山谷特甚瀕河之民近爲大水飄蕩室廬浸死禾苗者尤無以聊生幸考察之後得一番良牧愛養休復則是吾民再造之福也六七月間新大尹當到任大造審里甲尚未定正須其來諸事當必更新矣

與黃歐山書

昨歲暮獲領中途翰教深用慰浣今歲吾撫考察所

沐皆當人意此固朝廷清明之政而鑒别精詳實公爲之所也尚冀作率屬吏益圖化理使闔郡受方來之慶則公之賜爲益宏矣道駕旋府亟欲趨候緣恐瀆擾敢遣价代申鄙敬伏惟台照幸甚

與友人書

前日甘承差來得執事德州所惠書惓惓問所以治民御吏鄙人何足以知之抑聞之明道先生曰正己以格物使民各得輸其情御吏治民無踰是言矣願執事敬守之江山雖號難治前令或與有責焉執事其平心以處之可也俗冗未克趨賀謹此布悃萬惟炤亮

與某中丞書

邂逅獲瞻台範殊慰渴仰緣在告弗克再候以辭歉快歉快惟吾師以端謹粹溫之度精確明練之才而總治河之寄雖其委任權力若有難處而集思廣益鼓舞而弛張之顧在我所自致如何耳今年河道雖已無虞未雨桑土不可無慮如近日建議尚未有定畫似當亟加詢訪身任而圖之更須法駕一臨河上

親决利害斯與道謀是用者相去遠矣凡一切土功之興稍大者謂宜卽以河道錢糧充雇役之用若堅從徵派未免騷動恐彫敝地方民勢有所不堪此最可慮也王希哲在碭山勵精政治其邑瀕河先是受水災者十數年一旦祛之而措之安堵蓋亦究心水利者試問之如何舟楫南下北瞻悵然謹此附使奉候伏惟台照不宜

與胡象岡書

道駕日遠而所遣吏日來專專覩於使而王之情可

見矣荷荷心齋道錄第草率删省一二處還俟兄訂
正并序借重名冀廣傳也近當道行縣印刷而以序
未得請不敢應然惜無以報塞奈何知兄方事校文
種種縈念宜無暇及此者惟舟中馬上少壓文思尤
見佐德不忘之意也弟乞假已得報將遂南還過江
浦因便謹此附候諸惟覽亮

與王敬所書

悌昔在京嘗與二三同年會於秦白厓兄家適道駕
暫出雖未晤而心相期以是日有企慕爾茲者貢臨

敝郡竊所願見况辱翰教諄悉專使寵召益覺大君
子與人爲善之心不可及者敢不趨即惟俟考案發
是瞻拜之期也使旋謹此申復伏惟台鑒

又

春間承召赴謁得奉光霽既叨陪法席受教益宏別
來每思盛會難再惟他圖實踐以無負宗盟而已敝
郡士類賴先生典刑頗知景嚮雖人自爲學未會超
悟之宗而真樸之風良有存者得門下風動將轉移
不小矣吾道之慶幸幸近白厓歸朝夕相與切磋之
益在鄙劣誠有賴也使來辱翰教感謝感謝謹此申
復尚容嗣布伏惟鑒亮

與徐華原書

戊申清源別歸不踰歲而有先君之變自此出處殊
途曠缺問候徒切懷仰不知兄近亦遭此變也喻棠
陰來承手教荷荷并知大事未襄以堪輿家持說異
同之故此在名術者必有一定之歸然名術難得而
擇術未易兄於此須自精之不眩於從違矣葬家以
穴土驗真假往往可據弟葬先君唯決諸此而已弟

今家事付長兒幸老母康健次兒或可冀讀書他凡
一無所成就虛見終知無益於得奈何匡廬西山朝
夕在念何時過洪都得一會請教也有懷不盡諸惟
照亮

與傅石井書

向接手教知已解組投閒林下不孤矣兄此行以養
親告豈亦有所托歟抑知不可爲而止之者歟君子
進亦兼善退亦兼善何往非此學也未由趨候歉歉
承諭枉顧一覽亭鄙懷正渴但悌聞尊故之變還居

來邑覵白雲方丈爲他境矣僕辱下教有期當特趨掃石以俟也因六山使來草草附候倘容嗣布不盡

與友人書

今秋懸擬高捷而間爲疾所厄是葢有數存焉耳先儒謂場屋之得失終身之窮達不與存焉終身之窮達人之賢不肖不與存焉此言可以深省秋間子琢兄自省城回云曾諭終場後訪我山中不知與如何便盡呵呵生離索無聊亦常欲一出而未能迺知與果難乘如何如何老父老母謝庇粗安小兒臘月畢

姻事但請書全未有長進耳辱使來教愛備至無任感慰匆匆奉復不悉惟鑒亮不盡

與孫淮海書

日者法駕賁臨敝邑悌以小疾未由趨候至今懷歉惟公道濟時艱詎先民隱比山寇竊發犯攻新城使出而北則金谿爲之次矣幸賴德威遂底寧定而可慮者吾谿東西皆山聯絡閩嶺賊所出沒間道實多異時爲久安之策計惟築城爲可免耳顧時詘難於舉贏而民情狃於故常難與慮始自非當道諸公主張於上而興發以補不給專任而責其成則千萬年衛民之功豈朝夕所可冀也有司仰受成筭方與闔境士民青城郭規當有以復者伏惟留神幸幸何時東巡倘圖請教不盡

與友人書

宋倘綱來承手教嘉惠感慰感慰樂安以執事之德之才治之宜易易耳顧猶歉焉不自足足見謙光他日計績懋異寧有涯乎此邦風氣勁直可以義動若謂刁民何處無之顧有司御之何如耳惟勿以先入

之見爲主而遽峻刑法以驅之須要明吾法度使威惠並行則民不但不敢且自不忍矣此之爲民父母之道如是派糧審差宜以身先勞之淇不可委之吏書此處能得要領他可談笑麾之矣

與馮午山書

昨已專人候兄鄭州復承榮問先及感慰無任所諭吾輩行志成八九分亦生民綱紀之幸大矣必欲盡如吾意則并八九分者俱不可成老於謀慮蓋如此前適來接人大都有志向者甚多只爲把捉不定被

係牽物引故不免出入耳若能見其過而內自省者尤未易得正當迎其機而嘉與之又何舊過之足云也所諭已悉矣江東子弟俟兄日久其實盛名難副人情易快此行倍加振作廼半前功弟忝知愛敢以具為獻如何諒兄溫故知新固益精明光大之業必有匪夷所思者敬仰敬仰使旋謹此申復殊不盡今日巡城馳四十餘里倦餘執筆草草

又

奉違不覺再月接手教恍如面覿甚慰甚慰弟昨者出京偶爾感冒駐馬保定兼所守臣代為請疾而彼猶豫者數日知其不可遂已事端往承念及荷荷弟三月朔入臨漳旬至于大梁學製未能因循過日因頌明道詩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冗徒令學業荒不覺太息栽菴去南都日久兄到家亦須早發以慰諸士之仰道隔未能面晤謹專人馳候諸惟炤亮

與周受菴書

秋間聞法駕至虔末由脩候徒有馳企乃承翰教無任感荷近日流剽四出延毒地方其在雩者震懸所加想已底定矣南豐之圍下邑實恐今雖解散潛逸而未經挫衂或將來竊發尤不可不為之防也盱汝士民所仰賴於臺端者不淺幸垂神萬萬使旋謹此申復諸不能盡伏惟鑒亮

與朱雲坡書

久違德教無任懷想忽承手教恍如面晤欣慰欣慰昨歲蜀獄之誤二三年兄牽以是累在吾兄知命樂天失得勿恤諒不以是介懷矣然拂亂其所為者固所以曾益其所不能也問學精微宜無所不盡惟兄益充素養以副天之大任之意可也弟才謭多病投閒所宜碌碌無足道惟幸二親粗安侍養足為樂耳令叔回忙匆匆奉復并候起居殊不盡所欲言諸惟鑒亮

與友人書

近聞宣民連遭水患饑苦想不勝公家之賦何以應辦此惟設法調停使催科者能不擾是卽民受一分之賜矣往年宣民之饑賴執事主張於上生奉教承令亦罔敢暇逸用是饑而不害雖餓夫載途而告爲

潸中齊者則微矣今茲民患亦無異昔年計執事朝
京須四五月而後返候后之思初無重於方來耳惟
賜璧書以振業我民是願督學午山按宣作與人才
與他郡不同士夫皆言賢執事提調也取考官事閩
願動心渠益未深察耳然真性所孚久亦當自白矣
辰下漸寒伏惟倍保崇重餘容面佈不宣

與其巡撫書

九江奉違教範十年于茲往者舟過石門冗弗克趨
候嗣是又曠修問欵快如何微時方多事東南告急

仰賴門下劑量節縮民乃安堵昨五臺道長過此謂
公融通一省之財賦心畫手籌稽弊剔蠹且遣遞一
視有非貴近之所能問君子體國愛民不當如是耶
比聞道體違和遠動歸與雖高志雅澹如耆生何賴
碩德重望素膺簡命行將有台鼎之寄殆不可辭矣
顒企顒企所諭守令鮮能振振負於求牧與芻之意
以爲民憂此誠根本之計大中丞所以委任責成撫
綏黎庶者莫先於此然轉移之機豈在於他求乎使
來辱頒教祗感無任謹此奉覆伏惟台照更惟倍保

崇重以迓天寵不宣

與呂沃州書

都下侍教旬時天作奇會別來每懷風誼尤多感發
弟季春入汴候踰半年政務叢委頗費支吾兒謂本
原受病處多是以應酬未能中節謙誨之意居然見
之弟迂懶成性遇此煩勞亦對治之藥也第習心牵
擾蹉過處多耳何北今歲多水河南多旱聞之江南
亦復如是將來事勢何以待之浚翁云亡殊可傷悼
臺中之議意見各別曩承宏論廓如矣更茲諭及尤

見惓惓之教荷荷使旋謹此奉復并候起居匆匆不
悉

與雒三峪書

北虜出塞河南罷兵地方之福第彼中所過傷殘不
知其幾殊可動念援兵速發足徵敏智昨聞之良用
慰悅所諭豫備糧草尤見遠慮謹奉教施行辰下天
氣漸寒途次幸惟珍護更冀早旋法駕以沃瞻懷匆
匆不盡

又

冬賤如春來歲可慮新雪之舉誠先憂之至圖也謹
奉教行兵戒紫荆關尚未知旋期糧餉胡以待之諒
高明必自有處不瑣瑣生兹者欲往陳州徑趨汝南
聞旌旆欲返方延竚以俟廼知尚駐衛源恐不可及
擬於二十四日行矣賑濟當在春初然須季冬豫之
伏所教命餘容另布不悉

又

新正抵南陽事將粗完冀月終詣臺以申賀端之敬
廼辱榮問下及感何可言生巡歷所至每見四野麥

青殊為可喜近又連霑瑞雪豐年殆可卜矣此皆盛
德孚格天人協應生叨侍同事亦與有慶也承諭祿
糧題覆南巡寢報尤慰尤慰謹此申復尚容面旣不
宣

與曾石塘書

日者梁園獲承矩誨無任浣慰曩擬趨送而道駕先
發矣歉怏歉怏方今之患北虜為急長城之寄惟公
任之初至夙案滯冗願且勿瘢神于此略其瑣瑣而
圖其遠者大者諒高明之所素具也處邉之道難當

處近日文具太繁例多拘礙卽有當其事者而衆方
議其後矣平陽之事非其大戒乎高明以為何如茲
便謹此奉候起居伏惟炤亮不宣

又

大梁奉違嗣承矩誨深用慰浣適者戎虜南侵三關
無虞非以公為之長城耶中州唇齒之邦幸時無恐
敬仰敬仰第非時入寇使中國無日不備邉若之何
而能免於老師匱財是不可不為之所也諒臺下自
得勝算矣生備使河洛忽踰三時屬境告荒來年莫

指覔聞江南亦旱頗甚於斯來春之事殊可慮也如
何如何便旋謹此附上起居伏惟若時倍加珍護不
宣

與歐約菴書

辱翰教無任感慰生正初自南陽入汴經旬踏雪農
人已有豐年之卜吾輩有事地方能無快然乎南陽
與鄖接境盜案多所牽及生適者曾奮之役頗有訟
正其未獲之徒每聞遠捕延蔓亦旣行屬再清矣執
事政先撫治功在彌寧諒於此自有碩畫生民之慶

未占有孚也生代期將及戒行早晩未知南瞻衡岳
不勝翹企使旋謹復并候諸惟亮之

與桂近菴書

屢承翰教足仞雅愛荷荷所諭辯獄蒙駁欲令愼報
足意已拜領矣但念生民之哀莫大於枉死旣已得
情寧忍不白雖三讞焉終不敢但已也惟明斷不足
讞正無方是在司允者諒其衷耳昨見邸報竹厓道
長來代弟不知何時至也風便謹此附候餘惟鑒亮

與洪覺山書

維揚再承誨益別去無任懷仰弟去夏歸家日病冗
相尋無足爲兄道者惟遠諗風裁懋著是用慰浣與
化均田事弟偕靜齋年兄已見之行而焦范溪適至
道令懇已就緒矣茲因龍門族兄之便謹附問起居
惟爲道珍愛匆匆不悉

與友人書

近辱遣使示欲會晤正鄙懷所自切者初擬撫臨在
即瞻拜有期不謂有山東之命蓋閩省之士民失望
非一人之私悵也如弟者自非結社煙霞泯迹湖海
如荆川所云以相期於他日則把臂未可知矣山東
近亦多事民貧賦急大都繫於守令之得人與否知
人安民尤今之切務也如何叔賜歸承翰教謝謝謹
此奉候起居餘惟爲道加重不宣

與友人書

昔在都下景仰高風因行役匆遽未綠親教每於士
大夫中得見佳章諷詠之餘感發多矣邇聞使節有
事湖東怫以病未克修候歉歉迺辱翰教諄悉無任
感謝此方吏治民隱諒莫逃洞察矣惟所在多盜而

山谷中尤白晝橫行村落之民夜不敢帖席此殆時
事所可憂者非公其孰究其原而弭之乎瞻對未期
不勝馳遡草草佈覆伏惟鑒亮更惟爲道崇重不宣

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本乎父母是孝也者人道之根本百行莫先焉孔門以孝稱者惟曾閔而孔子所與傳道者亦惟曾子蓋道之大原不外乎孝此所與論孝者即所與傳道者也發愛敬之精蘊明君親之大義推感通之實理要始終之極致此一時論孝之格言眞萬世不刊之大典已或曰孔子自髫年已遊親膝下安所施孝哉嗟夫此不知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吾夫子實允蹈之至全體不虧直其餘事

聖人之大孝詎以親存歿有異乎夫春秋者既於無權而托有位之權以行褒貶未試之政也孝經者已試之徵也故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不虛語哉第宋唐以前皆尊之爲經逮我皇明制定五經遂使此經束高閣士罔知潛玩矣甚者輒近世經生浮華採奇摭異眎先王至德要道爲庸常反不得竝齒於瞿曇莊列之林憂道君子可付之一長太息頃余行部至撫州偶見疎山吳先生所裁定古文孝經讀之數四於心躍然撫卷歎曰今而得見孔壁眞經如此耶違者章句詿疏何淆裂也如天子以下五節舊引詩於末此引詩于首頓覺義爽辭達旨哉孔曾復起不易矣輒不自量僭爲註釋使後之學者皆得復覩孔曾眞傳云

萬曆乙未仲秋之吉瑯琊準齋張世則書于豫章之藩垣衡鑑堂

原叙

孝經之有今文自漢初顏芝之子貞始也古文自魯恭王得之孔壁始也其分章爲十有八自鄭玄始也其更分而爲二十有二自孔安國始也其斷以七章之前合爲一章謂之經後十四章謂之傳自朱考亭始也朱考亭之刋誤祖於衡山胡氏玉山汪氏而其後勝國吳文正公又以今文爲正而爲之訓解要之辯古今文者譬之肥瘦蘭亭卒成聚訟而分章定傳又若梁昭明科斷金剛受持者豈遂㸃首而心服哉

金谿吳公悌攷漢藝文志合經傳爲一篇而孝經至是始獲有定本不惟鄭康成孔安國諸儒無異辭卽使考亭先生復出其不舍彼而從吳公耶夫孝經六籍之遺也讀者若甘泉溯鄴火熄其寔報種種不可勝載孔子亦曰吾行在孝經而司馬公之歸洛也鄉父老酉公授書公手錄庶人一章爲從容開解曰吳乃散蓋古之聖賢皆以此爲訓俗輔世之善物而況近之儒者不務先王之言而務取梵書道笈襲而陳之于几席之間謂之經正可乎余謭薄不能爲末俗嗃矢也卽不能羽翼聖經更爲吳公鼓吹而第以誌鼎之意誌不朽云

閩後學徐大紳撰

自序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言孝也其言天地之性人倫之行上下內外罔不備矣而統於孝焉故曰孝經其曰古文曰今文猶尚書之有古今文也其分章則漢儒爲之非經本然也悌少時嘗誦今文比得朱子刊誤讀之始識所謂古文者刊誤以舊本七章之前合爲一章謂之經後爲十四章謂之傳諸儒疑處更爲刪定然攷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也析以爲傳是二之也廼僭不自量依所校古文去分章以復古之

舊而諸儒所疑嘗竊求之孝經首言孝者五而證以詩書者五自分章乖次而義始晦蓋漢儒誤也未必詩書可刪也一篇之義間見互出實錯綜成文之自然也未必簡之錯也且篇中之合古語易傳不廢穆羙之類也易傳不可疑孝經安得而疑之矧孝經出孔子壁中與尚書傳論語無以異也又何謂不可信也推此以論孝經信孔氏之全書矣學者觀於其文亦可以自得之矣夫性生而然者也孩提之知愛其親孰使之然也性也而行可見矣行非性之外也性一而行百而非有所異也是故不本於性而徒曰行者由之而不知也舍其行而語性其於道也遠矣是故唯君子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其孝而天下之道一矣天地可與參矣噫非自得之者其孰能之

嘉靖十九年庚子歲春月　後學金谿吳悌謹識

吳疎山先生表章古文孝經卷之六

孝經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引詩大雅以明天子之孝夫德教及於天下而本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

於愛敬其親敬長合而以天下

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

引書甫刑以明諸侯之孝書大訓諸侯能敬刑則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

天子慶於上兆民賴於下諸侯之社稷民人莫非

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

天子之所有故其保和義亦如之

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

引詩小旻以明卿大夫之孝詩所云不敢即戰兢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

臨履之者

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引詩烝民以明士之孝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引詩小宛以明庶人之孝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與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

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
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
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侮
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
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
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
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
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
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
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
本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它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
敬它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
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思
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
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
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
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
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
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

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辠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
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
故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敬其君則臣說敬
一人而千萬人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此之謂要道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

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豈弟
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
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
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
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

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
立於後世矣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
姓徒役也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
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
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
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
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
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

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
又焉得爲孝乎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
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
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
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

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
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
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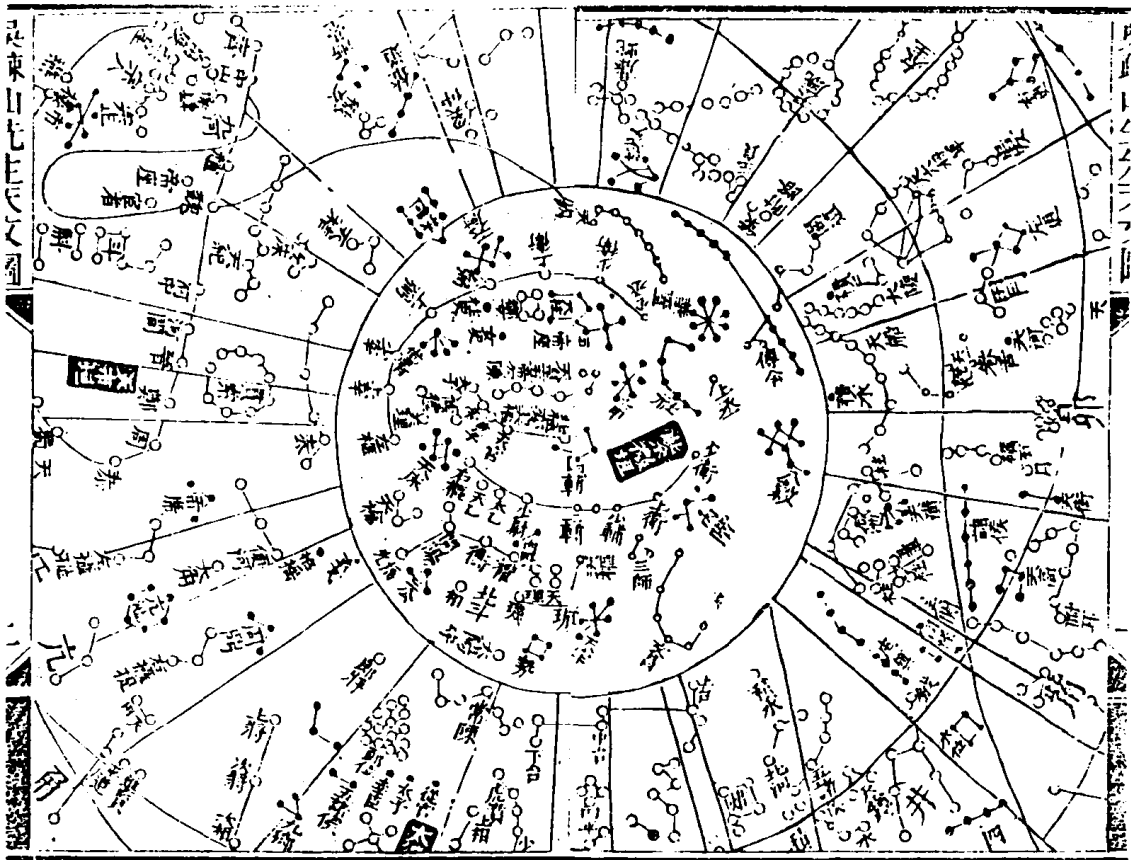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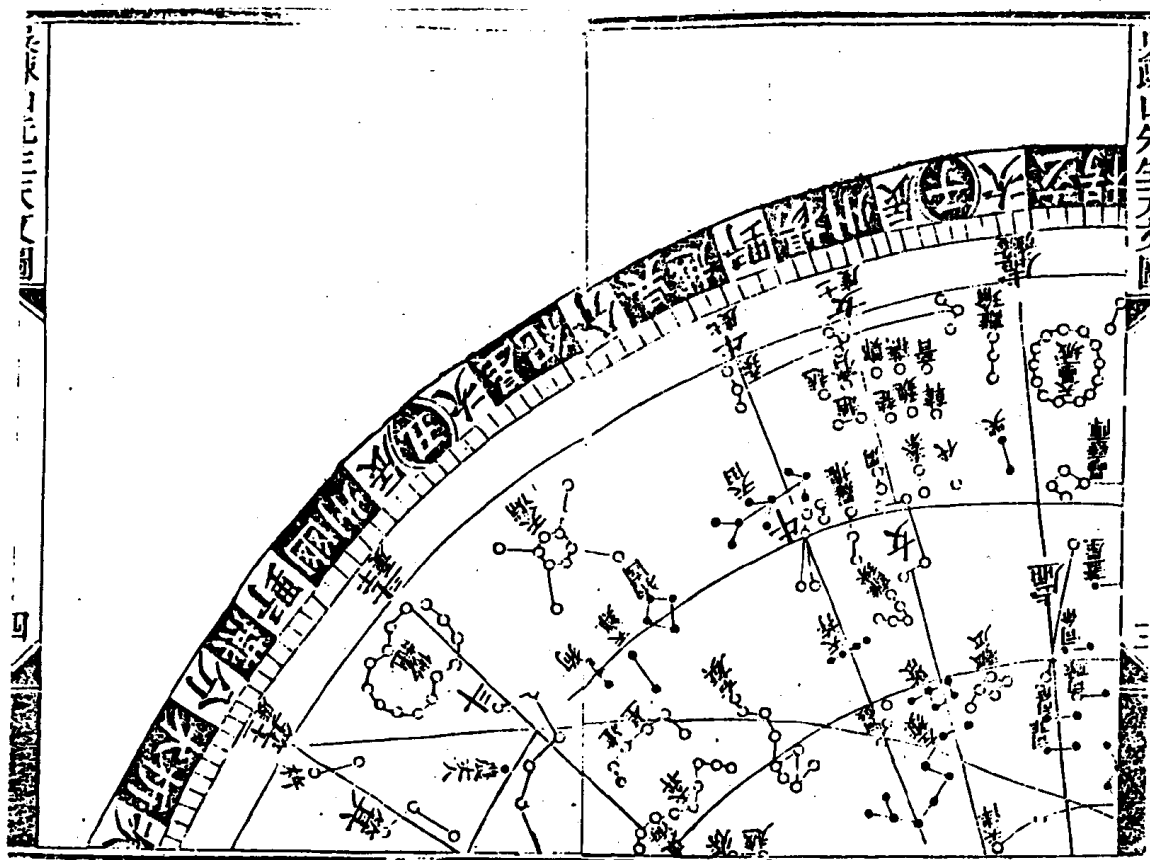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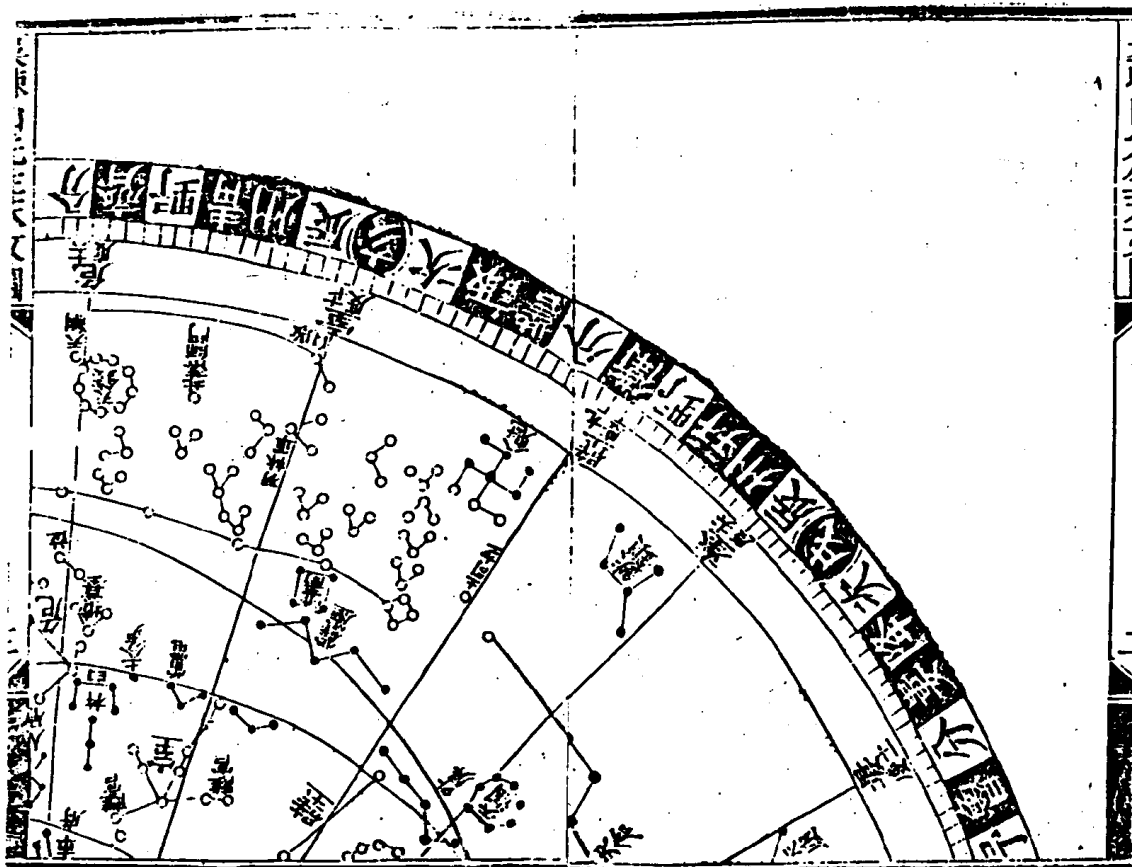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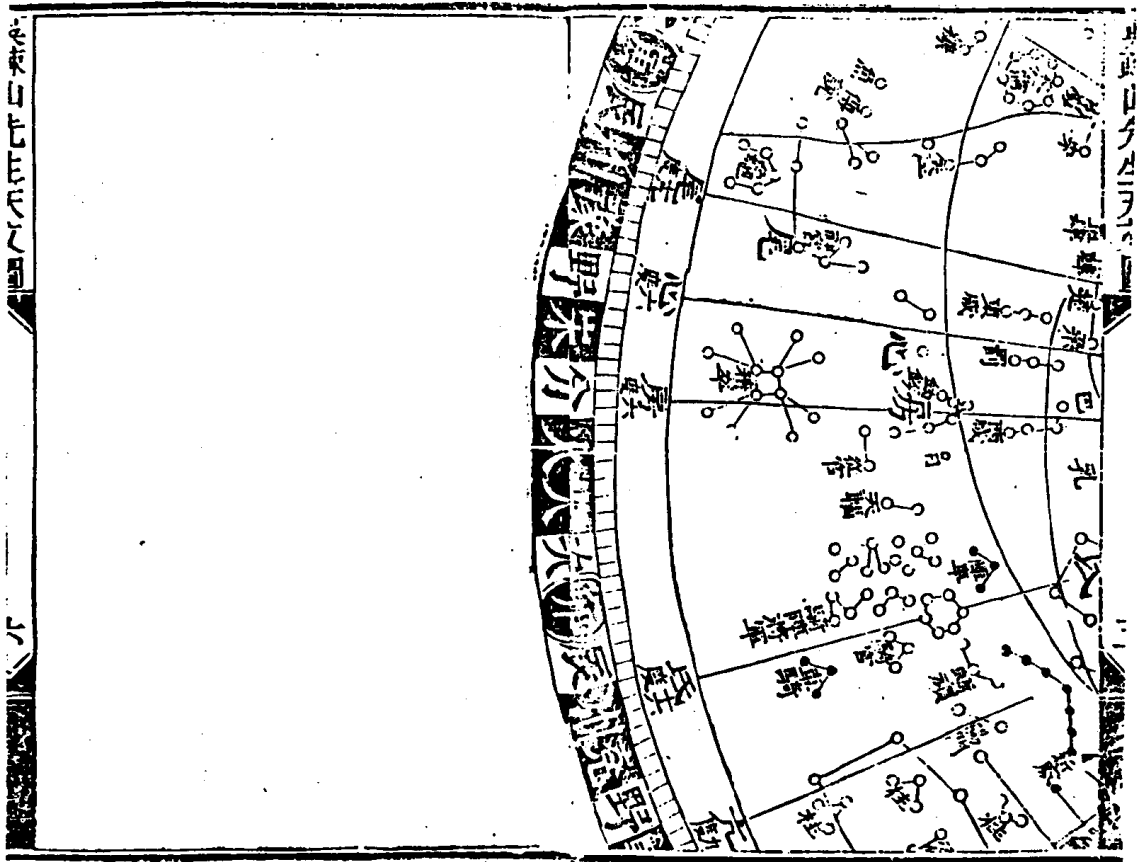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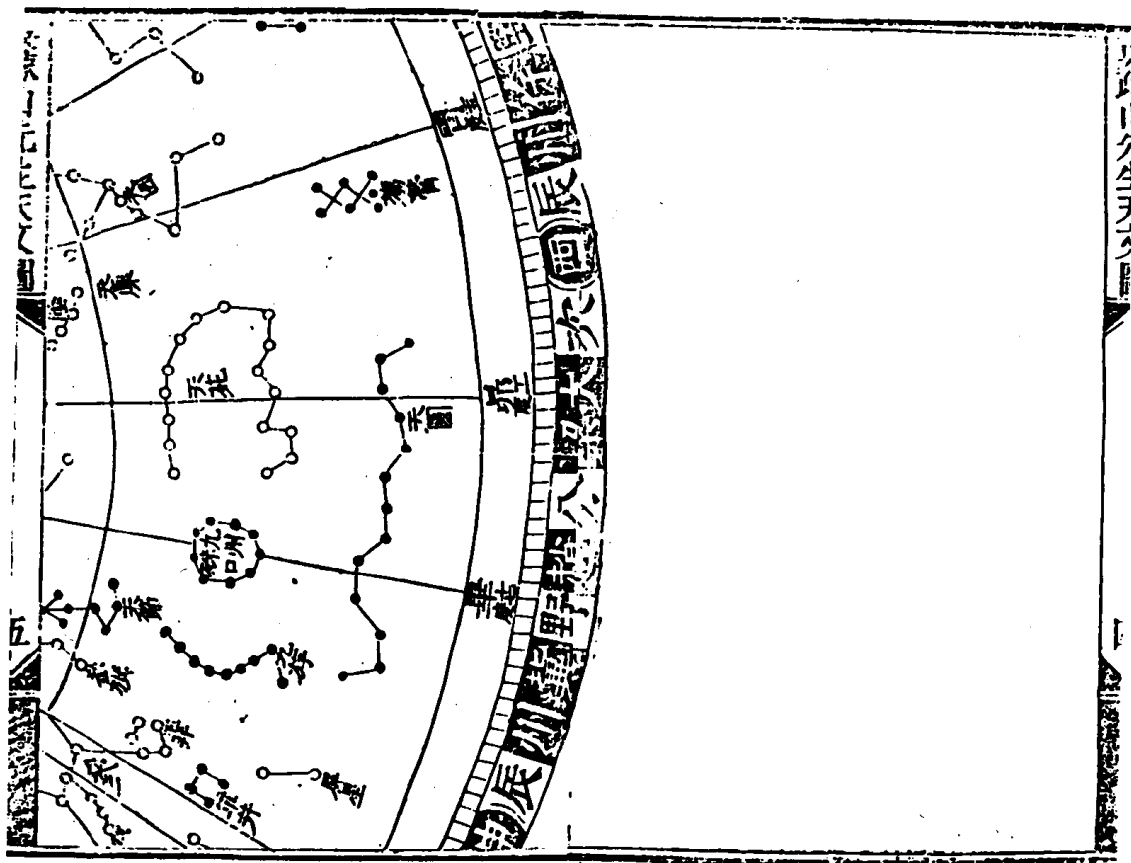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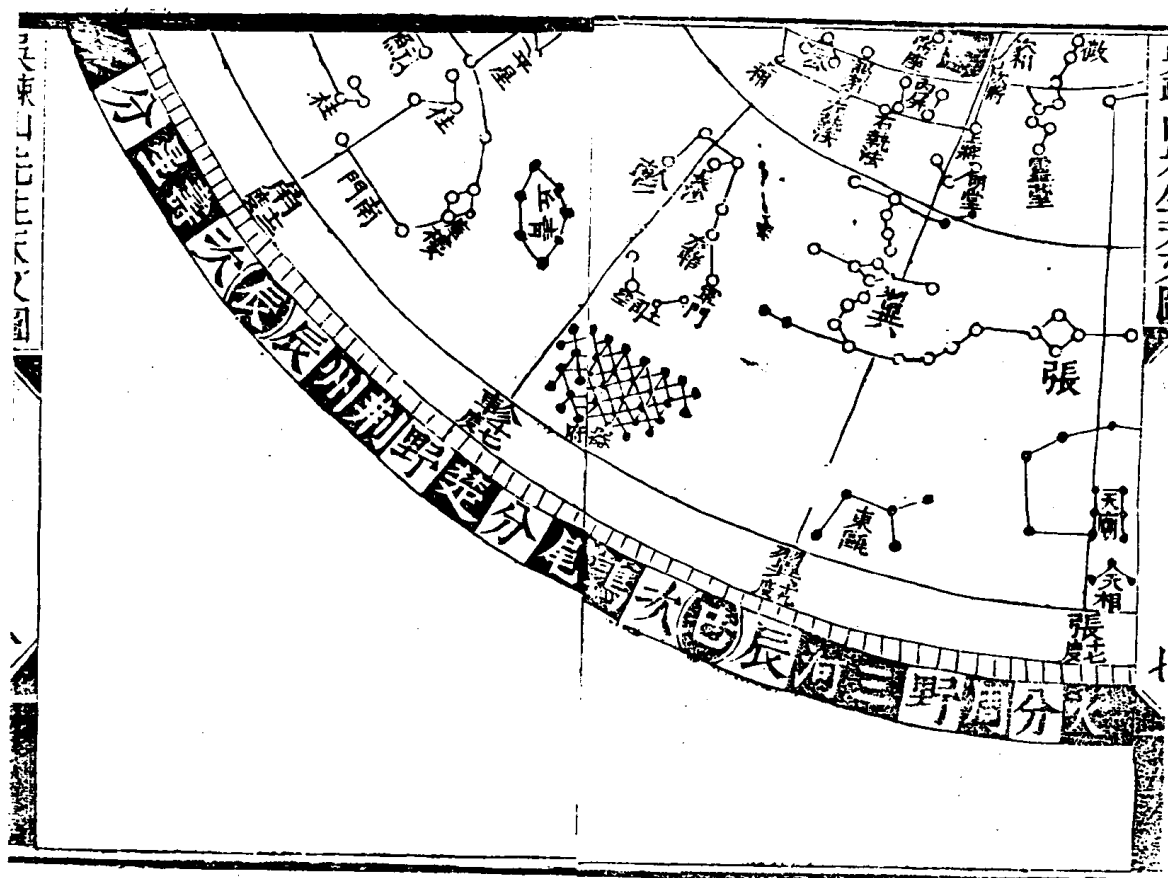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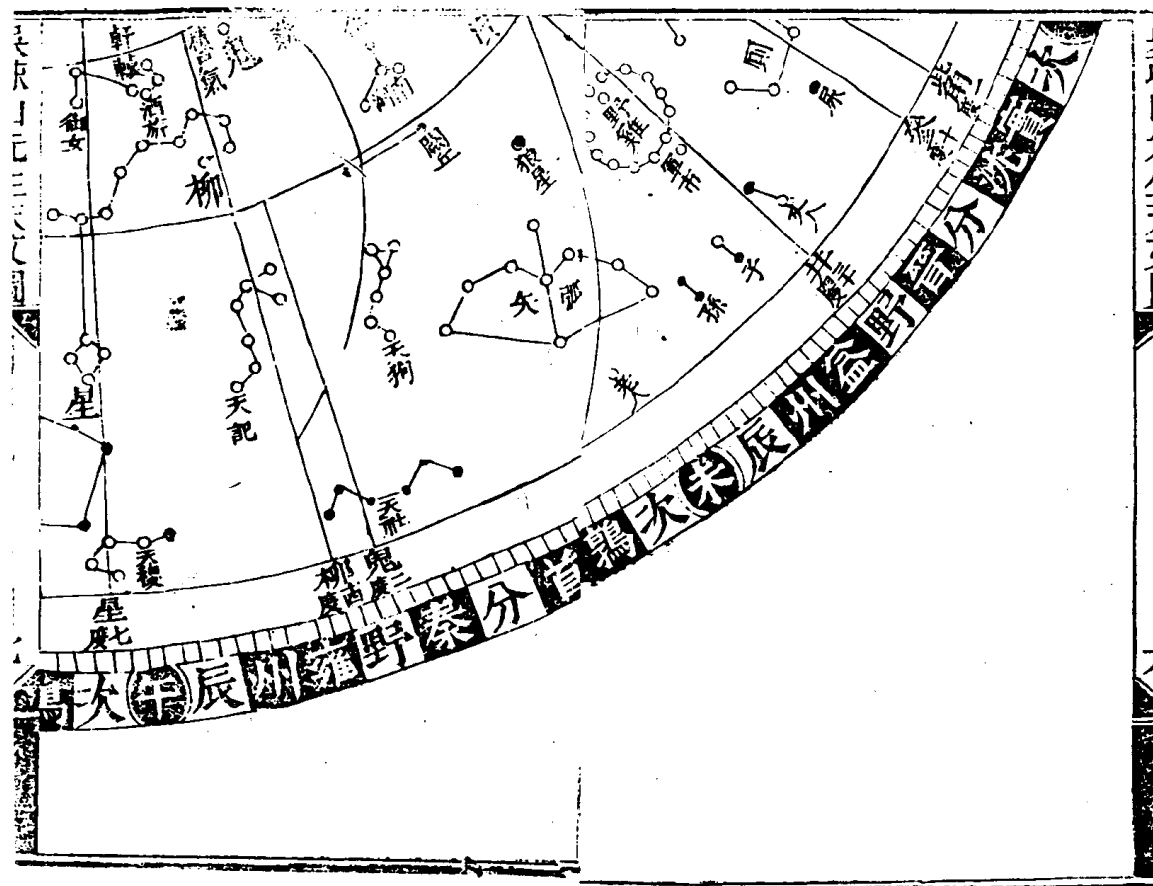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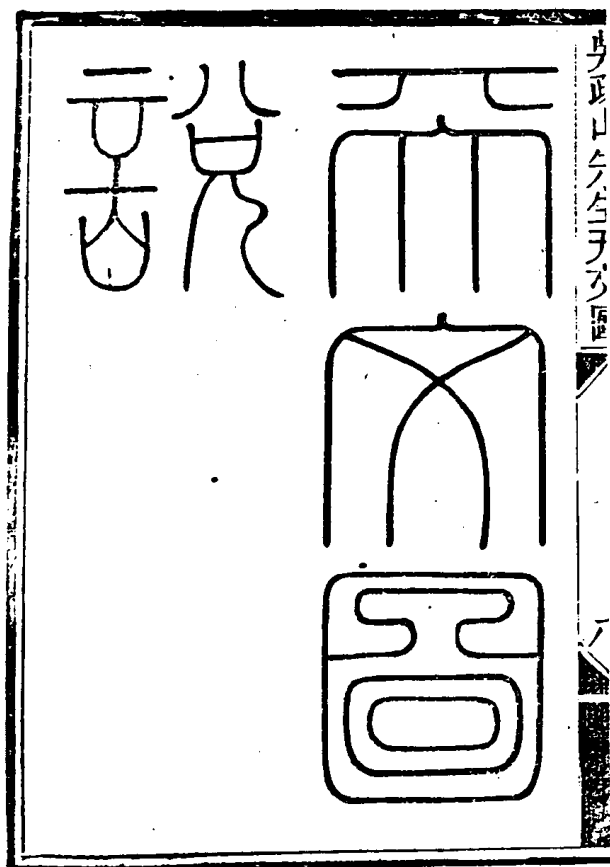
跋

孝經從孔壁出漢世列之東觀中元間羽林悉通其章句棫棫乎有聞已今夫子與曾氏所緒論具在寧詎若灑掃兒嬉矢它日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明其義者孝弟之道可以漂姚姒每詮往事卽伉覽之化頑顧觀之卻疾熾著千秋況其精且鉅也下士非聖輕於紬古至不得與不韋月令之書竝列學官抑何取刺失兹賦國朝疎山吳先生獨章是經有概於考亭之刊誤而自融其旨不分經傳亦不第章句識曰古文孝經以蹤於胡先生意直欲躋明治之粹咸諧五三天下萬世得盡窺聖人孝治之精於戲衍之字蓋人生墮地便含愛敬正爲性靈不滅良知縱至逼神明橫四海無非孝弟參證處予讀先生所爲序曰以性爲本以行爲積精言哉卽未卒業聖言而千百年來心印若握鑑矣夫秦王以無爵之誅賞與先王以托權而又自至德要道以袝行大學經文惟是由家國天下推本於所原若兩參之教焉學士县守師說不知其古文爲何物嗟夫大學表章於陽明子

而孝經則自疎山先生始融會而發明之羽翼道真信所謂立德不朽者矣

邑後學張廷相撰

昊天成象之圖

柳
星
天記
天狗
天社
丈人
子
孫
鬼二度
星七度
分
秦
次
辰
州
野

巽隱山先生遺集天文圖說卷之七

天文三垣二十八宿幷附近星官總計二百八十三座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微星萬一千百二十）

凡星居之曰次曰舍曰亞同舍曰合變爲妖星曰散經之曰歷相擊曰鬭早出曰羸晩出曰縮又失次上二三宿曰羸失次下二三宿曰縮在下而上曰陵在上而下曰乘周匝曰繞東西曰鉤南北曰紀星月相陵曰食七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居其宿曰守守之而久曰復曰還（上星宿行例）

〇行兩角間行亢外三尺行氐外四尺行房中間行心內二尺行尾內十二尺行箕內六尺行斗柄一尺行牛上間行女外四尺行虛外六尺行危外七尺行室外十三尺行壁外十四尺行奎外十三尺行婁外九尺行胃外九尺行昴外十五尺行畢左角行觜內八尺行參內十三尺行井中行鬼外四尺行柳外十二尺行星內十五尺行張內十八尺行翼內六尺行軫內三尺（上日月五星常行黃道）

〇天漢起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傅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

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
夾瓠瓜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大陵
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北木位
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
沒上天漢起沒○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
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
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
兩極相去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
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徑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

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
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
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赤道外極遠者
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
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
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日最南去極最遠故
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
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少強故日短夜行地下
二百一十六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後日去極稍近

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
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
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日最北
去極稍近故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
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
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少弱故夜短自夏至後
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短
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稍南
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

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
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
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短長
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
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
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何以謂晝
數多而夜數少也夫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為分人之
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
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

刻也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長尺有五寸以夏至日立八尺之表其影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是也鄭元云凡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據此日當去地八萬里矣日斜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言之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

分一度凡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尺四分摹象紀數言人人殊何居要之周渾無際日月眇營馴幽咫步宜莫學其所以然者〇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以成陰陽寒暑之節傳云日太陽之精〇月者陰之精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

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其行有遲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强其極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强遲極漸疾疾極漸遲二十七日半强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而陰陽一終矣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

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日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短長以知日之南北也月行九道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〇歲星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

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
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二歲而周天○塡
星常以甲辰元始見斗之歲鎭行一宿二十八歲而
周天○太白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
四十日而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
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辰星
常以二月春分見奎角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
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
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月行遇木火土

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
所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
則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至五度多至三十
度計其辰星之行見伏之異晨應見在雨水後立夏
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並不見啓蟄立夏立秋
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
外有水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見○五星爲五德
之主其行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猶月行出有陰
陽也然出入無常不可以算數求也其東行曰順西
行曰逆順疾逆遲通而率之終爲東行矣不東行不
西行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與日同度曰合○
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其始皆與日合度而後
順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東方行去稍遠朝時近中
則留經旦過中則逆行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留留
而又順先遲漸速以至於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金
水二星行速而下經天自始與日合之後行速而先
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
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於日後晨見東

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極去日稍遠日時欲近南方
則逆行以追日晨伏於東方復與日合此五星合見
遲速逆順流行之大經也昏旦者陰陽之大分也南
方者太陽之位而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
之經則虧昃留逆而不居焉此天地之常道也三星
經天二星不經天參天兩地之道也

天文圖跋并讚

是圖也少司寇吳疎山先生之所繪也夫天體廣經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有奇東西稱是周三倍之上地至天半其所經溝蕩哉高矣遠矣而先生規之以尺幅肖渾儀焉按而索之三垣二十八宿中外常明之星若而干可明之星若而干微星之數若而干而海人之占未存焉故夫七政之所以齊九野之所以分燦若指掌矣語曰不出牖知天道此之謂與先生爲令時入計謁政府弗爲具羔鴈第持是圖獻異乎

俗吏所操阿堵者京師豔談之輒號吳天文愚揣先生意非直冰蘖自表見宰相燮理陰陽調贊元化藉天文之未諳何調燮之足賴先生意念陽遠矣既著天文併圖輿地都邑邊徼山川險隘井井如也豈惟備職方之考鏡抑且爲經理之權輿其用心亦勤矣哉嘗展讀先生遺集其著述最夥所關係國是世風者具在臺中諸疏而其表章古文孝經有功于先聖尤不小直兩圖之爲沾沾乎乃其出處進退消息盈虚圓以爲用而方以爲體則兩圖其心印矣先天圖位故有方員萬世稱斯文鼻祖其按河南而議崇祀之有以也夫今者易名之議將謚先生以文覩于斯圖經緯亦可覩已先生諱悌金谿人天毓自舞象時已山斗先生之風比承乏茲土會以兩臺命特祠先生而春秋奉俎豆挹靈爽雖景行之未能亦仰止之攸遂既從其仲子選部君受此圖若面命之矣重付欹劂氏以廣其傳輒自忘其陋而僭爲之讚曰

先生心涵儀象道合璣衡不晦者圖不朽者精持之政府琴鶴比清謫之帝都天文著名太倉稊米堪輿

埒形造化在手兩圖並呈智崇禮卑天地爲程喆人徑矣大道猶明予生也晚後乎其瞠按斯圖也豈不髣髴乎先生

萬歷丙午孟春賜進士第文林郎知金谿縣事古義興後學丁天毓頓首拜撰

言行錄　　門人李　約編

夫性生而然者也孩提之知愛其親孰使之性也而行可見矣行非性之外也性一行百而非有二也能盡性則可以盡人物贊天地非禮勿動四句聖門第一義夫耳受聲目受色卒然當前耳目非灰槁詎能御之纔着意禁絶又非顏子工夫此等境界全在人自家體認

吾人立心時時不可無鳳翔千仞意思有此意思而後我大物小三公萬鍾等之浮雲況小小利害哉

吾人講學却要識得大頭腦總只是盡性性者天地萬物之同源吾人要識得此身與天地相似是何物合下用功在何處如堯舜授受孔曾一貫孟氏願學與夫宋儒相傳的正脉喫緊處吾人必何如方與聖賢恰相似始為善學其要總在主敬敬者只是這點憂勤惕厲的意思頃刻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敬則常聚心本活物敬則常惺而性無不盡矣

中庸素富貴等語原無執着有人一日之間至富貴

的也有貧賤時至貧賤的也有富貴時就其心之足不足處便是稍有横逆拂鬱之時即是夷狄患難流移轉徙就中恰有至當的道理非君子義定機圓胡能無入不自得若此

先生清夜每喜誦孟子牛山章與張子西銘嘗論生而知之者上也章謂三等當在知上看不就人品上看孔子生知亦有學知困知衆人學困亦有生知如假我數年學易非學知乎發憤忘食非困知乎不學而知非生知乎生知乃是一點靈明不假思維言說不落階級蹊徑渾然天成通極性命即陽明先生所謂良知便足以盡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故為知之上此在衆人時有呈露處聖人則常常現前耳學知困知便屬人為不免有若難處所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也故為知之次又次此在聖人亦有合之成其大而已至知困而不學本體全蔽錮了辟則日有鐲之是乃憒然無知之民縱饒機變百端不合性體不名為知故曰知之下在聖人與賢人都不若是

退藏于密密是道之精微聖人之妙處余嘗于此體

於天下萬事眞從密處致顯靜處生動

學者日要惺惺照己所不足處而實力焉躁則以靜養之濃則以澹澆之邪則以中乘之浮則以定鎮之私則以公克之矜則以和平之日省一日孶孶不怠自造于聖賢地位

人能主敬自無欲時時收攝此心如淵澄如岳峙天下無足震撼昏翳此心者而後當天下大事自恢恢游刃有餘地

先生拔淮時念菴與東城同訪先生各述所聞因劇

論學問病痛先生謂念菴曰念菴聰明凡聰明必不穩固深蓄念菴感激有父母生我師友成我之歎云

欲澹則心清事簡則神靜氣定則志恪言寡則德進

大學格物豈外索之形器之粗物即吾心體故陽明先生謂吾心即物理物理即吾心非有兩也若謂心非物則落于空寂何以能參贊位育做出許多事來若謂物非心則又涉于形器之粗矣形器之粗必有滯而不通之處心果滯而不通乎哉

吾人一點靈明洞洞矚矚即良知也聖門之所謂仁而孟子之所謂性善也靜中體認俛仰之間可彌六合而照千古人惟私欲橫于中故靈明昏翳是以聖門重克己

人不可小看了此心中間具天地萬物體段收參贊位育功能皆從心出完全此心分量纔是聖學

人心常活常應如陰陽之氣周流于兩間如血脉周流於一身並無一息之停自有生以至全歸時此心是常應的即大夢中未嘗不覺其云寂然不動者就其應而不係於應者言耳後儒執游氣之暫息認爲

寂體此與逝者如斯之意天地懸隔

三千三百正是洋洋發育處故君子學以尊性只是一箇敦厚以崇禮

舜好察邇言句解者曰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此語非是天下惟邇言於境最眞於理最切蓋言近而指遠所謂庸言於此察之方是擇乎中庸然非大舜不能察此意却可理會

凡人資禀篤實固是進道之器然若不發憤好學徒義日新則此篤實翻爲障道因緣此孔子所以思狂

獨也

張橫渠先生云自始學以至於成德總只是一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語極切要故曰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聖經言明明德即言親民此是一本功夫不是體用內外之說

程子曰聖學本天有味乎言之也天之謂明命人之謂明德試向人身體驗明德却是身中何物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孔子無知即太虛的體民鄙夫空空即聖人的太虛此時亡問聖愚俱是不學不慮本來面目更何見解分別

或問夫子教曾參曰戰陣無勇非孝也他日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吾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使曾子臨陣而勇則是忘身又呼小子却是教以保身何與先生曰此問却有關繫此身爲親守爲君致只是一般曾子呼小子守身之孝也孔子告曾參致身之孝也未有不能守親之身而能爲君致之者也致身以事君倘有遺憾於其親者乎

譚襄敏公講學於金谿之翠雲嘗謂先生曰自吾提兵以來殺一不辜恐或不免至行一不義則兢兢不敢出也先生曰殺一不辜即是行一不義二句分看不得襄敏公深論之

或問子厚言客形因感見前也客感不期而遇也然則無主乎先生曰君子虛以受人居敬而行簡定性而順動个底自有主人翁在不然是荒敗之屋客來無主成何世界

或問張橫渠言學者但當學爲聖人不當學爲賢人然則希聖希賢之說非乎先生曰人性原與天地相似分毫貶損不得故子思論戒愼恐懼說到天地位萬物育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倘不知天命本來何以云學其有聖賢之別者就人所造深淺言耳

祖述堯舜者羲農數聖人之道至堯舜止矣堯舜之後或有歉焉也此孟子姑舍夷尹而願學孔子之意

也憲章文武者守時王之法也上律天時高出人位之外矣却又下襲水土不求異於人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者是已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誠則明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此天人感通之常道也又如蓍龜無心可占吉凶人之動乎四體亦誠之不可掩也故至誠如神不足異也國家將興以下數句身解出可以前知之故也蓋言國家之興不興於興之日而其將興也必有禎祥國家之亡不亡於亡之日而其將亡

也必有妖孽夫禎祥妖孽能兆國家之興亡至國家雖尙未興未亡之時而興亡之理固已豫定矣至誠不從可知乎若說至誠因觀禎祥而後知國家之將興觀妖孽而後知國家之將亡則其知亦不神矣然則禎祥妖孽彼又何從而觀之乎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皆此意程子曰枯萃朽筴猶能兆豈有靈臺不自知正此之謂矣此至誠前知只是不慮而知養到神處·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蓋爲臣民者凡出言則人相與辨之必求於是而後已獨患不能聽納耳若人君則不然臣下慫恿導諛君之所言而然從而然之君之所言而非從而非之更不論可否幸其君之言善則不違者善矣不幸而不善則不違者不喪邦乎蓋其心唯知不違而已初不顧其言之善與否亦不顧其喪邦與否也古者君臣論道相與師友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替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成其否若君之所然而然之所非而非之則謂之不肖臣矣故莫違君言者非盛世事也雖然後世有唯其意而莫之違

者矣

深造是工夫縝密以道是主意不差深造是道問學以道是尊德性深造而不以道雖日孜孜焉竭其才力畢竟是强探力索以法把持縱有成就却非自得如羿人之交臂歷指身坐囹圄自分不見天日更無紛華外騖豈可謂自得也文章是可見者却說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夫子言之却又不可得而聞蓋所聞者不以耳聞而以心聞文章是喜怒哀樂發而中節

者性與天道是未發之中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欲問之奈何於不可得聞處尋之可矣

中庸不可能也又曰民鮮能久矣何如而能之於其不可能處有得焉是眞能矣

人不能先覺者方墮人計中忽然開明乃有所覺蓋先爲物欲障蔽故不覺然其本體之明終不可掩故亦未嘗不覺但其覺有遲早耳人多爲人所詐所不信而覺之遲乃不能罪己之不先覺而一切逆億之

是失之已求之人所謂反鑑而索照矣鑑之所以能照者以其明也人之所以能覺者亦以其性之明也故始雖蒙蔽爲人所詐不信而終能有覺也若逆億則失性迷眞不但蔽而已矣終無由覺矣雖間能得人之情亦非正覺矣蓋先覺者只是自得本性常惺常照常照常寂無覺不覺實無所覺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萬象森然已具而冲漠無朕未嘗有所動也故曰先覺海鷗日狎海童至其心生而翔而不下者爲其蔽淺也衆人皆慾深蔽亦深故覺之遲海鷗皆慾淺蔽亦淺故覺之早若人已有皆慾之蔽而復爲逆億以待之則失性迷眞不但蔽而已矣故曰返鑑而索照也人能知海鷗之覺而知其蔽焉則幾矣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是子路資質相近有見於此而日孜孜焉原其心自不忮不求中來故聖人引詩美之子路却終身誦之便是以此爲功課不知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且如顏子簞食瓢飮在陋巷不改其樂孔子飯疏食飮水曲肱枕之樂在其中所樂何事是他自得本性雖樂貧無所樂固非

樂貧亦非樂道卽人習染日深種種世情無由見得本性其喫緊用功只在飮食衣服男女利害死生之間然所以如此者只爲要得本性則工夫始有下落不然雖極其深造猶爲外道所謂執筌蹄而忘魚兎矣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在世情極是難事子路能之則不以貴賤貧富榮辱動心矣然世情所以恥於此者只爲在軀殼上起念故生榮辱其在己必求得之於人又生妬忌不知此與吾性分何與

也子路見破了却於此日孜孜焉然恐尚未必堅定
也故聖人引詩以美之使之篤信深造期於有得也
子路終身誦之是何等力量聖人於此又曰是道也
何足以臧此是聖人善點化處
道問學而不主於尊德性則雖日從事於學不可謂
致廣大而盡精微云云 故致廣大以下四句雖單承
道問學言其實必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乃足以當之
旁行而不流旁如書經旁招俊乂之旁曲暢旁通之
旁不可訓作偏側旁行而不流猶言泛應而曲當也

先生西都時報謫邑簿於江口因得寒疾還將燎火
汗之署中無薪也車夫人爲取壁中蒸燔焉疾且愈
某醫誤用白虎湯遂不起彌留之際言無他及衆爭
督過醫先生忽瞪目曰我命然耳醫何罪次日諸僚
亦欲治醫罪竟以先生言醫得釋
呂沃州公云疎山公在臺中清望最隆貴溪秉政嘗
招之使親己不屈也分宜用事勢焰薰灼公投刺止
書鄉晚生或勸從衆增一學字不可分宜亦敬公有
被駁者訴分宜所分宜曰吳道長既聯署必不枉其

見重如此又曰江西士氣素著當分宜秉政不無絀
風而靡畢竟推重江西者尚賴有吳疎山諸公維持
之也
孫立亭公按南畿訪先生于滁陽因相與劇談格致
未發之中甚契洽自己達申未具餐孫公歸署始覺
踰亭午亦不索飯及爲大司寇猶憶念是事嘗對人
曰世廟末年吳道長再起人望之如鸞鳳奈何没後
尚鈌美謚因遺書中朝曰清修如司寇問學如司寇
較之近謚亞卿陳雨亭之正直邵養齋之雅淡吳其

過之而今以年遠寢謚此某所以爲公論發太息也
李石麓公與朱鎮山公語吾閱人多矣如疎山者溫
潤如玉一時朝士爭識其面每相謂曰神完不可及
也
守道崔公都每與人言我輩獲罪中丞御史只做官
不得若獲罪吳疎山便做人不得
徐少初公有疾召弟子吳希舉謂曰疎山爲人會理
寡欲非吾所及
近溪羅公拜先生祠謂諸學者曰金谿之學未有象

山國朝有疎山皆先立其大不提宗不立門戶
卓峯黃公爲姚江高足弟子先生師之卓峯嘗云青
田實得之儒姚江實用之儒疎山實踐之儒其高明
易簡則一也
王白厓公曰疎山從黃卓峯公講易卓峯曰思誠神
氣異常在告時過邑有秕政不利于民者卓峯輒命
公往白令公瞻覩端重詞氣雍容陳閭閻疾苦如指
掌令輒敬受卓峯每曰吾不若思誠之動人
五台徐公謂撫州士風甲天下疎山尤表著栢泉胡

公謂疎山岳極之望道義之宗若肯一出眞足以鎮
壓浮薄甘齋成公曰疎山風裁氣節素重臺評
何儀部匪莪曰吾於閩中屢聞諸先輩謂疎山先生
寡欲人也豈惟一切世情即此身聲色臭味幾于無
矣
先生在臺中時執政某以選取譯字生被論先生與
衆往候某甚不平先生曰今外議沸騰公當自反執
政爲之改容
先生起復臺中時華亭安陽興化在內閣先生持旌

教生刺往候之或勸宜少貶損先生曰吾齒長矣稱
晚不情諸公既畧其不肖錄之衡書中尋復以廷疎
見罪耶華亭益高之欲以少冢宰御史大夫借重先
生先生竟求南去
戊申病痊巡撫傳公巡按胡公移檄勸行先生未決
以封君古峯公命始就道至德州尋以病引退執政
某深恚之曰吳某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清朝盛
世顧獨不足容耶過元山曾公辭解乃獲告
先生在南都只素不入長安冢宰望溯吳公寄先生

詩海內同袍苦不多思君南去獨長歌別來閱歲無
音問應是江南少鴈過先生得詩潸如也
徐大緜先生嘗曰我輩得疎山一字嘗比金玉
先生在南比部有一喇軒獄爲人羅織司寇徐達齋
執之甚確不欲改成案侍御耿楚侗公白其事先生
廉之果寃毅然平反楚侗曰今時何得如疎山者如
某獄人都怕達齋惟袁裕春與疎山信我大家擔當
先生按河南伊藩豺恣以正衡之懾其端望乃遏書
結納以道友稱先生報云殿下天子貴戚非某所敢

友其天子懲臣非殿下所得友嚴肅有度類如此
伊瀟故事宴御史援酒則長跪先生捧罰立左右贊
唱至數四目攝之終日屹然乃借優人口嘲先生曰
蘇秦邦被蘇三離間親親先生知蘇三字音類別號
乃正色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
伐之伊瀟赧然後嘗語人吳御史真不可奪
睢州地近河一有衝激環城爲沼民多墊溺先生痛
之爰相土築臺高廣若干自是河決水至咸登臺
寧止得免魚鱉睢人至今永賴揭石紀銘志其臺曰
吳公臺云

時境內中官某氣焰薰灼嘗欲假先生名樹坊爲重
素憚威望轉乞撫臺干之先生竟堅持不可
時河南一令夙有聲稱先生行縣欲廉實薦之比供
入令捧鮮鰻魚跽上先生憮然知爲媚上取譽者已
廉得其饑疏黜之
揚州有巨商以重賕通一地曹約關白淮院者及聞
先生按淮命下地曹郎反其賕曰是不可以人情骫
骳的吳御史也

先生按兩淮深知王心齋侍式其廬語三日甚相契
洽文成良知之學多所發明學者請兩先生問答擬
爲語錄先生曰學在自得語錄何爲
先生在淮揚忽通泰二州潮漲蕩析廬居生靈淹沒
數萬計其存遺待哺者嗷嗷若捧漏適糧艘至先生
嘉曰是天假之以活吾民矣或曰合請諸先生曰天
子幸愛養元元乃令危在呼吸如請何遞取運粮給
散旋以聞義辦補出一時之通融而公私無恙羅近
溪公以爲此舉具見忠君愛民之實德非有奇謀大
力量者不能已又疏留鹽錢六萬以爲廬室耕種燒

鹽之具民用寧居休養生息獲有今日云
獻皇后梓宮南祔道出淮揚或議毀邗江一帶民居
以還繞道公不忍乃出罰鍰構木修棧以通又或議
借富民以備供億公曰淮揚之富孰盛于鈔關運司
次及府藏者乎資之爲用毋以病吾民於是供億夙
辦民皆安堵
寧國守某佯恤民左右漁貨先生爲令旨因事諷之
朔日臨守謁郡城隍神請曰廟祝以城隍神小像掠

取民間葦之便守命立焚之觀者動色
巡撫某以宣城積逋中公不得復借丁口六事厲語
侵先生先生乃具文曰士可殺不可辱進誰命退惟
命李莫能難佗日謂執政曰吳宣城氣甚傲執政曰
傲吏非凡吏信然巡撫亦愧服
寧國屬邑舊令至登樞要守謀諸先生欲爲建祠樹
碑公廉其無狀抗議不可且曰凶禍所加令自當之
事遂寢
撫臺周莪崖公嘗疏薦先生先生應召時莪崖公適

行縣因造賀先生留飯僅虀魚蔬果左右曰無乃菲
乎先生曰澹泊固吾常事
嘉靖中海樓凌公疏舉海內六名賢于朝荃湖吳公
念菴羅公平泉陸公三峰劉公少初徐公先生其一
云
京師傳語有疎山躬恭京師縉紳揖畢復加深躬四
方碧折至地先生曰是再揖矣獨如禮拱後人慕而
倣故云
性喜靜坐每讀書止誦白文數過薄記誦剽竊于是

五經子史皆了大意獨謂周禮一書吐周公之經濟
具治世之良規平生留神在焉
金谿故椎樸不善供應一日卓峰公知上官督過乃
往候語曰吳思誠在臺中嘗布袍蔬食士論高之公
知否上官於是省供應弗復苛責焉
黃掌教應沙曰先生嘗語株每入臨汝望見城堞郎
動念此間有章介菴陳明水肅然起敬其虛心樂善
景仰前修如此
先生執喪盡禮寢苫啜粥三年如一日旦暮必拜哭

雖燕居麻絰不解顏色極憔屏跡公門弗復問戶外
事至觸手澤未嘗不泫然泣下雖古稱純孝奚加焉
人有言先生居喪哀形于色平居溫然迥有鄉人干
以私者面輒赤謂義形于色此約等親察而孰見之
時有罔平民爲盜富戶窩之有司將寘以法質諸先
生先生乃紓心解顏明辨析理事以平反人竟莫知
所自
先生令宣城以歲額輸于郡主者索增羨餘先生不
可主者且白郡守增之先生曰已有守睍視曰尚無

先生曰聰立正視故有守立側視故無守大慝

先生爲令入都不函一幣唯欽天文圖爲贄一時諱然稱吳天文云

先生請新太昊陵寢謂宜與闕里並隆以重斯文鼻祖此創始之論也趙文肅亟稱之曰是疏義精詞確發先儒所未發

先生九厥繁縟涵淳斂華中藏益密朋儕來聚深以精神感孚不事言語相對終日黙然飲以太和而已

先生爲人行所無事質任自然渾是一團仁體而胸

中涇渭甚確義不可處斷斷乎不能易也

先生襟懷瀟散一切聲名爵位遣之都盡一時名碩謂先生如野鶴淩空

有楚中士人謁思申者慕先生逼刺道詩曰相公處處逼書謁侮向人人說介翁白馬雲林君獨隱權門槐柳愧高風

近溪羅公曰世廟時理學者或門戶之競先生則渾融無跡事功者或作爲是高先生則沖漠自潛節槩若荀陵厲相持先生則夷猶順應究竟所就人卒莫

之宗焉茲固得之完養之純有裨世教出于尋常萬萬者

止菴楊公以秩滿入都言先生丁酉抗疏人但知有功於人才不知爲抑郭武定也武定得幸世廟權勢薰灼世廟追寵其祖郭勛議以配饗江公汝壁典試南都以此發策問郭喞之遂中傷汝壁被逮因廢一榜對制當時中官與郭朋比結黨人莫敢攖先生草疏已定將日晡始入闕門中官詰曰上怒甚得無涉及南都試士乎先生曰非也中官不暇檢察遂得進

覽卒爲郭所中下詔獄予杖此等大事記載多闕亦是時武定寵盛人畏之遂廢直筆耳百世之下史果能盡信耶

先生平居無狎慢時二三執友俱顯貴同訪先生之廬途中相謂曰此去思誡家勿爲禮拘人必五斗盤樂盡醉而返及席坐叙飲止小杯談雅自晨及申諸友竟不得啓口如前意此先生持已莊嚴不但自消狎慢而并人之意消也

臨川常君博雅有古行先生與之爲布衣交去先生

居半舍朝夕相過從及常君逝先生痛悼之過其里輒下輿存問其孤如此者終其身無變先生交友無間死生蓋如此

或有謂先生只平平無甚異於人者不知道本中庸忠在不平易先生榮名聞四方而不設講席正議重天下而不落著述節槩挺千仞而不樹町畦清介逼古人而不爲矯激是平平乃所以見先生之大也

先生布衣時習修疎山禪寺山僧具餐以進至以敗脂調蔬不堪下箸先生每食必舉箸至蔬盤中人問之曰令彼此情相安耳此亦無衆寡小大不敢慢之學

先生髫年卽有爲聖爲賢正心誠意之說稍長爲諸生走白鹿講析義利之學入仕爲廉吏爲名御史凜凜風節居家循循如處子自童至老終始一轍真天地間完人也

先生再起當事者以副院虛左待先生及入京又欲擬除少宰勸先生少須先生度志不能行堅求南去昔宋司馬光辭樞密神宗曰只此一節人所難能世以此益高先生云

孫立亭公嘗語人曰吳疎山道長居家二十年再起臺中一時朝士比之爲鸞鳳其望重如此

楊止菴公曰先生再起臺中清望隆甚時不佞某在水部偕同寅往謁畢入署堂翁詢投刺如何衆曰如故事堂翁曰疎山有道人也不可以故事拘於是水部諸君更用晚生其後比部繼之而卿館臺省亦聞有行之者此固可驗人心之好德而亦見當年崇尚先輩猶庶幾大雅之風也噫今亡矣夫

嘉靖末年谿多草寇有渠魁徐耿者萃衆百餘肆行剽掠村落至不可攖其鋒先生祖塚在三十都去盜巢不遠時盜相與誡令不可輕犯吳御史吳御史真君子由是近塚居民聞之爭藏輜重先生庄舍至充楹塞棟無所履足于今徐社百十家猶能言之云

先生作字卽屬稿不肯省文每依洪武正韻不喜人作俗字只令正書端楷不論工拙

先生處鄉黨和易可親卽田夫俗子亦不峻拒若學者綺語綺禮見先生其色每厲然不少假借

先生居常布袍被服不厭浣洗即至做壞亦一垢不存先生盛暑必衣冠未嘗急扇終日坐不睡亦不汗淡旬日不浴而肢體常淨

先生不直斥人短其有各持意見者不遽折衷第令其虛心再思有悟者先生欣然是之不悟者先生約言悟之

先生不喜多言即與客對坐或至終日不發一語而神意恰然

先生家無異物珍玩燕几止圖書數卷而已即它人

有之異物畧不注目

先生自入仕以至卿貳不豎一坊牌門不懸一扁此尤所難及

壬辰林大欽春榜先是夏桂洲因先生同里環且物色先生狀貌魁偉廷試欲首掄以爲制科重因授意收卷官記取私號有豫告先生者先生默然不答投卷時自以手雜亂之亟趨出余嘗閱嘉靖初泰和羅公欽順由禮部尚書起改吏部辭弗就當時以此謂其有鳳翔千仞之意若先生才雖書生便知趨向之正便不愛做狀元觀此寧多讓哉

里人有李子誠者嘗携笅往安成求執贄羅文恭之門文恭曰汝郡有疎山反師我耶即馳書與李子命納贄於先生而受學焉其推重如此

先生性稟靈悟嗜好寡澹神瑛獨完每於事理動燭幾先嘗開按河南事竣亟引疾歸巡撫維公昂力勸止之先生曰物不可以久居其所行而止之進而退之天之道也此豈其獨然耶諸君須共識此意其後維卒以事去乃嘆曰吳公先見弗可及也

先生家在疎山之傍間僦居羊城一夕與二三友漫遊忽顧同侶曰吾家火崇矣明旦倉頭至果然其徵異如此及讀先生所訂先覺解義海鷗深淺之論歸之於無欲非本源工夫澄徹之極胡以臻此

跋

余幼領過庭之訓聞先君雅言疎山先生盍余先祖石泉公與先生同膠庠又同侍黃光祿函丈景行仰止積有歲時藉此風徽廸我蒙稚惜當舞象之年尙愧闚豹之識而又越在漢東山川修阻雖有區區鄉往之意亦已疎矣逮夫通籍以來獲與搢紳學士遊而搢紳學士又靡不推服先生者乃知先生以鄰幾之才躬道素之實卓然以理學命世而上接青田之派者也惟是嘉言懿行未覩成書則醯雞之儒何繇

測其大全乎近乃讀先生門人李約所纂一編或采之國史家乘之紀或收之殘編蠹簡之餘或摭之搢珮鴻碩之譚或發之鄉黨耆舊之口傳以躬行參諸面命散猶星列合若珠連讀是編而後窺先生之際矣嗟乎馳騖之士嘗意于聲華寥廓之流寘心于義諦自非洞玆性命依乎中庸孰能言則折儒之角而行則厭人之心如先生者乎或謂先生雅不欲以言自見而又謝世三十年矣玆編存什一于千百奚足以盡先生噫不然嘗鼎一臠測日寸圭而短長之度不愆鼎俎之味無爽故一言合道終身由之而不能一節可師百世聞之而興起而矧其章章臚列如是又奚必誇多以炫其奇務博而浮其實哉余生也晚言好皆誇展對是編未嘗不憮然悟規規然自失者不揣僭越輒爲跋語附于先生之後亦以見吾先子之所畏非阿私所好也

邑後學何宗彥拜手識

跋

不佞應雷幸侍先生最久先生嘗以季子仁廣從學應雷與仲子君重甫連席榻有年緣是先生日一至館或再三至或同飯或雷先從徹而未歸先生詣宮來館中時或問餘飯欣而飽之游箸冷蔬餘餕之間若為巳具然者城中幾椽粗蔽風雨非遇公事及親賓吉凶不用輿蓋止角巾散步一蒼頭自隨絕無邊幅而而予見之肅若辟人狀自按河洛歸家居逾廿載累薦不起後弗獲巳應召一歲四遷而歷卿階泊

如也立朝恪守正禮若稍貶世風斬然不可習婉容若驟見驚愕及即之溫然不立異論宗又帖然心語曰世風當有是也先生卒于官中外共傷悼之至有泣下者雷侍先生久知先生亦深遂條擧耳目睹記并二三大老所齒及逸事與今語錄並梓以公諸海內同志者

邑後學張應雷拜手識

跋

先生學主自得深厭口耳雖百家之書多所點竄註釋閱後却不留念故卷帙散逸存者無幾至於論學數章發明親切然亦僅存手記罕有傳者乙巳春任謁拜先生祠下問從嗣君搜索得殘編一二讀之見其悉自心胷流出神理瑩徹與無本而勦說者逈異此亦足以窺先生之一斑也因請錄而梓之以廣諸同志復閱其交際諸讃不下百餘皆當年所與海內名流往返論學論政互相切劘之益無半語於世情

想念渾然太樸規模噫去先生世幾何而今不可復覩矣安得躬行實踐如先生者以範世云

東邑後學何其任謹識

吳疎山先生遺集卷之九

年譜

宏治十五年壬戌七月初二日　先生生一歲

近里有接雲峯山形聳秀神著英異成宏間閭廣禱誦者絡繹不絕錢楮塞道火炬燭天自先生出而山遂寂然惟嶽誕申古豈虛語

先生未生時盱水舊經楊州村距疎山十里一夕徙繞疎山而先生生

宏治十六年癸亥　先生二歲

宏治十七年甲子　先生三歲

宏治十八年乙丑　先生四歲

弱不好弄

正德元年丙寅　先生五歲

入學讀書穎悟絕倫

正德二年丁卯　先生六歲

端毅嚴重視聽言語不苟羣兒莫敢犯之

正德三年戊辰　先生七歲

一日與羣兒浴水時方旱禱長者試以對云耿恭拜井求涸地之甘泉先生應聲云大禹治河疏滔天之洪水爲童子時便有帝臣王佐氣象

正德四年己巳　先生八歲

晨出遇人盜魚先生慰遣之不令人知

正德五年庚午　先生九歲

嘗與羣兒浴水疎山港有一兒徐宣者幾溺水潭岸峭削不能上羣兒驚走先生急呼止以裹脚布

援連投水中名羣兒共曳之衆服其有擊甕之智

正德六年辛未　先生十歲

夢伏羲授易豁然了悟講說經義不墮蹊徑善屬文劉能峯師命愛之能勿勞乎題有愛之欲爲聖爲賢則教以正心誠意修身愛之欲爲卿爲相則教以治國平天下等語

正德七年壬申　先生十一歲

近里環琚祠歲九月張綵樂報賽父老請先生題綵聯云香擲虜庭始信千金難易我泉貪交廣誰

云一飲解移人先生清操自幼見之如此

正德八年癸酉　先生十二歲

應童子試有聲

正德九年甲戌　先生十三歲

以易經補邑弟子員督學端峯邵公稱其不凡

正德十年乙亥　先生十四歲

慕先儒象山之學得聖門宗旨遂師事黃卓峯先生講易

正德十一年丙子　先生十五歲

性方嚴一日郊迎諸上大夫先生爲邑弟子員偕往衆方競戲謔先生飄倚樹瞑目有叩之者不覺熟睡却正立不仆其神氣安定如此

正德十二年丁丑　先生十六歲

娶東大人

正德十三年戊寅　先生十七歲

負笈之白鹿與四方名士相切磋出入嘗以大易周禮二書自隨

正德十四年己卯　先生十八歲

由白鹿歸省過鄱湖疾風撼舟幾覆先生凝然端坐人謂有伊川達後之見

嘗與黃卓峯先生洪柏山先生王東石先生陳明水先生講學于邑之翠雲山

正德十五年庚辰　先生十九歲

復之白鹿洞精究易理學益充然有得

正德十六年辛巳　先生二十歲

藏修鹿洞十二時中强半靜坐每讀書祗誦白文默過而大意了然嘗謂周禮一書具見周公經濟

治世之規莫大於此

嘉靖元年壬午　先生二十一歲

讀書白鹿洞

嘉靖二年癸未　先生二十二歲

讀書白鹿洞

嘉靖三年甲申　先生二十三歲

由白鹿返疎山山有一覽亭先生愛其清曠絶俗讀書其中于易經一書尤自謂玩索不厭

嘉靖四年乙酉　先生二十四歲

講易疎山

嘉靖五年丙戌　先生二十五歲

講易疎山

四月二七日子仁慶生

嘉靖六年丁亥　先生二十六歲

講易疎山

嘉靖七年戊子　先生二十七歲

講易疎山

嘉靖八年己丑　先生二十八歲

講易疎山

嘉靖九年庚寅　先生二十九歲

講易疎山

嘉靖十年辛卯　先生三十歲

以易經舉於鄉

嘉靖十一年壬辰　先生三十一歲

登林大欽榜進士廷試夏貴溪欲首掄先生為制科蓋以意授收卷官記取私號先生偵之將卷雜亂遞出

嘉靖十二年癸巳　先生三十二歲

授山東樂安縣令下車謁孝子徐道之廬增加考課建號舍四十間樂邑風俗為之一變

嘉靖十三年甲午　先生三十三歲

在樂安任內念孺子不解字學先生考社師點句讀親教以反切之法又考訂醫書授里童讀之實學宮汚池開兩門取土不日成功以才調宣城去之日百姓攀轅不舍創立生祠以祀

嘉靖十四年乙未　先生三十四歲

授直隸宣城縣令值大旱先生禱於壇霖雨立沛晝境而止

宣有生鬻妻者先生追還其妻并懲其夫

嘉靖十五年丙申　先生三十五歲

宣邑蝗災先生請於上官不待報而發廩民賴以活

重建水陽浮橋行者德之

曉諭而鎮嚴謹權量具見周官遺意一日輸歲額於郡主者持衡索羨餘先生曰衡一也特視有邪

正耳主者嘿然

嘉靖十六年丁酉　先生三十六歲

課宣邑諸生諄諄然勗以行檢爲先至今父老猶能道之

巡撫某素銜先生當考滿時責以積逋宣民感先生德爭指貲代償

十月自宣城名爲御史民遮道攀留祖樂安特甚餘緡償六百金買穀備賑一毫不充官囊咸頌曰吳青天

先生初入都時貴溪服宮錦袍衆競譽之先生獨嘿然貴溪曰吳子心何在先生曰俟公衣事畢當以政請

嘉靖十七年戊戌　先生三十七歲

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入謁政府手持天文圖爲贄京師號爲吳天文云

丁酉科南畿鄉試策問語侵郭武定上怒罪考官且罷諸士制對正月初三日先生抗疏申救詔并逮上尋悟釋之仍還先生官疏見卷一

越兩月疏請專職掌以釐臺規見卷一

八月十七日奉勑巡按直隸專理兩淮鹽課兼理河道御史

十月初十日接理兩淮鹽課

嘉靖十八年己亥　先生三十八歲

七月巡至揚州旋按視通泰等處特謁王心齋先生語三日夜發明良知之學先生疏薦於朝見卷一

閏七月初三日海潮暴湧漂没通泰民廬先生上疏并權假漕艘以濟見卷一

本月又疏請賑恤以全國課見卷一

六月獻皇后梓宮南祔道出淮陽先生爲搆木橋以通積道民無繹騷至是優詔褒之先生上疏辭免賞賚見卷一

先生本躬行以治民巡按之暇表章古文孝經疏請頒行以訂漢儒分章之謬見卷一

冬先生因勞致病上乞養病疏見卷一

是時念庵偕東城至揚州訪先生因劇論學問病痛先生曰念庵聰明凡聰明必不穩固深啇念庵

慮濟退而作師友成仁之歌

嘉靖十九年庚子　先生三十九歲

春濟復維揚河隍工竣

三月告病東歸

與羅念庵書見卷五

與戚南山論學書見卷五

撰表章古文孝經序

嘉靖二十年辛丑　先生四十歲

養病家居

京都新創金谿會館以待文武鄉會試及需次京

師者郵書請先生題額先生爲書嘉會堂三字至

今手澤猶存

撰金谿名宦鄉賢祠記見卷三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　先生四十一歲

養病家居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　先生四十二歲

病痊赴名入都除河南道監察御史

上禁止私交以勵風俗疏見卷二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先生四十三歲

四月上重守令以圖治安疏見卷二

河南伊王典模故驕橫畏先生端介致書稱爲友

先生報云王親藩非某所敢友某憲臣非王所得

友王益畏之

九月初三日奉勅巡按河南兼查處軍器

九月既望先生按睢州睢處墊溺先生爲築兩臺

以禦災睢民至今賴之榜其臺曰吳公臺

十一月初三日奉勅巡按河南兼督理漕運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　先生四十四歲

歸德州去府遠甚且當三省之衝先生疏改爲府

以便控制見卷二

先生立臺時原任都御史王廷相嘆先生建言不

先闕白及歸田病故復爲奏請褒恤入祠以長者

目之見卷二

先生按陳州疏請修葺伏羲陵廟以迎先天八卦

之源詔伏羲聖之大始孔子聖之大成見卷二

河南宗室蕃衍先生爲疏請籌算祿糧見卷二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先生四十五歳
因違養日久遂假疾告歸
阜夫人舉伯子後不復有所出嘗勸先生置側室
于是年納劉夫人焉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先生四十六歳
家食養親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　先生四十七歳
巡撫傅公巡按胡公移檄勸行先生不欲往封公
數强之始就道至德州心動復引疾歸

九月初二日子仁度生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　先生四十八歳
七月十五日封公古峯先生棄養人謂德州心動
之應純孝之感也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　先生四十九歳
奉封公柩安厝于邑之三十九都戴橋
嘉靖三十年辛亥　先生五十歳
居喪讀禮寢苫啜粥三年如一日
十月十五日行禫祭除服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　先生五十一歳
値分宜柄國先生晦跡疎山扃戶注易若有終焉
之志故顏其室曰復性堂黃卓峯先生曰若疎山
實踐之儒也學者亦稱疎山先生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　先生五十二歳
注易疎山
十一月初二日子仁廣生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先生五十三歳
注易疎山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　先生五十四歳
注易疎山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　先生五十五歳
注易疎山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　先生五十六歳
注易疎山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先生五十七歳
注易疎山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先生五十八歳

注易疎山先生有自著易說十卷惜散軼無存

十二月十六日朱太夫人棄養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先生五十九歲

讀喪禮

奉朱太夫人柩葬於本邑后車靈岩寺右

嘉靖四十年辛酉　先生六十歲

讀祭禮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先生六十一歲

三月十六日行禫祭除服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　先生六十二歲

撰撫州社倉記見卷三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　先生六十三歲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先生六十四歲

分宜罷當事者引用耆碩以收人望補山西道監察御史先生不赴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先生六十五歲

一夕頂生奇骨聳然山立髮披如髻說者以爲尼印骨遂膺徵命復補山西道監察御史先生强赴召立臺七日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尋陞南太僕寺卿轉南大理寺卿

先生南去適孫立亭先生擔督江淮乃得聚樂於滁水之上相與辯白格物未發兩端立亭公嘗語人曰疎山先生真斯道主盟也

隆慶元年丁卯　先生六十六歲

晉南刑部侍郎一時名流翕然宗之瞿昆湖公嘗遺書曰思見念菴而不得見先生如見念菴也華

亭徐存齋公云人每說古君子如吳疎山眞個古君子

隆慶二年戊辰　先生六十七歲

留都攝刑部篆一夕與客講孟子存心養性章少焉痰涎上壅遂正襟危坐而逝時二月初一日也

神宗朝贈禮部尚書謚文莊勅葬臨川百三都之榮山

吳文莊公行狀

吳公諱悌字思誠撫州金谿人也其先蜀人有諱宜者五代季兵亂避地南豐後復自南豐散之疎溪因其居號疎山學者稱為疎山先生高祖永琛曾祖紹賢俱不仕祖福臨父望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祖妣王氏妣朱氏俱贈淑人公為縣令時已封其父如其官母為孺人三品誥贈從今皇帝登極覃恩也公以宏治壬戌七月初二日生隆慶戊辰

二月初一日卒享年六十有七配車氏累封淑人子男二人長仁慶太學生淑人出娶曾氏次仁度邑庠生娶王氏次仁賡邑庠生娶何氏皆出側室劉氏孫男某某孫女某某仁慶等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山公生而簡重凝峻不逐羣兒嬉戲稍長為邑諸生事恥為剽竊綴飾以逐時好聞邑先儒象山先生之學慨然嚮慕焉故其學以主靜為本讀書先會章旨而後註腳曰徒獘精神無益爾往來白鹿書院與四方知名士相切劘久之益大有所得歸道鄱陽湖疾風撼舟衆懼失措公屹不為動卒以無虞嘗讀書疎山寺寺俯江枕嶺最上有一覽亭公時登高望遠超然自得或閉門危坐中夜闃如人莫能窺也嘉靖辛卯舉鄉試明年壬辰第進士授山東樂安知縣以才調直隸宣城在樂安不久而拊循獨至民之德于公者為深移官之日百姓遮道攀車不遠千里負如赤子之戀慈母也其治宣城不異樂安而事又有難者會歲大旱公禱于神大雨浹邑盡境而止人尤異之又明年歲侵于蝗公請于上官不待報而發

廩救饑活者甚衆方救饑時衆議遏糴或請勸借公曰遏糴且病鄰邑勸借將妨富民吾皆不忍惟量出邑中藏金若干令有力人易粟他郡轉市于民而徐收其直以償官故其時貧者得活而富人亦不受困旁近之民胥賴焉然公政取便民不能婀婀上官周于爲下而拙于近名故同志者愛而薦之不然者陽是而陰銜之巡撫某故銜公者也邑有積逋更六七令弗能理當公秩滿時特以屬之欲故縮其期以中公也宣父老重德于公爭鬻賣以代補償不數日逋

釋而公不爲累尋亦被召以行宣民攀送呼號益倍
樂安時入謁宰執不函一幣惟鉠天文圖作贊時稱
吳天文云丁酉授廣西道監察御史首請專職掌以
振風紀語具奏議中會其秋南畿試録忤上意有司
論罰有差議且罷諸士制對公抗疏申救反覆千餘
言冀悟王聽而時宰故以他事撼公遂逮于理未幾
上特命還職可其奏諸士賜甲登膴仕者甚衆而常
熟嚴公初亦在議中後竟起侍從晉列台司者名當
世皆公之力也已亥課鹽兩淮時海潮驟溢千里爲

浸公特疏聞于朝亟請議賑而又計處餘鹽以資買
補召募流民以實𨒅亡被災之地商竈稍甦而國課
亦不終損獻皇后梓宮南祔道出淮揚公皆豫爲料
理事集而民不擾先皇帝特璽其勤優詔褒之一日
念母朱淑人不置即引疾歸省癸卯赴闕復除河南
道御史尋奉命按部其地鋤强扶弱風裁凜如嘗議
處宗藩祿糧而支庶有給下無額外之供議建歸德
府治而遠近勢均政無壅沮之漸他如重守令以圖
治安禁私交以勵風節二疏類皆推本弊源的中肯

綮吏治士風非小補也公學有本原政先大體其於
聖賢道統絶續理學晦明之幾人材隱顯風俗淳漓
之故尤極留意在兩淮表章古文孝經以正分章之
謬薦録處士王艮以重徵聘之途在河南請新伏羲
陵寢而崇其廟祀大約謂伏羲氏聖之大始也孔子
聖之大成也制宜畧倣孔林以彰君師治教之同源
先生淸夷恬曠負出塵埃閒居每手一編俯仰千古
之上焚香晏坐庭戸肅然平生無他玩好尤厭紛華
晩年致位卿佐祿食稍豐而氷蘗堅持無殊寒約與

人譚有及家人生産作業即口噤似不能言至陳說
性命之理揚搉當世之務又亹應答竟日無倦容
好奬誘人材汲引後進教子弟必先志節而後文藝
如其自爲與人不設城府不虞人欺即有欺者實能
容之犯之亦不與校家嘗遇盜久之莫可蹤跡偵者
得平人將羅致之公亟白于官得無枉嘗行過山中
山中人鬬毆誤中公額其人匍伏受罪公慰而遣
之其仁厚大都類此公家居頗久有司欽慕德履承
風致敬間造其廬不效踰垣閉門之隘往來投報有

胥然絕不以私事相溷惟聞人有橫罹搆陷之毒莫
可控籲者公慼然痛之郡邑往往有寃結之獄得解
縶苦之征獲停者疑公或有力焉然公竟不自言人
無從知也所著有疎山奏議二卷易說十卷及所訂
孝經古文行於世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公自起家進
士以至蓋棺中間仕而歸歸而復仕其或處或出皆
有深意確然當于義而不苟至其充養之邃密功業
之所未竟者淵乎穆如未可以淺近窺也期以罪南
從公時居大理爲其屬官期於曹偶中最鄙不肖然

荷公知愛特深時時進教之勉以所未至期方將藉
焉恨相遇之晚也而公竟棄我去矣哲人其萎百身
莫贖嗚呼痛哉後公之子仁慶仁度聞訃來奔執期
袂泣且再拜屬爲之狀將以請銘于當代鉅公期誠
淺陋不足以發又慮失此無以報公之知輒以二子
所口授者綴緝如右以備世之君子採擇焉謹狀
賜進士及第南京太僕寺丞前翰林院國史修撰舊
屬晚生烏程范應期頓首拜撰

吳文莊公墓表

嘉隆間撫有疎山吳先生者篤學嗜古一德初終不
替于自入仕路側階縉紳末議而知先生爲一代完
人近聞田間野老述先生遺狀猶令人凜凜易名之
典久而未露太常議謚以維風聞幽輒首先生嗟乎
日月𨒂邈明德愈新孰使之然彼其醇誠渾噩積于
士大夫心故也吉水鄒子元標欽先生遺風敬題先
生墓曰明名臣碩儒疎山吳先生之墓而爲之表其
遺事曰先生諱悌字思誠別號疎山其先世蜀人自

蜀徙南豐又南豐徙疎山代有積德祖顒臨父望皆
以先生貴贈南大理卿先生未生時盱江舊道經楊
洲村忽折十里而遶疎山而先生生識者已知先生
爲非常人自幼卽凝重端雅長而聞鄉故大儒象山
先生學得其宗猶兢不忘師事卓峰黃君復之白鹿
與諸名賢切劘歸道鄱湖舟幾覆坦然自如若有得
也退而獨處疎山一覽亭陵高厲空穆然深思同儕
竊嘯傲如弗聞也者辛卯舉於鄉壬辰第進士拜樂
安令以才調宣城令樂安政未幾得民和行之日車

職不得發宣城字民如子而上官則苦其亢有時貴故舊邑令欲樹碑誦功德當事屬意先生先生曰故無可紀述卽有紀述而忘德罪坐令卒不樹碑守曇而持衡索羡先生曰衡一也豈令有餘守則不足以邪正異視耳守默然撫臣無如先生何矚先生上計考功氏則以夙負苦先生而邑民爭相戒無苦賢侯卒完夙負其他救荒美政未易更僕數不知者曰吳宣城傲吏也知者曰傲非凡吏竟以治行高等召入爲御史是時賄賂公行卽重金不足以當貴人一盼

而先生隻手謁貴人實不持一錢首請振風紀具奏議中會南畿試録弗當旨上怒甚謫罰有差且欲罷諸士制對先生抗疏不可逮先生于理已而怒解出先生而是科士鱗次蔚起爲王國楨者則先生力也奉命督鹺兩淮首表章孝經以端士趨而泰州布衣心齋王公艮故陽明高足弟子然行危獨眾或異之先生屏騶從式其廬與語連日夜有契疏薦于朝欲倣吳臨川陳新會故事雖不行識者韙之獻皇后梓宮南祔議者謂道出維揚須毀民居而後通維檝先

生以心計民居不毀先帝優詔褒之先生雖在事時時念母朱淑人不置請急歸癸卯再除按部中州風紀凜然如折潞藩建歸德郡疏請祀伏羲與孔子同凡所紏畫不爲一世計皆裕國訏謨覺世大範俗士之所迂而避不爲先生之所孳孳躬行不倦者也世方倚重先生而分宜爲政先生感時不可爲遂歸歸而泳言適軸者二十年惟與諸名德講求實學卽干旄過里不得覲先生面閑嘗步田閒農夫至爭道而趨人曰此非吳村史耶曰柱史而垢衣敝屨耶曰垢

衣敝屨乃吳柱史也今相傳以爲美譚分宜敗諸炙熱者鳥獸散乃起先生于家擢太常少卿晉太僕大理二卿刑部侍郎卒公爲廷尉爲司寇娓娓求生一時有疑獄株連者眾先生欲生之而沮于羣議後竟得附生比者先生遺言爲之地也諸生全者人人頂禮蓋嘗論新建學術一提西江從者如雲然于先儒家法異矣任則譚任任則宗伊尹軻氏曰有伊尹志則可無伊尹志篡也分宜柄政楊容城沈會稽遭毹烈烈酷戾者纍纍不知其所任言果志伊之志否耶

是時論出處正獨吾吉鄒羅二太史撫吳先生三人不仕耳世以仕爲任先生以不仕爲任任孰重焉學則譚樂聖人所謂樂者自然性體非有所加而以縱情恣慾爲樂去樂盲益遠先生雖中情灑然而居鄉逡巡如處子曰學以尊德性只是敦厚崇禮其與諸稱樂者異矣間有知致力者喜譚寂夫道體非有寂感先後可言語寂遽感語靜遁動身心互持動輒成礙先生曰執游氣暫息爲寂體與逝者如斯意天地懸隔嗟乎聖人復出有易斯言乎先生早事卓峰取

證心齋覲摩鄒羅二先生靜謝世氛廿年幽探密證宜所學卓爾如是世皆知先生高不知先生學知先生學而未知先生之學所以邃且深非僅如世儒以名相持也謂撫數百年象山先生後見道分明如先生者蓋難其人矣予故備述之令異代有所考鏡焉公生宏治壬戌七月初二日卒隆慶戊辰二月初一日享年六十有七配車氏累封淑人側室劉氏贈孺人子男三人長仁慶和州同知娶曾氏淑人出次仁度今任吏部員外郎克世公學娶王氏贈孺人繼徐氏封孺人次仁廣庠生娶何氏劉孺人出孫男六人曾孫六人勅葬臨川百三都柴山吳氏後山首乾趾巽車淑人奉勅祔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前吏部驗封稽勳二司員外郎奉詔起用特授吏科給事中吉水通家後學鄒元標爾瞻父頓首拜撰

吳文莊公墓誌銘

吳公諱悌字思誠撫州金谿人也其先蜀人有諱宣者五代季避亂南豐後復自南豐徙疎溪因號疎山高祖永琛曾祖紹賢俱隱德弗仕祖福臨父𡌴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祖妣王氏妣朱氏俱贈淑人公少而端重器度如成人稍長爲邑諸生即恥剽竊浮言如世習舉子業聞邑先儒象山遺風獨忻忻嚮慕焉故其學以主靜先立其大爲本往來白鹿書院與四方知名士相切劘久之益大有得歸道鄱陽湖飄風忽至舟上下波濤幾不測衆惶懼失措公危坐自如竟無恐嘗讀書疎山寺寺俯江清絕嶺巔有亭公時登眺或闔扉靜坐意興超然人罕窺其涯際嘉靖辛卯舉於鄉明年登壬辰進士授樂安知縣以才調宣城在樂安不久民輒懷惠移官之日百姓遮道攀號戀戀不忍舍去其治宣城益悉心民隱會大旱公禱於壇壝應如響大雨霑被盡境而止人胥感悅又明年歲侵公請於上官不待報而發廩給賑繼時窘甚衆請過糴或勸借公不可第量出藏金

若干令分糴和糴緩責省繇以故民無菜色道饉遺莩遠邇籍有頌聲公素質直不善事上官或勸之少從時乃笑曰何用婀娜寬容爲卒不改常度諸好諛者頗銜之巡撫某故銜公者邑有逋負歷歲久弗徵爲墮績當公秩滿將特屬之以困公宣父老念無以報德競捐貲代納得立完亦不爲累尋被召宣民擁塞攀借不可留雪涕送之如失慈母然比入謁宰執不藉手一幣人竊嘆服丁酉授廣西道監察御史首請專職掌以振風紀語具奏議中會南畿試錄忤上意有司謫罰有差且欲罷諸士制對公抗疏申救甚力時宰惡其切直中公以他事逮於理未幾上怒解閱其奏諸士子仍賜甲第致逾顯者甚多已亥課鹽兩淮時海潮驟溢千里爲浸公特疏聞於朝亟請議賑及計處餘鹽商竈稍甦國課亦不終損獻皇后梓宮南祔道出淮揚公經理夙辦民無繹騷先帝優詔褒之巡按之暇沈潛古訓加意人文因表章古文孝經以正分析舛謬爲處士王艮欲倣先朝徵聘故事以風勵四方疏入不報其正論在當時不泯一日念

毋朱淑人不置乃引疾歸省癸卯赴京復除河南道御史尋奉命按部中州風裁凜凜嘗議處宗藩祿糧攺建歸德府治事事悉中肯綮河南舊有伏羲陵寢日久圮廢公疏請修葺恢廓之謂宜倣孔林規制以重斯文鼻祖其所建明類如此臺中首稱名御史僉擬大用有期公乃力求引退優游泉石閒廿餘年前後薦剡數上會以時宰同鄉人方竊柄鴟張故深避若將浼巳丙寅歲當事者引用耆碩仍以山西道御史就徵甫數日擢太常少卿尋陞南京太僕寺卿再

轉南京大理寺卿又明年晉陟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豈弟性成尤究心法律爲廷尉當罪多平反佐刑部時值大司寇孫公考績公攝部章每訊獄必與官屬衆嚴恒戒曰無深文巧詆寧失不經初南中忽起疑獄人人知其寃抑顧諸勘者率泥成案遠嫌疑公廉知其狀惻然欲湔雪之居無何而公不起後數日寃者竟得白公實有力焉公氣和神靜平居少言病一夕偶感微疾詰朝起視事日巳晡尚造客周旋歸第纔還頃卽痰涎上壅纍纍吐不出口自知不可爲遂

整衣冠坐廳事而逝時諸子不在侍從子邦獨經紀殯歛都人聞變感悲咤有泣下者公生於宏治壬戌七月初二日卒於隆慶戊辰二月初一日享年六十有七配車氏累封淑人子男三人長仁慶太學生娶曾氏次仁度娶王氏次仁廣娶何氏皆側室劉氏出孫男某某孫女某某仁慶等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山公生有至性孝友素著于鄉評雖山童林叟咸知欽慕自悟正學後深厭俗儒口耳尤不喜玩好紛華每閒居焚香晏坐嗒然內省歷官至卿貳尚

寒素如書生凡與人接諱口囁似不能言至陳說性命商搉問學叉答應亹亹性坦夷常惓惓獎誘人內無機械外不設城府人皆稱長者樂與之親就昔家居時嘗遇盜久之莫可蹤跡邏卒故偵平人將文致纍責公亟白於官得毋枉一日行山中山中人闘毆眇誤中公額其人懼匍伏受罪公曰此正飄瓦類耳汝何尤諭慰遣之其仁厚大率如此今巳矣嗟乎痛哉會其子仁慶仁度持原任修撰范君應期所次狀泣且拜屬余銘余與公旣同年又同志雅知公最深

詎不容辭謹按狀誌而銘之銘曰

金谿之學兮久沒無聞公傳其大兮獨識本心仰承道教兮爰振斯文匪矯以自異兮不揭以爲名淵乎其靜默兮湛然寡營滌煩袪惉兮抱素含貞敦行不忌兮德博而讓廉而不劌兮簡而不伉豈弟君子兮萬夫之望青衿志道兮白首云亡窮達安節兮何用不臧勒銘弗泐兮百世永藏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汝上吳嶽拜譔

吳文莊公神道碑

吳疎山先生者嘉靖中名御史江右篤行眞儒也往歲丙寅先生起自田間而余時官翰林猶及見之冲貞恬粹盎一望顔色即知爲有道君子云先生登仕三十餘年什七里居晩應召起致位卿貳鄕評朝議翕然無間海內無識不識無不知吳疎山先生爲眞儒也者歿且踰四十年而贈謚尚缺先後撫按省臣疏臣相繼以爲請而亦格未行輿論惜之今年夏太宰富平孫公宣言於朝曰疎山先生三朝正儒當時分宜柄政依附者皆躐取顯貴先生獨超然遠舉天下想其風采如祥麟威鳳此余所親見者是宜有特典以示褒崇乃請贈爲禮部尚書宗伯請謚曰文制曰可蓋一時異數也先生仲子太僕君仁度奉使者蘄遊太行踰大梁百舍介給諫喬君胤造余請銘隧道之石余既稔先生矣曷敢辭先生名悌字思誠別號疎山其先蜀人也五代時有諱宜者避亂從南豐其後裔至宋季復徙金谿之疎溪家焉因以爲號故學者稱疎山先生云高祖承珠曾祖紹賢隱德弗

耀祖禰臨父望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
卿祖妣王氏母朱氏皆贈淑人先生初爲縣令業已
以滿最得封父母如其品其後三品誥贈從先帝穆
廟登極覃恩詔也封公少客遊滇南嘗焚千金債券
以施貧者居十餘年不歸贈公久病困床褥朱淑人
謹侍湯藥洗滌垢穢終無怠容贈公病革猶强起焚
香祝天曰世無如吾婦之孝者願生賢貴以報之言
訖而絶久之封公始歸歸踰二年而先生生焉生之
夕有異徵弱不好弄兒時夢伏羲授易卽以聖賢自

期十二試諸生有聲讀其鄕宋儒陸象山語錄慨慕
之乃負笈從里人黃卓峰氏講性命之學黃故姚江
高足弟子也而又往復白鹿與四方諸名賢相切劘
歸道鄱湖疾風撼舟衆懼失色先生獨坦然自如居
恒讀書疎山一覽亭時憑高遠眺或扃戶危坐人莫
窺其際也嘉靖辛卯舉於鄕壬辰成進士授樂安令
已調繁宣城丁酉召入爲廣西道監察御史先生之
初第也貴溪聞其名有意論選會所師黃卓峰氏上
書忤宰執下獄周旋靡所避忌恚曰騃書生耳遂已

比之樂安專好行古教化而喚咻有加焉公暇親就
塾社爲子弟理句讀正點畫調諧聲偶又考證醫書
授里童讀之民大感說調之日攀轅遮道不啻如赤
子之失慈母也其在宣城一以樂安之治治之時大
旱先生與守分壇而禱雨亦畫境而止人皆異之其
明年歲饑於蝗先生便宜發賑有以遏糴勸借請者
先生曰遏糴病鄰邑勸借妨富民皆所不忍惟量出
帑金若干緡分糴和糶而徐收其直以償官守故墨
嘗持衡索羨又欲祠舊令之無狀都津要者先生皆

弗聽中丞某以公爲傲吏目攝之會當滿考度且內
召也故以邑積逋難完者困之宜民念無以報先生
爭捐貲代完乃復借丁弓六事厲語相加遺先生曰
士可殺不可辱進退惟命中丞竟無如之何而遂以
召行宜民攀送呼號益倍樂安其得民也如此當是
時賄賂公行非重金不足得時貴一盻而先生獨手
不持一錢惟以所鍥天文圖爲贄一時譁然稱吳天
文云時武定侯郭勛有寵於上請以其祖英侑享高
廟上遠衆許之南畿適以戎祀策士上怒典試者逮

之獄且盡罷諸生制對先生抗疏申救詔併逮予杖先生貴溪服上所賜蟒袍衆競叢觀之先生獨否貴溪曰吳子必何在先生徐曰俟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耳貴溪銜之至是擬調外任亡何上怒解還先生官仍用其言許諸生上公車蓋肯從中出貴溪不知也已亥視兩淮鹺政首表章孝經正漢儒分析之謬請頒學宮列之經筵又聞泰州布衣王艮賢式其廬請行徵辟如臨川新會故事疏雖不報然天下知有淮南之學則先生之以也時海潮驟溢千里爲浸先

生亟請賑恤不待奏報留漕米若干散饑民復請留餘鹽六萬爲竈本所全活無算獻皇后梓宮南祔道出維揚議者欲毁邗江一帶民居以利維檝先生爲構木棧通之民居賴得不毁上優詔褒之一日念兩親遠引疾歸癸卯補河南道尋按部其地時伊庶人驕横不法狎侮有司先生以莊見憚乃竿牘稱道友送款先生報曰王天子懿親非某所敢友某天子愿臣非王所得友還其牘已循故事宴先生左右贊長跽受爵先生立不爲動乃頣指優人以蘇三離間親

親嘲之先生知音類别號乃正色曰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庶人聳然比之爲漢廷汲黯焉伏義都宛邱陵寢在焉歲久傾圮先生請增修倣孔林以重斯文鼻祖部中巨璫樹枋欲假先生銜撫臣爲之居間先生卒持不可一令夙負虛聲先生初欲薦之已因跽奉鮮鰻爲媚廉得其饞疏黜之睢州地近河先生爲築兩臺以備墊溺民勒銘號吳公臺歸德故以州治先生按部登城謂旺氣蓊鬱且其地控連三省是昔所稱江淮保障者疏改爲府

自是人文蔚起屹然稱重鎭焉先生居臺久資望甚隆而分宜亦以枌楡欲引爲重人謂先生會且大用矣而先生乃力求引退田居十年雅不欲出封公數强之始奉臺檄北上至德州心動復告南歸初分宜嘗以選譯字生被劾意大不平先生曰外議沸騰公宜自反至是思中之乃忿然曰吳某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豈以清朝盛世不足客耶賴一同年生從中解之乃得告踰年封公捐棄賓舍臨訣視含人以心動爲誠孝之感云自是詠言適軸者二十年絶不

作長安貴人書郡二千石長吏自非初到官至其家希得見其面生產不益舊廬數椽僅避風雨一二長鬚無褒衣大袑者隨之瞥瞥然行道上澣衣倣爲人莫識其爲御史也分宜敗當事者從人望起先生於家一歲中遷太常寺少卿南太僕大理二寺卿明年晉南刑部右侍郎先生靜樸澹素一眞自如時方以矯飾文致爲習及見先生則如夏鼎商彝迥出塵表卽其孤標古態與世異趨而衷誠洞朗人自說乎則莫不嘆其先進貞風非凡情涉世者可望也吳公嶽

胡公松毛公愷及先生稱南都四君子先生感上恩遇思少行所學每訊讞必與官屬再三衆覈務當其情而天下亦延頸以窺大儒之用而先生亡矣惜哉都人聞變咸悲咤嗟嘆有泣下者上爲震悼賜祭葬爲初南中有疑獄先生察其冤狀毅然欲生之而沮於羣議後大司寇集諸司勘聽累日其人果得生比入謚服先生明愼云先生狀貌魁偉有至性仁孝異[illegible]親養而能微逆於意先居喪柴毀葬祭一遵古[illegible]泫然泣下孳孳好學老而不勸閒居每

手一編焚香晏坐庭戶蕭然一切世味舉無足投其好几玩自圖書數卷而外更無長物與人接諄常吶吶然如不能出諸口至陳說性命商確問學又亹亹應答卽竟日無厭也好獎引後進敎子弟必先志節而後文藝如其爲人不逆人詐不宜斥人短有各持意見者第令虛心再思切當晨出遇盜魚者以溫詞慰遣之旣貴山行誤爲闌蹊盻者觸其額其人惶懼請罪先生曰此正飄瓦類耳女何尤又家嘗過盜官求之急邏卒乃罔平人塞責先生亟請釋之性恥請

託絕不一剌干有司而苦役沈寃則蹙然痛之故郡邑有獄得解無藝征徭得停者疑先生有力焉然先生終不言人亦無從知也生平不喜著述門弟子所輯語錄一卷多名言立朝官績具奏議中如議振風紀議災賑議重守令議處宗祿議禁私交皆經世大猷而請表章孝經聘王艮修正伏羲陵祀率世厲俗爲尤卓云或謂先生瑰行甚多總之雕飾不事而動與古合爲令彊項爲御史執法强藩巨璫權相皆不能撓而遇德人則欿然下之類朱文季飯客藜魚蔬

食有貧士所不堪者類并輿祖兩爲巖邑其伐石而碑與卜宮而祠者相望也類朱仲卿通籍踰三紀先後立朝僅七載進難退易類錢濬成其皆有所試非苟爲譽也嗟乎嗟乎非篤行眞儒亦惡覩此乎往從祀議起余適守宗伯竊謂當首餘干新會次之姚江又次之以微示先行之意而執政意有所逢遂不合而歸藉令當時余之言行如先生者必當以次及贈與謚其寧有待焉而惜乎意各有不同也余嘗謂聖學無岐要之盡性性不可見而行爲符非有二也行

修斯性可復自姚江倡爲良知之說天下喜其便靡然從之不一再傳而言樂言寂日入於禪而反訾躬行君子爲迂粗其去聖學益遠而天下于是無眞儒斯亦世道之交喪已先生雖蚤師黃卓峰氏淵源姚江而實不局良知之說跡其生平規規矩矩尺寸不踰進退出處莫不確然當乎天理人心之正而天機流行冲然自得蓋成德爲行踐形盡性者也豈與崇樂虛寂虛譚性命者同乎哉先生按淮時羅念菴與東廓同訪之因劇論學問病痛先生曰念菴聰明凡

聰明必不穩固深著念菴深謝之又曰世人習染日深種種世情無由見得本性喫緊用功只在飲食衣服男女利害死生之間又曰學以尊德性只是敦厚崇禮又曰執游氣暫息爲寂體與逝者如斯意天地懸隔此亦可以識先生之學之大矣世謂金谿理學宗育象山明有疎山余直謂江右眞儒前有敬齋後有疎山宜太宰以爲麟鳳而請贈請謚惟恐有失也夫贈謚國家勸善之重典也而世往往以倖得或以伺徼有識者始以爲輕而勸是用微如先生者斯有

光秩宗而可以爲文矣贈謚且因先生重而豈以重先生哉先生名宦鄉賢凡八祀各有祠記誌表傳贊已詳生年卒葬茲不贅云銘曰

雲林峩峩汝水澄泓鍾靈孕秀至人乃生其人維何實踐眞儒奕奕疎山矩步繩趨仰止青田學宗主靜先立其大修身復性天衢駿發蚤試理人峴首遺思兩地如新升華南牀豸冠繡斧獨立敢言無畏無阻攬轡淮洛風裁凜如傾心泰州請下徵書孝經割裂義陵穎圯表章修復自先生始彼俗揶揄謂迂竊笑

先生曰嘻吾知吾道鄉人竊柄炙手可熱先生若浼
鴻舉明潔杜門却掃絶意于旌世路既夷皇念老成
起家舊秩一歲四遷留京翺翔拜命逾虔羔羊素絲
穆如清風前輩典刑尉矣儒宗僉喜大儒浸浸嚮用
胡不憖遺天殊夢夢先生神王且善保嗇涼劑誤投
衆恚田客瞋眩猶云死生有命匪養之深奚見之定
筮仕蓋棺始終一節如先生者允矣人傑緬惟閒修
豈以徽名至誠而動論久愈明美謚崇階一時靡塈
帝寵良渥輿情斯暢大隧豐碑鴻名顯號曷哉後昆

笄裒永紹

賜同進士出身柱國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舊治生歸
德沈鯉撰

吳疎山先生遺集卷之十一　附録

崇賢祠記

先生祠在金谿疎山梵域去邑治一舍而遥於先生
之居僅里許蓋先生蚤齡玩易其中學者稱疎山先
生李見羅公爲扁疎山讀易處左有名臣碩儒坊鄒
南皐公書之後有清風亭復性堂羅近溪公吳曙谷
公記之中爲崇賢祠則撫按夏仁吾公艮心吳安節
公達可檄有司卽故祠而崇拓之者也其地寬廣員
範若太極圜然面盱江巨河恢然一大奇覩昔澹臺

過洪都遂名澹臺門先生業祀疎山而疎山山名輒
播天下地藉人傳鉅麗若此哉濱自有識以來知撫
郡先賢有三陸二吳世稱理學之邦近復有疎山先
生遂稱三吳云先生內禀絶倫蚤歲妙悟矢志篤學
不務元虛砥躬勵行一以人倫物理自修自證迨成
進士令樂安調宣城種種循績不改素志晉陟御史
諤諤捍不持一縑爲時希覯而風裁凛如嘗疏救南
畿丁酉薦士下詔獄奪還職諸士得不廢公車巡鹺
兩淮表章古文孝經請頒學宮疏薦處士王心齋先

生宜加徵聘按部中州請正伏羲祀典嘗面卻伊藩道友之諛陰折時宰蟒衣之侈其剛方之節宏遠之旨皆人所未易及者中臺方倚以爲重而先生目擊時政遂引疾以歸掩迹城府踰廿年所惟阪田數畝陋室數椽衣緼茹蔬由由于于恬無崖略乃至辨格致析天人究心典墳晗然內省每遇事關忠孝大綱道術顯晦人品正邪則挺然鼎峙雖賁育莫奪世廟末以原職特召撫守令勸駕先生業已甘遺阨欲不就毛介川公貽書勸曰君子出處行藏貴無成心且

用之不行與舍之不藏奚以異哉自是幡然就道既入都宰執虛席待以賓禮詢時務所宜先先生惓惓以復古道厚風俗爲更始正鵠顧商彝周鼎雖人人知重而風會日流胡能遽挽先生知志不可行竟求南去然以御史起家一歲中遷至亞卿亦異遭也游內方喁喁以柄用爲先生期而先生已捐館舍歷今且四十年公論彌久彌眞臺省羅君棟等交薦易名撫按夏仁吾公方中涵公復會疏上請維時少宗伯明禮郭公攝部事覆議應諡者數公先生其首稱

也專雖暫格輿論翕然快之甲辰秋按臺吳公按部至郡進邑令丁君天毓言曰先生正學名儒宗本致知功深實踐宜有專祀以風來茲於是協謀撫臺夏公郎前郡侯徐君楠邑令陳君玉庭所構舊宇更新而恢拓之歲春秋二仲遣儒學官代獻秩爲祀典其明年督學錢岳陽公錄其後裔一人補弟子員以庀祠事昭盛美也昔孔門重德行科如仲弓稱簡閔子稱孝今先生皆具體而宏簡敬自然孝友性出自窮至達好學忘年玩其疏草語錄詩文則用舍行藏各

適於可豈非學有本而有徵哉濱學仁久矣顧仁涵於未發則不睹不聞發爲良知則莫見莫顯如乍見如泚顙若枇鱗若勁草是皆仁體流行天機充溢故仁人生而用世不特仁一方且將仁及天下萬世沒而垂範不特祀於一方一時且將祀諸天下萬世而仁風亦流於天下萬世如吳安節公於吾省諸名賢地不必相近時不必相值按吉州則袁章羅念菴先生按撫則表祀先生固尚德之素然哉然非諸君子之仁[illegible]以感之後之人顧瞻祠宇誰無高山景行之

息也者是先生之精神日與百世之下相感通而表祀者之功亦永永不磨也其所係于風教豈其微哉潢又念撫郡學術風節甲吾省由今觀之前有二吳以盛其傳後有先生以彰其美茲復有丈夫郎吏部君以繼其志斯道淵源授受一門猶歟盛矣頃縁道侶朱君家相颺言之悉故樂記其祠以祀其道雖曰表賢哲於既往亦以勵修口於將來云

萬歷丙午孟冬後學南昌章潢甫書于東湖此洗堂

崇賢祠碑銘

嘗觀人文之精與扶輿之秀若相待然故生則寄跡殁則栖真往來陟降恒於其所豈擇而取哉谿之疎山北枕玉馬西抱靈谷南拱天堂諸山東繞盱江萬派中峯峭立如鳳翔千仞龍潭在右變霧蒸雲固鬱然一大形勝也先是疎山先生肄業於其上巳而登進士第歷官三十餘年或家居寄興輒於疎山山靈假寵於先生久矣先生名宦有祀鄉賢有祀既已尸祝俎豆于賢人間然尚有咸秩而薦者郡大夫櫂無以尊也乃進邑侯而謀曰世稱南都四君子而先生

居其一是先生郡之特人其人特其祀不特莅茲土者謂何盍卜地而專祀之邑侯唯命乃聚邑之縉紳先生父老子弟相與議地僉曰泰山表魯嶧山鎮鄒仰止在焉疎山固先生朝夕所爲游息者專祀請以茲地於是以山之一覽亭拓爲先生祠祠既落成有司乃奉公主俎豆其中祠有饗堂張而爲掖掖之下有房東西各一以貯祭器東而爲門門之外有旋歷氣象宏廠以隆廟貌是舉也卜址助貲則郡丞徐君

少槐邑令陳君藎菴允給祭田則巡撫劉公應谷亭扁清風祠額崇賢則近溪羅師手筆諸美騈集炳炳鱗鱗亦既足以馨明德矣唯是麗牲石未有辭仲子中青君敬以屬余何敢以不敏辭余生先生後不獲侍辟咡之詔猶幸厠一言於廟祀俾余小子亦藉以不朽儻亦吾道未喪而後死者得與於斯乎願自附於門墻敬貞銘於晶巖其辭曰

疎山律身禀靈匡嶽誕育先生渾然良璞靡投於好與古爲徒嶷嶷郁郁如鳳棲梧景行先哲象山仰止

云誰則友名賢是比玩爻觀象悟契先天古文表章聖經爛然絃歌兩邑茂著循良臺端亢亮處士斯揚藏封義陵追宗大始諸所石畫班班足紀世方倚重權相在握燭幾勇退吾道自樂天眷舊德簡命登膺遂訪七聖命駕褰帷先皇用悼祭塟殊錫君子通辟退遡仰覿莪莪碩望廟祀特崇既基且定維侯之功何以薦之曰簠曰簋何以效之是覘是矩明德百世於誕厥辟冠裳濟濟邦家之光山以永存魯鄒秦嶧血食綿綿貞茲元石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充經筵日講東閣大學士
崇仁後學吳道南頓首拜譔

本府祀鄉賢祠文

先生養濂溪之誠明含正叔之和粹晰義利于毫芒黜紛華于恬退脫豸冠而家居扇清風于海內懸登薦于熙朝勉端笏于鴛珮雖一歲之四遷抨鄉綬于兎級密終食以存仁時惺惺而不昧接正脉于青田寧夕死之無悔祠聲主於郡祠瞻遺教之如在寧齒祀於郡賢將從祀於廡配蓋士論之存公視文清兮同輩

本縣祀鄉賢祠文

嗟金谿之學兮誰則接乎青田惟易簡而主靜兮共仰止於疎山由出處而飲食兮嚴禮義之大閑自夢寐而旦晝兮覩白日於青天即一息之僅存兮講義性而不煩遂還浩而委化兮通晝夜之如環茲正學之高明兮信脗合於象山聊請主於鄉社兮薦享祀於清班終從祀於兩廡兮光禋事於孔門

清風亭記

清風亭記何記也記夫亭之所由作也作亭而必記之者亭以人重也亭去撫金谿邑西四十里瀕江有山山有麓有舍曰疎山寺寺之上方孤岑聳翠巨浸泓渟中虛厰而堪席莫外廖廓而可遠觀邑先哲吳先生悌自幼讀書寺內雅喜登陟上方以舒眺詠故取疎山以爲道號及先生既歿宣城少槐徐公貳守撫郡念先生昔令其鄉大有造於士民且廉生平寄與玆山久且深也爰商之邑尹藎菴陳君捐俸二十

金爲建祠置田以供祀事即所嘗游息處搆是亭焉馳甫宗予大書清風亭以額其端更委爲文記之予惟先生履歷具載于大魁屏麓范公行狀家宰埜湖吳公墓銘盛德大業殆難指數要之歸潔其身而風天下以清者也予昕去先生僅百里叨第家食歲時往還不絕毋見其整襟危坐斗榻蕭條池圃鮮蔬淡飣淡茹即寒士有所不堪斥躁鄙諛氣象山立甘辛易險神采風馳雖頑懦不能不竦懾也至當宁閱其奏疏動容詢其名姓時宰欲尼之旨竟從中報可是

闕直上通于天比應召而出匝歲三遷而舉朝莫不稱快是中外信服其恬退者無一夫或間然矣平昔襟期夷坦雅不樂爲奇崛乃於維揚則賓禮王心齋韋布之士而辯論直達晝夜於河南則面郤伊庶人道友之稱而嚴毅足慴奸諛此又予所竊聞輒獨嘉其信道之篤持巳之峻而事狀遺於紀録者也嘗謂人才之多近代莫如世廟然理學者或門戶之競先生則渾融無跡事功者或作爲是尚先生則沖淡自潛節概者或凌厲相持先生則夷猶順應究竟所就

人卒莫之先焉茲固得之完養之純要亦天爲邦家畀全德裨世教自有出於尋常萬萬者使再假以年畢展所蘊將又不知其何如矣雖然予誦其書論其世以記其亭自覺先生儼乎臨于吾前躍然激乎吾衷也先生之清誠汪洋萬頃先生之風亦披拂九垓矣斯亭之名也其稱情也哉其稱情也哉敬備述以復徐公命工鐫珉以垂之永久云

賜進士第大中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邗江通家晩生近溪羅汝芳頓首拜撰

復性堂記

金谿吳疎山先生理學醇儒也家疎山之旁自少至老講學于斯先生沒若干年而郡大夫卽其地立祠祀之甚盛舉也後有屋一區顏曰復性堂曩時諸名公嘗就此堂而講業焉頃先生仲嗣中丞公馳書山中問記于余余與公爲同年同志私淑先生有日詎何容辭余惟聖賢之學心性之學也人之一身止有此心性在何處不知心所具之生理爲性非心外別有性可對言也性不可見而見之于情如孩提

知愛稍長知敬情也而必有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性也然其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又孰爲之天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天命之以能愛之性而後能知愛天命之以能敬之性而後能知敬惟其性善故其情善亦惟其情善故知其性之善耳不然性不可見又安所據而曰善邪性情本一物特因寂感而異其名而先儒有情其性性其情之說是以性爲善而以情爲不善也亦不思甚矣且是性也一物不容而實萬物皆備上物字指欲下物字指理今有人焉或指之曰

若能孝若能弟若能忠信即再三稱之亦欣然皆受而不嫌其多不然而或指之曰若不孝若不弟若不忠信即一言及之且艴然不受而何况于再夫其欣然皆受也是發于性之所本有也可見萬物原來皆備心體原來有善其艴然不受也是發于性之所本無也可見一物原來不容心體原來無惡而或謂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何哉以知善知惡為良知而以無善無惡為心體是又以情為善而以性為無善也尤不思甚矣人性皆善而習始有不善孔子標講學二

字正使人變其習而復其性也其功豈不賢于堯舜遠哉先生之言曰吾人講學卻要識得大頭腦總只是盡性性者天地萬物之同源又曰性一而行百即孩提之知愛性也而行具矣闇于性而詐行者妄也外其行而語性者虛也嗚呼先生可謂淵源堯舜而得孔孟之宗矣先生生平行履如為令以循良稱為御史以直介稱不具論論其大者當分宜柄國先生誼托枌榆而又資深望重且夕當遷卿貳而先生獨先幾引去若鴻冥鳳舉不可羁羅人或笑先生迂拙

而不知當時巧捷之士如某某輩雖倖取一時富貴而卒之身名俱敗悔之無及然後知先生之見遠而先生之不可及也昔孟子推尊孔子而斷之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余故于先生出處之大者斷先生之學真能復性云近世士大夫多以講學為諱講學者又多以心性為諱又何怪其躬行之不逮而仕止久速之不當可也吁亦足憐矣中丞公家食時嘗約宗黨同志月三為會講學于此堂以紹述先生之訓令節鉞三晉而猶惓惓

不忘此堂學可知也余惛不知性聊書此以志私淑若闡發先生微言奥旨則自有諸名公鴻筆在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勅巡按直隸等處翰林院庶吉士年家晚生長安馮從吾頓首撰

睢州吳公臺記

王佐

歲甲辰秋九月既望侍御金谿吳公按于睢周視城郭喟然歎曰嘻睢其沼乎盍决諸民曰無所於决也水性喜下而弗能上睢土外隆而中下矣無所於决也公曰如民何夫黄河於睢孔邇吾聞秋水時至則泛溢四出萬一壊故堤踰城垣而下爾民得無魚乎民曰將若之何惟公命公曰望祭氛祲粤古有臺做古尚象實與爾棲夫黄河暴漲瀰漫百餘里深弗能

踰尋丈惟四平之地爲異稍高則可升以免耳臺弗可緩也且壘土爲臺闕地爲池池可以豬臺可以升行一物而二利舉臺弗可緩也雖然途則其所由繇適焉者匪臺弗升匪途弗達臺則高矣途其庸可下乎民於是欣然悉致公命於其髫髦髫髦曰惟公活我悉致公命於其耆舊耆舊曰惟公活我爰相地於州治北門之外周道之傍得二區焉子來程工晨夜展力弗閲月而臺與臺下之周道告成池以畝計臺以丈計途以里計其高深廣袤各有度望之如岡陵

之可執且於州治之形勢尤有助云民曰是役也緒啓於曠古之所未嘗而世以爲宜工興於有衆之所鳩集而人以克協宜兩亭之東以祠禹而西以勒公庸於石廼走白於知州王佐佐曰休爾民其知本務哉夫神禹治河啓呱弗子惟河爽故道則睢乃蒙害爲烈公勞神焦思摅蘊畫奇冀以奠爾民於康公之心神禹之心也百川理萬世永賴臺崇而途治則睢土之民將世恃以無恐兩亭並峙民蓋以公功配禹歟爾民其知本務哉是誠弗可以無紀顧佐下吏其

奚足以發揚公盛德公金谿人别號疎山尚理學政精密嚴恕諸所與萃咸得先生遺意云

濬復維揚河隍序　　張憲

昔周公作洛必先相土以宅中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擇其山水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爰作邑於二水之間蓋相土雖九流之一亦聖人之所不廢故先王體國經野歷代晝界分疆必擇水陸輻輳舟車四達之地以域民蓋以民生日用宮室食貨陶冶木石之重力弗易致必資舟車之任重致遠從古聖神開物成務竭心思之力剏製舟車以爲安養生民之政此以沒世不忘者也廣陵古揚州之域北距淮東距海南濱

大江實惟留都股肱夾輔要衝之郡南京諸省官舟之所經京南朝覲貢道之所入鹽舟之南適漕米之北輸謂之江淮都會信矣古稱富庶揚一益二危樓九曲珠簾十里二十四橋風月之景尤爲東南佳麗自古觀今百弗一二與圖風土猶今昔若此夫豈乾坤氣運久漸澆漓故耶慝生也晲然以逾七望八之[illegible]舊聞古老咸謂隋唐舊城去北十里其稱繁華甲天下者乃舊城之墟凡永完聚而何城新小上下雷[illegible]合流源絡道貫舟楫以通達民殷物阜冠蓋東南而人才地産隨之今改築之城僅取其附近漕河直達之便殊弗諳扶輿風水聚散之大勢水從東北而來復從東南而去反弓外射而環城水道故址歲遠湮障斷港絶瀆風水荒洛北郭水關閉於俗忌隍池市河不絶如綫財力困竭故老興嗟其所由來久矣然循環之運往無不復乃嘉靖庚子侍御疎山吳公簡命清理兩淮鹽政兼督河防風清弊絶百廢具興周諮民瘼閲歷方隅按蹟考圖喟然興嘆謂郡城通北近南下濕不堪車蔵風水偏背版籍凋殘此吾

督理河隍者之責也廼協謀於郡守劉公僉議既諧爰發官帑募民以事畚鍤資其力而濟之食遴委屬吏分監督之任三農之隙庶民子來開濬之工始自黄金壩自北而西至小市橋轉橋而南開汴堤故趾而擴大之直抵北郭爰闢水關力排浮議券以水門引邗江九女澗隋堤汴河九曲法海諸水直達市河出南水關復自北而西而南沿郭壕池深濶倍昔滙于關口以達運河至是而通泰鹽船對日以入新河[illegible]潮河壅擁之閘免鈔關滞稅之阻公私稱便遐邇

爲權風水既彶文脉亦濟科第人才裒然頴出數百稔之攸鬱發於數月之間春水柳陰鼃浮魚牣蘭槳桂楫百貨流通綠藻青萍田疇灌漑既庶而富鼓腹含哺熙熙禑公嘉績之聿成而人心之大悅直與宋文正范公興化之海隄文忠蘇公錢塘之湖并相望後先功垂百世一也爰紀實而序之

澄江餞別序

吳希賢

竦山吳侯令吾邑之三年政通人和百嘉咸遂諸當道薦剡交馳皇上鋒車趣召每且被顯擢司獻替與公孤宰執下上論議軒輊國是仰裨當宁緝熙敬一之學用底時雍迓衡之休其在兹行矣涵輶之日宣之民無小大貴賤皆坎廩愴怳作離別色依依若赤子之戀慈母而莫忍釋去吾儕數十人復相與覓舸醉觴追從江滸飲餞之僉謂是舉不可無贈言以昭繾綣因屬其事於予予亦不敢以不文而讓遂浣手援筆喟然興感而叙曰吾宣之敝久矣往往作令者之過也彼惟狥名則諂於奉上而罔恤下彼惟徼利則忍於剝下而欲蔽其上斯二者固民之蠹也其少異焉者或挾一節之廉一鋍之明而自謂人莫已若遂剛愎任喜怒偏頗用事以至斲耗醉艮其戕惟均此宣之所以日敝而不競也惟吾侯則不然其謙虛尩直不以承順爲恭其清約儉素不以自奉爲計其沈毅先物慮以下人不以聰明自衒不以勞勩自矜碩德雅量超出常令之上者類如此然猶恐恐然恒

瘝曠是懼若將弗勝自下車迄於今法一而守定言
信而行堅蚤作夜思忠勤不勸務求民之所欲而與
聚之弗便者而改之理之所在斷然行之而無所愛
吝姑息由此而事罔不集民罔不懷者至於精覈徵
稅而胥吏之弊革時葺陂堰而潴水之利興大之疑
獄小之鬨訟諸凡隱伏譸張洞見纖悉一經聽斷而
冤滯之聲無聞焉其仁智之略有如此者抑又有異
焉者值歲旱禱雨弗應公病或不虔與府治分南北
壇壝禱三日卒之澍雨滂沱縣境霑足如界畫然比

歲又大侵宣之民幾不免於轉徙侯直身任其責通
商惠工緩刑寢斂求有裨於荒政者而力舉之時又
亟發省庾為賑貸計總儲者適難之公移屢上而弗
可侯乃親為手札狀民饑苦惻怛懇激雖至忍者見
之不能不為動念用此而卒如其言境內賴以無莩
其急於民患眞若切於肌膚者又如此雖古循良豈
必出其右哉昔予遊京師有宦達者問於予曰聞令
吳子有賢聲焉政可述乎予撫其實而應之略曰不
妄撻一人不妄科一錢不妄出一令持此三者與民

休息相安於無事而已達者曰三者若易焉而實難
也自非見道之真而不苟不欲不擾者鮮克有之而
吳子固若是則其所養可知而他日所到未有涯也
予退而思之益信侯之政為難能不徒為作令者法
而已也夫撻不妄則刑不及於非辜科不妄則斂不
加於正賦令不妄則訏謨遠猶惟行弗及民可守之
而寡過矣是道也純王之政之緒也達之天下可也
予故曰侯之政為難能不徒為作令者法而已也侯
行矣而鴻毛順風高翥雲漢固將以澤吾宣者澤天

下迪而吾宣之民獨慮夫代侯者至而政弗侯逮焉
則宣之元氣方復而僅完者將不免於索然矣竊意
吾侯之行或與代侯者相值於途傾蓋而語請必以
吾侯已行之政告之則吾宣之民雖去侯日遠又將
食侯之德於無窮也抑斯意也出於井甸耆老之言
所深望於吾侯者因併書之以為侯贈

紀贈謚序

吳疎山先生吾谿粹然實踐之儒也逝四十年贈謚之典闕如先後臺省閣部諸名公特疏公疏爲先生請者章滿公車而余師冢宰立亭孫先生故與先生同臺同志尚皴若明光亦毅然倡明正學爲先生請扶力聖天子傳採師言于是俞銓臣之請贈先生爲禮部尚書復俞禮臣之請謚先生爲文莊余竊歎此一舉也有功于理學爲甚鉅云蓋吾夫子言知必言行言上達必言下學言天戾淵躍必言夫婦舍日用

倫常喜怒哀樂進退生死之外無元理舍正修之外亦無超悟自姚江倡良知之說抽祕啟縢爲千古獨創天下遂斐然鄉風而其流之弊言寂言樂尚虛勝而薄躬行尼山正派混入于佛乘而弗之覺矧其文盛而質衰言華而行詭非惟有背于孔氏抑且自畔于姚江天下以學相詬厲蓋由來遠矣先生幼即志象山之學已而與師友相切劘猶瑩徹于性命之肯而先生非如世俗溝猶瞀儒托說鈴以衣飾其短者比也其仁孝粹醳清修剛介之行自鄉之婦人孺子以至朝之鴻碩自蓋棺之初以至四十餘年之後自國史家乘以至稗官之牘人人稱之無異辭海內推轂醇德者必曰吳先生吳先生云大都先生好學若嗜欲於利祿則逡遁退避若怯夫朋友箴規若獲拱璧於權貴人則峻拒之若染躬行之粹與世之講學者夐異故說者謂金谿理學前象山後疎山又謂江右真儒前敬齋後疎山非虛語矣按先生生平勤學好問與履正志和一一應尊名之義其謚文莊不亦宜乎而余竊謂此舉有功于理學者何也自良知之

說寢矣其傳海內之士各築宮牆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其不信于天下久矣惟表章實踐之儒則彼之虛譚性命者必瞿然曰道固在此不在彼也洗滌前非偕之大道庶幾世有真儒儒有實學其助明道統豈謭鮮哉雖然謚不足以盡先生也先儒有功于聖門者皆得分俎豆于孔子廟廷如象山敬齋二先生後先輝映至今修爲江右盛事先生固二先生伯仲也曩時大宗伯龍江沈公議從祀諸賢欲首餘干次新會又次姚江以示先行之意僅此議不格則先

生嘗次餘干爽然見舉矣柄政者意見不同卒中止殊令人扼擘嗟乎先生贈謚以久而後定則從祀之典終不容過佚也意者亦徐徐有待乎會邑博黎君華偕諸文學走幣數千里命不佞操牘以紀其事遂附及之要之先生之見表章實當為天下後世之道統慶非專為一邑之光寵已也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前國史編修直起居注誥勅撰文右春坊右中允右諭德同邑後學年家眷晚生何宗彥頓首拜撰

樂安名宦列傳

吳悌字思誠金谿人中嘉靖壬辰進士任樂安知縣天性沈毅端介平居衣冠容貌肅然立言必信下車前謁孝子徐道之廬一方感化尤嘉意獎引人才闡明性學數問民間疾苦考證醫書授里童讀之選子弟之俊穎者羣於社學而親教之切字之法其政務根本如此未朞年民俗丕變道不拾遺以才優調宣城去之日遮道垂泣送幾萬人

宣城名宦列傳

吳悌字思誠金谿人嘉靖中由壬辰進士知樂安調任倜儻有材務崇倫理敦風俗人生鬻妻者必追還之而并懲其夫邑敝民侵漁公賦沿習成蠹悌立為疏薙以完積逋然居嘗緩催科至忤當事者褫冠服頃之事竟集而悌初亦怡然勿亟也雅尤宏奬儒術討明正學諸才士蓋多所程範焉徵拜御史仕終南刑部侍郎

輯錄七則

名世類苑二則　　凌廸知

吳疎山爲御史觀風河洛激濁澄清有宋清獻風以御史養病家居近二十年屢疏不起惟與其師卓峯黃公講象山之學澹然世故凡世之講學者有自立太峻則學者不敢近有自處太易則匪人靡不親公溫然和粹渾然端重學者靡不願見而飾僞者自遠公終日無惰容平生無怒氣後由御史召入爲太常卿改太僕卿改大理卿擢刑部侍郎一歲超遷至三

品公自筮仕至少司寇而所居僅蔽風雨身服布袍終日焚香危坐古書數卷而已一日偶與孫尚書坐語忽覺有痰飲乃歸本署有鄉人余生在坐誤投涼劑而痰壅不能言衆洶洶告余生公睨知之手索筆書僅成字略不及家事但曰吾命當盡余生何與遂整冠危坐而逝其臨死之際且能克己如此學者稱爲疎山先生凌公迥知一作廸知

金谿吳疎山悌初令宣城門無私謁出言約而重溫而理靜而不可易一日以縣歲額輸于郡庫官多索羨餘郡守知弗禁公立郡守左庫官敺兌曰郡守增之公曰已有郡守睨視曰尚無公曰職立正視故有守立邪視故無郡守默然宣城至今頌之召爲御史夏公當國諸御史入私宅見之夏公服宮錦諸御史皆贊之有搴裳而觀者公獨無言夏公問吳子心何在公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衆皆默然

萬姓統譜一則

吳悌字思誠金谿人嘉靖進士任御史敢言家居廿年起歷刑部侍郎性抗直深於理學爲時名臣學者

稱爲疎山先生

江右名賢編一則　　秦大夔

吳悌字思誠金谿人嘉靖進士知樂安宣城二縣以廉平稱入爲御史不函一幣惟鍥天文圖爲贊人稱吳天文云上譴南畿王試諸臣并絀所薦士公爲申救下詔獄尋釋公仍可其奏督鹺淮揚按河洛並著風裁是時分宜方鴟張公引疾歸垂二十年華亭得政即家召爲御史遷臺甫七日擢太常寺少卿尋遷南太僕大理二卿明年遷南刑部侍郎一夕卒公蚤

歲誦慕象山之學不事口耳加意實踐平居布袍蔬食澹如也與人處樂易可親及至析道理辨政術則侃侃不可回在淮揚疏薦布衣王艮宜加徵聘在河洛疏修伏羲陵寢以重斯文鼻祖皆爲希事云

金谿文獻考畧一則　張應雷

吳悌字思誠金谿人生而端凝不逐羣兒嬉戲稍長聞邑先儒象山之風獨忻忻嚮慕焉終日焚香静坐或登高眺遠沖然自得舉嘉靖壬辰進士授山東樂安令調宜城以厚倫正俗爲先天旱禱雨輒應歲祲于蝗請賑所司不報悌自發賑全活甚眾召入爲御

史不函一弊惟鍥天文圖作贊時稱吳天文嘉靖丙午南畿試録忤旨畀所司并廢一榜薦士分力疏救之上怒詔逮獄未幾特可其奏按兩淮薦録處士王艮表章古文孝經按河南請修伏羲陵廟定祀典以重斯文鼻祖祭用二仲甲乙取德興旺祭川先河之意上皆從之時分宜當國服所賜蟒衣臺中聚觀之公獨不視或問之公曰近見中官服之朝士相對默然相告二十年餘吉安鄒東廓先生羅念菴先生往來會講相契最深具三遊記中平生世味淡然尤厭口說躬修實踐名重海內屢薦不赴晚年特召一歲四遷而歷卿階退居公署蔬食布袍怡如也起復見政府同列皆用深躬公獨從淺躬或勸之稍深曰是再揖矣朝士嗟咨服之至今有疎山躬號云嘗師卓峰先生卓峰曰若疎山實踐之儒也羅近溪曰金谿之學宋有象山國朝有疎山仕終刑部侍郎卒之日無疾部事畢方與余生講養性而疾飲作遂坐廳事正襟而逝學者稱疎山先生郡守徐君楠於里中立

祠肖其像而祀之

金谿理學支派畧二則

國朝道隆化洽先輩以力行爲學如成化以前諸先達皆修飭名節若吳疎山先生則中正溫靜公論共推以爲直接青田之正脉非一人之私也

疎山先生常師黃卓峰先生卓峰先生又親得王陽明先生之心傳時有洪栢山先生王東石先生有翠雲之會而吉安鄒東廓先生歸安唐一菴先生臨川陳明水先生皆來會焉

跋

不佞生也晩罔獲親承先生几杖耳受提撕然閩之距西江也隣壤而不佞廬峯之里遥對雲林白馬尤僅汪汪一水地相去如此其近也則嘗私淑元屑開豁蓬心如藉隣光之照而竊河支之潤也戊申待皐先生之邑遂登先生之堂揖先生廟瞻拜儼如靈爽昭如復從仲嗣太僕君詳稔先生淸風元範覺生平仰止之思殊更親切又三年聖天子追崇舊老闡揚道學從廷臣請贈先生禮卿謚文莊夫秩宗非詞臣不贈文非詞臣不謚先生以少司寇得之可不謂異數哉蓋先生接青田之派紹新建之傳其學恬淡簡嘿一主於靜然而兩先生者舍筏躋元離塵入室超乘雖上離朱莫索卽一時翕然宗之有病其涉於禪也先生從未發處觀象從人情物理處着力不侈談說不豔浮華究學於心踐行於篤卽其令樂安令宜城由臺晉太常再入司寇砥然兩權相間而不激不隨事業隨地煇煌是豈枯槁寂虛徒一頑靜者能之乎可謂善學青田勳烈與新建後先也遺編自奏議

外僅言行錄一卷文詞不少概見豈寥寥數語便足千古仲尼之徒獨稱子淵爲好學然不列文學而列德行德必行而躋實高談名理亦虛耳若躬自不閱經言之如吹影恩之如鏤塵寧匪懸河足聽不幾優孟叔敖之譏乎閩先生髫時夢伏羲授易秋鵞之法神先領之游心太上卽立德猶落第二諦而胡以言自見今遺編雖存什一於千百乎先天無盡余尤以爲多也昭武如文正康齋兩先生皆誦法青田而不免於訾議先生居朝朝重居鄉鄉重覩制詞之褒揚部議之推許縉紳之月旦父老之口碑出處大節煨燼如也是眞能主靜得青田正脉者矣是編也太僕君手示不佞不佞用是羨牆見聖付諸剞劂借爲跋以當執鞭若太僕君恢宏先烈日月重光金谿之學瀰衍瀰長則先生之家學源流遠矣太僕號纘疎諱仁度今天子之長城而先生之丕承克紹者也是爲跋

閩晩後學江日彩頓首跋

吳疎山先生遺集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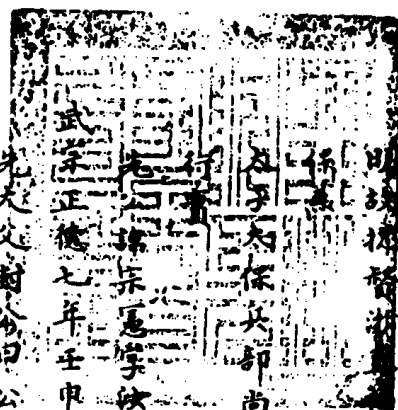
吳疏山集十七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吳悌撰悌字思誠疏山其別號也金谿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謚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其學出於王守仁然淸苦剛介卓然不愧於儒者非姚江末流提唱心學恣為橫議者比集止三卷然據原跋則尚有曆作聶氏墓志胡氏表二篇竄入第四卷為言行錄乃悌門人李約所編第五卷以下皆誥敕及表章頌美之文其後人屢屢重刊輾轉附益者蓋原本名紀實錄乃傳記之流體例不妨如是此本改題曰集遂使附錄之文至十四卷末大於本失其初編之旨矣今從崔與之集之例仍入之傳記類焉

胡公行實不分卷

〔明〕胡桂奇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胡梅林行實無卷數》提要

明誥授資……江等處軍務兼巡撫浙江少

……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胡公

行實

……諱宗憲字汝貞別號梅林生于

武宗正德七年壬申九月二十六日不肖孤聞之

先大父封公曰公生而穎異志氣不群七歲就

外傅經史過目成誦功課必先諸生稍遲輒終

日涕泣不食館師語大父曰此兒他日必當世

偉器惜氣高不肯下人處世接物少便宜耳年

十七補邑庠生膂力絕人善騎射少年即有志

四方雖習舉子業六韜三畧無不兼究心慕漢

關壽亭侯宋岳忠武王為人每覽傳由則慷慨

悲歌嘉靖甲午舉鄉試戊戌登進士第觀政刑

部明習法律老吏不及司中疑獄多咨質公時

祭酒東廓鄒公倡明道學公往從之月餘氣習

頊殊先夫人心許焉叩曰君何自從長者游乎
公以實告夫人曰聖賢學問益人如此因力贊
公朝夕往焉公孜孜忘寢食鄒公指謂門弟子
曰此吾門子路也其進道之勇賢輩所當法已
而聞太夫人遘微疾即上疏乞
恩歸省太夫人疾尋愈公以大父母春秋高不
願仕大父強之再三且勉以忠孝一道能竭
力
王事即所以慰悅父母不得已就選歲庚子授山
東青州府益都縣尹時青齊旱蝗相繼盜賊縱
橫公復任首禱于城隍遂降霖雨召父老設法
捕逐有訟者令掘蝗子若干免抵贖閒有復起
者齋戒祝天言政事缺失願歸予禍毋殃百姓
詢民所疾苦悉心剔刷忽烏鴉數萬從北飛來
啄食空中須臾而盡抵夏麥大熟穗有兩岐三
岐五岐者流民來還日以千計邑界有劇賊號

草上飛虎真驍勇其黨數千據礦山要路且時
出刼為患上司莫能制公呼其父母親友慰以
恩信示以利害使招降之群盜解散擇其可教
者得千人編為義勇適有
詔委巡撫曾石塘公募青齊兵衛
京師遂以此輩隸焉曾公欲為木牛流馬代運行
所屬無能應者公集匠授以法曲盡制度曾公
甚喜秋入薦監弥封所時大參張東沙公愛公
文學諸經房卷俱公覆閱山東得人最称此榜
縣治多
宗室強禦一裁以法令行禁止莫有犯者當道
交薦有曰年青才練學優政平布恩信而盜賊
懷歸辟荒田而流移漸復存撫字于催科百務
兼舉寓哀矜于聽斷庶獄無冤澤被盜亡風動
鄰邑云壬寅太夫人棄養士民上書挽留奔走
悲號如失父母衛府圖青齊十異政為賦百姓

作三挑破龍謡而悲歌之及行老幼萬餘持筐
筐扶携送百里外哭聲震野曾石塘公行兵備
道沈公給長車一輛令本府掌印佐貳等官俱
送出郭百姓從至淮者盈千適黄河泛溢公固
令回尚五百送至家每早分番至太夫人几筵
前哀哭涕淚墮地成流邑士庶咸詫異公何以
得此及辭回撫公衣相向而哭族里父老亦皆
嘆息公事大父孝飲食起居時〻恭詢大父志
高才廣勤儉有為邑里不平事咸來質証至不
遑暇食時比之王彦方公恐其過勞恒以為憂
甲辰大父遘痞氣公訪醫調治衣不解帶者月
餘大父卒不起公哀毀骨立居喪一遵家禮不
用浮屠既殯日讀朱子綱目大學衍義武經七
書百將傳至手不釋卷丙午冬服闋赴部適益
都缺宰士民聞之千人詣闕保再任時四明聞
石塘公當銓思隣邑姚江難其人缺令且二載

計公得益都民心如此必能填此劇邑丁未春
補令餘姚大司馬陳公益都人率百姓爭之不
得
命下益都人詣公攀號且觖望而去公至姚革弊
剔蠹吏畏民懷時海隅三山沙田軍　構爭者
廿載不決每糾衆殺人有司置不聞公捧院檄
即親詣其地數言折服為畫界而還縣治後勝
歸山乃邑祖脉頻年為鄉宦伐石破損仕鮮京
臺公捐俸為買其山封樹之仕者尋復入台烏
有殺〻者家豪富黄緑十餘年獄不決公廉得
其情遂伏法時巡按御史裴石山公委公查盤
睦州且咨令察本路賢否公至録罪人釋無辜
甚衆且盡得有司勤惰未云人才難得科第不
易本院考語仍乞從寛揭上裴公大喜會鹽法
御史鄢劍泉公合薦于
朝戊申歳夏適兩臺之人

詔取循吏入覲公以治行卓異首諸邑宰以行姚
士民不忍公出脫靴懸縣門立去思碑亭然猶
思慕不置復建生祠于勝歸山買田種梅肖公
像祀焉及入京銓曹擬吏科時當宁忌公族兄
昔任遼東巡撫諱宗明者與故相夏公同年
契厚既貶秩浙東并疑公必欲左遷州守聞
太宰石塘公與文選張澤山公往復爭執謂
如此則無以服公論勵有司乃授公湖廣道
御史
命下士論翕然不平公無愠容書示桂等曰當賄
賂初行之日汝父所謂以赤手捕長蛇白拾得
一御史亦已幸矣己酉夏院考實授御史大夫
屠東洲公閱公奏置第二應差兩浙巡鹽時御
史宿梘亭公例應差按宣大宿以達虜縱橫難
之謀之公、公慨然願往屠公謂公不避險難甚
善將行公謀之同列孫聯泉公姜蒙泉公曰豺
狼當道安問狐狸昔張綱埋輪吾獨不可乎遂
共二公連名草疏將上適蒙泉公差巡京通倉
姜無子意頗趦趄時聞醜虜臨邊孫公勸公且
勤
王事展宿緼乃中止公知邊延訪士民知虜情者
如趙舜谷公尹朔野公岳上舍輩皆至其家廑
心叩問選有撇知敢死士隨左右得令總兵馬
芳董一奎劉漢胡鎮尹秉衡諸人遇之甚厚常
同臥起又以虜情不得由于哨探不明令諸
人深入虜穴醜類情狀盡莫能逃因上安邊
八議
上皆行之時妖人李道玄以白蓮教聚衆萬人謂
讖有十八子之說分職鑄印與虜交通將以七
月半率衆叛出邊外人心洶、公廉知之即以
仲夏竟巡其州道玄謂巡臺不偹也公已先羈
榜文百餘止罪為首者盡赦脅從至州密令指

揮率兵擒之衆遂散去地方帖然公回京二年
其徒竝冨鍾其術餘黨復聚竟叛去為邊患十
餘載而莫能先發以制之也時有建議者将大
同左右衛軍移獨石陽和等處駐札士卒安土
重遷且親戚墳墓皆在大同不肯去鎮廵強之
士卒激變率衆圍鎮廵二府露刄喋亂事甚急
閭郡傍徨公聞之即单騎馳至軍中亂卒羅拜
泣告以故且言令不得旨必欲移徙則有死耳
公慰亂軍曰人各有親朋坟墓捨此之彼果非
人情汝等何不告我而輙稱亂奈國法何衆曰
軍門兵主不容告訴以致于此令日爺若為軍
士作主即當歛手公曰我今即與爾等題本免
遷公呼衆隨至察院為具疏士卒解散鎮廵獲
免公又偵知唵咯合小王子諸部落将寇
畿輔疏乞加謹隄備
上下司馬議時方厭兵不然公言且謂為此不祥

語中秋公策虜必從古北黃花入犯念咨迩
陵寝夜半急起蘇捴制舜澤公卧内曰寇入門庭
吾等安能坐視若調趙仇二総戎兵躬率入衛
大挫賊鋒奇功也蘇公大喜即邀趙廵撫共公
調諸路兵師至居庸関復上勤王疏時本兵謂
二鎮重地兵不冝動阻關外候
旨調遣已而虜騎長驅至都城外人心惶〻夜半
出
中旨急令徹関外援兵入衛而令捴制軍門與公
回守鎮城公還上谷謂蘇公曰賊見二鎮兵衛
京師必乘虚出雲中今彼已満載當不散掠况
我兵寡止可設伏據要害伺便擊之蘇公以為
然遂各設伏隄備公率二叅将兵及素選士以
待賊果出大同公縦其半去遠乃令伏起襲之
虜懲淄重不戰疾馳北還我師截其後斬首四
十還被虜男婦二千餘名牛羊馬匹器械萬

餘
先帝知其功註名于屏欲用公大同巡撫時相忌
公不果推巳而本兵追論公曲突疏
欽賞金幣辛亥春公復
命還京士大夫聞公名咸願交歡時楚中苗賊首
龍許保吳黑苗叛亂出掠旁郡
朝廷勅湖廣川貴夾勦三省心力不一撫勦失宜
勘者以處置未妥外遂咸謂公才復疏請按
楚公至彼即親履邊地與提制張鎮峰公居
竹厓公等竭力經營勘處周悉上章乞赦脅
從
制可之未幾二酉按首蜀楚底定壬子秋較士場
屋祝天閱卷期得真才雖各經房落卷亦親加
復覧試録悉出公手揭曉果皆名士縉紳推服
以三楚得人未有如茲榜者舉燕時報人誦其
文中紫句示之兩司士子咸驚訝次年連第者
十有八人雖毛東塘公主試弗逮也酉陽土官
冉玄仇殺人公勘正法諸夷長舉皆畏服罔敢
越度楚藩幼新襲每輕出嬉玩聞公呵導聲即
入避自是承奉每張虛聲禁之遂藩素横門下
多蓄無籍子前院訪拿遭毀牌毆差之辱公至
朝王方晏中徐以數語感悟之遂藩喜次日命
長史司拏送各犯公擬如律自是諸藩歛戢亥
子歲秋後兩審録公晝夜覈閱多所平反有三
舉人無辜冐重辟屢疏辨寃下御史大夫行巡
按覆覈前院心知其寃皆遠嫌莫敢闡釋公詳
獄詞惻然曰人命至重安忍以嫌疑殺人乃據
真情駁奏部議釋之癸丑夏公得代便省
繼祖母族里以公别久咸願少留公曰
王命不敢久宿遂兼程復
命居東洲公喜公才力風采留審奏詞時各道缺
人以公掌七道篆腰幕左右遍懸銘牌人皆榮

之時兩浙自壬子歲以來海寇竊發奸民勾倭
據海島中時剽刼相雄長而王直徐海陳東麻
葉光和尚徐惟學葉䝨巨擘焉邊海亡命爭相
趨附衆至數萬吳越騷閩咸被蹂躪太倉王思
質公開府錢塘採禍本中直海等借號罪逆兩
臺目擊其難於是諫院王公國禎柱史林公應
箕朱公瑞登陶公承學金公澍周公如斗等復
相建言謂巢本不拔東南終不安枕乞立賞格
購之
先皇下司馬議
欽行督撫等衙門昭揭榜文但有能主設奇謀擒
斬王直者封伯爵賞萬金授以坐營坐府管事
能斬黨惡如徐明山和尚者不分首從各授以
指揮僉事賞銀三百兩並世襲遍諭吳越寇竟
猖獗莫能制郡邑殘破徵天下材官騎士及郡
邑兵嘗之輒陷沒歲甲寅賊徐海陳東葉遂蔓

延于淮揚蘇松嘉湖寧紹台温漳泉閩破南滙
破青村所破嘉定縣破柘林鎮據川沙窪據七
八團據乍浦所連結為巢山賊海寇倭夷接踵
而至東南財賦之區無地非賊
先王深以為憂集庭議僉以南部大司馬半洲張
公老于兵事宜令總師征之議督府置叅謀官
選知韜畧臺臣一員充厥任令往畿輔山東募
萬兵往應之當宁以屬于公疏將上適禁常封
時兩浙之巡臺屠東洲公借公名陪點疏
上
先王舊知公功遂黜之遣東巡執政謂公有避領
之遂共擬票道督府叅謀官不必設了只着御
史温景葵募兵前去交總督張經殺賊回道云
云公與權貴有郤自此始時公方從大宗伯南
野歐公講學歐公感疾而沒門生中公獨視棺
殮哀哭旬中遂染病月餘人皆義公將南行執

政問公宣大榮廣故事公一一詳答且云所服
鹽七斤甲四十斤疑不信公取服之終夜立談
不動衆皆驚服及行兩浙士大夫餞于郊謂公
曰兩浙生靈賴公此行公仰天大呼曰某此行
不擒斬王直徐海靖東隅誓不回京衆悉疑公
為狂公至部即大振紀綱閱視阨塞詢民所疾
苦及致寇之由為之興利除害凡蠹民者望風
歛迹歲乙卯春柘林賊酋徐海會集川沙窪賊
酋陳東乍浦賊酋麻葉光和尚合謀圖杭省為
巢以窺金陵計以海引萬餘賊自柘林出海趨
鼈子門東引萬餘賊出澉浦趨海鹽麻葉光和
尚引萬餘賊從乍浦趨湖州約已定三月戊申
殺馬祭天揷血盟誓三路衝出敗直隸兩軍門
官兵而去東賊從海鹽先至杭肆劫江頭入西
湖焚船慶寺湖洲寺攻圍省城屯北新関抽分
廠前以待海葉等軍門李汲泉公被困杭城徐

海擁賊從大洋將入鼈子門去杭不遠忽颶風
猛作賊船三五星散海被還五島餘黨零化浙
東陷慈谿縣治焚先聖廟殺生員數百人麻葉
等率賊掠嘉善將逼檇李時公方巡溫台新膺
紀功監軍
勅命即倍道馳至嘉禾孟夏甲申賊薄郡城殺戮
淫戲辱示城上公適巡城切齒憤恨丁亥出贖
金募死士百人買金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投毒
藥封包如故載之二小舟巳丑授健兒沈坤王
彪等計併作差官持印信批文以犒迎土兵為
名望賊營進發戒以賊追即棄舡服浮水遁賊
瞭報果遂劫坤等坤如戒走賊入舟見所棄冠
服批牌遂不疑呼類懽飲且醉復作飯食庚寅
賊多青腫流血暴死七八百餘賊皆驚愕捕土
人知為公遣乃不敢散掠傳令勿食民間遺物
時值暴雨淋漓飢困斃者益衆麻葉等畏公威

知嘉興終不可犯率衆北還欲從松江出海會東賊于杭至塘湾適總制張半洲公遣援浙永保兎氏苗兵萬餘與賊遇苗兵性慓悍輕賊驟戰伏中為賊所敗兎氏兵死者且數千麻葉乘勝復擁衆南侵壬辰公親至土兵營皷舞犒諭為整衣甲器械以作其氣因授以陣法兵勢漸振公察其可用乃集嘉湖水陸兵将刻日協戰時狃故怯咸失色公進将領反復譬諭曉以大義且云吾當為尓衆先由是将佐皆感泣願效死定謀五月甲午朔公大犒三軍披甲躍馬首諸将出北門兵備董公苦遮留公怒麾叱之援劍擊門誓此行不滅賊不復還軍士勇氣自倍乙未趙甬江公亦至公遂率漢土官兵逆賊于王江涇為三壘陣設伏以待戊戌賊至接戰我師水陸夾擊自辰至午公操小旗督戰益急賊方酣鬪晡時角鳴伏起賊始大敗竄涇中多溺死涇水為之不流斬五千餘級麻葉光和尚率倭宵遁公麾兵追及于秋毋亭已亥斬賊首光和尚并倭賊三百三十級麻葉不敢戰馳善馬還松江舊巢公令士率壘尸築京觀立石于其巔改王江涇為平倭涇後太宰胡栢泉公詮次畧曰

國家地廣治極海壖姦商乗時盗販轉為寇賊民不覩兵日久望風奔潰賊既連得利内附外連徒黨滋蔓動以數千萬計善用兵能以少為衆所徽四方材勇武力士悉殲其手若烈火焔燎牧焉四啟蓋自壬子春更癸丑甲寅而丙浙三吳之禍變慘矣乙卯春柘林巢賊積增至萬餘人出掠嘉善等處孟夏剿賊徐海麻葉等調知浙兵往松江搗巢率衆數千水陸並進聲言攻嘉興及杭時故巡撫李公留省城總督軍門張公在華亭浙西無兵可恃軍民洶懼按史梅

林胡公方巡浙東得報連日馳詣會賊從嘉善
来前驅逈還薄城外衆益懼甚胡公曰在法攻
謀為上剏無兵乃窑取酒百餘甖鑽其顛投毒
塞如故載兩船選檄警卒假冠服持赤牘坐船
上稱觧酒餉軍向賊所見賊即褫去冠服走賊
信不疑馳報諸酋長諸酋長得酒大懽相率高
會痛飲率多死又令村市酒家皆入毒甕中約
價以值米漬藥水浙而遺之賊往〻爭取飲餟
輙又死然賊尚衆我兵寡且怯適保靖宣慰彭
藎臣土兵數千至胡公策其恃勇犯忌戒曰賊
善伏知分合我兵常為其誘宜分奇正左右翼
擊防其衝圍藎臣不聽乘鋭直前至石塘灣果
遇伏潰挫遂近震駭失望胡公于是親詣軍營
宣諭勞苦之使人悉質(索)諸貿肆故衣須給賜錢
帛牛酒飲食召諸工晝夜繕器具且懸重賞衆
感激思奮察其可用乃指畫地形曲折授以計

令設伏勝之藎臣如胡公策賊果僨敗北走平
望平望故別有苗兵營賊不知會張捴督来視
師而永順宣慰彭翼南兵復從泖湖出胡公同
督察趙公率条将盧鏜等躬擐甲冑馳馬趣出
四面合圍賊還走王江涇餒且病遂大潰我軍
乘之斬首數千墮溺水死不可勝校軍民自是
始知賊猶人非真若鬼神雷電虎豹然不可嚮
迩浸有鬪志賊亦自是稍〻頓忌狂謀漸虧始
可誘而圖矣嗟乎嗟乎奇變決而波才破洛澗
襲而淮淝捷嘉山合而博陵奔蓋自昔禍亂之
興必有忠義材武韜鈐之臣以指揮擘畫救寧
戡定蓋天所以奠安維極綏輯神人鴻德好生
常假手乎鉅公偉人實為之孰云其果憂〻哉
時陳東攻杭省經月不解候徐海不至蕪閩光
和尚死麻葉敗公將還兵援杭始内懼乃解圍
滿載北還公率兵追至鶯脰湖時直隸吳江尹

楊公並無錫尹王公其勤各督兵至公遂合師
圍困之俘斬千餘東窖迫適周巡按行牌取回
二縣兵時夜將半二尹公門人私過公舟辭公
嗌指驚曰今賊受困已旬日食盡飢餒勢不能
戰將盡殲矣奈何委之楊公言奉檄不敢擅留
况兵已先退于二人留亦無益也公仰天大呼
曰天何不助我盡殺此賊奴耶乃令不偶如此
二尹去東賊遂從湖中間道遁還直隸攻陶宅
鎮巡司據之為巢時兩浙已寧公乃賞遣苗兵
自率嘉湖兵回嘉興方東賊攻杭時省會岌岌
南臺連上彈章
先帝震怒逮張總制李巡撫湯總兵入京適公王
江涇捷奏至遂超擢公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
且有
御札云胡宗憲協心王事候論功之日不次擢用
他公上疏懇辭不允及履任深鑒李公無兵之

禍因募勇士千人日訓練為冀為春防計公哨
知麻栗自王江涇秋毋亭之敗日懼追兵至惟
修小船候風遁歸公以賊壘近浙且與東賊為
聲援深以為慮秋九月丁未趙侍郎來祀海神
公共總督裁菴楊公會之于郊議夾勦柘林巢
皆然公言已未乃召劉兵備盧張二參將及王
都司授計分布水陸賊聞窮蹙夜遁出海水兵
環攻之因縱火焚賊舟俘斬甚眾會颶風作官
軍急收舡入港賊舟不敢近岸為風飄溺風浪
中柘林屯據積寇死過半矣楊公謂柘林既搗
宜乘此破竹勢滅陶宅賊趙公復力贊公乃合
兵備帶川劉公邵昇姚泓吳典史水陸兵赴之
十月辛未會直隸提督軍門東村曹公分地逼
巢官兵數敗賊東懼乞降公遣諜士蔡時宜入
巢領計誘之賊尚疑懼遣驍倭四十餘出哨我
虛實時兵道急欲得功自率部兵五百設伏銃

響賊覺内外銜擊伏兵稍挫乃還營而公未之知也東乃率賊乘夜遁去新場鎮使公計卒未就時有上言者波及公嘆曰我本兩浙軍門不遠千里齎兵粮為隣境禦賊令反欲我實我自致耳適浙東樂清有倭賊數百深入内地敵殺徐指揮卿官王僉事守土官軍勢不支將入紹興公得報即辭楊公旋師省會時已仲冬戊戌公親師三軍東渡錢塘自禦之前哨報賊已近公曰先據高者勝即龕山駐兵而分諸將伏山下出奇兵誘賊入重地接戰伏起斬數十級賊敗奔還遏海堡内閉門公麾兵四面攻入賊悉跪伏盡戮之命左右選兇猾倭首廿顆置棹上令庖人置酒脯賊心抜刀切面肉自啖之因賜將佐雖勉強領食及出有吐且病者已酉浙東大倭舡一艘飄至海塩秦住山登岸刼掠公分兵五百令指揮徐行健揔禦之壬子健等逆擊

賊盡滅焉師將凱旋忽倭賊數百自閩中流寇温州犯金鄉突石井等處公使指揮吳江王倫容美土舍田九霄率兵迎敵時賊已越嵊縣三界官軍屯上舘嶺以待公恐賊猖獗親帥標兵以臘月甲午趋至上舘乙未雞初鳴乃集諸將定謀四下布伏下令聞砲即起止以一隊衝鋒部分甫畢賊至我兵逆戰已而有三卒退走公即縛隊長并斬于陣前血濆公衣三軍股慄殊死戰斬賊十餘級砲舉伏兵四合賊披靡退走清風嶺我兵復追及賊入烈女祠升屋據高以拒官軍環之數匝縱火焚之斬百十級餘悉死烈焰南麂流倭無有子遺公回師省城士大夫及父老焚香祝拜彩障郊迎曰非公吾省城其能晏然如此乎先是公王江涇捷後嘗與祀海趙侍郎計巨寇王直實東南亂本今居五島為逋逃藪徐海輩為之羽翼若能以計致其主帥

則衆將自解趙公曰善然須題奏奉
明
旨差使宣諭日本國主令嚴禁各道入寇及執
送叛逆奸民以此為名則直進退失據招致為
易然須咨授奉使勿見諸文移恐機泄難圖公
曰極當趙公遂奏奉
旨着藩司給文遣使宣諭撫寧波守選知海情有
心計生員蔣洲陳可願充正副使以朱尚禮胡
節中先年冐禁入海熟夷情即獄中釋之令各
募二十人輔洲等賫藩司咨文以往公咨授洲
等以計孟冬上午洲等出定海關十一月丙午
洲等至彼方從山口豊後二道宣諭直聞之令
養子毛烈率衆邀洲等至五島詢以故洲等依
計誘之直佯言曰我本非為亂者只因俞總兵
啚我拘我家口遂絶歸路今軍門如此仁德我
將歸順然不必許多人在此令關薩摩揺徐明
山等大糾倭衆來春必犯直浙我令毛烈葉碧
川伴送陳副使朱尚禮先回報軍門吾與蔣大
人宣諭畢日一同歸順但倭國缺絲綿必須開
市買賣海患可平也可願偕毛烈舟以仲冬閏
月泊列港用小舟伴送可願至定海關遂求市
已而勦殺海洋流賊數十級効功悉本直咨計
全窺我意公詢可願咨察其情一面奏聞且厚
犒之次年春烈率倭兵百八十人助盧參將搗
舟山賊巢殺死三十餘人賊奔卲嶴深山乇于
巔公奏奉
旨下賫金幣且令回諭直及早歸順烈感激即送
商伴夏正童華卲岳報徐海入犯消息公遂留
為通事陰覊遏之意未嘗一日忘直也歲丙辰
正月辛酉有倭賊數百自閩中連江洪突犯平
陽仙居等縣趨四明奉化合錢倉新登岸賊凡
五百餘癸亥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軍望風奔
潰勢益猖獗海道孫公羽檄告急甲子公自率

標将渡江而東合諸道兵會分守劉公分廵李
公兵偹許公及曲同知吳典史容美土兵皆来
會丁卯賊由上浦潜渡曺娥見官軍把截由對
山穿出海塘轉山陰壬申公率将兵至江橋過
賊夾河而行公馬上標小旗語諸将曰使此賊
見我旗指不傾而西勝負未可知若觀望遅疑
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果聚立公笑曰
賊氣奪矣麾兵首尾渡河賊驚悶謀者知為公
兵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高氏氏舍公麾諸軍
圍之一晝夜數以發熕鳥銃火箭射之賊負傷
深匿公督戰益急我兵登屋擧火攻之烟焰大
起賊多焚死已而雷雨大至公與諸将冒雨立
水田中甲戌五鼓黑霧起咫尺不辨賊突吳典
史鄉兵我軍四面奮擊俘斬二百五十九名顆
仍百七十餘賊乘昏黑逸出走鍾村平明公率
守廵将兵追及賊山西嶺殺百賊仍賊七十餘

名逃黄銅公遣標下把揔指揮楊光永昌陳光祖
管揔光等督輕兵疾追務使隻旅不反豈意永
昌違公節制從間道山寺恬息飲酒為娛別遣
隊長鄭廷彩等引兵追賊兵無統紀賊脫去公
廉知縛永昌等欲斬之諸将以首春為叩首乞
恕公各痛鞭一百另遣田九霄率兵追及蒲岐
亭頭偕同知黄釗千揔湯拖八知事張東等民
人六十賊餘賊乘夜遁海兩浙以寧先是
公未渡江時居民聞賊勢大咸奔避入城公渡
江迎賊炊宿無所薄暮至一山下屯兵公偕從
人十餘輩登一山巔小菴中以息覺飢道人具
酒麵餅以献酌方數盃哨者至公偹詢其故已
而問哨者食否荅曰數百里悉逃竄無人烟雖
有錢安所得食枵腹且二日矣公聞淚下盡撤
酒餅與之道人進曰菴中芻糧俱運入城存此
為守菴需願少留充膳公謂曰此探卒吾三軍

耳目也飢餒甚矣令不得食必斃寧忍飢以食
有功左右皆感泣及圍賊後梅駐田中雷雨暴
至從者得一木橙坐公已而水起尺餘懸足躡
草上有請入民舍少息公謝曰將士皆淋漓勞
苦吾安能獨逸也及滅賊還兵村民尚未歸柱
史湘湖翁公遣侍童具殽核黄流迓公于途且
書曰聞元宵時忍飢冒雨以滅賊吾士民感且
泣老病艱遠出特遣家兒庶幾簞食壺漿之迎
云是役也陣上獲倭銃三十門公召通事陳欽
辨認知爲南番鳥嘴銃機括如弩番人以此殫
崔倭賊昔從南畿開市歸至南番畢歲還學製
之昔年衝鋒勇士皆斃于此故官軍畏倭如神
如鬼者此物也賊恃爲長勝價亦甚重必倭賊
能製作公乃令陳欽偕降倭同有機知巧冶造
之後進于
朝遂爲九邊沿海防守長技焉公歎旋渡江閱省
士夫父老軍民數萬出迎于江之滸各明香燭
舉觴結綵以賀歡聲動地實是月之戊寅日也
公上諸將士功狀時直隸新場巢賊陳東自陶
宅遯後知公已還兵杭省復肆刼掠官軍屢戰
不利監軍以聞
先帝怒易守臣眾舉少司馬棠溪王公總制奉
勅南抵德州而公龍山清風後梅三捷報疏適至
仲春戊午
先帝大悅出中旨王誥不必去着舊仍宗憲陞兵
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用便馬
勅與他中有以爾屢次督戰奮不顧身忠勇可
嘉兹特簡任云云報至公捧讀感泣自以力
小任重地廣賊眾不勝爲懼上章力辭不允及
拜
命廣官入賀公曰吾本一書生因倭亂推爲監軍
憤尧奴之横肆憫赤子之無辜出身犯難越職

討賊義激三軍餌以毒藥遂破賊于王江涇再敗之于秋毋亭三敗陳東于鶯脰湖四搗麻葉巢于柘林遂膺兩浙地方重寄兵食兩缺四野蕭條數月間倭奴踵至惟身先士卒示以必死幸而成功然頻于危者屢矣昔在嘉興時因諸將莫敢近哨惟飾詞獄狀主師馴至敗績予乃自至塘灣探賊止携七八健兒駕小漁舡直入賊巢賊覺追兵翼兩岸而至左右舉一板門為蔽箭如蝟集方踰石橋而南賊已登橋使小遲身非吾有矣至城下呼門守者不知為我墜下大石中頭盔〻厚得不死今石痕尚在此其一耳再迎賊龕山盡令兵將下伏從左右者不滿百人賊聞我提兵至乘夜黑先遣驍勇百餘從間道欲先據山抵麓見萬燈遂退走及平明賊盡至已登半山從者曰事急矣予令左右放銃吹打張蓋豎旗卯曾和等皆言不可萬一賊知主將所在盡力而來莫有敵者奈何予麾去之已而賊望見問哨者知為軍門駐節急退入伏地予鳴角伏起而敗之滅之于邊海堡擒獲真倭譯審前夜見萬燈疑有伏而退次日欲據山問知軍門所在必有重兵故疾馳別道不意陷伏中予觀山上有張公祠蓋神護我也其他銃炮矢石之間出百死得一生然後兩浙寧謐不意萬鈞重擔肩于一人今值暮春汛期已至以食則庫藏空虛以兵則數戰疲卒前當事諸公皆瞅惟吾獨存將來之事未知終始衆曰上天悔禍妖賊必平已而入語先夫人先夫人墮淚而泣叩曰君計將安出公曰東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土著卒難練然業已乞河朔兵及調永保土兵八千人多製鳥銃教習標兵即用賊長技勝之然必勦陳東賊巢使新至者無所依歸則撲滅為易若新舊合併則勢大難圖因取靴中

利刃示曰倘天不助我惟有一死報
朝
廷耳時賊酋徐海麻葉自日本國勾大隅島主
弟辛五郎并薩摩等島倭夷連數百艘絕海分
道入寇建天差平海大將軍旗鼓三月壬午賊
前哨船至漴缺癸未登七邏洪登九團薄暮徐
海大踪賊舟三十六艘登柘林甲申登南滙乙
酉新塲舊賊酋陳東燒巢盡起趋柘林丙戌麻
葉率後哨淺梔大船四十一艘登乍浦南門外
西海口金家灣一踪登金山胡家墩一枝泊松
江上海蔓延江陰無錫一枝突犯慈谿蔓延餘
姚一枝由寶山入長江至青邨清水窪等處分
道登刼徐海聞公陞總制計必入吳兩浙空虛
可得志遂構陳東麻葉倭賊合數萬衆直犯浙
西攻圍乍浦城且聲言席捲嘉湖襲杭省
以窺
金陵復分賊犯淮揚瓜儀勢甚盛羽檄絡繹遠近

大震時代公提督者為副使山峯阮公四月丙
午公乃選部下河朔宗佐擊兵及容美土兵凡
二千餘付阮公合兵偹帯川劉公樂張二參將
水陸兵先趋崇德遏賊檄海道孫公參將盧公
及吳興史浙東水陸兵援寧紹公乃自率標兵
千餘及水利道水兵出北關駐敵臺以控隘口
為犄角勢令省城大開門勿登埤擊斗使賊莫
測我虛實因延太守李蓮湖公咨議選慷慨好
義有膽畧庠生周綺邵亨夫等二十人練保甲
鄉兵萬餘授以旗皷分伏林木叢雜之内以虛
張水陸之势各賊素慴公威名又諜知公在軍
中且遠望林木中旗幟甚多罔測虛實遂逡巡
不敢長驅省城晏然若不知有重寇壓境也庚
戌阮公率諸軍趋嘉興至皂林遇西石橋卒與
賊遇前軍相對射賊亦止官軍隔橋而陣辛亥
黎明徐海等引賊萬餘渡河佐擊宗禮與鎮撫

千總范濟分翼接戰自寅至巳鏖戰益急殺傷
相當賊乃退午刻賊換生力倭兵復戰至未又
退去阮提督令各兵安營休息賊各率衆大至
衝過石橋東營兵潰宗佐擊及副將忠義宮霍
貫道鎮撫侯槐何衡等皆戰死諸路兵悉潰退
劉阮二公引殘卒入桐鄉縣賊環兵圍之不解
五月賊造大樓臺船急攻水門癸亥乙丑壬申
樓船高出城堞凡三攻城幾陷盧參將田宣撫
各兵去城十餘里觀望莫敢救報至公驚悼曰
河朔勁兵既陷沒諸軍已喪膽矣奈東南何況
賊勢重大標兵不過鳥大且數戰疲君彼爭鋒
如以肉投虎口譬之兩人抱而俱死也何益哉
事勢至此誠已危急今惟有用間餌以伐其謀
携其黨出阮公而徐圖之耳衆皆難之已而二
司鄉宦俱來候問及去公獨留允齋嚴公鹿門
茅公虛若傅公數人後咨謀制敵救桐鄉計及
珍寇茅公曰計誠善苟不成其如身家何公
揪所佩刀謂曰狂奴肆毒地方慘禍已極願上
天佑
社稷生靈得遂此計萬一天不順我惟以此報
天子耳茅公等俱墮淚乃捐萬金因毛汌所送諜
者夏正童華邵岳朱尚禮等令賫入賊營行間
不問其出入但要集事又假為汌書以付徐海
正等至海營海驚詰所從來正遞上汌書海覽
之失色遽曰老舡主亦歸降乎正曰然因諭之
以
朝廷威德及順逆禍福且言總督胡爺親擁苗狼
等兵二十萬至矣若固執迷則王江涇可鑒海
曰吾今三路齊進非我一人所為正密告以陳
東去秋陶宅已乞降有他約所慮者惟公耳海
聞甚驚疑是夜陳東探知海營有軍門使書大
駭急語麻葉果與海相猜海見東葉心變亦許

歸順丁丑即放被虜男婦二百餘人歸正而率
所部倭退屯三十里爲信東見海果解圍詰責
海〻曰老舡主已令毛海峯葉碧川欽蒙
明旨賞賚優渥榮耀無比吾終當降順耳東大怒
作罵海〻曰汝去秋陶宅何故乞降今來賣我
我豈爲女賣耶東憤怒拍馬而去偕麻葉復造
雲梯舡中架鈇撞木打水門獨攻桐鄉一晝夜
援兵漸集東勢已孤已卯亦解圍至海營講和
阮公得阮乃馳入嘉興方阮公之被圍也城岌
岌垂破援既未至又睽見諜數往來賊營不知
爲計疑公通賊城上出危言見之書令諜撼公
且欲以聞于
上公屹然不爲動及平賊乃大愧服書賀曰公神
謀秘計伏地出天豈惟人有未諒雖鷄亦所不
知蓋廑簡心均爲
國而平勦志在安劉昔日難中謬語幸無訝焉公

覽之微笑而已先是海等餘倭分道牽制我師
孟夏辛卯賊船八十餘艘泊廣陵通州海口約
賊數千焚刼南門甲午登黄泥山乙未登如皐
天生港都司張恒千户羅大爵等戰死丙申賊
寇泰興已陡山丁酉過運粮江船搶刼乞未三
千二百餘石殺死綱司旗挖燒毀運船甲辰寇
刼爪洲乙巳掠維揚丙午賊分三道犯爪洲庚
戌復圍揚州府城殺死同知朱裒晏經歷千户
賈勇乙卯賊復入海漕運陳公将兵俘斬四十
七名顆直隷南滙界嘴各有倭百餘登岸公檄
兵備董公督兵往勦滅之寳山倭舡十六艘直
入長江俞捴兵盧江公把捴劉堂率舟師環戰
溺賊舡十一隻俘斬二百五十四賊天晚賊棄
舟遁常熟堂等率兵亟追大小復十五戰斬百
十賊吳淞係通海咽喉賊結䑸入鹿徐海公授
堂等以成筭果即滅焉士民咸詑成功之神速

也賊犯西菴王應麟兵禦之賊戰敗奔法昌寺拒門不出我兵四面舉火攻之賊並燼滅麟又大戰青村賊數十合賊走民舍麟兵圍之方舉火賊擁出避隣舍我師破壁殄滅無遺俞總兵犁沉大倭舡二艘仄福山等處水兵將領前後水戰大小凡二十一艘溺斬一千三百級時浙東群倭萬餘入慈谿焚刼殺死鄉官王溶錢煥等復圍餘姚告急書日數至公咨提督阮公分與處兵五千餘人使馳援浙東公乃移師嘉興專控浙西而徐海等衆既呑公釣餌乃退烏鎮向之分圍上海倭賊萬餘窺松江突泖湖將趨嘉善會徐海等羽書旁午公謂中軍都指揮戴冲霄曰使此賊合䑸則海東等勢益大卒難圖復遣諜諭海擊賊立功以自效海諾諜使歸報果遣頭目率倭逆賊嘉善界以戰斬三十級賊恐海易慮憤罵退掠舟遁洋以去初公業已筆授直隸官軍計令伏劉家河以待季夏甲午賊果出七汀港兵舡追入大洋伏兵夾擊覆舡六十餘艘俘斬三百六十級時江南北浙東西各處將兵隨賊截殺又陸續俘斬倭賊共一千五百七十六名顆殺焚溺者千餘奪器械萬餘件要皆所以摧徐海枝葉也海退屯乍浦舊巢許投順然心終以殺宗禮等兵為疑不決公遣諜語海以殺宗禮者陳東麻葉也何不計擒以獻軍門則功大而降順之心益明得世襲爵級矣海徐曰容思之尚猶豫未忍公乃使諜持玩好啗海愛姬王翠翹諜因私之翠翹復力勸海熏聞趙尚書督大軍且至廣陵意遂決乃容向諜約期令健將艤舟以待六月壬午海因設晏招麻葉及頭目十八人飲夜分酒酣海諭葉曰令我等雖聽撫然事體重大必現天象可共出一觀乃偕至小港一舟邀海以目示其下倭衆齊、

上将麻葉及部下頭目十八名内逆王七等十
餘人縛付高香公童翠峰伏舟令献轅門七月
戊辰徐海計誘新至倭賊至黄泥堰生擒真倭
七十三名付朱尚禮還献甲申海復計縛陳東
交付蔡時宜綁解公軍門由此東葉部倭仇怨
海晝夜擊殺互相剪屠横尸蔽港河水為赤因
隔岸立寨與海相持不暇他務海亦内困携二
氣日消阻且續至倭賊又為劉帯川公丁恭将
徐揔兵等合力搗巢俘斬三百五十餘名顆奪
回被擄男婦千七百名餘多溺海死焚賊廠二
十里海遂許謀者降公計東葉二部雖殘耗然
共海倭尚逾萬若急之必復合乃移軍平湖逼
賊因察海情復時遣諜詷之海言願助官軍擊
東葉黨公佯諾許為内應時浙直二監軍疑公
玩寇上之下司馬議黙齋許公疏言兵多詭道
事難遥度謂公素負才名新承

簡命必能辦此以収成功
先帝恍竟不中制然警報日再上憂廑
宵旰而淮揚肆刼諸倭聞天兵南下始各遯還趙
公率兵渡江至桃花港遇登岸倭寇一鼓滅之
乘勝而東逐欲進兵偪海巢公迎告以賊勢日
貳若廹之必合力拒我況此實掠敵非桃花港
賊比萬一復逸去不但盡隳前功恐出匣虎兕
肆毒愈烈如東南何顧駐兵勿動吾更有説也
時贊畫郭郎中等急欲得功議論嚚然公偹告
趙公以用間餌若心處郭等乃已又知此謀恐徐
海言天兵勢大桃花港生力倭一戰麋爛鋭志
進兵是胡爺保你歸順趙爺方纔然必有功始
可還朝若　不立功謝罪海曰東葉部倭
近已乞降奈何徐　曰我令即将來採演如遠
令者殺之諜曰可海乃計戮仇倭數百級遣親
弟徐洪来献且謝罪而即令窺我強弱洪往見

趙公贊畫郎中等從傍力贊乃斬洪兩大指意在激變海以壞成功洪大悔恨痛哭公聞急發輿往見趙公取洪匿書舍使醫調治因假以冠裳厚為廩餼且許奏以真官洪又喜過望逾二日海使倭首五人詣軍門探洪公懼計泄乃令洪詐為病以帕裹首就府中冠服見之衆倭羅拜率洪親書還報洪荅以病不能手書遂口授吏繕寫中言軍門誠信寬宥及伊中酒病難作書之意公亦假五倭冠服厚賞遣還已而海復使倭持書來戒洪飲酒竟不知洪指斷去無能作字也公因海心頗實令諜直諭曰督察監軍不信汝真順者以尔擁多倭故遂併劾及總督汝果實降只數百精卒足立功且尔素許助擊東莱部倭矣令若等勞力不及區恐以降終必為若肘腋患何不乘此檄遣之偕尔部老弱歸國也海善之徐云數百則小須留二三千耳

東莱倭令真送與官軍作功部倭亦須放還然無船可去若得船百號乞放還旗幟于上吾當送之海瀆海蓋欲藉舟為脫身計公故令諜許之舟及二赤幟乃集各官計議咨授總兵盧江俞公大猷北山盧公鏜及偏裨某令率舟師直截大洋望有朱旗者盡力攻擊務在擒獲敢逸賊者死恐海或遯故也復共督察諸公定議使容美標兵分三營伏海口獨缺海洋東面集朽船百艘置海口咨示各將刻期進兵廹之遺夏正約海以丙戌日舉朱旗為號是日海果送大隅島主弟辛五郎率其部倭當先建朱旗次陳東倭次麻葉倭趋海口徐海先引所選倭數千舉流星而北河朔兵進焚其巢城中兵分門突出三哨伏兵継起海部倭趋船不顧衆賊失主皆驚潰争船無鬭志自相蹂踐我師乘之斬賊數百級船朽載重多覆洋中盧俞二将軍率舟

師復從大洋望朱旗進發海知計不就棄率選倭數千棄舟馳回其得登舟入海者盧揔兵部兵擊沉三十餘舟斬馘三百七十有奇俘倭酋辛五郎等俞揔兵部兵擊沉二十餘舟俘斬二百二十有奇飄溺不可計數賊一時魚肉徐海至是勢孤矣海見乍浦巢已殘毀遂屯沈家莊〻故沈少卿别業垣墻高固四面環水左右悉圍田海知為形勝據之四下高起角樓哨瞭自恃乍浦内應功意懷觀望公往復遣諜諭不必觀望當急降且恐以趙督視惡撓地利欲進兵并誅之害海負驍雄志未決公使諜遣王翠翹珠玉因説以投降之利海氣飛揚公令諜教翠翹晝夜酣以酒色海因是染疾欲逸去念已結怨島倭勢不能歸欲自保業已剪減羽翼難與持久且翠翹朝暮復力勸海遂因諜約期乞降八月丁亥海率倭千人屯平湖城外挟驍倭二百入城時公城中盛陳軍容轅門惟皂快將卒數十餘人故示藐之邀督察趙甬江公監軍趙玉泉公提督阮山峯公同赴轅門受降海倭至儀門守將呵止賊礪刃持滿駐門外徐海僧帽白藍同諜進伏階下觧冠待命海内懼為我所圖故挟兵為兩便計時監督諸公不虞海挟倭至相顧失色起欲避趙督視捧止之謂勿為倭笑海叩謀知公復面公叩首請死公下階撫海項諭之曰今既降勿復為棄海叩首三公談笑慰諭犒之遣還使候

敕

旨海去公謂監督諸公曰徐海賊心不改釜中魚揚鬣駭黽愚矣哉大兵四集欲隻身乞降復可得乎監督諸公為海所怖恨之交劾海脅降不道必欲誅之丙午會公所調永保土兵亦至公乃會督視合諸路主客兵圍之使恭將王价督先鋒載火藥焚巢价至中流失火舟自焚价

重傷墮水旋還後數日死公麾諸軍進廹賊巢辛亥黎明公督各路進兵土兵奪南門因風縱火烈燄漲天賊二千級壬子海率倭突戰汪把揔力戰斬之并俘海侍兒王翠翹等先是公親督戰夜二鼓賊發鉛彈如炬星飛落馬前次晨掘地得大鉛子重數觔人皆訝公忠誠得不死云時直隸適入海諸賊是月四日官軍撞沉二十五艘俘斬三百五十有奇溺者甚衆直隸繼寇之賊遂片帆不返公既生獲翠翹遂馳書督視趙公曰呂布既誅貂蟬復獲唱飲而還不亦樂乎趙見書急棹舟來遇之中途凱旋公為一檄咨督視甬江公盡讓功與人及將佐且曰上伏

朝廷威靈下賴士卒戮力完此公事地方有福吾何功哉且無敘功奏人皆訝焉時浙東殘倭數百自乍浦出海兵船邀擊風回者復屯丘家洋趙督視阮提督率河朔兵將尹盛亭公戚南塘公唐左二叅戎等東渡擊之俘斬三百九十二名顆奪回被擄男婦一百八十二名餘逸海去丰走舟山泊蘆花嶴趙公乃檻陳東麻葉等并辛五郎徐洪及徐海首級北行初永保土兵初至公與趙阮二公懸衝鋒賞銀三萬兩期破海及海平粮餉無措公與二公合牌借取藩司起觧銀三萬兩賞苗兵遣還楚各認計處銀萬兩補藩庫公送俘至姑蘇適白尚書子白運使為盜所殺無子窒囊充盛族里利其有因媒孽其恭人大為王推官所辱白故公同年且昔為同官公聞之痛憤不平共趙公牌釋焉恭人出拜公曰財為害耳吾知恭人冤恭人曰寧助國用不忍為仇所奪公與趙公諾之白恭人歸送銀二萬兩至軍前公與趙公受之牌解嘉興府暫貯庫聽候取用及公還省藩司呈請借銀補庫

起解公乃行嘉興府取前銀二萬解還藩司抵
前借賞數有司復請阮公補銀呈中匀公補庫
牌語阮公無措乃行一牌與司曰昔日之事皆
為
朝廷今補還者何心昔日所取者又何意也如此
混語大為他日黨陷之本云未幾督察監軍提
奏至京
先皇大喜先
賜璽書奬勵及献俘加趙尚書少保仍廕一子錦
衣正千戶阮公以右僉都御史晋右副都公以
兵部左侍晋右都御史總督巡撫如故并諸将
佐皆進級各賚金幣有差公亟上辭章情意懇
切
先皇下褒旨曰卿盡忠為國滅賊有功特兹陞秩
以示酬眷不允所辭公乃拜
命時直浙巳寧閩中尚有倭寇趙督視公以
聞
先皇乃遣函峯阮公以見職開府八閩而
命公兼兩浙巡撫事公以舟山孤懸海外而盧花
嶴三面臨海一面峭壁為舟山重險丘家洋逸
倭久拠絶頂樹柵自固時為舟山居民患定海
闕舟師屢〻仰攻而潰卒無成功時巳冬杪公
召張把總四維授以密計使率桑植麻寮土兵
數百人捲甲啣梅杖乘雪夜出不意擣之可得志
臘月甲辰兵至定海縣遇雪張四維率衆渡海
夜進奪其險亂火投之柵寨皆焚不虞兵至遂
皆殄殲俘斬一百四十五名顆還被擄男婦六
十餘名而浙直無烽火警矣初王潡葉碧川既
膺
欽賞還報王直至丁巳夏直邀夷僧德陽首座捏
為日本山口道表文使先挟百夷以五月欵定
海関求貢閩吏送德陽及頭領松紫門等来制

府公行藩司查審譯無原給比號印信止是空
白上書弘治四年呈覆制府公令藩司館使僧
于寺上其事于
朝下禮部恭駁既無印號表文阻其貢咨制府以
禮遣之有古歙人鄭舜功者素浮海日本覓利
熟海道詣
闕乞以身往説日本夷禁絶入寇本兵允行至是
挾夷僧清授師徒數人款（定）海関謁公抗言欲靖
海波必須直浙福三省效廣東南畧開市貿易
則倭患息反復數百語公徐詰曰汝以平民赴
奏隻身往諭禁賊何故又倡開市之説我守臣
但知張皇
天討振揚
國威以服遠夷耳開市之説非所宜聞况充奴藉
奸民勾引深入内地東南數千里檝杆一空殺
擄淫虐慘不忍言此我赤子不共戴天之讐今

幸削平諸逆瘡痍未起又可復使此輩貿易乎
且此僧來何為者舜功誇清授為倭人信重號
曰國師彼中事體皆能張主帶之還
朝廟堂一詢即知彼國之詳爺言固妙然必終由
開市以寧地方公乃行三司譯審館清授于淨
寺羈授（候）舜功勍其挾夷求市之故
先皇怒錮清授于遠地舜功擬戍事遂寢九月戊
寅王直駕異樣巨艦擁驍倭數千火炮器械咸
備突進舟山涔港住泊口稱王五峯親送蔣正
使還
國俞捴兵飛檄報制府人心洶〻公一面奏報及
行沿海提備差通事夏正朱尚禮童華邵岳等
往覘之公以事重大乃齋戒設蓍得易鴻漸于
陸文辭喜頗不肖及門客曰鴻本水鳥而登于
陸失其勢矣此老賊合休之兆于是率標兵諸
將渡錢塘駐師紹興夏正等還報直必待奏保

無虞得
明旨方歸順言不效徐海作俘因且欲一巡檢職
使得稽壓海上開市以息兵因造小舟數十按
試洋中公遣画工往圖涔港形勢見山壁峭立
外環大海夾持其口止容一舟進入他莫可通
公甚憂仲冬移師餘姚使直長子王澄寫血書
令直老母印手摸具述軍門待伊妻奴不殺之
恩勸直早降免貽家門累使直表弟生員方大
忠偕夏正等持之往直開書笑罵其子曰癡兒
何愚至此
朝廷不殺汝等者以我在故尔我即歸順連汝等
恐不免矣復謂方曰同若還五島彼處人重斯
文每年可得百金數年我令人送回何如方曰
軍門以公實心歸降故使我以肝膈勸曉若今
為此言是大不順上天其肯宥之况
今朝廷雖有洪恩亦有
天威禍福之機在公早決吾老母在堂豈可學公
遠游外國視老親若路人耶直目倭以目恐之
方不為動乃令與蔣使相見居數日夏正等譬
諭百端直少萌家念遣王澈葉宗璜隨方蔣至
軍門首投弃乞開市泊公行巡守二道辭送遣
使生員蔣洲王澈宗滿至錢塘見王監軍及三
司而以朱尚禮童華伴焉王監軍復書公曰一
虎未得焉用二兎遂疏其狀于
朝公因與王公計澈直之養子非復遣往直必疑
將逃于是遣夏正朱尚禮偕澈等行將行公引
入諭曰汝等係有功人員可只在此二日送回
時公已預為奏稿假作乞貸直語乃出飲大醉
回呼澈碧川二人入卧内少頃公佯吐滿床席
時侍者皆睡公偷目視澈〻在被中覘公枕被
淋漓睡復鼾乃潛至公几案上翻紙筆竊視見
奏稿復私視公〻因益大鼾卧澈乃私録藏之

復潜入被中作睡久之公乃欠伸呼侍童取茶
洗枕席次晨潡即林前乞還公知其意即許之
而使俞揔兵鄧把揔率舟師伏截螺頭陰防直
奔逸使盧揔兵戚劉二叅将張把揔統兵舟山
所城委以防禦機宜以兵備副使陳灃山公海
道副使王方湖公監其軍復分守巡各道信地
使巡察之密遣諜餌德陽酋長且懸重賞令縛
献直〻徬徨趦趄凡五旬内猜倭黨外偪兵威
知無所逃潡等又復舉本稿事力勸直乃留夏
正于舟中為質自挈妻妾幼子来投軍門時仲
冬丙子日也直既獲公令朱尚禮童華等管押
至省城見監軍諸司王監軍悪其挾夷求市五
旬後降劾焉會歳暮公還錢塘急疏直始
末于
朝且書達執政言軍機不可以預泄乞密啟
于

上如止罪直則已如要及其黨乞密札示某萬匆
宣諸
明旨時還海勿引奸氓多在直舟中公欲以直為
娸誘致諸逆黨于從容談笑中以永靖海氛毋
俾穴鼠困鬪徒老師費財也當國者不納公策
從中遥制執王監軍奏逮擬盡勦餘黨
旨戊午春節甶元宵即報未至公慮京中事體難
必乃先遣朱尚禮往説諸小酋釋夏正及諭王
潡葉宗满等至杭禮至涔港王潡等以未得
明旨猶豫乃款禮舟中密遣直驍将吳九項松王
四汪月潭等十餘人之杭探聽童華密以告公
遂分遣将領追擒二月癸未本兵檄至下直臬
司獄奸民利財先洩即報夷僧德陽德陽悞并
誅走涔港合潡等倭朱尚禮知風密與葉宗满
計不及報夏正急盗小艇夜走定海平明倭始
覺之遂錮夏正王潡于舟中密室築墻樹柵扃

固其巢多製戰艦火器更設重險以禦我師公分檄調集各兵親至四明督俞盧二總兵戚劉張樂諸參兵主客官軍水陸夾勦賊堅壁不出我師攻不得入公乃分調兵備劉公海道王公監之令布兵圍巢困賊三月甲戌海外援應倭舡數艘趨普陀小姑道各部水兵邀擊之賊且戰且走乙亥追至烏沙門大戰賊潰敗俘斬四十餘名顆賊船皆焚溺未幾倭舡廿餘艘自峒礁奔東北洋舟師復敗之覆其七艘斬溺千餘賊遁海犯樂清表兵備合兵迎敵殺二十四賊四月辛巳復戰于石馬斬級四十三時小漢別有倭五百突金鄉官兵截之賊入海南遁壬午倭八百餘犯梅頭癸未新至倭千餘犯永泉臨海巢椒江復至大船十二隻泊澶湖暴口賊千餘登劫松門寨羽書交錯公檄分巡李公太守譚公參將戚公兵禦之分授旗牌使得便宜行

軍法更遣盧梁二把總部張佑烏處兵二千援焉甲申倭賊攻太平縣城官軍奮擊殺甚衆賊乃退又洋中有數賊舟由烏沙趨舟山侯指揮擊敗之賊乃焚舟登朱家尖山舟師環圍之乙酉松門倭賊糾諸寇分攻台城官兵用藥弩鳥銃傷賊數多賊退二十里西遁辛卯桃渚所續至倭賊千餘合象山流倭數千復寇台城鄉官僉事王德率義兵戰賊于龍灣死之譚戚二公督兵破賊、敗遁松門寨甲午倭賊奔樂清各夫潰賊復集五千餘駕漁舡百隻乘風入溫州黃華港把總梅魁兵潰指揮劉茂等死公聞治魁失律罪黜之乙未王直黨倭五六百自涔港奔沈家門援朱家尖賊我師夾攻之退屯入巢巳亥賊復從響礁門出碇礁奔沈家門我師分投截殺賊敗還公計二賊圍困日久窮迫死鬬萬一合䑸則賊益熾乃呼朱尚禮邵岳授秘計

偕夷来廷来住等駕数小艇伏火炮其中假冒
巣賊招之賊見同類果大喜不疑遂登舟尚禮
等言快八剌烏舡言先還報乃從舵後發火千炮
並起水兵競進賊舟倏為灰燼堕海被獲生倭
二十二名斬級二百五十餘顆沉水甚衆而張
恭将等兵温州敵戦亦俘斬四十三名顆公深
慮賊衆兵少使把捴邢鎮統軍門正兵至樂清
復遣旗牌催譚戚二公追賊乙巳二公督師至
盤石丙午及之舘頭斬首十九顆賊戦敗奔水
多溺死遁入深林會張恭将兵救出石馬古寨
逃難男女三萬餘口俘斬四十二名顆賊船大
半遁入福寧洋中餘登刼者丁未戚恭戎會譚
公軍于海門追賊新河山用火攻之林木皆赤
俘斬二十四級還被擄子女四百五十名賊縋
岸奔鉄場山復追及于南湾賊急據山壁石以
拒我師梁守愚引軍間道奪山巔舍人陳其可

丁邦彦等分三面奮撃賊不支從山後奔下陥
海塗中悉長跪受刃無仰抗者斬三百餘級俘
数十賊還被掠甚衆貟傷逃海洋沉溺者無算
台人以為自有倭患以来未見此戦之痛快人
心者五月戊申朔逸倭分突永嘉樂清磐石瑞
安太平仙居平陽等處官軍陸續俘斬七十一
名顆賊各敗遁入海舟師復敗之斬一百六十
級焚溺不計温台零賊或被擒斬或遁闘海浙
東以寧方賊連数百艘絶海分道應援王直時
浙無地非倭頼公分布素定任得其人兵精将
勇馴致蕩平不然則二賊合併生靈之禍可勝
言哉乙丑公厳督舟山官兵分番攻巣殺賊甚
衆焚倭尸一晝夜 天毅外聞賊黨深恨指揮夏
正誘直等降遂支解正悉力固守報至公親臨
海邉望祭之慟哭不已軍将皆堕涙不能仰視
先是浙東殺敗倭寇水陸皆奔遁閩中蟻聚蜂

屯公遣兵數千往援當事者以乏糧爲辭送回
至是倭分道侵犯官軍莫支遂突入安海城破
福清縣入南安縣攻惠安永寧惠安知縣林咸
等戰死復有賊三千急攻圍鎭東衛城全閩震
動事
聞
上怒甚既軍門受逮解京以浙海道王方湖公代
爲任時有起服副使曹傅川公全赴補求當道
校文江西復忤觸之時舟山方用兵竟補海道
曹公怒成心疾痔漏大作中土人乍涉海濤疾
愈劇六月丁丑朔一晝夜昏迷凡四至兵將無
主陳漢山公等會呈撫按衛門公乃會侍御王
金泉公議舟山用兵海道專職曹文學固長參
不宜地利奏乞易選諳戎務官而別補曹文職
當道恚往事心怒之謂有規避遂落曹職而以
譚二華公代其任部咨至公督發援溫台兵將

水陸咸至舟山七月丁未賊黨自知勢孤援絕
且譚陳二公督諸路進兵搗巢甚急夜半焚大
小船三十餘官兵乘勢焚柵厰火焰燭天各賊
潰遁殺傷百餘遂乘昏黑奔柯梅候潮圖歸時
閩中鎭東衛圍困日久王公赴代而公先所遣
陳良錫等在閩造樓舡五十艘募兵三千適完
公遣旗牌官陳邦政督兵船助尹參將在彼協
勦王公調集兵將合攻遂大敗賊于海中斬首
四百餘級天風助順擊沉二千餘賊鎭東解嚴
仲冬甲戌朔官軍擊破柯梅賊巢賊乘東仔小
遁出浦我舟師擊沉其半俘斬九十七級參將
張四維督朱王二指揮俊統蒼舡追賊遠去癸
巳及之俞山外洋衝沉賊船四隻生擒賊首汪
印山陳禮斬十四級溺死凡數百賊遲歲月竟
不盡殲者事從中制軍機先洩之故也方賊困
閩時人多不諒公

先皇下司馬議繼而又
命九卿臺諫會覆
特三出温綸慰留公感泣誓必滅賊未幾賊果敗
遁歲杪公振旅還省時两浙三吳寧謐士民樂
生興事四時嬉游歌鼓之聲相聞不復念倭患
矣公思两浙兵興以來糧餉繁費不貲除乞內
帑外自李軍門時已令藩司議派于二稅及額
觧內加倒隐徵民不知也然隨竭隨徵迄無定
數吏緣為奸其弊由縣不知府揔府不知司總
故也乃計量两浙邊腹衝緩更定為杭、嚴、温處
嘉湖寧紹台四路并水利海道鎮守為七照舊
設副使叅將而制府止存標兵三千策應外汰
去舊額冗兵萬二千餘名減昔徵餉三分之一
著為田地山蕩定額使家喻户曉無虐貧民則
徵輸不及條奏于
朝允之于是吏弊莫容而士民始見有額外兵餉
之徵吹吹多口公聞之惟笑而已先是淮揚通
太高郵寶應天長泗州盱眙間丙辰丁巳歲两
遭焚掠運道阻梗
陵寢震驚
朝廷遣本兵大臣提邊兵以出至則賊已先去追
之不及比公方有俻禦徐海王直之役勢難兼顧至
是念
陵寢高墻漕運咽喉皆上関軍國大計策賊屢得
利去勢必復來呼都指揮何本源謂曰江南北
卑弱可慮且淮揚蘇松濵海利步戰不宜騎士
吾欲募山東步兵助之汝土人熟地利必得壯
士乃給奏銀九千两使偕指揮邢鎮招武定青
沂兵三千為東西策應計春汛已屆刻期使往
時本兵再駁王直葉碧川罪狀下撫按三司詳
議而叅王直語曰始焉圖利海上久稔狙獪之
雄繼而亡命島中遂作逋逃之主陥城屠邑海

波為之沸揚轉餉徵兵寰宇因而騷動肝腦塗
地搆禍廿年罪惡滔天流毒諸省誠神人
之共憤而王法所不容也雖天地好生許其
悔過而虎狼蘊毒未易即馴領乃挾貢擁
夷冀狂謀之再逞至于勢窮力屈方跧伏而待
誅雖一兵莫或敢帶而萬死猶有餘辜委宜
解
献
闕
庭顯戮市曹以為叛逆者戒云咨至公乃會按
院周際崖等詳審覆議焉仲春乙丑公出西
湖閱試舟師忽得痰厥昏暈數時不醒人事者
凡七日人心惶々不肖時在侍聽公諄々如夢
中語悉地方兵食機宜就藥逾月始能曳杖強
步方抵夏江南崇明縣有賊千餘焚舟登三爿
沙三沙孤懸海中有民居賊據為巢報至公檄
副總兵劉公顯進師圍之而遣守備盧相督指
揮李忱所召土兵為助已而淮揚警報沓至賊
盈數千分道入犯江北震恐先是荊川唐公以
職方正郎奉
上
命視浙軍情唐公雅服公經畧器度而與江北
提督克齋李公為故交因公疾唐乃親督諸軍
田三沙賊至是闌江北賊勢甚盛馳至錢塘請
于公曰廣陵告急書夕數至李公雖持重知韜
畧兵寡恐難支運道
陵
寢所在公寧不加念乎吾為友人知以身赴難
耳公荅曰業已遣何本源等募青浙兵且至矣
匆遽也唐公大喜復曰公無止兵檄將在軍吾
徒往無益乞分標下旗牌使予得隨宜調遣勦
賊可乎公曰此吾意也如其請唐公既行復檄
海防道劉公景韶責成副將鄧城叅將曹克新
游擊丘陞沈思學守備楊縉諸人隨賊向往相
機截殺毋致滋蔓四月己酉陞等敗賊于丁堰

斬級百三十三至日晡鄧副將挑戰失利賊進如皋泰州由富安沿海東出甲寅沈思學等敗賊曹家堡縱火焚莊又追及之朱滿莊俘斬二二百十一級適李公調生力兵至遂合擊斬級百二十六續至之賊絶矣時初至大顆賊由海濱趋淮戊午何本源邗鎮所募青浙兵過淮而公飭偕賊手檄亦至會克齋李公提師淮陰源等遂隸焉巳未列陣姚家蕩以待庚申黎明賊果至本源等悉力大戰自辰至申俘斬賊八百八十一還採子女四十五名賊奔姚莊我兵縱火焚賊燒死帶頭倭賊二百七十三餘員傷奔北固守廟灣時西安倭賊走海安海防兵勇勝之余家莊俘斬四十五賊還海安叅將胡宗義統毛兵當之輒潰敗李公恐楊儀有失乃留何本源兵分布新溝曹莊守淮壬戌李公合兵回揚禦之而海防劉公等亦已敗賊張莊斬級四

十三癸亥視師唐公督公所發兩浙援兵并金帛亦至廣陵李公乃益沈思學何子實馬步兵六百名助海防兵協勦而與唐公復赴廟灣思學等屢敗賊印莊麦港等處俘斬五百三十七名顆五月壬申朔唐李二公師駐馬邏督諸兵併力進擣斬賊四十四賊堅壁不出我兵四面環之因塡溝港折房孤露其巢分番進戰又開水以砲船擊之續斬一百五十三級傷死者賊多焚其尸勢日亟唐公知巢破在逆不足慮恐江南三沙賊散逸乃率公分與赴援漢土官兵一萬三千一百名馳還崇明時積雨連朝甲午夜天晦冥廟灣賊乘便風得舡宵遁我兵入巢見大坑掘起帶頭賊尸百二十二已而海中飄還倭百餘沿海轉掠守備楊縉誘其登岸一鼓滅之江北以寧初公自穿山而回也念頻年征調勞費且土兵性悍頗暴道途亦厭之因連

歲東西萊瘧疲于奔命無暇練土著時暫募乃
督務楚粵諸兵八千人軍門標下爲銃手一千
餘人委叅將張鈇等統領馳援福建勦逈倭使
大挫其鋒又念諸軍既去兩浙單弱欲得良有
司偕才將團練鄉兵省征調擾而蕆叅戎南塘
公適以人言解職過辭公素奇愛其才因慰之
曰
廟堂縱不爾知有吾知尒可無去也尚留治標下
處兵每與探究韜畧書其緽畨初處賊萬餘盜
義烏礦竊掠居民縣方缺守宰丞尉部鄉民逐
之爲盜詈辱丞令飾戎器以往盜甚易丞尉列
陣衝出戕一鄉民〻怒奮力死鬬盜披靡入山
民追破其巢萬賊悉戰死丞尉以擅殺自恐申
檄待罪公覽之心善退謂幕客曰處賊稱悍今
一戰悉滅烏傷民勇矣吾方求其人不得若新
尹至肯任事當以團練責歸之于是偹禮奬丞

尉無何江陰延陵趙公大河來令是邑謁公留
之飯因諷以練兵事趙身任之公大喜于是委
戚公賁安家銀同趙還縣募良家子三千督同
教練分春秋班不妨農工軍門給工食不以勞
民戚辭公謂曰江南兵所以戰不勝賊由旅進
旅退無節制耳吾每思倣六花陣法尒其喻之
戚乃爲鴛鴦陣具圖呈制府公閱曰得之矣分
旗牌劄付使得便宜行賞罰儆僉憲唐貞山監
之于是水陸防禦器械一新時三片沙巢賊尚
樹柵困關江南北軍門調集諸路兵將圍之相
持數月不破唐荊川公乃親浮海臨戎察諸將
怠緩會賊乏食不得出掠哭聲外聞折屋材爲
小舟數十艘七月丙戌四鼓賊破守偹盧相卭
應魁守柵遁海復飄至江北七星港登岸散掠
入金沙己丑賊至舊場丘陞楊縉兵追及之前
後俘斬焚死賊共三百七十四級賊且戰且走

八月庚子朔官軍復及之牛王河賊困甚有自沉者適淫雨連霄賊乘夜入劉莊掠粟諸將乘其未定殺七十八賊丘陞恃勇單騎搦戰死之是日公與唐公調發劉副將草塘公師亦至劉躍馬先登手刃數賊諸軍繼進從上風縱火賊潰圍出戰斬級二百七十三復及之白駒場斬級百四十又連及之七竈梅墩斬級二百六十三適夜殘賊浮水奪漁舡走唐家諜東南風急不得去 緇等軍合擊之俘斬一百四十八通共斬賊級一千二百七十六三沙逸醜無遺類矣先是春夏間倭舡趋閩者被風飄至温台前後數十起凡數千而公分布久定以逸待勞故賊隨至隨敗奔逌不遑兵備凌洋山公海道譚公分巡劉沂東公叅將戚公部把捻任錦丘泓李勇盧鎬漢土兵官兵迎擊于南湾諸處前後俘斬一千九名顆倭器三千五百餘件賊卒不能深入内地比之既入而後掃蕩者奚啻天淵于時唐公以三沙賊久延喘息復逸江北始得撲滅乃按守備盧相所部指揮李忱召募土兵實千四百名冒虛兵二千六百名糧餉在営數月而賊得逸又其信地乃叅相忱罪狀咨公〻乃差旗牌拏二人下獄究其縱賊冒餉罪將叅奏而相忱懇托者紛〻至公怒曰二將日冒餉八十金情罪深重吾何敢私况逸賊乎竟據實論之

時杭嘉湖金紹衢嚴七府咸被旱灾公憂形于色集司府議曰兩浙頻遭倭難瘡痍未起奈何復值此特奏于
朝乞蠲免本年糧米緩徵起運及被灾未甚浙東寧台温處四府量折本色仍于額辦雜辦料物等項裒多益寡使浙東均沾其恵以蘇
民困
上可之下戶部量蠲恤焉仲冬公官右都正二品

俸三年考滿
錫三代誥命進階資政大夫祖考及妣先夫
人
贈如公官廕一子入監讀書適三司上王直罪
案公會侍御周際厓公覆奏于
朝下法司議覆有
旨令彼處巡按御史即便將王直處決梟示直妻
洪氏妾許氏子王滏等解京給功臣為奴其母
以八旬之上公為疏請有
恩旨許寧家貸葉碧川死遣戍遂而釋其妻子令
隨住
聖天子討罪之典甚明東南萬民積憤至是少洩
矣時直已正典刑而夏正朱尚禮等死事有功
諸將帥三載不獲
褒賞人心懈怠且有散去者公乃檄司道查覈功
罪條奏于

朝下府部會議庚申歲春仲本兵楊公等覆
奏
先皇大喜以逆賊擒獲實荷
玄佑責諸臣不請舉謝謂公勞蹟殊常加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仍
賞白金彩幣文臣譚二華公等武臣盧北山公
戚南塘公等各進級復任班賞有差夏正為賀
死事贈都指揮使廕一子同朱尚禮童華邵岳
等各正千戶報捷人員俱賞爵級公歸功諸將
懇疏力辭
特出
溫旨褒諭謂加恩未過公乃拜
命誓竭力靖東南以答殊
寵初閩中大類倭賊水陸蚋集已未夏分道登刧
賊首洪澤珍率衆盤據浯嶼者二年官軍莫能
攖其鋒流倭四出突犯寇泉州府寇同安惠安

安海長泰等郡復攻福寧州陷福安縣進偪省
城閩中兵將皆敗績省會岌〻王方湖公手書
告急時公病未全安晝夜籌軍食西計三沙北
援江北適溫台流倭盡殲公乃合狼廣漢土官
兵及標下鳥銃正兵八千五百餘名以叅將張
鈇把總朱先等率之赴援至桐山海道郎甘澤
公檄尹叅將册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公發大
軍至急遁出海水兵邀擊洋中衝沉賊船四十
七艘溺賊千計生擒賊首嚴山老等百餘名澤
珍怖公兵威亦扶巢遁去八閩解嚴王公慮兵
餉不給即檄舒兵備阻回兩浙援兵賊中奸細
報閩撤備中秋前賊復從廣東南粵回犯福寧
桐山衆至數千屯九都桑園欲南北分突兵備
凌洋山公揭報始末公乃奏乞彼此同心殄賊
上飭兵備阻師之罪盡發浙兵趨溫聽凌公調
遣譚戚二公合吳通判牛叅將諸軍併力搗桐

山巢俘斬一百八十餘名賊遁壽寧仲冬戊寅
浙師追及合泰順區知縣兵夾擊斬五十四賊
申時生擒四賊盧錡等復殺四十八級祁雲龍
俘斬三十七名鳥銃彈死賊百餘名梅魁等追
至周坑俘斬百三十三名顆賊奔福安至上遥
侍御樊斗山公共軍門會浙福大軍追至興化
府楓亭殺五十級正月二日進兵仙游與賊血
戰自卯至巳賊大敗殺死賊七八百名焚溺盈
千斬二百十一級還被擄男婦二千餘名馬騾
二百餘匹賊遯瀕海王方湖公被目疾復以人
言解職有
旨簡兵備劉帶川公代撫閩中公思福建因循之
禍在當事者不肯任怨惟務節省清靜之名故
卒伍空虛賊至莫禦乃究本末疏乞同心共濟
以弭海患章
上

朝廷大悦謂公實心任事
下札七内直臣加公大司馬兼院右正令諸提督
勿嫉抗復令部議接見體式戚如三邊例馬公
拜
命感泣念以任事蒙
恩遂不敢辭時汛期將過倭船從日本洋中東来
者皆轉南棹向廣東去間有颶風飄至亦隨遁
走三月癸巳等日西南風急賊船打至泥湖礁
梅頭者凡數十艘三四百賊登鄭嶴炭亭探知
兵備凌夏二公奉軍門令督兵在此遂爭舟胥
遁而公所遣水路將領吳江童華劉震亨邵岳
等舟師分布海中東北會哨吳松江澉浦東南
會哨下八山陳錢正東會哨馬蹟普陀星錯碁
列陸路則行海道譚公及兵備監督三叅將各
分地畫守復付戚南塘公標下精兵五千駐台
州守備高實等所領澉浦殺手鳥銃手二千四
百名駐温州協同主兵防禦四月戊戌等日陸
將指揮李光佐陳應龍斬登梅賊首八顆奪船
二隻還擄一名溺水死者且衆丁巳舟師將領
沈禄李堂等邵山外洋血戰擊沉大倭船一隻
斬八級救起被擄五名百賊悉溺死陳本清下
八山擊沉倭船斬首一顆生擒四名還被擄二
名餘賊飄溺自是沿海皆樂生興事大江南北
兩浙東西無烽火警矣仲夏公以譚戚二公勳
名日著任怨任勞恐陞遷別省特疏薦加秩并
乞久任以重海防
詔可之適有言公丙辰歲取邵藩司及常州
發寄嘉興銀兩并績溪解佃倉地價銀入私家
者
上下部覆議報至公仰天大笑既有長嘆曰嗟乎
此任事之所以難也昔搗徐海賊巣時賞功無
處比共趙阮二公合牌借取藩司賞遣苗兵此

侍御趙周二公所目覩者後勸借白恭人銀寄
嘉興庫觧補藩司支銷甚明阮軍門毫不處補
議亦不及反謂設法處補為侵費乎若倉地價
銀八百两已併入三十七年海防冊內該布政
司委官經歷趙元憲等經収盡數給散官兵陳
仁等奏冊具存何可誣也其餘類是我當逐一
分辨以洗污衊不肖時在侍勸且隱忍以俟公
論公曰汝書生不知事體此
國典至重不可含黙乃疏求退并辨始末復具本
造冊進
呈
先皇三下慰留
旨甚温及巡臺崔公覆查支銷無弊奏合准支銷
本上復奉
旨這錢粮既查勘明白胡宗憲着照舊盡心督撫
地方云公之遇知

先皇真曽毋所謂曽参不殺人矣公以浙直督撫
衙門屬倭難新設多草創因循至今未有中軍
專官庶務雜擾疏乞額設中軍都司遊擊官二
員以傳布號令訓練遊兵舉黎秀何本源二人
堪任疏入
上詔兵部允行公又念江北淮安之鹽城乃鳳
泗
陵寢門户而通州狼山則
留都運道藩垣是以
國朝于塩城設陸路叅将狼山添舟師把揔任苟
非人為害匪細乃咨會鳳陽軍門議蔣環倪禄
俱非其任舉朱雲漢代蔣田應山代倪而以倪
改大河口陸路把揔使各盡水陸之長又以仁
和縣塘棲鎮五林港二處去郡治五十里上通
省會下接嘉湖河港四達商客湊集貨財積聚
之所每為剽盜垂涎刼殺商旅兼值兵荒後恐

易生變乃集司府會侍御崔公僉議請復設捴
捕水利通判一員專駐塘棲移下塘巡檢司于
五林港口而仁和德清崇德捕兵及鄉兵悉聽
鈐東聽守巡道不時巡察之于是商旅安行地
方賴以保全適本兵覆前任應天撫院奏于蕪
湖縣治添設參將一員及將應天兵備兼理蘇
松粮儲奏下公與撫操按院會看公謂方喻黃
朱四公曰守堂奥不如守藩籬苟藩籬不固使
賊得入堂奥逐之不已晚乎即令沿海已有捴
兵參將絡聯于外兵備提調于內又有九江安
儀三守備居中以彈壓江洋大盜防範已密參
將可無設也況官多則民擾置將須增兵今應
天諸郡灾傷未復何可復加兵餉夫設官所以
衛民若復增兵食寧不重貽民患乎應天兵備
以防護
留都為重故止轄應太徽寧廣德五州郡職守專

而督備易事體一而措施周故數年來頗資保
障近因江洋多盜又益以池州一郡無為和二
州事繁地廣已難兼顧今復責其專管蘇松十
一府粮儲夫自池至松踰千里山川隔限欲以
一人之身遍閱千里豈惟力有未逮抑且勢有
難行狼狽失傾徒勞奔馳所謂日亦不足事何
由濟況蘇松四郡已設有兵備二員即以粮儲
令就近帶管事不甚煩展布更易或照往年
事規令另設管粮參政一員使其專督而應天
兵備仍照舊料理六郡三州萬一地方有警東
而策應居重馭輕四公曰誠如公議生靈之福
疏進
上從之唐荊川公以飢荒親出賑恤勞累過度甍
于姜堰舟中三日方就棺殮公聞哭之甚哀素
服減食者屢日為請于
朝曰巡撫都御史唐順之為一代之巨儒鍾百年

之間氣出入史館允匹班馬之儔肥遁山林貫
係蒼生之望御命趋事益見猷為清直浙之役
氣士民称美振薊遼之廢墜邊鎮藉休单騎當
鋒亦奮身而罔顧扁舟航海多足跡之所臨賑
荒遍歷于窮鄉瀕死尚為之區畫一夫不獲若
已之辜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然此止
據事業而言未盡生平之蘊至于功勳著述實
繼往而開来義嚴取予足廉頑而起懦究心性
理之學造詣真純力挽浮靡之風人文丕變其
于世教裨益良多臣與往來于養晦之日出入
乎兵伍之間知之既為獨深豈忍視其湮沒查
有已故順天巡撫吳鎧張嵩等官品死事相同
例應比請伏乞
皇上憫念順之致身軍旅以勞定難輿疾賑飢以
死勤事
勅下禮部查本官生平之文學德行不拘常格

擬
請褒録則
國家報功之典益彰而人臣致身之忠不泯云疏
入
特錫祭葬公猶以
卹典未膺悲歎不已未幾郡僉唐公户為粮長益
常俗多逋負一當其役鮮不破家公聞之大駭
檄常鎮兵憲深訊世態炎凉且叙唐公生前勳
德文章辭憤激遂得免先是福之雲霄城者閩
南巨鎮居民聯絡泉貨積聚饒平巨寇張璉家
故豐以妖術惑衆聚徒數千賊首蕭晚劉子冲
袁大烏等率衆歸之黨至萬餘璉號大王出没
汀漳平和詔安　漳浦諸郡分合不常流刼
靡定丁巳至巳未猖獗三歲矣以其巢界廣閩
贛南互相推諉遂攻雲霄鎮城擄子女財帛築
朱家山城為巢大埔賊首蕭雪峰鄭文峰程鄉

賊首林朝曦蘇東湖郭玉鏡等復歸之建乃建
巢称尊築城百十五座建偽職民有私受建職
者鄉戚共賀為崇奸細徧郡邑衆至十餘萬勢
益熾本年春巢賊數千攻平和縣焚城外民居
發坟蹂秧連月不退而洋中新倭継至與連江
月港楓亭馬巽等處舊倭合䑸公得海道報心
甚憂之乃咨軍門行各道總叅等官嚴督撲滅
差中軍指揮唐鍾部標下精鋭數千赴援因奏
聞
五月劉公以閩中粮餉匱竭自述伊省兵力可
了前賊咨阻两浙援兵六月建使蕭雪峯率賊
出刼湯坑運羅袍率千賊出刼大小峯侵入大
小二坪而倭寇又陥永春縣屯衆石鼓分掠德
化七月建自擁數萬流刼小篆龍巖縣擴徒六
百餘由田地刼殺人民建別遣一枝掠白塔白
狗洞捜山獲人勒銀贖放倭賊百人自廣東饒
平突來與賊巢合䑸石鼓屯倭南出安溪廣賊
謝老篤烏尾玄鍾哨船二十七艘賊凡三千自
南澳外洋直入走馬溪下湾势極猖獗把總沈
講捕盗鍾伯賢等悉戰没舟師精鋭丧亡畧盡
饒平林知縣帶兵快二千往三饒招撫因謀建
反為圍裹以去賊復欲圖雲霄因秋粮以攻漳
浦八月倭賊三千破安溪縣會巢賊分遣賊黨
出哨長太永安光德崇善燒屋捜山擄人數多
廣兵哨長王鳳以行粮不継憤怒鼓衆三百餘
反於白蓮搶驛官掠子女錢帛無算復陥太寧
熊知縣隻身走朱口賊拿婦女占住山口寨賊
首蔡表秦林世馨等二十六酋各據寨勾連倭
賊與建聲勢相倚復有礦賊王元和何立綱糾
衆五千殺牛開旗欲掠龍溪上杭人情洶々目
中已無閩矣九月各道呈報賊情公跌足垂涕
曰閩浙直隷皆督屬閩何獨不幸至此夏月得

彼中咨言勢稍定阻我援兵今乃荼毒至此乎
即擬實
奏曰彼中當事者狃暫時之安而弛備太遽故
各賊乘虛突犯橫行八閩之間惜輕小之費而
行粮不給故各兵脫巾搶掠致遺兩省之患乞
將沈講贈廕世襲及行兩廣南贛福建三省
軍門同心協力相機撫勦以除禍本仍將倭寇
海賊速加撲滅以安地方并諭游擊張弼都司
張啟謨統御無方督捕不亟之罪辛酉正月巳
卯公以閩賊日熾復奏乞三省齊心刻期搗
巢
上下本兵議臺省復以為言乃
勅三省協勦三月巳卯海道大叅譚公以外艱去
公聞之如失左右手以春汛屆期亟請推補會
侍御崔公行兩司議以兵巡憲副王公署其事
使急馳定海料理海防時本兵以山海諸寇流

毒八閩咨公行催劉公及早勦平海道報漳州
月港海滄等處頑民號二十四將不時出掠地
方壬午月港賊船三十餘隻突犯大徑東埭燈
火灣剽掠小篆寨吳嵩等久被巢賊攻圍官兵
不至遂率衆降旋分一枝流突光澤縣一枝流
突太寧初四日巢賊千餘假称調兵征倭乘夜
從客河突南詔復侵漳浦盤陀突過雲霄鎮流
劫濠林閩江廣各道齊兵協勦乃去歸化縣永
安鎮聚龍巖縣地方恨江廣發兵至閩旋遣一
枝從汀州侵入江西旋回巢別遣賊擾廣南閩
中諸將自冬抵春共擒斬山海賊寇八百餘名
將士死者亦千餘焉是時兩浙久熄烽火厭兵
者亦如閩中倡休兵免餉之議一聲百和頗致
怨聲于公々獨苦心憂之然迄不為動暮春倭
船連蔑太至々則轉棹南出乜敢近岸者報至
公檄戚南塘公使郜昔同趙延陵公所練烏處

兵備之行兵憲唐貞山公使護軍唐乃為三軍駐松門以待夏四月甲辰倭船三十艘衆凡八百登梅頭前岡己酉登象山賊船三隻登舟山袁家碶舟師攻斬七十餘級餘溺死無遺辛亥倭賊千餘泊寧海戚公引一軍赴之壬子賊登桃渚癸丑賊登新河甲寅賊登沂頭凡數千羽檄交馳境内騷動先是公所委朱尚禮等捴哨舟師照舊出洋會哨盧錡黄允中部兵馳台祝夢麒部坑處兵三千八百名馳温州又檄叅将呂圻部兵二千會盧捴戎海道陸兵會劉象山奉化標下何游擊部精兵四千馳援寧波台温東西兼應公則親扇部兵馳赴浙東相機調劉兵道唐公引裨将胡守仁婁楠一軍泛海至新河猝遇賊諸軍鼓譟大戰俘斬頗多賊敗走村堡我兵復銃弾死賊數十相拒至申賊急搥胸自悲會日且暮官軍撤圍釁新河賊遂遁鉄場

五鼓胡守仁等追及斬四十級適大霧賊遁樂清烈港領哨丁世恩督把捴周粟等打沉大倭舡一隻斬首五十二顆章延廉水陸夾擊舟山沙峧敗倭斬三十五級董華斬稠港滕山賊二名盧捴兵合何游擊呂叅将王游擊等兵夾擊于裘村斬百五十七顆署海道王公督中軍艾升等兵追賊白渡呂圻適至合擊俘斬賊八十一名温州楊通判督梅魁勦賊周輿凌公親督盧錡李光佐兵繼至賊大潰殺死衝鋒倭賊三百餘徒俘斬六十餘名顆天雨狀兵賊乘夜扛屍燒燬盜漁船遁海凌公調王欽兵一枝迎敵流遁樂清倭賊俘斬五十四名顆餘奔入江適大水至多溺死盧捴戎委黄應選舟哨錢倉洋犁翻賊船三隻斬二十二級寧海賊聞戚公等統烏兵将至遂反舟以遁時公聞賊擄重且蔓延官軍難煎頓念賊若北敗于台必南趨温乃

假為溫卒家信百十封及碎銀數包收包裹中使善水邏卒十餘人持往戚將至彼乘漁舟入溫若見賊即佯棄舟資以走時鉄塲逸賊果長驅至溫方肆掠村市水兵至溫賊見舟群至趕殺水兵棄舟浮水走賊入舟觧包裹檢有路費即折家書見上云捴制胡爺已從寧台討平賊自率大兵由台征閩賊相聚錯愕不知所為少頃即呼衆登舟急遁入海溫公人皆謂公之計神矣初桃渚倭賊聞唐戚二公已他征計台空虛丙辰盡起襲台州期次日破城乃食台城久雨多傾入擊挈家逃守者莫能止戚公至寧海賊已先遁去意必乘虛襲台乃引軍自桐巖馳至郡兵行七十里未餉前軍方爨戚公後至佯怒曰賊將薄城尚欲炊耶遂鼓行逆賊花街朱珏先登斬一乘輿金冑酋復殺六賊諸軍蜂擁繼進賊大敗我軍張翼逐之殺數十百賊追及瓜陵

江止二三漁舟賊益急多跳入江中避鋒刃三四百賊悉溺死擒斬百二十餘名顆得漁舟遁海止百餘我軍止傷哨長陳文清一人及回兵前炊猶未熟已而唐貞山公亦馳至台會瓜陵江逸倭勾引沂頭賊二千餘復從健跳焚舟登岸趨台已未戚簡千五百人以往唐戚二公謂諸將曰若等往往用　衆勝今乃用寡顧與若等約者三毋掠輜重毋殺脅從毋尚首功立白幟凡脅從空手伏幟下者放還毋為賊樹黨也衆皆諾五月庚申朔師次大田賊驚見花街旗幟斂壁不出設伏以誘我師官軍亦設伏引之值大雨將卒收營賊見前兵在台知終不可犯潛遁仙居我軍從徑路出白水洋伏上風嶺以待人執樹枝坐地遠望若林殊不知為兵也壬戌賊行二十里由黃沙趨至嶺過且半我軍擲枝起覆諸山下還協從者數百人賊奔重山據

險以拒妻子和師壯士攀援以上持牌仰擊賊格鬪我軍奮長鎗刺殺三賊墜岸下諸軍蜂擁而登賊狼狽墜巖奔白水嶴朱家民舍我師圍之數重四面因風舉火賊提金槖䇿我乞贖我兵防守益嚴火滅尸積丈餘俘斬三百十七名顆夷器一千四百九十件二千餘賊無一得脫者我兵止陣亡三名癸亥我舟師破賊于仰月沙賊走泊大藤嶺公以警報紛至復使通判吳昂菴部兵往應吳至顧一當賊戚公使偏將先後之甲子吳至大藤嶺賊易吳兵一酋挺矛從吳及馬腹吳發矢斃之兩軍合攻賊悉授首丙子寧海通賊數千沿海掠象山奉化得子女輜重甚多阻風勢難歸乃泊長沙群子女于舟中登岸斬竹木結巢壘為久計且作長梯期攻太平縣城戚以臨頳所孤懸長沙外斷援兵恐為賊所乘自率兵軍亭嶺山下陰戒騎將李誠立發

松門兵守隘頳浮海以往至則登山舉火為驗唐兵道部吳通判入戚軍誓師丁丑次鈌場有自賊中逃還者且言賊舟子女甚盛乃集諸首領誓天懸賞金二千期勿殺擄人及火攻衆顧如約戊寅五皷引軍薄賊分隊擣巢別遣奇兵出賊後賊不虞官軍至倉惶迎敵奇白執白旗截賊舟呼被擄子女從来凡一千二百人盡納入臨頳城賊敗爭走赴舟斬六十級我兵舉火炮賊舟自焚半溺死于海得逸者阻風還大洋莫能去我舟師敗之洋岐敗之鹿星海又敗之滿山覆賊船三隻溺死無算俘斬三十五名顆所存無幾三旬間官軍凡數十戰俘斬一千三百八十七名級焚溺甚衆還被擄子女二千餘名獲夷器萬餘件浙東底定各道及諸將報績轅門公乃大犒將士凱旋是役也不假調征之士無煩供億之費以額練土著用額派糧餉犒

蕩紛至倭賊勢如破竹浙東士民合詞称快謂
自有倭患以來主兵全捷未見如今日者公思
土著成效數陳義烏尹趙延陵公台金嚴恭將
戚南塘公訓練勞績譚二華公唐貞山公淩洋
山公王印東公提督分布動中機宜并盧總戎
呂恭將等協力攻勦之勲上其功于
朝初贛南山寨諸賊自王新建招撫後至李文彪
葉滿揔等復叛服不常有司惟務羈縻至是聞
廣叛兵王鳳袁三李鈇拐等聚閩中山賊數千
而巢賊張璉復遣其黨千餘蔓延江右轉掠建
撫虔信諸邑山寨賊復群起汪副使王僉事
督兵禦之兵潰汪敗死王陥死伏中全省震動
臺臣疏
聞
先帝震怒黜諸當事者會科疏請設軍門并乞公
熏制江西督軍往討

詔允之時公方欲次第休息瘡痍疲民聞報愀然
巳而奉
勅嚴峻公謂不肖曰俗言啞子呑連汝父之謂也
然君命臣子何敢辭但兩浙士民其謂我何于
是閱將士簡戚南塘公別傷吳昂菴公率偏裨
陳大成梁守愚陳其可等募烏處於班兵六千
取副使徐鳳竹公護軍備稧礪器閱治兵甲先
遣草任游擊張嗣把揔盧錡等督前鋒兵二千
餘名咨送巡撫胡柏泉公先行援勦台金士民
聞報走杭爭留之不得頗不悅以去然公厄于
時勢不得已也時有建議築柘林川沙楊舍孟
河四堡定設守禦千戶所及額設兵食部覆行
勘公會撫院方公議蘇松常鎮悉濵江海自乍
浦北抵圌山長六百里已經前院翁公奏設柘
林川沙二把揔戰守有備設官增軍固為地方
但四郡民蘇困錢粮既難軍無可抽四堡衙門

俱無可建又每堡相距五十里合以柘林川沙
二把總兼管青村南滙聽金山游擊節制將青
村南滙二把總裁革不惟官有專責抑且兵無
冗食吳松江水陸要衝而劉總兵所調苗兵千
一百名屯守于此今劉已署府南京苗兵無統
合將劉中軍百戶郭成陞授把總以統前兵俟
撤兵日統押回籍免致中途騷擾庶幾守禦得
宜地方有賴也方公深契公議遂覆請于
朝
行之兩浙自閏五月初即陰雨連旬迨壬寅癸
卯甲辰三晝夜傾注不止杭嘉湖衢嚴安吉諸
州郡同日水深數尺迷漫四野士民呈揭于公
辭甚悲切公覽之恫瘝切身素服修省即共侍
御崔公議奏水災非常乞照正德五年事例將
一應起存錢粮盡數蠲免一年以蘇民困
上
下部議恤焉公念兵後復遭凶年賊情叵測要
須得人久任其事以鎮遏海且總兵盧北山公
年近八旬屢呈乞老遂因溫台士民之情奏薦
戚南塘公加陞二級候補前缺疏
上適有江西之役部議竟寢時福建山海賊寇
方熾李占春復叛于上杭是月庚子夜張璉黨
賊由潭浦大嶼陸路突至鎮海衛城襲破據之
劉公脩將賊情節咨制府公叅該衛指揮田有
麟等遂極言閩中失事于
朝
畧曰迩年福建山海之寇並起迭發汀漳泉郡
無處非賊自夏遡春無日非寇荼毒生靈破陷
城邑即今城郭之外俱為賊場尤恐城門久閉
則生理為難人心一離則内變將作且鎮海之
賊尚尔盤據揆時度勢甚可寒心則今之請粮
招軍豈得已哉查得都御史劉先年蒞任之初
首建四策欲因額存之粮而不必加派用尺籍
之兵而不必召募無非為民節省之意詎料賊
寇一時並興奸民扇搆兵食兩虛而馴至于無

可奈何如今日哉觀士民籲訴之苦有司祈請
之哀誠不忍聞將士雖陸續獲功俱係鵰勦未
嘗大出一陣以挫其鋒令賊且數萬是猶拔一
毛于九牛之背何足為有無耶為今計非廣蓄
多募而徒因循支吾則地方隐禍有不可言所
據題
請銀兩一節若祇為一時之謀而不為久長之計
直至危急之時方行請乞得無又如今日之患
乎合無比照浙江兵食定額
勅下該部暫將本省節貯并屯塩秋粮折銀八萬
七十兩通准留用多寡沿海土著練成營伍增
設陸兵立一定之規以為可久之計則地方永
賴矣疏
上咸謂過計使曲突之言卒驗焉惜哉七月本
兵覆崔公奏浙東獲功緣由
錫公金幣九月本兵覆公論叙温台功次謂公專
用新練之土兵全不假于客兵盡掃方張之狂
寇更未聞乎餘寇地方平寧功績茂著疏
上
聖心嘉悅進公少保餘官如故烏義知縣趙延陵
公起擢練兵僉事兵憲凌公唐公署海道王公
參將戚公別駕吳邑巷公各進階諸將陞賞有
差十月戊午公大操征西將士裝行粮已未護
軍徐公戚公中軍戴都司督標下烏處諸軍援
江西壬申師次廣信時大影賊五千餘屯貴溪
方壺山出掠鉛山者亦數百甲戌四鼓我兵偪
沿山諜報賊已焚巢合上方賊我兵追之丙子
薄暮去賊五十里乃屯夜二鼓銜枚疾抵賊壘
賊方發輜重將他去陳子臺陳大成遽趨之摧
其一穴天未曙寇勢猶熾扼高山用鈇鉤大旗
乘風迎鬪官軍血戰七合自丑至午賊始潰殺
五六百名生擒賊首二十餘名斬馘一百九十

八顆計釋被擄子女數百人表三等率衆夜走
踰嶺戚公等督兵窮追賊乃衆瘡晝夜遁及之
建寧生擒賊首李鉄楊等斬百餘級還子女數
十人賊散隱深谷以去乃還師安仁縣乙酉報
山賊剽掠撫建宜黃間將及萬人仲冬庚寅我
軍次臨川乙未次譚坊賊聞兩浙官兵已破賊
上方俘李鉄楊建寧行且至皆狼狽駭懼疾奔
巢戚督軍追賊晝夜馳二百里不及但見放回
男婦數百口賊亦遠遁福建合坪地方解散撫
建賴以安全時分宜當
國震于其隣臺章促公親征本兵覆奏
聖旨這賊猖獗日甚地方官通不用心欺天禍國
可欽着胡宗憲作速前去督率各該巡撫官等
剋期剿平如或仍前玩視恭來重處又部題云
合候
命下馬上差人齎文交與總督尚書胡　務要親
詣有賊地方會同各巡撫嚴督兵將戮力搜剿
不得遠駐會城徒為遙制先將入境日期具由
回
奏奉
旨馬上馳咨催公時兩浙素選練將卒及標下精
兵已盡往援仲冬己亥公乃總率標下將兵千
餘人自武林出師親征疏乞奪情起復參政譚
公為參軍舟次蘭溪公方共主政林豫齋公飯
宿疾復作仆地左右扶置卧內一晝夜昏暈不
醒將士遑遑衆議差健卒呼不肖時不肖得監
差南旋底家才信宿聞報大駭即刻扶醫覓漁
舟差程疾進三晝夜至見公榻前時調治已七
日尚不甚朗人事不肖前名且泣下公但首肯
而已左右目及鼻高低將及寸心甚憂恐逾旬
方能言視呼不肖曰爾何日至家又何日至此
汝歎不見爾父矣不肖歷應對時日公曰狂寇在

前征師在道尒父伕
朝廷威靈幸不死手足痿痺将奈何不肖進曰師
先聲後實吾軍威名久振聞者喪膽今大軍親
征彼草竊烏合之衆應如破竹當不戰而解第
蘭谿邑瘠民勞駐師旬日供億必不勝宜趋衢
郡少駐蕙三衢逼江西賊鬪勢将漸殺公是之
即傳令起軍達衢公至郡分廵嶺北道陳憲副
督軍追剿程鄉賊首梁寧季冬丙寅進兵梅子
畬山寨俘斬林良張大濟梁文華等八十三名
顆還被擄甚衆寧逃閩辛未賊首徐東洲統賊
萬餘由寧化至檀嶺官兵大戰生擒東洲等七
名斬六十餘級表三等聞揔督軍門親至廣信
會劉政名帚高赴福建軍門求撫入廣路由汀
州漳南道金僉憲發兵堵截劉公差張啟謨押
發帚高至永定啟謨啟家回藉高遂擒掠殺人
金公督兵截殺俘斬十名顆高至上杭聞李鉄
拐先被擒聲言攻城本縣鄉兵協戰斬帚高于
馬上俘斬数十賊餘逃去公因病未减乃輿疾
逾常山至玉山戚南塘公知公至江西以師來
會解賊首林良林鉄拐等俘至公喜即軍中大
犒将士撰祭文梟林良李鉄拐首剜心滴血招
汪南華憲副魂祭之仍遣官告其墓良即梁寧
手下頭目共害南華公者時虔寇尚熾公欲合
師討之戚以軍数戰疲且多感時疾歸師勃然
留之恐不成功不若順其性使還休其氣再用
之公還營謂幕属曰賊雖知我親來莫測強弱
見大衆合營于此不虞戚㕘将全軍還浙今且
令戚師駐玉山大操三日飛報前路使知我大
軍已西下賊雖衆莫知為計皆曰善節届歲莫
令前軍先起營屯廣信府以待而令諸軍續進
公抵信州郡守荊石江公見公尚艱步履請公
少駐居数日為壬戌元旦接吏部咨准公辭加

少保緑由奉
聖旨卿督撫地方忠勤懋著近日平賊有功特茲
加秩宜承朕命不允辭吏部知道公捧
旨感泣誓以死報越二日戊午即率師出信州至
弋陽過鉛山壬辰逾貴溪將達安仁去省會伊
邇護軍徐鳳竹公等羽檄至急啟視之則處賊
聞公親征倏散復業或奔回巢地方以寧公
曰果如吾之料勢既瓦解難再合江西從此
息肩矣乃還軍貴溪巡守二道來謁而二華公
奉
詔奪情亦至俱為公賀喜公曰
朝廷洪威地方有福致賊化為農吾何功哉會提
督軍門栢泉胡公亦至自省城謂不戰滅賊實
仗
皇靈臣子心無以保二公乃詣上清宮命提點羽
士祝延
聖壽因議處地方善後事宜五條并乞譚公駐江
西訓練客兵防禦并乞留淮浙餘鹽銀四萬兩
為目下援兵糧賞更乞留四萬兩解浙另貯專
為今年援兵之需免累兩浙錢粮庶幾兩省地
方均為有賴云云疏奏
先皇大悅出內帑金綺錫公與栢泉公焉公以閩
中兵食兩困積慮數載屢發援兵每為托辭阻
回并行建寧府止許將官入禁所帶官兵照例
攔阻云云遂致養成寇亂乃上議處兩省兵食
以圖安援疏內乞客該省調取土兵三千協剿
如用兩浙援兵乞
勅新任巡撫游預備行粮船餉不得襲舊輕擅阻
回查兩廣梯木稅銀先年題奏
欽依每歲解送浙直協濟銀十萬兩自臣總督向
未差取解送已經五年所積已多但該省亦在
用兵合無每年于內取三萬兩解發福建專備

客兵事寧停止七萬兩留兩廣用兵軍餉厥兵
食有資戰守可恃奏
下戶部議仲春壬戌接兵部咨覆江西撫按官奏
報援兵獲功奉
旨錫公等白金彩幣各有差先是閩中寇賊日熾
本兵奏浙西叅將楊公縉分守閩南路堵截賊
縉故公取士辭赴任公選精兵數百與為家丁
授以次第方畧戒曰盤錯以別利器如子之才
平之非難慎勿以艱險趑避楊至閩率兵首摧
犂壁東林等寨招降深青賊首李顯藉其兵力
向導甫任六月連破七十四寨克復二縣治生
擒賊酋蔡表素林世醬等還被擄男婦千二百
名俘斬賊三千有奇漳州鄉官徐掌科極口稱
其功當優錄公因據實特薦其功念閩中原無
總兵各不相攝故人心渙散合炤近題南贛事
例設副總兵一員彈壓諸叅游俾與直浙江廣

重鎮犬牙相制就將本官陞補專令駐劄漳州
鎮守福建而海道卲梗志切滅寇勞勩誠多乞
行
賞賚久任責成疏進
上下該部議行之時三饒巢賊未剿各巡臺奏報
紛紜本兵覆奏
欽依移咨于公有云總督胡　并各該督撫官約
會停當廣兵閩兵南贛兵俱限明年二月各酌
量要害處所相機進剿浙江、西發兵應援防
禦如或推諉誤事着總督胡　及各該紀功巡
按御史叅奏治罪咨至己二月公以期迫恐約
會不的有涉輕率乃奏乞以三月十六日會兵
進剿公預移咨兩廣福建江西南贛各督撫公
通行遵照又以惠潮叅將張四維陞調浙西公
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況賊巢在饒彼中為急
浙西在所緩乃檄張叅將暫留原任以備協剿

使把捴欒塡游擊盧鏑指揮李超把捴陳其可
等部督烏處兵三千五百餘名前往贛州聽浙
江監軍參政譚公會俞參將調度應援使都司
徐高沈瓚督丁參將傳政青烏銃兵二千二百
名趨汀州會楊參協劉又恐三省心力不齊復
遣捧
旗牌檄譚二華公參戎俞虛江公通行捴管盡護
諸將三省將兵咸聽節制如不用命以軍法從
事時部覆會劉疏中有如胡某肯盡奮忠勇殺
然親征等云云
世宗心疑劉
諭輔臣南賊一事無人用心責之宗憲非初任焉
又云必得如胡宗憲數人乃可一人怎周悉公
覽之感慟誓必滅賊以報
知
遇遂移咨南贛軍門陸北川公條開今後臨陣
斬獲首級俱照平倭事例所定漢人從賊每名

顆賞銀十五兩獲功之日聽紀功委官驗實在
南贛軍門所屬者即于南贛鹽稅銀內在廣東
福建江西省城軍門所屬者於布政司庫銀內
照數支給免致逾時等云云陸公轉咨各軍門
及行督兵文武大吏知悉定以三月初旬舉事
閩中分定詔安一哨進劉合兵二萬餘名因称
之粮止有兵千三百名檄楊參戎督往先是運
里賊首李占春羅廷秀呂積金李元龍等聚黨
萬餘糾結倭寇藏賊禽師黃尤金同惡相濟至
是漳南道金公奉公督劉檄集兵破巢擒斬李
元龍等二百五十九名顆占春詐降金公密授
武平徐知縣方畧斬之并廷秀積金等二十四
名又擒倭師黃九金其黨李廼瑄聚衆千人仇
殺溫茂李遵道等余公督臧通判兵攻燒賊巢
追殺二百九十八賊餘黨盡降而贛州兵憲陳
公亦奉公檄督程鄉縣兵追捕梁寧復使林國

聞勸寧黨散歸親從百餘尚在巢二月癸未乃
集兵夜圍之寧窮迫燒營赴火自焚寧妻小官
氏李氏并親從盡數擒獲三月癸巳陳公督兵
至龍南會余知縣姚百戶兵三千名劉河源大
田賊首黃狗牯四面合圍狗牯率衆合拒敵忽
被鳥銃打死賊敗北官兵乘勝破巢焚之燒死
三百餘人俘斬二百五十四名顆還被擄男婦
八十餘口器械牛馬賊仗無筭黨悉平是時巢
賊張璉聞大兵將搗巢爲先發制人之計遣賊
首林朝曦率衆三千出三河蘇東湖率衆三千
出潮州蕭晚率衆三千出平和楊叅戎以兵寡
乃設間使趙簡說晚令降璉知甚疑之將晚改
調攻潮令東湖由平和出屯銅壺各堵截官軍
剽搶粮米牽制我師三月丁亥東湖引衆突陷
南靖縣據之使報璉璉見閩中無備自率衆萬
餘從詔安建金鼓黃叅出小溪小溪等寨山賊

迎附勢甚盛至黃井指揮李儆率百戶劉得等
兵三千接戰陷伏而敗百戶劉得義勇官陳克
道武生顏若恕被擄去傷兵數百東湖遂迎璉
入南靖縣八閩震恐海道邵公同楊叅戎乃集
兵六千禦之發鳥銃傷賊璉斂衆不出庚戌
夜三鼓璉等引去至甘棠殺劉得等而廣東
爲蕭晚牽制大軍未集璉乃從平和率衆還
巢漳南道原分平和一哨屢爲賊乘諸將不敢
堵截四月南贛軍門陸公兩廣軍公張公江西
軍門胡公福建軍門游公各奏公咨遵照原題
奉
欽依約會協剿期日廣軍用威字號旗甲贛浙軍
用贛字號旗甲漳浙軍用黃字號旗甲刻期齊
進公復懸示賞格無論官軍賊黨能擒獻璉者
賞萬金奏授指揮擒蕭晚等者賞千金奏授千
戶其餘賊黨能殺別起來降者咸與惟新刊數

十道付譚公至期譚二華公俞恭戎躬捴率之
侍御叚古松公親監督焉五月甲申朔三省兵
合連破虎頭岡高坡小靖北坑白猴等十數巢
賊且戰且守平和哨兵劉营山頭與賊壘相拒
五七里遥見璉賊大巢朱城二重僭擬王者外
小土城寨無(慮)數百據險守要勢尚猖獗官軍輪
日分番壘戰雖有俘斬七百三十名顆然罪人
未得譚公計遣冠帯把捴陳其可持公原給懸
賞萬金信票十張及榜諭數道其可即单騎挺
身出戰陣前打話時偽都統郭玉鏡江満清劉
綱等知兵威重大事勢窮蹙一見榜諭即踴躍
羅拜遂率協從囚首赤身随其可至俞虚江公
营中投訴願為内應縛璉自効俞請譚公會審
犒賞玉鏡等咨授以計甲午璉知大事已去聚
偽丞相蕭槃劇平王蕭晚軍師李逢時捴兵陳
奇用等議以次早棄巢率衆突圍出平和糾倭
入海郭玉鏡等即集本部人馬以待咨報我師
乙未黎明王師進發截敵陳其可等率衆衝鋒
贑兵継之廣閩兵齊進策應斬偽捴管楊祖震
等四十四級璉敗還西巖山玉鏡等引衆衝入
生擒偽漢飛龍人主大逆張璉都督文綱蔡八
等斬賊二百級張四維門崇文等見璉就擒率
五哨軍夾攻贑閩師復縱擊生擒蕭晚李逢時
陳奇用偽丞頼満山侍郎吴大圭江西布政頼
厚詹事廖子真都督黄景政詹世旺劉元珍陳
尚信捴管楊借三朱大有把捴連文璧哨捴余
洪旗捴羅大興等九十七名斬偽丞蕭槃都督
梁三羅堅連達劉大昇丘見山旗捴王汪等三
千餘名顆偽天羅王羅袍順一王楊舜先奉璉
令率衆五千犯永定截粮廛與官軍接戰不利
復犯上杭丁把捴等率兵計擒之殺數百級餘
觧散海道卲甘澤公兵憲汪南明公恭將楊縉

復督兵泉漳公所遣援閩叅将丁僅兵亦至合營乃斬南洋賊首王伯宣招降賊首施建黄元爵等十九名撫散康大福蘇光祖等夥黨二萬三千餘名斬倭賊四百八十五顆生擒大賊首江一峯即楊璽李五觀等八名俘斬二千四百六十五名顆漳泉底定捷報至浙公以饒埔雖平程鄉尚為璉黨徐東洲及林朝曦所據蕉以上杭賊首饒表石窟邑聚賊首徐加悌謝世綱永定賊首葉世安未擒三省未可安枕乃移師各軍門并檄監統官大叅譚二華公憲副陳公全公僉憲盧公總兵俞虛江公劉草堂公等宜乘破竹之勢移師會剿各賊巢畫地分攻七月壬辰漳浙贛兵直抵石窟邑聚賊巢攻拔之生擒徐加悌謝世綱等七十三名斬級一千八十一顆内浙兵獲功七百俘獲賊屬男婦無筭復攻破上杭巢擒饒表等二十七名斬十九級餘黨平廣兵是日亦攻拔程鄉賊巢生等徐東洲等二十五名斬七百五十五級還被擄甚衆叅戎楊縉復擒賊首黄順沈中山劉文選等俘斬數百級林朝曦乞降于廣中各賊次第蕩平三饒始晏然矣方璉之僭號称尊也巨賊蕭晚羅袍之徒相繼歸附衆至十萬猖獗異常毒流三省焉以山海劇寇李文彪謝允梓洪廸珍等為之聲援王伯宣領造海船其意欲席捲邊海州郡而垂涎浙直矣何其猛也已而為公計遣吴靖中直入賊巢招降文彪等而洪廸珍遂亦乞降璉水陸所恃已失及譚公使陳把總持懸賞信牌單騎出陣携二郭王鏡等則賊璉之腹心斯潰故大兵既合如獵狐兎驕首就戮草薙禽獮三省神人之痛憤至是少洩公之用心良亦苦矣向使公無兼制之命則陳其可之秘計不行譚公非兼統之權則三省之心力不一安得

成功神速如此捷音疏
上時媒孽公者已設機穽乃詒賚使曰此是閩
廣南贛賊情何與兩浙捷疏胡為乎來哉覆奏
上三省俱蒙陞蔭爵賞獨寢公疏殿譚公功時
論不平焉節推周公目擊其詳每共士大夫談
此謂譚公與公雖不有其功然其實自有不可
掩者初公平江西還巳春暮抵戛倭賊百名迅
風折舵自馬蹟登岸走樂清黃巖公檄標下游
擊何本源督兵往剿四月庚午水陸夾擊俘斬
四百五名顆餘賊得小船浮江南逼松海把摠
李誠立督水兵追賊海洋戰至砢山下洋擊沉
倭船擒斬十二名顆哨官蔣廷萬哨過倭賊漁
山上洋擊沉賊船殺百賊斬一級戚公討水桶
湾倭賊逆戰于水漲俘斬六十五級賊敗急拖
小艘入海以遁直浙海洋無復窺伺之警矣惟
時閩倭山寇昔陷永寧衛城而寧德繼陷叅将

王參卿知縣李堯卿死之譲溪游公新膺軍門
簡任值地方殘破之後兵食兩虛公乃先發標
下勇士兵八百助游公討賊適福安尹盧公擢
刑曹過浙公詢八閩事機甚悉乃疏薦其才乞
留軍中贊畫以裨不逮
上允之迨秋廣東南澳舊倭偕新賊益大至連營
江口以子女玉帛屯橫嶼執署篆吏倏忽出沒
東搣福寧南掠連羅古田諸路收土人為向導
八閩復震南臺奏閩中毒楚狀乞發浙督府
兵海公復請浙償閩舊賦
上皆可之游公乃委大叅俊湖奏公詣浙請兵食
于公公曰閩浙皆赤子提督既得人且同心兵
可成功矣爰揀精兵八千以台金嚴叅將戚南
塘公為上將都閫戴翔海公副之憲副王印東
公為護軍使發師先往将行餞三公于庭語曰
我本書生仗

聖天子威靈蕩平直浙江西但制轄太廣勢難兼
顧閩中素不同心寇患既不相聞援兵復力阻
回荼毒至此誠可痛恨今以精銳盡付公等公
閩人桑梓念切且熟山川道里故以相屬分旗
牌得便宜從事吾不遙制聞游公已定漳泉賊
堅壁福清與諸將相持不下他寇卻陷寧德者
復據橫嶼絕島公第亟擊橫嶼破乘勝趨福清
特振槁耳閩苦無粮可畀金帛數萬緡以往吾
率師爲公等後徼海道汪南明公監督焉八月
癸丑朔我師至福寧南明汪公以師浮海來會
大晏將士己未抵寧德戚公分布水陸將兵以
遏奔逸期盡殲庚申進偪賊壘時潮落岸斷泥
淖難行下令人持一莽束投淖以濟已先遣奇
兵浮海繞出賊後鼓吶兩軍合擊萬炮齊發戚
公身先士卒兵殊死戰賊駢首就戮者四百二
十八名級還子女八百五十五名口溺死者蔽
港塞川放回漳灣被脅良民張十一等千餘賊
無一脫者寧德平我師乘勝而南辛巳次永昌
福清屯賊十倍橫嶼與閩將兵相持五閱月聞
浙援至乃分巢牛田木嶺諸形勝綿亘三十里
以待游軍門方駐福清晏犒浙將酒三巡南塘
公率兵以行去賊不遠汪南明公督中路參將
侯熙主兵亦至分三路立營甲申五鼓賊擁騎
劫營官軍衝鋒鏖戰殲其渠魁格殺百餘級賊
潰奔還巢我師分路齊進乘勝追殺牛田白石
木嶺諸巢皆破俘斬千餘還被擄子女布滿
山谷人馬器仗萬餘〻賊披靡遁莆田合寧墩
賊福清遂寧王汪戚公復議進剿乃畀四日粮
九月癸巳官軍渡莆屯營江口拒賊巢三十里
恐賊北奔薄莫使曹南金〻科等乘月率勁卒
伏寧海橋北甲午夜三鼓我師從間道渡逼賊
壘乙未黎明舉火箭爲號四面齊進賊悉力

田闢戚率陳大成周能陳濠胡守仁程良錫等
衝鋒諸軍鼓噪血戰林墩巢破移辰黄石港東
营継破我師竪招降旗脅從數千人散滿山谷
東華营賊得漳兵信急遁寇兜向午師追及賊
用火焚之俘斬一千一百餘名顆獲永寧衛犯
官千戸蔡朝陽所篆二顆救回生員五人子女
二千一百餘名口牛馬器仗萬計東海哥羅南
茲剛杜二渠魁皆授首餘孽焚溺殆盡丙申振
旅還省城士庶郊迎為數十年無此克捷未幾
新至倭夷一枝逾千嘯聚牛田王印東公使裨
將討敗之斬首四百級賊號哭遁去先是公慮
征閩兵將數戰疲乃于季秋閱治三軍親策應
之辛丑發省城軍容甚盛三司郊餞師及睦城
章廷桂等自銅坑剿礦寇還獻馘公屯兵教場
逐一嚴審斬為首三人餘皆鞭之發原籍禁治
大犒諸軍十月壬子朔師次崇安初袁三餘黨

向走廣東為官軍所敗復遁建寧山中時出掠
支郡邑官軍方與倭寇對壘不暇問賊益肆刼
殺公聞率師趨建寧護軍使戴副將率兵迎公
遂合擊搗其巢俘斬二百十四名級焚溺甚衆
還被擄六十九名口殘孽脱奔邵武適浙把搃
樂埴先奉公命部烏處兵勦平三饒巢賊回至南
城賊聞稍懼從硝石徑路欲走金溪入湖甲子
樂兵追至鄧坊大戰俘斬一百五名級還邵武
被擄百戸時雍等八名口餘賊望山奔散建寧
以平閩軍門游讓溪公自福清來公與計善後
事宜欲率大衆直抵興化章泉蕩平山寇合戚
揚諸軍輝兵威以消反側為八閩建久安之計
而嫉害者唆臣僚劾公上年病卧蘭溪事公聞
遂亟搃師還浙俟
上命次睦城子陵灘作詩曰嚴瀨灘頭水不冰三
軍齊唱凱歌聲功成只合師馮異身退還須學

子陵仲冬抵杭城時
先皇心疑言者承風旨
劉諭輔臣云胡某必挐来問理自今年五月後大
臣小官生死加害甚多汝曾云擾必不勝有制
同應龍俱斬示令敢犯也是何道理又說份前
秋之事今日方勁豈為公乎隨
下旨着錦衣衛差官校挐来京問鬬金吾已持
駕帖南行復
劉諭輔臣云胡宗憲王忬二臣初非推者皆我之
簡用忬已刑宗憲不過因嵩去不是扯衣叩馬
之臣彼罪當從寬處亦係一大臣云云徐公勉
承
意旨進揭乞宥公
先皇復心疑留中不報初公之禍也蓋自江西
凱旋上諸將功狀中叙輿疾討賊之實事嫉公
者嗾臣條論公報捷疏中語疾意似怠于宦

成之
天語叮嚀令其益勵初心云云下部看詳覆云詳
觀胡某疏中叙疾似有因而求去之意總督大
臣受國厚恩不宜如此公之禍根已種于此疏
上
皇動心下
劉諭問公疾徐公回云胡某舊有疾今已稍愈
先皇念東南實甚乃于宮中為公醮禳將星其眷
知如此及閩大捷疏連五至忌者益恚又恩年
臣條乞
勑浙烏處兵援江西援福建廣東道俱出金衢供
億煩擾且費累浙粮餉金帛以去縉紳頗歸怨
不思公總轄非止一浙且俱奉有
上命兼以部催急廹勢不得已者公心獨苦誰其
諒之聞金吾將至浙三軍憤憤不平公聞之甚
憂容請巡按張達泉公語嚴束各將按兵休营

又各門令官軍守把毋縦部下摽兵出送張
心服公忠義嘆曰世事不平有如此公去天為
吾
皇社稷必不令公厚誣至此金吾入杭軍民扶老
攜幼填塞巷道悲號称寃卧轍攀轅至不能行
金吾再三慰曰你胡爺有好
御札只數日復回揔制父老乃捧公衣而泣願留
靴衣為思金吾亦墮淚公至北新関登舟沿途
郷民奔出挽住公舟甚至入水攔阻口称願留
活百姓號泣不去舟為之阻甚有指閤金吾痛
罵者公慰諭使還民不肯張達泉公復親諭言
胡爺不日即回復任百姓乃叩頭而起金吾因
沿途阻塞乃夜行七日夜始出浙境及入京徐
公困判
上意稟擬送法司問
先皇燈前閲奏反復十數過深悟公寃出

温綸云胡某原非嵩黨自御史皆朕陞用任事已
八九年數載無言伊過群邪朋害大臣罷斥亦
不少又言王直原本兵議亦獲者五等封宮令
却加罪後來誰肯與我任事放了着閑住云云
公以
明旨無着回籍字語賓友曰
朝廷似容我在京奉朝請臣子安敢歸遂親詣奏
謝適凌海樓丘月林連以陳言被杖
先皇怒甚徐公謂舊庭天代巡黄西野公轉語不
肖曰
朝廷以乃公罷移怒不已乃公性素剛不遽還久
則臺中歸怨乃公困病心其如乃即將入仕何
可令急勸乃公歸我將起用之不肖聞于公公
笑曰我料嫉者欲置我死甚不愜意我今歸必
令有司伺察我因多方媒孽禍且及尔等我居
此杜門

輦轂之下不敢中傷庶幾保餘年不肖等恐重忤
徐公意私懇親友秉閒百計説公乃親詣
左闕門叩首辭謝衰元峰公故相知設餞私宅時
李克齋公亦以桑梓故被論當覆衰公訪公席
上曰臺中論李克齋事當何處公正色曰外邉
公論事體迥異 都下昔倭夷倡亂営兵作變
非胡某李某恐大江以南未可安枕事已底定
無復昔念乃吹毛求疵務排異己念誠哉鳥盡弓
藏謀臣當亡某已矣東南半壁軍國至重之地
諸老誠爲
朝廷恐李某未可復罷也衰公乃嘆曰久不聞公
正語畨如是克齋其可去乎乃懽飲通宵復贈
公以詩寓意其中衰公因語徐公李公卒不動
時方以言相詬及聞公語咸謂真有虎膽云癸
亥春公出都門候凍欲覓舟仲春陥與化報至
京公大慟不肖言已解官矣公悟而止媢者聞

之曰胡總制還念闕乎公遂陸行時已得目疾
視不了了及抵廣陵念先夫人早謝世家無主
母娶故王司馬姪孫女爲繼夫人偕歸故里惟
日共鄉舊爲深林巖壑游絶口不言往事惟遇
聖壽令節即中夜設香案率不肖等北望稱賀拜
祝不倦已而監軍李同川公上閩中功狀謂公
有再造八閩殊勲所當首録部覆謂公家居但
請賞賚
先皇猶兩錫金幣公以先大父母未得吉地安厝
恒以爲憂值肩東南倭難不敢息肩乞私至是
遑〻卜視夜不安寢歲甲子果揀王汝正何東
序來月具公存亡公夙知念親族繁多或依勢
滅義犯有司使得藉口污衊于是嚴爲條約戒
禁之横暴無賴者相切齒公適族豪庚元唆張
僕訟公祖免姪治奇索賄于何時方將排公故
左庚元〻疑何私公深致怨憾而其堂兄姪皆

侮文善告訐以毒鄉者遂晝夜謀聚向之切齒
公者為黨思百計中傷至乙丑春嚴氏羅氏以
逃戍論誅籍王何相謀曰昨抄籍票語中有不
許親識人等受寄侵匿意在于斯况羅胡同鄉
易于玷污熏之
聖
怒未解若以此加胡搃制蔑不勝矣因潜通謝
令以意績人張科少以厮役盗官物事露為邑
侯林豫齋公按罪刺配後起宇逃歸夤緣入理
刑廳應捕盗羅織生事酷害善良鷙悍猙獰人
以張鵬目之郡邑著称何乃喉獠特遣科伏公
里構短適夜投宿庚元别業元察知其情大喜
以為可報復治奇仇乃邀入卧室設盛筵會惡
黨造條款誣公寄匿羅贜等虚情并治奇宿事
誂進卮酒求科轉送科佯曰此安可造次元黨
餌科三十金仍約事成重謝科見財心喜遂持
去以梢轉送汝正遂朋誣侵匿家財私擬旺氣

等事論劾時元峯公已謝世而
先皇將倦勤故得票下御史大夫叅看固亦忌者
黨也叅復甚重遂擬
旨差官校逮公于家
先皇方致疑
諭輔臣云胡宗憲先挈來宥去此不免有尋罪者
三月下旨抄籍至今尚無一物到部豈是一胡
宗憲可謂明見萬里矣及公辨疏上復
下
旨云這所奏着法司從公看問屠金吾至公遂詣
郡受逮闔郡男婦遑〻奔走為公稱冤至有泣
下者里甲生儒保長數百人詣屠金吾甘結公
被劾情狀俱誣枉何令人趕逐不肯去乃申汝
正欲盡殺諸甘結者郁尹楊川公以官争之得
免及抵京送法司公憂憤成疾病且革黄司寇
叩公欲言公但云我為謬人裝砌中傷不死不

已令病危殆上天下地可表此心黄公見言語
含糊遂送公提牢廳聽候疏公疾甚乞容保外
宅調治俟彼中勘奏至日再問意盖恐復如昔
年故事渙
先皇意懈可恣鍛煉
聖明洞燭留中數日乃下
旨云已有旨了諸司莫測
上意姑寢適
先皇咨令黄司禮訪公年歲科第回報嘉靖十七
年進士年五十四歲
先皇云也是我中的人還好做官屈閒法司乃擬
覆公辦疏將提王何等誣問十一月三日巳時
公長吁而逝痛哉司寇上請
有旨胡宗憲既已病故不必行勘松奇始敢扶柩
舟南還不肖時繫郡獄初公既逮京何集兵快
圍私宅駭散家眷公歷任薄貲悉為族惡群僕

竊據復榜乃告公者嘗莊產意在實王誣奏公
屡世睚眦然與夫秉為非法曾被斥正及以訟
獄治生翁凡十數人裝捏情詞以希何意俱蒙
優賞不服從如胡宗濂輩悉禁錮之大起告訐
俗而侍御李龍潭公亦以當時憤激讓論卒貶
郁陽川公不阿其黨竟落臺選故正人多扼腕
而不敢言公没後竟抗
明旨籍貲產不肖幾斃鍛煉公從弟瀚亦因破家
擬遣戍後數年始釋焉嗚呼冤哉公柩至宛陵
都邑讒鋒方熾差捕伴舟者松奇等至公柩于
西城村菴舍而逋迨八月耿學院案宛陵知其
故哀公之無歸也乃檄隣邑送柩還書舍公遺
骨始得還故里而不肖尚徵賠贓病在郡可哀
也已不肖悲公忘身決戰以平東南而忌者每
欲置公于死公亦何負于彼而必欲殺公耶觀
其始逮公也以嚴繼逮公也以屠陰寓必殺之

意于二姓之中抑何毒也公雖有
聖天子知眷之深而卒為忌嫉者凌辱以死嗚呼
痛哉
隆慶改元之五年不肖兩叩
天闕下部未覆至六年四月科臣訟公往蹟令
上宿知公冤下吏部議復公官
錫以聞喪下葬二祭而又
命編國史者紀公功績
命下日不肖親見江南北人士及介冑之士在都
者咸嘉談而樂道之可以觀人心之公也嗟乎
公一念忠赤任事之心
先皇暨
今上終始保全之
優卹之恩亦可謂古今君臣希遇者矣公自少時
即以關壽亭侯岳忠武王自况生平忠義不愧
二公而公所樹立真能卒威震華夏期收兩河

未就之志深究陽明先生致良知奥旨又二公
所未逮者由筮仕至孤卿剔歷中外幾三十載
所至著聲姿貌脩偉議論流直處人接物和夷
坦易洞見城府虛中恢度豁達不拘尤愛惜人
才見人有技不啻己有好推引後進不憚煩薦
剡性疎財仗義不吝封殖雖屬官部將能廉勤
奮事功者公每助以全令無易初志以此忠信
介潔之士咸歸心焉御下仁而有恩視將士如
家人父子遇貧苦疾疢必備處醫藥服食以惠
之苟獲一功建一策即賞不踰時下至輿皂卒
史亦優遇之故人人皆樂為公效死嘗屢蹈危地
呼吸生死公神色不變持守益厲故能戡大難
而不動處危地而不惑屹然以身任東南半壁
之重為
國家倚賴為安危者十載後還田里猶以西北未
靖

主恩未報為念且曰畏馬革分所甘心也初先大
父母繼喪公事繼太夫人張氏極其孝養無異
奉先大父母者與先夫人閑居相敬如賓公寡
兄弟視堂弟如同氣每宦歸必分俸與之堂嫂
汪氏少寡守志廿載公歲餽衣食必豐及宦游
諄諄命不肖恒如數處宗族如同室排難解紛
不遺餘力面析曲直雖嫌然不避歲壬戌三月
郡邑大飢時公在浙家餘稻千石益屢年積也
司粟者上數于公且曰貿之可得六百餘金公
聞惻然曰吾族貧者遭斯凶年其流離乎令吾
叨
朝廷厚祿皆祖宗所積頗可秦越視耶即給示不
肖仝查宗族貧之之甚及稍貧老幼殘疾素守
本分者凡七百餘口覆公公仝每年十歲以上
者給稻一石婦女幼男給稻五斗散給已完餘
稻尚肆百石稟公公復命不肖查族之素所貧

令遇荒轉甚者人各貸一石春貸秋還止收貸
出之數名義貸倉穀賴以全活者千餘口雖鄉
黨姻戚用情每過于厚誼篤朋友能同憂樂共
患難公少師程學博事之如父及程没孤流離
顛沛至不能存公取歸豢養之没為之棺人皆
義公好賢禮士每倒屣出延一食必十餘人公
嘗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人以為實事資
稟雖穎異而性尤嗜學應酬少暇即手不釋卷
當軍旅倥偬之際猶手書百千言千里貿疑于
東郭鄒先生甘泉湛公念菴羅公而緒山錢公
龍溪王公日接見于天真書院然則公功業固
有本也公章奏簡潔明淨先師唐荆川公嘗評
曰陸宣公復出也所為詩雄豪超邁慷慨奮發
類公為人所著有文稿二卷詩稿一卷書稿七
卷三巡奏稿三卷條約二卷審録駁詞三卷督
撫奏稿十六卷公移四卷所集定有萬里海防

圖論二卷壽海圖編八卷行于世曾祖諱崑祖
諱尚仁皆有隱德不樂仕進祖父以公貴初贈
湖廣道監察御史祖妣方氏贈孺人及公歷正
二品考滿曾祖〻皆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如公官曾祖妣方氏祖妣
方氏皆贈夫人配先夫人章氏初封孺人再贈
夫人繼配夫人王氏子男二長即不肖桂奇由
邑庠增廣生廕官生聚同里七品散官樑林章
公汋女次松奇由國子生以擒巨寇王直功廕
錦衣衛右所副千戶聚歙邑雪竹汪隱君奎女
俱章夫人出女二長聘同里庠生龍橋方希文
公子側氏室高氏出次聘同邑上舍晉軒程應科
公子王夫人出孫男九人焞烊燧炤桂奇出燈
烪煋燭煐松奇出燈庠生娶歙邑光澤尹潘惺
菴公長子國子生少白濤周南公女焞娶歙邑
鴻臚署丞雲林黃公極女熇聘同邑庠生純齋

黃廷誠公女烄聘金壇縣都憲于素公長子舉
人勵菴公孫女燭聘同里九江府檢校蓄泉章
公長子其序公女餘尚幼孫女五長嫁同邑上
舍許相公龍池長子文燁次嫁歙上舍少崖吳
一莊公次子士龍次嫁寧邑憲副五河許公次
子庠生成堂次聘同里章隱君荷墩應麟公五
子榮慶其一未聘重孫男三維城維垣燈出維
封焞出重孫女一公生于正德七年壬申歲九
月二十六日寅時歿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歲
十一月初三日巳時享年五十有四嗟乎公往
矣雖千萬其身莫可贖矣不肖輩雖毀生滅
性踊地籲天終無所從矣獨念公德澤功業之
在
朝廷在地方者不肖輩落〻人下不能少有光顯
愧死無地徒切痛心故忍疚含哀勉述先公行
實于左倘蒙

仁人君子垂憫
錫以大筆垂諸不朽則白骨生肉泉壤增光存沒
感戴永矢不忘

胡梅林行實無卷數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胡桂奇編桂奇績溪人兵部尚書宗憲之子此書即紀宗憲行實梅林者宗憲別號也宗憲平倭之功載在史册不容湮没至其比附嚴嵩趙文華公論亦不可掩此書出其後人之手固未可據爲徵信矣

鄭端簡公年譜九卷附錄一卷

〔明〕鄭履淳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萬曆間刻鄭端簡公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鄭端簡年譜七卷》提要

鄭端簡公年譜述畧

公之生孤也晚公篤學勵行奮起蚤年事業文章孤皆不及見知既免携懷公勤皇室孤學於家復踈定省及以公之教登第公阻權人依侍家園無復趨庭戲綵之歡而多迎醫調藥以俟歲月逾邁一訣

終天命也云何嗟及矣公之憂勤惕厲鞠躬盡力實死而後已凡嘉言善行為我劬勞孤尚不盡知又誰詳公心績以詔後世嗚呼公既長逝雖還固留筆闡發幽光罔能贖返公轍則身後永譽亦將何為哉文忠固非俟譜乃不朽孤特

即所見聞質諸故老執友事不悉陳而槩其大節文不皆載而述其要旨各附年月以上懇兩翁一裁大方成章授梓庶補國史之未備且冀公之子孫世念懿範毋遏佚云

隆慶戊辰長至孤子履淳叙白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一

不肖孤履洵謹梓

弘治十有二年己未正月壬申公生於海鹽之錦繡里父吾核府君遵化儒學訓導致仕封兵部職方司主事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母費氏封安人贈夫人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正德元年丙寅

丁卯公九歲封君始教之識大學序字一日盡識翼遂解字義乃令讀四書書經

戊辰封君手錄小學近思錄太極圖說通書西銘定性書性理大全中略節凡數百張

己巳封君刪小學史斷及諸史論贊中語凡數百張又以歷代臣為四類各取事蹟叙述成文凡數百張公悉成誦

庚午封君令讀四經序文傳註易乾坤等卦繫辭傳
詩風七月等章雅生民等章禮記學記樂記儒行
緇衣等篇胡傳百首文獻通考序十七首凡所讀
書必口授仍講析意義至正人君子必贊嘆揄揚
若奸臣貪夫誤國殃民事必反覆訓戒每曰汝或
他日為此我泉下不瞑即官至極品何用祇為先
人羞為後嗣禍耳
辛未封君令讀程文論表策及大學衍義補
壬申封君始教作舉業文字讀書百可圂圇之名言
人能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也

癸酉儒士赴府試羅太守玹嫌公幼問三代以後顧
命大臣誰第一公對諸葛孔明又問將相誰第一
公對郭子儀房玄齡又令背禹貢揚州背訖又問
揚州是今何地對浙江江西直隸淮南皆是羅奇
之封君以公歸不就試
甲戌封君貢入京攜公行凡過明指所隱遯材賢所
發跡英雄所戰爭智上謀臣所經略與夫山川水
陸險易及古今變遷同異隨處指教至京遣公從
學陸石逕先生五閱月之遵化城中多武生從封
君學因攜公遍行三屯建昌喜峯太平燕河馬蘭
諸營時遵化守備馬公汞馬蘭參將陳公乾最敬
封君日遣二十騎護行封君歷述漢唐宋元右北
平盧龍漁陽華夷出入及寧庶人從靖難朶顏三
衛據大寧遷北平行都司保定之故以教公甚詳
乙亥封君乞致仕歸遣公從學南溪吳先生
丙子初應鄉試不得舉封君令讀左班馬韓柳歐蘇
七家文是秋入邑庠逾月補學生
丁丑封君令閱十三經註疏批點史記兩漢書三國
志五代史司馬公通鑑兼朱子綱目
戊寅公錄步天歌及天文諸書每夜登城觀星象封

君取書焚之曰此律所禁且遠視星日喪明之道
古人精此少善終者戒勿習
己卯秋試回封君令看漢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
類皇明文衡及本朝諸公文集奏議
庚辰封君令作時務策百二十首嘉靖癸丑子履淳
梓之
辛巳郡守徐公盈取試輒偁公文人國士必魁浙
嘉靖元年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封君平生儉約至
是益務節省曰讀書以治生為本不及今治生他
日居官以官為家夫就即不能自愛計偕銀二百

兩費不過十四餘皆置田取租又曰汝日後做官
愼勿忘秀才時否即貴顯吾九泉含恨矣公嘗云
予頃刻不敢忘斯言至老夢寐中長如侍訓時也
癸未舉進士諸貢士初謁主考蔣敬所公冕石文隱
公班於禮部二公首呼公出班曰好秀才將殿試
學士董中峰公玘顧公出巳未殿試策題及奬彰
澤父老送淵明致仕序令公爲文又曰此首相石
齋楊公意也公告封君封君艴然不說曰後學初
入仕嘗患所以立更可通謁求及第汝不聞兩及
相門張師德無書抵政府劉元城乎又誦泛汝弼

戒子詩權門要地是危機句令公辭中峰中峰喜
曰久知尊公能教果然殿試後封君南歸十二月
授職方主事司馬金蓉溪公獻民令閱四司奏牘
奏牘出諸正郎公直校差落其間有未安即與諸
正郎言改定不白之堂上諸正郎頗喜公在本科
逾年因得徧知四司政體又每念封君嘗曰人言
賈生少年非也生言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此豈少
年人語公故暇日徧覽職方舊牘蓋自永樂以來
具在金公又令公撰次九邊圖志凡三十卷稿奄
司中燬回祿

甲申五月封君費夫人至京七月　兩宮徽號恩封
承德郎兵部職方主事安人會大禮議起同寅爵
公草疏疏成皆稱善奏入諸司繼之疏左順門俟
旨不允慟哭時　上御文華殿聞之大怒逮下錦
衣獄越二日杖　闕下封君百方調治得不死十
月疏乞改南部便養又疏乞送親還鄉皆格於吏
部封君遂南歸費夫人留京師○送同年虞公叙
曰余舉進士與東厓虞子同年又同觀政營繕朝
夕繼見必有以繩誨我也今且出令嘉魚誰復我
益余言易虞子曰詞之輯矣內斯靜專余諾之欲

防其口而未能也余貌俯虞子曰不諂不瀆是謂
知幾余諾之欲近於禮而未能也余量褊甚虞子
曰鍾釜之器所受幾何余諾之欲恢其度而未能
也余事嗜速虞子曰馬奔易顛火灼易燼余諾之
欲平其氣而未能也余日以請於虞子虞子曰子
是之學亦爲不知本矣夫言易心之蕩也貌俯心
之歉也量褊甚心之隘也事嗜速心之躁也四者
皆心之放也放其心而受病多矣故曰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虞子今且去余寧能忘之
然余於虞子亦頗有說焉余聞天有常度地有常

形君子有常行虞子亦率其常而已撼之以威而不怵臨之以財而不苟委之以棘而不滑處之以簡而不解悅之以順而不淫激之以逆而不怒抑之以久而不撓進之以驟而不亢曰吾忠吾君吾愛吾民吾奉吾職吾盡吾心而已誠如是敎民之吉其有量乎夫善觀人者索其終善修己者履其始余於虞子交相觀也交相修也始終之義胥共圖之君子曰易尚斷金詩取攻玉虞鄭二子庶其有馬書以為别

乙酉大同兵初變殺巡撫張文錦遣胡侍郎討之不克賊出故帥朱振於獄為總兵縛總兵桂勇殺其家丁十七人胡總督以捷聞竟從賊出振充總兵正月公與同寮李公黙各疏言大同賊決不可赦請討之古冲疏報聞公疏留中疏曰大同之賊罪大惡極决難輕貸邇者命將出師無功輙返

皇上軫重宗社再議用兵既又差官體勘既又會官集議勅旨頻仍乍行乍止臣竊惑之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頹幹弱枝強内輕外重蓋自甘州總兵李隆賊殺都御史許銘時邊防已多[illegible]兵後宣府教場吶喊寧武黙名潰散腹心之[illegible]日[illegible]一日至於大同軍士積惡尤深御史張欽下操官軍諠譁抗拒其時上下因循未能明正其罪馴至今日釀成禍變大軍致討尚肆憑陵都督魯綱班師回京臣問久駐軍陽和何不取桂總兵到軍前一問賊中動靜綱曰誰肯便放他出城臣問既說地方寧靜何不一進大同城内宣布

朝廷威德綱曰誰敢進去臣問前誅首惡果真正否綱曰首惡那是郭鑑等本部郎中趙錦自大同歸謂臣曰首惡不在五堡行伍中即此二臣之言大同之亂未已也唐縱朱克融還盧龍竟復失河北

今曰首惡那是郭鑑等又曰首惡不在五堡行伍中是誠有如朱克融者在其間矣可不為寒心哉為今之計用兵有禍不用兵亦有禍用兵之禍速而小不用兵之禍遲而大小者止於一鎮大者黙於九邊周思歷筭較短量長用兵誠為上策伏願

皇上赫然斯怒別選志慮忠純為國任事文武大臣各一員為之總帥令其督兵臨城索取亂軍頭目檻送京師追究主謀依律論罪脅從不問則鎮藩知畏姦宄潛消何有潰亂四出之患舍此之外更無長策然兵凶戰危勝負無常伏望

皇上堅持此議不爲動摇務平大憝用收全功昔唐
自肅宗以後君臣幸安河北盡爲藩將所據憲宗
倚用裴度力排衆論決意用兵卒能光復土宇爲
唐中興賢君相是時以靈武奉天之事相恐愒者
何限憲宗裴度惟斷乃成今若苟逸偷恬長奸養
亂各邊相扇同日而起外交戎虜内侵圻甸其去
京師不過旬日　皇上雖追咎今日當事之臣亦
無及矣○又爲大同行云太平天子臨端黼桑土
綢繆莫予侮亦知樽俎有餘威復恐因循破寧宇
憶昔　高皇蕩滌初大同咫尺巢胡虜長陵建幽

燕山隈甲冑躬擐肯告家六龍一日度金川烽煙
塞上紛如羽提兵百萬過清淮飛輓尚書鑿脊骨
抑自前茅望斗南上谷雲中皆樂土上下安恬四
十秋土木倉皇驚失伍大將生歸知不知鐵騎長
驅蕩宣武此時非有節庵翁山前山後無完堵邇
來幸值胡運衰却諱門庭豢豺虎河西都督悍且
驕節使淋漓㘸旗鼓寧武關頭復嘯號豸史奔波
向宣府叢蘖相扇動三陲萌芽護養幾如豚舊邊
之役竟奈何五堡健兒譁無主大同城外殺參軍
大同城裏刲都撫親王草草東南行回首宮中但

塵部司徒捷靴自爲功翻然破膽陽和塢將軍忠
勇世所希誰謂功成荼更苦白旄無計效丹心誓
頭有血流朱戶一呼再亂不可收相從叛者十之
五債帥出匣遂邀求虎印魚符輕販賣喜峰元帥
舊金吾韜略胸中不安詡自言境内近耕桑漁陽
士馬三千部跳盪居庸百里間愼勿朝堂崇煦嫗
朝行暮止徃復還泉泉侍郎嗟無補識面言官不
肯言鉛山相國嗔相迕會昌任李澤潞平裴任元
和削淮浦重瞳宵旰誰股肱微臣抗疏還思補○
七月封君至京接賀夫人歸○八月作壯遊錄序

曰余官職方時輯九邊志既撤取圖說於帥府率
具文書塞歲故牾牴不相應惟漁陽雲中二鎮有
端緒時馬都督永守漁陽桂將軍勇守雲中二人
皆名將故其言不謬幽并六關去京師不遠東西
關歲有巡臺報政而寮友劉竹門又蒲坂人綜理
甚閑熟故六關之志易就惟關中表裏四鎮最多
虜患卒無可攄爲書者制府楊公適遣張子淮奏
記京師張子者余鄉先生太僕卿時敏子也余問
之關中事對曰淮入關徘徊咸陽兩月尋過永原
度金城逾河抵甘凉旋師東入臨洮屯兵皐蘭山

山下平曠可容十餘萬人北接朔方入塞又東徃来於延慶間南走涇原岐陽至於興元耕牧戰守利害興革之宜更僕不能數惟河西之戍本以隔羌胡今羌胡糾而挑我玉門陽關且弗論嘉峪以東能無慮乎議者方欲棄哈密哈密棄土魯番能遂飽其欲無揷旗甘城之志乎土魯番即不来亦不剌兀剌善野戰南北相倚角土魯番黠而能攻城河西未可知也河西危而隴右震盪關中得安枕乎漢元朔置郡時史稱凉州畜産為天下饒穀糴常賤今大異於昔矣由金城循塞而東朔方乃

在河外西北雖倚賀蘭山而東南清水興武花馬池三營無阻固可恃三營與靈州相倚附不能守則朔方益芭而環慶孤矣關中外三鎮榆林多戰士東援河東西援朔方遊兵亦時時四出應虜而貧困特甚何以賑䘏河套之設大矣唐時我據之以拒虜今顧為巢穴以困我我失外險遂不能與雲中相首尾三冬沍寒虜入套困關中春凍解即擾雲中上谷能不罷於奔命乎朝廷馭將帥將帥馭士卒指臂之形一呼萬應而冨聲相扇都臺再受裍矣制使開府固原轄四鎮文武吏士專方面者近百人西警駐金城東警不駐北地則上郡千里稟令戎機呼吸間耳關中大河遶三面終南諸山若拱若抱物産稱天府比歳不登至厪　天子軫念雖出内鏹而飢者弗瘳欲詣糴太原太原且不給欲南取諸蔦故道轉川粟猶陝也江湖稔矣逆流千里水陸相關非旦夕所能濟無已發京儲西出井陘不數日而轉卒輓畜食且盡又焉能相及也茲皆將請於職方其何術以待之淡泉子曰嗟乎壯哉張子丈夫有志四方者夫非才無以濟世非權無以用才盛宋君臣可謂千載一時而

西路經略迄無成功者議論多而政柄不相攝爾苟若此九邊志雖吾不作可也陸敬輿論邊事六弊曰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信乎談兵之難矣逾年張子持關西壯遊録索序於余因次序其語而歸之○十月二日贇夫人卒於家十一月二十一日訃至二十三日公奔喪十二月望抵几筵

丙戌求塋地久不得封君夢與贇夫人並坐高阜謂贇夫人曰此北即璵城不數日鍾西阜先生謂封君曰堪輿家嘗語倪約齋云稱勾浜南北有一佳

地即同西皐及余術士舟行至稱勾涣登岸南望不一里有高皐至其地乃土山色黄中有小黄石村中父老曰此勾滕山大數十畝後人取其土今存者十二三耳封君登山北望果見璵城術士曰此吉壤卜之筮之并吉詢之諸術士皆曰吉公重價得之術士曰此盤龍穴又云點地梅花出狀元十年後公方生子必奇才科第是年遂鳩工買土培山

丁亥三月丁酉塟費夫人○秋書像自贊云爾貌何癯爾心何澹爾言何訥爾行何跼或謂爾躁迫或

謂爾憂怡或謂爾剛愎或謂爾精悍爾病弗彌爾質弗變涵養爾性情勿恃爾聞見沉潛爾經書勿耽爾史傳不覩不聞莫見莫顯知存知亡可舒可卷尚胥顧于箴言庶收功於瞑眩不然將負爾百年之身而寧翦馬自謂一時之彥○作連珠三十云余聞事有重於潔名矢丹心於白日身或輕於去國較王折於蒲芬故楚問九天寧忍懷都之族齊留三宿尤存庶改之君○余聞易棟須材大小興區瘳疾需藥甘苦殊性故棄大取小難扶六宇之顛厭苦即甘何補七年之病○余聞日中見斗本非天道檀下有穀固乃物情故晝夜相旋兩儀不廢忠邪雜進三黨遂傾○余聞籍之白茅無咎之術困於朱紱有説其徐故忠信可昭猶云泮渙巫伸靡定聊以躊躕○余聞群芳破織合志為難一簣成山收功甚疾故斷金可利尚有賴於同心介石是貞貴見幾於終日○余聞釆葑釆苓人言罔極匪兕匪虎吾道何屯故坦坦素履不履虎尾之厄几几赤舄自靖狼胡之嗔○余聞先咷後笑難取諒於他年大往小來詎忘情於當日故義從進退碩果有期命委吉凶小狐竟失○余聞就重

華而陳詞獨抱烏號之痛指九天以為証或囂湘纍之嘲故昏梧暮雲空餘宿草寒江夜雨苦動潜蛟○余聞施衿結帨乃全九十之儀抱布貿絲遂至二三其德故刈楚秣駒熱中久愧方江泳漢改路貽忒○余聞襲常非義能遷則崇任重為仁失守則譸故樂土可依恐拂鶉居之喻高山是仰尤增蚕負之憂○余聞交亀啄粟本非其性飛鴉食黮且華其音故侈心生矣或直尺而枉尋改悟翻然乃厲深而揭淺○余聞陸海飛波奚取諸渙積薪厝火詎見乎離故可戒衣袽繻祭有福既傷童

僕焚巢何疑○余聞宣蘇耀迹利或隨之翰靈畜德害則遠巳故鳴鴈後京若競漸磐之志甘泉易潔奚煩井甃之阤○余聞麥垂黍仰異春秋花實之期凫短鶴長共雲水飛鳴之局故力不可強孰能簪筆而荷戈才所當憐豈無尺瑕而寸玉○余聞箕風畢雨適逢其時蘋鳥木罾固非其地故撫三時而務農者懸罄無憂視九地而行師者建瓴自易○余聞纘三王之緒尚有藉於後賢復九世之讐庶不聡於先哲故故宫離黍空傳食洛之龜揚水東薪莫止戊申之轍逸餘

戊子二月服除封君即遣公赴京○壬戌北行留室奉養封君○至京補武選主事○書兵部題名記後曰此錄之選簿者也故昔任留都者亦與焉長陵往来兩京選事固出留都簿云敬依歆陛者獻陵監國時旨也其間有任行部行在兵部者寔蒞於茲而弗載焉觿觔之役無與於選無所於考也今載是石者凡尚書若干人左右侍郎若干人有由右侍郎轉左左右侍郎進尚書者弗復也天順景泰間南北多事一時有五尚書今所載惟于與石二公餘則經營四方者也如近時王公守仁

揚公一清王公憲王公瓊伍公文定皆以尚書有事廣滇關陝而李公承勛提督團營於內亦皆弗載例此也嗚呼今可登斯石者無慮數十人要皆一時之選然俟諸百世未可槩論溧水齊公泰目擊時艱發議犯難卒蹈大戮禍及九宗而或者病其志大才踈至於擇將而不知景隆非亞夫亦感激悔恨之詞耳同時如鄧州鉄公鉉壯猷偉略庶幾完濟南以障江淮而豐沛不守徐揚震盪無可爲矣使公用於鄭村壩白溝河未戰之前事未可知後四十四年而有巳巳之變皇輿岳狩虜酋也先破獨石馬營紫荊直犯京師東則脫脫不花寇遼陽西不樂出寇陝右浙有葉宗留閩有鄧茂七廣有黃蕭養各擁衆數十萬僣號攻城而錢塘于公謙獨以一身任社稷之重扳留監國力阻南遷决戰得勝門外却虜無厭要求專意戰守俄而皇天悔禍虜亦革心翠華遄返蓋忠勇如李宗而成功過之卒以享賊貪天不保首領西湖坯土纍然與鄂武穆相望殆亦非偶然者嗚呼逆鉉之議不行茂陵固在東宫無恙也公何愧哉又後二十年鈞陽馬公文昇以侍郎撫海西建州之夷略有端

緒竟不容於汪堅譎戊川中至弘治癸丑哈密傾
陷馬黑蔴牙蘭驁然有憑陵甘肅之志公能籌運
帷幄糾合羌虜一入其城至今西域有遺威焉戊
午陝巴之復公之功不可誣也惜乎回回畏兀兒
哈剌灰三種皆哈密遺黎不能盡歸故土量留半
室寄住肅州嘉靖甲申速擅滿速兒入寇內外相
應幾失河西徙戎之論信足徵矣或謂公不能容
劉公大夏此或傳者妄耳劉公華容人也以兩廣
總憲入為大司馬忠誠廉朴始終一節泰陵已未
以来勵精求治平臺煖閣時時造膝君臣相遇萬

世一時面對之詞不能盡述要皆遠猷宏識逆瑾
竊柄芳宇以衣冠之盜百計中公欲甘心馬遠謫
生還卒亨遐福而芳宇遺臭百世莫滌矣東山後
又二十餘年為嘉靖戊子仁和胡公世寧忠義根
乎天性首發宸濠之惡幾死詔獄
天子以漢昭之年懸庚丁之兆公首被召用傾注委
切比入兵曹以哈密苦部議不合決意辭疾去嗟
乎上下百六十二年其間有六公齊公鉄公于公
慘禍不忍言馬公劉公胡公皆負戟邊隅仆而復
起彼依阿淟忍曲詞笑貌惟富貴是圖而於國家

利害不顧馬者卒全軀厚養以終其身以及其子
若孫何耶書以識之○作花水吟云春花樹樹好
春水曲曲深水深魚自肥花好繁鳥音翻然歸去
来入暑苦炎蒸炎蒸勿復道行矣絶多飄
巳丑正月封君遣室来京○二月元配劉夫人卒櫬
歸殯墓所○時張文忠公剛毅斷絶苞苴收攬賢
俊惟欲識面樹桃李公奉封君教謹避之然亦薦
公改翰林公不應又取改科道亦不應遂不悅鄉
人欲此者從而構之禍幾不測公三疏乞養病皆
格不行亦不出部○七月與侯貞庵書曰承諭出

處之分詞嚴義正敢不敬聽顧鄙意有未安者豈
可屈於知己隱忍還就不一暴白夫出與處人各
有志其弱冠時投牒有司蓬頭跣足傴項俛眉請
試於文學之前研墨伸紙收視反聽惟恐出之不
工自取夷落以故瀝竭心血殫搆精神巧諛曼詞
奚啻妖冶既叨科甲獲見公卿則又極其謹慎不
憚卑諂坐則半席行則側身過則趨蹌立則傴僂
始亦面赤背汗已而恬然以為當如是耳夫既已
乞覔名利如此今乃談云錙銖富貴人誰我信然
其之所以决志求去者老親多病故爾私情矧有

諸兄義非終鮮獨得罪權貴人日積月深其間本末如甲申乙酉之事兄歸隴右或知之未悉今日所云兄所聞見即如春闈辭試官夏間辭言官之選者自分文學空疎不堪藻鑑又素無節義未諳治體臺諫清嚴自宜遜避若使斷斷大臣聞其兹舉即不獎借恬靜亦當以堅貞許之乃今不然以為立異以為沽名以為阻衆此直其名言如此其心又以為吾欲羅之門墻付之耳目藉之鷹犬而敢於撓抗如此此其所以發怒益深而不可解也胡李二公昔吏外藩已而矯矯久負公輔之望今

稍不遂其請寄則又以為其間阻其間夫胡之待其真如國士李亦少加禮貌耳胡之忠鯁舉朝知之其又何與力焉轉展思之惟有裂冠冕秉耒耜庶得免於中傷之禍此其之所以決志求去也請即兄事更展鄙懷兄之廉剛雄諒竟見擬於金司馬西歸非兄志矣已而胡侍郎薦兄霍南海推挽兄桂緣霍而知兄張緣桂而知兄楊則久宦隴素知兄兄今又為吏部似可少行其志然以論恩澤公侯不當世及則不從以論凡鄙公卿不當贈謚則不從以論陽明不當削廕則不從以論南洲

諸兄不當斥出則不從今又聞兄當以驗封補藩省不復進之考功文選此非薄兄恐兄一日持其柄諸人不得行其私也以其愚見兄亦宜見幾而作矧如其者既無金張比附之援又無長荘推揚之力而重之以賸詭傾擠之奸丁王睚眦之恨微譏顯刺交搆萬端而尤貪戀光榮私利薪食不有喑昧污蠛之辱必有嶺南毒瘴之行矣夫仕之顯晦斷然有命命有台鼎雖一旬三疏亦不得休如其不然雖九頓首於權貴之門亦不可得祗取辱耳古之君子各潔其心不泥其迹夷山望海毛博

薛漿陶翁江湖梅生城市方朔廟堂伯鸞舂簸平津晚出淡成早歸子陵一謁孫叔三起迹若殊途心歸一致其之此去其復來與不復來皆未可必也兄之要約豈敢懸度忘咎自貽白圭之耻耶乃若擬鳳從犇如龍附阜戎勁後回範詭易節不惟取譏於正直抑且厭快於權貴矣此其之所以危心深慮必欲無愧於青天白日者也外議紛紛皆謂今之吏部有相識者求進甚易無相識者求進亦難其初不以為然今其三疏求歸一切廢閣於是始信人言之不謬而吏部之能困人也此疏不

行便當以痼疾為詞請乞休致顧年纔三十似涉
不情君父之前恩深義重豈忍懟然惟兄委曲周
旋得遂請告庶形迹之間少存遲悔是出之機械
之中而放之平曠之域生死骨肉之恩感刻無量
如再以世俗交游煦濡之情浮沉前却請斷來章
萬萬無悔○八月唐荆川取選無缺考功王鶴山
公激調護許上疏得歸○贈友坦齋律云蟲轟呂
梁水齒齒呂梁石水上豚魚飛石下黿鼉躑邅洄
復邅流紛紛險中徐念有坦齋翁翛然自清懌授
衣履後桑酌酒溪中鵬燕雀欣往來牛羊滿場室

抱膝嘯兒孫野老班荊席冥心到羲黃信手交碁
奕但願年穀登吾生遂長適愧我走風塵畏人時
跼蹐何不歸去來百年幾朝夕迷途幸未遠毋爾
徒嘆息○途中二律云大椿東海上清蔭播桑田
歲月周三百春秋並八千何如招隱曲負却遠遊
篇夜夜庭闈夢江雲白滿船○白面誰家子青春
辭故鄉柴門徒寂寞毬馬自飛揚黃稻三秋雨蒼
葭一夜霜天涯人更老為爾問歸航○中秋憶陶
雙泉和韻云選部雙泉子今秋尚戍邊百年心共
壯萬里月同圓生死憑誰問飢寒獨爾憐殘星過

斷鴈愁絕塞門煙○九月十一日封君力疾移居
虹橋新宅十三日卒公至常州聞訃○十月朔抵
家○公在武選未及一年胡端敏公李康惠公相
繼為司馬最知愛公端敏議政往往與文忠不合
至動色相抗文忠意疏出公手益恨公端敏每對
屬官曰他日鄭主事可為兵部尚書王鶴山亦言
我舅氏甚疑兄鶴山母文忠兄也公曰胡公為東
鄉兵備時即發寧庶人反謀此時予尚童稚亦予
筆乎席宗伯薦其論事有如結舌草疏直如懸河
豈假手於人者端敏歸時謂公曰他日大用無忘

今日晚節末路尤難自保康惠公每事必咨訪尤
惓惓問人材及本朝故事公既養病造公舍屬為
嘉魚李氏義學記又曰古人交誼相切磋不論齒
不論官各求益爾此別應不復相見慎念之毋相
忘記曰余童時讀書海上聞今天下有嘉魚李公
與仁和胡公崑山魏公鄱陽余公同官留都號君
子四友私竊願見顧賤且遠不能以姓名通後李
公為大司馬余從屬吏始獲承受教言屬余為義
學記公之言曰惟我李宗唐出也唐有顯王封望
鬱林鬱林十五傳至璠璠自永寧徙嘉魚嘉魚一

世之祖璠也璠四傳越惟有我宗儒府君始為湖
西義學學旁有田若干畝歲收其入以贍来學之
人勝國末學遂廢廢且百三十餘年我伯氏東嵓
宗儒十三世孫也爰復舊址再建為學學設而無
田我族人廬又弗附於學學亦旋廢廢又三十餘
年惟我先中丞悼念先猷弗違式廓予惟夙夜疚
心瀞纂是經是營用弗殞於舊德乃惟予五世崇
三祖綽有功德於我宗入禮不獲祀於家廟乃即
何畚墓徧為祠祀之亦惟我榮惠叔祖有堂構播
穫之勞法宜祀伯氏東嵓大崖以聖賢之學倡我

宗人風於楚中法亦宜祀爰及三公合祀於祠祠
左建為義學學旁有田蓋學非舊址而名固舊額
弗忍忘世澤也凡我宗人廬於斯耕讀於斯和樂
如一克類德音惟於茲學有賴焉嗚呼公之心何
心也非仁且孝其孰能與於斯夫正學不明久矣
射利媒榮者固弗足言其進於是者則又侮聖言
而崇清談厭實事而歆虛譽往而不復其究未可
知也公為義學能無有槩於是乎寂邇松楸無念
爾祖以發其孝思省之稼穡惟土物愛以弗遷其
志幼而相諧群而不相忤以廣其樂易子諒之心

教之小學五經四書以端其嚮往四教行而聖功
存焉由是而獲用則為良士不獲用亦不失為友
民李氏之宗益昌且遠矣嗚呼今之人視從子弟
弗若已之子弟矣而况五服之親乎又况服窮者
乎又况百年十世歲時弗相集者乎公比渙萃離
必欲同歸於善此其心何心哉凡學於是者亦思
公之意景公之行求無愧於仁孝可也

庚寅百可園養魚樹桑墓所種田九月海寧衛兩指
揮言海中有番船多奇貨借米二百石交市明日
即利三倍公曰此地方大害敢為禍首力阻之不

聽乃告之尹夏公浚及崔把總鼎出兵防之又不
聽公揭白海道曰浙江東西地多濱海近年浙東
自宋素卿叛附番人遂致寧溫諸郡累被奸商猾
吏內外結交殺傷官軍焚掠村鎮海鹽備任浙西
素無鄉導亦無兵禍近寧溫守禦已嚴不能為寇
忽於本年九月二十二日有七桅大船裝載番貨
到縣東南海岸發賣其船長闊異常旁設樓櫓冠
如城堞牌鎗刀銃火箭毒弩兇具皆備地方居民
貪利者聚集千餘槍奪幾成大變其舟人自言日
本國人誇其富樂誘我良善或謂中國入通番齎

利不須禁止則前日宋素卿本非夷人近日漳州
船盡皆國賊始馬交手但競刀錐之利既而反噬
遂成荼毒之災萌芽初起尚須預防形迹既彰焉
可坐視我　聖祖開國之初戎狄賓服惟倭夷屢
擾海上特勅東甌襄武王鄉雖老強為朕行築城
增戍備海寇今齊淮吳越並海諸城皆其所築承
平既久武備漸頹弘治以來東夷往往出沒嶺南
巳而廣潮有備遂至汀漳汀漳有備遂擾溫寧溫
寧有備遂抵浙西自此以北如江東淞倉淮北榆
安膠西登萊河北遼薊等處萬一漸餌其利亦皆

旋受其害綿綿不絕遂尋斧柯涓涓不塞遂成江
河不及今禁戢恐積習既久我不知防彼不知懼
城門晝閉悔無及也始因江南權豪勢要之家縱
容不才子姪開邊啓隙彼亦受國厚恩安忍叨竊
名器造禍鄉鄰無耻冒利延蔓及此乞急為禁約
上嚴國法下消民患不失先事之防庶無後時之
悔其本病廢杜門公義不忍見國家設官分職隆
其權寵斯民終歲勤動供其祿養望其為國保疆
為民造福乃不才至此貺有非常之變尚可恃耶
兩揮使因問罪恨公卿士大夫亦嫌公多事後二

十三年海賊果攻城城門數晝閉十餘年未靖甲
寅乙卯以來江淮南北登萊並受其害人始服公
先見○開講室受徒鄉之名俊多門下士
辛卯四月癸酉塟封君衲埜元配劉夫人○書雙梅
卷後云自逋翁至於今殆五百年好梅奚啻萬人
而逋翁獨傳翁非外慕非在好梅者也其完神節
性素履幽貞嚼然出於風塵滓垢之外雖不好梅
而逋翁之名固傳也太史公曰志潔者稱物芳翁
之謂矣汝儁之取雙梅也志將希逋翁乎余未識
汝儁九山黃子為索言於衆余愛黃子朴靖有古

君子風則汝儁之友黃子其不為時俗人必矣汝
儁出而有庸於時迹與逋翁異要當進退以道霖
雨雲泉各適其致則與逋翁一可也余嘗謂盛宋
人才如逋翁必能為稚圭希文君實晦叔而稚圭
希文君實晦叔未必能為逋翁此獨可為知者道
試驗之汝儁以此識之○賦園居五律云有屋聊
成堵扶疏竹樹林門低通鳥雀簷迥異晴陰急雷
流深莽[illegible]雷度遠岑白頭斯道在猛省得吾心○
吾生巳如此抱病對朝暉梅老花偏寄桑柔葉正
肥隔溪醻鳥喚倚檻看魚飛幽意那不愜誰云心

事違○晨起懶梳頭閒身幸無恙千峰雷雨過
夜松枝長飛鳥望林低遊魚遡水上兒童莫應門
客來好標榜○風雨寧多日晴明尚有時稻花承
早露草色附遊絲天地本巨測兒童莫浪疑人生
半休戚達者自應知○乾坤長變化日月共居諸
海內誰知巴山中此舊廬榮光畢二鳥憔悴憶三
閭謝郤周公夢冥心混沌初○懷友三律云三益
真吾友棲遲倘爾憐風流千里外談笑十年前客
子登樓賦佳人種葛篇何為長太息春草故芊芊
○芊芊春草滿常在故人邊荷館論文日薇堂勸

駕年高梧宜鳳起幽谷帶鶯遷樽酒何時共溪深
萬樹煙○煙樹深溪裏虛窓竟日眠雲歸星在戶
月動海如天攻玉慚吾短游蘭羨爾賢乾坤未牢
落早晚向龍田○述懷長律云天運何騷騷人生
徒碌碌依違恒自疑毀譽仍相瀆抱角驚血駒特
弁既笄鹿性情渺聖途開見狃鄉塾消渴岐陽歌
餘波汲家竹偶然抗青霄從此謝白屋富貴非夙
心花蘭有初服幽懷董困惟奇策賈廷哭射策愧
絲綸兵曾傳弓鞠龍驤亦舉麾虎帳曾推轂羆戰
陳雲中賞榮連上谷小臣守坤裳上相夏鼎餗客

雪變燕然悲風動平陸宗祊撥本支朝會諮昭穆
聚訟庭易盈多謀室難築百官混拘攣九死紛匍
匐清晝詫飛鵠旅亭對鳴鵬雅言參更飴易象腊
且毒猶藉父兄恩尚縻升斗祿雷霆已震疊蒲鞭
競消縮新殿榜黃金司空貸神木恭皇漢沉綿濮
議宋反覆今古同綱常晨昏異寒燠公卿韓稚圭
館閣歐陽叔七廟叨餘靈兩宮故交睦翠華候寢
輿掄翟羞檀穋載鬼破群冢包桑效葦復嗟余遘
閔凶壯歲棄慈育涕淚迸重泉躊躇走聯麓三冬
足嚴霜千里怯良僕蹴險瀧漠冰蹇裳恒衛澳周

秦蒼鮮碑鄒魯紅塵輭達巷射御荒嶧陽梧桐熟
彭城凜波濤沛井愁湯沐沙暑濟河流潮奔淮海
洑一磯漂母臺萬樹嵇家族瓜埠帆檣遲焦山鮫
鱷逐扣舷起群鷗解纜落孤鶩京口多游觀吳閶
鮮淳朴蘇葭壯秋深菱芡墮庚伏澤國況蕭條江
雲寧慘黷寒裘敢輿祠黯黯聞琴嗅憔悴登几筵
呼號摧杼軸取譏陳情篇負歎遠遊牘匝月敢易
哀倚廬能啜粥膊之堯夫舟兆有君平卜水土鍾
英華子孫庇清淑閉門詠停雲抱膝占大畜勲業
固恂恂言詞竟觫觫駕鶩待着鞭飲鼠期充腹攻

王西南朋希賢四八月膏粱就糠粃布帛輕錦縠
影響羊問岐支離珠買櫝詩書豈絶倫冠屨皆遺
幅弱貌失留侯虛談得馬謖魚鰕但甘肥壟畝未
幽獨釆筆任彫章素餐知伐輻单衣念唐虞駟馬
危綺角清濁付滄浪災祥匪尸祝哀蟬落日喧好
鳥深樹宿荆席欣嘉辰椿堂保遐福應知盃乃謙
奚羡拙者速名驥方遥遥微垣尤肅肅○送周南
喬判太倉序云南喬被召爲諫官余同寓時咸有
官局來往弗能數也今春余病卧客有言南喬訟
陽明先生事落職補外余弗信方　聖天子遇災

求言南喬信戇直不識時禁且蒙原貸不應有此
陽明已逝勢無可依昔在門墻或相引避南喬此
疏當不見疑於時不應有此南喬未及陽明之門
拜堂下稱弟子言之弗嫌阿比不應有此清方允
毅如南喬縱得罪必有有力憐才者爲之援不應
有此越數月南喬來舍問余疾則果傳者不妄余
因謂南喬昔晦翁有召命君相一時信嚮顏曾子
以河洛納甲數推之得震遂泥竟遄去遄歸南喬
爲諫官未三月僅免厚臺之罰豈值數類是耶余
因爲占之南喬一百八十六甲子訟之九四也其

爻曰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釋者曰訟雖不克
而不失其正安於正吉未艾也占曰訟二與四皆
陽剛皆不克訟何也五君也弗相應四近而多懼
訟則犯上必歛默自處而後可又曰歲運逢之崇
顯者安置然則南喬訟弗白得太倉以去免於嶺
海瘴毒之苦　天王聖明盛德也嗟夫孔子罕言
命命之理有無然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君
子居易以俟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
之行廢皆命觀南喬之數可弗謂命乎彼變面易
詞乍依乍違惟勢是嚮不顧四海清議百年公論

卒終身寵光以肥妻子亦其命使然乎南喬行矣
無以此自阻亦無以此自足達義委命有大觀焉
遇有爲陽明之學者其爲我告曰敦行省愆無務
爾名侈爾煩言以上負　聖天子立極作人之意
壬辰同年王鶴山同寮諸公皆移書止公北上恐文
忠不相容也○作漢黨人論曰嗚呼君子未嘗一
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王事翕名歛迹以
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人方其
君臣相孚倐儕相穆鳳翥龍驤劈畫四海已而二
叔閲垣四國裂[illegible]成王含疑召保弗懌罪畧驟張

羅織臣僕白之則形迹難昭諫之則訐發已甚留之則翁訿益深死之則危疑驟變周公於此有去而已而豐鎬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逮夫天道動威王心悔悟袞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斨斧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為勢不敢為權力不能為聞望不足為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善俗甘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愷遜迹于四凶阿衡寶穡于三蘗箕子披髮于狡童仲尼脫冕于婦口挪下躊躕于望國伯玉卷懷于舊邦石碏乞老于綠衣季友假詞于執紼

叔肸完名于公弟甯俞保身于周庭先蔑避禍于適秦子哀辭榮于遜魯陶朱扁舟于鳥喙子房謝辟于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招朋遊譽以干蟄殘之爍國體君聲圖全于宥密士氣賢流超拔于陷穽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苟狥名既急熱心外慕群疑衆難伺隙而起譬侯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謂得志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圍而剸之爰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不知悟豈不愚哉是故君子寧

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狥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以速謗寧含言以示默無寧翹言以賈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斂怨嗟乎此非遯時大觀樂天知道㪚然于進退存亡得失之際者不能與于斯也叔向數晉晏嬰憂齊泄冶諫陳正先訏秦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況其下此者乎東漢黨錮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遂成世網范岑亢職于竊吏權事起郡邑聲流學宮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賢障瀾援石堅留力阻示以中庸導以豈弟動以危言感以血

誠則潰瓜包杞飛鳥挑蟲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陳仲舉諸人皆夙負時譽亦甘心倡和朋徒之盛烈于周房附從之勢廣于岑滂方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聚袂抗顏頓摧卿相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蠱脫繳繆交結宦奄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風俗移貳貞方扇成詭怪夠人衆勢集則惡逆易滋甘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入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勾校姻亞坐收鄰伍鈐赭冊于章逢釁序鞠為囹圄

囊頭滿道檻車相望詞連迹牽者一百餘人已而
霍尚書竇校尉表請再三帝怒稍解奄氣益張善
淑既消陰邪遂熾龍鸝涸轍豕躅原野昔以拔茅
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剥膚當是時雖痛心改
轍揮涕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醫悟益肆標榜
爾曰君俊我曰顧及譬之雷霆震烈之時而笑戲
謔慢不知敬畏奇禍再起六變斯尋張儉發于朱
並曹節憸于侯覽刊章容捕踪跡益繁李膺輩死
獄者百數人仇怨相訐擬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
識面交言者盡罹罝網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殆

夫曹節申救殞命槐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
之舊外内緦免之親苟在仕籍盡皆禁錮蓋不啻
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義憤上積刑淫干動天和鼓
萃人怨黄巾倡亂震蕩四方卒之盜賊滿山繡斧
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披蕩列于哀周典刑絶于辛
紂董卓首撓鍾簴曹操遂移鼎鑰諸君子當時忠
義之腸今安在哉嗟乎不悟括囊之譽堅于介石
滕說之困轢于焚巢進退迫于羝藩行止迷于狼
跋霰集而不知雨雪履霜而不知堅氷乃欲以區
區言語回九河于兖海起萬仞于蟻垤計亦左矣

坑誅之禍兆于横議誹謗之律始于反脣兆乎濮
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積穢中閨皇父家伯
嬌權外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氏有節山漄
咢之隙賦役繁重刑獄苛棘殆其末年宦星掩帝
忠臣烈士欲救𦡊膈之約則困于車轔之寺人欲
避苓苦之災則黴于楊園之萊伯君子於此苟悟
進退乘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憂不
給四簋之饋何慮不飽聖學不明爲人已甚舍田
芸田所得者希所失者大矣吾乎叔度汪洋淺深
莫測孺子耕稼賓客無闚姜肱韜面竟却圖形子

龍漆工偷然絶跡雖與黨錮諸人並居于世而身
名俱全余有取哉○送友歸田一律云羡君歸故
里愜我戀耕桑海上風雲淨山中草木長乾坤從
俯仰毀譽任低昂此意誰能識離筵更一觴
癸巳潘朴谿座主遣人胡端敏公令乃子頻谿純止
公北上○作嘉興府題名記曰江南九省浙爲大
浙十一郡嘉興爲大嘉興據湖海之交平田曲澮
饒稻粱有魚鹽蓏果之利士重廉節趾馳競齊民
勤生耕織蠶畜務蓋藏又鮮兵革不虞之患故嘉
興易治然賦日繁壤則錯出制地征者時時曲筭

裁澗狹以故黠胥胲上下苛美爲奸利東並海蔡堤歲役幾萬人勞費無休時俗且近侈或矜勝相訐豪氣猾宿之家往往設財役貧又當傳道餙館勤候煩言易生故嘉興亦不易治治嘉興者知府員一人同知通判推官五人知府古太守所謂吏民之本同知通判推官佐太守者也嘉興開府百六十八年未嘗有題名之刻建康司馬公曰名不題何以徵文獻識藏否懸勸沮乃樹碑於堂書其氏名而繫之字里官秩問記於余余曰唐人有言居官而自記媚已不居官而代人記媚人公非甘

媚者也今登斯石者孰非作人之選其德政入人深至於今思之不衰者楊公繼宗徐公盈也夫官於茲土孰不欲尸祝茲土然率衍其素者勢法易倚寵賂易遷名實易眩力之弗逮而志之弗堅故也是故爲人牧者貴有真誠惻怛之心爲國家根本深長之慮夙夜爲民造福耳財用有短長幹局有精拙涖官有久近有遇有不遇毀譽有不齊皆非君子所謀也司馬公以南臺御史守懷慶有成更賢於茲閭閻雄敏數劇有餘才寮采高君晉君張君又皆以文章政事相盎共濟可謂一時之盛

嗟乎人心無常急于風雷不渝不沮克終永譽顧於斯石不有深省乎

甲午墓廬始完○作晉齋箴曰同年水西華職方先生文行君子也秉正嫉邪竟爲權奸中傷不究於用厥徹泮緝熙家學以晉名齋箴以貽之其詞曰易有太極闢化袞神兩儀六子象數相因觀之設之言意交伸乃取諸晉居身所珍曰晉云何内順外明明順相濟胡爲非貞以昭爾德斯邁而征以遜爾志既和且平明無察察順無卑卑發爾靈覺秉爾謙撝慮以下人百志惟熙資始令終永言孝

思悔也勿文摧也無愁福爾王母接爾康侯有慶無咎樂以忘憂含章麗正於焉藏修○答高廣玄書曰嗟乎文難言矣文有四貴胸次貴恬夷氣局貴豪宕詞句貴渾雄思致貴糾結自韓退之後作者盖鮮近世往往推尊西涯篁墩竟不及崆峒夫西涯俊逸篁墩博贍誠有之獨不知其未獲天巧崆峒力追秦漢雖切切摸擬未甚融透然其用心直欲脫去凡近駕宋唐魏晉衰靡之習而庶幾乎遐固何其壯哉當世文章君子僕幸亦多見之如廣玄子精思浩氣他日所就將不可量努力自愛

夫文又有三要體認天理則醇博觀經史及儒先議論與良朋究難則意見廣留心世務以經濟海宇為心則有實用嗟乎此難與俗人言也惟賡玄子裁之

乙未督虹橋宅〇送尹應召序畧曰公以其為令長者為臺諫凡今急務皆所得言矣三埀棘於菟胡江南賃於租稅中原朘於河防漕卒疲於輸輓湖南嶺表削於狡獞藩祿日廣武廕日繁校卒日驕官評日舛士論日淆文體日蕩朋黨之論日起經營之役日新上下奢侈之風日盈以甚皆不可謂

細事也矧欲恬養太平與民休息尤有進於此者孰非言官所得言乎苟之登津要顯赫一時甘心溫飽不能自樹其德業往往煙蒙草腐無聞於世今余所望於公固非淺淺矣〇與西墅大巡書云向蒙憲檄行縣起蓋坊牌敝縣官吏已即奉行弟力辭之渠以臺命不可但已茲特具狀告乞批縣停止此弟真心非敢矯飾沽名念弟自幸從吾兄榜末今已十有三年中間受職任事纔及三載旋遭大故又以病歸優游林壑飽煖自適薄田數畝有賦無役同產兄弟均蒙庇覆方自愧上負 聖明作養之盛恩下負先人教育之初意每一念及面赤背汗不能自已比之馳驅王事為民造福者安可例論而叨當道大君子表揚之殊典耶矧敝縣修築海塘動役萬夫改廣學校又費千金自今春至冬生漆顏料百物無名之科盡出民間官府空虛十不償五民財日窮民力日困未有甚於此時弟無分毫功德於我鄉人又焉敢勞其財力來論謂坊牌之費出之官帑弟謂天地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費官帑之財可以省民間之財與其以官帑之財為弟坊牌之費孰若以為海塘學校顏料

之費也弟本薄福之人經年抱病本等官職無福擔受又焉敢當此逾涯之寵兼之先人治命云汝計借二百金並不汝費皆為汝積置產積之數年可自起坊牌無更擾官府言猶在耳豈忍違也伏望俯鑒愚衷即為批狀停役不惟足仞禮遇之恩抑亦深感予諒之義言不能盡惟有道君子諒之

丙申三月辛巳長子馥淳生〇作平湖學記曰平湖縣重修廟學明年秋落成晉藩叅政趙公里居並學過余百可園問記余適軸鄙夫不宜以文字見姓名於人辭再三不獲乃記曰平湖初縣首建廟

學歷百餘年礎歆棟撓禮教弗稱縣大尹華容黎
侯文僖公孫也謁奠既虔遄圖繕葺用責于鼎去
蠧于華表樹維隅籌約費務役書甫授鼛鼓弗勝
於是崇殿邃廡足以嚴聖隆儒豐堂羅齋足以聞
獻陳教高墉曲術包絡東西客室穹門內外閑整
雍館合爨名賢異祠習肄聯廬廩器殊鑰繩引鈎
錯度法咸宜丹堊[illegible][illegible]仍改並飭若乃前迫囂市
衢道湫塵書地[illegible][illegible]增其式廓秩于右注則俯闞
清泠匯波左縈則遥瞻沃蕩偏輿齋開冲勝咸集
古壞奇觀於是乎在雖新宮之軒正泮水之雄深

何以加焉矧其經始弗徐落成弗亟剡溜就正先
說後勞萬力千金低昂劑量官無會財民無苛贖
經政育才之功節用愛人之意胥得之矣凡我友
生優兹聖域修息之際能無詮擇惟明與設教敦
用經學化端統一道術均齊非聖之書曠然放距
循習既乂論議漸滋宋儒蒙毀于支離經師負謗
于訓詁游聲相翕附和寔繁將有尼父異端之憂
子輿聖徒之感剪拔奇衺嚮歸純正聖謨王制是
守是迪撫壯自求崇此明德凡我友生責也慎哉
慎哉黎侯名循典愷易廉明有惠政趙公名漢淳

懿簡諒出處大節皦然○叙海塘事畧曰嘉靖乙
未冬十月侍御西墅張君巡觀海上曰此剥膚之
災也波亢于陸坼閘薄畢苟吝隄繇閒殫為海乃
屬憲伯黄山焦君黄山亟發帑與人徒搴土捷石
且修且築閱兩月費僅二千金厚趾峻防平齊固
密於是郡邑大夫士庶頌之文章不謀同詞當是
時余謂吏於民上者為民造福乃其常職雖弗頌
可也已而聞之乃有大異不然者余於是深嘆夫
任事之難矣西墅省方勤民風裁堅肅黄山瘁力
宥心辰出酉入并食露蓋以身先民縣令晴谿董

君又能經理淵狹贍給百費下上相應共濟兹役
可不為難乎今觀兹録雖壺漿簞食纖瑣必載稼
穡維寶代食維好豈虛語哉方今海內之事大於
此者多矣抑孰有任其責者事成則謗與不幸而
不成則群嚚閧詆必欲中以危法如田寧徭寨雲
中之役余未嘗不三嘆息也夫君子之仕與居各
求無愧而已仕者乾沒居者請寄交隱曲譽以罔
衷情淆清議是衣冠之盜駔儈之流余實耻之嗟
乎吾徒所恃以無恐者惟青天白日耳非卓然特
立獨行自信之君子烏足語此哉○贈友黄山君

行曰君不見黃山兀兀都靈奇千峯萬峰相欹巇
地維中盤岱華折天苞上插斗牛歌大者龍躍細
者馬起者鶱鳳伏者御湖江面負僊潢潦日月東
西相蔽虧偃蹇瓌瑰粲磊砢䫀髮草木殷英粼赤
鼎仙人閒玄鬲白芒隱士弄蒼芝浙中使君黃山
產山中三復崧高詩召伯黃山山不輕君出黃山
山有名明光對嚴群公驚伐木深交徧兩京亂髮
蕭爽揮塵纓氷肝瘠踏憂天傾甸方賦政乎官程
時時海上擁雙經結旌雷解三春雨攪轡晴飛六
月霙我思君兮胡晦明願君案覆利堅貞勳膚鏤
入昆吾銘我牧我耕饎我胝我歌我曲吹我笙山
海遥遥無限情

丁酉四月都憲歐陽恭簡公浙江巡按張公景周公
汝員南京給事中曾公鈞等御史郭公本等交章
論薦吏部覆題准起用時文忠不在相位許文簡
公為冢宰部檄至公不行○秋遊海上八律和杜
云間來海上問中林萬里秋濤爽氣森尚有天津
通宇宙翻然地軸變晴陰鵝居悵望頻回首雲物
蕭條獨此心落日平沙渺滿路紛紛月色又霜砧
○憲使祠堂棟宇斜獨留俎豆共年華祇愁白屋
綫纖稼猶喜青天練練槎寂寞蛟龍迴夜雨蒼苔
燈火落秋笳滿防一鴈雙隄壞不見菱荷到處花
○層樓千尺對晴暉何事行藏意轉微天際宜鴻
和霧遠雲間浴鷺與潮飛長公南去心猶壯長攜
西還事已違白髮于今須杖屨年年海味亦甘肥
○孤城海角若星棊聞說三遷事更悲百谷東南
空地力九秋潮汐自天時黃灣水落魚鰕亂白塔
煙深草木遲鼙鼓年來猶未息何人肉食抱長思
○雲車何日到三山飄渺秦皇想象間祠廟蕭蕭
極東海轀輬草草復西關丹成七日虛金鼎花落

千秋累玉顏萬水一漚真幻化晾風莫問鬢毛斑
○歷歷川流注海頭不知漕艘幾春秋婁松昔嚴
登萊議豐沛今添汶泗愁去住未能存老馬浮沉
猶自付輕鷗明河一夜心千里天北天南共此州
○獨立滄溟嘆禹功長隄隱見亂濤中鹽田何處
蘆花雨茅屋誰家燕子風漂泊苔痕連水碧參差
楓葉帶霜紅珊瑚樹底垂綸者豈盡天涯白髮翁
○六鰲三島自相遮萬壑千源共此陂壓網漫隨
青鳥翼慈航誰悟紫雲枝光流白露隨潮迴影落
蒼龍並月移夜夜江南看北斗微垣深處袞衣垂

○冬作蛇戒曰嘉靖丁酉冬十一月甲申之朝童子告予曰庚有蛇長且尋丈群鼠噬之潰其腎腸竟死予曰嗟乎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冬仲蟄候蛇之不蟄洩氣沮陽驟遭風雨寒氣總至蜿蜒弗遂竟死於群鼠固宜先是孟冬之朏伏雷發聲氛氣三晨寘霿苦霧不辨咫尺揆之月令陰不固陽是謂發天地之房蛇之弗蟄雷投之殃也使十月無雷蛇不啓不死即有雷蛇能坯墐內俯亦不死蛇即起遇風雨暴寒端返故穴亦不死內典有言嗔性成蛇以故佚躁羨信覷㡳蟄而雷即起起即不肯復蟄其死無足恠者嗟乎嗟乎君子其小懲大忍以平怒乎其掩身凝志以翰靈乎其齋戒退蔵以儉德避難乎是故善用冬令者必厚自葆萃以待陰陽之所定予於是乎深省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一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二

不肖孤履洵校梓

嘉靖十有七年戊戌春二月壽龔公叙云今秋九月乙未西蜀碧梧龔公初壽周甲之辰冢嗣邑師石浦先生載欣具慶朋壽無疆陳牟肆筵鼓缶吹笙慈孝充容流聲海國惟時季秋萬寶堅凝霄宇澄爽雲風爽霽白露黃花種種妍鮮栅茲壽獻門墻之彥素唯化端恩義孿孚合愛同敬相率問余言壽公辭再不獲余與石浦交迹疏而心習石浦履正好修醲利敦義口無佞辭面無作色其守介如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辱奚弗壽石浦坦懷降情近人約已薄覽寡聽難忤易親其度恢如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怨奚弗壽石浦朴行淳衷剗奇就質朗鑒玄思表裏相副其心粹如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畏奚弗壽余又聞公孝友天至質任自然讀書明經能文詞不事眩暴中道卷懷晦時俟命用貽其子奮迅天衢譽浹鄉邦僉薦官服內崇義方外獎恬遜凡石浦所以自樹皆公教也奚弗壽父子相成允作允述是曰濟美繩武燕翼易占善慶書賛惠吉天不可矯人不可匿凡我朋交各愼

爾術資父事君惟玆是即石浦壽公匪專家醞錫
類作人庸建爾極〇九月即家除吏部考功主事
〇十月甲寅仲子穰準生〇部檄至〇十一月北
上陸行至天長寒甚復南歸至鎮江遣人疏乞養
病文簡公不允時　車駕幸承天〇作蜩笑集叙
曰閬自常觀察之後文教始興至宋南遷而人才
遂盛上下八郡入國朝而莆莲為尤盛若省齋鄭
公又莆之良也公幼頴異無童心十歲援筆為古
文詞十六治孝經為疏解比冠德性温明善蘊藉
退然如不能至遇事是非人邪正義利可不可即

侃侃然自樹不肯隱面曲詞與世俗浮沉既三試
並高選蔚有聲聞益謙虛自勵大肆力於問學經
史百氏書靡不究覽議論通古今時時傳以經義
其為文不謬於理昌於氣沉重典實不為奇衺尖
㬎險棘之詞且體裁渾徤意味深永往復閱之不
厭詩穩潤有唐人風致其瑣談詩話博而詳辨而
不詭所謂華實相兼卓乎文行君子也孔子曰文
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文由心生
者也出焉弗情而枝葉亦繁矣今之文類以艱深
相喜甚至或不能句讀否則剽陳言切切相摸襲

否則泛濫於莊列老佛諸異端雜說君子考辭以
徵德不特撖於文爾矣夫文未足以觀人變不能
文不失為大賢行苟隳矣雖文如永欽歆雄奚貴
焉余故先張公之行而文次之莆志謂公官不過
五品年僅踰四旬一時儒碩皆惜其學未盡用而
位不滿德官評士論於是足徵公之子次山先生
守吾郡靖共夙夜為江南良二千石益以稱公之
燕翼也〇記祀六府云國制大夫祭五祀蓋從周
禮歷漢唐宋至於今未改大夫之子若孫不得為
大夫即五祀不得祭古之大夫命於天子世為大

夫故五祀可世祭今世大夫者鮮矣將不廢五祀
之祭乎五祀之祭廢則位亦廢廢位將安所蔵乎
余心竊疑之虞書養民以水火金木土穀曰六府
六府萬世永賴余忝為元士今且二十餘年不得
祭五祀六府之祭可義起自庶人以上皆可祭也
敬設神位六以梓木為之題曰木火金水土穀府
之神立春祭木土以季夏穀以中春上戊歲暮則
合祭焉蓋以義起也或曰儀禮士疾病禱於五祀
五祀士亦得祭周頒祿天子元士視子男子男諸
侯也可視諸侯豈不得視諸侯之大夫乎王制謂

大夫祭五祀亦不祈言王侯大夫不知天子元士
亦得祭五祀否况五祀之名與數見之經傳不能
盡同祭法曰七祀家語曰五官月令與左傳又不
相合祭六府可也吾將令吾子若孫世世祭之作
祀六府記
己亥春入京○咏金山一律云獨上金山寺江光照
眼明孤根通澂瀨倒影落蓬瀛危石層層起流波
面面平屹然長砥柱潮汐任虧盈○咨河臺書云
舟過濟寧時問齊魯士人知德政甚悉乃知大賢
隨地輒效篤實光輝豈皆偶然執事登位上卿僅

理河渠一事似未足盡展然今日中原之患莫大
於河梁宋魏齊之民財力皆殫平野裂於潰瓜比
廬綴於崩岸隄徭歲歲無休時漕卒汗血農夫骨
髓狼籍道路者又不知紀極矣窮則變變則通平
度之役似未必全無補也說者又言今之治河難
於禹禹直去害今引之南行而求其利以是益難
若使徂徠之泉疏濬得人自足接至清口又况徂
徠之南支川溪流皆可并濬則雖任河北注如禹
故道亦無不可嗟乎天下若太平然民財極窘士
風極頽邊鄙又似無可憂恐益遲益不小小執事

國家大臣素負經濟於此籌之熟矣練兵積粟招
攬英賢三皆急務應素留意亦教我乎○四月至
京　車駕還京○閏七月調文選主事初考○九
月陞稽勳署員外郎○十一月封承德郎吏部稽
勳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元配劉氏贈安人繼室劉
氏封安人○賦感事一律云臨淵思結網鼓瑟貴
調弦劇盜多江海飢民半幅隕鴻還避弋市馬
未歸燕聖主今宵漢明朝御講筵
庚子十月調驗封署員外郎○作近田草堂記曰少
保太宰許公之為近田吟也其仲子亨夫頓首受

命揭之郊居奉以周旋惟謹浙西鄭子為之記曰
嵩華河洛之交雄奇深秀欝為靈寶去城半里有
田一區雖阡陌未封而南東可畝亨夫分固知足
義不取盈也爾其背負林麓遙合故山面俯溪泉
時添新水桃李擁其周行丘陵蔽其厚址覘洞留
雲寄心不競方塘止水涵性有融亭於斯高山流
水拱抱几席之前臺于斯豐草長林映帶坊堦之
側於是酌陰陽之中宅茲奧壇選遊息之勝謝彼
囂塵比松竹於斯干取棟宇於大壯外樊百堵中
堂五楹廉隅修然其直方陛序坦乎其敞博儼若

彝訓榜曰近田盖陶村朝曙雞犬相聞山郭慕鍾
牛羊下括以事西疇則作息如期以饁南畝則饔
飧可繼以築場圃則任戴不勞以供賦租則委輸
易致徒步便於往来經營宜於昕夕詩謂来牟用
康書稱稼穡克壽信乎蕭垣晏市皆非令圖甃儉
劬動斯為本務也若乃侮父母者耻昔人之勤勞
聽祖考者願小子之迪德或因之而景福受慶丕
士興旺或因之而廢禮匱神害時望歲聖賢訓戒
精實詳明凡國家之盛衰子孫之賢不肖皆於是
乎足占矣念哉念哉惟少保公望隆帝宇虞揆啟

衡教始家開鴻貽燕翼雖手携面命之間皆言近
指遠之義乃隱括其詞而繫之銘曰乾坤易簡性
道中庸樸素無咎行險多凶言勿尚口行勿飾容
爾心篤實而貌温恭紛華勿競耽樂勿從勿動而
遠徒爾憧憧邁種貽穀莫如老農我菑爾穫我負
爾春爾祖爾父清白之風守爾家法斯治斯亏三
復斯言雋味無窮厚生正德泛應旁通無怠無荒
有始有終象賢濟美即此田功○賦中麓草堂排
律云胡峰元峻絶中巍更孤騫却擁盤龍窟遙臨
踞虎巔斗馬東入海截彼上摩天扳槩留今古長

城跨幅隕鷄鳴日在掌瓜漏水如纒揺落於陵室
徘徊寗戚田山河齊十二禮樂魯三千蘭蕙兹成
畝松杉不計年時平饒稼穡世亂脫戈鋋值此精
靈地寧無秀發賢文章韓吏部翰墨柳公權業本
淄南授名由歷下傳麗詞五色錦彩筆八花磚信
手高棋賦論心種葛篇讀書仍破卷雄辯復驚筵
意氣風雲動詮裁藻鏡懸象鞮通禹甸騅杞諗周
編下榻皆徐穉談經失鄭玄壯圖存鼎鼐結志寄
林泉白飯晨初熟青藜夜獨然蚤期呈豹隱小築
旁牛眠一丁蒼生念還隨綠野緣

辛丑正月調考功署員外郎○詩寄費生云憶昔洪
武中我宗遘奇變爾我甥舅家保育危如線邇来
百餘年骨肉相依戀世世結婚姻恩義金可斷吾
母爾祖姑憐爾中衰散爾来寓吾廬孤立持楨幹
我兹官中朝留爾守阡陌別後今幾年覩言聽壁
畫養蠶復養魚種田須種麥墻籬布桃梅墳墓修
松栢歲時贍宗親飢荒賑佃客升斗必齊同等兌
無折閱稅糧依程期衣食甘粗劣足跡避官衙口
言戒欺啜莫謂天可瞞蒼蒼僅咫尺莫謂衆不知
神明在堂宅積善慶源長結冤路頭窄但憑强暴

侵天理有順逆但憑讒謗加人心有黑白保護我
田園兩家綿世澤爾不解文詞俗語我迅筆事事
皆平常句句都老實違此受煩惱信此逢康吉丁
寧復丁寧我有歸来日○二月充會試同考試官
○七月調文選署員外郎○十月陞驗封署郎中
○十一月調考功署郎中○記躋古堂云余曩耕
海曲聞河南默齋許子既来京師知許子益稔今
年夏許子去南京爲光禄問余躋古堂記余惟弘
農分陝靈寶其壯邑也嵩嶽山川遠近包絡爰有
秦山乘離戴午悠迴磅礴雄秀萃焉衍爲豐原骈

爲巨壑方田曲澗帀抑回塘稍稱幽適尚未入其
奥也載陟載降屢峻屢夷既蹇産以循流復覩髣
其尖逕於是脱西峪之阻而闢南村之竇懸磴化
爲周行叢崖谽乎明野宛然又一區域也始有居
民什伍爲族陶而穴耕而牧婦子相携衣食自畜
人憎其野我狎其樸再引而南匪涯匪麓盍溥而
長若往而復山嵴蔵阿丘形點陸高不乘巘廣不
聮坮卜築於斯可邁可軸所謂躋古堂者嶷然擁
門庭而殿寢甃矣嗟乎桃林自今桑稠非昔險垝
雙崤闉無兩號韓秦更哀漢楚交厄烈士辭入闘

夫俠客紛狗世以翘名竟煙蒙而草藉遊息登眺
之餘得無有槩於陳迹乎余聞許子結髮讀書即
耻回遹深畧壯圖憂先深室顧夫歲月如流神精
易軼多病寡交誰我同衈既無裨於經綸徒有傷
於跼蹐斯堂既葺聊以自警吾上信美初服可修
或姤危而奮翼或履坦而旋轍或歸潔而早退或
靖獻而晚妝我出我處孰悔孰尤信斯言也固將
塞移文之誚謝捷徑之嗤比跡褒衙而華傳作求
也○諸將八咏云狗澗灰泉斷鼓鼙滿川胡騎下
山西旌旗霧捲秋風暗刀劒霜拋夜月淒○七月

初旬虜報聞直從白露過秋分東西殺氣方千里
牛馬長驅幾萬羣○太原天險傍雲中保障今誰
第一功西顧榆林東上谷漢家京兆此扶風○制
府魚符縛錦幨將軍虎印卧征徼隔山傳箭催朝
食對面援兵怕解圍○邊臣累疏竟蹉跎詔問群
僚發難多陸賈未能調將相武侯安得倚山河○
連山黄葉落胡笳滿路蒼天哭會鑿殿後屯兵逾
半月村前流血已千家○鴈門烽火隔龍泉倒馬
居庸自接連諸將提兵相掎角幾時凱奏荅皇天
○朱雀西躔太白消軒龍東指歲星揺即看月掩

旄頭黑定斬單于馬上梟
壬寅正月陝西巡按唐御史劾按察使劉雍叅議喬英覆行巡撫勘無實迹乃叅唐御史奉　旨喬英劉雍既勘明准留用唐其糾劾不公既行勘經年並無實迹難居憲職着降一級調外任用○二月送友守岳州一律云午樓傳詔問災祲此日蒼生頼治深渤海移書新太守弘農講席舊儒林莫眈吳楚驚人句獨抱江湖戀主心南國風流山水並千年俎豆接棠陰○三月河南巡按陳御史劾開封知府賈應春覆行撫按勘無實跡乃叅陳御史奉　旨陳其糾言不實已違憲綱又前後舉劾自相矛盾難居憲職着降一級調外任用賈應春也降一級賈公後官至戸部尚書致仕喬劉竟不復出唐止滄州判官陳餘干知縣○四月與西坡書云承翰教知節鉞涖廣寧極喜藩輔干城之頼頗今各邊事勢甚可慮計省局於節財專閫窘於乏餉時有抵捂似非中外相應之體重以文法困人尤難展布執事舉望素隆朝野共信當此時必有長畫愚書生不解事竊意寧鎮兼古遼東西之地唐虞幽并二州也是特江南財賦未入版圖備邊

之費未嘗告乏或謂古無虜患然尚書蠻夷猾夏亦以為憂至唐人雲帆遼海粳稻東吳之説似亦轉采江南今遮洋一總人不能至遼東西矣　國家專以鹽利供邊鹽政壞於折色於是邊有曠土野無歲穫權豪之家一切專利折色益輕穀價益重司徒祇見發金之多而卒竟苦待哺之急恐意外有虞所費益廣不識何計可以充邊廣定士心執事大臣重寄幸別白剴切為　聖天子力言之豈特東國之幸生懷此未敢告人人亦誰肯念此及今不大為經略恐後無可措手柰何冒昧陳之知不我罪誚也○五月復劉方伯書云三書誨諭勤摯讀之如奉顏色感戢無量潢池之警中朝極為楚憂近聞撫捕有成又得明公甸輯於上萬無大患但流民生理未復定中作後方殷公私窘困武備懈弛恐渤海雖寧而潁川伏變況水旱蝗蝻風雹將半天下即江東伍郡財賦之區今歲亦食樹皮草根矣明公譽望愈隆即日責任不止方隅匡濟之策豈鄙人所能測幸不吝教示○六月再考實授考功郎中○七月朔日食星見　聖諭夏言肆縱恣天性已成不遷於忠謹敬畏言官係朝

廷耳目一犬不如專一聽受主使朕以香葉束髮
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盤坐言即曰時人正瞪
目而視不可言官不為國思報但只欺謗君上弄
法舞文排擠忠直貪生媚讒通不聞一言片疏論
奏糾發今日神鬼亦怒諭播中外欽此於是科道
各會疏劾貴溪道疏奉 旨祖宗設科道官為朝
廷耳目這廝每全非人類但結合欺罔不思盡職
業不過歸惡於上謂言出禍隨君人不明耳喬佑
等為甚并沈良才等吏部會同都察院從公盡誠
考選分別去留來說科疏奉 旨已有旨了欽此

公具考察疏云考得監察御史喬佑等四十員都
給事中等官沈良才等三十三員官居臺諫職任
耳目既不能愛惜名節又未嘗曉知治體惟欲是
己而非人輒敢狥同而惡異或經年累月論建無
聞或屢牘連篇煩瑣可厭方夏言輔導不職莫肯
指實糾彈至 聖諭切責甚嚴猶且互相觀望上
負朝廷好問好察之誠下失臣子危言危行之義
罪狀既已甚明罷黜亦不為過伏蒙 皇上曲賜
矜容特令臣等會同考選益見 天恩慈厚王道
平明寓仁覆於震疊之餘霽威嚴於包荒之下及

看得科道建白本頭各該掌印輪流具名至於平
素挾邪臨時主議固不係列名之先後也臣等祗
遵 勅旨參諸素履從公考選分別等第應謫降
者調降外任應留用者通加罰俸伏乞俯從臣等
議擬奉 旨是喬佑等這廝們職任言官寄以耳
目專一黨附權力欺蔽朝廷夏言輔導無狀不敢
指實糾彈及奉有明旨仍懷觀望顧忌好生姦諂
誤國本都當重治姑依擬分別等第發落喬佑等
三箇并高時都降一級調邊方外任何允魁等九
員各對品調外任王珩等三十六員姑且留用各

罰俸半年賈大亨等二十四員既選未久姑從輕
罰俸兩箇月欽此是時分宜為禮部尚書初見寵
信欲入閣貴溪阻且擠之遂結怨謗聞於內久未
發會日食方復圜百官出禮部 聖諭即下科道
官悚懼方劾貴溪 上遂怒左憲毛公伯溫堅欲
乘此用考察例將兩京科道在京在差丁憂養病
者通行考察盡去會劾分宜者公堅執不從往復
論難直至初五日方考臨時毛即言首相去位必
及科道張羅峰去六科十三道掌印官俱為民今
亦當如此庶 上怒可解許公顧公曰何如公應

曰此恐不同羅峰去時不曾下部院考察內批竟罷斥今下部院　聖意可知况此非時考察豈可過求毛乃曰長官任得此利害便罷我輩不過罰俸耳又曰若從輕必廷杖禍尤烈公應曰既做此官又值此事利害顧不得又問何以處之公曰道中疏通無劾語應多動幾人毛曰二疏一旨與羅峰時同安得分別公曰羅峰去時二疏一旨皆御批今道疏批許多話科疏只云已有旨了又云喬佑等為甚　聖意甚明毛又曰兩衙門本頭都該動公曰直該動道耳毛問云何公曰道不肯做本

頭推與別人甚欲互相訐奏今早方送揭帖豈不是才力不及毛默然曰長官欲止改調乎公曰亦須分別重輕許公先期定議至是不言但云今且逐一說去還参酌素履公曰最是二公始下筆御史二人都給事中一人降一級調外任御史六人都給事中二人給事中二人對品調外任毛曰止此乎公曰人太少恐　聖怒未得釋然欲將存留六十人俱擬罰俸　聖意或可解毛不應許公曰亦須分別輕重公曰欲將任久三十六人擬重加罰俸選用纔及月餘者擬量罰許公曰是遂收薄

毛曰既不斷根人數又少長官須收拾行李我輩得奪俸足矣許公曰旨云考選不云考察恐不至此司官既肯擔當堂上有何不可即日上疏公宿部俟　旨同寮因科本頭不動皆為公危初七日早　御批允下○八月代許文簡公擬上監國議曰恭聞　聖諭欲令　太子監國下羣臣議臣等昧死謹上議伏惟　皇上天德高明　聖學純粹即位以來敬天法祖憂勤民瘼四海無虞庶幾平治邇來偶值違和旋賁靜養尚秉離明親總乾斷禮樂征伐尤極留神華夏蠻貊方深欣戴詎意

聖諭下臨暫解機務委重　東宮正名監國少俟康寧再歷臨蒞臣等驟聆　天語殊切氷兢反覆籌思無能奉答伏念　皇上早登大寶綜理太勞南望顯陵孝思肫迫近遭慈難跋涉遥途遂致神情稍減血氣似衰然天保聖躬萬壽無極即欲再加調攝但宜少停朝講豈可高居深邃盡却奏章恐　天心為之變渝　祖鑒為之惻惻臣工為之疑懼民庶為之徬徨群情易搖國是難定臣等未見其可也臣等又敬念　皇太子英資天縱岐嶷日新面領儲端躬寧宸慮君臣父子言順事成深

之國體合於經義但在冲年未離阿保出[illegible]之禮
尚遲攝衰之期太速况若瞀於政務不免親於聽
聞蚤暮寒暑之間或未安於蒙養左右携持之際
倘遂干其事權宮府一體豈能均適文武大臣脫
有異同皆足以致繼述之憂而為佑啓之累歷觀
往古中國帝王未有如　皇上龍顏鼎盛之時青
宮鳳寢童觀之日不出房闥而遽行授受者况漢
唐監國皆非令圖或禍起蕭墻或變生胡虜或君
有貞疾或國有大憂豈皆無故為此非常我朝
成祖文皇帝內欲定鼎於燕山外欲攘胡於漠野

每一往來動經歲月　仁宗皇帝時在儲位年壯
德成學明政熟聽斷萬幾皆當事理當是之時或
道旁送迎或膝前誨諭或緘勅手開或秉筆繕奏
內防奸宄外懾梟雄情理若是其流通防閑若是
其嚴密猶且讒言易入疑隙易生留輔諸卿宮坊
庶職動罹詰責久羈囹圄人情事勢又若是其難
也去年　皇上南狩承天北歸閱月雖有監國之
名未輟聽政之實以是朝堂帖然遠近無議今欲
遂舉　四郊　九廟百官付之五六歲之愛子俟
之一二年之遠期臣等詳思卻慮博謀廣詢斷然

皆以為不可伏願　皇上急回初意俯狥輿情清
凝思慮恬養精神暫解雞鳴之朝尚親象魏之政
常行事務成憲具存重大政機審謨臨斷仍勅內
外大小文武群臣務竭犬馬仰荅乾坤既不得受
直息事甘守故常亦不許出位侵官苦肆凌奪其
有不忠不孝暴橫刼持上干天刑下貳民志者許
言官不時論劾請　旨究懲以消巨凶以儆不恪
如此則九重享和平之福萬邦解流傳之疑　皇
太子亦得保貽哲命丕養聖功他日謳歌朝覲下
切群心鴻謨燕翼上承洪庇矣○十三道會劾各

處撫臣大同龍山西劉宣府楚保定劉陝西趙湖
廣陸山東李勛陽詹延綏萬河南魏兵部張戶部
李奉　旨吏部都察院看了來說時憲左毛副僉
周梁皆江西人十巡撫中江西三人許文簡公先
期與毛公相議不及盡言及會議時一一評品相
合惟江西三人浙江二人議不合毛公曰李子庸
少立名節鄉評素重公曰豈惟江西海內人亦知
之但四川山東事指摘甚多今須全其名節官亦
不斷根議乃定覆稿云龍劉楚萬先該臣等查議
奉有　明旨龍劉革任候代聽勘萬楚改調訖今

議得陝西趙蘭州失事陳卿罷閒形迹可疑議論
遂起然其才識可用地方相安湖廣陸迎駕作陵
累効勤勞況近因廟建奉　旨久任併叙陞賞河
南魏連年備虜頗盡心力俱應留用劉政令過嚴
固專意於防患民力未堪遂失審於下情勛陽詹
本等年資才器尋常一陟重任遂致人言山東李
行雖簡質而操履無議事每迂濶而幹濟不前所
據各官既被論劾通應議處合令趙陸魏照舊供
職勉圖報稱劉遇缺調用詹李回籍聽調俱候交
代離任各官員缺另行推補再照國家設置各邊

巡撫都御史令其贊理軍務調度兵糧禁革奸弊
以安撫地方至於臨敵交鋒先登陷陣保障人民
固總副參　遊諸將之責即今山西諸將擁麾接壘
遇虜不戰見敗不救以致地方十分殘破誠如
聖諭所謂今夷犯草如蹈荒原又曰毒我邊民朕
心可寧　皇上憫念元元至矣夫民出賦稅以供
軍軍振威武以衛民本相須也況山西一省錢糧
不入京儲專供邊備今將不奮勇軍不效勞腹裏
人民累遭殺擄今日之事必須將官巡撫同心戮
力各盡其職有功則並錄失事則併論庶幾邊方

有賴又看得尚書張李俱係部省大臣責任尤重
委否廢職莫逃　宸斷今經論劾前因去留出自
朝廷臣等不敢定擬奉　旨是趙陸魏俱着照舊
用心供職劉調用詹李着回籍聽調俱候交代離
任張李已有旨留用〇九月與錢海石書云兄謝
青瑣逾年凡在善類孰不惓惓願　聖明賜環吾
兄結綬幸努力自愛無負四海清議嚮往之情生
株守於此低頭風塵欲得外補稍試吏事能解否
若精神頗得展布經歷十年或堪驅策倘遂清談
無補便當歸耕白首無悔逈日夜切心者野多遺

賢朝寡推轂闢門之詔雖頻塞路之讒甚巧此於
世道可憂非細家鄉荒歉賑贍之責恐不獨在有
司士族富家皆有親姻鄰佃之愛京師穀價倍昔
皇穹宇沙河行宮及城垣次第告落雷神殿又鳩
工召徒矣交南之議勦撫相持未有定擬江南嶺
北恐未得畢意春農五岳中藏大相矛盾密語曲
謀盡白群聽可駭可咲可憂其中乃或波及秦谷
何也皆吾兄好友近日名流今且若此便祈不吝
言教〇十月都察院題近年撫按劾官下至丞尉
甚爲失體今後御史出巡六品以下官貪酷顯著

即當拏問不許槩劾奉 旨所陳都依擬務要着
實舉行各見在地方巡按御史即宜精白奉揚勿
負朝廷簡命如或故違重治不宥欽此吏科以為
非便題下部議議得府佐縣正與州同知衛經縣
丞俱是六品以下官除貪酷顯著事發在官者各
該撫按徑自問革尚有老疾罷軟素行不謹等項
法僅止於去官罪不至於拏問即欲究治恐無告
詞輒行訪察又違明詔況上逆深刻之名問發不
過數人下為俾脫之計奏辯勤經累歲若一槩不
許論劾止填考語案候考察不惟廢缺民事無以
磨礪人心其間貪政殃民為害不淺至於論薦不
遺於雜職糾彈獨限於品官似於勸懲之間亦非
平明之體及照浙江江西福建三省各止有知州
一員及各府同知係五品官其餘知縣俱係六品
以下官所管縣分大者三四百里次亦一二百里
比之各省府分有一府不及百里者其關係生民
休戚地方利害治有甚焉而通判推官係在外四
品衙門堂上官皆有錢穀刑名之職又或署府印
或掌縣印及有兵糧賑恤河渠各項差委責任亦
不為輕豈可比之州縣佐二衛幕等官一槩不許

糾劾合無今後府佐縣正官聽撫按指實論劾本
部查覆請 旨去留其餘六品以下州縣佐貳衛
幕等官不許一槩濫劾備數 旨准議行
癸卯先是朝覲前一年各地方有事撫按多至八九
月間方行奏留正官及至部覆准行到時正官已
多離任無益地方有妨政典是時山西迭遭虜寇
深入公不候彼奏二月即題云山西地方連被虜
寇井里蕭條即使戎賊遠遯亦宜加意撫綏況節
據擒獲姦細走回人口皆言今年夏秋虜復聚衆
窺伺凡拊摩瘡痍供給軍餉繕治墩堡團練民兵
各該文職正官皆有責任若照例来朝不惟缺官
誤事未免勞費民財欲候撫按奏至題請尤恐各
官預為行計假公營私巧為推托畏難避事臨時
益為難處所據山西司府州縣各該應 朝正官
相應留任共圖邊事止令首領官吏賫册来朝亦
要凡事節省不許科擾其於民情軍務均為有補
奉 旨是山西司府州縣各正官准免来朝着加
意拊循地方防禦虜患誤事責有所歸○呂盧嘉
與書曰人至備諗雄才偉政任事直前往往以此
受知然亦以此致謗但如均稅覈田二事生所深

服極頭奉行以為他日子孫貧弱之地敝縣糧長
弁押運等役往往財竭審官或請寄鄉官其所親
見聞者以是千萬金產乃脫役而使數十金產代
之青天白日恐不如是糊塗也君子立身有義有
命毀謷萬端何足較況有謷無毀未必君子伏祈
留神〇又書曰昨近僕歸曾徑均稅覈田事是時
恐或尼於豪有力者草草條其利害極望有成不
意石江中丞歷少谷君子亦竟不能排衆難畫此
百年規可嘆也即事成豈能保百年無弊顧緩急
何如此法不行數十年後雖家有力者田連阡陌

皆為梟鷹雀葦之場貧民流徙飽暖之家里中人
相援就貸勢且必至我朝東南賦法三變矣今之
不可不變甚於周公況公時嗟乎誰其任此執事
努力為天子牧養斯民寧惜任勞任怨即謷愜一
時未着功在百世況不任勞怨謷木即得任勞怨
公評感不可泯惟高明裁之明年飢流民果從富
家就食又明年郡守趙公遂均稅至今賴之公之
陰贊力也〇五月蜀府長史高依倚權貴苞苴公
行內外交結輒起四川藩司文移赴部考滿公疏
云大明會典開洪武三十年例王府官及護衛首

領官不考覈自洪武著例到今未見有一長史九
年考滿起送赴部者楊一清建議之初節奉 明
旨吏禮二部便會同杳議如係我 祖宗成憲勿
得紛更如係臣下建白非可為例今尚施行者奏
來定奪欽此及至議覆之時失查王府官員例不
考覈起自洪武三十年止言長史九年任滿該府
具奏本部查處奉有 明旨長史等官果有才行
可稱的與以門官一體叙遷擢用亦不曾許其
九年考滿以赴部洪武著例正是 祖宗成憲
豈敢紛更覆議不過臣下建白未可按據況

奉有 明 祖宗成憲勿得紛更且蜀府長史
任滿九年以本府品以留累陞正三品服色俸級
比諸在內列以在外按察使官高俸厚今欲陞服
色俸級則遵保留故事欲圖叙遷擢用又援建言
新例意欲一任九載陞俸改官一舉兩得貪榮嗜
進孰甚於此自知犯例恐致駁查又復托稱藍患
氣息不能進講要比教授舒文明胡慎事例迴避
改官情詞展轉叅照高其妄稱新例故違成法欺
罔親王干撓撫按若不重加懲治各王府大小官
員傚傚成風互相援比變亂舊章將無紀極但本

官到部即告老病乞休似應姑免提問照依六疾
事例致仕　旨下允行○南京官考滿違限例參
送問餘姚李公時爲南司業違限一年權要入言
翰林官不得送問堂上官亦然公言未嘗見此二
例查參送問權要大恨○工部郊郎中等五人先
以事添設後事完咨回吏部改選未及改補工部
增減那移月日咨送給由查得官吏給由必須磨
勘年月歷官薪俸豈得任情增減况已咨回吏部
聽用未經銓註既非工部人員卻於何處復職既
不公座似難支俸既不支俸似難准歷宜候銓註

通前扣足三十六箇月准作一考給由引奏復職
工部又以爲恨○大臣卹典祠祭移考功覈報入
疏議請例也張司馬某呂少宗伯涇野相繼物故
奏下禮部部欲與張葬祭贈謚止與呂葬祭公論
不平祠祭移考功查尚書張曾否考滿有無被劾
并奉　旨去留緣由呂曾否考滿考功回查張司
馬生前屢被兩京科道等官周怡等論劾幾數十
疏聯名幾百餘人至於沒後都給事中沈良才御
史何贊等尚有餘言事干清議有礙行撿具載邸
報入所共知其被劾自陳留用係文選司掌行侍

郎呂歷任四品二年有餘三品已及三年文行亦
名始終無玷因災自陳致仕未經考滿所請卹典
相應議題分宜大怒考功文移一字不入疏禮科
亦付之不知張竟得卹典呂止葬祭○向時大臣
被科道論劾　旨下吏部往往不即議覆待其自
陳以示朝廷優禮之意分宜用事苞苴公行或即
於疏上批留或於自陳疏上溫奬或不動大臣而
言官反被斥公入考功如沈良材趙大佑殷學王
瞱周怡所劾大臣　旨下即覆仍分別所劾是否
以俟　聖裁諸大臣又大恨○撫按劾外官　旨

下吏部考功不即議覆貪汚幸脫反謗撫按緣劾
本一至誰無親故在京周旋惟疏到即覆則請託
不暇同寮問公若不詢訪何以協公論公曰此無
他各巡撫推陞巡按更替即知前任劾本將至先
取司中三年間各官考語備看一番將屢考不職
者寫一小帖封數重置筒中待疏至一對同者去
否且留疾雷不及掩耳請求囑托非錢不行措辦
未及部題　旨下矣○荅沈龍山書云曩歲登海
城兄謂鄭子有傀骨不意誤入樊籠遂爾昏擾時
時念我竹樹池隍神魂飛越茲接來諭如對顏色

相待不淺淺豈敢負教顧山林鍾鼎殊途子房孔
明長源未易學也畢竟耕漁樵牧其職易稱輕絲
淺纏大笠長簑晴雨皆便焉能齷齪風塵中絆此
百年身勞勞苦苦耶老雖粗衣粗飯不厭大兒八
歲能讀書小兒六歲能拜跪矣諸胤森森想皆嚮
學益可愛時一笑語益增白雲之思否世事白衣
蒼狗不可言不能言不敢言正人君子知有巳而
巳歸山一策委身殉國二策舍此無策幸努力自
愛他日相見無相愧可也比見縉紳無休時士大
夫好利無厭求官職此關治亂安危非小故南

饗北虜不[illegible]憂憂乃在此此其斡旋轉運之機固
自有在弟極寡父或謂鄭生孤僻非知鄭生者嗟
乎焉得坐就幽山於上握手接膝出肝膽相規切
求度世延身之術仰對青天白日也使人立候草
草奉答殊不倫次便希不吝教言〇公在考功凡
事不關白內閣即內閣微露風旨亦若不喻以故
甚不悅不欲其為文選文選過一缺必數轉人競
逐之不若考功事易斷絕會文選高公出部文簡
公欲調公公曰稽勳王郎中先入吏部先陞從五
品又先陞郎中相應調用署直齋亦循勳調文選

文簡曰爾俸深科第又深且實授郎中又考功調
文選為順何為固辭我在部六七年只見人爭調
不見人相讓此仕途美事人不及也遂調王稽勳
文選王名與齡字受夫山西鄉寧人潔廉方勁在
文選直已行志內閣凡事沮撓王遂疏言程嚴兩
閣老納賄囑托月無虛日渠輩之請托如水臣等
之罪過如山二權奸主之於內群鷹犬和之於外
臣等禍必不免乞嚴黜呈稿文簡公發下即日投
進　上不說王削籍去員外郎吳伯亨主事李大
魁周鈇皆調外周亦山西人有學行以御史改宮

察疏言山西虜患貴溪惡之降府知事王知其事
再陞文選主事分宜意公與王相厚疑疏出公手
又疑出周手王既去文簡公謂公曰衙門事至此
須得人支撑今不得巳相勞數月不可再辭〇七
月調文選郎中是月即行取外官補科道往時具
揭帖開姓名請內閣去取惟命公不復關白先將
推官知縣素無善行得薦舉者七人推陞知州通
判次日上行取疏止三十六人往時行取者或公
論不容又陞通判知州同知此三十六人至京公
巳謫官皆得科道部屬歷官至京堂者今巳二十

人〇與劉五泉書曰執事內附殘傷外捍寇虜無
假三捷坐收萬全第今之議者輒言調兵竊意臨
期徵發則奔走勞憊不堪應敵先事留屯則芻餉
艱難末從支給莫若計調兵之費為卹民之資盡
將太原府軍民今年粟米力役之征一切蠲除專
令各立營堡共習武藝官府稍為較閱量加獎賞
不以文法拘攣誤其生理所缺器仗亦稍辦給仍
諭以父兄妻子深讐努力報虜虜至不戰必死戰
未必死激發義勇使有固志其所蠲除錢糧更請
朝廷補給蓋供一鎮三王及官軍俸糧皆不可缺

年譜卷二　二十八

大約三十萬金足矣如此山西之民自足捍虜執
事訓練強兵分為四營半屯三關半屯腹內東西
二路遙振軍聲作勵民志太原必無虞患山西勁
捍之夫又得執事撫臨於上蔑不濟矣但恐此賊
不窺太原直犯漁陽或出上谷東西為禍不小此
時又賴公東行前策亦可放行東鎮恃愛及此抑
人之憂出位罪甚〇缺南祭酒公不問內閣推馬
公理江公汝璧內閣並不喜謂文選侵官徐相公
時為北祭酒亦謂公曰兄推馬伯循〻皆謂兄為
巳地公曰兄試觀今翰林學行年資誰過伯循者

旨不允令另推右堂張文隱公曰內閣意在關子
公曰知之今當另推翰林家食者王太泉佐三渠
用賓文隱曰脫又不允奈何公曰三推尚有兩舊
祭酒王舜渠道倫白山以訓如又不允郎中當求
出耳　旨下用太泉〇答仇讓讓書云尊翁至接
手書開緘宛然如對顏色喜可知也生低頭塵坌
中方日夜圖歸海曲吾兄顧責我功名左矣試觀
大笠生骨相器識豈雲臺煙閣中人耶期我明春
春明之會慶爾時大笠生已鼓枻江淮間否亦遡
流遡洄於潞衛之交矣〇又與馬石渚書云久淹

年譜卷二　二十九

閩中極知吾兄非有嗟卑嘆老之意推轂英賢者
不得辭其責幸勿以瑣瑣外物介懷若無能自樹
畢竟與草木同腐雖極品官何益吾輩所恃不知
在彼在此一笑笑〇時吏部缺司官四人諸富豪
倚權貴求甚急公請於許公用行人羅公廷繡照
磨劉公養直主事路公天亨知縣李公棟未閱月
又有稽勳考功郎中缺奉　旨吏部司爵還照先
年例於各部訪舉務在得人不許濫將知縣推官
一槩升授欽此時趙文華為刑部郎中依分宜必
欲入吏部公告許公曰往年黃禎在文選調驗封

李開先爲考功郎中　旨云明年朝覲考察如何文選考功俱用山東人今郎中承乏文選又調文華是文選考功俱浙江人郎中須出部乃可況久不爲內閣所容須引避耳許公笑曰考功當更求之公曰莫如武選郎中傳順若稽勲可用文選員外郎錢公邦彥許公曰　旨令外調豈可用本部人公曰調外部一員用本部一員亦無不可許公從之疏上得允○與呂中丞書云盛使南歸曾附短啓大丈夫蠖螫龍驤與時舒卷小人恒以尺寸進退毀譽低昂方爲有識所鄙彼顧自謂反覆爲

隨時諭諷爲清議至欲生人死人以自快意可嘆可駭弟碌碌於此每有煙雲海島之懷有便專望教言不吝海野五岳中麓皆近時名士竟不能相容逐海野爲其壓已也任李之交奚啻王貢一決其忿啚謀曲計盡洩劉牘傳達朝紳爲衆嗤笑蜀道不如其險浮雲不如其變也弟久耕海曲乍見此等機械寔爲寒心海野詔獄幾不免謫戍五岳削籍幾不免廷箠然海野慳僻有之本無中傷寮友之意五岳方以去海野爲巧而不知人更以去海野之計去五岳也嗟乎深長思之筆札不能盡

○時各省壯縣多缺知縣進士已選完無可補者乃通查京朝官失朝失祭及被權要中傷者陞補

上

公又以後年京察南京考功須得人擬陞周鈇南考功主事餘皆陞府佐縣正會分宜欲陞子世蕃尚寶司丞甚急公持不可張文隱公曰李叙庵子白衣徑除尚寶少卿世蕃以治中轉尚寶何不可公曰特恩與選法不同皇親有白衣拜都督者特恩也世蕃既以官生入選歷都事經歷治中自有知府可陞陞後乞改乃有例分宜聞之不喜諸鑽刺求調吏禮兵部不得者飾語激怒之分宜遂啚

疏公專肆并指周鈇等謫官未逾年遽陞爲抗上市恩遂票陞周疏詰責及回話疏上票旨公及周等皆爲民　御筆改公降三級調外任周等竟爲民分宜即日疏乞陞世蕃　旨竟陞尚寶少卿公降和州同知○和友雨律云江湖原是險立壑本吾情去國輕王粲爲圃憶邵平乍逢春雨暗漸覺暮雲晴一笑雙蓬鬢耕漁足此生

甲辰二月至和州清軍勘災請雨賑飢見宋人謫官江北詩有云除却借書沽酒外竟無一事擾人間公和曰公門雖設晝長關山色江光滿座間有酒

懶斟書懶讀更將何事擾人間○答唐荆川書云
昨夜坐承教極感更復思之鄙言亦未可盡謂剛
愎吾兄云小弟未諒尊意得無以隨聲雷同心非
口是轉變如游龍挑達如炙轂者爲知己耶君子
既有用世之誠必有處世之術眼前身後咫尺萬
變胡可任情自是酷拒人言推群衆於泥塗喚僉
謀爲俗論也白馬唐無國冊書宋有碑愼哉兄既
以潔身全名爲古今大題目一去决矣耕牧樵漁
別有生理商李之書何必索觀既不能忘情斯世
恐昨云云未爲禹謨周典極知干冒勿罪○十二

月陞南太僕寺丞月望巳卯季子倰洵生于州寓
○望子房廟一律云西風嫋嫋隔河津何處留侯
廟貌眞恩義五朝須事漢英雄三戶竟亡秦赤松
草草非無筭黃石惓惓信有神出處平生還自愛
不妨江海一綸巾
乙巳閏正月還家歲大歉米貴甚族親皆乏食公祖
僅辦糧乃粥新橋房一所價三百兩得米三百石
分贍親族急買菽豆共麥并家田米自贍是秋跪
乞致仕不允○答王同年書曰白日不可留一別
忽更七載中間備嘗滋味大抵畧同邇來觀聽似

天於善類不甚愛惜者貞俊彫落與髦摧挫安得喬
木百圍新松千尺耶此於氣運人事大爲可憂未
審何日得奉顏色出肺肝共圖出處也○答金玉
厓書云君子用世志在安人上馬從容廊廟進退
臧否次馬旬宣方岳興革利害下馬躬耕畎畝保
輯里閈皆各行其志而巳內外顯晦淸濁非所論
也江湖滿地後會未期白露蒼葭無任興感○答
沈龍山書云余數友皆海內名士有才志能文章
達練時務一遇蹇產即低頭變面庶幾附會功名
以自濟其實升躁進之私竟亦不能枉尋而直寸

雲泥鵠鳳先後兩截百年之身受此緇垢吁可惜
也士習水靡不憚神人敢於助虎翼蛇中傷善類
君子不論遇不遇但當抱此丹心上對天日勿自
倒墮耳人之精神心術日洗日潔日勵日健反是
日汚日頹矣縱生不見容亦當住氣祿神死而烱
烱見魍魎不懾入水火不濡遇良朋先達君子不
愧使輪廻之說信有之决不墮入禽獸即爲禽獸
亦必麟鳳鸞鶴翛然自適於清平高朗之鄉此豈
可與庸夫陋士談哉昨偶觀宋時事見秦丞相專
國十八年善人君子逐斥一空其後幸而不死若

起而復用又率衆其平生大不類與秦爭是非時此其故何也得夫抑欝無聊困挫之久亦歎志快意肆情不暇顧四海清議百年公論耶又思正德時斥逐諸君子亦類是於是益知君子之強非苟焉意氣感奮一時之間而已必其充養有素擇乎中庸者能之執事以為何如〇讀陶集四八目書曰淵明先生有云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也淡泉子曰嗚呼古之君子固為已非為名可名在我而沒世不稱亦

安可勝悼也幸或畧見行事而不知姓名又寧獨數人哉晨門荷蕢儀封人荷蓧丈人皆聰明睿哲君子才優經世志欲扶天非苟為遯焉者顧違時委命與孔孟殊不相妨嗟乎誰能尚友千載默識此心其姓名之湮滅又奚足深恨也乃若陶唐九男孟獻三友單父五賢齊四太史秦二十七諫士萬石君二仲子高陵兩昆弟野王二老軹儒生麥丘邑人烏江亭長梟鴟主人陳留老父孫叔敖之吊客齊景公之虞人晏平仲之御項襄王之射者太公之家令子房之倉海君趙之方與公韓延壽

之騎卒富平侯之長史與夫衆公慨孔餓夫羞黔漁父憐胥刺客全嵒賈人辭荀令官歌楚力士擊秦廝卒還趙漢濱詰溫彭城哀勝漢陰拒賜東海絕良童子愛曾小兒諷項負苓譏薛箍桶啓程是其人或毀貌飾心以滅已或曲辭長笄以悟人或沐垢茹荼以庇物或殞首瞠擲以明義或直情任氣以矯時或遵銳示駑以乘變矯矯焉砥平繩直姚姚容容王管僉相均卓犖閒世之英也僅爾行迹可見而姓名寂無傳焉則凡雲山邃僻之中江海幽淪之際魚竿牛口之下耕傭舂築之間更

多玄豹冥鴻淵龍林鶴懷珠櫝玉隱霧殘霞豈惟名姓沉滅併無詞論可聞行迹可覩茫茫宇宙不啻幾何人矣胡其忘世忘名竟甘心泯焉已耶抑有重於此而不屑將命使之然也是以史公董相發憤為文蕭遠孝標感慨興論誠有激於中莫能自已焉者嗚呼好修君子但求無辱於身無疚於心無忝於親無愧於鬼神要之晝無怍容夜無寐語生而不虛死而不沒斯已矣即當世姓名之知不知行事之傳不傳不惟不必計亦不暇計矧肯役役為後世名哉嗚呼觀予言者益不能不撫卷

長嘆也已
丙午三月再疏乞致仕不允○四月陞南考功郎中
○九月令人赴南吏部繳憑張莊簡公不納赴南
通政司告繳舊寮趙雪屏公及其寄憑吏部改限
送至家○十月公病目久不能視曰從此無復仕
進妄想也文憑改否任之亦不復告繳○答趙左
山書曰某愆過百端動遭齟齬所恃者青天白日
照臨於上大賢君子俯加諒察否且悔吝沓來豈
能逃避惟明公開霽高朗不屑為時俗脂韋之態
至於教治斯民惓惓以敦本務實勤生縮用為先

此古循吏也但讒鋒暗刺甚於鬼蜮險於山川巧
於貝錦不可不曲防乃若少示包荒姑借顏色中
不可撓而外若無所低昂者此在明公斟酌間耳
恃愛冒貢其愚言不能盡
丁未春西皐鍾公再三促公治目公力辭三月朔西
皐坐守欲公卜治否孰吉公從其言卜之吉得俞
生曰此内瘴非藥所能療必龠針一撥即明如故
公不從西皐又令卜之吉公令止治左目用針果
項刻效舊寮少巖傅公順考功郎中謫州同陞南
禮部郎中亦久不赴任六月晦廿六家僮忽至書曰

天威可畏人心莫測若必不起恐禍且至公出問
使云吾主已到南京矣公心疑畏七月二十日即
赴任張莊簡公曰不出固清高然來卽安穩○八
月頻夢封君墓感賦一律云玄霜白露徧楓林夢
裏慈顏何處尋點地梅花原隱隱抱村溪水故深
深連床衣緼提携迹滿屋圖書授受心宇宙百年
真自愛低頭懷抱苦沉吟○十月壽先封君序云
嘉靖丁未封君思竹錢翁壽登七旬孟冬已未初
度之辰也時猶子景山先生為納言於留都迎翁
拜壽屬余從景山遊余朴拙不宜於時景山獨能

諒余謂余無他腸直好任已行一意耳已而余謫
江干歸耕海曲出入五年景山時時唁余蓋相違
無後言相逢無愧色者即余不能文顧不為翁頌
且禱乎翁姑蘇望族世業天官於其鄉明齋通
朗曉暢時務重然諾專以信義懷人人亦嚮慕翁
翁每自謂必當以儒術起家夙夜教景山讀諸經
史為古今文詞問寢過庭義方亹亹景山又能承
順周旋檢身力學烝有聞望比成進士令高安高
安大治移令縉雲縉雲又大治召入銓曹歷諸司
郎大夫益諒潔靖恭卓然自樹不屑俛仰依附人

諸郎大夫皆自謂不及景山遠甚人以故知翁能
教子景山報政書上最　勑封翁稽勲郎廟典單
恩　誥進封考功大夫篤實輝光上孚宸宇制詞
稱翁端方稱翁孝慎又稱翁鍾仁積善且頌翁之
壽而康也乃今翁愈俊健不近聲利恬然隱約樵
牧耕漁惟意所適嘗曰父子交相成也兢兢顧名
節景山得以展其忠勤無復縈慮此人間至樂百
不可一得者翁恬享其盛晚福其可量乎昔余先
人亢以育教漸磨不肖者皆不在翁後余獨不能
立身揚名以爲先人光寵不孝孰甚焉繼自今勉

自省惕庶幾無忝所生夾持之力仰藉景山豈淺
也○十一月陞南尚寶卿○作峽隱巖棲記曰今
年秋余至留都獲拜太宰西磐張公時公報政戒
行李還朝有日僅得一再見見必道今正人君子
事規誨余且曰學達於政則簿書非俗吏政成於
學則章句非腐儒乃今學術日新政體日敝柰何
其能善治也既送公江舟問余峽隱巖棲記曰此
吾舊隱子爲吾記余惟公晉人也余未嘗至晉所
謂峽與巖者不知其高大深廣之狀意其在河汾
原岳之間靈秀雄偉鍾爲材賢其爲輿區吉壤必

矣夫峽可飲飲於峽樂水也巖可棲棲於巖樂山
也非公仁且知能相忘於斯相安於斯乎公非直
有見於仁知心目相融而意景相適殆有得於巖
峽之外者余筮仕職方見公以內臺立朝端朝士
相指謂曰此臨汾張公逆瑾竊柄時凌百官公卿
皆俛首下氣不敢出一言公時爲諫官侃侃引大
義昌詞正色與瑾爭是非瑾爲奪氣又後十餘年
國有疑獄未幾有大役群憸巨璫陰狠相濟公畧
望孚洽丰采凝峻不肯隨人下上相阿狥卒能守
典法均縮財用諸不便已者輙齟齬公公益堅貞

持節槩不爲動嘗是時非公爲之砥柱縉紳之愧
多矣乃若旬宣之惠浹於甘棠干城之功扞於疆
圉臧否之辨昭於冰鑑約儉之德潔於素絲凡公
懿行更僕未易數非夫政學兼懋能然乎公年且
八十猶夙夜修檢孳孳不厭有瞻淇抑戒之風其
汲引善類迪訓後進亹亹不倦有君實晦叔之意
蓋以占公之仁且知也皆公之隱巖峽也無悔心
比其出也無改步今其歸也無愧容仁者不渝其
晚節知者不眩於先幾公其有焉公之鄉後進周
汝威王受夫今之正人君子性來巖峽候公其以

余言諗之
戊申在尚寶所司勳臣上直衛五城官守衛事盖南
司皆閑尚寶尤閑○荅荊川書曰往日一會便覺
多言言後即悔悔後復言遂使此心近於油滑轉
展無忌憚君子改過斷不如此鄭生外補兹惟其
時官不擇提學地不辭雲貴昨清明稍薦魚菽南
望松楸愴然興懐斗食逾年兩缺封掃鄭生嘗言
歸山力田一策狥國二策餘無策一策不得為二
策不能為下策不可為况鄭生性稟便於為小人
而不便於為君子鄉隣故老笑談終日恬然無顧

忌一接異途一言一笑皆須深防浮生誰能百年
何自拘苦若此此鄭生之性所以便為小人小人
稼圃其極品也○讀晦翁効唐劉子書曰君子小
人不相容而致亂海宇流禍後世未有若宋偽學
之禁之烈也然此豈獨小人之罪哉漢唐衰世皆
然宋甚矣晦翁何人也卒亦不能辭其過史稱王
淮為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為道學禁痛
毒善類嗟乎此可獨罪淮耶今觀晦翁以淮薦提
刑浙東仲友不可以淮故私淮獨可以仲友故輙
數責訐發曽不少委曲哉曰觸忤權貴掇取怨嫌

曰得遂夙心免罹非禍曰退避仇怨保此餘生曰
怨仇當路蹤跡孤危曰贓吏黨與並當要路曰按
劾贓吏干侮相臣曰與其失身於讐人之手不若
得罪於陛下之前嗟乎何其迫也晦翁不能忍淮
發憤至此淮又何足責乎君子愛身明道可不慎
哉可不慎哉○荅五山書曰得書一函三幅真情
滿紙高誼何可當曩謫江干幸備縣吏仰荷記存
曲加禮數數月之間兩拜手教察之衆惡之中道
以省過之意比以抱病歸田出入三歲乏便奉候
於心缺然去秋因少嚴專使至家怵以危語不得

已倉卒出門强顏就列不知者謂且嘆老嗟卑其
知者以為憂讒畏譏然更有進於此者非知已莫
能諒也執事一言之譽重於九鼎萬端毀譽敢不
自反古稱友生者相違無後言相逢無愧色今不
易得矣非執事誰望耶即日寒雲委地淒風縮人
喬木彫柯新松失色言外可想誠如来諭兩都相
望何日晤語不能盡不敢盡

不肖孤履洵校梓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三月陞南太僕少卿寺在滁亦無事公管江南馬政惟省事不罰贖多便馬戶〇吞錢同年書云敬讀来諭教愛懇至寡猷待時後言先行謦發尤切苟不奉以周旋非夫也弟寓此交游極少中朝賢英亦未嘗得接言論獨於吾兄時一憤發慷慨知吾兄知我也與其旋進群趨茍食升斗不若歸海上率鄉里力田即今太歉聊可使里族一飽不猶愈於衣錦策肥低頭側足風塵中耶涸魚蟄龍喻良是竊意既登金閨恐未可自諉於蟄魚枯於轍誤入羅網悔無及矣古之才達自附於委曲調停弁喪其生平者何限要之真心終為名利所牽姑借詞自解弁以欺人終作羝羊亦自愚莫可悔耳頓首頓首不敢負厚意〇作當湖里居記曰當湖里居者漸齋趙先生之廬也當湖川谷委抱深秀余三過當湖未嘗不躊躕馬景陵時初縣平湖平湖治當湖至今父老稱當湖云漸齋七世祖友一居新倉力耕種德其徙當湖者盖友一之曾孫也當湖濱故有榷務趙氏世居其

旁先生八九歲時秀穎不凡喜弄水石草樹買盆缶中差池若山水既壯時時走湖上觀水或登高望海上東南諸山有會意輒圖之久之益精潤意所未盡又能發諸詩歌清遠有思致以故人爭購之先生曰藝成而下吾直自適耳已仕給省請告歸益徙近湖舍東闢隙地疊石栽花構數椽游息其中名所石窓曰吾將於茲老焉比再起再歸益闢後圃湖上雜植竹樹花草無慮百種川湖奇石不問巨細闉徑漕湟高下羅列就中為序芳亭亭中有書萬卷有琴有棋奕博簺投壺觥籌談笑可樂之具圃後有曲溪可遡當湖時與三四友生放舟觴詠既醉或維舟青草宿湖中雖藩臬郡邑吏非知舊有禮數願見者不見也初先生以程朱易舉進士推官建昌太史羅玘建昌人志先生名宦未幾召拜給事中南科已而為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士習稍變言官采聽風議依附順旨論事猥瑣先生獨持大體戶兵兩尚書有時譽顧其子弟通鹽賈邊帥覓金錢先生疏論引古誼律以廉耻兩尚書竟引去大禮議起先生暨廷臣伏左順門哭諫不可竟下詔獄朴於廷其復拜給事中進都給

事中也得與朝廷大議先生不屑俛仰權貴人怵好語君無異我卿佐可得先生益堅飭自愛權貴人亦益忌之出先生山西叅政先生至纔六閱月又不能馳驅懇疏乞歸考功曰是端靖有才識者請賜告需後用內批竟致仕致仕歸當湖三年雲中逿陽戍伍嚚譁關隴三鎮虜入塞殺掠吏士朝廷方急人公卿臺諫合詞薦先生亦竟不肯起余友數人皆海內名士一遇蹇阻即俛首改顏易其平生自期附會功名然竟未有枉尋直寸者嗚呼百年此身殊非易得雲泥鸞鶴千里毫釐惜也端方諒達如先生乃竟老里居何耶余與先生同朝先生出處大節皦然固非剡毀巽避區區全其身不出門廷者比作當湖里居記

庚戌二月陞南鴻臚卿○作王氏世行錄序曰相山王先生曩為文選大夫余從之遊臭味相與也別且四年相見於和陽懽甚不信宿又別去南都南都與和陽江東西相望甚近書問時往來一日緘世行錄示余曰此吾家乘子宜為叙余素拙於詞藝相山意顧有在文不文非所論也叙曰西蜀合陽王氏世積淳謹力田修行受遺鄉曲風流縉紳

至於今可數而知者將十世矣乃今錄中所載處士名臣皆友民之壽俊國士之秀逹而閨閫之內又能效勤纘績致孝蘋蘩易稱積善餘慶如王氏者非耶夫累締於先數遺於後發祥受祉濟美象賢信順不忒左契斯允非直人理蓋有天道焉相山固王氏之良也約已堅貞遇人方毅簡學中秘效政三曹爾乃秉銓標鑑高朗清平望實兼收賢愚無滯拯良抑競任怨却恩義色昌辭雅伏名節王氏百年之積定於相山發之余嘗恠夫古今英俊之士類經險夷家毀輿尸先勁後回一敗塗地遂使讒媢之口得為知言豈不悲哉相山行潔珪瑜而心孚天日固確乎不可拔者念爾先猷永玆世德庇其宗姓而授之儀刑光啓之功未可量也嗟乎貽孫者以燕翼為慈念祖者以鳩宗為孝孰非人孫孰非人祖觀斯錄也可發深省矣○六月叙劉氏家乘曰洵涇劉氏先封君毋家也余童子時聞先封君言劉氏舊德甚詳已而與其父兄子弟相往來觀其積書遺稿益見劉氏之盛自大梁來家海上世有聞人云景儀贈君倜儻瀾達有德於鄉人小贈君偉度博施修內行御史君好奇節

任氣矯時盡友海內名士綏齋蘿雲鶴行既經博
觀外家語與御史兄弟三人皆能文章蘭畹最孝
友朴厚無他腸憲副公簡恭醇諒凝灣自將辭受
出處大節皎然郎中君不屑曲謹事繼母極順孝
雲巢晚年益修勵端飭為詩歌雖不及御史葦俊
贍然溪郁有意味工部君與余同舉進士其潔廉
無私方果有貿荷余不能及邑人皆稱劉氏多賢
為著族信然乃其宗子學諭君模悼念先猷損益
舊譜為本支表仕隱志詩文略凡三卷題曰劉氏
家乘問序於余余閱之再三蓋良譜也夫世系之

官廢而仁孝之道衰表本支者教仁孝也踈而戚
遠而近萬殊而一本然而勸誡之義微矣不可無
仕隱志志不可誣終之以詩文略而文獻足徵矣
劉氏之譜凡幾修茲詳而有法良譜也余家與梅
園之費笣溪之李涸涇之劉世相甥舅入　國朝
而詩書簪紱劉氏為最盛又其子孫益繁以昌天
亢厥宗非偶然者耕田讀書以善爾身諧爾族無
隕爾世澤孰非爾子若孫之責苟甘利健訐窳衰
不自顧愛羞爾祖考孰甚焉昔人有言門高族盛
纖瑕爭指登斯乘者慎哉慎哉書[illegible]既成其族子棟

華請梓之且益義田收族余舅于湖先生嘗稱其
為良子弟工部之子炌今舉進士學諭君之子熠
魁薦浙學於余於先大母為從姪孫進士余姊出
也○秋八月闖虜至京城南公卿會議勤王司馬
韓石溪士英欲發車駕銀市馬三千公曰江南非
產馬地一時市馬三千恐不易得即市至虜退未
必勤王馬又何所歸或曰寄諸馬戶公曰馬戶養
種馬已不勝其苦又可重困乎石溪顧公曰計將
安出公曰借南僕寺種馬便脫有損失車駕償民
馬價匹銀十二兩不勤王馬即歸原戶何如且馬

亦不必調諸江南就江北便於勤王所過處如滁
鳳徐各近州縣每處調一千匹至徐渡河時馬足
矣不數日報虜退事遂已○荅舊僚書曰仰公高
誼不啻十年侍公教言不過數月相遇何難相別
何易友朋聚散本不可期顧惟青天白日遠近皆
然要使此心無相愧無相負耳永夜清晨每思箴
誨如覩顏色惟恐隳落有玷知己聞公東藩之擢
善類咸喜茲得遠翰知疏乞休市朝多故機穽可
畏且須避之東西南北惟其所之可也弟往歸海
曲以公骨肉之喻之官又出入三年豈無此意握

粟出卜未見休祥以是犬子輩俱不携来去住稍
輕便屈指海内交游如公凡幾天果有意斯人當
必展所素蘊萬有珍愛江湖滿地相見未期臨書
不盡○作嘉靖名臣頌為新建伯王公守仁少師
大學士楊公廷和少保兵部尚書端敏胡公世寧
少傅大學士蔣公冕少保大學士石公珤少保兵
部尚書康惠李公承勛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林公
俊少師大學士楊公一清少保吏部尚書喬公宇
吏部侍郎何公孟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公澤
太傅大學士文襄席公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

敏霍公韜大同總兵太保梁公震遼東總兵都督
馬公永凡十五人頌曰於明高皇載開載闢劉戎
雪華赤舄黄華軼唐襄周正位光宅燕冀鴻貽鳩
盤宗祏八聖淵源道崇政敷世斯及斯惟親惟德
濬發沔江光横軫翼代邸濮藩豈云陋側紹摯堯
年燭燕漢嶷日角虬髯龍顔鳳臆明作萬幾敦率
六職結網更絃勿褻勿逼時有名臣治五亂十杖
鉞星垣秉鈞天邑緝武經文鴻磐蠖蔡才與時際
道隨身輯亦有聞望豈無訓瀹才後人備事假衆
集○矯矯王公英資超崛老佛孫吳歐蘇宋屈一

悟翻然良知沕沕右陸左朱群疑衆怫聖域闢闢
道岸屹屹力肇志搴庶其彷佛牯牛讖竪田禽殄
虢俘濞檻長寧劉彬剿師律儒珍長椐短禍嶺北
嶺南甘棠芾芾朋来盍簪汾湖炳蔚彼釆岑者聮
章矯綍○新都番番沉心朗識康陵再相徘徊九
戰搓搓翠華楚南泰北寂寞文華善類無色細蠹
剥床元兇敢弋宦閹樊排渭璽縡扐内籍徽音外
奠崇極談笑危疑弗徐弗棘帝曰孝思嗟余偪昃
大號三釐逭爾誅殛天王聖明議禮垂則亦將亦
匡老臣暗塞○杭三少保惟于惟岳惟端敏公允

武超犖古貌古心中靈外樸觸觸驕藩力摧其角
微服扣閽囊頭徙朔長孺含章晁生夭椓防豈後
時幾乃先覺繡斧莪莪奮白清濁晚躋玄樞造膝
丹幄余曰履霜余曰重較余曰練才余曰敦學忠
梗上孚竟罹謠諑○蔣公端潔亦簡亦慎下襲九
淵上凌千仞愚不可卷堅不可磷胡慶非殃胡貞
非吝稱詩藎臣允書壽俊左右楊喬顛到張桂十
九紛更再三調劑頓首平臺苦言隕涕臣曰唐虞
皇曰孝弟陵殿初成統嗣再繼父子之倫君臣之
際卷舌留讒山淑水湴○石公庭庭靖方介格氣

抜幽恒志探伊洛雅操圭璋維文彫腰槩足久要
義匪寝諾洗滌衡曹周旋容閣孰我毁誉孰我嚢
橐時逐低昂我胡前却謁廟危詞陰強陽弱三封
内批矢情丘壑賦鴈悲鸞贄士嘲膜賜策懸車終
始鶴鶴臣貌不揚臣心不怍○嘉魚楚材聯通爽
喬學本家庭名由砥礪迹示盤桓寧甘吟嘯會守
南昌柔綏武厲東閩言言山戎喙喙撥憲以濬董
師以制乃條六黄乃翦五細周達人情諳練國契
雄算籌胡省災深計積積憂勞趨朝顛蹶需爾天
卿重瘇屢諦黔婁展禽謚兼康恵○昇素清英蚤

好嫮節佛鬬韓嚋蜀靖張埒謝禄深棲如晳避逞
江濠不共誣命干竊千里一函義風烈烈起踐秋
臺平反係紲孰富孰威守我陳臬禮疏同蘭黨議
共爰介石胡堅投魚胡決祿抱孤貞大巧似拙啓
手遺章餘忠自竭矧有文章鏗如金鐵○達哉遂
菴應變警捷高畧深資難睽易盍坐填褒衣門櫝
長欽燕許文章秦隴事業石畫四迴金閨三接好
瑾究璠遥虔邇封兵貴形牽謀尚幾合亞夫中堅
弱翁私聶捧虎於樊襲狐於脅起視戎韜遄歸理
燮狗正傾邪功察利喋萬鑑纖瑕煩言緩頰○喬

公韻宇寛綽和平魁梧山立辭藻雲行見惡無咎
闡善若驚盗起洪都竊窺建業奸吏甘言兜奄詭
喋潰川原火不震不懾六飛南巡左超右卓刑綫
甸師妖纒大角容意寢謀屹如山岳乃總百揆乃
康群流宋奚比漢琦肯誤修勿履虎尾而首狐丘
○彬陽閒閤簡粹雄昌温容春雨正論秋霜孔云
好古孟曰成章出鑾開牧還靖職方甸宣滇徼佐
典銓綱約不留眇廣不際坊九騰奏牘一慟朝堂
有赫嚴詔數爾猖狂屏爾莨莽褫爾冠裳以俟百
世而考三王易心改節悠悠彼蒼譬言報德神在

帝傍○壯哉幸庵有聲秦隴誚尒孝恭謂尒忠勇
闊達非踈盤錯非冗遊刃揮斤風翔泉湧轉戰中
原奏凱巴蜀吐蕃窺邊五郡荼毒攬總戎端西閫
閑王讒昌寵賂矯詞詔獄引咎讓功再起司馬或
淵或田望重朝野細行勿矜大節弗假早謝見幾
脱於鈐赭○展也文襄確廉端勁志稱其才學逹
於政惠郯疲旺蠲准利柄抗疏披龍出奇剪猾禮
議盈庭分明樹讐風摧震烈廢死竄流非茲曲護
自怒曷瘳罪我令段知我韓歐士以轂推約以孏
納夫豈詭隨何謂噂沓拜相武英即命裍楊進賢

遠奸頗無雜遝○侃侃文敏直毅無前意平程馬
業喜固遷黜亦甚戇誼非少年奇跡頡脫飛辯河
懸累書交跡謂非我職政資清議理頼皇極憤或
詆口義或形色遏惡揚善揉曲逾直昔胡從容今
乃嘆老淹速殊途行違一道堅氷不遲苞桑宜早
乃啚聖功勗哉阿保〔赴𧼮梁公行間舊迹豸面
鳶肩鷹宵虎頷氣擁霆雷機深几席士戢其武亦
甘其澤移鎮雲中兵驕將猥旌旄一麾聳靈頓改
夜蹴黑山晨搜青海奪彼草泉𦆵我溝壘紫韁千
群蒼頭百隊禍釁唐藩威行漢塞胡隕干城夏我

恒代寵贈上公增此敵愾○馬公特起明慈信劼
說禮敦詩跨馬穿札守督漁陽心懸大寧曾是甌
脫薄我郊垧乃耕其菑乃携其群百里未闢三捷
来聞簪章獻忠收攬賢傑義𡨥坤囊譴深需次全
遼喁喁載秉符旄涉河陷陣逾山毁巢彊陲外靖
伍卒内囂腹心弗潰掌股斯調於惟先達棫芑盈
朝或更九試或貺一朝和不為比競不為囂同聲
同氣道長道消惟子小子瞻斗望洋奚終晏謝梁
摧鏡亡放詞表吕竊比彭楊用尚簡素以俟旂常
〔子亥在南鴻臚○述杜生傳云杜〔宋陽翟人不知

名字人皆稱杜五郎云生壯
與兄嫂力耕自養既兄有子娶婦
其田與兄兄又不肯受則遂携妻子
倩草廬而居廬前有隙地數丈周匝皆槿籬籬中
容植茉䕷花卉籬外桑柘數株是時生理方窘乃
為人選日賣藥八謝之布粟薪鹽即受或以金錢
不受也子既壯任稼器鄉人與田三十畝耕之有
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稍稍贍給生曰嗟乎一日
兩飯三歳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人已各足吾
又何求於是呼鄉隣貧者教之擇日賣藥鄉隣愚
城南五十畝
瓶贍則盡讓
城西里中

不能驟解術不售生又左右之得錢謝即與鄉隣
時時端坐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孫尉聞而造
之問曰聞生三十年不出籬門信乎生曰告者過
耳十五年前嘗携老妻坐桑下納凉前年娶子婦
時飯其毋亦曾避之東籬外但無用於世無求於
人偶自不出亦不喜遠遊耳問生何以為養曰數
年前曾賣藥今直耕田問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
曾觀書問何書曰隣翁遺一抄本無題欵其間多
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
今頗忘之問書何在曰春雨中屋漏濕腐之日中

有過客見即索之去矣問今尚有何書曰有大字古本周易兒夜讀一二卦卧聽之耕倦不能讀亦不強讀子可窒否曰村朴兒何能窒然質性頗渾厚薪水出門可數行迹以待其歸處其妻甚懽愛然未嘗見嬉笑也孫尉聞其言閔然若有失歸數日忽忽自咎曰痛哉杜生視吾輩若蠅蛆矣生居城西五十年未嘗速客入召之亦不往好事有力者高其節相造請生亦終不報謝生孤立行一意然人皆敬愛之與村父老三四輩相往来極歡決或經月不面亦不相呼也即來坐談必竟日夜坐

久饑倸為菜羹餕麥餅取飽而已村父老或携酒飲生生輒飲飲不醉不辭有肉即食肉生不能具酒肉也室中有兩甕盛菜米一榻草薦氣宇閒曠言論精簡頹然山立不見喜怒無賢不肖皆知其為有道君子年九十八而終論曰余讀後漢書極慕申屠生黃叔度可謂近道矣不摧其神不失其身不交於人郭林宗符融殆有愧焉謂其不能忘情於名也嗚呼名與身孰親若杜生者賢矣哉煙鳩隱其事作杜生傳○叙名臣言行錄曰或問余東濱先生之錄近代名臣也傳乎余曰傳矣夫

自陸呂蘇宋以来述名臣者率誦言其微而瑕瑜之議微矣宋南渡前諸名臣如范平章賈內翰者既以變面事仇又碌碌不能發明功名以自顯樹而晦翁尚有取焉取人與律已異也我　朝入閣史局往往焚草液池雖廟堂纓緌之士且不得睹而况鄉微儒生乎東濱斯錄博而確善而不諱何言乎其不可傳也然余於斯錄未嘗不三太息焉建文諸臣自附夷齊之義受禍不忍言東濱以為發凡自近始弗錄也即近如陽明及見素靜庵石齋諸公其綱常社稷之功風節政理之蹟皆斷然

不可泯滅東濱以為公是公非弗久弗定未錄也錄起裕陵景皇間距建文未五十年士大夫堅心正氣蓀植未完以故土木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有皎然死節者見錄於東濱也嗚呼君子於斯錄可以觀世矣何言乎其不可傳也○為恩光錄後語曰余讀恩光錄見國家待士之禮張官之義卿大夫士推賢讓能相觀為善之美而淺齊魏公之所以效忠於國致孝於家取信於友者皆於是乎足徵矣公初為御史巡留畿東四郡摧豪拊弱政有張弛剡薦鐫暴必傳公議比省大工剌孔

百出公以廉靖莊之不為苛細矯激而内外諸乾沒者皆知欽戢已而秉鉞出鎮開府汴城承大祲之後民不聊生公夙夜憂勞愛人節用請寄干乞一切謝絕務寧輯其人民會有虜寇羽書交馳議者不察欲大鳩河南北之兵以備虜將謂鴈門太原上黨中山諸鎮皆不足恃至以雲中督府兼領趙魏梁宋齊魯數千里之地戎事指揮呼吸間耳方畧顧如是哉公曉暢機宜示以鎮靜稍練勁卒扼其險要民無恇惑虜亦退去使公牽於文法曲計利害索賦裒財民必大困不俟虜至而内憂斯

棘矣此豈可與尋常功名之士論巧拙課殿最耶公忠孝大節信於善類凡以衍國恩而綿家慶者所謂篤實輝光闇然日章素所蓄積然也抑余又聞之洪武宣德中宰執諸公任職最久或二十年或三四十年類多剛毅木訥直己行一意不屑低回俛仰游聲譽正統以後議論日滋大抵雍容遜約抑巳下人然竟不免於短長之口　孝皇御極不欲以浮言進退人人亦能自樹立當是時人懷諭訕之恥其涵養培植有自來矣迨至正德佞幸雖迭用事而端人正士益奮勵爭自檢飭何也以

其所中傷人者直敗其官不敗其名也乃今又異於昔矣自非特立獨行正氣足以矯時含章葆美況幾足以藏用安能不沮不渝不失其素履也是故紹前修之矩矱而懸後進之型模吾於公得之矣〇書趙戶帖卷後曰大明建國之三年檢括海内圖帳此所謂半印戶帖授之漸齋先生七世祖友一翁者也斯帖創議於庚戌冬聖諭云中書省臣者韓公善長明年辛亥正月韓公致仕去忠勤伯取進止頒之海内帖尾六押蓋戶部尚書鄧德暨侍郎程進其稍下者或試侍郎署侍郎也又其

下者民部三郎官其姓不可考矣當是時甫定中原西蜀滇南尚阻聲教　聖祖即欲輯武興農與民休息友一罹勝國之亂勤生畜德以免於難其後世子孫珍守不墮至於今名臣良吏績學之彦濟美明時皆可傳矣是固　聖祖功德之隆趙宗耕讀之效也觀於斯帖國家宜夙夜勤惕節用愛民張師詰兵無廢彊宇以稱　聖祖百戰艱難汲汲繹思求定之意趙之子孫不可不悼念先德厚積薄發履孟思謙忠信恭儉孟敦宗祐也余既作當湖里居記又因漸齋之請書以歸之〇作碧霄

翱鳳詩卷叙曰胡子文澄質敏而才贍志潔而行端與余遊余奇愛之乃嘉靖丁酉比賢書謂胡子文章精强秀達宜與古文人爭驅登之薦書進南宮對明光迪官政有日矣兹行也其內外戚友繪碧霄翱鳳圖聲諸詩歌送之長谷之湄問所以贈文澄者余好讀古經疏得鳳之說蓋成周而上鳳三見馬天倪湊湊帝武于洛禖玄贊竈烟熅磅礴經綸無章變化有確不遷不虞淵焉夷莫時則有若巢阿之鳳會丁數術世際天中七聖一堂萬幾九功川珠山玉梓樸金鎔乾坤訢合人物休厥時則有若儀廷之鳳承箕千載秉鉞四征威戡惠燮禮備樂盈卷阿登吉闓土蠲刑二南六典化協文明時則有若鳴岐之鳳秦漢以降僞妄溢煩或技佞以甘君或竊倫以矜己或比壞而驟集或匝月而遄來徒尓史牒吾無取焉天老曰鳳出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文澄固東國之良也　今皇帝虛心晝接撻武綏文宇內晏然無金革旱澇飢饉之憂譬之大明麗天涵霽偃雲萬邦快觀文澄戢翮中林矯翥上國蔽日傳天名與時值溫旦崇梧志與事適豈特谷鶯木遷溟鵬水擊云爾哉文澄益檢其身益勤懋其問學以養其心以進其德以廣其才以無負鄉曲之譽儔彼三鳳媚兹一人所謂將飛得羽應圖協瑞表世覿人在子而已不然小人汝嚇君子女詰有鳳之名無鳳之實文澄行矣慎哉慎哉

壬子十一月陞南光祿卿寺中有洪武時故牘膳羞甚約親王妃既日支羊肉一斤牛肉即免支或免支牛乳　御膳亦甚儉惟奉先殿日進二膳朔望用少牢公節到任陞遷公費銀置房一所呂沃洲少卿居之公僦寓民舍○書胡公行狀後曰公初在兵曹爲侍郎余筮仕職方專校四司奏牘每日一至廂房見三司馬他司馬閱奏牘畢直云封進或多不閱惟公遇大事往復再三閱有不當輒對余長嘆曰此事豈宜草草又曰必如是如是乃可否且有患事後往往如公言余嘗謂公胡不即改定即不改定胡不商之兩堂公又輒嘆曰難言難言余內艱南奔值嚴冬公不意余速亟差官追之彰義門書賻致余手書愛身報國忠孝大節勉余後數年余起復補武選公爲尚書矣尚書至部不數日首黜職方左郎中左郎中者素通邊將寵賂

無猒且倚權要人蔑視三司馬以故公堅欲逐去
疏入權要人為之內主使改南戶部未幾溫州𧹞
太守權要人囑吏曹擢之守溫州蓋公為尚書不
乂而兵曹夙弊大奸利事整刷十五六既議處哈
密與霍詹事議不合論芒部功次忤張閣老薦人
材桂太宰發怒訐於朝至斥公亂政哈密疏制置
極詳悉中有意主他說但好辭批答實不用公言
公於是歸志決矣公論大禮始終是張桂之說然
竟亦不肯附張桂也賴　天子憐其忠潔眷注保
全其力爭陳九疇忠勇保余河西得不殺事尤烈

皆狀中所諱公嘗命余作小傳余辭不敏後見余
跋兵部堂官題名記稱六尚書公謂余過譽然實
不敢譽公也海上大笠生識○贈王公叙曰安成
兩洲王公自少宰出留都為宗伯進太宰再上疏
乞致仕不得去改大司馬參贊機務益堅臥不肯
起又上疏乞致仕留都諸公卿日夕強公出視事
公不聽於是諸公卿屬余為叙留之畧曰公之求
去與諸公卿之留公皆縉紳盛節然出處之微權
與君臣之大義其輕重甚明恐未可以肥遯為高
蹈猷裕為濡迹也夫人謂留都視唐東都宋西京
豈其然哉舟車水陸之途遠於秦梁宮府吏士之
富備於嵩洛先朝監以　儲皇副以名弼深意可
知昔元之衰也隙始於江淮秦之敝也難發於吳
楚今之賴公亦猶畢公以太師司馬保釐成周乃
所以寧一人而康四海也公孝友清方明通果毅
槩其素履先後弗渝擬諸黃裳表裏相稱顧乃九
命滋恭三錫固遜其何以答　聖明之注簡僉同
之推讓乎古之大臣去國者不得於君則去得於
君不得行其道則去得行其道而年力有所不逮
則去公於此無一焉胡為若是恝也嗟乎周公不

見信於召伯召伯求去周公留之亹亹千言召伯
曾無一言相答然亦竟為周公所留再相兩朝歷
數十年近日名臣如忠肅端毅端肅三太宰亦豈
能盡信於人然皆年躋八袠尚在政府公所知也
公其察周召之心而觀三太宰之迹其於去留之
際可以沛然無罣碍矣○答友人問海寇書云一
設重臣二增城守三復市舶浙之有巡撫非始於
朱秋厓也秋厓任怨任勞為國為民而兩省官豪
不便巳私攘臂詆誣惑亂視聽欲置之死言之痛
心今考洪熙元年正月勑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

槩參政葉春巡視應天蘇松常鎮嘉湖杭八郡是
年八月　宣宗即位以廣西按察使胡槩爲大理
卿四川參政葉春佐槩巡撫直隷浙江春即浙江
海鹽人以吏員起家爲主事宣德五年以槩爲右
都御史春行在刑部右侍郎是年九月初設各省
巡撫以行在吏部郎中趙新爲本部右侍郎巡撫
浙江景泰元年正月副都御史軒輗鎮守浙江兼
理兩浙鹽課是年三月以浙江右布政使孫原貞
爲兵部右侍郎參賛都督李信軍務勦賊景泰三
年陞原貞尚書仍鎮守浙江正德中陶琰許庭光

皆以都御史巡視浙江今宜亟設重臣提督軍務
兼巡撫浙江福建開府溫州庶可總攝兩省文武
吏士調兵積餉内戢奸豪外防狡賊若設巡視非
巡撫則事權不一亦難展布故曰一設重臣信國
公湯和賜第居鳳陽矣洪武十八年召至京　諭
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
地築城增戍固守備和行築海上城起登萊抵江
浙凡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今承平日久
增築數城亦無不可黃巖象山受禍獨慘者無城
故爾故曰二增城守洪武初設市舶於太倉黃渡

尋以其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九月
又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
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
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而抑奸商也市
舶不復利歸貴官豪族而國家坐受其害若慮各
夷并至一市舶司難於防閑查照西番關化關教
輔教三王貢使自陝西入事例而令日本等國至
浙江市舶琉球等國至福建暹羅滿剌加等國至
廣東亦可近見顧箬溪先生言都憲陳公金西軒
集中有開市舶十利疏大抵事體宜然故三曰復

市舶今云設重臣衆不以爲然恐既設重臣賊猶
未可退雖因民情震懼築城矣不復市舶夷人必
欲售貨奸民必欲牟利爲盜亦未已蓋非設重臣
無以戢門前之棘禍非復市舶無以塞後日之亂
源若乃即刻用兵非毒弩強弓鉛銃大棍長鎗不
可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急宜顧募精武藝者各十
人令十人教百人一月之後又人教數十人便可
得萬人矣海中行船尤難習慣非南募漳泉北募
崇明沙上人不可此皆故賊徒出沒江海者若疑
其通賊棄而不用是益賊黨也擇其有身家者鼓

舞而駕馭之吏有最緊要者寧紹二府通賊大家
齎糧漏師肆無忌憚非請劍行誅吏無寧靖之期
癸丑三月陞南太常卿掌祭祀之事芹山陳公儒題
請省冗費減革樂舞生云臣嘗任南太常卿歲不
過五六祭樂舞生多至二百餘人可革十之八戶
部覆議行南諸卿議公先一日造陳寓言此不可
革陳不以為然公徐曰公嘗為此官何為有此議
南太常每歲九十三祭公所謂五六祭者直太常
所主祭耳即孝陵懿文陵歲共二十餘祭若 聖
旦值秋丁文廟文舞并諸執事須百餘人二陵須

三十人觀中誦經祝壽者多則百人少亦六七十
人豈可止留三四十人陳默然徐問曰明日會議
柰何公曰公欲節省意甚善會議時不必縷縷余
但云太常有可省者查行禮部轉行戶部詳議陳
曰善乃減犧牲芻料油燭之類蓋太常神樂觀錢
糧洪武中以為奉神之所通不勾校嘉靖初始查
減什七八矣○八月作觀井圖銘曰宋太常博士
陳靖曰淳化中余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
彭祖觀井圖以為既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然
蓋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余無取焉所慕者

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
歛躬跼蹐而迎視兢兢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
而懼有若此檢身遠害有若此後之君子能無效
歟余實好古者歷其跡於傳記雖覓而難信且夫
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於座右曰
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冰朽索之
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懼亡繫於
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
夫則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虔如盈士子則之
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漏庶人則之其食孔

阜予省予行予慎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予既
繪彭祖觀井圖并錄宋太常陳公所著銘於上顧
其文義雅博非兒輩所能及也復為淺近之詞令
易解云嗟乎圖不盡形銘不盡意予子淳伯準仲
洵季尚念予言交相儆毖汝身何從父母天地愛
之敬之吉無不利臭味色聲持行聽視服闈登高
乘舟攬轡何安非危何險非易禍福自求是趨是
避理不御欲氣不從志顛覆厥德形神俱瘁雖悔
曷追自暴自棄孝子仁人罔敢豫戲事天事親厥
心不貳勗哉諸子夙興夜寐嘉靖癸丑三月乙巳

窒甫濟泉寓金陵識○九月書吞彭草亭云皇明
祖訓曰正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
庸謀爲不軌故絕之所謂日本即古倭奴國東西
南北相距萬里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
爲姓群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其附庸國百餘
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者至一
二萬皆倭種也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洪武
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崇明又寇淮安三
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又寇膠州是
年遣使賜詔諭日本無擾我海上三年遣萊州府

同知趙秩詔諭其王良懷勿侵擾我海上五年寇
海鹽澉浦又寇福州溫州是年初令浙江福建造
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六年以于顯爲總
兵官出海巡倭是年寇登萊七年寇膠州自是東
南被倭寇者殆無虛歲十三年又遣使詔諭十四
年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
海上卻其貢諸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九年　上
諭信國公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
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賊信國公乃築登萊至浙
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二十年置浙

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軍福興
漳泉戍並海衛所防倭凡築城十六二十七年二
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勅
都督楊文尋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
浙江海上兵防倭永樂初源義嗣爲王時時掠我
海上十五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令還所掠海
上人明年源義遣使謝罪自後朝貢不絕間亦掠
海上至正德中華人通倭而閩浙大官豪族實爲
禍首　聖祖時倭寇如此其棘使諭如此其數築
城如此其多遣將如此其衆又皆公侯都督重臣

今安可以易視宜奏請考求洪武永樂故事不必
專使只寓勅遣官付之朝鮮令其傳諭日本切責
之絕其請封却其貢使彼不仗天威不能服其小
種自不得不收歛矣中國近年寵賂公行官邪政
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役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
爲盜蓋不獨潮惠漳泉寧紹徽歙奸商而已兇徒
逸賊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
者皆從之爲鄉導爲奸細急宜奏請善行招撫於
先其有名大賊如汪忤瘋徐必欺毛醢瘋魏純楊
淮顧文明等亦宜奏請許令自相擒斬來歸一體

宥罪或即令各賊親屬齎牌直至賊巢諭之如兩
月內不報定行族誅決產若中國外夷人在賊中
者並許擒斬來歸宥罪重賞此二策似迂遠恐必
須行之若今最急者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及
早圖之尤有可望月後一日且莫慮今秋其如明
春何海上至於波濤千里無一戰將倉卒之際
不過鄰縣二三健儲弁各衛官軍不識戰陣所驅
與賊相搏者皆田野農夫市井遊手即使孫吳復
生一旦委以此責恐非旬朔可取勝急宜博求將
才令其練兵選弩箭鉛銃等各長技每十人教百

人一月之後百人可教千人別項利器教習惟人
所便但取勇敢不必人多多而怯懦損國威增賊
勢駭人情非細故也神機營人不可輕借頭募之
何如驅賊於陸必須步兵賊既入舟必須用沙船
人截殺百計募人火攻之方可至於郡邑之吏平
日貪酷比賊將至乘機害民巧索橫歛[illegible]鍾銅
佛妝毀鑄銃者一切乾沒他可類推賊[illegible]近境懷
印而走此不用法嚴究遂成大業至正[illegible]賊退
之後即宜安戢被賊地方明示奏聞於[illegible]一切
賦役蠲除之意不然今冬內郡盜又起[illegible]為明

春防倭計也蓋今日倭寇正與洪武時同惟淮揚
登萊尚遲未至洪武初承胡元諸吏貪殘之後國
家新建海防未備固宜有之今何時也更有甚焉
其故何與○十月陞刑部右侍郎○十一月答雷
古和書曰輸教惓惓至愛感戢無地諭及云云誠
為過激苟有公平廣大願治之心者豈能忘情近
亦覺其意向議論似非昔比海內善類望明公不
淺收人心收人才真格言也敬服敬服邇者中國
狡賊通倭劫掠海上溫台寧紹杭嘉松蘇揚淮十
郡皆被其害而上海太倉嘉定及[illegible]縣為甚賊五

至敝縣其盡室闔城中女婦且投井者數矣今其
再生之日可嘆可嘆小兒淳已移入府城萬一縣
城不守府城奈何思質公及俞參戎搗巢不為無
見不咎通番大家豪族齎糧漏師之罪而乃云云
可笑況群賊盤據海洋切近寧紹謀為不軌已非
一日搗巢則禍速而小否則禍遲而大其嘗聞洪
武二十年以前倭夷侵我海上無虛歲蓋方氏據
溫台處張氏據寧紹杭嘉蘇松二氏滅而其餘黨
入海勾引諸倭故其為害直至二十年後壯者已
老老者已死方得少息是時浙中東甌王築城觀

國公輝祖安陸侯傑練兵都督於顯出海巡哨都督劉德商晷楊文往来勦捕盖大將七人又數數遣使詔諭日本今日之事亦由中國豪族奸商敗吏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禍首而小民苦於貪酷困於徭賦迫於飢寒者一聞倭至又樂從之為奸細為鄉導故其勢益猖獗計擒內賊揀選良吏此為第一要務擇將練兵乃次之其有名賊首家屬安住中土莫敢誰何亦宜有以處之數萬生靈受其殺戮污辱而彼之家屬竟若無預者此不知何說也杭嘉松蘇賦稅當天下十

五今貧者流亡富者遷徙田野荒蕪城郭蕭條明公通今之學冠當世一述洪武永樂遣將遣使諸已行典故客客斡旋豈惟海上萬民之幸○荅呂中古書曰入秋因家鄉淩寇盡室萍梗今且半年迄無寧居宗族姻黨多被焚刼告急求濟者日至皆情義所必不容已者量力應之幸各有衣食室廬若明春復爾其且自救不暇奈何江淮數郡旱潦相仍徭賦益急北虜未靖而中原所在盜起歸德賊報五日而過一郡兩縣蕩若無人之境浙直十郡旁海耕桑之地國家財賦所出殘破幾遍酷

毒深穢口不可言耳不忍聞雖命將設官已有成命然民窮財盡重以募兵除器築城造册費至百萬而貪殘之吏唾手四足即重役止須一人巧脅浚求必徧一邑此弊不絕大艱至矣吾輩忝肉食安得晏然時事本可寒心宦情又復染指日復一日籓羊羅雉何異可嘆可愧病目不能書使行匆匆尚圖嗣音○荅汪春谷書曰公去任城漕渠大壞迄無善策當是時盡明公材志經理豈至勞費無功如此槐野兄至金陵可謂知公者又淹藩省用人者亦為譊夫所動乎自古亂天下者貪夫暴

夫譊夫而譊夫之禍烈於貪暴吁可畏也近日北虜抵紫荊幸未深入歸德之盜往來中原且睥睨濠梁倭夷結我奸商及海上人肆行無忌浙直登萊南北數千里皆被其害慘毒不可言敝縣孤城僅完郊墟遠近不啻雲中上谷矣邇来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苦於貪酷迫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為盜理固宜然不塞其源而徒事軍旅亂反啟耳況軍旅又未足恃乎明公抱經濟之略凡此皆與有責勿吝教我何如○十二月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荅胡子

忠書曰厚委先公傳後之文僕何人也敢當是任
翰謂僕受知先公義不可辭又謂莊渠翁亦謂僕
宜任此役顧僕才力不能發揚且無足取信僕昔
見行狀頗畧亦欲妄以詮次爲先公小傳傳未即
就曾於狀後畧跋數語及觀年譜中儘有可議自
昔史傳何代無之惟秦漢人才精彩渾厚皆遷固
叙述之功後世史官非才即如汾陽敬輿稚圭君
實諸公之傳已覺奄奄無氣遂使諸公當時忠誠
懇惻之懷好善嫉邪之志進退義禮之節內外經
理之勞皆不得暴白明快以詔後人况其他乎先

公忠毅端諒不爲公卿臺諫時輩所悅賴　天子
明聖眷注保全脂韋汩沒取悅於人者反多掠譽
辭益久益傳先公不爲時輩所悅又能保其無誣
誣於後世耶年譜叙述雖詳但嫌行移文字少典
重之氣謹嚴之法形容之力中有難言皆大節諱
之則先德不彰宣之則恐以賈禍先公心迹可對
天日遲遲數年議之何如○荅閭御史書曰端歸
有期例應事竣舉劾代巡之政莫此爲大頗留意
焉悶悶者或有裨於細民皦皦者或無補於實事
循良者或未盡出科甲貪殘者或非皆由異路門

下照臨罔私諒無遁情江湖滿地後會何時臨書
無任瞻戀
甲寅二月至淮安疏謝云臣草茅賤士檮櫟庸流幸
遇龍飛之始獲隨鵷鷺之班歷任兵曹備員宰屬
留都甫及拾載卿寺已叨五遷未能效力於涓埃
惟知感恩於天地比蒙疊至之寵復領兼授之銜
畀漕輓之攸司仍拊循之是寄　帝鄉四郡表裏
徐揚京儲萬艘襟喉水陸蓋欲足兵而足食務在
裕國而裕民苟非其才曷稱斯任伏惟　皇上緼
聰明睿智之資備聖神文武之德堯仁舜哲既知

人而又愛人乾始坤成有容物而無棄物至如臣
者徒知章句何異面墻頗習農桑未諳錢穀方自
慚其瘝曠每深於愆尤詎意疇咨誤膺懋簡顧
惟職守之愈重益知稱塞之彌艱臣敢不勉竭愚
衷祗承明命問閭閻之疾苦求以宣上德達下情
考決塞之便宜庶乎順天時因地利伏願帝德廣
運聖祚洪長有開必先邁周家之豐鎬無思不服
陋唐室之江淮奠壽域於八荒永保海晏河清之
盛肇皇圖於萬載遠紹祖功宗德之隆○荅海野
書曰某無似忝附同年同寮同心同寓三十餘年

於茲矣中間聚首曾不數載音書落莫亦似無情
然伐木與思緇衣在念北海東海之濱所可共見
者惟此青天白日耳已亥別後五年而弟有江干
之謫又十年而有淮浦之役徒以歛迹市朝交游
鮮少金陵數年蕭寺對野僧江頭看流水而已以
故不獲致一書記室罪甚媿甚比得手書副帖如
覩顏色如聞音誨感舊懷賢極增愁悶恐懼安樂
日異月新昊徑坦途竟不可逆料而趨避古昔聖
賢憂勤惕勵以終其身良有以也弟本孱軀素無
學術且不諳吏事一旦承乏漕司百責攸萃軍旅

錢穀刑名賊盜飢饉皆非細故且當此時勢竟未
知善後之策每憶先君治命官至四品亟求歸田
毋貪利祿官高難稱塞又難解脫慎無忘余言弟
不孝不能敬聽乃今進退維谷柰何柰何弟頗善
治生藉先世遺貲亦足自贍近因倭寇屢攻圍焚
刼家事半為所廢至今弟姪十餘人尚無棲止婚
喪百費仰給一人今歲尚可支持後賊復至悠悠
蒼天孰為樂土乎弟丙午復喪繼室因有庶子三
遂不復再繼長兒履淳今年十九已補府學生次
兒準初知行文幼兒洵但覓梨棗賢令器已登國

學業亦大成龍駒豚犬本有種也餘懷尚不能悉
○三月疏乞添設沿海把總官云倭寇從掘港登
岸分散焚刼通泰參將解明道兩月前已赴江南
調遣江北並無一兵一將蓋自上年倭寇突犯江
北慣知海道今復糾衆侵掠如鹽城麻洋港口海
州東西二所僻在海濱孤懸尤甚應設把總各一
員訪得武平衛武舉指揮楊縉皇陵衛武舉指揮
謝詔堪任兵部覆議允行○參將解明道報江南
巡撫劄委駐守吳淞所公上遵勅旨明職掌以防
倭寇疏畧云解明道原奉勅書分守通泰等處既

已策應江南即宜回兵江北顧乃久離信地坐失
事機徒費江北之財力無救江北之軍民雖稱承
委寔難辭責乞勅解明道遵奉原擬職任防守通
泰等處仍行江南巡撫遇警止可調兵策應不許
輙留勅差將領改委駐劄別境兵部覆議允行○
四月泰州如臯斬真倭首級十五顆生擒一名傷
死從賊不計蓋內多驅逼沿江沿海良民一遇官
兵橫遭屠戮公謂濫報首功不惟誤國殃民亦貽
子孫之禍嚴為杳禁○上重大寇患乞處錢糧疏
畧云揚州知府吳桂芳申府屬通州海門如臯掘

港東臺等處倭寇劫掠近已圍困通州流入泰興縣界勢甚猖獗叅將解明道儀真守備張壽松府同知朱裒原任守備陳律運司判官馬綸各領邳徐宿亳鳳泗淮揚池河等處官兵會勦軍行糧從支費浩大至於水陸舟馬火料器械等項合用銀兩數多如臯海門通州幷各場寨官兵斬獲真倭首級四十一顆生擒八名例應重賞自倭寇入境以來募兵養兵賞功犒勞旬日之間已用過銀九千餘兩賊焰雖若少挫而蕩平[illegible]有期請量留運司餘鹽銀數萬兩及本府一應[illegible]京事例歲例

銀兩通暫停止以給軍費等因爲照倭寇連年侵犯中國蓋南自閩浙北至登萊皆被其害而江南蘇松杭嘉等府田賦甲於天下江北揚淮通泰等處鹽課甲於天下今皆屢經殺掠焚燒之禍農人釋耒鹽丁罷竈阻誤漕運虧損糧儲將來患害何所底極此非特東南數郡之憂實關係國家大計及今不捐銀數十萬兩急爲整備恐他日所失要不止於數百萬而已此但爲財賦而言至於人民荼毒閭井蕭條就使生養休息不十餘年未得復舊興言及此寔切憂懼再照倭寇侵犯其中類多

福建浙江直隸之人或姦豪射利之徒或勇悍無聊之衆齎糧漏師肆無忌憚結黨效尤茍活旦夕若不早爲區處日甚一日其禍不啻烈於戎狄而已伏望勑下該部從長計議大破常格捐發官銀數十萬兩收貯府庫聽候打造海船修築城堡募兵買馬積糧蓄草以備軍前緩急應用其被害民竈照例優恤寬減糧差數年以蘇困苦再乞勑該部議將福建浙江直隸地方通番從賊者作何處治庶幾外有爪牙之衛内無腹心之憂田賦鹽課要緊地方得保無虞户兵覆議允行給餘鹽銀四

萬兩揚州府税契事例贓罰等銀俱准留用○上比例添設兵備疏畧云淮揚地方濵連江海而通泰尤爲緊要原設徐州兵備管轄相去將千餘里一遇有警卒難援濟合無添設兵備副使壹員專管通泰海州一帶海道兼理揚州府軍民商竈詞訟及屯田河道捕盜等事駐劄泰州相度險要分布官兵修理城隍打造海船置辦器械選募驍勇操練兵馬區處錢糧撫回良善解散脅從一應軍務悉聽從宜酌處倭寇生發把截勦捕仍與叅將計議而行各該府州縣衛所俱聽調用乞勑該部

查照浙西事例添設叅將兵備副使各一員就於
附近官員内不拘年資惟取才力推用請勅行事
仍註卸江西湖廣遠省免得往返辭詔耽誤日時
應得俸薪就於揚州府支給吏部覆允推副使張
景賢調用○再報倭寇疏畧云通州申叅將解明
道棄職貪功江北之賊放火殺人日甚一日千戶
洪岱等領兵直抵通州西門外與賊交陣解明道
徑不接應以故千戶洪岱文昌齡王烈陣亡通州
又申倭衆猖獗圍城七日本州兵少糧缺實難支
持臣待罪海防已及兩月既無豫備之謀又失調

度之策致使解明道挾詐欺人洪岱等效忠殞命
罪豈敢辭伏望　聖慈姑俟賊平譴罰外叅照解
明道心術狡猾語言誇詐始焉乂離信地坐失事
機既而避賊入城堅不出戰視四郊之焚掠曾不
動心受萬民之唾罵略無愧色洪岱等既能趨四
百里冒險直前解明道獨不能遣數百人綫城夾
擊相應懲治警戒將来再照副千戶洪岱正千戶
文昌齡戮力解圍遇賊血戰奮不顧身乞賜褒䘏
量贈一官仍查陣亡事例陞授應襲親男職級世
官以風勵將士解明道戴罪殺賊候平寧聽巡按

御史覈實功罪奏請定奪兵部覆議奉　旨是洪
岱等死事可憫各贈指揮同知伊男各陞一級世
襲解明道姑革了職戴罪殺賊立功事寧奏請定
奪○上疏濬運河自清河口新莊閘起至淮安舊
城西門南角樓止一帶河道六十餘里中間深淺
不同截長補短大約三十里皆行挑濬用過錢糧
既寓賑濟之意後過人夫無成隄岸之功是後一
應進貢糧運經行利涉○上倭寇劫掠河道淺塞
耽誤糧運疏畧云蘇州松江二府太倉嘉定上海
華亭四州縣各掌印管糧官交納[illegible]後觀望減折

運軍乂守故意延捱致遭寇掠鎮江府并丹徒丹
陽二縣各掌印管河官故違明例罔恤漕艱河道
淺淤延至四月尚未挑通阻誤京儲不能前進以
上各官均屬違玩若不叅究年復因循漕務愈廢
乞勅該部併議罰治若鎮江河道萬一有誤浙江
蘇松常鎮數百萬石糧運另行重治奉　旨各該
地方官員不以糧運爲重遲延誤事戶兵二部查
叅来說欽此該部覆題移咨漕運都御史會同巡
按御史查將蘇松二府太倉等四州縣各掌印管
糧官提問管糧官降二級送部别用掌印官照依

議单問擬施行鎮江府并丹徒丹陽管河水利官
漕運都御史即行拿問嚴點各掌印官先行提問
住俸戴罪催督挑濬萬一致誤重計從重參奏擬
議罷黜漕運等官務要着實舉行毋事姑息以致
誤事官員無所懲戒仍速將問過緣由具奏奉
旨各該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都着巡按御史提問
具奏其餘依擬行欽此又參誤運官員疏畧云浙
江杭嘉湖直隸蘇松常鎮七府歲運漕儲并白糧
糧二百餘萬石必由奔牛呂城丹陽黄泥壩始達
京口出江先年過有淺阻或由孟瀆河外江分進

近来倭奴未靖孟瀆河江海之交賊寇出沒尤宜
預防以此漕司具奏戶部會議擬行江南巡撫嚴
督常鎮府縣掌印管河等官不拘年限但有淤淺
即便疏濬封閘畜水以待糧運如違聽彼處巡撫
并漕司參究年終將府縣管河官職名疏通過河
道緣由申報漕司查考載入議单遵守通無一字
回報又經五次移咨江南巡撫督催節據把總張
建節等各呈稱允完糧船於三月初五等日陸續
開行已過無錫見阻丹陽丹徒七里濤等處即今
尚未興工挑空及諮詢南来公差官員各稱載糧

官民船阻集數多相沿百里不能前進爲照漕運
連年遲誤盖由坐失天時復違地利所致若季春
初夏北水漸平河道無阻軍船過淮數日可達兩
洪今首先被阻江南坐守餘月及至河開有水黄
河又已泛溢縱加催併勢難取速安得不誤運事
該管府縣官略不加意文移催督視如故紙直至
四月初十日鎮江府方報河通船已遲誤比參將
黄印駐劄瓜州差人看驗尚難行船四月二十日
浙江兩司官舟過揚亦言鎮江河阻不能行舟得
運軍三四百人擡拽方得出閘重運糧船必難前

進似此怠誤法當參究緣查取職名未到有礙施
行乞勅該部通查該府縣掌印管河官不分在任
離任但係三十三年正月至四月在任管事者嚴
行提問　旨下戶部覆奉　旨是這各官不行修
濬河道有誤漕運着鄭曉查明拿問具擬奏請○
薦山西叅政胡公松胡公滁人有行誼且知兵後
起用數年即拜冢宰沒於官與公同月

不肖孤履詢校梓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夏四月上乞留軍官疏畧云撫
屬地方往歲豐稔尚且鹽礦強賊不常出沒邇年
水旱災傷徐邳等處盜賊紛紜蜂起或數百人或
百餘人通泰等處倭寇又復登岸焚刼况鳳陽根
本之地陵寢所在復有高墻原無城池干係尤重
止有叅將梅希孔專在海上捕倭此屬衛所軍職
官尋常政務尚堪委用軍旅調發遂難其人近因
梅希孔未到倭寇緊急臣不得已行令揚州府查

照巡撫便宜起取梅希孔事例再三禮請在城原
任都指揮月輪領兵公然推避堅不肯出隨行高
郵衛起取原任守備陳律同選司判官馬綸領兵
前進今訪得留守司副留守司文學指揮武平衛
楊縉徐州衛金漢鳳陽右衛土遷泗州衛高鸞鳴
朱彩千百戶衛所鎮撫等官宿州衛呂圻伯永福
俱膂力過人弓馬閑熟曾經戰陣以上各官若再
被別省取用地方益致乏人乞勅該部查議將許
文學就於江北候缺推用楊縉呂圻等悉留原衛
所令其上護　陵寢下守城池內捕強賊外勦倭

寇庶幾緩急有賴及查境內見有原任叅將喬基
王元伯張恒位秩既崇謀勇亦著容臣遇警便宜
起取叅照月輪世受　國恩官叨方面因事革任
已從末減回衛帶俸仍享厚祿不思改過省愆乃
敢幸災樂禍迹其懷姦㘅怨之心不止推姦避事
而已乞行巡按御史提問奉　旨月輪推姦避事
巡按御史便提解來京問其餘兵部看了來說欽
此該部覆題金漢等喬基等悉聽委用別省不得
調取奉　旨是○擒獲賊首顧表表本通州人勇
悍奸狡投入倭夥設伏險要阻絕餉道招誘鹽徒

公計但設法擒表賊不足慮隨出票數千徧投村
野懸示重賞仍與冠帶旬日間蔡儒崔東沈俞擒
表隨即給賞賊知表監禁通州并力攻城刼表表
死獄中賊果退散地方稍安瓜儀揚淮糧船無阻
○是時官兵聲勢聯絡或到倭船刻日可平淮安
鹽城海州東西海所安東贛榆等處總兵官鎮遠
侯顧寰調募官兵分布防守人心頗安及收割夏
麥佈種秋苗雖相續報有倭船登岸前項官兵勢
足防勦矣○五月上勦逐倭寇疏畧云通州海門
如皐等處倭寇猖獗臣移駐揚州懸示賞格調集

兵糧選委將校先遣守備張壽松同知朱袞領兵
一千餘名守備陳律運判馬龠領兵一千二百餘
名叅將梅希孔領兵一千四百餘名併令節制張
壽松等前往通州征勦又恐倭寇姦狡知各兵盡
趨通州必遣別賊直犯如臯且窺泰州則揚淮未
免驚動乃調徐州兵備李天寵領兵八百餘名如
臯截殺復慮賊勢窮迫由泰興入江上近南京下
切瓜儀縱不敢輙犯郊關未免有妨糧運乃調池
河守備張文爵統兵五百名并取和州西梁山水
手三百餘名沙船二十隻入瓜儀防禦行委揚州府

通判史朝賓隨軍紀驗功次府幕縣佐等官揚江
等分投部運銀米炒肉隨處支給各枝官兵擒斬
真倭首級一百一十五顆主謀賊首一名樂和解
明道望江樓擒斬真倭首級二十四顆從賊首級
不計倭寇敗奔狼山即行梅希孔督兵追勦及調
指揮楊縉統兵先赴狼山夾攻共斬首五十三級
地安頗安糧運無阻但海洋遼濶江南江北止隔
一水乘風往来倏忽千里連日沿海報有新到賊
船不敢撤兵嚴行各官相機截殺直待江南各府
俱無聲息浙江蘇松常鎮等府糧船通出京口江

西湖廣糧船俱入儀真方敢擬議撤兵該部覆題
為照倭夷蔓延江北勢甚猖獗本官督率兵將斬
獲首級擒拏謀主具見調度有方功委可嘉但浙
江蘇松等處賊勢尚熾况勾引首禍之人不止顧
表樂和而已既經本官具奏前因相應議處移咨
本官務要嚴督官兵遠行哨探江南果否寧息倭
船有無新到務要相機審勢期於地方平定糧運
無阻一面將顧表樂和查照律例從重擬罪監候
并將有功失事人員查明事寧同捷音奏請施行
奉 旨是○初七日遣祭祖陵基運山初十日祭

皇陵翔聖山○上擒勦倭寇疏畧云叅將梅希孔
呈同運判馬龠守備陳律各率精兵分路前赴狼
山叅將解明道兵亦至倭船一十二隻灣泊在彼
督兵攻勦得獲倭船五隻弓箭刀鎗驢馬五千餘
件匹解明道斬獲真倭首級二十八顆副使李天
寵擒獲奸細邵卿真倭頭目阿細吾斬真倭首級
九顆呂圻王遷陳律等斬真倭首級二十三顆揚
州府民兵捉獲奸細仇谷華再照各該糧船浙江
江南直隸絕江而渡者必由瓜州江西湖廣沿江
而下者必由儀真江海相通倏忽往来事干京儲

尤宜嚴慎以此留兵分布防遏糧餉不皆較量輕重不容吝惜況今西路官兵調在海上彼處地方類多盜賊誠恐乘機竊發而各處官司調兵募兵日無虛時臣撫屬四府三州寔係南北水陸彝翰要地陵寢高墻干係尤重人情易於動搖事體難於歸一臣本菲才寔切憂懼除候事寧通查有功失事人員奏請定奪　旨下兵部覆題倭夷入寇蔓延江北侍郎鄭曉到任未久乃能激勵將士招募義勇併力堵截隨即撲滅即其調度勤勞誠可嘉尚但今糧運盈行江南倭勢未見的報況淮揚

係南北水陸要衝且又逼近陵寢高墻干係尤重所據前項官兵委未可掣相應依擬移咨本官仍將官兵嚴加戒諭毋使將懈於成功兵驕於常勝奉　旨是○上乞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疏畧云臣原籍浙西叨役江北每見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膽氣謀畧可用者往往為賊驅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麤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

鴟張以是忍棄故鄉幡從異類倭奴藉華人為耳目華人藉倭奴為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況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贏居者倚門而獲牙儈之利今欲一切斷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既塞亂源遂開驅翁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為區處竊恐腹心之憂貽害不小今之議者一則曰復市舶便一則曰嚴誅勦使夫各路之軍威未振羣賊之懲創未深而即復市舶恐非國家御夷之體倭奴所殘既皆我之良善官兵所殺

又多我之逋逃而必嚴誅勦亦非所以仰承朝廷好生之德臣愚無知欲乞　聖明廣收武勇容令各處撫按於軍民白衣人中每年查舉素有膂力膽畧知謀者十數人授以義勇官名色每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率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擬官職奏請陞授若從文階則授試巡檢或從武階則授試所鎮撫循資叙遷定給俸糧止許捕盜殺賊不得經收錢糧接理詞訟仍照文武官事例考察考選有犯依律照例問罪如此則片善寸長皆霑升食且狡夫悍卒漸受絛籠不惟中國

之人不為賊用數年之後未必無將材出於其中
其見今從賊者亦乞　天恩浩蕩特降黃榜招撫
赦宥許令歸降送還鄉土其有擒斬賊徒者照例
陞賞才力可用情願報效者亦隨宜委用隔別地
方立功贖罪候有勞績照前敘遷不然恐數年之
後或有如循梁之者並至滋蔓遂難撲滅矣臣
又聞洪武年間倭奴寇沿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
既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江陰
侯吳高練兵又遣都督商暠楊文劉德出戰又遣
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

且運之數年未得寧息後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
海漁丁島人鹽徒蛋戶籍為水軍至數萬人又遣
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諭倭奴迨
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靖則凡可
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為議處也或謂臣職在用兵
不得言招撫事竊念臣待罪海防官以巡撫為名
凡盜賊應勦應撫自合條畫奏聞恭候　聖裁臣
愚無知言似迂濶而頗關政體事若駭異而或近
人情乞勑該部酌議上請施行賊黨漸可解散東
南財賦重地庶有息肩之日　旨下兵部覆議云

本官博雅老成究心時務習知　先朝故典故言
似迂濶而實關政體事若駭異而每近人情相應
准議十一日奉　旨是○議設瓜洲防守揚州府
同知一員又乞蠲被倭州縣夏稅皆如議行○六
月上糧船過淮疏往時糧船但至瓜儀即報過淮
公恐揚州境內被倭燒刼則所失糧從何處補直
待過淮奏報方可亦庶不為欺妄○上預處來年
江南沿海漕糧疏畧云糧船運誤年後一年雖失
天時地利颶風大水所阻亦緣人事未修政體未
一故也各該有司徵收不時船到無糧動輒以船

幫未齊為詞開允延緩及至允完行糧輕齎蓆板
等銀守候逾月尚未關支戶部議單奏災減允支
運改折等項九月已定今各處有司或至次年三
四月間尚有災傷之奏減免支運改折文移紛紛
以致漕舟漕卒或已到京擬水次而復改赴他省
或已允糧米在船而復交還有司官軍坐食甚苦
公私浮費不貲及至減存已過半年船料無從辦
納浙西至常州一帶運河類多淺阻丹陽上下二
百里間尤甚有司延不肯照例先期疏濬甚至四
月糧船大集阻塞不通京　候黃梅水發方得出京

口閘比及過淮河水又巳驟漲以致牵輓不前凡
此數端皆應亟為議處况浙西蘇松等處倭寇未
靖南北奔突俱於運道有礙查得浙江兊改糧六
十三萬石計用淺船一千九百餘隻分撥浙江南
京等總衛分領兊蘇州府六十九萬七千石松江
府二十三萬二千九百石常州府一十七萬五千
石鎮江府一十萬二千石計用淺船三千八百九
十餘隻分撥中都江北等總衛分領兊通計糧米
一百八十餘萬石船五千七百九十餘隻其該兊
州縣糧米如浙江海寧海鹽平湖三縣直隷華亭

上海崑山常熟嘉定五縣太倉一州皆切近海濱
其腹裏仁和錢塘嘉興秀水嘉善崇德桐鄉吳江
吳長洲武進無錫江陰十三縣亦有寇警若不急
為區處上厪　聖慮臣何所逃罪乞勅户部詳議
轉行總督倉場衙門行令坐糧員外郎通查各總
衛所糧船隨到隨收卸出空船咨行工部差官押
同各衛所委官星夜回南沿途管河洪閘等官一
路催儹駕赴浙江蘇松等府聽候正月領兊開船
及嚴行有司務要舊年徵完漕糧行糧輕齎蓆板
銀兩等項聽兊奏災蠲免支運改折銀糧俱要於

舊年十二月以裏奏行如在年外决不准理鎮江
至杭州一帶河道俱要及時挑濬深濶以便糧運
再照邊海州縣糧米准徵折色似亦輕便但恐京
通二倉必須充實且江南秋收之後槩徵折色一
時米價必賤未免傷農亦乞勅該部酌量分數定
擬本折庶幾國計民情實為兩便　旨下户部允
行○上勦逐倭寇亟議修築城寨以防後患疏畧
云撫屬地方沿江沿海二千餘里揚州府泰州泰
興興化儀真縣淮安府海州鹽城安東贛榆縣及
緊要市鎮瓜洲東西海所雲梯關麻洋港廟灣並

無賊寇侵犯如皐縣賊雖至而縣治官民房屋通
無損傷海門縣公署儒學俱存民居被燬僅百餘
間惟通州城外被賊焚刼受害為慘臣於五月二
十一等日歷詣如皐通州海門及狼山等處撫處
被寇人民隨據叅將梅希孔呈稱探得狼山掘港
吕四等處江洋海洋並無倭寇蹤跡地方寧靖臣
就行閱視城垣設置兵船分布官兵戰守防禦即
今軍民安堵秋苗佈種除將有功失事人員劄行
該府通判史朝賓推官劉起家查明覈實另行外
再照通泰二州城池高深堪以防守如皐海門二

縣與通泰二州相爲唇齒原未有城相應創建內
則聯絡通泰外則篠聚鹽場且於淮揚二府亦有
藩籬之固臣督同如皋縣官吏師生父老看得縣
治東西之長倍於南北南北各設二門東西各一
門似於堪輿家未便再三周視形勢東西宜照舊
開廂爲止迤北地形卑下且多墳墓河道斜衝難
以展拓南面地勢平衍畝澮縈繞相應開拓與東
西相稱定擬圓城徑一圍三相距各二里零十分
一里之四共二十四分圍計七里二分共七十二
分止設四門每門各設窩鋪三箇共一十二箇及

看得海門縣城基酌量形勢相應南北之長倍於
東西舊有南門城樓必須仍用勿勞改作庶避石
橋又得第二重流水爲濠頗省工力大約城周圍
五里半通計五十有五分前面東南西南角爲圓
形後面東北西北角爲方形已經牌行該府縣勘
議估計泰興縣臣雖未至但據該縣士民呈稱地
臨大江形勢險要倭寇出沒無常亦要築城至於
海州鹽城縣二處城垣節年坍塌向未修理雲梯
關掘港呂四等場近海地方寨堡墩臺亦應修築
前項合用工料人夫俱因地方災傷錢糧匱乏無

從取辦已備行該府勘估去後若非先行具奏奉
有　明旨亟圖修築恐今秋明春倭奴窺伺無以
保障地方乞勅該部從長計處動發錢糧及時刻
期成功庶使海上百萬生靈咸知　朝廷憫念不
恤財用必欲築城修堡預防寇盜莫不還鄉復業
趨事赴工人有定志而有司各官亦知仰承德意
先期經理　旨下兵部覆議允行○上補造糧船
疏畧云糧用船裝船用料造無料不能成船缺船
豈能全運縱加灑泒載重難行一過淺溜十損二
三官軍雖經提問錢糧掛欠拖延年復一年不得

清結今據各總呈稱共少船五百餘隻若全運本
色額船必須補足實缺一千五百餘隻該計裝糧
四十六萬餘石查得工部分司逐年扣留造船餘
價銀一十五萬八百餘兩內解工部三萬兩其十
二萬餘兩原係造船節省之數相應動支補造又
查嘉靖二十六等年補造過各總缺船一千餘隻
用過漕運軍料等銀十萬餘兩原候各船及號之
年扣除料價還官因蕪湖廠積欠木價銀四萬四
千餘兩屢催未到江浙湖廣上江下江各廠亦有
補造船隻該扣料價俱應查出補造缺船併前二

項銀兩共湊一十五萬兩補造前項鈌船五百隻
以備明年裝運錢糧不係那借事體似為穩便
旨下戶部咨行工部覆議允行○扣餘料銀三千
八百兩發淮安府貯庫候補造糧船公手批云此
是農夫骨髓漕卒汗血不許别項破冒即使軍餉
缺少亦不得那移公辭任未久年餘即為人乾沒
○上倭寇燒劫糧船疏略云據戶部主事龔鍊揭
開燒搶糧米將各衛官軍月糧行催及官旗糧長
應問罪名輕齎席耗等銀扣筭抵補會同巡按具
題外惟把總戴崇文等所失糧米獨多身既不行

前來查勘議處卻稱漕司創委起撥挑濬及呈窮
軍差役繁重月糧不勾養家欲照漂流事例查勘
除豁狂妄阻撓乞斟酌處補一面嚴行把總戴崇
文張建節星夜前來議處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
為大夥倭寇登劫地方殺人燒燬船糧事已於五
月十八日具題外續據戴崇文各呈前項損失糧
米蓋因有司徵兌過期致寇燒劫損失船糧賊衆
攻圍官軍勢寡糧雖領兌尚未兌完及蘆席木板
輕齎等項俱未交兌通關未曾出給民顧載船尚
泊彼處水次倉前亦未開幫出境欲將失事官旗

查參提究追補實為未便等因到臣議照倭寇侵
犯内地固出非常亦由有司觀望減折交兌遲誤
所致若軍船到運而賊已先至或糧已兌完而船
不開行乃可坐罪運糧官軍今查得橫海鎮南龍
江等三衛官軍俱依例限畢集水次有司顧覔江
船聽候直延至三月十三等日方纔開兌兌糧不
完而賊即至殺傷旗軍燒焚船隻是稽誤漕運貽
累官軍乃有司之罪今一切歸罪官軍可乎糧兌
未完船難遽行即行亦豈能避賊賊若可避各處
官私房屋錢糧財物不為賊所焚燒矣乃欲以賊

燒糧米責償於官軍則各處賊燒官私房屋錢糧
財物又將責償於誰乎再照崑山華亭縣輕齎銀
兩例應隨糧觧驗以備沿途盤剝及進倉腳費等
用及今六月將終幫船過淮日久前銀尚未觧淮
負累運官至今在淮守候有司遲誤即此可知及
查戴崇文張建節二總共運糧四十二萬餘石俱
已過淮但遇黃河水漲必須各官押催幫船儹進
其上海被燒糧米不過二萬餘石又係改折存留
彼處之數不及過淮之糧十分之一豈可令各官
復回水次議處往返數千餘里是舍多而就少棄

重而從輕矣況嘉善等縣所失糧米乃起運歲儲之數比之前項減折存留者事體不同除浙江下江二總官軍扣支糧料罰治紙贖完補糧米會計已定似難別議外查得上海縣水次損失正耗糧米共二萬四千六百石若照浙江下江二總扣除各軍行糧軍俱減存行糧無支若扣月糧係安養家口備辦船料之需是從其力取其財而又奪其食柰之何其不逃且死也乞勑戶部從長計議將上海縣被倭燒搶糧米再行彼處官司覆查的實比照漂流事例一體分豁或責在運糧有司包陪完補庶罪坐所由人心懾服將來稍誤交兌軍衛有司亦可以此為戒各任其咎　旨下戶部議咨漕運及浴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監兌主事會同查究失事根因罪坐所由照數隨宜區處完足折銀解部不許短少遲延崑山等縣輕齎銀兩漕司仍嚴行催解如再遲延即行叅究治罪○七月上議事疏畧云一議職掌浙江巡按巡撫行令海寧衛官軍掣回該衛操練防守其原領運船四十七隻照數退還杭州前等衛所撥軍領駕等因隨行都司查議竟不將海寧衛糧船發還杭州前右[illegible]

紹温台六衛衛所湖二所都將劄運糧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九石分派一總官軍帶運為照漕運國家重務浙江等一十二總所轄一百三十一衛所旗軍一十二萬六千八百一十一名一軍該運正米三十石七斗二合共歲運四百萬石每總船有定額每船軍有定役每軍糧有定數特命臣等奉勑行事職掌既專責任有在今乃一切不經漕司職掌安在及查運船連年損失錢糧缺乏造船不前類多老舊不堪重載今計每船該裝正耗糧并運軍例帶土宜行糧不下五百餘石若再加帶委的難行湖灘洪閘水淺風疾尤為可慮況江西湖廣山東皆有運糧官軍儻各地方遇有警急一槩比例奏留運軍灑派糧米停閣掛欠漕規從此廢壞糧運孟復稽遲臣等豈敢偏執已見不以他省軍務為意切緣運軍可留防守而糧米不宜灑派運船可撥撐駕而掛欠必須着落乞勑詳議通行各該撫按都布兩司今後一應漕務悉聽漕司處分其海寧衛遺下糧船四十七隻退還原衛所該運糧米照船裝載不得灑派掛欠糧二千四百餘石急為處補仍咨戶部兵部漕司各登籍備照一

議通負爲照近年降額造船外風漂水溺數多以致各總缺船兌軍或每船加派糧米船既洗薄載復難重尤易損壞不得已額覓民船公私勞費日甚一日即計明年全運除歲造外缺船一千五百餘隻大約用銀一十五萬兩將何取給卷查嘉靖二十六等年各總缺船數多該漕司會議動支淮安府庫軍辦糧銀八萬九千八百餘兩補造淺船九百二十二隻以濟全運候各船及號之年扣料補還除陸續解過銀二萬一千九百九十六兩外尚有未解軍民料銀六萬七千八百餘兩蕪湖廠

欠銀四萬四千一百一十五兩嘉靖三十年江西清江縣奸民董良等領侵官銀八千二十三兩其減存辦料銀浙江欠二萬四千餘兩江西欠七千一百一兩湖廣欠五千四百三十六兩通查各項欠負銀一十一萬二千三百餘兩雖小料大料名色不同然修船造船支用則一往年漕司尚有積貯一時缺船銀兩未到尚可那移濟急今查淮安府庫並無積貯船銀造船日增料銀日負豈不有誤糧運乞勅該部一行南京工部將蕪湖抽分廠嘉靖三十三年八月起至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止

儘將該廠銀兩解還漕司務足四萬四千一百一十五兩之數一行江西巡撫嚴行該府縣各掌印官定限務將犯人董良等侵欺銀八千二十三兩變賣家產盡絕將銀傾銷成錠差的當人役解赴漕司及浙江江西湖廣各巡撫嚴督司府州縣衛所各掌印管糧管廠官將前項扣除減存料銀作速催徵立限完解漕司庶幾銀兩不致缺乏糧船可得如期修造一議庫藏照得各總衛所歲運遇有折色船得減存軍得辦料每名該銀二兩四錢解發淮安府庫專備修船支用嘉靖十年因徵欠

拖延漕司題議工部覆題欽依通行各該巡撫并各省都布二司嚴督府州縣掌印官公同衛所將減存軍辦料銀扣存軍應支月糧銀兩抵解漕司寄庫修船各府州縣遵例扣抵者固有而違慢不扣者尤多甚有扣存彼庫各該官司不知漕運緊用錢糧輒作堪動銀兩任意那用及至行催支取修船即稱奉有彼處撫按批詳支吾搪塞亦有就彼造船分文不給致累旗軍賠料修船盡將行月糧銀償還料客者又有吏胥作弊支百扣十者又有必須行財央倩囑託方得關支者又有廠官及

該管官假稱使用侵尅冒破者及至旗軍領到私
債利息公門需索已費十五六矣甚至借貸物料
無償隨載料客在船沿途盜糶正糧還債者初意
扣糧抵料軍免追呼之擾料無拖欠之弊本爲善
政豈知法立弊生以致扣抵失時出納欠明公私
上下乾沒侵漁莫可稽查再照淮安府設有阜積
庫大使攢典原爲本府歲收錢糧而設其漕運一
應錢糧似難兼管本年五月内臣等選委高郵州
知州姜愽通行查盤造册合無就於本府内另蓋
漕運庫一座請給漕運庫條記添設官攢專管看

守仍通行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司府
衛所掌印官務將見在存軍料銀不拘遠年近日
儘數遵例查明那移别用者即行處補冒領侵欺
者即行嚴追其過期未扣已扣未完已完未解已
解未獲批廻者逐一查出追究具由回報漕司自
後每年料銀限十月以裏就差該衛所官解赴漕
司驗發淮安府漕運庫收貯俱聽漕司明文給付
修船旗運赴庫支領按季填報循環稽考其各總
衛所應支修船銀兩照年等第把總官查明不必
類造耽延每衛各造册給與領運官隨運過淮呈

遞漕司委官唱名給散旗軍親自領去償還料價
一議舉劾照得漕糧歲四百萬石額坐五省浙江
江西湖廣山東河南并應天江南江北直隸一切
漕例具在議單但地方廣遠官品不齊各處徵糧
後期交兌違限今年六月糧船過淮日久各處輕
齎席板多未解到若過一事稽延未免全幫遲誤
雖漕司照例嚴催文移往返動經月餘各該司府
類多抗違意謂漕司不與舉劾輙以彼處撫按批
行爲詞往往阻誤糧運年復一年百務隳廢若非
立法補救將来運事日益艱支查得總理河道衙

門因事掣肘奏准將河道有干官員聽其舉劾漕
運職司京儲事體相關尤重乞勑吏户二部再加
詳議合無將有糧司府州縣掌印管糧官職名先
於該年九月以裏開報漕司容臣查考徵兌遲速
分别賢否據實舉劾其州縣佐貳等官例不舉劾
者查照往年舊例但遇運官呈稱有船無糧管糧
官呈稱有糧無船彼此抵牾容臣即時差官提取
對證責治庶幾人心知儆若待類叅不過贖米數
石又復派取小民指一科十管糧官反以爲利不
以爲畏也其九月以裏職名未到容臣等行彼處

撫按將各該掌印管糧官住俸一議江閘鎮江衛
指揮關宣呈瓜洲原有花園港通江官河年深淤
淺若挑濬設閘通船有益糧運曾行揚州府踏勘
相同看得花園港原係通江官河從江口直抵鎮
西時家洲月河出至運河口計長一十餘里先年
曾有石閘今廢年久樁石無存及舊廢閘座逼南
居民侵佔港地開田壅墳起蓋房屋約有一里兩
邊老岸尚存即此可驗舊港形跡原非民地因淤
年久遂被占業并臨河房屋量為出價歸官比照
儀真建閘四座以通糧運免得車盤誠為漕運無

窮之利蓋緣瓜洲各壩居民圖利隱蔽官司遂使
每歲漕糧二百餘萬石運船五千餘隻勞費財力
耽延稽阻指揮關宣世居鎮江見聞真切有此呈
議又經該府水陸踏勘明白臣又督同揚州府縣
衛官及各運糧把總步行周看相同但所費樁石
工料人夫錢糧未經估計查得先年建造瓜口閘
一座動用漕運官銀一千三百餘兩今計四閘約
用銀五千二百餘兩并給買臨港民占原地開濬
封隄栽樹修葺等項再約用銀五千兩共計銀一
萬餘兩及查每歲江北浙江下江等五總過壩正

耗糧米二百萬石每石合用盤壩脚米一升共用
米二萬餘石折價每石四錢值銀八千餘兩以兩
年車盤之費足勾創建四閘前項銀兩暫借淮安
府庫漕運官銀支出專委南河工部郎中監督分
委廉幹官員管領若官為採石責令往来船隻附
帶不無耽延歲月工程難完相應召商并木鐵灰
麻一切兩平收買顧倩人夫從內及外次第建造
不勞民力不歛民財候至下年查將各總原該過
壩脚米扣銀補還漕庫足數停止再照四閘相去
不過十里合用銓選閘官一員閘吏一名總司啓

閉每歲二月閘糧運盛行止放糧船禁止民載出
入至七月內糙白糧盡即為封閉其往来民貨船
使照舊各壩車盤候十月以後各總回空糧船到
閘却又開閘放出庶船無停滯糧無盤剥而盜侵
之弊亦盡革矣一議行糧運軍行糧沿途口食若
或耽延未免糶賣正糧必至掛欠往年減折行糧
數少未嘗告乏近年全運行糧支多及改倉支領
亦稱乏絕議單內開運糧官軍行糧浙江江西湖
廣江南直隸衛所俱本處倉關支南京各衛官軍
就於兌糧水次倉關支惟江北二十二衛所官軍

俱於淮安常盈倉關支查得每年全運行糧約用八萬餘石内除派兌淮鳳揚三府幷山東河南領兌者約用二萬五千餘石應合照舊常盈倉支領若江南兌糧官軍約用五萬五千餘石嘉靖三年漕司議將蘇松等府起運鳳揚等倉糧四萬六千石常鎮二府該上常盈倉糧一萬一千石俱兌上倉就於本處水次聽監兌等官隨正兌支給江北二十二衛所官軍行糧幷行淮安等府將原上常盈倉糧四萬六千石改運鳳陽等倉上納以抵蘇松等府原納之數行之一年官軍稱便止因各府

不恤漕軍未遂拖延隨申復舊常盈倉支給即今河道煩難地方多事合無仍照嘉靖三年事例將淮安府該上常盈倉糧四萬六千石改上鳳陽等倉抵補蘇松等府原數却將蘇松糧米存在水次支給行糧其常鎮二府該上常盈倉糧一萬一千石亦留水次聽江北等總隨糧關支再照浙江湖廣江西南京北直隸各該水次支給行糧俱要各該衛所印信文冊以致往返留難科派百出守支官旗指稱造冊經過各衙門使費衛所軍多者百十餘兩少者不下六七十兩此皆軍士骨髓相應

通行南京省府只遵照議單事例每正糧三十石七斗二合作軍一名給行糧三石每運官一員亦給行糧三石塡入原給勘合雖稱灑派逃故原船非人不行只照運米支糧庶免旗甲沿途包陪顧工科歛大弊一議分總浙江一總官軍二萬一千八百餘員名淺船二千餘隻比之各總數增一倍况溫台寧處金衢等衛所離省隔江船回寄泊杭州官軍俱各回衛把總官在京催督完納每至歲暮方得回南分派水次相去甚遠一官勢難徧歷至於委官補軍修船查糧止憑文移往返旬月盜

糧侵料弊端百出連年掛欠每至二三萬石那用羨餘等銀亦不下二三萬兩追補雖嚴拖延如故年復一年通關未獲比之別總積弊尤甚查得江南原設一總比因軍衛隔遠難於鈐束嘉靖四年漕司議題准分為上江下江二總各設把總官管理至今稱便合無比例將杭州前右紹三衛湖海嚴三所淺船九百餘隻總運糧三十萬四千五百石零分為浙西總寧處台溫四衛金衢二所淺船一千一百餘隻運糧三十六萬七千石零分為浙東總添設把總官一員一議旗船查得清江廠每

年額造中都江北直隸南京等總淺船五百五十
二隻惟鳳陽直隸衛所旗廠料銀原有餘丁貼辦
月糧抵扣今因連歲災傷糧無見支差役繁重丁
無空閒又因全運衛無減存軍無辦料每遇改造
告急只得借支別總那東補西旗船未及告完別
總又復取討官軍受害公私俱弊年後一年疲困
極矣查得江南府州京糧五十二萬八千七百石
零每石該扣銀數比旗船額料止少四百五十二
兩零仍於減存軍辦修船料銀內補支前銀起運
過淮照數扣存寄庫作各衛旗船料價比與南京

總衛扣用三四輕齎造旗船事體相同似應准扣
一議軍夫查得節年題准事例凡遇公差馳驛文
武大臣進貢進鮮等項州縣驛遞人夫過關米等
項各有定數爲照每年進貢鮮品并龍袍御用物
件等項經過軍衛自應撥夫拽過一程即回生理
有等勢豪不遵國法或一人乘坐數船或一船齎
執數關沿途吹打響器每到一驛聽信船頭撥置
多方需索既有州縣驛遞人夫應付又要軍衛夫
力軍牢吹手又要折乾及查各衛原設答應軍夫
數亦不多逃亡過半遇有公差郤將雜差餘丁輪

撥日無休息除胥濫關文照例裁革外乞勅該部
詳議出榜通行撫屬軍衛有司驛遞衙門張掛曉
諭今後凡遇進貢鮮品等船合用軍夫悉照舊規
應付外其過往使客不分大小官員船隻如有牌
行軍衛抄牌者不許抄行應付軍官阿意奉承者
一體治罪干礙應叅人員聽撫按衙門叅奏施行
其各衛原設答應軍夫盡行裁革僉補操運一議
俸薪江北地方設總督漕運巡撫都御史一員
及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漕運理刑刑部主事督造
漕船工部主事淮安及徐州各管倉戶部主事徐

州呂梁管洪工部主事沽頭管閘工部主事共八
員俱帶有家小駐劄淮徐地方各應得俸薪銀米
俱差人齎文赴京各該部院關領如臣本色食米
一石照例每月於淮安府支給其管河郎中等官
八員每年該支本色米九十六石計筭公私之費
四百餘石方得九十六石至京通計兩直隸十三
省各有京官帶家小駐劄者每年食米不下一千
餘石俱應查照臣例就於各該地方存留糧或別
項官銀內支給似於京儲頗有便益其折色俸銀
并折絹折布等項一體查照在京則例亦於所在

官司應解戶部銀兩內支給再照臣等九員該柴薪四十二名共銀五百四兩相應就於所屬四府三州各衛門扣除缺官柴薪馬夫銀兩內支給有餘扣解兵部少欠本處贓罰銀兩補支通計兩直隷各省不下六千兩俱應議處不惟解戶收頭糧長免於徵解各官亦得就近支用殊為兩便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方鈍等會題奉 旨這漕運事宜都依議行〻上介溪相公書曰某素無學術且不諳吏事尋常職守自分尚不能勝況帝鄉四郡表裏江淮雲帆萬艘襟喉水陸重以饑饉加以師旅人情易致驚疑事體未能歸一竊恐歲運後期春耕失業罪愆匪輕日夕憂懼今雖倭船出海漕舟過淮將來事勢尚未可知茲者循例條上便宜數事徒知五窮之技自謂一得之愚豈敢是已而非人輒欲創新而去故萬乞開誠布公兼試畢屈寧取長而棄短不因人而廢言衡室萬楹寧辭尺寸之木韶音九奏或更琴瑟之絃不勝幸甚○又云秦誓所謂休休奚俟門墻之桃李臯謨乃言采采豈遺匠人之棖題友人見之曰猶不遜○與雙江書曰七八日前半洲公檄至某本凡庸即乞移

文且止山東兵本省操練明年正二月審度賊勢待報啓行庶於民情軍務兩便不然恐今秋兵至而賊已去明春賊至而師又老爾且其撫屬比之江南賊不足深憂地方困苦為可憂江南調兵凡安家行糧等項俱令有司驛遞支給其何能堪再加以山東兵從沛至揚驛擾何可言外寇未能平內盜因竊發實腹心之患今日之事有可一言而決者累千百言而未定有可一時而就者經年而未行所恃以指揮發縱者有我翁在也尊翰欲問荊川兄隆中之術竊念孔明出師表云此皆數十年內糾合四方之精鋭則今烏合不練之兵恐孔明臨之亦未得如意孔明是時祈山六出亦自謂成敗利鈍不能逆覩人材不甚相遠但擇忠實不欺可倚任者付之幹辦而又寬其約束假之歲月方可不然日復一日所可憂者不獨在倭奴也○上添設沿海把總疏畧云國初防倭掘港為急設有備倭官軍一千五百員名正統十四年調取一千名北征守備遂弛即今通州倭寇流劫俱掘港登岸乞添設把總一員防禦 旨下兵部允行○上保留官員疏畧云撫屬地方表裏江淮襟喉水

陸寔錢輔重地特設兵備官一員駐劄徐州命其拊循軍民防禁盜賊訓練兵馬保障城池一切河道屯田鹽法倉糧事務咸得經理責任既重稱塞寔難副使李天寵才行並茂文武兼資歷任以來摧強拊順節用愛民練兵積穀除戎設險皆有條理真干城腹心之器也近日倭寇攻圍通州前賊未退後賊復至臣本菲材束手無策天寵躬擐甲冑獎率三軍如臯一戰大敗羣賊所斬首級悉係真倭生擒從徒委是叛賊蓋通州前後斬獲功次雖多內有搗巢刼營追躡擒捕所得未有如天寵

搴旗金鼓列營布陣大挫賊鋒扶攜逃遁者也臣欲援引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原任兵備副使後陞布政司叅政兼按察司副使仍管兵備事例乞久任天寵不意本官乃有求歸之疏乞勑吏部詳議陞職留任時李古冲公爲冢宰即推天寵爲僉都御史巡撫浙江○上定議江南江北兵糧疏畧云江北連年饑饉雖蒙恩蠲賑未見寧輯去歲逆賊師尚詔竊發今年倭寇焚掠通州調遣徐亳邳宿等處官兵勦捕各給召募安家銀兩隨途應付船隻行糧草料皆取給於江北四府三州庫藏

虛里甲困敝已自不堪近據廬鳳徐沛蕭碭泗亳等府州縣節申江南防禦倭寇屢蒙上司明文責令挑選兵快多寡不等各要量給盤纏差官管領至江南聽候遣用沿途有司支給行糧等因到臣因賊情緊急當即批行所費錢粮難以悉數只如無錫之富庶百倍沛縣今調沛人守無錫又令沛縣出辦安家銀一百餘兩自沛至瓜洲經行江北一千五百餘里又皆出辦行糧江北地方豈堪此等勞費臣咨行總督衙門要令江南調江北之兵自備錢糧給與盤纏并隨途糧草應用其召募去

處并經過有司免其責辦本年六月內又據徐州兵備道呈總督衙門仰道督領精兵一千五百名前到丹陽蘇州等處會合截殺遵依先選徐兵八百名責付徐州左等衛指揮佘漢等統領又行徐州動支銀八百四兩分給官兵安家經過州縣又行支給廩糧隨批該道選兵盤纏如擬支給及咨總督衙門查將前項官兵用過安家盤纏銀兩轉行江南巡撫衙門於蘇州等府收貯防倭官銀內照數觧補還庫以後江南調取江北兵快悉照施行去後臣又節查先年浙江江南巡撫等衙門差

官前來江北召募驍勇俱自備銀兩願募合用盤纒行糧各有彼處齎來銀兩應用今年四月內南京兵部差官江北募兵其安家盤纒行糧俱帶領給散惟近日江南調取江北兵快不下三千餘人錢糧一切取辦於江北通計不下銀萬兩夫既役江北之人復竭江北之財是江北四府三州兼江南之徭賦即今鳳淮等處修理　皇陵蓋造高墻建閘濬河搜括已盡不惟有司幹辦不前民間亦甚搔擾此江南江北錢糧所宜議處也再照倭寇之內華人十居七八類多奸狡知我水陸險易地

里遠近將官勇怯軍兵多寡謂蘇松在浙西江北間以故今春先犯蘇松致使浙西參將盧鏜江北參將解明道各領兵策應賊遂分投南北登岸搶刼遂至蘇松浙西江南江北千里處處失利蓋賊船外洋乘風惟所向往頃刻可到我兵策應必由腹裏道路迂遠非浹旬半月必不能至若江北兵赴江南中隔大江卒遇風波又難預料今宜沿海地方各有守兵各有援兵守兵駐劄保障賊至出戰援兵酌量賊情審度地勢分布四五枝如北邊遊擊事例遇有緊急往來策應庶保無虞據臣撫

屬自海門至海州千餘里萬一海州鹽城有警通泰參將梅希孔亦必不能不舍通州而赴援況敢越長江而赴江南乎又如鳳陽泗州陵寢高墻所在關係尤重通州被圍之時鳳泗雖有一留守司十衛所官軍又發回京操官軍三千員名臣不敢調動一人一馬蓋事體有輕重不敢顧彼而失此徐州雖有勁兵千餘亦緣彼處自古號為强悍必須兵力彈壓以此通州被圍之時臣不得已調取徐兵六百名一戰勝賊即時發回誠恐山東河南交界去處盜賊生發須兵堵絕一則近護運河一

則遙防高墻故也夫善守者必逸已而勞人善戰者必安內而攘外今連年防倭浙江江南等處調募江北兵勇甚多是防倭而不顧鳳泗徐邳恐非長策此江南江北軍旅所宜議處也臣本菲材豈敢偏執己見自分彼此竊念倭寇焚刼之禍顯而易見閭閻窮苦之變隱而難知小民至愚而神即使役其力用其財均平齊一彼亦無憾若行以一切之法少壯者既奔走鋒鏑之間老弱者又供億徭賦之外安能保其不有他變乎況賊情難輯而易發民心易動而難安良善為之驚疑姦雄因而

翁動是海徼未寧而中原先敝乞勑該部從長計
處不得專意防倭而不慮及陵寢運道髙墻及鄰
境盜賊庶民財不至偏累事體不至偏重外患可
平而內憂可弭　旨下戶兵二部覆議允行〇八
月上請發銀兩築城疏畧云揚州府申議築城銀
如臯縣該四萬六千四百一十兩零海門縣該二
萬二百六十兩零泰興縣該三萬一千七百八十
四兩零三縣共該九萬八千四百六十二兩零今
止有運司餘鹽銀四萬兩本府見在止餘事例銀
三千兩贓罰銀二千九百兩稅契銀六百九十兩

通計不及五萬兩等因到臣議照如臯海門泰興
三縣急宜築城既經該府勘估工料銀兩前來查
得戶部咨准留餘鹽銀四萬兩并該府見貯契稅
事例贓罰等銀相兼接濟今查計不足五萬兩況
見奉欽依賑䘏被寇人民該銀六千餘兩通州等
處防倭主客兵糧每月該銀三千餘兩修理器械
顧倩哨船又不止千兩海州鹽城興化等州縣城
垣坍塌向未修理雲梯關廟灣掘港呂四等處寨
堡墩臺俱未修築合用銀不下數千兩近該江南
調發江北兵快一應安家盤纏及行糧船隻皆取

給於江北而山東兵勇六千名不日將到揚州府
駐劄交割日用糧餉前項銀兩所餘無幾其三縣
造城缺銀應用有誤興工明春賊勢殊未可料今
查得鳳陽府庫見收折糧銀兩專供鳳陽九衛所
官軍俸糧先年江南織造本處賑濟并緊急賊情
官兵行糧及南京兵部犒賞池河官兵先後動支
前糧二萬二千五百餘兩今尚有一十七萬八千
餘兩積貯在庫原係軍馬錢糧似應動支伏望軫
念海門如臯泰興三縣城池實為通泰二州門戶
揚淮二府藩籬三十鹽場堂室江南常熟崇明等

縣唇齒急宜創建城池保障地方雖費數萬金而
外消奸宄之覬覦內收士民之離渙即計一歲所
獲田糧鹽課奚啻百萬況全活生靈防護運道關
係尤重乞勑該部從長計處大破常格行令該府
於前項積貯銀內量動支六萬兩解發揚州府庫
定委通判史朝賓判官趙卿總理分管趂今秋冬
賊情寧息即便興工其支用不足聽臣督令撫屬
通融湊補事畢將用過錢糧造冊奏繳仍嚴行各
該管工官員務要節以制度官不傷財說以先民
人皆趨事髙深城池重門睥堞足以禦暴客而讋

戎心縱海壖而慎封守自茲以後億萬年老安少懷享國家親賢樂利之澤男耕女織供府庫粟米布縷之征可也　旨下戸部議覆准支鳳陽府銀三萬兩○上叅浙江運糧把總吳䲶跡畧云吳䲶管運負欠嘉靖三十二年分漕糧四萬二千九百石零嘉靖三十一年分漕糧九萬九千五十石零吳䲶陞任三年未得完結不知本官見在何處督催有無赴任題奉欽依臣近訪得吳䲶已赴浙江都司到任見今署掌印慶賀萬壽聖節表文輙敢僉名畧無忌憚節行浙江布政司查勘未報今據

浙江都司呈運糧衛所官員賢否揭帖到臣查得吳䲶已列銜在司此不待回報已知到任是實叅照吳䲶先司總運欠糧數過十萬延及三年濫叨陞轉已該戸部題奉欽依糧完方許赴任乃敢故違所欠糧米何時得完乞勅戸兵二部將本官革去令職員缺先行推補咨臣差官督押處補前糧完日仍照例提問　旨下戸部允行○上賑濟䟽畧云淮安揚州鳳陽三府徐滁和三州地方災傷題奉欽依將存留秋糧照勘災體例蠲免衛所屯糧照蠲定分數折徵價銀被災饑口賑濟過共三

十三萬二千三十九名口放過銀三萬九千五百三十四兩四錢穀八萬三千二百二石○上剿逐倭寇查勘功罪䟽畧云賊勢十分猖獗江西湖廣糧船沿江而下者將至儀真浙西蘇松常鎮糧船絕江而渡者未至瓜州淮揚一帶正係漕運要途節據各處擒獲姦細供稱賊黨欲窺瓜儀搶掠揚州而淮安所屬鹽城地方去年倭賊亦曾侵犯臣雖先調官兵分布瓜儀水陸防禦便宜起取叅將喬基於揚州教場操練主客官兵隨有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駐劄儀真北扞廣陵南控京口鎮守淮

安總兵官鎮遠侯顧寰選募官兵措備糧餉分投守禦淮安麻洋港雲梯關廟灣東西海所要害去處叅將黃印駐劄瓜洲隄備漕船收江過壩入閘畿甸申畫之中又係漕輓午道之會西距泗濠舊都伊邇東聯場竈商課甚多臣叨任漕撫兼領海防既不能先事預圖又不能臨機應變以致地方失事罪復何辭即今仰仗天威倭奴退遁入民安輯糧船無阻農耕及時然賊過去處殺傷民竈燒燬房屋刼破村落陣亡吏士亦已多矣臣據各官

查勘俱從實開報不敢纖毫隱匿其給賞有功員
役賑恤被災人户奏乞蠲除夏稅減派該年徭役
俱先後劄付揚州府知府吳桂芳次第舉行訖及
照一時有功有罪人員相應分別如徐州兵備副
使李天寵律已甚嚴而氷蘗自將馭兵有法而秋
毫無犯俘馘之餘賊徒喪膽按部所至旌旗生色
若非恩信素孚於平日忠義激發於臨時何以得
此所宜論功加賞陞俸以任責成者也分守通泰
叅將梅希孔沉毅有威質直無偽進兵而通州之
門始開窮追而狼山之賊遂遁口不言功事皆就
緒所宜給賞以勵後功者也徐州等衛指揮同知
等官金漢等百戶賈勇等或守中堅而殿後嚴整
或破賊鋒而爭先踴躍掌通州事揚州府通判唐
維雖倉卒遇變不免四郊之焚刼然夙夜臨戎庶
幾百雉之保全賊至之初安輯市里賊退之後撫
定瘡痍如臯知縣陳雍奨率义民屢摧強寇露宿
原野卒保縣庭原任叅將喬基聞鼓鼙之警嘆髀
肉之復生懷桑梓之憂即纓冠而往救簡練有方
城闉無恐以上各官雖戰守不同均宜量賞以酬
其勞者也徐州左衛指揮同知金漢係須軍官部

下五百餘人斬真倭首級九顆正千戶張禾百戶
賈勇係編入隊伍官斬真倭首級各一顆不曾領
賞例應各陞一級世襲陳雍似應量陞服色俸級
仍管縣事運司判官馬徧本係文職而慷慨請行
原任儀真守備陳律先已退閒而棄鞬就道皆能
首布軍容率先士氣密傳解散之帖懸示招撫之
旗斬獲之功不無獵取而撈剿之計亦多擒執此
宜畧其過而賞其功者也原任通泰叅将今陞金
山副總兵官革職解明道始雖束手閉門銳卒潰
於鼠竄既而登陴據險州城幸爾宛全傳報或多
失實功次未必盡誣此宜錄其後效而宥其前愆
者也海門縣知縣翟次喬抗賊取勝功亦為奇避
難圖存罪亦可諒但錢糧之損失頗多而報功之
誇張已甚每欲揚已以抑人遂至陵下而罔上所
宜調用而曲全者也指揮楊縉疾馳冒險雖挫軍
威堅壁射䟽足稱敵愾惜未獲其首級然已致其
殺傷居民皆稱勇敢賊衆亦因遁逃所宜宥前愆
而責後效者也宿州衛鎮撫吕圻百戶伯永福等
三十五員赴援千里久效勤勞駐守五旬畧無喪
敗以上各官如吕圻伯永福才勇尤為可用者也

揚州府巡捕同知朱裒等二十九員才力綿薄職
守隳廢幹辦不前奔北恐後即有微功似難准贖
所宜原情罰治者也儀真守備張壽松援通州竟
爾逗遛棄如皋幾乎潰散黄橋追賊將至而輒還
角斜遇賊未戰而先走况掘港乃其信地倭奴從
此登岸儀真今之要區江防豈可乏人所宜深懲
而亟罷者也揚州衛指揮張明化等千百戶劉夢
魚等巡檢等官李恂等五十三員均有地方之責
曾無保護之計以上各官所宜行巡按御史提問
論罪者也陣亡百戶高時義勇沙子現直抵賊舟
奮勇血戰殺賊數多所宜贈官錄子以風勵將校
者也如皋縣吏吳位孟遇各斬獲倭賊首級一顆
未曾領賞内吳位告乞免考孟遇告乞超叅所宜
查例酌處者也乞勑該部詳議覈實將李天寵陞
賞梅希孔給賞余漢等量賞陳雍量陞服色俸級
解明道復職程次喬調任朱裒等罰治張壽松罷
黜張明化等提問内金漢照部下五百人斬首五
顆事例張禾賈勇照編入隊伍官自斬首級一顆
事例各陞一級世襲高時照洪岱等事例贈官兒
男陞一級世襲沙子現量贈一官仍令伊男冠帶

吳位孟遇照例免考超叅再照總兵官鎮遠侯顧
寰孝友廉靖端毅弘達叅將黄印幹濟明敏操履
勤慎揚州知府吳桂芳綜覈有為有守涖軍旅
不剛不柔務令久任必能裨益漕政共濟時艱如
臣體質孱弱智識短淺凡在仕途皆知臣不稱此
任今果奉職無狀一籌莫展上負國恩下貽民患
有罪可數無功可錄伏乞少寬斧鉞之誅薄示譴
責放歸田里亟選賢能蚤為經理地方幸甚　旨
下兵部擬議分別賞罰及照漕運侍郎鄭調度有
方運籌無失激勸忠勇旋平既沸之波蕩滌妖氛
竟奏發蹤之效雖自陳不職乞恩譴責但功大罪
輕似宜量加褒賞顧寰黄印吳桂芳雖無斬獲之
功各有勤勞之績亦應量賞奉　旨張壽松并張
明化等巡按御史提問陳律等姑免究馬倫等漕
運衙門分別獎賞陳雍陞俸二級鄭曉顧寰各賞
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李天寵梅希孔各十五兩
二表裏黄印吳桂芳各十五兩其餘陞錄贈官等
項都准行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五

不肖孫稷洵校梓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秋八月上開設干羅巡司疏旨下部議允行○上地方秋災乞免糧議賑疏旨下部議允行○督府咨問方畧答之畧云一議分布官兵將閩浙江南江北沿海一帶地方各選水兵哨船聯絡數千里分定界限往來巡哨遇賊併力海中截殺行糧兵火器械各該地方官司備辦此為外第一層水兵其次沿海副總兵叅將備倭守備守寨守堡守城等官統陸兵防守信地遇賊近岸併力攻打無容登岸各照信地往來戰守不得調動此為中第二層陸兵又其次稍近腹裏量地遠近及賊徒出沒去處另設援兵數枝如西北遊擊事例左右前後往来策應此為第三層援兵一議拱護陵寢孝陵宜專委南京五府大臣一員統兵守護其江北泗州祖陵鳳陽皇陵專委副留守許文學操練原奉欽依發回京操官軍三千員名并鳳泗等十衛所官軍專一防守不但禦備海寇其山東河南徐邳亳潁一帶盜賊倘有竊發責成剿捕一議宜諭倭奴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但不必專遣官員或寫勑付朝鮮國轉諭或令閩浙布政司移咨傳諭以日本百八十年恭順朝廷及朝廷優厚之意今節年倭賊侵犯中國國王或未必知故特諭介不徒專責彼國藩翰之義并諭以海中諸國北莫大於朝鮮南莫大於安南皆因交通中國奸人勢漸强盛夷國反被其害如朝鮮先時為中國人衛滿所據近年安南為中國人莫登庸所篡可為明鑒他日王直等未必不為衛莫之事彼時介國求救中朝亦已晚矣急令禁戢遠近大小各島及境内各道如遇中國逋逃在彼誘引買賣及駕大船有兵器者即便擒拏解送中國朝廷自有厚賞其本國夷人有打造船隻不請本國原額勘合擅自泛海通市及假名進貢者一體擒拏照彼中法度重治一議防護運道今年賊至腹裏地方在四月以後尚且燒搶糧船一百餘隻虧損漕糧六萬石其時賊未知運道倏忽驟至今北自無錫南至崇徳中間如楓橋平望八尺王江涇等鎮皆運船必由之路被賊經過識認明年事勢尤為可慮前擬第三層援兵令其外禦賊徒内護運船旌旗金鼓聲勢聯絡自不敢深入是一舉而

兩利也其京口以北淮安以南防護運道合用兵食漕司自行處置一議預選將校即令調兵數多而統領乏人大將小將才局分定只如淮揚一鎮須揀選才可統千人者十員統五百人者二十員不拘官職崇卑但取才力自指揮至義勇官皆可選用仍令本處官員統本處兵勇則上下相識情理相通約束易行戰守效力一議更調守令守令得人城池兵馬錢糧器械事事皆能綜理如不得人即使文移督責略不關心蓋其智識本自尋常力量本自庸弱非不欲效力天生材質固自有不

可強者急宜更調庶便集事不然上官徒勞心力耳一議區處錢糧見今各處府庫搜索一空民窮財盡加以數千里旱蝗額糧尚須蠲免援例者又甚少豈堪加賦豈堪勸借必須大破常格或討浙淮餘鹽餘銀或留杭蘇淮揚各鈔關銀兩或停解折草折麥銀兩或准令海沙砦民水手獲功不願領賞者或監生吏農承差照賞銀數准作援例軍門出給劄牌執照仍移咨該部查照准行一議召募銀兩江北募兵向來每名銀二兩五錢今見山東兵每名十兩人情遂謂厚薄頓異豈知山東原非被賊地方况藉天恩優厚亦念其遠離鄉土故耳比之浙江江南江北福建各本地方身被賊寇者此自守自戰為己父母妻子室廬豈得與隔別省分比論多寡召募銀兩必須題定則例○九月上挐問鎮江府縣掌印管河官題奉旨陳奎准納贖張壽劉秉彝左祿姑降一級別用申介罰俸三箇月○上預處來年漕運題畧云臣前題議預處江南沿海漕糧止因今年春末夏初海寇猖獗預為明年兌運之計尚未知地方災傷也及至八月初一日臣又題為異遭異常水旱蝗災乞寬秋糧

以救民生事亦止因江北四府三州秋糧難徵請乞蠲減之計尚未知即今海寇猶未斂戢也及照浙江杭嘉二府直隸蘇松常鎮四府皆財賦重地嘉靖三十三年既因賊至夏麥未得全收秋苗未得全種幸而稍有得種者又被旱災屢經賊患秋禾未得登場夏麥未得入土兩年二熟收成失望富厚之家已難支持貧細之民盡皆逃徙重以瘦屍餓莩轉於溝壑征兵饋餉急於星火不惟三十三年秋糧徵收艱難抑恐三十四年運道梗阻近又聞糧船已到張家灣者因通惠閘座水衝坍塌

京倉輸納尚爾留滞不過旬朔風氣向寒未得開
行必至守凍况運軍連年舊欠新欠剜肉補瘡月
糧行糧張顒待哺今復艤舟久候不無饔食正糧
掛籌揭債勢所不免萬一海寇今冬未得解散明
春益復縱横則耕稼方興必貽田畯之憂舟車所
至復有萑蒲之警年復一年何時休息賦税日縮
軍旅日煩民力日疲國計日乏矣乞勅該部從長
議處將江南江北災傷被寇地方秋糧早定徵蠲
減折及支運等第馬上差人賫文付各該巡撫官
作急坐派各司府州縣徵收聽運仍將三十三年

運到漕糧或儘上通州倉或預放官軍俸糧或隨
宜分頓德州天津二倉其脚價空貼免贓墊倉等
項悉聽該部處分務令糧船凍前入閘南行疾速
修船以濟新運不惟臣得免瘝官誤事之罪其於
京儲邊餉保民禦寇均為有補臣竊念國家建都
北平乃朝廷親為守邊鎮撫華夏漕運糧米蓋不
獨上供九重下給百官六軍萬姓之用寔尺食足
兵安内攘外社稷大計臣待罪漕司所宜心思力
行不俟督責勉圖報稱於萬一但臣體質孱弱才
識短淺徒抱先事之虞曾無應務之略而所轄司

府州縣等官隔離甚遠約束難行不得不歷陳於
君父之前臣不敢備錄前後奏覆文移繁瑣塵瀆
謹述槩闗略節情詞仰祈聖覽昔神堯大舜之際
寔千古極盛大治之朝尤且君臣上下都俞吁咈
每以蠻夷猾夏四海困窮為慮臣叨冒職掌豈敢
因循隱諱伏望採擇早為經理　旨下戶部允行
○上倭寇登刼疏畧云嘉靖三十三年七月　聖
上軫念東南生靈恭差督發山東官兵六十員名
前来經過淮安臣隨赴揚州府交割總督尚書張
經統領其時江南蘇松節報倭寇猖獗臣遵照兵

部題奉欽依彼此夾攻已將撫屬地方叅將喬基
指揮金漢千戶姜旦等水陸官兵一千八百五十
員名狼山哨船三十隻調赴江南會合勦捕仍慮
江北空虚督行兵備等官各於險要集俟今年秋
冬之交併力勦滅此賊不惟江南安靖江北亦得
休息不意倭寇内多姦細調知江北驍勇官兵已
赴江南遂敢復窺江北海防兵備副使張景賢叅
將梅希孔報呂四場已到倭賊焚舟登岸賊數雖
少皆是真倭滑賊兇猛無比通州又申狼山有賊
船七隻往来不絶海防道調呂圻兵拒戰得獲首

級一顆殺死倭賊百十餘人俱被用火燒燬尚有
首級可辨及咨總督發還江北官兵回咨江南賊
勢未平邊難撤回外爲照前項倭寇恐今年秋冬
之交尚爾縱横明春竄聚益衆叛謀叵測深爲可
慮况江南運道自浙江崇德縣與直抵吳江蘇州
等沿河楓橋平望八尺王江涇今年屢被賊徒經
過焚刧殺知運道萬一賊如上年盤據海濱舊賊
又至明年春正二月深入侵犯糧船或在水次未
得兌糧或已兌糧未出京口風火不測別無支港
實難防護乞勅戶兵二部從長計議備示方畧分
投戰守務使倭奴海賊痛遭誅斬庶幾農人力田
竈丁煑海得供辦國家常賦糧船自浙江以至京
口得保無虞此係國計生民迫切大患臣待罪漕
司不敢不言 旨下戶兵二部各議允行○上剿
滅江北倭寇疏畧云兵備張景賢揭稱呂四等塲
倭寇焚舟登岸狡猾尤甚本道即赴海門中飭將
士令以挨牌門翁前拒後用大銃弓箭護之復動
通州庫銀八百兩陣前激賞退後隊長吳玄張洸
以軍法處治人心思奮連戰得勝鎮撫呂圻百戶
伯永福領官軍誘之彼見我兵單弱一擁追殺被

伏兵四起斬獲首級四十顆餘賊逃入江畢家斬
獲十二顆殺死傷重三十餘賊初十日盡將倭寇
勦滅並不遺漏一人下兵部議覆奉 旨是鄭鏛
陞俸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張景賢陞右
叅政仍兼兵備副使照舊管事○與督府張半洲
書曰維揚侍教受益甚多眞勝讀十年書衮鉞方
渡江而霖雨適至此洗甲兵之兆三捷之功諒在
旦夕顒望顒望茲啓毫兵二百餘人蓋自四月調
來今幾五閱月離家既久不無授衣之望生初擬
中秋賊情稍寧更番放回昨奉尊命義不可辭以
是即時督發不意此輩素聞江南糧餉之艱安家
銀兩渡江始給愚民小見遂謂賒帳木桃畫餅徒
成話說遂爾逃逸數多生統轄不嚴罪復何辭奉
別方至天寧寺喬叅將來白此事惶悚無地已隨
令喬叅將別行選補務足四百名之數安家銀兩
遵奉制諭亦令揚州府且就此給散聽候軍門裁
處毫兵逃逸者行頴道提問夫人情易動而難安
事機難得而易失生屢以糧餉隨兵奏瀆正慮此
也况淮西風俗雖脅力強悍然亦難於約束相州
岐漭符離往事可鑒遼陽雲中上谷尤耳目所覩

記生辱知愛不敢不盡其愚伏惟留神○十月上
劉平倭冦首級疏畧云張景賢呈石港茶場各有
倭賊登岸備倭千戶張祚等率兵追斬真倭首級
二十顆餘賊趕下海潮淹死不計其數一賊不存
及查呂四場倭冦又該本道統兵斬獲首級七十
四顆并生擒倭賊三名地方稍寧但江南水陸會
兵夾擊切恐此冦乘風北走可慮即欲再調徐沛
頻毫兵勇防禦又緣地方災荒人情易動難安已
經移咨總督軍門發回原調江北兵船回守信地
分布戰守　旨下兵部議覆為照前項倭冦節被

各官剿滅委可旌異奉　旨陞賞似難再議但倭
夷狡猾每每乘虛入犯在我隄備豈容顧彼失此
移咨總督查照江南江北賊勢將原調兵船酌量
議處奉　聖旨是○上秋災再請蠲減稅糧疏畧
云先該臣題撫屬秋災重大議將各府州縣兌運
糧米折徵銀兩改兌糧米改撥支運存留屯糧減
免具題去後隨據徐穎二道及各府州縣掌印管
糧官勘得各屬先遭久雨復罹旱蝗田禾失收小
民絕望通州海門如皐又被倭冦殘害已經巡撫
具奏議將兌運米折徵銀兩改兌米改撥運近該

戶部查得臨德二倉無糧可支復行前來通徵本
色查得上年秋收時米石不過價銀五錢今價已
倍上年蒙恩准撥支運米八萬石今不敢望如前
數但乞准撥四萬石均派重災及被倭冦地方與
折色銀兩相兼徵解　旨下戶部議行○十一月
上挑濬運河疏畧云新莊閘一帶河道節被黃河
泛漲年濬隨淤勞民費財迄無休息查得去冬今
春挑濬馬家嘴等四處工程計用銀一萬二千一
百六十餘兩況今歲河水較昔特甚灌入裏河一
十餘里水勢稍緩沙泥停積舊工徒費新役復興

即今回空糧船不能陸地行舟率皆車壩年久舊
船破損益多欲候奏請至日興工恐新運期迫勢
不容緩即行南河郎中包應麟督管勒限完報計
夫三千名銀二萬五千兩零　旨下工部允行○
上剿滅江北倭冦查勘功罪并乞預為防禦疏畧
云據揚州府申准通判史朝賓牒該臣劄仰備查
倭冦流刼官員功罪查勘得嘉靖三十三年八月
十五日倭賊自江南來至呂四場殺死男婦五十
六名口燒毀草房九十一間兵備張副使統領
海門縣掌印判官趙卿等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

福等官兵勇竈截殺斬獲真倭首級七十五顆殺
死被倭燒毀不得割取首級并追趕落水溺死者
不計其數奪獲倭器九百八十五件兵勇陣亡五
十四名本月又有倭賊自江南來至豐利場登岸
十月又有倭賊從江南來至餘西場登岸殺死民
人二名燒毀草房三十二間官兵竈勇截殺斬獲
真倭首級三十一顆射死截死被倭搶燒并溺死
者約有二百餘人奪獲倭器五百八十四件陣亡
兵勇七名並無妄殺冒功等情此皆兵備張副使
親臨行陣是以賊寇望風而勢自潰軍竈戮力而
功自成本府知府吳桂芳動支官銀一千五百兩
召募各場竈勇仍預發銀兩在通州如皐等處支
給兵餉以致寇至兵不遠調而精銳自足費不及
民而芻糧已備前項首級多係各場竈勇通海民
兵斬獲其生擒倭賊三名另招詳奪等因到臣除
給賞有功員役優恤陣亡壯勇量賑燒毀房屋醫
治被傷軍民悉遵節奉欽依劄行知府吳桂芳舉
行外爲照張景賢志慮忠純才猷宣朗三令五申
而賞罰甚明一月三捷而倭賊殆盡所宜加賞陞
俸乂任責成者也吳桂芳建議調募土兵先期給
發兵餉綜理周密而神思安閒氷栢自將而出納
無吝所宜重賞者也通州知州程澄泰州知州趙
祖朝如皐知縣陳雍海門縣署印判官趙卿等宿
州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等所宜量賞者也及
照各該地方官員獲功頗多失事亦鮮况江北自
千戶姜旦船三十隻驍勇水手曹鼎等五百名調
赴江南之後水兵既乏哨探陸兵遂難禦防似應
免究以責後效再照江北江南相去不遠通州與
常熟縣相對三十里海門縣與崇明縣相對十八
里即今常熟節經寇難崇明已被殘破而倭寇見
今糾聚吳淞江口及八團四團者不下數千皆陸
地置造房屋千數間水中聯絡舟船千數隻是皆
數年積集之寇難責一時平定之功若八團賊乘
風至江北呂四場不過一日四團賊不過半日而
江北兵船乂住江南江北空虛殊爲可慮况使船
難於使馬舟師之練集甚難主兵便於客兵烏合
之徒衆易散今賊徒水陸盤結有備而我兵調遣
乏人恐姦謀叵測今冬未得解散明春益復猖獗
豈惟通泰海門如皐四州縣危急萬一賊渡海而
北則呂四等場皆有小徑可越通泰而直趨揚州

遡江而西則狼山等處皆是長江可犯瓜儀而窺
伺留甸如此則漕運阻絶江淮震動矣若專顧江
南不顧江北即使江南安靖而江北驛騷憂方深
也今賊少船寡尚可支持儻船多賊衆何以待之
乞勅兵部詳議上請咨行總督將江北水軍發回
江北休息一二月以待明春賊至遠爲哨探防禦
仍於明春正二月間再發健將精兵二千員名前
来江北瓜儀駐劄以防備漕運拱護南京　旨下
兵部議覆張景賢先奉旨加陞吳桂芳呂折伯求
福等動支官銀犒賞江北兵船咨總督議處先是
又措置兵船選募驍勇二千五百名便宜起取都
督周于德統領前赴江南往来嘉興鎮江間防護
運船○上謝賜白金綵幣疏奉　旨覽奏謝知道
了禮部知道○上建三里溝閘疏畧云嘉靖三十
二年八月前任漕運都御史應檟因黃河泛濫淤
阻清江浦運道議於三里溝開河於適中地方建
置閘座啓閉工部議奉欽依節因水勢汗漫未得
舉行嘉靖三十三年三月該臣接管看得三里溝
開河建閘寔與新莊閘一帶河道利害相因緣新
莊閘口當徐沛黃河下流連年河水泛漲灌入裏

河河水稍平淤沙頓積以致年復一年隨濬勞民
費財不得休息若三里溝開河建閘上接泗水清
流下避黃河渾水新莊閘便可隨宜啓閉縱有泛
漲之時必無淤沙之患可節民力可省官銀爲利
甚大臣詣三里溝再三詳看溝必因水勢防必因
地勢所據建閘築隄亦應並舉泗濱一帶地勢卑
窪恐河淮汶泗諸水一時漲泛東潰既建閘以引
清流必須築堤以遏渾水即今未開河三十七工
之土已足築隄隄成閘建委於運道有益不必年
年挑河勞費財力然臺基宜高峻以壯地勢鴈翅
宜廣濶以逆水勢斯爲可久之計其東南七里等
湖尤㠯水潦漫流入三里溝新河亦爲可慮相應
東邊仍築一隄然一時併工不惟人力不前抑且
取土有限或候閘完通運相度緩急次第舉行擇
於十月二十八日祭告興工　旨下部議允行○
上旱災分豁稅糧馬疋疏畧云廬州府僻居山谷
淮安府臨河濱海地勢卑濕素非產馬處所每年
派到備用馬疋止徵價銀責令椿頭前往別處收
買觧俵小民負累疾苦萬狀即今地方旱災赤地
千里人不聊生况非當年正額皆是先期預徵即

使屢豐之歲民情已自憂惶値此積災之後有司
委難督迫合照先年災荒折徵馬價事例將廬淮
二府嘉靖三十五年分預徵馬暫准折色一二年
徵銀解納及照鳳揚二府徐滁和三州俱係災傷
重大地方各有預徵馬疋一時申報未至冊乞一
併折徵　旨下部議允行〇上屯官侵欺倉糧疏
畧云潁川衛隸河南潁州屬直隸衛中屯糧管屯
官同潁州倉官收受通關止繳河南月報止申直
隸兩無稽考以致該屯指揮其其侵欺銀二千兩
糧一萬石相應叅究今後衛收屯糧通關俱赴潁

州掛號登記其月報通關一繳河南一繳直隸庶
彼此均得覺察　旨下都察院允行〇疏城瓜洲
扼江海而走徐揚控吳楚而屏畿甸乃水陸孔道
漕運要津且人煙稠密商賈輻輳姦宄垂涎急宜
築城已行揚州知府吳桂芳踏勘估計合用物料
工食銀二萬九千六百餘兩乞勅該部再加查議
容臣督行叅政兼副使張景賢知府吳桂芳即便
措置錢糧調集夫役定委該鎮駐劄同知唐鉞總
理　旨下工部允行〇十二月上謝陞俸級賜銀
幣疏云海不揚波甫奏鯨鯢之捷天無私覆載覃

雨露之恩不惟原貸於敖彝尤且被需乎周賚既
豐祿食復晉官階益以兼金賁之章服是謂一朝
之饗遂成三錫之榮傴僂登嘉慚悚交集伏惟
皇上勇智天錫乃武乃文德業日新惟精惟一略
前愆而責後效物與更新赦小過而錄微長人惟
求舊至如臣者資材闒劣何異菅茅志意庸愚尚
同犬馬望京華而依南斗每思宵旰之勤瞻衆星
之拱北辰莫效涓埃之報邇因醜類誘我逋逃尋
致姦氓爲彼鄉導巢穴既近喙息靡常跳梁浙水
之東西延蔓長江之南北寔惟萬全之筭出自九

重是以一月之間獲此三捷詎意伐輻伐輪之食
猥及不稼不穡之人奚啻噬肉而得金豈能操刀
而製錦顧師旅饑饉適遇時艱而錢穀甲兵會逢
財絀茲欲垣墉之塗墍必先牖戶之綢繆故虞廷
雖有猾夏之憂而苗民終無逆命之理伏願天地
以好生爲德神武以不殺爲威萬姓咸和富而能
教六師豫附勇且知方赫赫厥聲而濯濯厥靈快
覩兩階之干羽穆穆在上而明明在下懋揚千載
之賡歌奉　旨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〇上佃
塘田以築瓜城疏略云瓜洲築城原議用銀二萬

九千两零今據知府吳桂芳開議要將逆犯仇鸞
原受投獻今沒官塘田召人承買可得銀一萬五
千兩及截留軍餉米抽取價銀五千兩鳳廬二府
截留協濟備倭銀查取五千兩借倩該鎮市民夫
力可省銀四千兩共足原議二萬九千兩零之數
既不敢上請内帑亦不致下派小民相應依擬再
照前項沒官塘田雖預備接濟漕運然高郵寶應
諸湖瀰漫有水之時此塘高者皆為稼穡之場低
者不過茭蒲之藪若遇乾旱諸湖水雖未竭而此
塘已為陸地以故姦民獲利一遇清查輙便投獻

孰若許取昔年備漕廢棄陂塘之田而濟今日防
漕緊急工程之費乞勅戶工二部詳議 旨下允
行

乙卯正月上留朝覲正官疏畧云嘉靖三十五年正
月初一日例該天下諸司正官朝覲但江北地方
疊遭寇盜屢被災傷田野荒蕪市井蕭條即使加
意拊循難得寧妥況海盜縱橫米價騰貴冬雪愆
期秋糧負欠百凡拯救瘡痍安輯流亡賑恤饑民
供給軍餉繕治城堡整理漕渠團練保甲召集竄
勇各該文職正官職守尤重通計應朝正官五十
員似應留任管事 旨下吏部允行仍行浙江江
南直隷多係殘破之餘府縣正官决難離任通行
總督撫按議行〇答萬少卿書曰辱公知愛歲星
周矣百凡教益奉以周旋至於深憂隱慮休戚相
關有不專為身謀者人固不得而知也日月如流
一別六載言念君子匪朝伊夕惟公行方志潔守
道達時淹留閑局誰能推轂乃今農人力苦瘠於
鴻鴈賊徒狡悍甚於萑蒲重以無藝之征有限之
戶阨死無聊偷生喜亂恐禍不在蠻夷而在閭里
中非得惇大明作之材相與戮力未得安靖也某

素不諳吏治猥膺此任奚啻面墻旋檢律例乖謬
寔多萬乞不忘久要曲賜指誨至懇〇上四奏災
傷折徵秋糧疏畧云撫屬漕粮揚州府已蒙改折
通州等三州縣改兌糧米三分之一其餘并廬鳳
二府糧不甚多或可勉強催科仍行徵兌本色外
惟淮安一府屬果如部議節奏蠲減支運改折無
歲無之即今小民塡街塞巷環遶號泣者正為此
也蓋饑穰更迭尤可百計支撑惟水旱頻仍遂至
十分憔悴又如徐州北一州四縣水淹沙壅地瘠
民貧原額漕糧多至四萬八千石比之廬州一府

反多四倍即今交春青黄不接壯者染多應募江南剿倭苟圖活口其餘老弱張頤待哺救死不暇蓋淮徐地方自正德年間流賊殘破之後生理未復舊額戶口逃亡太半新增徭賦加至數倍儘今日半州半縣之民辦往年一州一縣之事以故去者不復歸留者又復去田野荒蕪市井零落此南北通達人所共見臣待罪於茲日夕憂懼若再加以追併稅糧縱使嚴刑峻法粉骨碎身官徒加以罪譴民竟追之死亡終莫能完況民為邦本豈敢只顧今年不思來歲萬一民窮盜起卒至用兵公

私之費恐又不止於折徵而已再照臨德二倉所積空虛不敢妄撥支運兌糧米亦不敢槩乞減折惟有量改折色可以上完國計下恤民情伏乞軫念淮徐百萬生靈正在南北咽喉之地特敕戶部再加詳議合無將淮安府改兌糧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徐州改兌糧一萬八千石各量准改折一半每石連席耗折銀六錢通計二府州不過五萬石兼放月糧亦不虧損原額其餘一半併同正兌仍徵本色起運　旨下戶部允行○三月上濬完運河蹟畧云淮安漕河自新莊閘至抽分廠計五

十餘里長七千四百五十一丈挑濬各深不等俱口濶十丈底濶七丈共夫二萬七千餘名管工築壩車水放銀等官四十餘員共計工食廩糧銀二萬五千五百餘兩自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興工至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十六日告完○參廠官侵欺大料銀三百六十兩底船銀八兩小料銀四百五十兩官板銀一十八兩庫銀二百九十兩索受過銀共六百兩問永遠充軍子孫不許承襲次房子孫於祖職上降一級承襲○四月上剿逐倭寇蹟畧云本月揚州沿海州縣鹽場節報倭

賊三桅大船往來絡繹出沒江海前後結艘或五或十歲伏麥田林莽占據山頭路口殺人放火勢甚猖獗臣隨至揚州督令兵備張景賢參將喬基統兵合剿隨報斬獲真倭首級三十九顆捉獲奸細十二名得獲倭器九百三十五件是時賊見我陸兵當其衝持重不前水兵襲其後順流而下惟恐進無所得退無所歸開洋遁去○陞吏部左侍郎○五月初旬報至揚州上借糧銀以備軍餉蹟畧云今春防倭除淮安防守鹽城麻洋港東西海所廟灣羊寨雲梯關等處官兵鄉勇外揚州預調

徐潁二道官兵幷和州無爲等州縣水兵及團練
鄉兵竈勇耆民水手通計七千餘員名分布水陸
險要防禦查取鳳廬二府事例等銀各五千兩淮
安自顧不暇止取銀一千五百兩徐州一百兩滁
和二州各一百四十兩俱解揚州府庫聽海防道
募兵給餉及江南調到狼客官兵經過口糧支用
即令江南調集大兵征剿誠恐窮寇奔突江北主
客官兵未敢輕撤日費廩糧草料不下三百兩駐
一月該銀九千兩犒勞賞功置船辦器諸費不與
馬通計調取廬鳳淮三府徐滁和三州銀一萬一

千八百八十兩零揚州府庫銀一萬三千八百五
十兩零截留軍餉漕糧二萬石爲因地方十分災
傷秋糧未蒙減免遵照便宜事理每石徵銀七錢
該銀一萬四千兩內除瓜洲工程支用五千兩止
該九千兩通前共銀三萬四千七百三十兩零自
本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初一日止通計駐守
弁續調官兵該四箇月用銀不下三萬餘兩況倭
寇未靖只如上年八月九月賊尚侵犯今或未得
撤兵即使不復加添兵馬扣至八月終止又須得
銀三萬六千兩無從措處隨行鳳廬二府各取銀

二千五百兩和州一千四百五十兩前來接濟支
用臣雖知識淺薄不能體國事如家事然規模狹
隘委的視民財如已財豈敢分毫妄用以致公私
困竭萬不得已有此壓瀆　旨下戶部允行○疏
言淮安廟灣麻洋港雲梯關羊寨東西二海所俱
切近大海各有警報府城又漕運襟喉各分撥兵
船水陸備禦必須得人統領方克濟事便宜行委
原任叅將王元伯前來淮安駐劄操練官兵防守
策應及委原任叅將喬基署管梅希孔兵馬事務
○疏乞量減被倭地方嘉興府起運錢糧准折三

分之一　旨下戶部允行○上官軍奮勇殺敗大
勢倭寇疏畧云沿江沿海邊腹地方新舊倭賊出
沒縱橫兵備張景賢會同叅將張恒喬基統率官
兵設法堵截水陸奇正軍令分明器械芻糧軍興
不乏以致大敗羣賊狼狽逋去雖斬首一百一十
一顆而其溺死者竟爲鯨鯢焚殺者盡成葅醢兵
威大振地方稍寧我兵陣亡者止鄒月一名官民
人畜房船並無損傷　旨下兵部覆行叙賞○上
清理獄囚疏凡寬獄徒杖獄囚五千五百四十名
零○上異常氷雹疏五月初七日鳳陽迅雷烈[illegible]

驟起氷雹立至積地尺許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四十餘里○修理陵墳告成用過南京工部銀七百九十兩零鳳廬淮揚四府銀四千三百兩零疏下工部覆奉　旨鄭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疏謝云慶源伊始樹德奚啻於百年王氣所鍾瓜綿實衍於萬世伏惟　皇上至仁同體隆報本反始之恩大孝因心懋光前裕後之道繼其志而述其事敬所尊而愛所親遂允祠官之言兼采宏父之議亟行修葺旋告繕完殺廡巍峩包絡徐揚之靈秀寢園閟邃兼總川岳之精英視昔商祇見於桐

年譜卷五　二十三

宮周僅聞於豐水殆不侔矣若乃壽春諸王皆仁祖碁功之族　太祖本支之親緊出天潢屬在玉牒今其墟墓煥然鼎新彼伯邑之原立莫考要羨之名號徒存相去又萬萬矣臣僅叨簿書之役曾無鼛鼓之勞仰荷恩私俯承寵賚㡉塗三品每慚作器而能銘命服五章豈敢操刀而製錦期不忘於砥礪庶無愧於蜉蝣伏願百靈效順擁護玄宮萬福攸同保綏天僞詩云孝思維則邈瞻霜露於歲時書曰明德惟馨世享烝嘗於湯沐奉　旨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上停建江閘疏畧云

瓜洲築城雖為保障地方實惟防護運道城工見有次第十壩已在城中盖一鎮居民既環繞十壩而兩岸高墉又包絡萬家其於運道可保無虞今若建閘復去城西四里是築城本以護壩而建閘卻又離城舍重門擊柝之防而為即鹿無虞之計相馳背矣故瓜城未築必須建閘既築瓜城還須車壩皆為運道臣非敢二三其說也况今揚州一府迭遭倭寇伏蒙軫念生靈連築四城財力有限前項閘座似應停止俟城工完備海徼寧謐因時度勢再議與建亦未為晚　旨下工部允行○上

年譜卷五　二十四

擒斬倭寇疏畧云參政兼副使張景賢呈狼山倭寇尚在山前内一倭體貌魁梧端坐土坡餘倭傍立指畫拒敵隨被我兵生擒獲有印記一枚又委呂圻等合兵追勦利河倭賊共斬首級七十九顆捉獲奸細五名又勦餘東呂四等塲倭寇斬首級一十二顆又勦新溝倭寇斬首級一十六顆通前節次共斬獲首級一百七顆生擒首倭一名奸細五名及照兵備張景賢參將喬基張恒知府吴桂芳各效勞績除將生擒斬獲功次發通判史朝賓紀驗問報　旨下兵部覆覈○又上斬獲倭寇首

級疏畧云淮安府劉圍浦倭賊登岸同知劉一中
統兵追剿斬獲首級一十三顆并違禁異服四件
倭器五百七十件生擒倭賊二名　旨下兵部覆
覈○又上斬獲倭寇首級生擒姦細疏畧云參政
兼副使張景賢呈通州狼山生擒姦細二名斬獲
首級五十六顆倭器三百三十件　旨下兵部查
覈○上奏繳挑濬淮安河工錢糧疏畧云南河郎
中包應麟呈計用銀二萬五千五百八十三兩其
有併力用功不及二十五日之期先行完工者驗
實仍給與原議工食務足每名銀一兩之數又勘

得西門外浮橋起至南角樓抽分廠止河道淺阻
亦應挑濬共計用銀一千二百八兩係在原議外
工程動支扣除逃夫銀兩支給○六月上乞留江
北預編徭銀疏畧云江南調集大兵征剿新舊倭
寇奔突江北淮北江防海防上下二千餘里出沒
無定勢甚猖獗供億浩繁所據原題江北府州提
編均徭扣取民壯弓兵工食類解總督銀兩相應
存留江北防倭支用其浙西江南各有別處協濟
江北既無別處協濟豈得又復協濟江南浙江況
江北陵寢所在漕渠所在高牆所在五月間日照

倭賊直趨桃源去泗州鳳陽不過三百餘里自瓜
儀至沛縣運道一千三百餘里相應通將廬鳳淮
揚四府徐滁和三州嘉靖三十五年預僉徭銀不
分銀力二差俱令納銀與扣取民壯弓兵工食俱
解江北海防兵備道分發淮揚二府專備防倭軍
餉應用事寧之日銀兩有餘仍沓解戶部支給邊
餉　旨下戶部允行○上剿逐江北倭寇疏畧云
兵備參政兼副使張景賢呈呂四掘港馬唐等場
倭寇登刼會同參將喬基督兵生擒倭寇并捉獲
姦細九名斬獲首級一百七十二顆得獲倭器一

千二十五件狼山巡檢尹桼奮不顧身先挫賊鋭
死於王事情尤可憫其子尹士義既能奮勇殺賊
又能收全父屍功尤可嘉　旨下兵部查覈○上
勦滅淮北倭寇疏畧云倭寇自山東日照登岸經
沭陽桃源過河入淮至馬頭巡司賊雖不多驍悍
狡詐姦計百出海中結䑸既多聯帆亦衆適頼州
兵備朱舜民兩夜至淮督令馳至泗州統領官兵
高鶴鳴等防護　祖陵及行中都督令留守袁吉
等官兵防護　皇陵又令運糧把總等官將清河
沿途重載不分軍民盡令南岸結幇外尜遮閣密

布矢砲賊至即發勿令妄動徐州兵備劉天授統
領淮安同知劉一中義勇官王大文等隨賊勦捕
斬獲首級六十三顆生擒二名餘賊被殺者倭寇
投入黄河漂流不曾割取首級照得節年倭寇往
往先以狡健數十人先行登岸蹝路踏白若不就
殲得還海舟不日引類呼朋内外勾結動輙數千
攻圍城邑焚刼村鎮近日江北沿江沿海各有兵
馬賊徒數至廟灣蘇洋港雲梯關東西海所等處
隨到隨剿不得刼掠乃直出北海從山東日照登
岸經淮北腹裏沭陽桃源直至運河急發官兵圍
住擒斬盡絶運河漕船舳艫相望數百餘里並無
損傷地方亦無焚燒刼殺之慘　旨下兵部查覈
〇上斬獲江北倭寇疏畧云叅政兼副使張景賢
呈吕四餘東等場倭寇登岸會同叅將喬基差百
戶伯朮福衛鎮撫吕圻前去截殺斬獲首級四顆
查得衛鎮撫吕圻百戶伯朮福該臣題奉欽依取
用今俱編入隊伍斬獲首級不須領賞相應查例
陞級如上年通州殺賊有功邳州衛正千戶張禾
陞指揮僉事事例將伯朮福吕圻照各斬獲功級
内朮福係百戶陞三級吕圻係衛鎮撫陞二級𠃍、

指揮僉事世襲　旨下兵部覈實朮福圻俱陞本
衛指揮僉事世襲〇上漕糧過淮疏又上勦逐江
北倭寇疏畧云狼山倭船二十六隻賊二千餘名
督令兵備張景賢叅將喬基勦捕斬獲首級三十
一顆生擒倭賊三名奪獲倭器五百餘件我兵並
無損傷地方亦無焚燒刼殺之慘　旨下兵部查
覈〇與芹山陳公儒交代公薦舉兵備官叅政兼
副使張景賢潁州兵備僉事朱舜民又上舉劾廉
官疏舉揚州知府吳桂芳淮安知府蔡揚金廬州
推官董堯封六安知州喻南嶽泰興知縣姚邦材
江都知縣周思兼舉武職中都留守僉書袁吉運
糧把總常勳熊懷世朱仁將環薦舉境内人才原
任刑科都給事中張侃〇七月至吏部〇九月病
目偶遇俞醫纓仍用金針一撥雙目皆明〇十二
月江北巡按御史吴伯朋查勘勦倭功次疏云原
任巡撫侍郎兼都御史鄭曉孤忠自持群策畢用
綜理周而區畫當兵食咸充號令肅而威惠行將
士效命淮揚二郡獲奠安以無虞驅馳二年惟鞠
躬而盡瘁擄其發縱指示之功允為文臣武將之
倡所宜特行甄録以彰其忠而酬其勞者也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部看得淮揚地方帶江濱海前
項倭賊或南自蘇松而來或西自青州而至殺傷
之慘遠近震驚焚刼之餘室廬蕩析一時將領脆
弱營伍空虛若不足恃所賴原任巡撫鄭曉每事
經畫多方調度狼山巨捷一矢不遺日照倭奴片
帆不返臺中之薦剡累牘連篇民間之歌頌塞衢
盈道比之江南得不償失者迥不相同所宜厚加
陞賞仍與錄廕奉　旨鄭曉陞二品服色俸級賞
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先是古冲李公謂公曰
兵部覆題功次公一見內閣錄廕决矣不愈待考

滿乎公曰吾兒淳頗能讀書使其才先人圖書可
守足矣如不才則雖求廕未必得即得之不稱貽
羞也李公深嘆服○巡鹽御史莫如士題倭寇屢
犯江北數遭挫衂總督漕運兼巡撫鄭曉乃能仰
體　皇上委任之重區畫周悉調度精詳虛己受
人雖寸長而必錄誠心率物屈群策以圖全集徐
穎宿毫之兵以壯其威練通泰海皐之兵以資其
用廟灣鎮市防範惟嚴麻洋港口守禦克慎沿海
州縣場竈赤子二麥告成不致被其蹂踐三春煎
辦不致妨其鹽課此固江北莫大之慶也○公在

鎮二年清心寡欲一塵不染虛己用人寸長必錄
賂遺交際上下皆絕惟修葺高文義公墳塋月給
其孫驟米一石戶部尚書贈沐陽伯金公濂祠主
寄於僧舍誥命寄於民家公爲置房一所與其孫
居之工部尚書贈山陽伯金公純子孫無舍宇寄
居祠堂公每至泗必周給之其他修坊牌建書院
復班謁選刊板刷書一切不行以是勦賊賑饑築
城建閘民無加賦國用不乏
丙辰正月預考察外官時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
林學士古冲李公默左都御史嵺山周公延吏右

侍東野郭公朴副僉臺午山馮公天馭方厓趙公
大佑也古冲文章政事節槩才猷表表一時嵺山
廉方端靖東野重厚有文而達吏事方厓有吏才
好學潔修敏發皆與公善○二月古冲爲趙文華
誣奏策題謗訕下詔獄論死內閣南渠李公本當
吏部事會推代者默泉吳公鵬嵺山周公延及公
內批用默泉○三月陞公南京吏部尚書○四月
朔御劄下內閣曉畄事繁處用是日吏部推戎政
謝兵侍回部管事御批鄭曉改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疏謝云臣質本凡流才

非適用誤蒙拔擢之恩猥廁班行之末毎自慚於
曠職敢過望於繁司詎意韋後之餘竟獲貞需之
利屢遷列寺進貳六卿荐歷諸曹遂叅八座既濫
塵於清秩仍躐躋於崇階矧臺端領耳目之官而
樞副分爪牙之任重以戎政出於　聖謨實保邦
制治之良猷抑居重御輕之要術簡書具在尺籍
尚存若非弘毅敏達之才奚有斡旋綜理之力顧
釆及於葑菲豈足賴於干城感戢彌深愧悚愈甚
伏惟　皇上文心冀翼堯思安安玄德升聞覲耿
光而揚大烈神功宣朗内順治而外威嚴一氣無

私實類雷霆雨露萬彙咸若不遺草木昆虫至如
臣者徒抱犬馬之愚莫效涓埃之報敢不夙興夜
寐精白一心同寅協恭展布四體益加砥礪期仰
荅於鴻慈勉自濯磨庶少釋其蚉負伏願穰穰景
福　聖壽天齊赫赫威靈　皇圖日固張六師而
申九伐益隆可久可大之功撫萬邦而馭四夷快
覩致中致和之化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
知道戎政乃　肅廟所改定羅團營仍後三營曰
五軍曰神樞曰神機即三大營也設總督京營戎
政武臣一人協理京營戎政文臣一人給戎政之
印華内外文武提督官時鎮遠侯平溪顧公寰爲
總督顧公孝友廉靖端重敏達當時文臣亦鮮有
過之者其屬大將三十人各奉勅行事閱操之日
公移寓龍華寺寺在德勝門内去營不三里每日
五鼓必至營營中有罰無賞父之罰亦不能行公
與平溪百凡節省動支官銀五百兩買紅絹布給
賞亦行罰又置金鼓旗幟用銀三百五十兩以是
柄臣處禮數一切裁省矣〇五月奉勅巡督蘆溝
橋修理工程比完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〇紫
光閣成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〇九月充同知

武舉官
丁巳二月考察京官自陳疏畧云臣素行踈庸才力
綿薄况值衰年復抱貞疾委的幹辦不前訓練無
法憂懼之心雖切瘝曠之迹彌彰揆諸考察之條
宜在罷黜之列伏望　聖明將臣放歸田里別選
賢能整飭營務庶幾董正治官比隆周典克詰戎
兵允升禹迹用人行政一舉而兩得矣奉　旨卿
協理戎政盡心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〇三月閱
視賜羊酒疏謝云伏蒙　皇上特命司禮監太監
黄錦會同臣褏臣曉及兵部堂上官巡視科道官

閲視三大營副叅遊佐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都
督雲冒等面試騎步射并考察平昔賢否分別等
第擬議去留會疏具題恭候 聖裁荷蒙 皇上
頒賜臣褱臣曉各羊一隻酒十瓶臣等祗領不勝
感戴伏念臣褱忝腹心干城之任自愧公侯臣曉
本口耳章句之儒未閑軍旅徒抱同寅協恭之志
曾無思患預防之謀比考彝章與開簡閲等優劣
於騎射叅誠否於官箴欲示勸懲仰祈賞罰誤蒙
匪頒之賜叨沾大賚之恩出肥羜於上林注嘉醑
於內署旌旗生色壁壘增光臣等敢不鞭策駑駘

綢繆牖戶申明師律用紓宵旰之懷訓練強兵坐
收薇杜之績伏願誕播綏文之德懋揚揵武之威
四夷咸賓四海咸歸於禹貢萬世永賴萬民永庇
於堯封奉 旨覽卿等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大極殿成賞銀三十兩紵絲一表裏先是永樂時
京營官軍五十萬成化初尚三十萬迄今不及十
二萬加之虜寇屢犯漁陽上谷雲中塞切近京師
殊可慮公疏畧云節年營伍空虛隨時召募惟知
愛惜錢糧竟缺原額軍旅三大營見在官軍止有
九萬七千五百員名若不破格查補只靠清勾文

移往返虛應故事豈能濟急邇年仰仗 天威畿
輔安堵今年春月虜已大舉深入搶掠大同宣府
薊州遼東邊外各有虜營住牧窺伺既乂捍禦寔
難京師切近關塞尤宜先事預防昔唐虞之盛每
以蠻夷猾夏為憂成康之時尤以克詰戎兵為戒
今日制治保邦整飭京營軍馬最為急務萬一虜
營未退四郊列營都城九門重城五門巡城守鋪
遊兵并守護陵寢皆係三大營官軍調用如聞常
操練足張威武遇警調發數實不敷必須審度時
勢簡省科條不拘近利務究遠圖始克有濟伏望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通將祖役舊軍并召募新軍
長陵等八衛存留在京軍丁見今京操揀退各有
弟男子姪赴營告替者容臣等會同巡視京營科
道官督同各衛掌印官吏旗識對衆揭冊面審果
係精壯委無詐冒即准摘牌替役告補代操軍職
應替者諫令替職驗操原逃者寬限准首老病無
丁愿告退役者即與開除缺伍者照兵部原議一
行在京各衛所揀選補伍發操一行各巡按御史
清勾觧補庶幾禁革冗濫充實營伍一舉兩得奉
聖旨是選補得軍一萬二千名○司徒方公鈍謂八

曰公營中月費戶部糧二十四萬石公曰營軍今
止十二萬公但計軍營卻不知錦衣官旗校力勇
月支足當營軍之數又有二十四監局司庫匠役
騰武四衛養馬軍又不下十萬若止養營操官軍
太倉所積不啻丘山何為不及三年之積方默然
方清謹鯁直不受各邊撫鎮賄遺撙節內府支辦
繼之者皆不及○答方湖書曰數承翰教愛莫助
之海賊山寇沓犯閩中憂勞奈何所恃者我公忠
亮明達文武兼資足以獎率吏民而鼓舞兵戎以
次第勦逐爾別帖云云大抵此弊自大江以南直

抵嶺表皆然昨印嚴公亦云賊中多華人為耳目
幸獲之又多方行賄得解脫從末減人心至此但
圖利已不顧桑梓殺掠之禍此其人豈有種哉天
地神明必鑒之我公堅心勁節諒不為逸口所搖
也○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奉天門午門文武
樓并後左右中左右左右角左右順闕左右諸門
災文武大臣會議修建役夫一各色人匠一三大
營軍一錦騰五衛軍校力士共十萬人輪流佐工
運料奉　旨允行未及旬月工書趙文華會戎政
衙門題要先撥營軍三萬名應役趙既中傷冢宰

又管大工且依倚分宜不顧原題任意侵攬自謂
舉朝莫敢誰何移文取軍甚急一日在午門樓基
上相遇公謂之曰原題十萬人輪工三項酌派若
營中三萬則諸色匠役錦騰五衛該若干祖宗法
度九卿不許相壓須照原題共議而行豈不可相
知會徑自坐數取軍乎趙拂然徑出工所內外文
武諸公皆不言公與顧平溪亦出即上疏略云准
工部手本內開修復殿朝門樓工程重大煩速撥
軍夫運木一萬名運石一萬名工上搭廠卸料一
萬名共三萬名臣等看得會題所謂用夫共十萬

員名者一項各色人匠一項三大營軍一項錦騰
五衛軍校勇力也所謂輪流者五萬人上工五萬
人接工也及查三大營見在正備兵通計不過九
萬七千餘名近奉　旨挑選精銳十枝并標下遊
兵三萬五千三百名選委將官雲冐等統領操練
聽調出戰此外止有六萬一千餘名以備分布內
外拱護京城陵寢所據軍夫三萬名應於班軍內
摘撥但先年中都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班軍十
四萬六千八百餘名近年大寧班軍調守薊鎮中
都存留防倭止有山東河南春秋兩班官軍四萬

七千二百餘名內除下班休息二萬八千二百餘名到班止有一萬三千二百餘名尚不足帝真工所一處輪撥又查得山東河南中都三司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奉欽依追解脫班抵役銀共二十二萬九千兩未見分釐解到及照工部今題木料石料厰料未審有無見在何處的於何日搬運所用三萬人若照原題輪流每班止該一萬五千人若三萬人通作一班則再須三萬人接替便該六萬人乞勅兵工二部再加詳議務要欽遵明旨施行輪班官軍不敷仍照原擬僱役庶幾營

務不廢役書有程臣等既得仰遵　聖明裁定之洪規戎政亦不失諸臣會題之初議奉　旨兵工二部看議來說次日工所相見二部堂公趙即問曰昨營中蹤爲何公曰爲與原議奉欽依者不同耳趙曰亦無不同公曰原議三項共十萬人今止取營中三萬而不及匠作及錦騰五衛以此爲例則十萬人皆出營中僅勾一撥將使十萬人日日佐工乎營操只半年尚五日操五日歇做工卻三百六十日皆不得歇須查照原題行趙又曰做工勝於操公曰不論勝否只論人情政體軍旅是邪

政豈可盡數佐工以人情言軍糧一石賣銀四錢三箇月糧賣銀一兩二錢納工銀一日四分一月該一兩二錢是軍三月糧止勾一月工況未得三月糧一日到手若一撥三萬人三營九萬人三撥而徧役一年該四撥一撥該銀一兩二錢四撥該四兩八錢儻一歲月糧只有四兩八錢何以養老小經年又不撥將使旌旗金鼓束之高閣乎趙曰殿庭國家大事公曰軍營亦非小事且今木料石料厰料俱未集遂撥三萬軍可惜三萬軍九萬石米耳兵部許公曰須如原議俟料集撥軍何如公

與顧平溪起謝曰如此即易處趙不應遂退〇工部管大石窩張侍郎咨工部題取營軍二萬名運大石奉　旨是移文到營平溪曰一紙取二萬人徑不一商議柰何公曰姑少緩之公即造同年張父山公宅托其錄張侍郎原領運石勅稿勅中令其同順天保定兩巡撫起取夫車搬運公乃草手本送平溪大畧云貴部原奉勅採運大石未審勅中云何或會同順保二巡撫處置人夫車輛抑亦取之營軍昨准手本即諭各營撥軍二萬名分兩班輪役衆軍跪告大石窩採運大石自有兩處巡

撫差撥八府大車折解銀兩與工部人所共知不該營中差撥煩備錄勑諭咨來欽遵施行工部不復回報軍亦不撥而止○時雷古和公右臺錦衣朱都督公促督大工手本送營云本日工上官軍徑出長安門散去事干貴營煩為查究顧平溪問何以處之公曰此不可聞於內也即草手本云官軍在營悉聽戎政文武大臣號令既送工所悉聽提督工程文武大臣號令本日辰時微雨本府入長安門見官軍陸續散出隨問號總管英荅言工上各色匠役及錦騰五衛官軍皆出營軍隨後亦出進至午門委無匠作并錦騰五衛官軍照得工所諸色人役卯入酉出俱視工所基上旗號進止營軍應與匠作錦驤人役一體如以匠作日給工食意在節省錦騰五衛意欲優待比營軍不同須提督工程衙門先出告示知悉但營衛軍民勞逸同情似難分别雷朱二公笑而置之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六

不肖孫履洵校梓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夏五月歐陽公工書同九卿在工所對衆言永樂初建宮殿都是班軍佐工今見有班軍各營叅將管領如何營中只說無班軍却撥營軍公曰公既考典故知永樂役班軍不用營軍營軍幸矣永樂時四都司班軍三十萬營軍五十萬今班軍止十四萬六千營軍不及十萬庚戌以來大寧出守薊鎮中都存留備倭止有山東河南四萬七千分春秋兩班每班不過二萬三千五百人不勾一撥工部有住坐匠又有班匠皆應查出住坐者佐工班匠銀催役亦可少寬營軍歐陽公拂然曰何嘗有此公曰今內監及大臣科道翰林家多者三四十人少者五六人打水掃地跟隨使喚戎政官却不敢私役一軍歐陽公默然○初營中率官軍三萬人打掃火焦寅入酉出司禮黃太監錦宿乾清宮門日數相見議事官軍分丈尺及出入路道皆用石灰畫定又分定長安左右關左右左右順左右掖門皇城外街巷各口各有把總官分守止許依畫路往來纔十餘日黃公謂戎

政曰萬歲問三次嫌火焦不見掃完我見二公勞
苦用心官軍亦效力只是不見有次第倘一二日
間再問何以回奏公曰此工程重大恐非歲月可
計永樂十九年辛丑只三殿災逕之二十一年至
正統六年辛酉工方完仁宗宣宗英宗三朝即位
時皆未有殿今日三殿二樓十五門俱災其木石
磚瓦皆二十年搬運進皇城之物今十餘日豈能
搬出當時起造宮殿火頭王長兒等十萬八千人
佐工者豈止百萬況皇城之內路多門多人可散
行今三萬人畫地分工畫地分行何一處有人閒

住倘朝廷再問煩先生善回奏黃公曰先生說這
此話記得真否公曰豈敢妄言內府必有實錄內
官監必有底冊殿災殿完俱有詔赦豈敢妄言黃
公曰說得是我得此言我也好回話○往時打火
焦磚瓦木石俱搬出公與平溪議不必盡數發出
白黃司禮量留應用如石全者半者一尺以上者
各另團圓就便堆積白玉石燒成石灰者亦另堆
積磚瓦皆然不數日工部欲改修端門外廊房為
六科并各朝房午門以裏欲修補燒柱牆缺又於
謹身殿後乾清宮前隆宗景運二門中砌一道高

牆攔斷內外內監工部議從外運磚運灰運黃土
調灰一時起小車五千輛民間騷動公告黃司禮
曰午門外堆積舊磚全者半者并石灰無數可盡
與工部修端門外廊房午門以內石灰尤多磚石
亦多可與內監修理柱空并砌乾清宮前牆黃甚
喜曰可公又曰修砌必用黃土令工部起車五千
輛一時不得集況長安兩門承天端門午門止可
容軍夫出入再加車輛阻塞難行見今大工動作
兩闕門外多空地可挖黃土用却令軍搬焦土填
上用黃土蓋三尺豈不兩便黃司禮曰善公又曰

午門以裏臺基壞石移出長安兩門甚遠今厚載
門修砌剝岸若令軍搬出左順門由啓明門前下
北甚近就以此石作剝岸填堵不須減工部估料
但省軍士勞力亦可黃司禮又曰善公曰舊例火
焦木軍搬送琉璃黑窑二廠往回四十里今焦木
皆長大不惟皇城諸門難出外而房稠路狹難行
難轉況今災變各門內臣小房非燬即拆壞必須
修蓋方可容身莫若將焦木移出左右順門外東
西寶善思善二門前後并啓明長庚兩長街聽各
內臣擘取焦皮作炭木心可用者任便取去各修

私房以皇城内物修皇城内房不出皇城四門亦
省財力黄又曰善〇答樊侍御書曰五月二十一
日延平教翰至知閫中寇難兵食皆窘修攘之策
寔勞神慮且議論紛雜或曰寇不可不殲或曰非
寇也急宜撫之或云撫之是招寇爾或云内賊難
去或云賊自外至何尤於内要之皆非公論外賊
本起於内賊内賊不除除外賊祗見其難也此事
直須另立主意方可結搆不然諸路未嘗不報首
功而地方益見殘破何也〇錦衣趙千戸持陸錦
衣帖来言軍士搬出火焦俱置長安兩門外大街

兩旁四夷朝貢人往来看見不雅慶壽寺西夾道
有深坑可将火焦填滿公曰三殿災朝廷已詔天
下如何説不雅誰敢将朝廷龍文尾石填罪廢太
平侯故宅况壽宮災九廟災火焦皆出在長安兩
門外軍士從長安大街重去空来人可並行官可
照管若從兩夾道入必從寺東夾道出路多一半
三萬人只做得一萬五千人生活豈有營軍為人
填坑且火焦工部還有用處待木石料完要取火
焦鋪路直從長安坊脾下填至奉天殿前每加五
寸杵碎平實又加五寸至二尺許方可在上行大

車旱船滚石不然街道廊道皆壞矣趙千戸云如
此當與工部言用不了許多公曰便請 旨下来
我輩回奏得見今午門外東西脇下數萬担火焦
積堆不搬出正慮不久又要搬入耳趙復語公徑
出〇時文武大臣多挾巳見不肯虚心惟黄司禮
顧平溪徐侍郎呆能聽公言徐尤有心計凡事務
節省又肯任事重建午門樓力言增柱庶木料可
用不然恐三年間未得成獨奏上得允他如此類
甚多〇答李都臺書曰條上邊事甚多未有如執
事此疏洪武中司徒郁公新嘗議之 聖祖亦深

以為慮今且二百年况雲中斗逼虜巢俗習強悍
使此輩不得其所怨詈憤恨懐逆窮禍勢所必至
往事可鑒疏中首言賑䘏以收窘困之心委宜急
於歳禄袊金四萬即未肯盡作賑數亦當取其半
婚嫁及時最近人情此不獨宜行於雲中八省皆
當如是内經親王外經郡守典法固不廢也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饑豈得三月無所仰給前欠者督
催藩司将来者議入會計或可免於空乏史冊所
載庶民亦得從就寛閒處况宗人乎名分別而約
東嚴惠威可並行也關内代遼縦未可轉議關外

渾蔚可徙也公此議急行絜親仁民安内攘外我
目前之害貽日後之利一舉而兼得之師徒宗伯
二公諒必如議請覆○會議午門臺基及奉天門
殿樓等臺基堦級石柱磉花板石面紛紛不决公
欲言恐衆不肯信特造徐宅渠即云請教其雖匠
藝亦心服公公因言令来拜亦爲此事惟公可奏
上　旨下諸公必從以故不敢對衆言特来相告
渠即昇左右公曰今有三事一午門臺基衆議將
前三面拆去一丈從新築土砌石如此恐今工作
不及國初堅固萬一樓成後舊基不動新基傾側

費鉅萬矣莫若止將臺下龜䐡束腰墩板等石除
不被火焚壞者留之其壞者鑿出爐餘約深一尺
五寸節做新石補入内土令堅仍用大杉板障之
决不圮三面分三工不過一月可完惟左右掖門
兩旁須獮座石最大且厚難換必須旁石換齊後
如前鑿出約深二尺五寸做成新石墊土與舊石
空齊用鐵創有進亦易爲力徐曰善公又曰奉天
門堦沿石一塊三級殿上柱磉大者方二丈如此
重大不比往時皇城無門限隔可拽進近年九廟
災木石諸料不能進拆去承天門東墻方進得今

料比九廟又多進三重門尤難爲力莫若起開焦
土將舊堦沿磉石地面花板石逐一番轉看尚堅
厚可用番取下面加工用之至於殿上三級臺基
并樓及門臺基俱如午門㓂補皆可公能力主此
議具疏獨上省夫力萬萬銀糧何止數百萬驢騾
車輛又不知幾萬莫大功德也徐甚喜後三日再
議悉如前說衆皆以爲然徐工師猶能取善於人
不可及也○答張都憲書曰比聞塞外頗有賊踪
調度兵食正勞神用尤軫念民窮懇疏請賑蓋攘
外必先於安内真至計也閭里苦楚愁咨痌瘝之

狀疏中甚詳其緩急輕重又有差别矣夫國初徙
外省之民實圻輔令可坐視圻輔之民轉徙外省
乎當事諸公必能如議題覆通糧雖少天津倉又
何吝二三年後責民抵償恐亦不當如是但發廩
之際酌量轉運亦未易處救荒之策自古爲難更
祈見教○答胡梅林書曰領教知賊情緩急撫勦
端緒今歲江浙閩頼明公保障賊知歛縮春夏麥
禾民得穫耕功德偉矣但其深入淮泗者水陸轉
掠縱横千里二陵五墻相去不遠儻聞駭異柰何
開市之說既不能蚤圖於壬子之冬及至沈庄之

後海既授首洪復獻俘人誰我信今則我無必勝
之策賊無必歸之意幾會反覆憂方深耳且主客
職方議如矛盾樞臺督府恐亦如之江淮道絶今
巳四月撫市之疏今巳再上日復一日明年春汛
又至矣其念鄉閭剥膚之災故敢盡言伏祈台照
戊午春正月答胡栢林書曰谿欵云不問賊之来否
惟當整兵以待壯猷長策無過於此但聚兵易散
兵難養兵尤難柰何公今水陸分布洋嶼海岸腹
裏皆得險阨先聲所至賊且遠遁然此皆除戎禦
寇之事若弭亂安民乂安長治之計公固熟籌之
而未肯盡言之力任之耶九重倚望真切即百戰
百勝豕繡遄歸尚未可期海内人材公所知也誰
其代公克齋公近聞聖意欲移之宣大金陵危疑
意必煩公今又付之芳溪公矣復先朝番船之舊
制解近日封海之嚴科收豪傑於貿販之流消神
奸於强暴之族非公精神意氣誰辦此者乂不奉
候抱歉種種惟諒其心畧其迹察其無他腸而垂
照焉〇二月答王南岷書曰三湖之議其因昭陽
佃後恐奸豪乘涎特疏中明禁例時默翁在工曹
已曾覆允不意復有此𦯬吾丈所持寔經國遠猷

况此　祖宗典制豈可紛更其疏中止言漕事不
及尊疏更詳明博大一謂此輩不乞荒曠地土而
必欲假湖堧漸肆兼并且避徭賦一謂此湖不特
蓄水以濟旱亦且受水以洩潦與其煦煦於東汶
之奸豪孰若不遺曹濮諸郡之沮洳豈非識見有
巨細局度有廣狹敬服敬服虔坡翁崟中首疏嘗
云歷考兵部節年之覆議廷臣累月之建白其可
行者豈敢執泥以為非如不可行亦不敢依違以
為是竊自斷不能侃侃如是今讀来疏亦然堅貞
端諒真古大臣風節敢不師資國家事皆若此必
求其是何異都俞吁咈嗟不可多見矣〇答荆川
書曰承長翰數百言知江南賊情猖獗近始退歛
江東浙西所在農耕如故甚喜及見克齋翁疏復
云云若公泛海洋覘賊巢水路往来出入阻險豈
敢謂異樣說謊乎公初行時曾有拔本塞源之議
何不及今明白條上所謂視軍情者當如是若冒
矢石督兵戰守似總督提督事也門下處師中姑
舍虎為龍何如議者又謂江南將領難得其人𠇍
盧相繼斥去代者誰可公雖不欲必置死地但一
至法司則有律在難輾轉矣度此賊皆華人借夷

作惡秋去春來習已為常今秋且不去明春必可
憂眞倭獲而盡殺之亦不為武聞彼中皆謂必易
來中國父母兄弟妻子寄書來喚而不知其已為
俘鬼莫若於所獲眞倭中量留數人給與印信文
移令其歸島徧諭彼中勿從華人相誘入寇送死
彼既目擊言必眞切當必信之勾引奸氓計自窮
矣其間委曲情狀公畧入數語料足動人夷亦人
也若專以調兵調財驅殺為事恐不止於庚戌戊
午首尾十年况土着不練倉粟不儲所養之兵乘
機為盜所浚之財肖破無紀直恐禍不在海島而

在蕭墻也三十餘年道誼骨肉不敢尋常唯諾由
中迅筆殊不倫次○三月上欽奉　聖諭疏畧云
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近日右衛地方內逆勾虜
擾犯必須多調兵馬逐勦其糧餉缺乏着九卿堂
上并科道官曾任廵撫二司及有司者知各省各
項錢糧有可設法計處堪以取用的各要明白條
陳具奏大同戰守事宜文武職官應該更置的兵
部詳議來說臣忝受軍旅之寄不能仰贊萬一實
切慚悚若使虜騎未退右衛城門未開阻我耕牧
斷我樵汲雖月給萬金終難濟務昔人謂七年之

病求三年之艾自今蓄之猶為可及謹條二事未
為長策大抵歛財不如節財督責理財之臣不若
嚴察用財之臣也奉　旨戶部看了來說○三月
既望陞刑部尚書吏部會推疏上六日而後得
旨疏辭又八日奉　旨卿材望素著改任刑曹已
有成命了不允辭疏謝云疇咨既允式承懋簡之
恩渙汗莫回祇荷溫綸之寵怔營益切感戢彌深
伏念臣質本凡庸材非通朗徘徊江左曾無案牘
之勞奔走淮揚靡有旬宣之績誤塵清秩迭貳六
卿仍躐崇階遂聯八座未視留銓之篆俄分戎政

之符寔賴鴻休獲覩消氛於壁壘詎知駑劣更叨
執法於貫城解圻父爪牙之官晋尚書喉舌之任
伏遇　皇上至聖至誠建仁義中正之極允文允
武總剛柔威福之權念士師之明刑三苗斯叙而
司寇之慎罰五教攸敷爰詔銓曹俾詢輿論蓋欲
得廉平之吏庶幾無寃抑之民顧臣何人乃膺茲
選官守愈重自知菅蒯之奚勝眷遇方隆尤愧乾
坤之莫報臣敢不欽崇休命恪慎彝章存蘇公長
國之心嚴甫侯私家之戒求不愆於淑問期有監
於祥刑伏願聖壽益增皇圖永固神武布昭於萬

國丕釐耿命之光寬仁彰信於兆民洽被好生之
德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給事中
吳時來論劾兵書默齋許公論削籍宣大楊總督
路巡按逮詔獄吳左侍亦被劾下詔獄右侍芳溪
江公東出宣大暫管總督事代者水東閔公煦奪
起虞坡楊公博仍以兵書總督宣大時大同右衛
乂被圍虜又東行至隆慶四海冶近昌平報甚急
三月二十二日漏下三鼓內批兵部印着鄭曉暫
管分宜每阻邊臣報聲息即報至亦阻兵部勿題
覆庚戌之事足為明戒公即日上疏畧云節據薊
鎮傳報大虜駐劄邊外窺視黃花鎮古北口大水
峪等處又據居庸關報滴水崖柞口墩達賊哨馬
過邊切近陵寢京師關係甚重所據京營兵馬相
應整搠以備不虞但今營軍連月工役不得休息
十分疲憊況自來工役未有京營官軍不分正兵
備兵盡數輪撥佐工者近日累經京營戎政文武
大臣題奏未見區處萬一虜警日急方行掣軍驅
之行陣不惟勇氣難於振作恐衣鞋器械亦多缺
乏見今開操教場營伍稀踈臣叨蒙　聖恩特令
暫管部事日夕靡寧欲將該營原選聽征官軍三

萬五千員名免其佐工行令戎政大臣定委謀勇
將官十員整搠操練遇警分布戰守仍行戶部即
查數月夫給馬草料本折色餧養馬疋如工所應
役不敷乞勅提督工程總協京營內外文武大臣
及監察工程巡視京營科道從長計議錢糧缺乏
尚可支撐官軍耗散猝難齊備工程營務事體俱
為重大豈得顧此失彼伏乞　聖明留意速賜施
行即日奉　旨原選聽征官軍着即回營操練工
所缺人應役你每會同工部議處來說次日具稿
會工部覆題畧云查得禮部等衙門會議內稱查
得先年鼎建四郊兵部軍少摘撥不敷動支馬價
銀僱役今工程浩大官軍必不能數兵部速處馬
價銀三十萬兩付工應用等因奉　旨都准議行
又該鎮遠侯顧寰等題本部議得大工重務宜當
多方求濟豈可獨役京軍以虛營伍所據原題本
部助工馬價銀三十萬兩相應僱夫與軍相兼應
役等因奉　旨是及查京營佐工官軍先該本部
及監察工程科道定議以十分為率京營七分錦
騰五衛三分原議軍夫四萬名京營該出二萬八
千名照數速撥赴工俱經通行去後又准戎政衙

門查報撥軍佐工數目大朝門工三萬名壽明殿
及城垣等工共一萬五千名尚未撥足又查得三
大營官軍除原選聽征三萬五千名外止有正兵
四萬四千五十一名備兵三萬六千八百三十八
名班軍已到八千四百餘名未到一萬九千六百
餘名臣等會同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歐陽必進等
議得門樓工程原議京營佐工官軍二萬八千名
後因木料石料重大又工作方興添至三萬名即
今門樓工程行將告成止要搬運木石磚瓦爲力
頗輕相應仍照原議二萬八千名聽戎政官就於

京班官軍輪流撥用再若不敷仍照禮工等衙門
會議并兵部議題奉有　明旨准令軍夫不足聽
工部僱夫幇貼決不敢致工所缺人應役上廑
聖慮若軍數發撥銀兩不必動支存留以俟殿工
興作隨宜處補此後搬運稍完用力不多悉聽監
察工程科道官酌議量減其壽明殿高玄殿雷霆
洪應殿重簷金殿石山子西苑躧水城垣各工除
工部民夫外合用軍夫聽戎政大臣查酌已未與
工量度先後緩急將京班官軍相兼撥用如此庶
幾工程速完戎政修舉人不告勞財不妄費奉

旨是○上擬三訴罪疏給事中吳時来劾分宜奸
貪誤國奉　旨邊臣不忠欺君禍國已處治了吳
時来這厮原非真忠爲主本懷譏怨朕躬事玄怠
政先設一二遠臣次可及於輔首必有主使同計
的又日父奉使不行自以亡命待之抱恨朝廷假
此沽名錦衣衛便拿送鎮撫司好生用刑追究主
確之人来說不許支調同日刑部主事張翀董傳
策各疏論分宜大奸巨惡黷貨欺君各奉　旨這
厮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同時来究問来說司問
得犯人吳時来浙江仙居人進士松江推官選刑

科給事中嘉靖三十七年二月琉球使臣請封蒙
差時来捧勅前去不合畏懼海道艱險故意在京
稽遲就於本年三月内將大同總督楊順巡按路
楷条論蒙將楊順等拿解来京打問時来不合自
要避差又將輔臣并原任吏部郎中萬寀等条論
犯人張翀廣西馬平人進士刑部雲南司主事翀
與本部四川司主事董傳策出位妄言沽名賣直
向董傳策商說今各衙門條陳邊政我們也尋幾
件事說各不合將輔臣并論具本同日投進致蒙
拿問条照吳時来心懷怨望意在譏君情罪既明

法應懲究張翀董傳策朋比爲奸遞陳詆奏欺君
罔上黨互行私據法原情罪當併論以爲人臣避
難懷怨黨互妄言不忠不職之戒奉 旨各犯送
刑部從重擬罪來說送司議得三人俱合依各衙
門官進呈實封及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罪
亦如誣告人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三等罪止律杖
一百流三千里俱有 大誥減等各杖一百徒三
年俱職官各照例贖罪及查得問刑條例凡捏寫
本狀扛帮奏告重事不實者俱問發邊衛充軍合
無將吳時來等俱比照前例充軍參呈到部公謂

原問參語俱承旨意言官直犯而加重罪君恩天
憲未兩得也然不擬流必無以保全三公遂准從
重照例充軍三月二十九日題四月初四日奉
旨這各犯都發煙瘴衛所充軍但逃救了時分宜
密啓同僚主使云時來同僚門生先任松江推官
董傳策又其至親今疏皆出彼意 上心疑之劄
論陸錦衣亦云時來本其主也公與時來同鄉董
張二主事又皆公屬官分宜明對人言此事刑部
必不肯如法論罪時來等三人明受主使怨望欺
君 皇上洞察旨意甚明刑部豈可再爲朋比李

吏部楊員外已有故事公聞之屹不爲動都擬徒
贖疏印封完矣十三司官同到後堂言吳等三公
懇言刑部若問徒罪必重聖怒更加廷杖決無生
理不若引例充軍聖明憐察尚得生全公曰吾意
直欲爲社稷全忠臣耳沽一時之直孰若完三諫
之生以俟他日報天子乎即疏上五日而後得
旨分宜揚言刑部堂上結黨欺君每事中傷日甚
一日矣○荅章都憲書曰翰帖并至知鼙鉞尚在
汴汴中注措宏大而周密桑土衣袽之意知者鮮
矣諭云南倭北虜人所共知汴控三省之中當四

方之會萬一有變七省一脉深憂豫圖非公安能
及此訛言飛帖竟爾消奪公之功大矣大疏所陳
雖未直指而情狀自見太原之變厥鑒不遠方溪
公及蘇山職方必從來議其他事端亦宜次第及
之近有漕臺之命度其責任不減於汴有司不奉
約束官軍極其疲困諸省各持意見部使類喜紛
更數千里外止憑一劄我急彼緩我重彼輕不可
意事日有之至於鼇山蓑海狠於萑蒲轉盻推潇
瘠於鴻鴈且介郊圻甲畫之間又直水陸午道之
會尤爲可慮公純心偉畧遺大投艱信非偶然也

何日接勝言所難言楮徃神馳伏祈台照○上楊順路楷擬罪䟽畧云給事中吳時来論劾楊順路楷奉旨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問楊順招稱屢次乞請兵糧蒙給銀三十餘萬两奏討銀二十四萬两順係總督不與相干斬首級俱白蓮教叛逃勾虜路楷不合聽從報功虜賊黄台吉妾桃松寨来邊授順不合不察機宜輒自准降送部黄台吉等来邊詐說要將丘富易換桃松寨順不合聽信具奏以致兵部仍令原解姚天祿等將桃松寨押回到居庸關外白登地方桃松寨逓走出邊訖所

據楊順等招情相應差官查勘奉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叅看楊順謬叨總督之任全無保障之才墻内城外盡為虜之巢穴官堡民堡無復我之藩籬逾年累月經畧無聞捹罪飾功眞偽莫辨欺君禍國聖明已燭其奸玩寇殃民神人共憤其惡路楷列官耳目專務雷同行役邊隘全無風采論功前後異說論罪督撫殊科清議難容官箴有玷但鎮撫司奏要差官查勘似亦相應奉旨楊順路楷且都監着便差給事中一員會同巡按御史從實查勘来說○荅侯都憲書曰承翰教弁副

帖極知貴鎮艱危内輯外攘两費區畫敏達憂勤我公素所蓄積竭心盡力閫之其間事權不由我安得不虛已下人委曲求濟乎大䟽最為懇惻茍有人心能不感然朝士見之皆以為是至於舉手出有却又未盡如意柰何但得一分即寛一分姑且從而引伸可也○上查覈首功䟽畧云國家軍功陞賞凡遇各處奏報功次奉旨下部該職方司查呈咨行都察院劄行巡按御史覈實覈冊到部又該武選司查呈擬議陞賞具奏定奪此定例也近年浙江直隷福建奏到剿倭功次俱經通行

覈實去後間有覈冊到部者陸續題請陞賞未到者尚多以致各處獲功員役每每各具奏告狀輒要不候覈冊先陞職級若與准行恐職級既陞覈冊不准復行查革未免牴牾况據一䟽一狀而陞一官煩瀆聖覽數蒙批荅尤非所以重王言而齊邦政也合無恭候命下移咨都察院劄行各該巡按御史通將先奏獲功員役不分職級已未陞授只據覈冊已未報到作速逐一嚴加查考中間如有倚恃勢豪依附親識脫罪減身奪功冐報及巧立名色如貫旗督陣出奇放火蹕路進入踰城

報信等項俱要照例查革其有罪重於功仍須問
罪功可贖罪量與准贖夫功不速賞無以勸勵官
兵賞不當功何以慎重名器必須據理執法分別
真偽豈得遠怨持疑耽延歲月奉　旨允行○吾
虞坡公書曰須教知非時調兵芻糧爲急撤兵省
費即至萬計裁筭濶狹神慮勞苦重以薊事甚棘
京陵孔邇得遊兵二枝進駐三河遏賊西向東兵
聞之敢尾虜後不復馳騁從薊北出塞者公之功
也今時馬力地利委難深入但潞東諸州縣庚戌
戊午己未三掠止寶坻未至我之天險人謀賊盡

得之秋高恐更可憂爾留公雲谷干城固足倚孰
若還公樞省南北兵機咸出指授利孟尤大言不
盡別帖分兵駐赤城者防北路而援東路駐左衛
者防西路而援中路仍俵馬勾丁給與軍資皆爲
要務賞不逾時將吏始知勸激功良不可緩此在
省中諒悉從公議惟孚自崇護以副上下中外之
望○上驛傳疏畧云先該九卿堂上并科道等官
各條陳濟邊餉共一百一十二件戶部會官看議
奉　旨這會議無甚爲國忠實裁省座船馬疋禁
革冒濫關文兵部詳議來說議得驛傳事例著在

令典日久弊生成法大變既有站紅船又增官民
座船既有額定馬驢又增幫馬沿途豪勢多方生
事船馬夫皂廩糧鼓吹漫無定數多索折乾肆行
騷擾比之定例勞費百倍且各衙門原給符驗者
狥情分關兼行牌票水陸絡繹真偽難辨官民並
困相應酌議裁革另設勘合悉從兵部分給應有
符驗衙門其餘關文牌票盡行禁革不許應付奉
旨是裁省座船馬疋都准行額徵銀兩巡按御史
查明解部不許延緩內外衙門行使關文牌票盡
行禁革再有故違的重治不饒應該應付公差人

員你部裏出給勘合與他還着刊刻榜文各驛張
掛曉諭○上參大同撫鎮疏巡按御史欒尚約題
奉　旨兵部參看了來說看得欒尚約題稱大同
總兵官龔業巡撫都御史朱笈推奸避事爲照大
同右衛被虜圍困患切剝膚至屢　聖諭屢下期
解倒懸龔業朱笈身任鎮巡誤事至此已蒙寬宥
尚不改圖龔業托疾而高枕偷安軍機重務若罔
聞知朱笈候代而輕離重鎮地方安危置諸度外
相應將龔業革去職級仍行巡按御史提問具奏
朱笈革職爲民奉　旨是龔業革去職級巡按御

史提問具奏朱笈革了職爲民○再答荆川書曰
前具答後時　新命未下鄙意欲公以視軍情爲
名條上久安長治方畧總督提督事姑且勿任今
奉　簡命寔由師錫縁數十年来善類皆云南倭
北虜非公不靖今身任其事事且重矣不識果能
如公謝疏中所云者見之行事否練鄉兵江北易
於江南積軍餉江南易於江北賊之長技利於江
南而不利於江北我之長技利於江北而不利於
江南總計則賊利於陸戰而我利於水擊先朝極
嚴倭賊登岸之禁良有以也其最可憂江北貧而

悍者利與賊合江南富而豪者利與賊通與賊合
者利於搶掠流害鄉曲與賊通者貲糧漏師奸詭
百出尤可畏也今熒惑出入南斗占者謂呉越間
有兵火不知占書有此說否○覆大同右衛兵糧
疏巡按御史欒尚約題奉　旨兵部看了来說看
得御史欒尚約具題備言右衛被虜困圍糧餉不
繼採樵不通十分危急嗁大兩鎮邊墻墩堡城池
俱不足恃況饑饉相仍軍馬單弱乞要大破常格
急調兵餉仍乞叮嚀總督江東嚴督鎮巡官同心
協力以解右衛之圍及稱大同副總兵王尚忠才

欠發揚恐難展布原任參將尚表謀勇兼全右衛
非表斷不能守要將王尚忠别用即以尚表代之
各一節爲照大同逼隣虜衛運遭兵荒軍寡糧乏
疲敝已久其在右衛孤懸西陲被虜圍困至今未
解尤爲危急若非大破常格議處兵糧委難救濟
荷蒙　皇上軫念邊防屢發帑銀空運糧料徵調
各路官兵務期驅賊出境是在當事諸臣仰承德
意夙夜奉行多方經畧以保無虞其右衛孤危全
在將領得人庶可保障地方副總兵王尚忠廉靖
有餘謀勇不足委不堪任所據原任參將尚表練

達老成人心久服若行更代必能保全但查本官
原因年老致仕伊男已經替職看准代王尚忠責
任查無事例然當此危急之時似難拘泥常格況
該巡按御史欒尚約目擊其事訪知其人具題前
来相應通行議擬題請合候命下將王尚忠革任
回衛聽用就將尚表暫令代任副總兵事本部備
查原擬責任請勑行事合用符驗旗牌就彼交代
本官果能矢心殺賊力解右衛之圍聽巡按御史
據實具奏朝廷自有超格陞賞本部一面咨行戸
部通查先後題奉欽依本色折色錢糧分投作速

運解一面行宣大總督鎮巡等官即將前項原發
銀兩多方急備糧料或傍蹊側徑入可間行或隣
州近縣糧可領積或加值給軍聽自措辦或重價
召商隨處收買但求濟事無執文移及將本部原
題准調山西宣延等處及本鎮主客正遊奇標十
枝兵馬先期整搠務在目下野草未茂虜騎未臕
錢糧悉備官軍畢集相機進勦驅賊出境保全地
方勿得仍前玩愒致誤事機奏　旨是王尚忠革
任尚表着代任副總兵事寫勅與他還賞銀三十
兩彩叚二表裏錢糧戶部作速發運前去○答李

憲副書曰接翰教并別帖乃知高蹈遐舉果出真
意似不可強留吾兄昌言正色善類傾嚮而讒鋒
巧舌亦因是起恐軍旅之區積弊宿慝實難轉移
吾兄秉心忠諒豈肯絀已狗人張功隱敗渝變初
心即捐棄晚節砥矢是循則穽畏可畏先幾早斷
非智且勇者不能以是不敢強留然所以自為祗
負愧爾○上會議大同兵餉疏畧云巡按御史欒
尚約題奏　旨這本說的是着兵部會同九卿科
道官為國保民議上會議得大同右衛久為虜困
若使往年巡按御史據實奏聞早為區處豈致危

急如此所據御史欒尚約奏稱欲救目前之急必
須調遣援兵積儲軍餉欲為經久之計必須大加
賑濟守者多給粟米耕者多給牛種量地里而加
修墩堡酌要害而添設將官皆禦虜安民之計相
應議奏除調遣援兵節該兵部題奉欽依督發主
客官兵十一枝已經月餘量已調集其積儲軍餉
節該戶部陸續給發帑銀共三十餘萬兩買辦糧
草已有運至左衛者但虜退之後即為久遠之計
四事委宜區處相應大發帑銀早為賑濟或一時
運解未及就於見到大同銀內動支四萬兩內二

萬兩計筭右衛官軍民戶分別賑濟作為米粟之
數二萬兩給為屯種官民田地牛種之資戶部即
將今次用過銀四萬兩照數補完至於加修墩堡
則或仍舊貫或創新營務須并及邊墻通行整理
據扼險要控制賊衝我得通行賊難邀阻添設將
官則如左衛威遠平虜等衛牛心高山等堡可以
聯絡聲勢互相犄犄去處大則副參小則遊守隨
宜設置揀選將領及時預防此皆御史欒尚約奏
內事情臣等酌議具奏此外尚有四事一則該鎮
軍少輙調客兵往来勞費無益戰守必於各衛所

官軍舍餘內及土著居民多方抽選召募揀核精
壯補足原伍時加訓練應得糧餉照例支給一則
邊儲缺乏實由鹽法廢壞不收本色專徵折色以
致飛輓良法久廢不講即今危急雖積金如山何
益於事為今之計必須議復飛輓開中鹽引定收
本色仍藏斗頭勿徵銀兩庶使富商豪戶各自赴
邊春農之際既能借資本以助耕種秋收之時又
能收米粟以易鹽引邊地自然開墾糧料自然充
足安邊足用此為急務但每言及此人皆視為迂
緩不濟急用殊不知三年之艾自今畜之尤為可

及不然年復一年動支內帑坐困東南耕種之民
無益西北饑疲之卒庫藏日至空虛邊鄙日至荒
廢矣一則官吏貪殘軍民困苦忍棄鄉土甘從醜
類亟宜嚴飭文武大小官員用心撫綏軍民多方
設法招回在虜人口免其糧差加意安輯一則有
名逆賊多在虜中勾引逋逃且歸且叛反覆無常
須要密謀曲計或購賞以擒渠魁或遣間以離黨
與務使互相疑貳莫敢近邊凡此欒尚約所奏臣
等所議事件皆是虜退路通之後方可施行至于
酌量事勢相度時宜全在總督大臣審處合候

命下咨行總督尚書楊博嚴督該鎮巡等官同
心協力先救目前之急趁此兵糧既集之時即便
驅賊入餉以解右衛倒懸之苦隨時賊退路通修
墩堡築邊牆設將領等項并今會議足兵足食內
收人心外携賊黨事宜各要乘時刻期着實舉行
未安重鎮上慰聖心其賑濟銀兩咨行都察院劄
行御史欒尚約督令守巡等官設法給散務使人
沾實惠事完徑自造冊奏繳此外若別有關係目
前要務日後速獻應處置者仍聽總督大臣作速
具奏以憑覆請定奪即刻　旨下都依議着實舉

行其有未盡事宜楊博作速計議奏來○覆徐給
事中條陳疏畧云給事中徐某題奉　旨兵部看
議了來說看得大同右衛圍困逾年互相欺蔽幾
至不守仰賴　皇上神武天錫明見萬里赫然斯
怒本兵守臣一時更易調集官軍給發糧餉超格
賞功差官覈罪事無巨細皆出宸衷臣下敷奏裁
察可否即時批答今重鎮既危而復安邊民將斃
而更生者秋毫皆帝力也逐虜入餉之後總督尚
書楊博又能仰體聖懷矢心圖報竭力經理一應
足兵足食設險設官內收人心外携賊黨關事

務相應悉聽便宜處置應具奏者隨事奏請況本
官前奏亦稱叅兵部節年之議題查廷臣累月之
建白事在可行者不敢執泥以為非事若難行者
不敢依違以為是則其忠誠任事定見定力足稱
任使不必一一遥度遥制以示專閫之意所據徐
其條陳一曰定經畧以立遠謨二曰重閫權以責
成效三曰擧将才以備任使四曰守險要以防衝
突俱係邊防要務相應議擬及照徐其於條陳四
事之後又欲乂任尚書楊博為宣大總督不為無
見但楊博志慮忠純才識明練在内歷任職方郎

中兵部尚書在外歷任落臬巡撫總督其於地里
險易將校勇怯守禦緩急虜勢堅瑕無不周知至
於秉持實心幹辦實事尤不可及見今右衛稍寧
本官即能條上方畧刻期修擧兩三箇月事必就
緒本兵重地内練六師外籌九邊江海閩廣所在
未靖必須楊博居中調度可上副　聖明委任責
成之意況節奉　明旨總督官不必推且着楊博
去少寧回部以定　皇上神謨廟筭周悉萬全臣
晚荷蒙知遇暫管兵部事若復含黙不言他日必
致誤事昔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成周分職推賢讓

能伏乞容令楊博經理大同少寧之日欽遵　明
旨回部任事其於軍國政務必有補益均乞聖裁
奉　旨是時南總督尚書厚賂分宜求入本兵又
通言官屢疏請留楊公於邊吏部亦從分宜順旨
覆言官疏是惟公獨抗疏力請還楊本兵總督甚
怨公分宜父子益忌〇覆浙江巡按王御史倭寇
疏看得巡按王本固具題大率言豐後進貢夷僧
德陽已經議覆阻回至今尚泊外海輒與岑港夷
人合䑸釁萌已動以致逼挾將官即今春月將盡
尚爾稽留内地恐夷情狡猾變詐不常彼此合䑸

秉釁搆禍方行驅逐必致勞師費財貽患匪輕本
官具題前來相應議擬題請合候　命下本部馬
上差人移咨總督軍門一面將夷僧德陽等宣諭
朝廷德威令其嚴加禁戢從夷作速還歸本島如
或展轉遷延即行嚴督水陸主客官兵驅逐出境
以弭交搆禍端一面將岑港夷賊上緊設法極力
勦撲勿墮賊計要之順逆既明撫勦自定形情已
著耳目甚多謗謂嚴頭露尾掩耳偷鈴恐一旦潰
裂財力俱困貽害東南關係匪細奉　旨是〇上
薦文武官疏給事中徐濬奏奉　旨兵部看議了

來說看議得徐溥所奏相應行在京九卿官限半
月以裏虛心採訪但有忠勇過人智畧出衆及明
習天文諳練邊務可備軍旅之用將帥之選者不
拘文臣武職見任華任緣事聽勘及山林隱逸微
賤各疏名具薦兵部議擬上請定奪奉　旨是臣
訪得原任山西參政胡松原任春坊贊善羅洪先
原任應天巡撫都御史今充軍曹邦輔大同先致
仕今代副總兵尚表五軍營副將都督雲昌薊州
副總兵馬方大同閑住參將趙臣獨石參將劉漢
宣府參將郭鎮原任參將黃演雖文武不同職任

亦異要皆練達時務曉暢戎機有勇有謀可戰可
守者也再照永樂中百戶孫岩退閑子身替職岩
復起用歷官都指揮使封應城伯稱為功臣成化
中遼東巡撫馬文升充軍起用歷官少師吏部尚
書稱為名臣即今南倭北虜尚在用兵歆求所以
上體　聖心下安民庶惟有用人最為急要似應
破格超資取新求舊務集僉謀用收群策奉　旨
該部知道○上謝賜收回祭設疏畧云節奉　聖
諭臣曉祭告東嶽廟如修省儀恭詣行禮畢伏蒙
賜臣收回祭設伏惟　皇上敬天勤民仰觀俯察

遇休祥而祇順道協貞符見災傷而憂勞神凝聖
域精禋昭格祈禳特軫于宸衷信順孚顯感應益
彰于靈鑒竊念臣誤承知遇叨攝兵刑仍荷恩私
與聞俎豆蒼壇之鄉燎甫畢素饌之餕徹遂須惟
知感德于乾坤庶幾效勞于犬馬伏願文恬武熙
快覩昇平之世和風甘雨屢登大有之年受天眷
而享天心普天胥慶厚民生而勤民事兆民允懷
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東虜退京
師解嚴大同右衛亦稍寧上疏伏念臣質本凡庸
不堪任使本年三月二十日荷蒙　聖旨兵部權

着鄭曉暫管左侍郎缺便會推兩員來看臣曉不
勝感戴即赴兵部暫管外次日隨該吏部會官推
補兵部左侍郎員缺奉　旨東陞本部左侍郎其
時江東先奉　明旨暫管宣大總督事今於五月
初二日回京朝見為照江東原係兵部堂上官遂
虜入餉克效勞績奉有恩命陞賞服色銀兩衣襲
所有臣暫管兵部印信伏乞欽定江東署掌臣回
刑部辦事奉　旨是印着江東署掌○六月上明
職掌以平刑獄以一政體事畧云該司呈稱各衙
門紙劄不敷欲要查議一節為照該司所呈雖係

紙劄不敷然實侵奪職掌以致刑獄究濫政體紛
更非細故也在京各衙門歲用紙張春秋二季該
一百十三萬六千八百三十七張以每年三百六
十日計之每日該紙三千一百五十七張俱於本
部十三司問過囚犯名下取給今通政司送到狀
詞每日少則一二張多不過六七張於內又有例
不該准者詞狀紙劄贓罰通為一事先年紙劄不
敷許動支贓罰買給今詞狀既少紙張亦少贓罰
豈得獨多以故累年紙劄不敷動支贓罰年復一
年贓罰無幾不過一年必至罄竭又將何以處之

在京大小衙門人犯俱應參送法司問理太明會
典開載甚明近来各衙門不遵成憲各受詞狀徑
自發落紙劄贓罰通無查考甚至強竊盜賊止送
人犯不開贓仗人命威逼重追瘞埋不送問擬笞
杖以下不暇論矣其間類多枉縱往往具告通狀
送部因而平反者甚多夫輦轂之下一應詞訟既
不由刑部問擬又不經大理寺評允越職侵官任
情廢法踵弊效尤肆無忌憚臣等待罪法司知而
不言是為失職況四海之內孰非朝廷赤子而神
州赤縣有萬生靈尤為最切近者各司受狀拘提

禁繫箠楚結斷甲可乙否此重彼輕致使良善苦
於紛拏刁潑喜於詐害是小民之不安其生又有
甚於法司之不得其職伏乞申飭在京衙門務要
各安分守欽遵大明會典及成化年間嘉靖三十
二年部院題准事例凡軍民詞訟俱聽赴通政司
告送法司問斷不許徑自受理各衙門有應問犯
人俱要參送法司不得徑自決發其巡視五城批
送兵馬司人犯除情輕無可結正就彼量情發落
外若係杖徒以上罪犯亦要參送法司問擬通送
大理寺審允發落庶幾職掌既明刑獄清平政體

歸一贓罰銀兩不至乾沒年季紙劄亦能取辦奉
旨是在京軍民詞訟各衙門并巡城御史不許徑
自受理今後故違的你每查參来說於是錦衣東
厰俱歛戢西曹生色張于興頌矣○上急處分守
將官以明夷夏大防事為照大同北西路地方近
虜巢穴關係甚重任用匪人貽患不輕參將周現
先因開立馬市出入虜營蠱壞邊防既該總督尚
書楊博會同鎮巡官議奏前来革職員缺另推奉
旨周現既與虜通着總督軍門拿解来京問員缺
即便推補續該拿解前来撫鎮司打問現於嘉靖

、二十一年授大同總兵周尚文爲家丁獲功歷陞
指揮僉事尚文病故仍充家丁跟隨總兵徐仁嘉
靖三十年四月内兵部右侍郎史道前来宣大督
同鎮巡開立馬市將現取討部下聽用史侍郎將
大紅藍綠等叚差去俺荅營内與定馬市日期俺
荅男脫脫向邊求糧方肯開市史侍郎又令現去
虜營向俺荅傳說如今朝廷止開馬市未曾奉有
給賞糧米旨意難便依從往来三次與虜講允於
四月内史侍郎在宣大開市俱現往来通話讓奸
挾詐交結北虜出入往来肆無忌憚開市之後現

陞指揮同知歷陞守備遊擊將軍大同北西路叅
將轄守拒門等堡總督楊尚書見現所守拒門等
堡逼隣虜地慮現仍前通虜將現叅劾拿問奉
旨送法司從重擬罪看得鎮撫司叅現結虜售私
往来無忌大壞邊防釀成虜患情由雖稱公使實
同私交及查得問刑條例一欵但有漢人交結夷
人互相買賣引惹邊釁貽患地方者問發邊衛永
遠充軍叅看得周現初以習知虜情奸闌出入因
而交通群醜饋遺往来邊臣倚之爲爪牙乃撤藩
籬而延寇盜黠虜委之以心腹敢移營帳而扣門

廷誤國負恩懷奸釀禍華夷之防安在臣子之義
已虧况越陞千户歷陞叅將官貲實爲踰涯自巳
立功自巳犯罪襲替尤爲有碍該司問擬前罪仍
照例充軍情法相應合將本犯監候仍行督撫衙
門嚴查若有走泄事情透漏軍機實跡再行具奏
議擬如無別情將本犯送兵部定衛發遣奉　旨
周現依擬發遣○上叅福建巡撫阮鶚疏該兵科
給事中劉祐題奉　旨這厮着錦衣衛差官校拿
解來京問隨該鎮撫司打問叅送法司擬罪依因
公擅自科歛所屬財物贓論五百貫之上罪止律

杖一百徒三年有大誥及遇恩例通減二等杖八
十徒二年係京堂上官照例運炭贖罪呈部看得
阮鶚猥以庸材謬膺重寄昔在浙江頗聞勞績改
任福建頓損功名徒知盜賊之縱横軍餉爲急豈
思閭閻之疾苦勞費甚多派銀力不論重輕編徭
甲不分年月雖云有因之科歛實爲無藝之徵求
既拂人情遂滋物議若止照常發落未盡其辜合
行抄招送吏部革職爲民奉　旨阮鶚着革了職
發回原籍爲民○覆南京刑部詞狀疏南京刑部
馮尚書岳題稱南京及獄事由將四逮繫經年釀

成劇盜乘時起禍賊既逃去十里纔將餘孽叅送
法司皆由職掌不明乞要申明事例凡今獲强盜
及輕重罪囚通送法司問理嚴行各衙門遵照舊
制等因照得兩京法司專理詞訟職掌具載大明
會典與節年題准事例近年兩京各衙門往往不
遵成憲各受狀呈徑自擬斷以致刑獄枉濫甚多
即此反獄一事關係不小近該臣等申明職掌題
奉欽依相應通行禁革若越職侵官任情廢法政
體不一刑獄不平委應嚴加禁約仍乞天語叮嚀
兩京大小衙門凡有詞訟不得輙自受理俱要赴

南京通政使司告送法司各衙門如有仍前接受
詞狀不行送問兩縣五城敢有奉法不公致獄因
反叛貽害地方者俱聽該部一併指實叅究奉
旨是今後南京詞訟俱送法司問理各衙門不許
濫受○時分宜曲庇各邊撫臣一日戶部三堂同
飯尚書方公鈍曰各邊巡撫盡將戶部軍儲銀兩
饋送人只說戶部吝財致誤戎事天理何在某侍
郎曰我卻不敢方曰公在鎮三轉官三廕子非戶
部銀安能得此侍郎面赤語塞分宜聞之遂恨方
方不久去位會言官勘其侍郎被劾疏中通無不

合字公欲題行具招言官又白分宜求免分宜又
欲曲全其侍郎公不聽分宜風言官論公疏中分
別不明公亦疏辨分宜進密帖奪公俸一月科中
袁郭李三人皆陸錦衣鄉里因陸得科陸以公明
職掌疏不許錦衣受狀大恨公三人每疏指摘營
中刑部事人皆為公危公直付之義命而已陸錦
衣暴卒袁郭李皆以考察去○閏七月上議知府
宿應麟等疏看得見監犯人宿應麟洪英明蕭立
教先該採木郎中李方至惟恐木植遲誤致叅被
逮奉　明旨行令彼處巡按查勘今據御史王

本固勘得木植完驗各有月日稽之領解俱有委
官事既有據情似可原相應量擬罪名納贖還職
奉　旨宿應麟等既木植不誤准各復職○上看
擬科道官查勘楊順路楷疏該給事中鄭茂會同
巡按欒尚約查勘具奏前來除首級不明錢糧費
用夷婦脫逃各罪外其失事之實一則攻毀墩堡
一百一十餘座一則殺擄人民七千七百餘名口
事干邊防法難輕貸該司仍擬斬罪似不為過但
查得節年各邊失事總督巡撫等官被劾被逮者
如宣大總督翟鵬巡撫龍大有陝西總督張子立

皆荷　聖明裁允比律發邊遠充軍今照楊順情
罪似與翟鵬等相同及該本犯奏辨地方鐵騎兵
馬積弱虜勢猖獗墻垣傾圮已逾十年自任總督
即有虜困西衛之變亦曾積有微勞所據情詞委
有可矜况給事中鄭茂等會勘具奏前來亦稱乞
勑該部再議酌處合無將楊順査照翟鵬等比律
及矜疑事例送兵部定發邊遠充軍路楷仍依原
擬罷職爲民原任總官龔業仍聽原案歸結原任
巡撫朱笈另行提問祭議等官史闕疑等四員量
加罰治奉　旨楊順着送兵部定衛發遣路楷既

勘無受贓情弊降雜職邊方用龔業朱笈依擬史
闕疑等各罰俸三箇月○上謝賜銀幣疏畧云伏
惟大朝門工告完該工部具題臣原任協理京營
戎政點撥車夫荷蒙　聖恩賞臣銀二十兩紵絲
一表裏恭惟　皇上誠敬孚于帝天仁惠洽于寰
宇鳳樓復搆龍陛鼎新爰始爰謀宸衷之指授
勿徐勿亟皆庶民之子來臣偶緣職守協計徒廉
會無鼛鼓之勞叨被駢蕃之賜敢不效勤于尺寸
庶幾報德于悁懷伏願弘開閶闔聚百順而柔百
神垂拱衣裳履萬福而綏萬壽允矣一人有慶丕

若三皇五帝曆數之隆長信乎四海永清武佚了
二祖七宗基圖之盛大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禮部知道○八月長子履淳登順天鄉薦淳病三
年公詢平溪顧公薦醫梅生一藥即愈因援例入
監中式張榜後同朝同鄉猶不知公之子也公遂
日課淳博覽○寄里人馮秋野詩三律東方有狂
客笑傲輕王侯遠避紛華地閒居雲水陬襟懷張
翰侶風致孟郊儔自謂甘疎曠從來不解愁○志
士偏棲野幽人每愛秋炎凉初適所風月正堪酬
曲徑携新榻滄波泛遠舟遨遊無去住處處是丹

立○佳興秋偏好秋光野更優蓬門閒不掃山澗
靜還流皓月邀吟伴黃花備酒籌怡然有深趣高
卧老滄洲

不肖孫復洵校梓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春正月奉旨糸看得趙忻叨巡撫之職乏保障之材軍務紛拏不能條上方畧錢糧拖欠未嘗奏下度支果於任法而不覺其任情急於斂財而遂至於斂怨重以委用非人因而奉行過當毀言日至既皆得於見聞辯疏肎陳遂難白其心迹曹一麟恃才妄作挾勢陵人數年遍負貰辨一時衆口沸騰流傳千里既得罪於巨室竟斂怨於撫臺贓私雖未敗露暴戾亦已彰聞劉敏

政守已甚嚴嫉惡大過事出因公情本詿誤該司各問擬前罪糸詳律例俱合但趙忻既經言官論劾鎮撫司招糸似難照常發落合無將趙忻量加降調曹一麟革職為民以示懲戒劉敏政還職奉旨趙忻劉敏政各降二級調外任用曹一麟革職為民○答張少渠書曰別後一領教言再呈啓劄情深義至非徒尋常寒溫而已未審近日境內財力何如徵斂得少寬否春麥可登場秋苗冐入土否愛身守正違權順時公素所問學詩歌亦易易占素復萬　初蒞日崇護言不盡○上謝賜鈔錠羊

酒疏畧云臣歷任二品俸三年給由該吏部引奏奉　旨着復職移咨到臣欽遵謝恩復任本月二十二日伏蒙　聖恩特遣奉御楊淮齎賜臣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到臣私第臣不勝感戴伏以累日計年莫展一籌之力天高地厚式彰三錫之榮感戴彌深怔營曷措竊念重華考績黜陟惟明成湯懋功官賞不僭良以勸懲之典寓於殿最之書迨我盛朝著之令甲或因而廢置綜核甚嚴或略其否臧包荒是尚至如臣者才識庸愚性資朴拙叨二品九卿之職值三載一考之期初分戎政

於北軍未閑師律比司邦禁於西省徒咨刑書詢事省成每有妨於吏治循名覈實豈無玷於官常方懷三褫之虞敢徼一朝之貺詎知雨露殫及菅茅甫納銓署之章俾存篇劣俄傳中貴之使復冐鴻私牽漢苑之秋犧既茁而壯需鎬京之春酒尤旨且多重以圜府之流泉泒如市門之斂布書云大賚富之善人禮有匪頒藏諸太府寔皆顯榮之異數猥加瘝曠之凡流道存奉迎奔趨伏地階前登受拜舞瞻天並蒞恭遇　皇帝陛下玄德昭孚於倉昊純心默契於黃軒清問下民鰥寡無蓋丕

璧上命威福不移日月曲捲乎瑕玭蠲除細過海嶽兼收乎涓壤采錄微長雲上於天孰非覆被之澤風行於地要皆鼓舞之權臣敢不求全晚節務保初心生必啚之勉效羔羊之義飲此酹矣敢思莘藻之恩矧惟楮幣之逾千奚啻金錢之鉅萬秋毫帝力益知報荅之難咫尺天顏恒切瞻依之念伏願一人有慶董正百官萬壽無疆嚮用五福體天地好生之德草木鳥獸咸寧播神武不殺之威華夏蠻貊率俾仁賢充實茂揚九重欽恤之風囹圄空虛快覩四海雍熙之日奉　旨覽卿奏謝知

道了禮部知道○荅李克齋書曰領翰教往來水陸勞心勞力忠勤可想見江南江北事此間公論甚明今亦須兩解時勢至此豈有明知遺賄於賊移壑於鄰而付之若罔聞知乎況此情不特東南為然西北諸鎮皆然不獨今歲為然其為宿蠹乂矣度此時貴鎮已有捷報日下且得休息但恐秋去春来終無了期若非拔根塞源另為經畧日復一日財力並困禍不在海島而在閭里中也翁志存天下素抱經國遠猷何不分明條議上達聖聽乎○荅王方湖書曰承教知內調衆口外戢群盗

憂勞萬狀任事之難如此柰何壬子歲黃巖之變生時寓金陵嘗言此賊皆豪族巨室為之耳目嘗糧漏師肆無忌憚以至此極非請劍行誅必無平定之日乃今流言飾謗迷執不改非至滅門慘禍不止所論三事第一事最難處海禁豈可明開蓋彼中所欲寬假者皆奸豪強橫之家而軍門所欲寬假者在貧細愚弱之衆宜其法雖良而不以為恩害已深而猶以為利也第二事易處在吏部一轉移間耳第三事設總兵蓋與設縣治相表裏愚意縣治設於月港總兵亦宜駐月港俟內賊漸歸

外寇漸息即將浙廣市舶并而為一移置月港修復先朝故事嘗聞洪武初一市舶司設於太倉黃渡至今稱為六國馬頭後乃慮其切近南京分而為三移之於浙於閩於廣六國亦分隸三司今可考而行也洪武永樂時因倭奴不靖海上人相勾為盜嘗遣高僧諭日本又遣都御史俞公士吉等三十餘年而後已今不考之故實而輙求近效加以衣冠士夫上下遊說比之國初更難展布朝議倚賴明公甚重幸熟思而決行之不但八閩蒙福浙水東西長江南北皆有息肩之望矣○五月擬

總督王思質等罪跡畧云該御史方輅劾吏部尚
書吳鵬等黍節奉　旨王忬官久志怠全不昔若
今次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被慘還
着錦衣衛差官校去拿了杻解來說鎮撫司打問
送部送司擬流罪黍照節年各邊文臣失事被劾
被逮如宣大總督翟鵬陝西總督張珩皆荷　聖
明裁允比照前律充軍所據王忬情罪似與翟鵬
等相同相應依擬奉　旨諸將皆斬係軍令指揮
之誤出令的却不治是甚擬律且不究再從重擬
来看該司謹遵明　旨再議得王忬所犯合比依

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
者律張倫合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
應因而失誤軍機者律各斬奉　旨王忬等依擬
監候處決○聞四路用兵感賦一律云日日綸音
下玉墀四門推轂亦多時三關車馬兼胡急百粵
樓船瘴霧遲豈謂滇南尤水戰不堪河北尚潢池
諸公莫吝昇平策天子勤勤拊髀思○答章陽華
書曰公才兼文武志存經濟禦災弭亂游刃揮斤
但今體統渙漫約束紛更逋負相仍弊垢叢集加
以軍民相視如秦越文武相持如矛盾天時地利

每不如願重以楚城氣習朋家作讐公包荒馮河
張弛有則柔遠能邇以靜制動不過旬月便當改
觀若乃兩賢相與屈伸吐納藏用相時尤我公之
能事多多不盡○答荊川書曰昨述眞悃不忍歸
詞來諭若督過何也其有見不以告吾兄更誰告
乎兄尚疑其更誰不我疑蹈海闖巢誠不欲調弄
筆劄其固信之亦不能不為吾兄危之恐亦非直
激懦將疲卒之氣而已備嘗險阻徧尋多訪理固
宜然末云所謂易者轉覺甚難此眞話也詳讀大
疏所列八事勝于南沙北灣數千首級一海洋文

武吏士皆移險阨且重迎擊來舟之賞是也復設
視師官官易設而人不易得柰何二防海岸必須
海岸與腹内從入與被虜並論功罪此不但可行
於東南在西北亦應如是三圖海外二事最為要
策但葉非自歸之賊蔣非絕域之使以此二人為
可托又不若不行為愈也盧師之言鑿鑿可行四
定軍制練鄉兵豢近兵調土兵處置甚善無容他
議六鼓軍氣貴在磨礱而時用之文臣督師擐甲
臨戎武將次第身先士卒自古為然雅詩具在至
于出刀用鉞直可偶一為之爾七復舊制此固[illegible]

良法善謀父老相傳倭賊登岸爲大創以故水寨
不可不復復水寨則出洋亦易矣浙西亦有水寨
原在乍浦沿海衛所舍田耘田誠爲非策金堂玉
環諸山其不知其在何處三市舶者何以謂福不
通貢亦不通船琉球三國鼎立恥專在福海往來
今之賊皆起於福福人至今[illegible]賊以地狹人稠生
理薄不得不資於番今若城月[illegible]談叅將兵備幷
三市舶於彼亦以毒攻毒以人治人之術也八別
人才所薦所劾皆允當矣或謂羅拱辰勝於唐尭
臣嚴太守不如淮安張給事果否九定廟謨極言

兵變民變爲禍叵測尤人所難言者非吾兄忠誠
安肯及此倭寇往時春来秋去秋去春来今徧地
皆有幸倭之流時時皆有望倭之心何日得息有
乎即今朝鮮將倭賊所虜人口送回及此奬諭國
王幷令傳諭日本事非創端機出乘便而議論不
同蓋前此蔣洲但至賊舟未嘗至日本也五足軍
食只於贓法上稍加損益可也若專責斂財者而
不責之用財者用財不肯節即日殺守令守令日
殺百姓祗爲循恩巢芝先驅耳爲今之計斂財者
不可不守潔廉之操用財者不可不知交際之節

如何又春汛時浙東兵備移舟山江東移崇明不
知浙西移乍浦爲便抑移金山乎金山有武將移
乍浦可也○十一月上俞大猷黎鵬舉立功疏該
總督胡宗憲叅鎮撫司問將俞大猷黎鵬舉送部
轉行兵部詳議情詞不一有碍叅送題行法司備
查詳議原未奉有　明旨擬罪及據兵部查報俞
大猷黎鵬舉委的獲功數多又屢經督撫科道官
保薦内俞大猷先該總督胡宗憲據罪題叅續又
該胡宗憲叙功具奏黎鵬舉既已被逮彼處巡按
御史樊獻科又稱其擒斬數多寔舒神人之憤即

今南北多事將材難得如俞大猷黎鵬舉者似難
以一時失事盡棄其功該司查有吴瑛前例委應
議處合將俞大猷黎鵬舉咨送兵部轉發沿邊沿
海軍門從宜委用領兵殺賊候立有戰功另議題
請如或因循退縮不能自奮徑自叅奏從重擬罪
奉　旨是○會題賊犯王直等疏畧云總督胡宗
憲題奉　旨兵部會同三法司詳議来説看得總
督胡宗憲巡按周斯盛各題稱犯人王直葉宗滿
各謀叛斬罪王汝賢越度縁邊關塞出境及稱葉
宗滿王汝賢俱各歸順報效欲從末減定擬充軍

直妻子免其為奴止行流置伊毋汪氏八十以上
犯流依律議貸葉宗滿妻子令其隨住伊弟葉義
量擬本等罪名發落各一節臣等伏覩大明律一
款凡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
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並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不
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又一款越度緣邊
關塞因而出外境者絞一款年七十以上犯流罪
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及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
取自上裁臣等詳議得犯人王直葉宗滿背華勾
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

狀亦自難掩胡宗憲等議欲將葉宗滿王汝賢貸
死充軍恐未足以正法其王直妻洪氏妾許氏男
王澄小記陶福葉宗滿妻張氏男葉天祥各係謀
叛親屬俱應為奴葉宗滿弟葉義亦應流置俱難
別議王直母汪氏招年八十以上犯流委應議擬
奏請各照王直葉宗滿罪惡已極神人共憤通應
解獻闕廷顯戮市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孽始禍原
在海上似宜就彼典刑以快人心恭候命下移咨
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王直葉宗滿查照原擬
斬罪即時處決梟示海上王汝賢一併處絞各犯

妻妾及子洪氏許氏王澄小記陶福張氏葉天祥
等七名口俱押解來京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
並入官葉義流二千里安置汪氏合無依律收贖
惟復別有定奪奉　旨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
着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輸歸順報效
饒死發邊衛永遠充軍其餘依擬初胡總督疏至
分宜必欲通將各犯作投降宥死公不從分宜父
子言聖意欲如此處公曰堯曰宥之三皐陶曰殺
之三即　旨下法司應執奏况王直等問作謀叛
已從末減直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

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分
宜父子曰不然　旨下再議公曰再議必用反律
豈可更減叛律乎分宜父子曰原着兵部會法司
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公曰豈有死罪犯人不由
法司擬議之理兵部即議末減刑部亦不敢僉名
須別上一疏父子怫然不應○答門生書曰病久
鄙意只如初說通不免為是黃冊上並無官民之
分只是男丁婦口民草房三間蓋古昔庶民之義
今欲均甲正合此義若免少而增役多委是朝四

暮三之術亦姑以是塞衆口也本縣士夫既不得
免寄庄豈得獨免近日人無耻寄庄增多不啻十
倍雖云富人影射其情可憐得利受寄者獨不念
及子孫一切均甲通不免則不禁詭寄而自無復
詭寄人間夫婦同衾共枕若有妾便謂情有厚薄
為民父母焉得人人而說之非任怨任勞如趙左
山公者終不能行此試觀壬戌前進士舉人家未
嘗均甲今有幾家尚如昔日乎人苦不深思耳○
十二月上遣祭復命疏奉　旨賞綵段二表裏鈔
五十錠又上謝賜祭設疏曰伏惟　皇上欽崇天

道敬授人時欲占大有之年爰候小寒之雪用祈
玄貺特軫淵衷望秩於山三禮兼隆於舜典懷柔
及嶽百神效順於周經竊念臣徒守簿書未聞俎
豆誤承眷命叨備使令蒼燎甫畢於東郊素鐙遂
頒於西署敢謂駿奔之敬益增鴻術之慚感戢彌
深報稱曷既伏願霰集瓊霄霙飛瑤宇大田多稼
兆已見於三冬樂歲屢豐惠胥沾於萬姓奉　旨
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又上謝賜綵段寶鈔
疏伏惟　皇上存敬天勤民之心敷對時育物之
政靡神不舉有感必通大雪小寒既適符其節候

春耕夏耨可預卜其豐登竊念臣肅奉精禋叨備
駿奔之役欣逢靈貺曷勝雀躍之悰錫寵載加氷
兢彌切顧茲虞廷之絺繡重以圜府之流泉豈直
匪頒寔惟大賚誓竭絲毫之力仰酬龍袞之恩伏
願萬壽天齊普天歡慶四方日靖化日舒長休徵
允協乎箕疇五氣順布文命懋揚於禹迹六府孔
修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春二月知縣胡美以阻慢符錄
逮詔獄衆謂罪且不測下刑部議擬凢奏制書有
所施行而違者律減等杖九十米贖還職奉　旨

允行○上郭希顏疏云原任左春坊左中允調兩
浙都轉運鹽副使閒住郭希顏奏為天恩未報處
君父骨肉之間願獻微忠事臣退伏畎畝生未報
恩死何瞑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虜為中國
憂臣切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所謂不
在顓臾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臣徃歲恭讀　聖
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
儲難皇上誠欲立儲宮則重臣有可與計者如猶
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為說從則
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

大懼也乃問歲星變地震繼又大殺災皆天垂仁
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為皇上計此迄無
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念主恩感泣忽然忘
生又臣嘗疏罷監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
不言亦死為負國言之雖死為報國臣寧一言報
主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
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
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
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臣觀自古冢無故
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緩危疑之地者慈父不

能庇其子今皇上至愛莫如二王至重莫如元輔
其初固何嫌疑也蓋自言者倡為二王面陳嚴嵩
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
諉也猶差遠也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祧此
大可慮也尤最近也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
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於王諭二王
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
後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
匡贊愈力臣故曰釋疑而君相相信是為至和之
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臣聞神龍離淵人

易狎之美玉出櫝人易伺之如此乎外防也二王
親則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
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讒隙所由
成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
國而況於親子乎是故幼而暱就膝下者所以篤
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彊本也今親藩遠離
禁闥臣仰窺天慈為王繾綣但府不宜久虛山川
若以預待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
晝計聖明早斷及時勑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
數於制於情似為兩盡臣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

是為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
父子之愛天性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有
不身任其艱大而欲子安於無事也不觀之今時
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顒大聖人
萬萬年垂拱者誠以南面事權非賴皇上神謨獨
運太平未可反掌而致若曰儲宮臣知天序所屬
堯舜不能以揖讓聖恩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即
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涵養冲資計論往古得
失相切磋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物不得與聞況
時事周非高枕之日而聖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

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巳明臣願皇上端拱以順天
人從容以建議立亦無不可者臣故曰揔攬而父
子相體是為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
守屛翰彼此永無猜防宮中閭省之箋不時而進
靡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
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
自賓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備而宗社自延此
安儲之上計也亦今日之先急也每嘆古者忠臣
不退斥而志君烈士不避僇以身諫臣嘗得罪輔
臣只知天恩莫報輙憤激推心且先國者不讐其

私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忠圖之不早非
智是故在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聖明仰慰祖
宗九天之望深思聖毋一脉之託察臣愚始終為
主之無他赦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
刎首而爭效闕下者哉奉　旨這本有建帝之說
不明禮科便會科道官看議即回奏欽此禮科都
給事中藍璧給事中龔情李得春曾瀟吏科梁夢
龍鄭茂徐師曾李瑜胡應嘉戶科趙掛蘇景和江
一中喬光大李璡兵科王文炳李東華何烇張鳴
瑞沈寅刑科劉一麟侯廷柱王楷趙灼工科袁汝

是立岳劉畿陳所學曾廷芝樊儆浙江等道監察
御史崔棟莫如士鄭存仁黃訒鮑承蔭劉存義陳
旌楊衍慶耿定向蕭九峰祝乾壽王諍陳聯芳蔡
完蔡結查光述潘清曹孫用張膺陳紀高應芳巫
繼咸董學荀顏彭繼業丘文學張科袁淳王漸黃
喬趙鏜閻東于業張九功臣顏言郭文輔溫如璋
王得春等題仰惟皇上玄穹默祐聖壽同天內外
大小臣工悉心仰戴何乃有此悖逆之臣妄為建
帝之說以干天聽臣等恭捧綸音不勝驚愕恭看
郭希顏本以憸壬乂遺擯斥心懷怨望陰行欺謗

之私志在傾讒肆為狂悖之語此其罪不容逭而
法當重究者也乞勅法司明正其罪以為人臣欺
罔之戒奉　旨你每看謂彼物悖逆理法俱所不
容着三法司按律擬罪來看刑部尚書鄭曉左右
侍郎趙大佑傅頤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周延副僉
都御史鄢懋卿邢尚簡大理卿馬森左右少卿張
雨查秉彝左右寺丞孫慎黃季瑞議得犯人郭希
顏所犯合依造妖言惑眾者律斬秋後處決奉
旨這逆犯依律便着彼處巡按官即時處斬發各
省梟示十八日諭嵩汝於暇日一出可安心贊我

未宜功虧於一簣也彼逆物令法司行文不許將他人替刑必斬本逆郭疏入内閣初擬禮部看了來說聖諭汝等票希顏之本部看以何若用其言只管郊廟告行何如内閣改擬禮部會同三法司叅看聖諭汝昨一見彼本豈不悶怒但以疑字一端卻未見彼懷逆之意本内建帝立儲四箇字夫立子為儲是所建立帝誰可同二輔票來又諭卿等所票擬欲下部議然細邪必無可赦之理今不忠之臣不義之民皆惡不速行新政以君相父位不言君只攻輔相槩可見矣部衆皆大臣又謂阿

諛可看耳目官看議希顏奏下分宜令鄢都憲公懋卿來言此人明是無君悖逆科道亦叅悖逆建帝二字與謀反何異相公甚怒云聖心不可測宜慎看悖逆字公曰何至是鄢曰然則擬何罪公曰此事重大看三法司衆議何如鄢曰離間親王得無太輕公曰須待會議鄢又曰自來三法司議罪刑部主之公徐曰若予得專主之希顏只是奏事詐不以實鄢曰介翁云我身家為此人所害不小切齒恨之觀其意上怒甚恐不免於大逆律耳再三探公意公竟不言別去會議時公首問周公答

曰該貴衙門定議又問馮公對亦如之公曰郭希顏此疏意在立東宮不甚過但語言險怪上干聖怒使彼疏明言　兩殿下俱在京事體未便請裕殿下留　京邸景殿下就國雖欲罪之亦難擬罪諸公曰科道既叅悖逆詞意摘出此二字恐不得免於重罪公曰重罪不得免但用何律乃可諸公皆不言再三問之竟不言公曰建帝二字委非人臣所宜言但其意本無他今欲擬妖言律何如諸公皆不應久之周公曰悖逆離間親王詐傳聖旨皆合公曰朝廷無立景殿下東宮意景殿下亦

無他意今奏欲景殿下效叔齊子臧甚無謂又云堯舜不得擇讓伊周不得假手左右欲圖富貴等語似妖妄況今正月十六夜藍紙朱書帖子徧貼京城廠衛揭去不敢奏大抵總是妖言以此律擬重罪彼亦無辭諸公皆曰然遂畫題投進公與三法司同入西内見分宜會議之言分宜已先知之怒色而出曰朝廷甚怒今擬何罪公曰擬妖言律秋後決分宜曰可至秋後乎公曰律如是分宜曰何不問朝廷訛科道叅悖逆二字擬罪公曰希顏意在立東宮今乃擬罪斬亦止為聖怒耳分宜曰

律有悖逆建帝二字難說不是無將不道公曰意在立東宮本是效忠只是本上如子臧叔齊尭舜伊周左右圖富貴等語真是妖言惑衆分宜又曰既不擬悖逆何不用離間親王斬罪公曰此不在律祖訓有之律成後不復引用況朝廷之上父子兄弟本無一毫疑貳安敢擬離間二字分宜曰既如此堅執請二位来吏請徐李二公至徐相公問公用何律公荅用妖言律徐相公曰請立東宮而得死罪聖怒可解矣分宜怒色顧李李相公曰罪亦重矣朝廷必允分宜咈然曰既如此只管上本

公曰會疏已上分宜曰疏既上又何必問遂揖而出分宜復上密荅　旨下果加重而速矣公意特欲生之旨下後三法司見分宜分宜曰希顏止望拿問不過充軍即論死亦不過監候他日新政便得入閣豈料聖明洞燭其奸即時殺了〇宛平周知縣盗失庫銀三次數至三千九百兩查無下落者又一千四百餘兩已經二年匿不舉發舊庫役盗情敗露容留在庫新庫役依期告代不容交盤緣伊乘機盗銀二千兩賂分宜求陞太僕寺丞依附放肆撫按知而不究却令舊庫役與告錦衣衛

通作失盗無追又稱家産盡絶題下刑部發落公曰豈有京師縣官放肆至此官庫銀兩五六千兩無下落止憑錦衣一本奏下發落通不查究之理即行縣查前項銀兩是何錢糧緣何失盗出入三年通不呈撫按庫役雖稱家産盡絶亦未見行城結勘叅提周知縣究問前銀通無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亦竟不知何項錢糧但云各處取到贓罰問革周知縣分宜大怒〇與稄淳書曰承差回後不知何日到家家中凡事有條理否郡城必須擇人掌管人甚難得洵譜書亦汝任之郡城業大支持

尤難府縣中切莫往洵親事完汝家事完便可来京同我回也我自九月初九大風受寒二十一日嗽不止聲不出且因朝審不敢註門籍衰老之態日甚一日汝可知之立身制行小心翼翼至緊至緊易云恐懼修省朱云憂勤惕勵書云驕滛矜侉孟云般樂怠敖此十六字出入之間禍福别焉思之慎之仍說與洵知之又書略云惟謙可以養德惟儉可以守家惟寡慾可以多男惟讀書可以遠到汝常念此四者我可無南顧矣〇四月會題處置南京叛軍疏南京兵部等衙門題南京戸部扣

歲月糧五營兵衆一時並起攻圍督儲公署將侍
郎黄懋官追逼越墻墜跌昏死拖入大中街懸屍
橋坊備極慘辱又將本官故妻破棺出屍所有家
財刼掠蕩盡彼事起倉卒只得委曲撫處緣各兵
原無叛心祇十數兇徒栽見衆慫誘勢至此當即
解散各隨營伍操習如常而首事數人自知罪重
乃復招誘徒黨或聚謀於野外或飲血於神祠倡
為洗營之說闔行走海之計以致人情危懼洶洶
動搖臣訪據坐營等官開報首惡周山等互無
枉乃先期出給各軍安家小票隨於一月二十六日

部勸戒嚴行各營把總分投捕獲周山等二十五
名并未獲唐四兒臣等會同內外守備給示各惡
姓名即有脫漏俱不查究大抵事干人衆寧有遺
奸不敢濫及耳伏惟　皇上念　祖宗根本之重
擴天地好生之德早賜處分以釋疑懼奉　旨兵
部看了來說又該南京內外守備太監何綬等題
節奉　旨各營軍士平日受朝廷糧賞恩養輒敢
不畏法度本都當重處爲首的着坐營管軍官查
出治罪其餘的姑念激變所致俱與赦免南京兵
部仍出給榜文曉諭又該兵部議題奉　旨這件

事情還着三法司會同科道等官再詳議來說臣
等會同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周延等大理少卿張
雨等吏等科浙江等道官議得犯人周山合比依
凡奉制命出使而官吏謀殺已殺者律皆斬秋後
處決奉　旨廉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
辱及大臣法斬死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黃
懋官心存欺誘計使人為全屍而死失刑甚矣這
所獲亦未可盡知果皆為首者再議來看十三日
後上疏時分宜密疏言郭希顏該重而擬輕今叛
軍該輕而擬重備言公凡事自專並不從人言大

抵皆激上怒故有死時君立新帝等語時十三日
前齋戒停刑旨云十三日後上疏分宜遂嚇三法
司科道郭希顏是故出周山等是故入皆死罪十
三日後恐有別說公不為動再會議疏畧云臣等
先次會議欲行南京三法司再加詳審若果情真
者論罪如律原非首惡者聽與辯理顧今營伍軍
士跂足天恩地方官司翹首宸斷若復文移往返
未免動經旬月何以昭示信令洞釋群疑臣等合
無查照南京兵部題各犯數內分別議處將原列
名在前周山等論坐首惡監候處決滕彪等俱照

情可矜疑事例調發邊衛充軍脫逃唐四兒仍懸
賞購捕務在得獲其餘悉行宥免不許挾讐南京
兵部仍出榜曉諭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裁奉
旨是周山等監候處決滕彪等調邊衛充軍其餘
照前旨悉宥○上申明律例疏云通政司類送永
清衛軍餘人等蕭文學等各告為積惡朋黨詐欺
官司嚇詐財物激變良善乞憐究治等事隨該雲
南等司呈堂批發各行東城等兵馬指揮司提人
去後續據東城等城副指揮等官各開稱移文順
天府通州昌平州武清縣提取犯人去後隨據各

該州縣牒呈開稱蒙巡按御史鄭存仁牌開按屬
地方雖近京師一切詞訟自有撫按司府州縣受
理若有虧枉方許陳情此定例也近來有等奸徒
每有人命失盜拷獻等情惟圖騁其私欲不俟有
司輙自越訴刑部各司告理動至濫行提人殊非
法體牌仰本州官吏即便出給告示曉諭軍民人
等今後但有詞訟俱赴撫按并本道及府州縣陳
告不許輙赴刑部越訴敢有故違即行拿解本院
若遇提人非奉欽依不許擅發如掌印官不行遵
守仍前阿附定以罷軟不職論等因今照前項人

犯欲就拘解原蒙嚴禁除申本院詳示之日另解
呈報前來為照前項告詞俱由通政司告送到部
本部批發各司方行提人並無徑赴各司越訴各
司亦無輙受問理者今各城報呈各該州縣牒稱
遵奉鄭御史前牌回報前來若必俟各該州縣申
詳該院方行拘解各司停囚待對不無羈候伏覩
大明律一款凡鞠獄官推問罪囚有起內人伴見
在他處官司停囚待對者雖職分不相統屬皆聽
直行勾取又一款若起內應合對問同伴罪囚已
在他處州縣事發覺者問聽輕囚就重囚少囚從

多囚若囚數相等者以後發之囚送先發官司併
問若兩縣相去三百里之外者各從事發處歸斷
又伏覩大明會典內一款南京刑部事例條內弘
治元年奏准凡南京軍民詞訟但有附近常鎮等
府縣滁州衛人証干連必須提對歸結又查得問
刑條例一款問刑衙門行軍衛有司提人遷延三
箇月以上不到經該官吏住俸候事完之日方許
關支半年不到經該官員參奏提問前項律例各
該衙門遵行已久今各該州縣官吏輙敢阻撓事
屬違制呈乞申明以便聽斷到部看得各司呈稱

通州昌平州武清縣各回稱近據巡按御史鄭存仁禁約但遇刑部准狀提人不許解發一節爲照本部受理在京及附近州縣一應詞訟先從通政司投狀送本部看詳并送各司問理仍送大理寺評允回報發落此係國家開設衙門二百年來遵行至今並無異議及覩大明律大明會典問刑條例俱不曾載有京城百里之外不許刑部提人之例且南京刑部例載常鎮等府滁州等州衛雖遠隔二三百里不止一應天府所屬地方亦聽提人問理今順天府所屬昌平通州武清縣皆在京城

百里之内准狀提人已非一日法司官員及巡按御史亦不止一人各該州縣節年准狀提問見存案卷亦不止一事原非臣等創行況今官吏貪殘小民不堪無所控訴通狀送部問理原是法司職守今槩行阻撓不許本部提人不知出何典章奉何事例公行文移輙出禁諭是國家所設刑部堂屬等官七十餘員皆爲贅疣今若隱忍依違不行陳請則臣等曠職御史侵官皆非所以遵典制守官常之義伏乞　聖明裁察容令臣等欽遵大明律大明會典及問刑條例將附近各該州縣詞訟

仍照舊規於通政司投狀送本部問理大理寺評允發落所在官司不許故違成憲恣肆抗阻及容臣等先將違誤首領官吏查提問罪庶幾政體不至紛更職守不至侵奪覔抑得伸而貪殘知警矣

奉　旨着照律例行先是公上疏論職掌不許各衙門受理詞狀諸得利者甚不便如宛平失盗事及通州盗失庫銀三百兩州官不性不申撫按卻乘機稱失銀三千餘兩將庫役親戚及巡夜人吏但溫飽者嚴刑追陪又一提學吊取贓罰發順天近縣以買石灰修理書院爲名銀皆入已卻徧派

富人買解又一禮部主事借與人銀兩無還令一鄉人粧作運糧百戶持主事帖及白頭公文一角於通州署印判官處投下領出官銀一千二百餘兩侵分又有兩城將婦女張氏等問斷離異各要賣銀入已俱告通狀到部參問州縣兵馬官吏鄭御史遂有此行不許州縣聽刑部提人及刑部奏下鄭御史即回京諸不便已私者又皆從吏之分宜父子陸錦衣遂令鄭上疏疏出分宜父子盖公文選謫官時旨批欺罔作弊故鄭疏專條欺罔人皆知其中傷有自分宜又上密啓言南京救軍及

郭希顏事指公屢抗　明旨及鄭疏投入分宜票
云這所奏都察院會同該科看議来說公上辯疏
條析原非欺罔備載律例諸司職掌大明會典等
語分宜客疏公在刑部二年有餘凡事皆專內閣
每傳示　聖諭亦不從御史所言是　上意亦未
允分宜又言其事其事皆刑部偏執　旨遂云院
科未回奏得旨鄭姓使肆意辯瀆昨周山等敢爲
亂忿原有激變之者　旨下着末減以處疏內無
一字遜退雖曰執法終是自尊鄭曉始從寬革了
職閒住不許再用時五月十三日也二十日辭

朝疏云伏念臣草茅下賤仰荷　聖明簡任刑司
顧臣質本庸愚事多乖繆積有罪愆尚不覺悟伏
蒙　聖慈不加誅殛從寬革職閒住臣感戴高厚
之恩雖糜軀殞首莫能圖報惟恭祝　聖壽於萬
萬年茲當囘籍違遠　闕廷臣犬馬微忱不勝瞻
戀之至奉　旨該部知道()營軍將校卿士大夫
皆送郊外公間道抵潞買舟二十一日發行弗造
驛二十四日卜吏部遣官送辭朝　旨至公甚喜
荅書曰從此澗室雲衣孤踪天外姓名不復達
宸前矣○六月二十八日乙丑拜吾核封君墓又

拜祖墓○甲子抵家自謂永謝風波全璧初服
吟萬水千山行已遍歸来認得自家身曰邵誠人
豪也○公自甲寅春辭家七歲廼歸養素林泉不
跡公府不先音問施者報之来而荅拜未嘗入惟
訪故舊親識與語桑麻晴雨每有意會長笑浩歌
或忻然獨步步無定往兒童迎聚歡笑公亦笑鄉
人愛敬喜其来所至如家相忘其爲名卿也○秋
課子姪甥婿讀書月給銀米考必親第高下○冬
自求塋地不得
辛酉春修吾核尚書墓創西塘石橋塞墓東南水口

別開支港南出通舟重建土穀神祠於西洋橋東
○荅江西胡都憲書曰昨見試錄序始知有西臺
之命今所在騷然官府既寡廉靖之節士夫又肆
侵剥之禍驅民爲盜不可不交任其咎旌鉞西指
愛莫助之来諭云别無奇策惟秉持此心昭對天
日上報君恩下解民怨壯矣然貴省事比之他省
尤難今之甲第聯雲雄于王府者誰之財力也況
尤有秘客於此者乎從此能斷絕小民自信之他
事可行矣○夏四月遣淳達觀秀水田園廬室遂
營擬洵居○秋大水公蠲租十七

壬戌春二月修百可園創獨縮閣關東西兩路各布
石橋通行且便登陴者○再加募土○三月二日
稷淳中會試報至與公婿項篤壽同榜公嘗稱項
甥天資絕人學於公最久玆聞報喜甚○夏五月
分宜父子以賂敗○秋七月與稷淳書曰汝策姚
崇在內斯長官清平等語安能達 聖覽祇取怒
權人躁妄將自及非吾子也男兒立身揚名豈在
名次先後若我無可奮之具雖第一臚傳位極師
保畢竟草木同年功名富貴風裏浮雲昔登津要
尊榮寵姓名無聞者不啻幾何人矣而史稱好漢

乃有貧賤終身不及一見廷闕者要其不朽寧偶
然哉人顧自樹何如澹泊凝靜所以俟時磨涅切
磋所以考德素書莊子閒中一覯歸來讀書數年
諳練增益有具而仕未晚也況汝既陳情乞假分
宜雍去豈可中止又曰秋來多病衰老日加歲不
我與親不爾待當自知之守身守官無忝所生孝
矣淳因著尹和靖論請告歸附論後○九月公遘脾
疾非飲食痰作危甚僕準夏陸顧二醫大服參朮
漸愈愈後精神氣力不復如昔遂絕人事獨處幽
室軒廊之下若千里或終日瞑坐○冬十一月稷
淳歸公撫接堂下歡甚曰幾不獲見子矣○淳語
及時事公曰飢而食渴而飲倦而眠三事外非所
問也嗣每淳獨侍公輒問易或談星數論史論詩
文家語長宵亹亹不已嘗教淳曰膽欲大心欲小
志欲圓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
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
之南陽一出即相淮陰一出即將果爲世雄才皆
是平時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之能讀書
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癸亥春塞勾滕塋東北水口○夏四月公積所受坊

牌代儀作三用一周同姓一贍異姓一以修先師
廟○秋添植墓樹公步南橋淳侍有童子竿橋
上公笑曰借我竿得魚以與爾何如因顧淳曰子
陵之樂直如是耶淳曰使子陵仕不過一公恐亦
未可必惟不仕遂高於光武當年計之審淳歸
著子陵論呈公附論後○九月子訪公海一

○冬項少溪取古言今言梓之公自爲敘
甲子春正月造斗斛爲銘以畀諸子銘曰出以是入
以是子孫世守是庶不殄厥世○二月令三子承

家準宅東接垣洵宅秀水淳侍公舊宅公手草傳授先業之外惟圖書禮器農具紡績等物令子孫毋忘田功毋隕先業○浙江巡按御史張公科題為薦舉地方人才以備錄用事訪得原任刑部尚書鄭曉清朝碩望名世宿儒學究天人貫古今之典故才猷經濟審常變之機權據宦蹟則任吏兵刑之三曹而勛勞懋著按官箴則合清慎勤於一致而踐履無遺歷清華而澹泊自如推負大臣之體度處閒散而鎮重益篤允為多士之儀刑內可以訏謨廟堂外可以折衝樽俎鄉評推重公論同

歸乞勅吏部早賜錄用奉　聖旨吏部知道○三月再修祖塋建邇慶橋○夏四月與徐相公書云別來出入四載中間世事可喜可憂可愕可太息者不知凡幾廟堂江湖寧有異小兒小婿還再領教輸弃腆貺言意真切感戢感戢剝留碩果否藪苴桑天時人事所關非小分宜去後劾章紛紛吹毛洗垢衆情危懼况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聰黠在上所恃者聖明爾乃今去者未必皆凶徒留者未必皆善類面托心腹而背操戈引容或有之錢與神通鬼可車載非虛語也論云

專擅之嫌當避窺伺之隙當防誠不可不深思而曲慮秋中得脾疾至今未能出門戶視聽持行皆不如意衣服飲食一切藉人柰何○秋七月浙江督撫劍門趙公炳然薦疏云鄭曉學究天人才堪經濟敭歷中外世務熟於諳練之深涵貫古今道義貞於涵養之素扣其中實能通達國體要其用可以黼黻皇猷誠聖世之宿儒為後學之楷範奉聖旨吏部知道○九月公步二園登城遠眺曰詩人寓目成詠良有景也時公既創二園竹樹稠密桑果繁鮮菽粟芹蔬種種秋實因顧淳云此乃是

有用文章彼精思麗句方駕曹王亦終何實用兒等識之是亦為政也復指園南民居凡百家數十年後視我讀書此園時更移典替十不存一屈指可慨秋容一望萬古興亡在目中也淳承命賦律云憑高閒望入虛清一劍西風萬里情白髮未驚秋共老丹心還與日爭明百年有計寧虛度千古何人解了生自是男兒應不朽浮名奚啻一毛輕○冬命淳準洵梓吾學編公謂淳等曰是亦一累耳淳曰古稱立德立言此一代實錄必傳不愈於一時經濟乎公曰試觀藝文志諸作今傳者凡幾

淳曰文集未必傳史必不可滅公曰予意也爲後
君子屬稿且賢於無所用心耳詳見淳之序畧
乙丑春正月爲二姪置房百可園側令居之姪壻趙
生亦同室仍數賙視諸弟姪自有居者但歲時賙
之謂淳等曰古稱敦睦敦之爲言厚也施有望報
之心即分爾我薄日已甚試思我與兄弟子姪同
戲祖父前祖父愛之之心同則知我當厚之不責
其報矣○夏嚴世蕃伏誅沒其產公聞之曰上雖
不失刑衣冠之耻極矣大臣賄賂之盛自古無此
比也或謂公可令淳仕矣公曰士各有志不可強

且正當讀書時仕固有日也○秋命諸子爲壽櫬
既成親閱而喜顧淳等曰誰能免此因極論修短
死生循環往復之理曰堯舜不死莊列非狂子貢
請息乃免於苦見達此處庶能超拔宇宙視名利
爲何物也○九月淳得痰疾一吐數椀公命醫視
曰鬱火也公謂淳曰知得如此是病則便不如此
是藥萬古良方無以逾此兒未悟耶撫視數月乃
愈復命淳同舟尋地不得○冬王沂陽宅火公率
淳等往候并衣衣之賙吊懇至沂陽素豪達大負
乃感謝曰丈夫意氣如是於今知公以國士遇我

益深嘆服○時有客致邸報載巡按浙江監察御
史黄公廷聘薦疏云鄭曉文能華國志在濟時大
節孚邦家之譽忠孝具見平生深造勵窮達之操
義利致嚴一介其家食也恪遵禮度足跡不入于
公門其慎修也尚友古人動履耻由乎旁徑即其
存心處事允操金玉之標使其得志立功當著經
綸之績　旨下吏部公笑曰鳴陽之鳳在林之鶴
自適一也必在台鼎乃榮我耶
丙寅春正月朔公拜祖考即造舅氏宅曰顧育如昨
神情杳然涕淚不可止先是舅氏表姪攜房未得

價之半公爲贖還令居之至是往拜外祖父母謂
表姪曰吾今可復蒽顏地下矣爾守祖居勿輕棄
公沒逾年宅遂即朱姓○二月淳侍公客語時事
淳爲策十二公曰策貴舉要刪繁省文切理實可
施行浮文無益也覔疏一篇西京二百年紀綱風
俗大槩可見畢竟後人放行之此乃經世文章後
之建白誰能及者爾可觀否今人才亦可驗舉試
思之○三月公命諸子以布爲考終服又日速之
○公自占河洛納甲曰富貴之二愁如非吉也王
母之義謂何淳曰指五陰居君位以福二公曰予

生春正月而得陰中爻非時矣况歲丙寅而値卒
酉伏巳亥爲克爲殺其詞曰耳葉曰行塞不食雉
膏殆將終也其在秋深火衰木落之時乎於星家
土在翼絶於巳我命丑土與數符矣淳曰胥而之
毀養也安至有是且上不可絶公曰非爾所知也
〇夏四月公又以所受坊牌等儀分賜諸姪之甚
者更月給米爲例〇五月加置墓所祭田〇六月
旣望淳侍語宵中公奉拳以收集英賢爲方今國
是第一及家事輒曰長子曰家督有女任之惟語
壽地則曰决當葬我封君墓側他地雖佳非我所

欲念之毋違也〇七月命準督梓人完吾學編又
曰藏板勿借人但刷千冊即當板毋爾累爾兄非
家食人也諸書板皆爾掌之〇公念準洵未予與
淳評考數命之說曰吾猶及再見孫耶公巳治後
事畢備復謂淳等曰變化往復天地尚有死生此
人之常吾自許達者兒女子反以爲不祥何也〇
八月公脾胃失調淳進六君子湯翼日醫至以爲
傷飲用平胃二陳湯〇旣望公據榻草名臣記叙
乃絶筆也〇淳復進藥公曰醫專乃效却不飲〇
九月朔公疾甚更醫進藥吐不內呼洵立左右不

與語翼日諸子侍公曰後事不俟我言但速葬可
也〇三日準進粥數匙遂絶食飮與藥亦不復語
〇十四日辛丑卒翼日寒露歛乃殯〇越六日太
府鏡川徐公首致祭嗣後藩臬暨闔縣衛諸公皆
致祭淳等俱拜領徹〇諸親友祭受奠辭却牲筵
〇十月曹公[illegible]遣使公代儀以値淳謝辭以公
卒故不復送〇閏月準入京乞恩時項少溪及諸
鄕達皆謂例未可得準曰兄義守柩吾義告 闕
各安子職盡此心得否何暇計遂乘隆冬北上時
姙妾方數月明年準歸妾產女不育弗及見呱呱

之義一也公有子哉〇準謁馬中陽公於淮陽執
手撫悼左右入京沿途朱鎭山諸公皆惠顧遣導
〇十一月準至京疏乞復職相國徐存翁太宰楊
虞翁皆揮涕引接指授準乞恩事宜奏稿附後〇
二十四日吏部覆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鄭曉旣
有軍功准復原職〇十二月疏乞郵典
隆慶元年丁卯春正月禮部尚書高公南宇等覆題
奉 聖旨鄭曉准贈太子少保〇翰林院擬謚端
簡〇三月準再乞恩錄廕 旨下兵部尚書趙公
劍門等題奉 聖旨鄭曉旣獲功數多准廕一子

入監讀書〇重華御極丕釐耿命首舉郵典惟公
固公忠誠後凋所致惟時休休諸老惜范憐歐公
誼私情生死無怍各稱盛德矣〇夏四月淳理葬
事定卜於吾核封君墓西癸山丁向勾勝山水皆
陽不敢違公達孝且地無佳於此者〇五月準還
自京以同朝諸公賻奠告几筵〇六月郵典文移
至省〇秋七月太府鏡川徐公泒徵墳價縣郡凡
四百兩明年夏印溪鄭公署府事完給〇八月[illegible]
勅遣造塋官墻村李公至大父母省吾李公適入
試院委二父母[illegible]何公督塋事〇九月家造槨

完〇十月霖雨〇太府鏡川徐公移縣助塋凡儀
文什器豐備當禮李公何公奉行周悉有加〇二
十五日雨止送塋親友填門翼日左叅政劉公行
初遣祭後私祭〇二十七日子特至海監送公太
宰吳默翁亦至〇二十八日發引乂雨忽晴人固
異之冥儀臺仗侍從金鼓相沿二十餘里會塋及
四方来觀者數十萬人鄰鎮爲之罷市抵墓劉大
叅公行再遣祭禮初公嘗謂淳等曰吾郡先達其
其舉喪會塋者凡二百舟鄉人相傳以爲極盛今
公奚啻十倍叅嶼城四望舟楫蔽川士大夫觀者

大悅謂史稱林宗仲弓之喪莫過焉者且天人協
應公積善之報若此劉大叅亦甚驚異以爲即此
可占公平生〇十一月巳未庚申之間子時入塋
〇十二月淳復改建墓廬易小房以樓樓之下立
諭祭文及誌銘堂立誥命扁其樓曰綏我思成堂
之扁曰奉天誥命〇增築墓後堰欽差李公易其
名曰恩榮堰歲戊辰十二月淳復加土此堰自淳
增修凡四百金公昔創築不計鄭氏子孫宜世守
勿壞非特爲所費惜也〇公生弘治巳未年十八
附庠生應舉即補學生二十四歲壬午發解浙省

明年登進士授主事職方二十六歲甲申以　徽
號恩封父母尋抗論大禮杖　闕下明年冬奔母
喪二十九歲塋母明年服闋補武選尋忤張永嘉
元相請告還值封君喪年三十三塋父服闋不復
赴京受徒講學江東治尚書者魁天下公實倡之
年三十七始營虹橋宅今淳居之三十八長子淳
始生四十生仲子準時張既去兩京交薦起用即
家拜考功主事四十一歲入京閏月始初考四十
五歲掌考功改文選以不肯升嚴世蕃忤時宰謫
和州同知三子洵生於州尋升南太僕丞還家

又升南考功郎三乞致仕不允四十九歲赴任南京六年閒散五十五歲冬以南太常卿升刑部侍郎還尋改兵部兼僉都御史總漕撫淮陽明年春赴任五十七歲升吏部左侍郎凡八月升南吏部尚書　特旨改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年六十改刑部尚書未任　特旨兼掌兵部印六十一歲二品考滿贈祖父母父母妻廕孫心材入監讀書六十二以鄭御史承指論劾疏辯忤旨閒住鄭即以公故考察去公在林泉凡六年終享壽六十有八沒之明年詔加卹典准錄廕送監讀書又明年吾學編大行又明年淳初授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八

不肖孤履淳校梓

乞　恩復職疏

乞　賜卹典疏

乞　恩錄廕疏

徐相公撰墓誌銘

家述行畧

吏部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錄軍功准復父職以圖補報事吏科抄出本
部稽勳清吏司辦事進士今丁憂臣鄭履淳奏等因
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查看
得原任刑部尚書閑住病故鄭曉男丁憂進士鄭履
淳奏要比例復父原職一節為照本官清標勁節博
學宏才文武司銓持一時之冰鑑南北敭歷勵萬仞
之風裁督兵淮上屢奏捷音歸老浙中惟勤著述上

受
聖明知眷之隆下係寀宇瞻依之望雖曾以事閑住
實於行誼無瑕檢查尚書唐龍等前例果委相同合
無俯念舊勞復其原職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議伏乞
聖裁等因謹題請
旨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少保兼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楊博等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鄭曉既有軍功准復原職
禮部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祭葬贈謚以光泉壤事禮科抄出已故原
任刑部尚書鄭曉男監生鄭履準奏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
回稱歷官陞任與奏相同及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
稱查得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內奉
世宗皇帝聖旨院科末回奏得旨鄭曉等便肆意辨

瀆昨周山等敢為亂忿原有激變之者旨下着從末
減以處疏内無一字遜退雖曰執法終是自尊鄭曉
姑從寬革了職閑住不許再用欽此又查得本官二
品已經考滿及准兵部職方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巡撫鳳陽兵部右侍郎鄭曉先
後擒斬倭寇首級與奏相同各回報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在京二品文官病故與祭二
壇工部造坟安葬及查得大學士楊一清生前革職
閑住歿後准復原職伊男楊紹芳奏乞卹典該本部

覆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楊一清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
此又查得吏部尚書唐龍生前為民歿後復職伊男
唐汝楫奏乞卹典該本部覆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又查
得先為比例乞恩贈謚事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謚的該部裏還要斟
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槩徇情比例濫請該
科記着欽此欽遵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原任刑部尚書鄭曉先雖革職閑住近日已該吏部
題奉
欽依准復原職與大學士楊一清等事例委為相同
所據奏乞卹典似當給與除贈官移咨吏部施行外
合照見任二品文官事例與祭二壇造坟安葬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
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部
差官造坟安葬及照本官學識宏博行履清修司銓
衡而雅著公平之譽任督撫而克彰捍禦之勳執法

不阿秉人臣之大節居鄉守約得達士之高風所有
賜謚似亦相應但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元年正月二十四日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高儀等具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鄭曉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
吏部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祭葬贈謚以光泉壤事准禮部咨送禮科
抄出已故原任刑部尚書鄭曉男監生鄭履准奏等

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鄭曉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欽遵咨部
送司查看得已故原任刑部尚書鄭曉男鄭履准奏
父歷官前職奉
旨閑住後准復原職乞要比例贈官一節為照已故
尚書鄭曉先該本部議題仰蒙
世宗皇帝俯錄軍功准復原職後該禮部議題又蒙
皇上准與祭葬仍與他謚所據贈官既經該司查有

尚書聶賢等事例似應遵照題請但干係特
恩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謹題請
旨隆慶元年二月初四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臣楊博等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鄭曉准贈太子少保
吏部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祭葬贈謚以光泉壤事准禮部咨該已故
刑部尚書鄭曉男監生鄭履準奏前事本部覆題奉

聖旨鄭曉准照例與他謚所據贈官合咨查照施行
等因咨部已經查議具題奉
聖旨鄭曉准贈太子少保欽此續准禮部咨該翰林
院遞出揭帖
賜原任刑部尚書鄭曉謚端簡查得贈謚官員例應
給與誥命合行翰林院撰文中書科關軸書寫等因
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隆慶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楊博等具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
計開已故原任刑部尚書鄭曉合贈太子少保謚端
簡
誥命一軸
工部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祭葬贈謚以光泉壤事准禮部咨該本部
題奉
聖旨鄭曉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欽遵咨部
送司查得先該本部為審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

病故大臣照依後開價值轉行有司措辦給付喪家
自行造坟安葬不必差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聞望
素著公私無過或曾歷邊務建立奇功及經幃纂修
効勞年久此等官員合照舊例差官造葬俱聽本部
臨時斟酌奏請定奪等因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坟開壙工料價銀則例都准擬
行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
等看得原任刑部尚書鄭曉病故近該吏禮二
部題奉欽依准復原職造坟工料合給二品全價及

照本官博學足以濟時已著保釐之績清操足以勵俗尤歷著述之勞似應差官查得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不敷行准中書科手本回稱中書舍人徐瑛在任空閑堪以差委合候

命下本部照例給批定限仍行兵部應付本官前去浙江布政司比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開價值行屬派辦該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委官前去造坟處所督理造坟安塟畢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本布政司類造黃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謹題請

旨隆慶元年二月初六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雷禮等具題初八日奉

聖旨是

計開原任刑部尚書鄭曉照二品文官例給坟價銀二百五十兩給夫一百五十名每名折銀一兩共該銀四百兩

工部題為公務事屯田清吏司案呈先該本部題奉

欽依差中書舍人徐瑛前往浙江督造已故原任刑部尚書鄭曉坟塋今本官奉

旨陞尚寶司少卿所據前項造坟事務合另差官督理行准鴻臚寺主簿廳手本開送序班李齊芳前來呈乞題差案呈到部查得中書舍人徐瑛陞任京堂例難摘離既經該司查有序班李齊芳在任空閑相應差委合候

命下本部照例給批定限仍行兵部應付本官前去浙江布政司比號相同遵照先題奉欽依內事理會同該司堂上官於造坟處所依式督理造坟安塟畢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類造黃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謹題請

旨隆慶元年三月二十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雷禮等具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

兵部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查部議軍功奏案准賜錄廕以圖補報事兵科抄出已故原任刑部尚書鄭曉男監生鄭履準奏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查據監生鄭履準奏稱已故伊父刑部尚書鄭曉先任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倭寇猖獗先後斬獲首級六百餘顆乞要比照浙江巡撫劉畿廕子入監事例錄廕一節為照海寇礦賊論寇患未為不同浙江鳳陽語戰功似亦無異然海寇騷動鄭曉時勢或尤難焉況有前功相同合無比照劉畿事例題覆請廕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已故尚書鄭曉心存許國志切濟時撫鳳陽而克詰戎兵素嚴不虞之戒禦倭夷而屢獻俘馘大收平定之功

陵寢因之奠安海壖賴其康輯伊男鄭履準奏乞恩廕比照浙江巡撫劉畿廕子事例又經該司查得事體相同相應錄廕合候

命下將已故尚書鄭曉查照劉畿事例廕子一人送監讀書庶優錄及於世延而追勸隆於身歿但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元年三月初一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趙炳然等具題初三日奉

聖旨鄭曉既獲功數多准廕一子入監讀書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端簡鄭公墓誌銘

高來[illegible]拜刻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
保諡端簡鄭公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
士知
制誥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華亭徐階撰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安陽郭
朴書丹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
邢臺王本固篆蓋
嘉靖甲寅乙卯間倭奴入寇江之南
北運道為梗上下憂之端簡鄭公時
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州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皐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議者謂公有功於

國家甚大而時宰分宜公故與公不相得僅擬賜金幣加服俸一等後公為

稍書猶譖公自專落公職及公卒子履淳等訟於朝會分宜已得罪去

世宗皇帝詔復公官今

皇帝嗣統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端簡蔭一子入監讀書於是士大夫相與載

世宗之明感今

上之恩而又惜公之不獲竟於用也履淳等卜以隆慶首年十一月己未葬公勾城山祖塋之次自為狀乞余銘余固知公深當分宜之去位余嘗請於

世宗且召用矣而公遽卒余甚痛焉則今叙公行傳之無窮非余責也夫公諱曉字室甫別號瀏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官傳至信菴翁積書萬卷以訓其子廣東提舉

東谷公延孫遵化訓導吾核公儒泰世以尚書教授里中弟子各數百人訓導娶於費生公有異資年十二能誦經傳及通鑑節要訓導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以誡曰汝他日當為此不得為彼故公自少至於老毅然必為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其心訓導之教所漸濡者然也嘉靖壬午舉浙

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
中峰董先生力薦引之公竟不一見
政府廷試得二甲授兵部職方主事
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
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
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
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
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

事者請赦之公抗疏以為不可不報
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張文忠時秉政
欲改公翰林又欲改科道皆不應尋
丁父憂去戊戌許文簡為太宰調公
考功踰年乃起至則分考辛丑會試
轉考功郎中巡按御史有所糾劾不
當公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桂溪輔
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己

者公更黜其所厚若干人癸卯嚴世
蕃以治中求為尚寶丞公謂非故事
不聽分宜益怒寄疏公抗上市恩
詔貶和州判而世蕃遂遷尚寶少卿公
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
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
遷南考功郎中又遷南尚寶卿歷南
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

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出撫鳳陽
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
衣而至鎮乃獨以武功顯於是人益
知賢者之不可測也乙卯遷吏部左
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
世宗以公知兵留為右都御史協理戎政
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歲省歲以
奮戊午改刑部尚書猶兼掌兵部事

當是時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
而南總督有覬補本兵者其黨欲為
之地相與言楊公宜為
社稷計留鎮北門議者咸之公疏以為楊
博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其
戰守之事咸飭不獨宣大一方恃以
無恐計安
社稷宜無良於是
世宗從之在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
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舊制既又
謂王直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於漸
不可長皆與分宜議不合諸言日騰
庚申
詔公閒住及
世宗覺為所誤則公已病又馴至不可作
矣嗚呼惜哉公居家角巾布衣數攜

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
時共飾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
知其為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嘗
言士必有伊尹一介不取予之節然
後可窮可達可常可變故歷官垂四
十年家僅有田數百畝松窗竹几蒲
茵練帷蕭然如山僧馬乙丑忽命履
淳等治後事丙寅夏甫畢其秋遂病
及易簀顧履淳曰南北無警否中國
司馬起居安否無一語及家事公為
學主於用世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
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所著吾學
編六十九卷古言二卷今言四卷奏
議文集各十卷經解史論表策數十
卷余嘗以為文中子陸宣公之流馬
周諸人不道也生弘治己未正月十

二日卒嘉靖丙寅九月十四日壽六十八祖若父贈皆刑部尚書妣及妻皆夫人子三履淳壬戌進士引疾侍公養側室沈氏出履準恩生履洵國子生側室顧氏出女五嫁南京吏部主事項篤壽嘉興府庠生彭紹賢者二劉夫人出嫁國子生湯承寵嘉興縣學生呂性祖者沈出嫁鴻臚署丞吳紳者顧出孫男一心材官生女三其許嫁卜曰方沈思憲與心材皆履淳出其一幼履洵出初余與公同舉進士者四百十八人公獨遇余厚余外以兄事公心實師事馬數極論時事感慨涕泣期有以共濟艱難垂之不朽而公竟阨於讒邪顧不果副其忻戚之情具見余所為祭文乃公臨卒所云中國司馬者蓋謂余也余每自愧淺薄於

二聖始終之際不能有所建立慰公幽冥乃茲銘公惟重悲於人之云　而已

銘曰

鄭之南以從君家何有典與墳維公生世其文闡訏猷殄夷氛身為儒策戎勲嗟伊人孰與羣厄於讒老海濆

子吁閽天知聞

詔下須奸良分䘏典備輿情忻我為銘豈徒云欽

明聖揚幽芬

鄭端簡公行畧

不肖孫履淳泣血稽顙叙

每讀蓼莪小宛之詩及傳記曾參仲由事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孰非人子生不能事而思於既沒亦竟何益故椎牛不如雞豚之逮存風樹徒悲而曷追也孤不天垂髫就學以舉子業自繫先公在宦而獨居家非孝也稍知喜懼侍公京師孤復數載藥居未獲承歡而反遺憂非孝也既服

公之教叨登甲第上不能抗節致忠以善養中不能靖己守官以祿養下不能愉容先意以色養而徒讀公書非孝也昔乙丑秋孤多病公親調愈丙寅秋公病孤竟不能起公孫壬戌南還公為相籌尚何雄壯言猶在耳不謂　騎龍之變乃值公後且公澄神絕欲有年胡為乎遽至此也公雖生我而劬勞罔報則與無子同憶往歲此時父子兄弟質經論史蓋日夕相左右出意今即為公營塋以是思哀哀何可言公初寢疾孤獨侍忽顧問曰范文子祈死何也孤悉以對心遽驚曰大人何此之問公曰知哉文子先得我心嗚呼天高地厚局而蹐之猶不能容而甘速死賢人君子厄可知矣公志本經世而狹其施既杖老雲泉又以南北多警法制嚴峻每聞推轂輒

蹙額撫膺曰出門安知死所孤恒接容談進退憂懼長懷悄悄或慷慨歌笑深以擯逐自榮衰頹自喜男兒至此志可悲惻況愛子之於老親言之於邑莫能盡自賦歸來日坐虛室本以順生而疾反以生氣鬱陽脾脾損傷氣展轉相害尋至不可救藥人子勿精醫公安用顧復腹育以畜我為負深夜闌猶頻夢操藥以羞而慈顏慰我

如昨也哀怨憤悼備見九章公嘉言善行
安可數事而稱況
先帝以執法賜歸
今皇以後凋首賞忠在社稷業在著述名
在青史感在人心自不可泯亦豈俟狀而
後顯茲特叙始終之槩以備遺軼伏祈題
積善之墓書有道之碑者或便覽證以發
潛德幽光云爾

鄭世系開封遠祖從高宗南渡遂家浙勝
國時有諱元璠元璣二公皆以學行知兵
顯名官總管别駕始祖士洪醇謹修潔鄉
人敬信傳子伯璣及孫信菴積書萬卷勤
勤教子子廣東市舶副提舉東谷府君諱
延孫曾祖也東谷長子遵化儒學訓導吾
核封君諱儒泰配費安人實生公東谷吾
核二公皆以尚書教授徒各數百人積學

篤行而卒不第天故厚其報於公公諱曉
字窒甫號淡泉居士初生岐嶷穎敏絶人
方九歲大父封君教識大學序終日盡識
尋解字義遂令讀書三年經傳子史皆通
大略人稱奇童公讀書封君皆講析至正
入君子必費諭示法若譏幸誤國必反覆
戒曰汝或他日為此我泉下不瞑公華髮
猶以教孤等正德甲戌封君賔貢入京及

官遵化皆携公行凡過賢哲棲隱英傑經
略之地與夫山川險易古今事跡隨處指
教公反三隅遂徧知海内輿制阨塞丙子
公應鄉試不得舉封君教益博群書為古
今通儒則舉子不務精而自精嘉靖壬午
遂首薦浙封君又謂讀書以治生為本不
及今治生他日以官為家去就即不自愛
公故節約勤家癸未登進士將廷試學士

中峯董公圯來顧公出已未制策及擬彭
澤父老送淵明致仕序令公為文曰此元
老石齋楊公意也公告封君封君鮑然不
說曰後學初入仕當患所以立即通謁相
府他日何所不至汝弗聞張師德劉元城
事乎公遂辭中峯中峯喜曰久知尊公能
教果然是年冬授職方主事公閱四司奏
牘及職方故卷自永樂以來具在因悉知

兵政大司馬金公復令公撰次九邊圖志
凡三十卷人爭傳之甲申七月以
兩宮徽號封君賚安人拜恩如例會大禮
議起同寅屬公草疏奏入諸司繼之跪左
順門候旨不允慟哭
先帝御文華殿聞之大怒逮下錦衣獄杖
闕下封君百方調治得不死乙酉大同兵
變殺張巡撫遣胡侍郎討之不克公與部
寮古冲李公默各疏言太同賊决不可赦
詞極激烈李疏報聞公疏竟留中冬奔贊
夫人喪丙戌求塋地艱難乃得即脫室人
簪珥或典衣被告貸營之封君勿知也服
闋補武選時張文忠公元相廣需桃李公
奉封君教敬避之張力薦公改翰林不應
又選科道吏部亦不應遂銜公鄉人欲美
遷者因從而搆之禍幾不測公三疏請告

格不行會鶴山王年伯張公甥也曲庇得
賜歸歸值封君喪庚寅田墓所時海寧衛
两揮使言有番船舶海岸多奇貨可居與
公貸銀交市明日即利三倍公惕然曰此
地方大害胡為禍首揭白當道以為此漸
不防他日城門晝閉悔無及也聞者嫌公
多事至歲癸丑江淮閩廣直至登萊並遭
海寇人始服公先見壬辰服闋同寮諸公

皆移書止公赴上以避咎丁酉四月兩京臺諫及按浙張周二公交薦吏部題准起用時文忠已去位許文簡公爲冢宰部檄至公不行戊戌秋即家除考功主事冬赴上抵江干復歸遣人請告文簡公不允己亥四月入京自是在銓曹出入郎署凡五載鑑空衡平氷清玉潔有巡按唐御史糾劾不實公奏覆勘反黜御史貴洲夏公去

位特旨考察言官或欲乘機盡去曾忤分宜者公考功毅然獨任正士多全又間黜彼親厚分宜之怨始此司文選分宜又欲陞子尚寶丞囑請甚急公執不可大恨公諸求媚者又文虛言激怒於是乃密疏公專肆抗上市恩衆危公　上但手批公降三級調外任分宜即日奏乞升子過所請公竟謫和州公雖峻狷每謙和與衆咸虛

泛愛而涇渭自明藏否罔私而優涵有度故不自容亦不及禍然當是時已不能盡公之用且元輔爲子擇官而敢與抗彼時氣象猶若此甲辰公至和如決獄如賑災惓惓民事以爲官無大小隨處可盡職冬陞南太僕丞遂還家乙巳丙午兩乞致仕不允陞南考功郎值目病自謂無復宦情丁未舊僚傅公移書危言勸進公心動即

之任南冢宰張莊簡公亦曰不出固清高然衆乃安穩冬陞掌南尚寶正值強仕而依栖南卿寺者六年癸丑冬晋刑部貳卿尋改兵部兼憲總漕撫時漕務久敝且江淮多倭寇公練兵足食尅期殄滅攘外必先裕內肅下必先約己築城以守險開閘以通運皆周悉便利一勞永逸外戢群夷內護陵寢京儲百萬罔或後期是後倭但

慈閩浙而青齊淮甸烽堠遂熄蓋兼張巡
劉宴之續矣公復表云茲欲垣墻之塗墍
必先戶牖之綢繆又云臣實不才應歸田
里急選賢能以彌後患衆以爲讜論於是
恩例洪博兵工二部奏請錫蔭者甚衆公
在淮獻馘千百及修陵等功部題相應陞
賞仍錄蔭分宜竟改部議公若不知
今皇帝悼念前功始錫蔭一子乙卯夏陞

吏部左侍郎丙辰預考察李公爲趙侍郎
所奏詔獄論死公震懼求解綬會陞南冢
宰特旨留改右都御史協理營政時大工
方興營軍供作公與平溪顧鎮遠侯任然
撫恤軍皆感悅又土木工料公計因舊爲
新所省不啻數萬當事皆樂從戊午三月
改刑部尚書特旨署印兵部適西鎮烽警
甚急本兵三卿皆虛位

天子宵旰公受命掌兩曹事即日先涖署
部疏謂虜勢猖獗乞解值工營軍赴操得
允旨歡聲載道乃設間遣諜調兵發餉據
險聲援遂遂強胡障安關輔議者謂小試
李綱時虞坡楊公起大司馬總宣大南總
督有欲補本兵者言官逆當道意極薦楊
公才堪鎖鑰宜專北門爲南總督地公獨
疏謂楊公宜還本兵則萬里長城宣大固

在庭內竟得旨楊公還兵部然因益集然
推賢讓能子桑鮑叔不是過也初涖刑曹
吳張董三公各抗疏云云
先帝怒謂必有主者下詔獄公曲折調護
安全君子三公亦得生徙嶺南公凡議獄
但據大義一遵律例五過之疵悉無能逸
衆多不便又嫌錦衣治獄鍛鍊非實疏明
職掌併各巡城皆救其權勿得受民訟錦

衣御史皆憾公及王直謀反就擒分宜欲勿誅復齋郭公抗諫　上怒甚公計曲全且監候決分宜斷然欲族遂相面折郭竟即死繼有留都兵變分宜欲勿究公謂祖宗興迹之地凌侮若此漸可復救往往議不合或奪公俸數危語要公公剛介益厲誓天自信嘆曰明夷垂翼不俟終日此之謂矣况我已顯先代更肯冒恥行露辱親乎公至是二品滿考贈東谷吾校二公皆尚書祖母母皆夫人遂益切請老意然以　上恩未報不敢發衆憾日伺公有必不相容之勢人人為公懼公直付之義命而已會上周山疏有旨詰責分宜因謂上怒公凡事悻直自專不惟輔臣之言不入雖天語叮嚀猶執意數抗適鄭御史承指劾公欺罔公疏自白

先帝察公孤忠降旨但謂院科未復奏即肆意辨瀆又疏內無一字遜避雖曰執法終是自尊姑閒住勿再用夫以不遜避為公罪罪豈止此公竟得生還實出　聖裁高厚之恩同乾坤矣公即日疏謝明日辭闕遂行營軍京民追送者不啻數萬買舟亟南弗造驛六月晦至海鹽拜墓而後抵舍即角巾布服携杖隨童獨訪故老與語桑麻紝織課子弄孫清茗山殽歡焉傾倒鄉人喜其相過若尭夫之老洛中也不先音問不跡公門衣芰荷濯滄浪飧菊英飲蘭露高冠長佩輕舉遠遊將宿王喬而追松子寧復望期於黃昏自甲寅春辭家七歲而歸家人具進積歲租值即周贍親族差及貧乏或為置恒産下及乞丐歲時賑之輕財好施勤生節用惠下未嘗不厚致

孝未嘗不豐鶺鴒之在原之情而字子猶子關睢仍下堂之戚而外親益親所居斗室蒲茵松窓竹几長吟雅步宛爾山僧壬戌孤倖登進士分宜尚在位公為書戒曰爾對策姚崇在內斯長官清平等語安能達聖覽祇取禍耳新進不經躁將自及非吾子也又曰秋來多病衰老之態日甚一日歲不我與親不爾待當自知之君親皆

大倫守身守官無忝所生孝矣孤承命著尹和靖論請告歸公疾稍愈浮生父子僅此數載相依於今始知向之榮樂終天不可復得也癸亥修葺先塋相度封植廬墓側輙旬月甲子修祖塋建遡慶橋終身能慕永言孝思公實以之二月巡按達泉張公科題薦錄用旨下吏部嗣薦者趙公黃公體公皆以原旨勿再用無敢請公笑曰

鳴陽之鳳在林之鶴亦各其致舍此即觸藩矣孰為我謝梁公以官榮我知我矣乎乙丑秋冬忽命孤等速為考終具棺擲衣衾一時盡辦手自撿閱皆務朴素渾堅布綿入斂勿加縷絲丙寅夏具畢秋公疾遽甚猶日問南夷北虜可無患否中國司馬同朝英俊皆無恙否略無一言及家事但謂孤等啓予手足尋終奉封君教自今再

晤慈顏庶無愧耳輯我遺稿俟以傳冷然而逝蓋九月十四日也此特此情復何忍言公天性忠孝夙勵大節倜儻偉犖簡易廉雅敏而能敬和而有禮直如長孺而純達如元之而正辨如敬輿而校介如孝肅而溫識如曲江而容量如稚圭而察誠心自然下孚厮卒隱衷遂行可質鬼神嘗教孤云人臣當慮國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巳

則公實身先之每朝堂大議群公相顧未
一語公獨首倡籌畫精詳文獻蓍龜滿堂
贊服筆如奔駟舌若懸河公論昭明善類
踴躍風裁峻潔標致羽儀干城腹心憲邦
式辟有懷畢吐無善不揚而尤勤掇幽芳
作楨社稷所謂忘身徇國休休能容者非
歟登仕四十餘年立朝僅數歲終始權人
長圖莫展文明柔順惕勵憂勤在處有聞

而恒不安其位同朝多愠而能不隕其聲
蹇蹇孜孜夔夔几几挺秀氷霜之際而復
完璧豺虎之中雖精神不露心力勞瘁矣
數承詔獄寵辱不驚蕩乎克寬文祇慎罰
君恩天憲咸庶中正詩云夙夜匪懈既明
且哲無得之矣寤寐君覲而進不踰矩雲
泙富貴而退匪匏爪屈伸卷舒光明可則
皆自適其適而未始適人之適既反初服

猶振助風教幽貞遯吉介眇三公高俯日
星潔衡霜雪英爽使人興起遺書數百卷
學古徵今集各其半文猷武略地守天官
金匱玉版之藏雲堂石室之製淹貫終始
會以成家胥臣雖為多聞子産難為博物
誠古之達材不器君子矣公之書未盡其
學公之用未盡其書然公寓宇宙固非籍
書與學而成名又豈以用舍為加損第國

家有若人而使之遽逝雖身後餘榮蒼生
何賴也永賓之日知與不知翕然悼惜以
為奪一時俊乂之氣而淚千載英雄之襟
固非虛語死而不朽反貴於生公何憾焉
公生弘治己未正月十有二日終嘉靖丙
寅享年六十有八自營塋所於封君墓側
孤等不敢改卜以光公達孝公初娶劉氏
贈安人繼劉氏封安人二嫡母皆曾祖母

劉夫人族早卒嗣同贈夫人孤兄弟三人皆側室子也孤母沈安人攝內事事公最久四十餘年共起艱辛公嘗指母撫孤曰此予顛覆恐鞠之友竟不獲具慶永年悠悠昊天我辰安在也公自丙申始生孤年已三十有八教愛勤摯為我勞苦匪同世俗覆怙豈意孤之不孝公在不能養俟得承志之期而公竟不我待知我如此不如

無生孤娶於朱弟履準恩生娶沈次履洵國子生娶徐皆母顧安人準開明豁達類公洵質美成章各敦孝友公所顧念特未孫耳女五人長元配劉夫人出室南京吏部主事項年兄篤壽次與孤同母室太學生湯承寵二女兄早卒次繼室劉夫人出室嘉興府學增廣生彭紹賢又次亦孤同母室嘉興縣學生呂性祖又次顧安人出

室鴻臚署丞吳紳三女弟皆甥公猶及見之孫男尚一人公命名心材孤之子聘鍾氏嘉靖己未孤既舉鄉試心材乃襲公蔭奉旨送監讀書孫女三人長許聘篁泉卜吏部長子曰方次許聘少河沈禮部年兄長子思憲亦孤之子次未聘洵出公不蔭子而蔭孫謂二弟奇資後應遠到且為孤燕翼為家門詒謀深長也子女依懷似亦

當年膝下與夷未達尚無辭以對先君中夜以思令人白首況孤不卬自恤括人安放嬛嬛柰何仰惟

大明中天丕釐耿命首崇褒卹慰顯精忠妥贈宮孤易名端簡仍諭塋而諭祭榮哀兼備功賞世延富貴文章公應少慰獨恨不一見丁卯陽春豈惟孤父子之私重為籲慟已也長沙惜誓三閭問天攬涕陳詞

玄機杳渺衰衷不盡更於年譜詳之

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奉職宣猷臣子懋

致身之義褒功錄德

朝廷隆厚下之仁矧貞誠

克著於靖共而彝章宜申

夫顯命尒原任刑部尚書

鄭曉性資明敏德器端方

學該古今早奮庸於甲第

才優經濟恒恪守夫官常

敭歷久而聲績孔昭志節

定而升沉靡易總漕籌計
國儲賴以裕充開府督師
夷氛因之蕩息召貳銓選
允孚氷鑑之稱簡理兵戎
茂振鷹揚之氣專司讞議
丕著公平文武成功尒既

久勞於疏附清修髙節朕
方向意以諮諏胡耆舊之
不遺乃勳猷之莫究爰申
恩䘏用示眷私玆特贈尒
太子少保謚端簡錫之誥
命於乎崇秩用褒式慰宣
勞之志榮名節惠聿彰履
道之風尒靈有知歆玆殊
渥
制誥
之寶
隆慶元年三月　日

諭祭文二道
維
隆慶元年歲次丁卯十
月壬午朔越二十四日
乙巳
皇帝遣浙江布政司堂上官

左叅政劉衍祚

諭祭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端簡鄭曉

曰卿以端潔之行閎敏之才發解鄉闈擢秀甲第職兵曹則飭戎懋績

任銓司則典選稱平官偶左遷名愈奕起久斁歷於中外茂宣樹乎聲猷總務漕臺國儲允資以充裕兼撫淮甸夷氛實賴以蕩除少宰貳天

曹丕著公清之譽中丞理戎政益著撻伐之威特晉秋卿克恊明允倚任方切勤勞足嘉乃謝事以退休猶一德之不懈向將召用忽報長終

式念往勩之多用須卹典顧軫老成之逝爰贈官階既節惠以易名仍賜塋而

諭祭爾靈不昧尚克歆承

維

隆慶元年歲次丁卯十
月壬午朔越二十八日
己酉
皇帝遣浙江布政司堂上官
左叅政劉衍祚
諭祭刑部尚書贈太子少
保謚端簡鄭曉
曰卿才能敏達學識宏
深績著兩京官歷四紀
尚冀謨猷之畢究忽聞
耆彥之淪亡方切悼傷
倏臨窀穸載申

諭祭用示優恩英爽有知
祗承渥命

維年月日春晚生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孫植
謹以香帛牲醴之儀遣子成名致奠於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澹泉鄭公之靈曰嗚呼豪傑不
數古稱才難文學功能各矜其長姱節脩行蓋
鮮其全於惟我公卓稟則然高視一世寡其儔
匹上下古今遐覽博識文獻之徵典章沿革舉
之洪纖包并兼悉辯難質疑天高日白出以濟
世文經武緯止如山淵動若風雷持法秉正不
以脂韋其剛屹屹百折不回督撫戎機銓司比

部奕奕勳名懋揚揆路直道見違翩然解阻進
退禮義惟時獨步望鬱巖廊道高泉石僉謂百
齡重休累吉還幹樞衡賁徵計家七十未盈盧
馬長畢天不慭遺民之無祿嗚呼哀哉宇宙茫
茫任重道遠如公平生不負所養浩然長存日
星炳朗東南間氣公乎不爽植末學無聞辱公
知愛誨接提携視公著蔡公居於家簡牘時裁
問訊啓處每馳有懷以公安否占世否泰公乎
已矣典刑安在聞訃痛傷拊膺哽塞涕望几筵
以告衷臆匪哭我私為天下慟遡風懷其明靈
昭格嗚呼尚饗

維年月日前刑部主事封禮部祠祭司郎中陸
杲率男前太常寺少卿光祖兵部職方司主事
光祚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淡泉先生鄭公之靈曰徃
嘉靖初浙闈舉首業語驚人旁觀束手傳刻四
方人挾家有公腹藏書富若淵藪康濟經綸大
其所受初官刑曹法問其當議獄以平致異時

相卧疾久之人失其望
召居選部驟收廢放竟怒權人以至左降為州司馬
宦情毛輕稍遷南吏南奉常卿擢之少宰用公
重名銓綜人才共秉鏡衡使其為長志當大行
迨晉司寇正己率屬貫城之中不聞冤獄古制
士刑罪止於戮權人過之乃欲謀族公不為然
屢勤奏復
上鑒公心以執法目彼放南歸深居自念雖郡邑庭
足未嘗闖東園步屧北窓高枕藥裹身宜嗜慾

性淡俛仰天地夫亦何玷惟公平生上為國民
或其不遂輒蹙以顰使當大任寧肯因循文不
佞世學不徇人以道事君如古大臣某昔童時
與公共學公實少敏某盖不若公既蚤貴雲衢
龍躍某後得官誠不善谿及公既歸手巳幾握
每談往事共發一粲蒼生懷謝如夜待旦憲臣
奏起歲豈二見其所推重中外無間皆期再出
可早晉晏胡然一疾與世長辭鄉無老成增我
愴悲公如可活百爾當為敢率諸子少勤奠私

通家之義亦見於斯尚饗
維年月日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門壻項篤壽
謹以牲醴之儀致奠於
刑部尚書澹翁岳父之靈曰篤壽游　翁門墻二十
五年餘矣垂髫授經六載于茲曾未有頃刻之
違也既而往來南北筆札問遺絡繹如織又未
有旬時之隔也歲之仲春別　翁海上既夏之
杪讀　翁手書方幸其無恙也得請南還冀奉
笑語而潞水之次遽聞訃音天乎天乎不憖遺

至此耶嗟乎兼備百行德莫尚焉登位八座爵
莫隆焉年近七旬齒莫尊焉芝蘭玉樹慶莫遠
焉况乎遺愛在人懋勳在　國聲名在清史不
朽之業在著述於　翁可無恨矣而縉紳學士
父老子弟遽有遺憾焉豈非以仕不適用用不
盡長四十年來若遇合矣而憂心悄悄危疑忡
忡　翁之衷素誰能知之寧可謂無憾耶比歲
癸亥痛失先君外有　翁可恃也而今將疇依
耶早喪室人莫成子姓上有　翁可仰也而今

將疇倚耶傷哉傷哉孰無甥舅　翁恩最殷孰
無師生　翁義最重孰無姻舊　翁知最深今
也則已嗟乎巳矣兩月而還失視含斂憓悵在
堂居室如故杳然音容莫可展接終天痛恨言
豈能抒有酒一尊有肉一豆　靈其不昧尚庚
來歆嗚呼哀哉尚饗
維年月日
欽差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門生萬士
和

欽差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門生盛汝謙謹以牲帛庶饈之儀致祭于
大司寇澹翁尊師老先生之靈曰嗚呼横目戴髮
號為人者吾不知其幾何圓冠方履號為士者
吾不知其幾何然耳目口鼻各由乎已不愧不
怍克踐人形者則天下其能幾何撐拳住脚擔
當宇宙不惑不搖卓然士類者則天下其能幾
何故賢哲之生非為偶然而人之得遇賢哲執
鞭門下者尤非偶然也希和華之遇我師其不

為至幸者與師少歲聰慧絶倫一目數行下日
記數萬言人驚其神也然其忠信之質謙厓之
心退然不自滿者其大成之根器也及乎蚤登
高科聲名籍甚以望以地宜坐授美官矣而師
以為斯之未信則或受變於俗蓄之不至則無
充積之光乃閉門養高以静觀動研窮攷究以
書觀理堅定其德性以為基綜覈乎名物以待
用如是者有年故其植既深如金之百煉愈試
而愈見其本色其識既廣如器之橐籥愈出而

愈見其無方語脩身之行則嶒然不滓語當官
之節則確然不奪語治事之才則恢然有餘至
於
國家典章編摩紀叙與司馬子長相彷彿者思若
決河沛然其不可不陳也蓋世之所謂道德節
義事業文章四者庶幾無之矣是以進而在
朝則學士大夫宗之退而在野則兒童走卒信之
是豈非元氣之聚川嶽之靈天之所生不偶然
者乎和華初仰師名而未識師面逮歲辛丑師

分校場屋誤蒙採拔遂齒於門下士之列凡士
之得進身者誰無座主而和華獨得吾師伯樂
一顧價重千金其亦可謂幸矣彼御李司隸者
喜托龍門見韓荊州者能輕萬户伊何人士難
遇如此和華之遇我師不更難哉自收録以來
幾三十年或同官僚或通書問非法弗言有疑
必析事不苟隨責無用曲師或謬許可以傳心
而和華但覺其終身效法之而不及雖然號為
人而耳目口鼻矣號為士而擔當宇宙矣得名

師而價重千金矣於此而不𢌬自樹立者非夫也嗚呼啓手啓足體受全歸師已返乎天真而我輩猶為人猗一息尚存斃而後已如此志不絲於師門有玷其將蓋棺而目不瞑矣乎官職覊縻不能拜師几筵臨柩一慟緘詞致奠淚泗交頤言有盡而意無盡師其鑒之於冥冥否耶

尚饗

維年月日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年家眷晚生沈玄華謹以香帛牲醴之儀致祭于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澹翁鄭老年伯尊太翁老先生之靈曰維皇純祐聖神聿起五曜垂文三徵昭祖篤生喆人爰作帝使於爍我公降命自天精苞靈耀手抉星躔博綜墳典蚤握真鑒理析堅白學探幽玄揮翰霧集摛藻霞鮮聯衡董賈參軌雲淵浮英湛實德備才全黃閣闢啓首冠群英

彤墀肇業應運而興擢芳景福振翼承明肆踐清華于帝之庭迺佐樞莞迺典銜鈞秉鴫亮惠冰鏡

閎清百揆時叙五位以寧天典貞則操履弗渝茂猷秘莅厲節懷瑜名重金甌譽徹玉除德業聞望蘭在

宸樞翱翔列卿膺命維新貞憲西臺正笏垂紳晋陟太微為國司均持經飾律曲盡條分訊讞參聽幽隱畢仲制刑秋肅實溫以春中外倚屬邦有大臣僉期秉軸以幸兆人公履端嚴事以義制成功罔居守法罔易冥冥鴻飛英英鳳視時行時藏惟德惟義公身雖退而名益宣韜光葆和聲聞于天吒之望之如潦赴川吒望維何云于東山庚曰無疾邪有人馬鈞天該輔巫咸下吟遺世塵滓爰歸太清國菑除棟士喪法程象緯隱曜海嶽還靈滃氾云及霖雨空情自華先子荷公交孚茲忝世誼復附葭莩康随杖履景切師模公不少留御風遐往哲人其萎吾將安倣惟公懋德華世作則勳在旂常聲施千億纓冕雲仍其裘世奕惟帝念功彝章具秩德福無隆亦何傷盡兮今之人思公罔極海内咸惜矧于

吾私有化無死神宜格思酹醑薦藻踸進陳詞
尚饗

維年月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雷禮太
子太保戶部尚書高燿工部左侍郎張守直戶
部右侍郎劉自強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羅良
吏部文選司郎中胡汝桂考功司郎中武金驗
封司郎中佘歒中稽勳司郎中徐濬司務康𡧍
汪仲川文選司員外郎胡執禮考功司貟外郎
高察驗封司貟外郎劉大遺稽勳司貟外郎孫
光祐文選司主事王篆劉大受考功司主事劉
浡郭諫臣驗封司主事許孚遠稽勳司主事周
宷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淡泉鄭老先生之靈曰嗚
呼士有神交于百代之上謂其聲光不磨聞之
足以興起也予輩於公詎神交已耶夫五行雜
揉真材難得槩公平生而品隲之其該博之學
則江涵海滀其中立之操則松貞栢勁其純懿
之行則玉潤金精至微於事功如旬宣江淮經

晝漕運與夫理京營而三軍思奮掌邦禁而五
刑明允已焯然為海內所稱仰至于司銓持正
聞一君子推引惟恐弗及見一小人屏黜惟恐
弗速知有國是而不知有權焰其所以增重吏
曹者不如山斗之在望耶夫前有所授則後有
所承故李文達贊中興大業而德望定于典選
時王陽明勘江右禍亂而文武全才已共許于
司功之日公素行無愧於二公雖去位日久而
予輩私心耿耿未始不屢廿道爽清冀公再出
有所取正矣胡乃厭世太早曾莫少延則予輩
與公同時者何緣再資乎三益繼公而後至者
又何以抒思齊之衷耶嗚呼泰住之谷大海之
濵限絕東南固公體魄之所藏而神氣則無所
不之固將駕玄鸞驂白螭與文達陽明遨遊于
六合之外與列星相炳燦以昭國家之文明也
豈其隨死而亡耶予輩阻隔山川臨棺盡哀無
從也因述公所以增重于吏曹者為公慰不知
㝠㝠之中肯匡予輩不及使繼公後而無忝耶

嗚呼哀哉尚饗

維年月日刑科右給事中嚴從簡禮部儀制司郎中戚元佐員外馮敏功刑部主事俞南金楊道亨卜相張大忠王錫命工部主事屠元沐中書舍人仲春龍行人司行人張應治光祿寺署丞陸敷錫監事李儒鴻臚寺序班郭柱包杞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陸縡百戶呂嫝等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淡翁鄭老先生之靈曰瀛海淼渺鍾靈毓奇篤生哲人為邦之瑞

公其間出者耶

公之始也博學宏材掄魁入仕而已為

國之利器及其壯也沉毅端亮策勲抒茂而遂為

世之典刑發為文章則出騷入史閎肆爾雅而

詞林以為宗匠著為政事則秉銓督漕公明練達而

朝著以為蓍龜語其操則清介孤高爵出世表而皎皎不可以緇語其德則溫純忠和藹然近人而汪汪難測其[illegible]歷官三十八年不為不久而屢植屢仆人皆以為未盡其才膴仕已登八座不為不尊而旋進旋黜人皆以為未伸其志其去

國也直聲彌著而人皆以為老成人不可不惜其還鄉也齒德俱崇而人皆冀其耆英會此可復覩惜乎願老無幾而奄忽不禄德星隕耀天何奪我宗模之速耶嗚呼晨熹夕熏春卉秋腓此何足計今至蓋棺而論定矣

朝端興慨里閈生悲泰山其頹何從仰止從簡等鄉邦末進聞訃悽其執紼無由聊以遣奠蓋不徒為同鄉痛而重以為海內惜也嗚呼哀哉尚饗

維年月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謹以香帛牲果之儀致祭于

誥贈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謚端簡淡泉先生鄭公之靈曰清淑毓精山川炳靈乃際昌期哲人挺生異資神啓偉器夙成蒐羅墳籍抉搴菁英發解鄉闈擢儁

明廷青雲振翮粉署蜚聲或仕或隱允協士程于內

于外獨秉國經其道用光厥位存升總漕禦[illegible]
儲裕氣清銓部掄材戎府詰兵秋卿讞獄惟允
惟明勳望益峻讒忌斯興謝事以歸辟居柴扃
仲長樂志麗徳躬耕耆俊標準邦家儀刑胡期
一疾遽即幽冥朴仕也後仰公徳馨厚㫐寮寀
同佐銓衡琅琅誨言朝夕服膺幸免仆蹎獲保
身名感公雅誼中心是銘兩地相望歲月幾更
忽聞訃問潸焉涕零散致菲奠聊達微誠述茲
誄詞遠寄哀情尚饗

維年月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南充王廷謹以瓣
香叚帛寄奠于
明故刑部尚書淡泉鄭公老先生之靈曰惟公乾坤
間氣海嶽鍾英望重山斗名懸日星宿徳懿行
為國老成雄文博識為士儀刑執義堅確似陸
贄在唐世議論純粹如仲舒于漢廷清介絕俗
同東越之清獻雅正不阿類曲江之九齡蚤䕶
跡于浙省即首先乎多士繼題名于
北闕遂價重于南金柰何公正不偶屢屈屢伸初仕

銓司即以抑奸相之請而改任留曹晚正槐席
又欲振紀綱之廢而褫職雲林然卞和之玉以
刖足稱貴而豐城之劒以塵埋見珍其氣節高
峻足以震懾乎末世其聲名赫奕足以師表乎
朝紳蓋所謂古之大臣有其器有其識有其才
有其節而非若世之淺夫小子徒挾片善眩一
能以就一時之功名往歲之冬朝鉄冢卿衆方
擬公羽儀天廷為士類樹無前之軌範為
皇家建無疆之偉勳而公名未上公訃忽聞凡在同
朝孰不咨嗟而興嘆疾𢙁而撫膺謂明堂方建
而大材未用宗廟啟薦而瑚璉莫陳士亡耆蔡
國之典刑嗚呼哀哉予也蜀產入朝稍後萍踪相
左伏謁未能雖切登龍之願而鮮識荊之因雖
鉄耳提之命而忝神交之誠蓋不相見以跡而
實相知以心追惟戊午自冬徂春偶緣職事薦
簡通名遂蒙傾蓋白首靡親爰遣令嗣視余濟
寧時復嗣音道誼殷勤今遽已矣胡能抑情因
風寄奠洟灑藾雲尚饗

維年月日眷晚生錢同文謹具祭于
淡翁鄭老先生之靈而言曰同文自入官以来盖
無歳不見翁見翁之容一憂
國憂民之容也聞翁之言一憂
國憂民之言也是容是言果可矯飾爲哉必有不
可解于其懐者也人徒見翁位高而名完年永
而嗣昌似無可芥蔕於其懐者而抑知翁之所
不可解者固有在耶
聖明御極首舉卹典而優卹惟翁人莫不爲翁懟若

夫奨恬褒飾約浮飾盡種種新政意多翁平生
所懐其尤足以懟翁乎使翁尚在則必大慶乎
既往而深冀乎方来吾不知其爲容爲言者何
如也使翁柄用則匪徒慶其往必有以凝乎其
往匪徒冀其來必有以迓乎其来吾不知其庇
國庇民者何如也而今不可作矣惜哉然翁雖不
可作而翁懐之不可解者則耿耿不滅今之君
子凡懐翁之懐以凝翁之未凝以迓翁之未迓
者莫非翁之作之也吾人不必惜翁之不可作
惟自作其懐以暢翁之懐是翁黙黙之望也尚
饗

維年月日劣姪婿趙寀謹以清酌庶羞致奠於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端簡公淡泉尊叔翁之靈曰翁
與先君誼契同庠許以兄子共寀黍嘗壬寅来
嬪翁在帝鄉金幣遠寄賜出非常孝順勤謹翁
誨孔彰俸餘歳恵愛我無疆寀命偃蹇家道荒
凉尋至甲子破釜絶粮翁聞太息金粟下将夫
婦毋子頼以安康更錫布縷俾御氷霜更継粟

肉俾慰糟糠炎風溽暑葺我書堂迅雷驟雨袖
金來旁諄諄教我恒産義方冨貴貧賤奚啻兩
忘寀也受恩罔極負報春暘願享遐福岳固水
長胡天弗弔遽爾云亡陳詞奠翁痛割衷腸翁
乎寧忍予哉有酒盈樽如不飲有殽盈俎如不
嘗魂杳杳兮聲寂寂俾我涕泗徒傍徨祈始終
之不棄神昭格而来翔嗚呼尚饗

維年月日不肖姪鄭法謹以牲醴庶羞之儀致
祭於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端簡公淡泉叔父大人之靈曰
嗚呼惟鄭之先克世其德誕發於翁圭璋傑特
翁生不偶族由以昌族賴我翁惠澤深長憶昔
倭夷侵掠方窘予父之柩幾罹煨燼翁為搆池
亡親以安後加賙恤脫我艱難産既凌夷廚乏
饋積老母之養朝不謀夕翁勤授給母子以懌
念我無成每為蹙額予尤營宅草昧拮据翁割
巳地以完兄居予業蕩析室廬無所翁為改築
俾有恒處戴天履地皆翁之惠覆體粒身皆翁

之濟教誨諄懇顧育切至身勢彌留猶領稠賜
哀哉翁也分雖叔姪恩實父子翁心無窮翁恩
無死寧獨厚予合族如茲寧獨宗姓親識以之
大德獲福仁人必壽宜享赤年松喬同茂胡遽
棄我返素玄冥音容何在虛闇遺經陳詞奠翁
涙不可止人之無祿文正長巳悼逝感時孤懷
誰論悠悠蒼天叫闇無門嗚呼傷哉尚饗

維年月日門生董鯤謹列牲于俎崇酒于卮致
祭于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端簡公澹泉尊師老先生之靈
曰嗚呼天生豪傑蓋為世道計也詎意先生遽
至是哉夫先生繫海內山斗之仰可以垂不朽
者謂其文章之富事功之顯德行之純而已三
者人皆知之亦能言之惟先生則兼而有之蓋
世之稱文章者率多剽掠蕪蔓琱繪浮詞未必
其有茹古涵今之蘊世之稱事功者率多紛更

制作崇飾靡文未必其有恤民體
國之誠世之稱德行者率多細㢘曲謹矯異沽高
未必其有瓌偉卓犖之節至於利害所關寵辱
所係則又㲀趄鼠竄澒涊依阿如仲尼所謂色
厲內荏者滔滔皆是也求如先生簡夷正直挺
然獨持寧拂
天子以伸法不媚權要以容身者可一二見哉然彼
則冒襲隆譽位極人臣而先生曽不得久於其
朝與若人埒焉是遵何說邪鯤自蚤歲厠迹門墻

籍有指南幸登仕籍雖偃蹇畏途不能日侍几
席而惓惓造就之意寓於筆劄毋若親承真所
謂未嘗一日不歆激昂而使之前者容歲北上
倉卒告别見先生憂世之念耿耿不忘猶冀銀
青特除東山再起必攄素畜以佐昇平之治鯤
方自慶得所依歸庶幾一申公議於天下不至
落莫墮世機阱中而今則已矣慨儀刑之永逝
嘆山斗之頹移拊膺涕洟聊陳悃愫蓋效子瞻
之哭歐陽公實為天下慟也豈特哭吾之私而
已耶嗚呼尚饗

維年月日南京刑部尚書舊寅侍生錢邦彥謹
以辦香束帛敬祭于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端簡淡泉鄭
老先生之靈曰於維我
翁人豪天挺道遡淵源學融高迥蜚英青歲天路
翺翔儒林著蔡清廟珪璋立言紀事軼駕班馬
博古通今齊驅董賈敭歷中外剛侃弗阿吾秉
吾直遑恤其佗竟也莫容遡憎佞口投㩜歸來

明農畎畝蕭然一室右史左圖緩帶角巾雅謌
投壺問字乞言戶屨恒滿揮麈繩床揚摽彤管
道腴可樂聲勢浮雲衣惟再澣食鮮重葷剖析
經疑敷陳國是從容片言聞者披靡蒲輪未下
鶚賦俄成典刑摧喪
朝野悼驚嗚呼傷哉位躋八座譽流九陔翁身已
矣誰其後來緊翁悃誠昭如星日蓋棺事定
詔還舊秩焜煌新
命節惠易名曰簡曰端允矣公評顧余踈庸乂汙交

籍誼重金蘭情投莫逆曩官銓部接武聯鑣我
容我冶匪夕伊朝折簡招携樞衣請質愛好日
敦辟諸膠漆天作之合宦轍追隨留都叨轉復
侍光儀忝豢九列依依驥附示之式程砭我沉
痼方同許
國迺先歸田數承飛翰纍牘連篇昔我先君壽屆
七袠辱翁雄文騰華蓬蓽先君見背乞銘于翁
琬琰之貽永賁玄宮惟是眷私感深存殁消渙
未伸歲月超忽癸亥之秋一登翁堂握手躊躕

有淚沾裳余竊評翁素抱抗爽胡怨悲惘相顧
愴怳詎知永訣乃寘于斯撫時觸景悠悠我思
嗚呼痛哉思翁寔啟奠翁良晚有待而遲茲將
即遠薄陳明水侑之蕪詞嗟嗟彼蒼胡不憖遺
尚饗

維年月日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年眷生吳鵬
率男繼緝紹紳等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之
儀致祭于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鄭端簡公之

靈而告曰星昴發祥元醇融結天佑我
明篤生才哲為龍為光嗣徽前烈松勁蘭芳金精玉
潔惟公文學強記博聞傍穿直貫括綜典墳腹
為經笥道亞河汾高視今古超然不群惟公政
事允文允武秋肅春和迅霆甘雨經綸大猷奠
茲淮土唐之晉公今之吉甫惟公懿德沉機淵
邃不有黔減何偏何陂所悲人窮所憂時事皇
皇之懷鬱焉未試功德與言古稱不朽孔門四
科賢不多有公兼其長天植者厚胡厚其生而
嗇其壽嗚呼哀哉鵬也不肖附驥騰驤公殊愛
我不責其狂出嘗聯轡寢不異林締以婚媾要
以不忘庚申之歲公還林壑我於辛酉亦解塵
縛梓里相依暮年攸托遽意沉湮公先冥漠嗚
呼哀哉易名有謚實録有史渥種璇源施於孫
子梁木奚摧是曰不死敬奠一觴公其監止尚
饗

維年月日
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塗澤民謹以牲帛醴粢之儀致祭于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澹泉鄭老先生之靈曰繄賢哲
之肇生兮展曠代之希值固期運之攸鍾兮寔
襟裳之標式維
先生之炳炳兮亶清時之名德既巍科而膴仕
兮復崇勳而峻節粵
肅廟之龍飛兮首奮翼於雲路乍蜚英于夏署兮旋
雲卧而順素比銓司之荐歷兮唯公已而直道
顧方枘以遠時兮聊鍛羽而從好迺聲實之日

隆兮歎月卿而展禾聯八座以寅恭兮偉亮工
而熙載信王潤而金純兮閱始終而勿改紹絶
學之淵源兮宗山斗於寰内暨耆年而懿躅兮
郁鄉邦之儀刑儼蒼生之屬望兮肆鳶牘之頻
騰擬蒲輪之再起兮詎鶴馭之遥升悵老成之
徂謝兮遺
朝野之悲零憶代乏於留曹兮幸蘭親而荊識睠
臭味之獲諧兮荷拳勤於奬挹屬梗轍之飄蓬
兮遂音徽之久隔忽哀訃之遐傳兮曾悦慟之

能極乃棲遲于務冗兮慙芻絜之莫能聊緘辭
而寫臆兮殞涕泗之沾纓惟追榮而晉秩兮寔
昭代之彝經尚隆貤而豊賻兮表烈烈於旂銘嗚呼
哀哉尚饗
維年月日我
業師端簡公鄭老先生逝于家訃聞中州門生湯
彬為位而哭之以慟明年隆慶改元惟
帝念功還公故秩贈謚而塟祭焉彬縻官不能與執
紼之後俯首抑涕遣子承宇謹將牲帛再拜而

奠之曰嗚呼哲人之名世寔元氣之粹精翔孤鶴
於渤澥奮遐翥於
彤庭批逆鱗而不避洵好修以馳聲旋入司乎銓
軸爰底蹟乎獮獰拔茅茹於月旦奠淮海於維
城視京營而振旅掌邦禁而稱平貌容容而晦
晦樹嶽立之丰稜懐隱憂於南北矢攬轡而澄
清憤憸邪之亂政每動色而塡膺惟社稷之大
計祇布公以推誠寧拂衣而長往終踽踽以獨
行寔國家之楨幹羌後學之典刑躬樸素如寒

士豈徒戒夫持盈紛頹波之莫下支大厦於將
傾胡昊天之不憖流夢奠於兩楹仰
皇上之新御嗟耆老之先零惟文章為不朽抑麟鳳
之繩繩揚休風於
寵恤昭遺直於汗青彬望門墻而掩袂歌梁木而
傷情擬屈原之九辯乏宋玉之才名彼築場為
何人徒延佇於丹旐畒蕪詞而絮酒悵北風而
怦怦嗚呼尚饗

維年月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年生徐階謹以牲帛庶羞之儀致祭于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端簡淡泉先生鄭公曰惟
交之難難於知心自古則然豈惟斯今我昔與
公同舉進士獨幸辱公不我鄙棄略其愚陋謂
頗朴誠諒其迂腐謂少世情爰共講求仍相砥
礪期於成已推之濟世後我罪謫十年來歸喜
復與公長善塞違歳月幾何公旋斥逐賴
上仁明不遠而復臺閣之間武接班聯方同籌畫拯
溺扶顛柄臣震怒公則又斥我時孤危朝不保
夕天日忽開邪伏正崇志切乎彌機苦未逢去
年之春事且有緒公則不待棄捐以去我心公
心本若一人我身公身乃每參辰在昔睽攜猶
冀復合乃茲長往孰回公轍惟天生賢固將用
之胡既生矣而尼其施天不可知于茲益信嗟
我誰與以佐
明聖繫官于朝無由憑棺幽明之痛彌摧肺肝緘辭
奠公因與公誓祇公之教罔敢怠棄期于九泉

見無怍容惟公陰翊以成其終嗚呼哀哉尚饗

鄭端簡公祭文卷上

詩二首　辱教下眷晩生馮皋謨

搖落秋風太華傾海天雲物總含情䇿衣竟屬
東山臥鄉月空懸西省明
北極一人勞夢寐中原萬事尚縱横銜恩忍說延
陵劍涕淚乾坤欸灑纓
薤露歌殘獨愴神寒雲慘淡玉樓新艱危幾洒
憂民淚世路還憐砥柱人國是去留存短跡
主恩日月照孤臣履聲想像尚書省忍向西原慟
獲麟

門下晩眷生馮志仁

執法歸田鬢未華鑿池開圃自生涯夢楚諫草
驚時變樂話䎸桑畏日斜感德未能圖報焉傷
心無復伴煙霞吾翁心鏡清于水執紼相將奠
一茶

附嚴子陵論　鄭履淳

嘗讀漢書知子陵以布衣友光武及光武御天子陵
獨高不臣之節寄跡漁竿塗泥軒冕希文所云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信亦偉矣然愚竊謂此特
槩舉其迹未深知子陵之心子陵志在行道非一偏
獨善之士若荷蕢接輿者流至於既出而復去亦豈
其心也夫士脩身學古以樹於時非獨自有餘而已
蓋亦畏天憫人無善博濟俾蒼生被澤而不失望不
幸而不可爲斯亦無憾耳子陵當新都僭逆固宜沉
晦免患及炎龍繼照天下嚮風而猶依栖巖水甘老
丘園無乃區區楊子聖人無常行或進或退或潛或
顯與道屈伸而要皆潔巳子陵以玩世不群之才知
重於君而來其徵矣尚猶東海避紂時耶故計其篤
於求我將必有以用我我得故人焉相爲君臣若伊
呂之遇湯文則懷仁輔義之畧可行輯寧永清之治
可致夫寧徒出也然猶重於自進而羊裘寄釣示之
物色庶幾遇主於巷之義不然洛陽之外處處乾坤
彼復何求於光武潛名混迹依雲在澗孰知其爲子

陵亦孰知為天子之故人而致之於漢廷也是其出
而宜則終可以無去既不欲仕則始可以無出胡乃
就聘而起而復決於去何哉此則光武自絶於子陵
非子陵固棄光武也初𢑴之求之非徒曰吾將與同
富貴而已子陵之起若惟為貧而仕為賤而仕則委
吏乘田一命之榮足以慰其心屈其志亦不俟夫徵
而後出矣惟所圖者大故擬迹磻溪以覲漢之君臣
尊賢敬士者何如耳君知故人而弓旌之使雖勤就
見之禮殊缺已非先學後臣熊羆同載之故事況時

論 二

大臣孰為鮑叔孰為子桑乎先瑣枝於鳳凰遺杜若
於下女古之人有是言矣無人於子思之側則子思
弗可安況簡傲娟嫉者於君側雖君必我信而蕭蘭
共庭鴟鸞比翼終不相容狂奴赴闕之初心非謂有
是奚待君房召見而後堅卧不起也君既不以湯文
之待伊吕者待賢人而癡諛之相遂以爵祿驕貧賤
彼諫議大夫寧尊榮而子陵可以虚拘哉是其釣也
桌周擊磬之心乎欲行所行而来也其長往也去齊
接淅之行乎又見所見而去也卷舒去就順事無情

即此窺抱負於當年想丰神於千載何其逍遥卓犖
英邁無機高俯日星潔澌霜雪方駕逸步超海凌空
旁將狹九州為不足遊蔑萬姓為無與友下捐揖讓
於唐虞而上寄遨遊於軒昊蓋視光武且浮雲也又
況雲臺功利諸臣顧可得而相寮友耶或曰子陵初
友光武終耻事之而去信乎夫稷契唐之元老舜匹
夫時雖欲友稷契不可得及為天子稷契遂北面事
之皐陶伯益與禹同朝數十年且相揖攘以位禹既
受命未聞二老耻臣之也天下安有無君之人哉不

論 三

屑臣故人而去子陵固非若此小丈夫然矣但非求
元聖惟師尚父天子實皆師之非特不臣耳也使光
武以玄德之求孔明者求子陵則其大臣皆以帝師
王佐事子陵如是而子陵猶不肯為之臣則固矣予
故謂光武自絶於子陵非子陵之棄光武也雖然子
陵既心乎濟世何不於群雄角鹿之時倡扶帝室宣
力故人與良平媲美而乃於天下既定之後始出以
顯夫志節高乎聲譽寧非好名之士耶吁是不然汗
馬之功惟以力帷幄之籌僅以謀馮戚鄧寇諸公皆

能之子陵不屑此也昔人謂翟璜不能回西鄰之寇良平不能正如意之立千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皆潜孚默運不假知力惟以徳望服人心子陵盖志於此當光武時天下雖平而新莽之遺害未盡除四民之生業未盡遂天下之賢才未盡用君徳之孫養未盡善子陵負世重名特出為賢人倡欲令海内知天子誠能下士更有版築飯牛之朋望風而起英豪離祉黎獻共臣則中興之治益光非止於恢復舊物已也既不得於此而後乃遊神物外返駕初服惜美人之永違寶幽芳於罔穢反素完真棲冲業簡眇傲卿相狎昵帝王下聳群觀上移天象清風勁節標致羽儀赫乎泰山巖巖使天下萬世皆知天王宰相崇高極貴之上猶有此等不可相下之人非惟立懦廉頑大助名教又使後之人君得如子陵之臣當知有介特之操苟一毫致敬盡禮之未備則爵之雖榮留之雖至終不能得其心終不可盡其用矣巍巍子陵其視夔鏁諸公依依寵祿隱忍以就功名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他若周王荀薛之徒甘於獨往以隱為高又惡識子陵之所以為子陵者哉子故曰先生聖賢之侶才兼不器道協時中伊尹伯仲也

公覽之曰子陵天子故人正欲有為尚以入朝見嫉引退嗚呼闢門塞路上下殊方介石需郊進退異局宜乎逸民相高寧獨子陵之時為爾也

尹和靖論

君子立高世之志必有遺世之識志正而大寧衒鬻實於小售識明而遠肯喪資斧於包羞守身事親率以是也和靖尹先生不對紹聖制策而歸其母說之謂知子以善養不知子以祿養先生遂不復應制奇哉百世之下孰能心是母子之心者夫賢人視君心為進退制策見國是之從違尹先生當宣仁既沒括宗初政志於行義冀伸祿養豈意以誅逐元祐黨人為問則將是天下之所非而非天下之所是用舍顛倒刑賞舛錯故老遺忠遜不見信而招徠讒佞徑從中出臨川遺黨從滋滿朝廷嘗聞君子小人迭為消長蹇而欲往睽而求合幸以遇巷終戒嗟如進忤戰龍恐殺身不足以益國昵比金夫則降志殊悖其初心

況時推讓風頹明揚典遠舍制舉無能自致先生盖
曰吾爲親出而一對誅君子之策縱第一臚傳遂極
乎富貴高乎功勳大慰孝顯然是非廉恥所賴以事
親者自我喪之虧體甚矣直者未尺而枉者過尋未
暇正人而先悲失已吾其如親何固不若直在胷中
浩然充塞完真履素反性踐形笑傲乾坤優涵雲水
罔榮簪冕寧恥緼袍光明正大以自居則亦以事毋
不惟曲爲承順期得夫心之悅而直能諭之於道亦
且輕富貴蔑王侯修志意全道義則親之心即吾心
於是簞瓢可羞養而甘旨恥乎爲豐陋巷可承歡而
麗室愧乎爲美巍然良貴冲然富有而胡羨服命尊
崇患得患失無已也此先生深服逹識既明且遠决
行藏去就于昭曠之天而不拂乎善養之誨者其視
登舉微榮奚啻雲霄一羽毛而滄溟一流苹也惡足
動其中囘其志哉雖不兼祿養而天下後世從知尹
氏之毋其爲親光固非三命九錫可同惟懷遠識斯
成大志然非是毋亦安有是子他若識可事於漢王
知矣而過於隕身羨齊名於李杜壯矣而拙於全子

彼皆以賢稱豈若尹毋成子之德全已之養兩不自
失寧弗爲尤賢竊觀尹先生之孝似曾子皆以魯得
之曾子亦云善養而非專祿養在聖門曰參也魯程
門亦曰尹焞魯魯者終有守卒之傳孔子之道者曾
子得程氏之傳者尹氏因知魯最近道不自失即孝
也昔名聰明之士鮮乎智巧千祿僥倖期遂從欲蹈
機經營自固計無弗至然盛衰相因倚伏相生利源
一啓害漸亦萌萋萋方款夭夭是仍既豐其屋家蔀
身傾卒罹陷阱戮及其親昔之聰明竟以自刑晁錯
董卓何以異也君子鑒此故明乎吉凶消長之理審
乎進退存亡之道恪守以愚機心盡泯剔去剛健同
乎大順營營寂寂不眩虗靈所謂天動星迴而辰極
自居其所機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以無用爲有
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魯爲世所病而君子特以守
身事親將不愈於聰明雖然尹先生爲已爲親則得
矣惜未大行其志使天下蒙君子之澤嗟夫高才抱
憂於戚戚碩人貧嘲於倶倶自古所識寧獨一人而
巳哉賢否混淆英豪遠迹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

守晨沮溺耦耕接輿行歌蘧瑗保生莊生伯子荷蕢丈人林宗叔度君平于陵是數君子者信皆文明弘濟之才金相玉質之器也夫豈無親可養抑不孝忘親蓋亦知珮玦可捐慮中閨每阻於邃遠芳杜可遺憚下女反嫉乎娥眉及勢與心違則所得奚償所失既慚藩羝復愧笥龜雲雨未施而先困豢龍之嚮羽儀未戢而已制伶倫之籠故寧甘心貧賤忘懷物累誦書談道聊以自娛粗飯藜羹聊以自飽斗室蒲茵聊以自安茂林清泉聊以自玩無援無羨不忮不求顛沛有常直方弗紊皜皜乎崔嵬之頂忻馬與麋鹿同群必不肯俛首自媒承顏順旨仰惠於一眄逐險於群車使妻妾愁泣於中庭兄弟嗤笑於爽德以貽父母羞也或曰剥復循環盈虛遞運才誠命世人可回天諸君子蓋能為而不為非欲為而不得其然豈其然與雄畧雖同鼠終非虎林梁在遇鶴肯歆鶩亦有事一功殊玄機莫測獨不見渭濱釣叟南陽耕夫少年賈生下帷董子均不世天民乃或功著鷹揚聲震鼎國位極人臣名光清史使不遇伯樂早歌薤露

遂將湮滅無聞同凋草木畧無一事一藝可樹於後世耶兩間固不少此兩人也若賈董則慟哭無路於君心返身卒歸乎素業宏才偉致鬱抑終沉抱璞懷珍一長未展天高地厚局而蹐之撫景哀時亦自隘矣丈夫此身犖犖不可羈以二子之志之才雖不見用亦安至困苦徒愁生我不辰而昧自戕非孝此其識之不逮尹先生遠甚子獨惜夫漢之文武皆英主而二子猶爾矧彼晨門荷蕢時耶故曰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知難嗚呼同一盡於百年而蹤息忽巳遲暮念修能之難立而美人杳兮未期此騷人烈士所以慷慨悲歌感憤激烈籲天長吁而不能自巳者也夫鯤鵬鼓翼於微風何異鳩鷃麒麟自羈於樊梏是亦犬羊故使尚父孔明無遇亦廿沒世不稱焉耳未果非孝也然則尹母豈易得哉噫有是子斯有是母使母非尹氏必吾事親未及尹先生也此君子所以希賢者也

九章序

鄭履淳

屈子之情真故其言非思後人思效之弗及也曰人命兮有當猶愁而未怨豈惟是其有女則激而不弘然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寧可謂無怨蓋任迫切之真而言奚暇致飾若無病呻吟則聲且不能動人又豈作者不朽東王劉陸諸篇是矣先君壯猷邃學表冠一時諸葛有才希文無命雖震来而笑勁節如如而需血剥膚艱危歷備彼蒼不吊復爾殲良白璧淪沙明珠沉海今亦云巳讀罷離騷歌殘蓼莪天長地久此情柰何緣訪九章以鳴永感每為援楮日淡風凄涕與詞俱殊難悉意嗚呼百世之下覧者味之先君羽儀標致髣髴可象應知天子有拊髀之思英雄動滿襟之淚也

悼

旻天降割兮丁我躬民莫不穀兮我嫘嫘前秋子病兮翁憂子今歲翁亡兮子哭翁撫摩顧復兮情如昨瞻戀疇昔兮空音容無日無夜兮思悄悄忽忽如夢兮神西東沉吟一到兮從遊處不覺號慟兮呼蒼穹惟見流塵渺渺兮護幽榻悲風淅淅兮穿房櫳琴書冷落兮徒四壁手澤依然兮虛舊宮苔痕滿階兮絕履跡閒花泣露兮落殘紅蠨蛸網簷兮織愁縷伊威在室兮聲忡忡白日無光兮雲慘慘浮煙四塞兮天夢夢子猶呼翁兮翁何在翁應念子兮言難通含情撫景兮可復顧欲行不行兮摧淵衷嗚呼君固人傑川流山峙君身不再生君心豈遽死我猶寤寐兮操藥望爾貞疾兮忽起胡乃一旦兮忍子使我終天兮

何倚自慾不如彼蒿蔚兮又奚啻餅罌之深耻吁嗟行路兮莫難於此昏昏黙黙兮英雄長已千秋萬古兮從茲以始誰能式穀兮終身慕爾念此欲絶兮形神交毀知哀無益兮莫之可止天無涯兮地無邊日居月諸兮相推旋萬物代謝兮往不返此情此恨兮何綿綿男兒不解兮向人哭為爾年年淚潨兮芙蓉鮮

釋

嗚呼嗟嗟兮我生不辰逢天疾威兮降難惟純洪濤震海兮無舟可津浮塵蔽岳兮何方可鄰狐狸晝號兮野犬狺狺鵜鶘夜鳴兮牝雞多晨宣尼去我兮誰與歌麟傷哉儀鳳兮曠世不賓哀彼孤高兮獨爲匪民危身遂潔兮孰與忘機而保真嘗仰羡夫神龍兮謂能隨時而屈伸胡爲坐愁拂欝兮於泥中而罹屯邅蹔戢鱗秋冬兮寧不可復俟乎陽春使果涸死塵沙兮又何異蟲魚之終淪已矣哉君不見屈子自沉兮湘江自流賈生長逝兮絳灌長侯雖徒憤死夫英傪兮宇宙仍爾其悠悠即使高風直氣參天地兮亦終隨此身而俱休雉反見笑於爰兎兮鴻離魚網而增羞故惟君子之明通兮篤爲己而無求逍遥塵囂

之外兮聊順流以沉浮吾心之是不可改
兮寧計枉直與顯幽苟不能忘情斯人兮
又何慭重患而離憂竊悲仁人效志以守
道兮不能為小人而寡尤斯亦天道之並
運兮互否泰而相春秋誰能獨悟於窈冥
之中兮爲爾一豁萬古之同愁

思

幼聞訓兮詩禮素希崇兮孝弟既博觀兮
百家愧多才兮多藝慮惟疾兮親憂竊研
心兮黃帝亦精此兮敦養脫浮名兮如曳
豈謂爾兮遘疾竟莫施兮藥餌渠用術兮
乎方人子職兮何事屢握粟兮出卜知遭
命兮多勤爾體受兮歸全我局天兮蹐地
思承慶兮當年但二簋兮羞食嘗布服兮

幅巾僅累年兮粗緻亦有時兮携童我逶
迤兮行次共笑語兮家人每勤勤兮顧字
豈復羨兮輕肥永忻忻兮樂志誰奪我兮
此歡歲忽忽兮奔駟昨自外兮歸来立躕
躇兮靡至獨慈母兮待門反含凄兮走避
凡父母兮生子謂急難兮相倚今爾往兮
無援與無子兮何異爾永世兮克孝復生
我兮勞瘁信終身兮長勤竟無能兮爾媚

仰昊天兮罔極悄憂心兮如醉日煢煢兮
無經夜達旦兮寡寐暫夢来兮承顔不少
留兮反懟省彷彿兮平生奠思成兮莫遂
瞻遺像兮綏享杳默默兮何嘗復不言兮
不笑空感予兮飲淚吁乎柰之何哉歲不
爾與爾不我待爾往何歸我辰安在魚鳥
風雲滿前遺愛秋月春花勝下餘態逝者
如斯盛美可再哀吟不足浩歌慷慨風凄
凄兮雨濛濛烟黮黮兮雲瀜瀜秋光老兮
江樹空宵将半兮聞歸鴻美人何處兮天
之際無限傷心兮此夜中

愍

考得失兮今古覽英雄兮成敗或名震兮
功隳或業昌兮名壞信兩美兮難兼計浮
生兮何賴老冉冉兮速至居慼慼兮無柰
烈烈兮英豪山淵兮氣高有始兮必終誰
此兮能逃造物兮無停逝水兮滔滔難久
兮榮華青霄兮鴻毛何事兮我羈永懷兮
憂勞念之兮欲狂中夜兮欝陶禍福兮無
門惟人兮自召同人兮先號旅人兮先笑
倚伏兮靡常聖知兮莫料行法兮俟命反
身兮簡要嗟松栢兮終摧何芝蘭兮易瘁
彼春蠶兮毒慘惟虺蛇兮壽類皇天無私
兮明且聰福善禍淫兮云至公夷齊餓死
兮顔貧夭此理何據兮杳難窮顧宣尼兮
攸嘆寧太史兮獨悲宜孝標兮詳陳開萬
世兮群疑嗟仲舒兮淵明徒憤憤兮愍思

賈知命兮賦鵩竟不免兮慟騅縱使傷身而有功兮非聖哲之通致遡賢愚貴賤於既往兮今茫茫何異乎假寐將羨屈子獨醒兮寧謂劉伶之果醉抑卞和之識所寶兮可輕鍾期之非智逝日苦長兮生年幾何伯樂既遠兮歲月蹉跎壯志短期兮鬱恨良多乾坤有盡兮積怨不磨逆氣憤激兮星日回戈或為烈風迅雷兮拔山飛柯氷霜凜裂旱魃昌兮萬物愆和雄魂泣淚何時已兮惟見禹門洪濤震怒無還波

感

憶別君兮正九秋君多懼兮復多憂平危傾易兮天宜佑何物膏盲兮竟爾離我素善藥兮羞許止寧億良醫兮疾不瘳君心皎日兮禱已久誰復要神兮靡不周浮生修短兮命有定此情此際兮難為籌天摧地裂兮文星隕山頹木壞兮哲人休家人哀慟兮徹心髓英靈去去兮寧知否猶勤執手兮重永訣從此一別兮長悠悠自別君來流光迅催歲聿云暮律管增灰東風嫋兮生意回陽和動兮發寒梅桃與李兮弄新艷尚記當年兮君自栽悄邃兮家園憑欄兮無言茫茫兮幽緒蹇蹇兮煩寃花正開兮空玉尊花當謝兮扃重門花無主兮還歸根春寂寞兮月黃昏春水濶兮波浪掀春草萋兮怨王孫春光去兮杳無痕

哀鴻度兮人消魂乃若四月兮維夏六月
兮徂暑薰風兮晝簾生香兮荷渚花實兮
交垂綠陰兮如帄蕙枕兮蒲茵黃香兮何
處燕將子兮新飛鶯引雛兮教語嗟彼物
兮無知徒感予兮延佇夏之日兮永如年
人何在兮有啼鵑松窓靜兮不成眠斜陽
淡兮臨逝川坐徹夜兮星河懸憶共語兮
此庭前山榴灼兮螢復然心如結兮誰為

妍又七月兮流火漸金風兮東木天泬寥
兮似洗峰巉嵒兮如簇寒露戒兮微茫繁
霜凛兮澄肅悲籬菊兮青青含芳馨兮幽
獨芷滿汀兮蘭滿屛池荷敗兮芙蓉生蟬
哀咽兮秋心驚孤歸鴈兮聲嚶嚶葉辭條
兮落丁丁烏依母兮飛營營蒹葭蒼兮遠
山橫遡伊人兮水盈盈秋容淨兮月如銀
踈砧斷兮風鏻鏻一片煙光兮寒氣早誰

同宋玉兮招靈均欲涉兮湘羅斲氷兮遡
波北風兮發發哀吟兮蓼莪四顧兮蕭條
木脫兮高柯玄雲兮欝結短日兮如梭群
有兮歸盡寂寞兮山阿嗟我兮懷人永傷
兮柰何窖雪飛兮玉宇明登危樓兮望層
城石泉凝兮松栢冷山中人兮徒硜硜夜
獨坐兮還獨行天如水兮月三更瑶光映
兮凄且清萬籟息兮寒無聲對此景兮悟

空色欲凌天兮橫羽翼宿所思兮華胥國
永相侍兮離俗惑駕四牡兮路欹側行行
畏兮多枳棘屯余車兮長太息會無因兮
幾沾栻

慰

悠悠傷心天高地深龍潛虎逝茫茫古今人孰無親兮爾豈獨衆人之父人孰無死兮爾獨決英雄之襟寧爾忍棄子兮猶動勤顧撫於夢寐若爾果有知兮胡默默罔接乎德音託晤語於遺編兮緒紛雜而莫展聊承顔於遺像兮思於邑而難禁步空庭以舒情兮日慘慘其將暮愁無端而疊起兮復修夜之沉沉霜凄煙暝雨泣風吟寒蛩震戶歸鳥依林掩此哀而不去驚省想兮空尋念昔日之歡浹涕淫淫其濡衾令劉歆以陳詞兮告百神乎我察惟此情之罔極兮悄欲訴而愔愔嗟苦懷人不世奇英盛名翻累擯逐自榮志違伊管年阻容鑒憂勞盡瘁傷哉孔明思君何在太虛之表風烈肅清威儀峻皎靈今何爲昌扶大造御氣行空周遊高蹈駕飛龍兮驂鸞凰烟霞服兮雲霓裳凌天地兮徑度俯日月兮聯光臨九州兮不足步朝崑崙兮夕扶桑宿赤松兮瀛之島白玉室兮明珠堂飲沆瀣兮飧元精完至貴兮侍羲皇免衆患兮隣泰初乾坤毁兮獨不亡庭園如故兮恍先生之燕憩圖書無恙兮宜先生之樂康風雷變態兮赫先生之英爽星漢昭回兮燦先生之文章松桂繁鮮兮擴先生之襟宇氷霜栗烈兮凛先生之清芳春秋闔闢兮顯先生之出處山河流峙兮永先生之甘棠人生嗚呼促於夢惟爾不朽超群方九齡高致貫終古當年楊李何蹌蹌我因自傷還自感爲爾邇風立徬徨男兒有生可虛度不應爾子戚汾陽

招

觀大化之流形兮何往復之相紛惟此機
之不息兮哀此生之長勤本自無而爲有
兮有終反手氤氳彼氤氳之何物兮視弗
見而聽弗聞托巫陽以下招兮杳不知其
所乘念佳人之永都兮志耿特而無朋眇
孤雲之靡依兮肅靈鷲之冥升雖遨遊乎
六漠兮未必如故居之可仍魂兮歸来何
方爾親生存華屋零落誰鄰我望縣縣一
日三春嗟茫茫兮胥壞母行行兮苦辛將
陟彼兮崔嵬從孤竹兮首陽恐山阿兮峻
險熊羆怒兮相戕將汎彼兮栢舟起三閭
兮湘羅恐江流兮湯浩鮫龍鬬兮奈何將
東遡兮淮汴訪元禮兮漢京恐厲禁兮猶
存龍門蕩兮安征將西登兮巴蜀接九齡
兮江豬恐劒閣兮横斷忠魂慓兮次且將

南適兮炎州速萊公兮雷崖恐瘴霧兮毒
人虺蛇遍兮山街將北達兮咸陽哭劉蕡
兮寢門恐斗閹兮無酬孤懷欝兮誰論將
上攀兮箕尾追趙鼎兮天衢恐中道兮無
杭阻歷歷兮白榆將下入兮幽都慰朱雲
兮重淵恐廣土兮凝晦終俯仰兮難前登
高入下凄凄煙景旁觀四荒煢煢奚歸
休乎君雖雖来哉父子兄弟共笑語只室
家歡娛計安處只稚子依懷忻弄叔只愛
女来寧樂適所只靈兮歸来忍相去只達
人學士析精藝只親知故老述世契只星
楮雲箋多問遺只當事名貴謀經濟只靈
兮歸来良朋締只顧我尤殷誨愛周只每
一窩談慷慨籌只浩歌掄懷天日侔只獨
我知心無怨尤只靈兮歸来忍予愁只裳
衣既設惟工緻只酒殽數薦應宜嗜只圖

書畢陳中玩視只新宮壼飾閒居邃只靈
兮歸来安故地只冥兮默兮舍此何之慹
哉文子不我少遅弟幼誰撫我愚誰師𥌓
寡誰恤顛沛誰持君子誰恃小人誰規直
道誰寄像傑誰推行法俟命兮因爾無所
勸忠臣孝子兮因爾不敢為嗚呼傷乎傷
乎歸来歸来尚圖完兮已而已而行路難
兮逹如靈均寧自残兮一谿宇宙長盤桓
兮千秋萬古觀與替兮駕風鞭霆覽無際
兮日居月諸永相憇兮守道居正佐上帝
兮

問
惟出處與死生兮實君子之大籌百里七
十而之秦兮太公八十而歸周歴艱難於
既老兮終攸濟乎淵謀向使早歌薤露兮
安表宏逹之致流胡靈修之離愍兮未及
此期而長休果不肖之殃咎兮定天命之
不可求彼鍾期之鼓琴兮伯牙去而絶彈
甯戚之歌牛兮齊桓遇而興嘆子皮逝兮
子産泣王公進兮貢公歡意氣默感天人
相完居易俟命於茲求端乃若五臣際載
巢父深棲三晉同封介子獨饑奄寺專兮
山人遠司徒傲兮冥鴻飛有君有臣無媒
無機不參濟濟亦曰巍巍至乃馮道並位
伊周兮鄭五嗣官於姚宋孔明弘矩無成
兮謝玄奏績於試用遇如子房不老咸陽
時如兗夫謝聘河梁奇珍善價豈盡相當

鄭衛咸韶各鳴其方爲虎爲鼠成敗巨量
道同時恊事復低昂一泰一否玄機渺茫
寂寞英雄天惟蒼蒼屈子甞賦以問兮劉
生亦問於太鈞哀此生之無樂兮蘂幽憤
於明神庶援命以自解兮予亦感而有陳
數含詞而欲薦兮愁於咽而莫伸嗟碩人
之蹇蹇兮信終身以苦辛悲迫阨之難容
兮竟慷慨而還真生未張乎遠志兮死寧
與衆而俱湮將浩然以獨存兮將與大化
而俱新應從文王以侍帝側兮抑依仲尼
而奠於兩楹應追傳說以駕箕尾兮抑同
申甫而返乎元精應爲甘露時霖以澤群
生兮抑爲肅風清霜以滌乎塵祲應爲迅
霤烈雹以開聾昧兮抑爲祥雲瑞日以廣
乎照臨應爲江爲海以揚清波兮抑爲龍
爲圖以闡乎文明應聰明正直昭神靈以
鑒下土兮抑翱翔逍遥仍仙子以遊乎玉
京氣有聚散神無生死數有修短理無終
始不世之人兮非世而止来固有自兮往
必有以區區之木兮寧盖耿光壘壘之土
兮寧掩文章促促之期兮寧消偉烈紛紛
之榮瘁兮寧眩是非勝負於無彊嗚呼惟
公傢傑之㝡名懸日月五福胥會平津拜
相封侯兮不見重於漢廷黨人聲譽震世
兮乏明哲以言寧逸民全身名於布衣兮
非聖知之達經誰能三美之俱得兮又復
兼乎遐齡傷哉予美兮人之則滔滔宇宙
兮余焉程

祭

與行略相錯乾坤中惟此種情千萬年若丹青也

嗚呼堅哉黃金愈煉愈精瑩哉白璧愈磨愈明松栢有性頁雪崢嶸江河有常百折東傾本由天植萬變奚更赫矣先生振古奇英才周不器學懋無名文經山斗武緯干城志凌管樂猷壯良平哀懸日月珮燦瓊瑛方駕獨步遠迹飛聲從心卷舒與道流行一進一退卓犖章程匪家所天實邦之楨衮衣雖東西敵猶驚胡遽去我夢逝兩楹天乎傷哉爾忍我棄我懷罔極爾生多勤越在童年勤苦博識逮既策名危言觸忌此時得生已幸非冀復戒睽初側身引避兩罹大戚告貸以易急難無親好逑中離陋巷屢空况猶未字貞疾數仍幾殆者四毋氏恐鞠梁鴻協志毋念艱難撫孤相視四十署郎不能諂媚再忤權人十年間地開府淮揚日警戎事銓曹震鄰數月改置尋掌兵刑群猜虎伺孤忠自靖一官如寄蹇蹇蘉蘉心勞力瘁曲計乞身懼禍且至天王聖明以執法賜始得生還險阻歷備佚而思初魂飛夢悸赤素莫昭惟天鑒庇號咷乃笑恐懼致福宜訪楊寥優游初服居室苟完代食可有爾思空乏益勵清朴布衣幾浣粗食一簞簾帷弗飾經年舊冠敝扇揮暑戎裘當寒口體之養我且餘嘆歲次壬戌念我不懌我復念翁求醫在客請告南還翁心稍適嗣獲數載忻侍朝夕嘗接客談悄焉蹙頞畏天憫人杞憂脉脉撫景徘徊孤雲逸翮慷慨歌謠為我問易我時有懷欲共籌斯惜兮國子竟不

及知乙丑之秋翁憂子疾丙寅之秋子慟翁卒丹桂生香載共笑言籬菊正黃救濟空軒露泣殘紅月犎長夜亦悼當年依依膝下他賢可贖尚百其身哀彼蔚蒿寧報陽春賈生賦鵩陶公誌文宏達如翁將無可云生不廟堂今將何息生不鍾鼎今將何食生不黼黻今將誰織生不倚比今將誰即潛見親疎愴恍攸同明明耿命休休群工特崇褒典慰顯精忠麟臺紀績青史流風使翁之才盡展皇室卿晋宮孤寧俟今日如翁重望少就和曬身後三公亦應可必乃樂考槃義命安安謂古不朽豈盡尊官緣茲為教無行不與戒我省身勿忝厥祖俯仰乾坤遺愛滿前音容如在神情杳然更深夜闌夢爾留連顧我復我默默惓惓我生不辰憂患藥石十有五年惡緒

紛糾惟爾之故甘此顛抑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又奪所怙疾威孔棘此情柰何裂我肓臆餙爾新宮固爾新封豈憚改卜達孝是從從茲與爾骨肉永離寂寞英雄承歡何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再晤慈顏愁懷乃舒嗚呼

小祥三律

王喬松子杳難尋萬古英豪一聚塵未必盛名終是福可能天道更無親春間雷雨龍何在秋老乾坤鶴不賓漢水楚雲俱寂寂賈生何處哭靈均

滿屋琴書冷不收別時無計更相留腸應既斷心還結人可重生淚始休笑語欲親神悄悄形容如在夢悠悠沉吟一到從遊

處霜月凄清恐白頭

脩短難將問大鈞花開苍謝與時新清霜一夜烏鳴切落葉數聲猿淚頻嵩嶽有神終翰國鳳圖無夢枉傷麟公歸畢竟歸何處誰惜人間少一人

憶除夕

去歲依翁此夜中高談密語凌群雄尊前宇宙幾與替一笑相與春顏紅今春雪後亦除夕四坐無言情脉脉繐帳空懸對楚囚孤鴻天外驚霜翮風景依稀年復年浮生如寄水潺湲男兒自古多悲梗誰抱明珠身價全感時嘆逝夜將半獨步中庭何時旦萬籟消聲舉世眠踈星隱映臨河漢指日陽和發衆芳荊榛松桂同春光欣武有心期傳說姜公無命俟文王神龍在淵愧凡蟄死後餘榮竟何及君不會昨夜風狂雨驟時天為靈修重號泣

和養白公韻

煉石無成天柱傾欲題幽憤不勝情空疑羽翼留商皓竟使英雄慟孔明讀盡楚詞孤月冷歌殘易水暮雲橫茫茫此恨終誰會獨倚西風幾灑纓

蓼莪蕭索獨傷神一片秋光萬感新惜誓有文悲往事招魂欲賦屬何人徒憐干木能獎國豈是嚴陵固不臣寂寞英豪天杳杳那堪爰免反嘲麟

顯考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端簡淡泉府君之靈曰嗚呼翁之生我實惟晚年愛教劬勞顧復惓惓悔我不孝少遠膝前未知喜懼或多罪愆稍長知學寺翁故里我業勤怠係翁憂喜幼嗣老親丈夫少子相依為命方慶孔邇忝有郡宅命我移家辭翁堂上堂外天涯白雲東海長望曲嗟每一念翁悪緒如麻安有入子數月一省旅次庭闈遊踪萍梗翁豈忍予亦憐孤影歎去遲遲誨諭耿耿翁自歸来不跡郡城肇基營宅以兄代行丙寅首秋若許我迎胡天不吊遽夢兩楹愛子他鄉竟不及視昔猶我憐今遂我棄憶昔永訣呼我不置既又無言默示以意今竟云何沒有餘情惜我末子抑念無成 [illegible] 呈使從兄應巽爾子無忝所生翁意在 [illegible] 我自樹翁去誰恱嫕嫕集蓼復此臨穴種種幽悰能為訓 [illegible] 霜冷月玄草悲風蕭條落木怨咽孤鴻 [illegible] 明骨肉 [illegible] 石西東淡徹泉扃視天夢夢嗚呼傷哉尚饗

鄭端簡公年譜後序

先達鄭端簡公與錦衣巡城使論職掌觧刑部政歸是在嘉靖三十九年肅皇帝勑法信度公為上持法乃取忤其詳不可曉公歸六年朝政更轍

上嚮意用公乃不起具在今譜中嗟乎嗟乎公崛起海上少負頴絕其先愽士公敎曰士綴學當龍蠖於世儻蒲伏取容則有累足而逝耳公讀書負郭窮巷則束脩其行日誦千百餘言有司裒然首舉登進士高第益蒐閱

國朝故實凡軍旅錢穀刑獄邊陲阨塞戶口登耗靡不講求其故務欲通之以托於世然以不能驩悅權貴人顛踣輿仆褒田散地者幾三十年旋入銓司陟中丞晉司寇比與一二同志踔厲一時抗身巖廊之上砥柱風會之流海內士有軼覧千仞之望然委任之日淺矣大者如劾唐御史保三諫臣至卻倭江淮綰轂其口總之於主持國是計安社稷具有功焉假令不坎壈於時其所就烈寧堇堇若是惜也才不盡用用不逮時其抑欝殷憂縕結胷臆則宣洩於執若文以見

志今其吾学一編具載
祖宗朝二百年得失之林以貽世鑑
亦不朽之盛事矣無論立朝即其
居鄉恂恂治家人産纖嗇不以一
介取予人彼謂俗奢而示之儉也
閭里後進冒殷策華多私而慕謁
者相誡毋令公聞部使者與郡邑
大夫望公之廬竦然爲恭敬也孰
不足以賛助風教哉公譜凡十卷
爲姑蘇錢司寇景山公編次公子
進士叔初與余善屬余校余得濫
綴數語鄙諸末簡進士博雅有執
大類公次叔平叔允俱有文譽克
振其家學者也

隆慶屠維大荒落春季同邑後學馮
皐謨頓首撰

鄭端簡年譜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鄭履淳撰履淳字叔初海鹽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光祿寺少卿事蹟具明史本傳履淳爲鄭曉之子故追述曉事以成此譜凡曉所作奏疏詩文皆一一附載其中如鹽政壞於折色及沿海官軍宜掣回衛所操練諸疏頗足補史志所未備末附祭文誥諭卹典墓志行略之類於譜例已爲複出又以履淳所作思親詩文附鐫於末多至三卷於體裁尤不恊矣

濂溪志九卷

〔明〕李楨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濂溪志九卷》提要

刻濂溪周先生志序

余不敏竊寐見先生久矣
年十三四時頗知志學獲性
理書讀之開卷即讀先生書
于是志學之念益切益惡世
利世色苟終身盤谷焉已矣
既讀先生書益久恍然如遇
其人再偏訪事實得全書讀
之更見先生為政嚴毅清勵
慈祥仁恕心更切切慕焉時
潛弗見已矣見必先生政是
師盖政以行學政弗正則學

斯弗善豈曰讀書之士故不必仕亦不必不仕有其政斯見其學然而誠本也主靜極也無欲要也握其本而極是立惟無欲之要寧之則洗心于密者即彌綸參賛之謨凡亘天亘地事業即浮雲一點過太虛無着礙無方所也如是方可以話太極見先生先生道州人毓堪輿今古之秀而曰溪曰巖曰故里特寄産之一然詢方履跡亦所不廢

余既填撫三楚喜遊先生鄉問先生里新其祠廣其田育其後裔建其書院胥令太守發董之成仍成其志用告誠周氏子孫而宗子翰博君聯官率族姓而久引承之

萬曆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十有二日壬辰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北地李楨謹序

濂溪先生志序

盖嘗讀孔氏世家史遷賛孔子以布衣傳十餘世為學者宗而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蓺者折衷於孔子以為至聖夫孔氏之統實祖堯舜而纘文周寔第以六蓺為功而所

稱傳十餘世者則遡獲麟之年以迨龍門之元狩固自其世計之而不知其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也孟軻氏殁斯道幾熄即遷猶能以世家尊孔子而其後俗儒雲興門戶决裂權謀功利訓詁枝葉之習

入於統之內而為道蠹棄倫絕聖悠玄空寂之譚出於統之外而與道敵歷千餘禩而卒未有皦然一明孔子之道者何忞忞也濂溪先生起宋天禧間其學絕無所繇傳獨湛思微妙著太極一圖以授

河南兩程子迄今圖說易通二書學士家尊之與六經等大指以誠為基以一為要以主靜立人極為至其說奧渺精深而其造端雖經生學子循日用而可守於是尼山日月結為大年而叔季漫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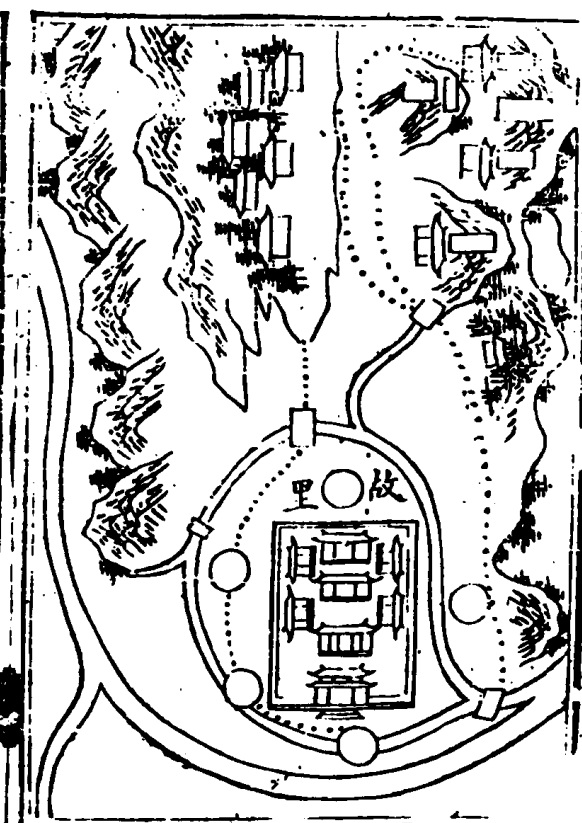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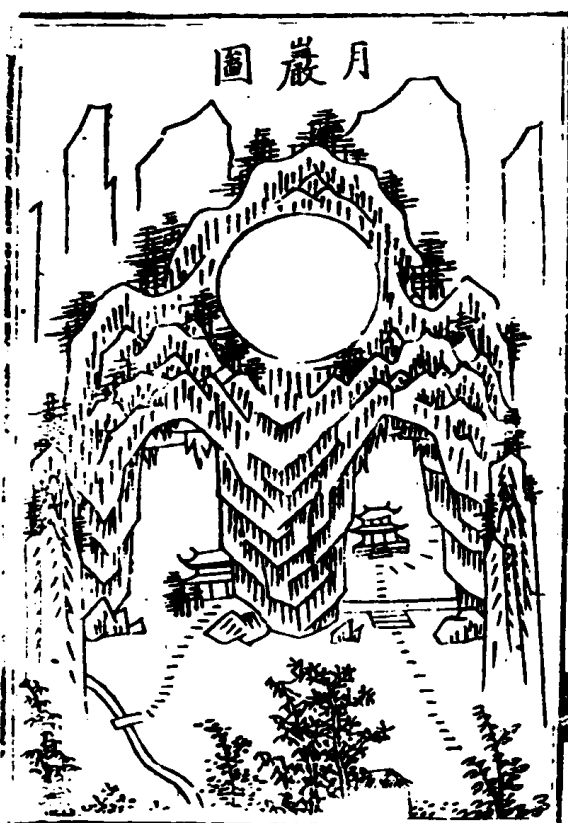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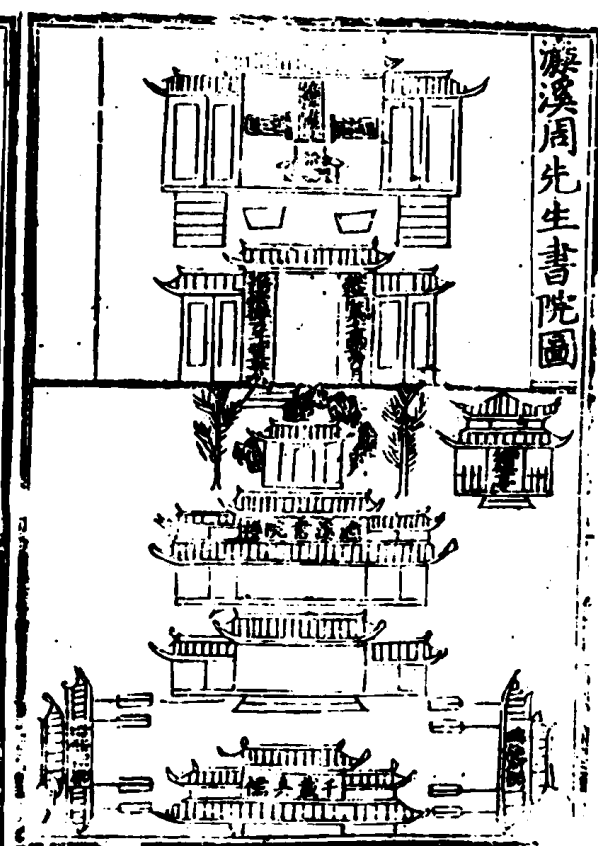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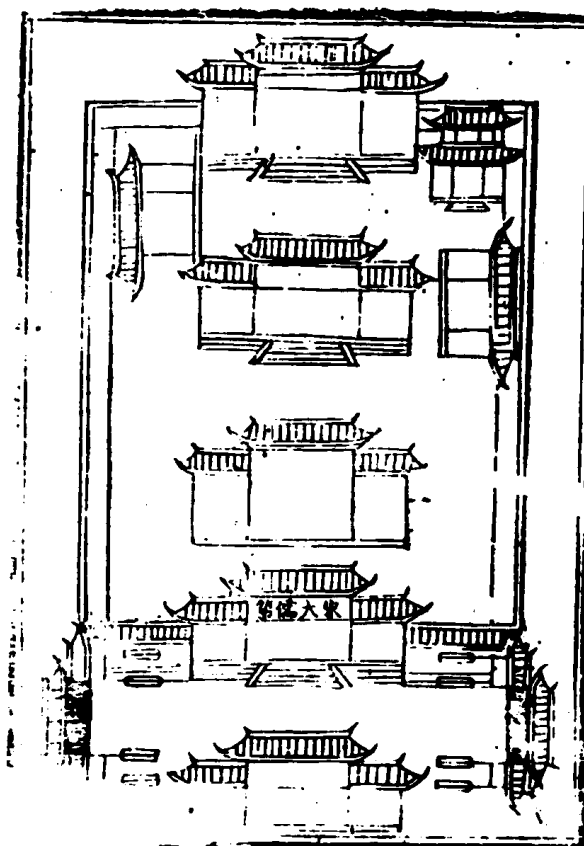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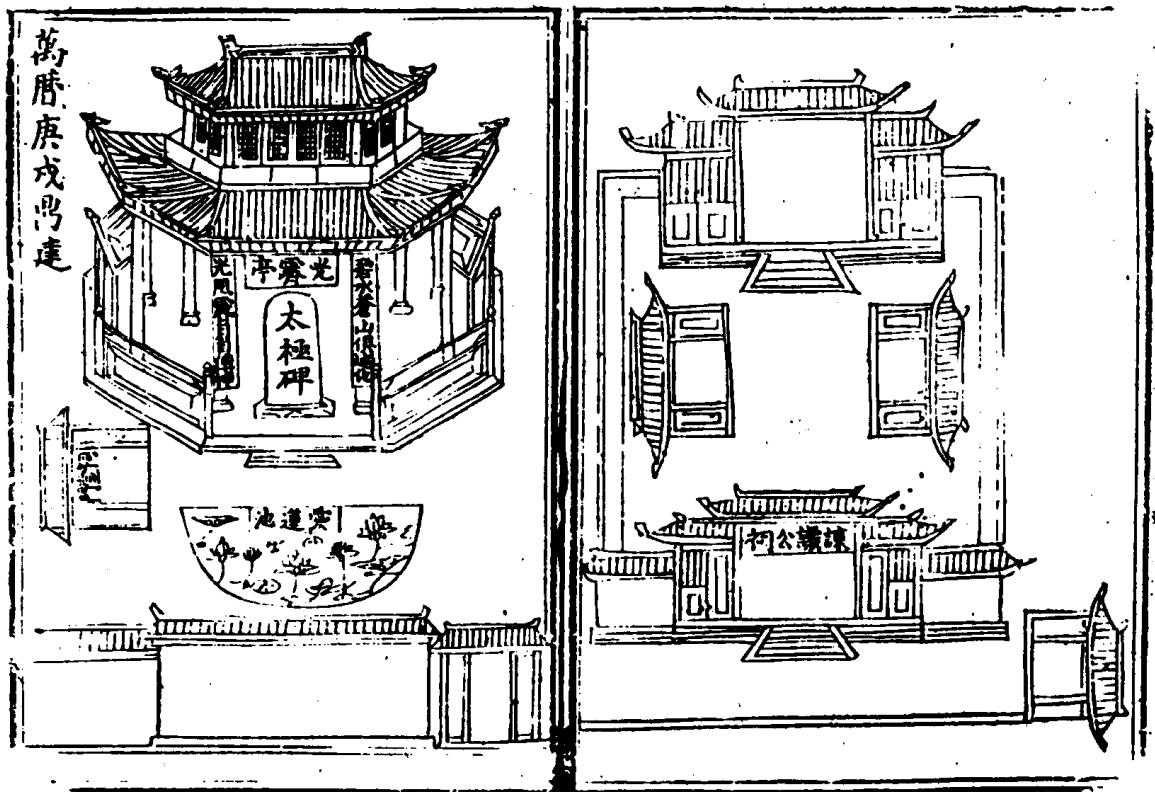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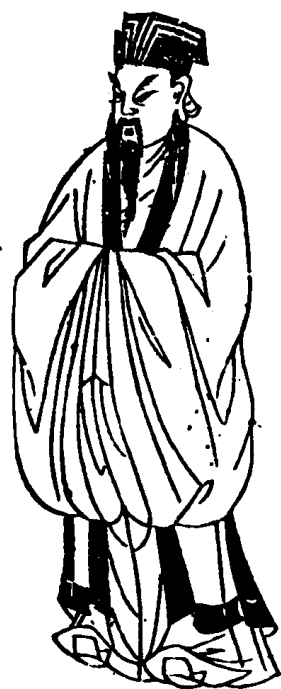
長夜。昭然如昨。斯。豈非再闢渾淪千鈞一髮者與跡生平陸沉郡邑所至擇物省寬不難拔手板以明志逭宦遊既倦遂丐身於匡嶽衡麓之間而吟弄以老其仕止久速殆壹稟孔氏家法者故尊孔子

則必尊先生而志先生者乃所以志孔子也今讀志自圖書文辭年表世系與夫儒喆表章帝王褒崇之典不啻肸列而先生之精神命脉於是焉在斯以闡繹而折衷之非無具矣嗟乎八之之為畫也

五之之為圖也圖書文辭年表世系之為志也旦暮遇者存聖人之神而揣籥望燭者且不免為畫為圖為志則是集直家乘門譜與司馬氏世家奚異焉非克菴李公意也後有繹道統者當得於是志

之外矣

賜進士中憲大夫巡撫湖廣提督軍務兼制黎平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江郭惟賢謹譔

濂溪周先生書院圖

周濂溪先生真像

像贊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
不有先覺孰開我人
書不盡言圖不盡意
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晦菴朱熹題

三

古今紀述題詠姓氏

胡銓 黄庭堅 傅耆 任大中 章潍

胡寅 李大臨 郭見義 龔維蕃 趙柳夫

朱熹 孔文舉 盧方春 歐陽玄 滕巽真

蔡杭 柴中行 陳宗禮 度正 魏嗣孫

趙朴 魏了翁 瀅定之 林煥 熊呈

蘇軾 潘興嗣 黄仲芳 薛綱 韓湯

張栻 何平仲 沈鐘 謝鐸 沈慶

陳獻章 黄芳 趙宗憲 周晋 周昺

李夢陽 歐陽旦 張翀 陸深 何遷

盛祥 方進 蔣忠 姚昺 徐湖

王守仁 趙宏 何文俊 陳晶 李敷

唐珠 吳廷舉 曾仁 錢源 蔣灝

邵寶 方良琊 陳鳳梧 呂獻 徐爕

葉盛 曹宏 林山 周鱗 蔣天相

顧璘 丁致祥 符錘 雷復 陳鎧

廖紀 莫英 杜漸 禹穀 金澗

趙賢 陳鑑 方瓊 黄俊 方傑

宗楨 曾鳴 王績 陳駬 柳邦傑

郭世賢 顏鯨 張勉學 胡直 侯廷訓

傅梓 戴嘉猷 王會 蕭子鵬 周子恭

張喬松 王宗尹 曾承恩 曹來旬 趙海

盧仲佃 戴科 張守剛 蔡光 蔣春生

吳中傳 閔應暘 李發 王時春 董汝弟

曾朝節 丁懋儒 黄廷聘 黄應元 李東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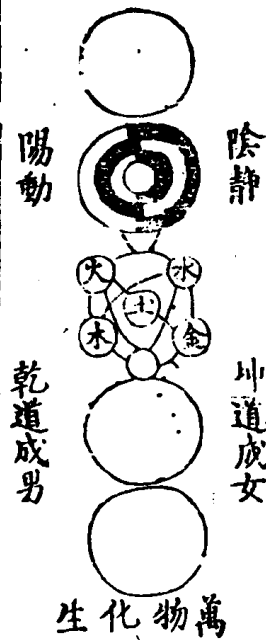
曾大勳 謝既 吳能進 呂繼梗 車登雲

顧憲成 孫成泰 韓子祁 錢達道 周誌

王一之 許宗曾 陳文進 李烱 楊大行

孟養浩 穆茂相 蔡體仁 曾可立 楊如春

楊載杭 陳之京 應世科

太極圖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通書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愼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
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
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爾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
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
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强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
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
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
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
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
過則可賢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
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
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
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
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
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
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
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
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
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
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以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章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下第十九章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章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

窮若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屢夫
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
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
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章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
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
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
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
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
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
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
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

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
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
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
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
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
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
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
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
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
子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
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汩則亂亂不決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
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元公雜著

文

養心亭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
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
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
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
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予
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
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
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
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
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
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吉州彭推官詩序

惇實慶曆初爲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臺檄承乏袁
州盧溪鎮市征之局局鮮事袁之進士多來講學於
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之工坐間誦吉州彭推
官詩者六七其句字信乎能覷天巧而膾炙人口矣
我聞分寧新邑宰上未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數百
里有謂惇實曰邑宰太博思永即嚮所誦之詩推官
之子也吉與袁鄰郡父兄輩皆識推官第爲善內樂
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沒其奕將發於是
乎惇實故又知推官之德暨還邑局聞推官之詩往
多亦能記誦不忘十五年而太博爲刑部郎中直史
館益州路轉運使惇實自南昌知縣赴後僉署巴川

郡判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沂泝北局過渝州越三
舍接巴川境間有溫泉佛寺艤舟遊覽忽覩拙詩乃
推官之作喜詻讀訖録本納于轉運公公復書重謝
且曰願刻一石若篆繼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
後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
日云承奉郎守太子中舍僉書合州軍事判官廳公
事周惇實撰

邵州遷學釋菜文

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

雖天子之尊入廟肅恭行禮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
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朝夕瞻睟客心益恭至德
幾於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澤及生民者代
有之然夫子之宮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掩於衙門
左獄右庾穢喧歷年惇頤攝守州符嘗拜堂下惕汗
流背起而議遷得地東南高明協卜用舊增新不日
成就彩章冕服儼然有序諸生既集來儀告成謹以
禮幣藻蘋式陳明薦以兗國公顏子配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朝奉
郎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權發遣邵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周惇頤敢
昭告于先師兗國公顏子爰以遷修廟學成恭脩釋
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稟性通徹實幾於聖明
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獻從祀配
神

賦

拙賦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
者喜而賦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
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

下順風清弊絶

詩

題門扉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題濂溪書堂

廬山我久愛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清水清泚出山心
山心無塵土白石磷磷沉潺湲來數里到此始澄深
有龍不可測岸木寒森森書堂構其上隱几看雲岑
倚梧或欹枕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鳴琴
數十黃卷軸賢聖談無音窗前即疇圃圃外桑麻林

芋蔬可卒歲絹布足衣衾飽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
吾樂蓋易足名濂朝暮箴

書窗夜雨

秋風拂盡熱半夜雨淋漓遶屋是芭蕉一枕高響圓
恰似釣魚船蓬底睡覺時

石塘橋晚釣

濂溪溪上釣思歸復思歸釣魚船好睡寵辱不相隨
肯為爵祿重白髮猶羈縻

靜思篇

靜思歸舊隱日出半山晴醉擁雲龍洞吟窓瀑溜清
閑方為達士忙只是勞生朝市誰頭白東輪未曉鳴

贈譚虞部致仕

清時早郎貢行肯故鄉歸有了紅藍綬將孫着綵衣
松喬新道院鴻老舊漁磯知止自高德寧為適者肥

天池

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暉金波從地湧寶鼓穿林飛
僧言自雄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地靈發見隨天機

遊大林

三月山房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
水色雲含白禽声谷應清天風拂襟袂縹緲覺身輕

宿崇聖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
溫泉喧古洞晚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

題浩然閣

劉侯載武弁政則心吾儒士茂先與學子賢勤讀書
猷為莫不善才力蓋有餘西北方求帥浩然寧久居

題恩順之道院壁

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
性事一如此朱顏安在哉寄歸地上客歷亂竟誰催

憶江西提刑何仲容

蘭似香為友松何枯向春榮來天澤重殺去繡衣新
畫作百年勢終歸一害塵看心變波下無復見賢人

劒門

劒立溪峯信險深吾皇大道正天心百年外戶都無
閉空有關名點貢琛

春晚

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飛吟餘小立闌干
外遠見樵漁一路歸

題太顛壁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

恭數書綠重更留衣

牧童

東風放牧出長坡，雖識阿童樂趣多，歸路轉從牛背上，笛聲吹老太平歌。

經古寺

梵宮金刹接林巒，一徑潛通竹徑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

同友人遊羅巖

聞有山巖即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境，且異人間名利心。

題惠州羅浮山

紅塵白日無閑人，况有魚緋繫此身，閑上羅浮閑送目，浩然心意便吾真。

題鄞州仙都觀

山壓江上虬龍活，殿倚雲中洞府深，欲想真風杳何在，偃松喬栢共蕭森。

宿山房

久厭塵囂樂靜元，偶微脩足貫山巔，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雲房一榻眠。

遊赤水縣龍多山書山事題壁

到官處處須尋勝，非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山仙甚古，攀躋聊足到官心。

喜同費長官遊

尋山尋水侶尤難，愛利愛名心少閑，此亦有君吾甚樂，不辭高遠共躋攀。

和費君樂遊山之什

雲樹巖泉景盡奇，登臨深恨訪尋遲，長棲未得於何記，猶有君能雅和詩。

江上別石郎中

落葉蟬聲古渡頭，渡頭人擁歎行舟，別離情悰長江水，遠亦隨公日夜流。

香林別趙清獻

公暇頻陪塵外遊，朝夫仍得送行舟，軒車更共入山脚，旌旆且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清瀧瀧，高林雲色淡悠悠，談終道興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樓。

同石守遊

朝市誰知世外遊，杉松影裏入吟幽，爭名逐利千縷纏，度水登山萬事休，野鳥不驚如得伴，白雲無語似相留，傍人莫笑凭欄久，為戀林居作退謀。

任所寄鄉關故舊

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盃厭飲香醪
味舉筯常餐淡菜盤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
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爲道春陵只一般

書

上二十六叔書

姪男惇順答孟秋猶熱伏惟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尊體起居萬福周與来如安樂喜無盡惇順守官於外與新婦幸如常不勞憂念來春歸鄉即遂拜侍伏望頓時倍加保愛不備姪男惇順狀上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座前七月六日夜　諸弟諸姪安樂好將息好將息

與仲章姪書

仲章夏熱計新婦男女安健我此中與叔母季老通老韓姐書二以下並安近遞中得先公加贈官誥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幸事汝備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也未相見千萬好將息不具叔付仲章六月十四日　諸處書立使周一父子送去叔母韓姐傳語汝與新婦姪兒姪女各計安好將息好將息百一百二附兄嫂起居之問薦二與新婦安安汝□□不得來問偶夫眞安否周一父子看守墳塋小心否周幼二安否如何也

與傅秀才書

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昨日飯會上草草致書不識已達否日惟履用休適惇實自春來郡事併多又新守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日空暇則或□客或節假或不時聚會聚會即作謔雅則雅矣形勞亦瘁故尚未有意思爲足下作策問勿訝勿訝□州平紋紗輕細者渙得好皂者告買一疋自要作夏衫并買擣蒲綾袴段二筒碎事煩瀆愧悚愧悚急遣人咲新守次走筆不謹惟照加愛不宣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

慰李才元書

惇實頓首變故不常痛寄尊夫人太君奄棄榮養伏惟號天永慕難以勝處罔極柰何孝思柰何敢望節哀以從中制罔情不任苦痛之至謹奉疏以慰不宣謹疏四月某日汝南周惇實□□

元公年表

宋真宗天禧元年丁巳月日先生生于道州營道縣之
營樂里諱敦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諱改惇頤維周
之先自帝嚳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後遂以為氏漢
興封周後於汝南先生蓋其後也世家青州遠祖諱
崇昌唐永泰中為廉白二州太守因卜居道之寧遠
縣大陽村其裔孫震賀有子十二人中子從遠始徙
居營道從遠生智強智強五子長識刻本作戒天聖五年
王堯臣榜第二甲及第終汀州上杭縣令次鐸次正
皆不仕次輔成次伯尚刻本作仲尚次興進仁某年特奏名進
功即輔成即先生父也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
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沒葬
之側子里許累贈諫議大夫先娶唐氏生礪礪生
章唐卒室侍禁鄭燦其先成都人隨孟氏入朝
于京師有女先適盧郎中盧卒諫議以為繼室
先生營樂里者即濂溪保也東北郡城二十里
縈紆如青羅帶是日濂溪周氏家其上先生既
阜排書堂前臨溪水亦以濂溪名之學者宗之稱
為濂溪先生云

乾興元年壬戌先生年六歲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先生年七歲
天聖七年己巳先生年十三志趣高遠濂溪舊有橋橋
有小亭先生常釣遊其上吟弄風月
天聖八年庚午先生年十四濂溪之西十里有山拔聳
中為巖洞門通東西當洞之中廉其頂圓象月之望
離而東西視之則如月上下弦焉故俗呼為月巖先
生好遊其間世傳先生睹此而悟太極理或然也
天聖九年辛未先生年十五先是諫議公已卒是年鄭
侍禁之子龍圖閣學士珣令先生同母兄盧惇文挈
之遂偕母僊居縣太君自營道入京師依舅氏龍圖
公知先生遠器愛之如子公以惇名子因以惇名先
生而盧氏子亦名惇文惇文即太君先適盧郎中所
生也
明道元年壬申先生年十六
景祐元年甲戌先生年十八
景祐三年丙子先生年二十始冠行誼著聞龍圖公以
叔例應蔭子乃奏補先生試將作監主簿
按先生娶陸夫人當是此年乃職方郎中參之女
也

景祐四年丁丑先生年二十一七月十六日遷居縣太[illegible]
君鄭氏卒葬於潤州丹徒縣龍圖公之墓側
寶元元年己卯先生年二十二
康定元年庚辰先生年二十四舅除從吏部調洪州分寧
縣主簿
慶曆元年辛巳先生年二十五先生序彭應求詩自言
慶曆初爲分寧主簿當是此年時分寧縣有獄久不
決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嘗被
臺檄攝袁州盧溪鎮市征局鮮事袁之進士來講學
於公齋者甚衆
慶曆四年甲申先生年二十八部使者以爲才奏舉南
安軍司理參軍
慶曆五年乙酉先生年二十九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
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
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將去曰如
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
死且賢先生薦之於朝
慶曆六年丙戌先生年三十大理寺寺丞知虔州興國
縣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
道者因與爲友令二子師事之後每還授當舉代輒

以先生名關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時明道年十五伊
川年十四耳故明道傳云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
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先
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聞焉是年冬以轉運
使王逵薦移郴州郴縣令先生至縣首修學校以教
人有修學記
慶曆八年戊子先生年三十二知州事職方員外郎李
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先生論學嘆曰吾
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得爲公言之
初平遂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
皇祐元年己丑先生年三十三李初平卒子幼先生曰
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
皇祐二年庚寅先生年三十四改郴州桂陽令
皇祐五年癸巳先生年三十七先生在郴桂皆有治績
諸公交薦之
至和元年甲午先生年三十八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
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
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
不惟以得罪爲憂而又以汙善政爲恥嘗得疾更一
日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

戭不滿百
嘉祐元年丙辰先生年四十改太子中舍僉書合州判
官事先生性好山水泝峽至狒歸開龍呂洞之勝與
廬陵蔣槩洪匪彭德純遊焉蔣記之事見狒歸集十
一月至合州
嘉祐二年丁酉先生年四十一 正月作彭推官詩崇勝
院詩序九月囬謁鄉上牒辨解元才郎今不詳其為
誰氏予嘗是去年鄉貢今年南省下第而歸者聞先
先講學故來求見耳遂承傳者伯成少有俊才年十
四薦於鄉從先生妻黨陸承自小溪解官東歸過合陽
為先生言傳之為人先生教之以傳傳答書云執事
以濟衆為懷神所勞賚故得高士與施至術而心朋
遠寓名方豈不盛哉賤子聞之弗勝喜踴書言心朋
意似指二程後書又云進遠高賢鄙文偉萌褻接高
論固多餘意行思坐想嘿有所得不遂溺於時習失
於古道也時傅已來合陽見先生矣後書又謂家示
姤說意遠而不迂詞簡而有法蒙次山亦謂詞深義
奇如軻之文次山必蘆即中族黨之知學者是歲先
生轉殿中丞賜五品服仍判合州
嘉祐三年戊戌先生年四十二傅伯成請策題先生未

暇作因遣人至遂寧探問新合州使君有書寄傅其
年縉雲縣君陸氏以疾卒
度氏正曰先生在合州與同事者三人何涉董宗
式李鄭何涉之來在先生前李鄭在四年十月惟
宗式在三年三月此所探新使君為宗式無疑也
嘉祐四年己亥先生年四十三左丞蒲宗孟閬中人太
常丞蒲師道之子也左丞從蜀江道于合見先生相
與款語連三日夜而嘆曰世有斯人歟乃議以其妹
歸之是為先生繼室
嘉祐五年庚子先生年四十四被臺檄按赤水縣獄書
與其縣令費琦遊龍多山有詩刻石六月十九日先
生解僉判職事還京師時呂給事陶為銅梁令有送
先生序并詩先生在合四年人心悅服事不經先生
手吏不敢决苟下之人亦不從既去相與祠之南禪
先生在合士之從者衆先生尤稱張宗範有文有行
故名其所居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示以聖學之要
東歸時王荊公年三十九為江東提點刑獄已號通
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度氏正曰劒門集有先生詩先生在合陽無因道
劒門或是過閬中蒲氏門劒門之勝因往遊耶

嘉祐六年辛丑先生年四十五三月遂寧傅耆登第先
生賀之判云從表叔中丞前合州從事周某謁賀新
恩先筆清苐序遂國子博士通判虔州道出江州酷
愛廬山之勝有卜居之志因築書堂於其麓前有溪
發源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
樂之遂寓名以濂溪謂友人潘興嗣曰此濂溪者異
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既至虔知
虔州者趙清獻也先生前在合陽清獻為部使者人
或讒先生清獻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清獻疑
終不釋至是熟視先生所為執其手嘆曰幾失君矣
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論之於上大夫終其
身

既按潘興嗣作墓誌云先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
築室溪上名曰濂溪書堂且語興嗣曰此濂溪者
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
之志也孔文仲祭文云廬山之麓是曰九江皆非
上人來寓其邦此鎮陵朗然為儒里如何今歸乃
形公子觀此則先生卜居廬山實其雅志而築室
非末年之事審矣舊譜載之熙寧壬子既未諦考
近日先生里人貴椿後之嘉祐庚子亦未爲確今

詳加考定當是此年

嘉祐八年癸卯先生年四十七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
建侯四明沈幾聖遊羅巖正月七日刻石四月英宗
登極遷虞部員外郎仍判虔州贈父諫議君爵郎中

五月作愛蓮說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先生年四十八冬虔州民失火焚
千餘家朝廷行遣差替遂對移通判永州將程師孟
知洪州以詩送行自永水自然勝瀬水浴溪應不讓
濂溪訕頭候吏嘗嶺脚晚上鄉人待馬蹄之句

既按舊譜虔民失火先生特官一考載之去年癸
卯費氏更定爲今年而豫蒲宗孟答先生詩爲證
宗孟云乙巳歲除日收武昌書知已赴官零陵
故知失火移官必在甲辰而蒞永則在乙巳也不
然癸卯失火移官甲辰任永何以乙巳得遊廬山
且經武昌道也乎費氏又曰舊載虔民失火事冊
先生時出行縣不向辨明韓魏公曾魯公皆知之
遂對移通判永州愚以為先生出縣不出縣始不
必論然失火行遣乃朝廷之公法先生以道自處
以民瘼爲任凡民有失皆己之辜豈容有自辨脫
罪之理假令先生不出行縣能使虔民之必不失

乎故失火不必為先生諱而出行不轉不足為先
生羙談也况出行縣乃癸卯年非戊申年事也
按此論甚正故着之
治平二年乙巳先生年四十九先生之永道經江州三
月十四日同宋復古遊廬山大林寺有詩江南西路
運使李大臨才元以詩謁先生丁濂溪云蹔前翠靄
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閑李亭丁憂先生以詩慰之
經武昌道中以詩一軸寄蒲左丞莊任當在夏之仲
季是年四月趙清獻復守成都聞先生移永寄詩云
君向濂溪湖外行倅潘仍喜便歸程

治平三年丙午先生年五十有書與其族叔及諸兄云
周興來知安樂皆無恙來春歸鄉即逐拜侍又有詩
寄鄉人云故人若問吾何况為道舂陵正一般
治平四年丁未先生年五十一先生素貧初入京師當
其產以行擇留美田十餘畝畀周興耕之以洒掃其
父郎中之墓至是自永州移文營道言之因賫二子
歸展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璀區有鄰歐陽麗理掾
陳賡同遊含輝洞洞在營道縣南二里刻石其陰八
日營道給吏文付周興從先生之言也神宗登極遷
刑部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六月十

四日與其兄之子仲章手帖云可具酒果香茶詣墳
前告聞先公諫議[illegible]也先生在永州二年嘗作拙賦
既去永人思之為立祠題曰棠功仍寅明仲有詩云
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是秋攝邵州事
邵之學在牙城中左獄右庾卑陋弗稱先生始至度
城東南高明之地遷焉逾月而成是年九月先生自
邵陽發迹以改定同人說寄傅伯成傅將知嘉州平
羌縣明年傳復先生書云蒙寄况同人說徐展熟讀
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到處宜乎人宗師
仰慕之不暇也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先生年五十二荊湖北路轉運使
孔延之為先生作邵州遷學記先生自作釋菜文供
言治平五年正月時改元詔尚未到故仍稱治平五
年耳後人拘守常便利之說輒從其學舍所說道元
年知州事炯侯始復其舊張敬夫詳其事而記之呂
正獻公公着在侍從聞先生名力薦之曾清獻公在
中書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正獻公云在
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熙寧三年庚戌先生年五十四轉虞部郎中擢提點廣
南東路刑獄

熙寧四年辛亥先生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點刑
獄職事行部至潮州有題大顛堂詩將虞部郎中赴
諸知端州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占斷人號為扑萬石
先生惡其奪民之利因請凡仕於州者買石硯毋得
過二枚遂為著令先生盡心職事務在矜恕得罪者
自以為不冤俄得疾聞水齧仙居縣太君鄭氏墓遂
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軍十二月十六日改葬鄭
太君於江州德化縣廬阜清泉社三起山墓畢曰强
疾而來為葬耳今猶欲以病汚亀紱耶上南康印分
司南京而歸

熙寧五年壬子先生年五十六先生酷愛廬阜向嘗築
書堂至是遂定居焉先生平日俸祿悉以周宗族奉
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然不以為意
熙寧六年癸丑先生年五十七時清獻公再尹成都聞
先生去官拜章乞留朝命及門而先生以疾卒矣時
六月七日也二子壽燾皆太廟齋郎以十一月二十
一日葬先生於仙居縣太君墓左從遺命也先生所
著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拙賦愛蓮說養心亭說及詩
文數十篇易說遂餘並行於世先生後以二子顯累
贈宣奉大夫嘉定二年賜謚曰元淳祐元年封汝南

伯從祀孔子廟庭元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　國朝
景泰七年官其孫冕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古今題詠

頌

重修濂溪書院三君頌 萬曆四年 胡直

方余尋元公㙶田舊址屬州大夫羅君祠之退伏念
今肉食君子績緒多便文自營有能發簿牒嚴期約
不亂事者十不一二矣有能急隱瘼別蠹弊不亂民
者百不一二矣有能崇學術篤風教不亂士者千不
一二矣余雖云然疇克如余指迺不知州大夫果遂
營廟宇一區既 覲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君來攝慨然作
新會頌 巡撫趙公檄方嶽大[illegible][illegible]具余所撰家廟
碑中二君又置近田若干畝界公家孫博士君道世
守供祀崔君又刻公集郡齋中皆示余書外先是永
明邑令何君念永明去道州故里最邇已請廢寺崇
構仰濂書院配用二程先生存國故以興邦人意勸
勸發矣趙公已自為文載碑余故不詳著趙公又檄
何君更脩道州城內舊廟亦大壯固咸別有述要此
三君者非篤意風教有味乎元公學術者其烏能成
世求之千不一二而環百里中遽有其二可不謂幸
事哉觀哉情[illegible]君以書抵余曰崔君名惟植字應德

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礪撫守李初平最
知君既篤之又賙其所不給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
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稱君曰
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薄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
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為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
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
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
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
容為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
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
異時與予拂衣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
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
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
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
二人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葬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
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為之銘曰人之
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仁期[illegible][illegible]日甚風俗
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
不行斯謂之病

濂溪先生行實　　朱熹

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避英宗舊名改惇頤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蔡齊榜進士第嘗爲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珦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才爲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辯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郴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汚善政爲恥也改太子中舍人簽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趙清獻公爲使者小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爲守熟視先生所爲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清縣君子壽燾皆太廟齋郎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顥頤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郴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頤請得與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王荊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爲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

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只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葬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然不以為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

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深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惸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諸儒議論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明道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又曰顥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

伊川作明道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又曰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
伯淳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邵伯溫作易學辯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二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有竄身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黄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為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延平李氏曰黄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邢恕和叔曰茂叔聞道甚早
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又曰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不疑也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藏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與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偽獨不知世復有能溥其真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為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决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

此圖哉是以切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
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皆未嘗見此
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
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
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
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
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
是書者所宜知也
又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
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賛易自太極以
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
而共貫哉
又曰太極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
静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
脩為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
又曰熹既為太極圖說實錄以寄張敬夫敬夫以書
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
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
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則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
熹竊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

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
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嘿
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
勝言者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
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
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
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
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
者也又曰通書夫子所作本號易通與太極圖並出
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
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体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
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
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
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
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没而傳
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又曰濂溪圖書雖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不
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
私以復焉其施則善於家而達於天下其具則復古
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

之忘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
又曰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着力即自然有箇省力處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於濂溪周子而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其言約其義微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通書之說大抵皆發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夫曰聖人之本誠之源者蓋深明萬物之一源也以見聖人之精蘊此即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無聲

無臭者也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是本體之流行發見者故曰誠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道學之傳實在乎此愚不敏輒舉大端與朋友共識焉
又曰先生誠通誠復之論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滚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為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為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為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地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拾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内爾
又曰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知之為豈不可歎

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

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為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為得而自畫不待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顔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顔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

窮矣默齋游氏曰易有太極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人肖天地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湛神端慮察而見焉始知夫子發明造化之蘊啓悟萬世而羲易奥旨益著或謂妄加無極或以訓詁文義名之失夫子之意遠矣勉齋黄氏曰周子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黄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

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求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闢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群聖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接乎洙泗濂洛之淵

源者也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殁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呂矣孟軻氏殁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

山陽度氏曰或謂先生之學出於陳摶摶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今种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摶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爲龍圖記蓋唐末五代偶儷之體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太傳相敷蓋非爲此圖者不能爲此說非爲此說者不能爲此圖義理渾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創圖後人從而爲之說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爲得之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出老子然老子之言無極如莊列之言無窮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蓋指四旁爲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今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旨之異可乎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邂逅文恭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屠遊遂同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即壽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爲宗文恭立朝論兌還閼伯於商丘主辰還實沈於大夏主參商丘爲宋宋火德大夏爲并并爲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則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曆之學也先生之學得之者莫如明道伊川明道伊川嘗云靈山會下若干人

皆悟道其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盡謂曾子以士之身死於大夫之簀爲非禮必易之而後卒彼斷髮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也人以先生嘗請問於此二人者即謂其學出於此二人亦失之遠矣蓋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謂孔子生知未嘗師問老聃萇弘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萇弘可乎此不待聖智知其必不然耳

西山真氏曰自荀揚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

以刻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
絶學之後乃得孫本源闡發幽祕二程子見而知之
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
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愚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
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而刻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
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
氏垂絶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
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

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
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
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
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
也
萍鄉胡氏曰先師文公之言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
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
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又曰無極即是無形
太極即是有理今雖多爲之辭無以易此言矣
葉水心曰聖遠言湮俗渝士散求道者[illegible]子思而不

知一理二氣之五根言性者瀰乎氣而不知元亨變
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
一於惡也知陽陰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
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親得
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張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
矣

歷代褒崇

褒綸

宋諡元公

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賜先生謚曰元先是嘉定七年潼川轉運判官魏了翁上疏曰臣猥以眇學誤被東注擢司詳刑于蜀之東既服攸司兼攝漕計職分所係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在於蜀其生有顯扶沒有郵章載在史冊者不待贅陳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為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之典臣偶職勸學且先賢故蹟適在所部敢不揆陳竊見故虞部郎中周頤嘗為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方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義理則流於清虛淑慼論事功則騖於權謀

智巧誣民惑世淪於骨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歷秦而後千數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究不以此而頤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為不小特掄命秩未舉節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請于朝先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大學錄魏挺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於學皆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頤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挺之未及以為言則尤為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為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臣竊欵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其崇之思故出位僭言冒昧及此臣之罪大矣惟陛下裁幸疏上朝廷下禮官討論了翁再疏曰臣聞爲者

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然自
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曾位大官者雖惡猶
得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
世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
正鄧洵武蔡脩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
而謚文忠陸淵明而謚文獻孫奇而謚文節溫益而
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
於行而貽譏於人耳目者自餘此類何可勝數而舉
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非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百
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不傳之緒如周惇頤程顥程頤張

載及一時大儒高第其有功於孔氏之教亦不爲小
矣世之相後不爲遠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亦不
以爲闕也臣自前歲從按東撫承澧寄遂因職分
所關輒爲開列陳易名之請又貼黃云近歲如朱
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程
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
荷聖明采聽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雖時春官
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留承學之士聞風興
嘉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
子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可以遽

聊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
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
稽諸謚法亦誠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
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
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定表而出之庶有以
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趣向之的其於崇化善俗之
道無有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冒瀆聖聰伏俟斧鑕
之誅疏上上命禮部太常寺同共擬定承議郎太常
丞兼權兵部郎中臧格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爲乾德
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天下之理未嘗無其初

也古者大道脩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罔無自而見
不幸而澆散凋殘之餘有能復振遺響俾絕者自我
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之義焉繫之夫易春
秋之說又寧有異旨哉自孟氏歿異端滋熾重以嬴
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沉錮以迄
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宋興鉅公名人爲奕後
先其間道亦不爲淺大聚更相推激終不離乎文字
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主張是道以淑諸人有濂溪
先生焉學問淵懿超然自得特出乎萬物之表而其
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

所以闡是圖之精微闡有無於之義書有不盡之言
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謎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
之本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別槩曰廣大高深究
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
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
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又云其圖實
出於穆脩脩之傳出於陳摶摶老子之學也烏能統
明斯道逯知先生所得之蘊不俟師傳而由知索神
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淡流之緒寒受庭草
之交夷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

而獨常濟之邪以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
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俯守者不淪於滯固
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絕經僻說何所肆其詖如浮
雲宿霧自日斯豁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其功用豈
不偉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
斯學或列之篇端或記于書後或雜于註釋之詳或
發于問對之確先生之名蓋廣大光明於特矣謹按
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傳學力行會道有元脈絡
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審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
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明聖道者必自濂溪始

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狀其為說曰善談名理宜
不免于後人之誚也格具官傳士職當議謚茲復妄
論先生抽關啟鑰得吾道之正傳自謂無愧於心若
夫繪畫摹寫以鄰於儲異聘或與潘同誚則不敢辭
既送吏部朝奉郎軍器監考功郎中樓觀覆議曰理
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開端於孔門洙泗
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漢唐諸儒
之議論而復恢於我宋濂溪先生周公頤〻濬其源
而洗之混混益昌於今放諸百世無疑也先生亦何
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上有議謚曰元公追尊也

然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曰元者謂其肇于此者
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為元先生之於
理學晦而明之窒而通之亦可謂之元乎及觀河汾
王通嘗遊孔子之廟而歎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
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
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下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
極哉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誕妖異之說競起
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即學亦幾乎息矣夫

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
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謂
夫子所謂合德者於剝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可乎
於是賜謚曰元

封汝南伯從祀廟庭敕

淳祐元年春正月詔追封先生爲汝南伯從祀孔子
廟庭先是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以先生及二程
張朱四先生從祀未行至是乃詔曰朕惟孔子之道
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
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

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中庸論孟之
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
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
示崇獎之意

敕賜道源書院額

寶祐五年十月二十日敕南安軍以周程書院改賜
道源書院爲額先是寶祐三年知軍事吳革備軍學
教授趙希哲狀上請畧曰恭惟天祐國家篤生濂洛
闡千古不傳之秘爲萬世斯文之宗家誦其書人祠
其象故九江以濂溪曾寓於此而濂溪書院立焉隆
興以濂溪曾宰於此而宗濂書院立焉至如吉之廬
陵止以程太中公曾尉于此而鷺洲書院又立焉凡
數書院皆蒙敕額例拜宸翰天下學者咸謂周程之
道周流廣大如此豈知流泒固通天下而淵源實始
南安自慶曆四年元公以部使者倅本軍司理六年
虔州興國令程公珦攝倅本軍知元公非常人令二
子師之二子即純公正公也南安之人至今每自負
曰吾州雖小大二先生父子兄弟師友傳授斯道實
始於此觀此則本軍又非他郡比矣今九江隆興廬
陵皆賜敕額而本軍書院尚未蒙賜幾於沿流而不

知遡其源士心鬱鬱誠願朝廷照例賜之旌寵特以
道源書院四字爲額上以彰公朝尊道源之所自出
下以勵後學廣道化之所自行其於世道實非小補
至是知軍事鄭廷堅又狀請之謂南安一郡德星會
聚二賢相逢啓關道源親相授受闡千聖數千年不
傳之秘發後學千萬世大明之端而所創書院未被
雲漢昭回之光士民顒顒望賜已久洪惟聖朝偃張
文治上自辟雍崇化之宮下至諸賢讀書之室例拜
奎畫金璧輝煌而況道學根源之地亦何惜此恩而
不使之照明於天下哉奏上敕賜如其請[illegible]

以謝曰臣廷堅言奉勅改賜周程書院爲道源書院
臣即時遵奉施行者伏以昭明理學遵聖朝表法之
源流褒表儒官示天下士心之標準俞音誕布宸翰
交歡臣廷堅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竊以洙泗而降
統流派濂洛之間真儒輩出莫大乎此而尊師之
禮首行於南安郡教之堂自吟風弄月以詠歸得其
傳夫立雪坐春而請益擴而充之敬揭字以奉安
嚴德儀而如在諸生雲集一覽風移衍九重賜號以
渙恩俾百世因名而求實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心融太極道体純乾玩明通公溥之辭踐真
履實守視聽言動之誠脩衡豢前儒三賢授受以開

端以四字發揚而蹤龍臣敢不仰承綸綍俯勵佩於
欽慕前脩歸魚躍鳶飛之造更祈全英頒鸞翔鳳翥
之書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謝
以聞

賜御書道源書院額

景定四年御書道源書院四大字賜南安軍從守臣
饒應龍之請也應龍上表謝曰臣吾稽載錄慶曆四
年元公周頤爲南安理掾適太中大夫程珦攝通守
事一見異之遣二子純公顥正公頤受學焉傳道之源
實肇於此乾道乙酉教官臣郭見義設祠於學先生
肄業之地嘉定己卯守臣劉強學改祠于學宮之東
而書院之名未立也淳祐壬寅漕臣江萬里始創守
臣林壽公創置書院而勅額未頒也寶祐乙卯以守
臣吳堂有請賜今額而奎畫猶未覩也臣以菲才繼
守此邦竊惟天下講學之地如紫陽如白鹿如鷺洲
如稽山如建康之明道鄂渚之南陽江陵之公安俱
蒙宸翰寵表南安爲濂學發源之地乃獨闕典可乎
輒因士民之請頓首以聞適祭酒臣以道主張於
廟堂之上侍御臣光道贊決於種度之間乃景定癸

亥七月既望恭拜聖恩以御書道源書院四字仙毫
絢綵煒乎光風霽月之清明天墨流香灑然甘露祥
雲之霑潤儒宮改觀吾道生輝臣謹率僚屬士民東
望百拜對揚休命逖聞高閎是崇是揭適新儼闕以
寶以燕冠帶云集舞忭胥慶曰我生何幸得覩學於
先賢過化之所後拭目乎聖君風厲之筆其爲道德
之歸有日矣臣既念木鐸絕響千有餘歲至我宋始
有周程三君子出焉舂陵洛水相望几幾千里橫浦
之遇乃若合符元公時猶年少人莫知者太中乃獨
有孟僖子之識命二子以仲尼之事亦爲濂洛之眞

儒繼洙泗之絶學人乎天耶臣又念三先生之講學
于此邦三尺童子皆知景慕乃越百二十餘年而後
有祠又七八年而後書院始創又二十三年而後勅額
始頒又八年而雲章下賁褒崇之典至今日而始備
人乎天耶天之福此邦者若此其厚君之念此邦者
若此其勤則生於斯者蓋曰一命以上皆可伸志毋
徒玩愒而坐糜廩祿也學於斯者亦曰仲尼顔子所
樂何事毋徒弄筆墨以徼利達庶乎無負於天無負
於君詩云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臣敢以此歸美於吾
君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臣敢與同志者自勉以報吾

君作人之造云是歲十一月初吉朝奉郎權知南安
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臣饒應龍上表又表曰臣應
龍言伏蒙聖恩以御書道源書院四大字賜本軍臣
謹率闔郡官僚同諸生迎奉望闕謝恩昭揭書院者
天筆渙頒表道源之自出儒宮壯觀作士氣之維新
恩被沚義春生庭草臣惶惶懼懼頓首頓首臣竊以
孔孟往而微言絶歷千餘載以無聞周程生而正學
明爲五百年之名世雖濂溪洛水同出斯脉然江西
濂浦實開其源觀當時師友之適逢信此地儒宗之
非偶一圖手授開無極太極之真六書心傳發先天

後天之秘文風肇始流派至今遺書皆口誦以家藏
故老尚耳濡而目染又創書堂而教育方祈褒翰以
表章鳳翥鸞翔自九天而來下鳶飛魚躍慶千古之
幸逢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繼德日新參能天縱行而王行而帝心正身
脩作之君作之師俗移化美轉徽動機之暇特頒四
字之書備八体之端嚴聳群瞻之鼓舞臣敢不齊與
青佩期副洪恩誦詩惟如淵泉驗川流之不息其追
琢其金玉仰雲漢之爲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賜九江書院額

賜御書道州濂溪書院額

景定四年十二月日御賜道州濂溪書院額先是道州
守臣楊允恭援九江書院額請于朝　御書道州濂
溪書院六大字賜以璽書馳賜之允恭上表謝伏以
星奎啟運洪儒傑出於濂源雲漢爲章綠字煥新於
寶宇鸞迴鳳翥魚躍鳶飛臣恭惟我宋之右文乃有
臣順之倡道接孔孟之丕緒闡圖書之正宗睠是舂
陵實其鄉國田園數畝元豊之書契尚存林壑一丘

治平之題墨猶在旡道郡得名之非偶而濂溪爲保
以至今臣晨職乘芹兹叨分竹念書塾之興凡歷幾
載荷御扁之賜獨一九江顧惟父母之邦未沐 常
王之寵闕然鉅典轉若輿情不量遠地之微臣妄覬
上天之妙筆奏函朝上宸翰夕頒昭回六字之晶芒
誕敷一方之矜佩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緝熙聖學表章儒先發前朝之美謚曰元昔
舉易名之典凮 天子之尊臨乎學筆闡通祀之儀
煥乎麗藻之文賁此緋桑之里臣祇承義裁書如對龍
顏結霧霏縹求作九疑之輝映光風霽月昔同多士
之詠歸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臣允恭惶懼惶懼頓首謹言

元加封道國公
延祐六年追封先生爲道國公詔曰蓋聞孟軻既沒
道失其傳孔子言湮人自爲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真
儒之闡生濂溪周惇頤稟元氣之全精紹絕學於獨
得圖太極而妙斡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學
粲然復明其休功皆垂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
追念前脩近稽彝典已從廟庭之祀焉宜印閫之封

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袞赤芾奐龍命之
斯承
國朝褒修祠墓優恤後裔
正統元年七月十七日順天府推官徐郁具題伏覩
聖朝崇尚聖賢之道推恩及其子孫孔氏宗子承襲
封爵其餘子孫皆免差役顏孟之後專設教授以司
訓誨俾習仁義道德無墜先業此希世之盛典也及
照先賢道國公周惇頤上繼往聖下開來學有功聖
門後世是賴雖已從祀廟學顧子孫猶雜編民祠墓
不免夷圮伏惟 皇上大興文治將於變斯民如家
推言乞 勅該部將聖賢子孫體訪 上開照例優
免令於所在儒學讀書擇其才質可用者量加甄錄
應有祠墓官爲修葺俾守庶幾人知君子之澤悠久
不替感發興起有稱世教則比屋可封之美亦可馴
至矣奏上下六部都察院議如所奏 從之行湖廣
布政司轉行永州府着落道州將道國周元公祠墓
如有損壞官爲葺理完備仍於本處訪當給田置買
贍給與子孫奉祀户內一應差役盡行蠲免於附
近民户僉點佃婦門庫之役常川佃婦其墓在九江
府德化縣原係異省程途遙隔子孫難被祭謁經過

府州縣巡司驛遞等衙門依禮供給廩食應付船隻
人夫其子孫有俊秀堪以教養送赴所在儒學讀書
擬廩助膳特加訓誨務獲成效若有資質端莊學識
明裕堪為特用者有司從實具奏取自　上裁所司
毋得視為泛常不加優待有負
朝廷崇重先賢之意
欽錄元公後裔
景泰七年五月貳拾貳日以先生嫡孫周冕為翰林
院五經博士世襲先是六年十一月司禮監太監王
誠傳奉

聖旨周濂溪有功世教著禮部取嫡長子孫一人來京
禮部奏行本州勘取嫡孫周冕到京奏授前職仍回
原籍以奉祭祀
欽賜崇祀正德丙寅
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邵寶奏臣切
照九江府德化縣南蓮花峯下有宋儒周惇頤墓其
東北數里有濂溪書院亦為惇頤建臣始視學至九
江考檢誌傳特詣吊謁見得墓雖僅葺而書院久荒
重興慨嘆比者知府劉璵高友璣等因分巡僉事王
啓等區畫委屬特加修理墓與書院漸次就完又奉

巡視都御史林俊行布政司林泮等衆議於湖廣道
州取其裔孫周倫前來守奉三四年間臣嘗至吊謁
起敬生慕大非儔比蓋
聖明崇儒重道化被中外而監司守令奉行惟謹臣竊
慶之謹按周惇頤生於有宋上契列聖下啓群儒語
其時貞而後元論其地大而將化開人之功萬世永
賴無庸贅述乃若九江之地生寓精神沒藏體魄實
與故里相類顧自年以來墓與書院久廢初復而祀
不在典誠為未稱惟昔范文正公生於蘇而塟於洛
二處皆有祠祀崇名儒也岳武穆王生於湘而塟於

杭二處皆有祠祀崇名將也我
國朝於忠心勳德禮數加隆至於如此識治君子皆以
為當況道學大儒如惇頤哉惇頤之後稱大儒者曰
朱熹嘗於婺源亦於建陽祠祭之典二處兼舉臣愚
竊謂惇頤之於九江如婺如建當比其一今墓與書
院既各修理如故冢
聖明重念周氏之學為世宗師表章曠墜實繫觀望乞
勅禮部查檢朱熹婺源建陽事例就令書院賜以春秋
二祭定式擬祝行令有司以時行事仍於隣近無□
田內撥給數十畝以為裔孫守墓之贍永得為一□

斯文之翼衛人千萬世之華也臣承乏教事欽承一
勅諭以崇正學為要惟茲祀事實其一端雖懼煩瀆不
敢不請臣無任戰慄之至奏奉
聖旨是
欽賜周諫議從祀啓聖祠
周元公父諫議大夫輔成從祀啓聖祠緣由始於嘉
靖中道州鄉官國子監學錄揚成章呈議元公濂有
宋道學之源其父當與程珦朱松蔡元定並祀但又
盛稱門閥以為永溯有功於後而所謂較之程珦朱
松蔡元定無愧者從屬之科第官階呈載濂溪舊志

至萬曆貳拾壹年道州儒學署學正事衆人謝旣脩
志止存其源源數語餘削而史之大略謂元公績千
四百年如綫之統數德論烈與孟氏齊而諫議負種
循績比贊程珦朱無軒輊有子興之備無孟孫之饗
有程珦之賢無伯淳之報是諫議似抑而所以隆禮
元公者猶未盡也語具新志中明年公裔孫翰林博
士周聯官於從學道呈請行學查勘該署印訓導□
報國瓌通學生員呈申州覆經州府司道覆詳該本
州知州吳能進議樹卓故艾必豈功鈞故報宜敵□
觀啓聖一祠我

國家所以秩倫崇功重道章教者至精且密而獨闕於
周元公之父輔成士有遺議嘖焉至今夫陋之議立
此則聖施此則王亘宇宙無非此理自元公大闡厥
旨而後孟氏以前之關鍵始開程氏以後之源流始
衍此其功直接孟氏為後儒少祖豈不嵬然隆哉而
父胡以不得共珦松頡頏一堂也將求多於其人則
治行標脩垂光誌牒豈後珦松彼追祀非其人之謂
也將諸其子而已矣以人若此以子若彼又奚擇焉
使藐藐焉齒于鄉之士得諸其身不得諸其子其無
乃盬元公而胡以稱衡功報德稱物平施之義也請

進輔成從祀如程朱蔡三氏則
聖朝崇儒之典始完而右文之治益光矣本府知府徐
克華議元公厥考輔成名登甲第行表鄉閭列祀道
州鄉賢父矣顧惟祀典本以報功故功著一鄉者祀
於一鄉功著天下者祀於天下如程太中朱韋齋從
祀啓聖莫非因子及父報功盛典而何獨於輔成靳
之在元公再闢渾沌繼孔孟而開程朱烈垂萬世則
輔成篤生之功為尤大豈特嘗道一鄉之士已哉而
崇祀以報其功又豈可止一鄉之近已哉諸生所呈
不為無見合無俯允轉達題

請將輔成公牌位躋入啓聖祠與陳太中朱韋齋並從
祀則崇德報功人心胥慰而風世表俗儒道大興矣
署州事本府推官李朝宗議得宋儒周惇順父輔成
名重制科行重士論廼嘉靖初年進程朱之父從祀
啓聖偶遺輔成夫
國家恩典功在一時者恩猶得及祖考而敦順功在萬
世廼後人崇祀不推及其所生非所以彰我
朝崇儒重道之典且今上民歷數從祀莫不快程朱之
享報至於敦順獨不見其親之神位其不研腕而嗟
唏者鮮矣此誠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滅者也順人
心之天理舉
國家之
盛典廣推恩之大義報重世之偉功即使輔成志行泯
然無聞猶當崇祀况其懿行已有可稱者乎從祀議
是本府署印同知張守剛議先儒周敦順父周輔成
據起家則名登由第語進官則績著專城有是行以
推重於梓桑肆祀典夙崇報於鄉社是誠先儒之可
述允爲後學之共欽况其篤生真儒倡明絶學使天
下後世得尋孔孟之真傳是功雖不在於其身而實
寄於其子推之程朱因子及父之義程朱之父既稱

先儒從祀則周惇順之父亦稱先儒從祀良非過
也提學僉事俞卜章議程朱爲宋室諸儒而其源
則出自周濂溪程子之父珦朱子之父松俱於嘉
靖年間以子之故從祀啓聖而尚不及周子之父
輔成宜非闕典乎以子重非甚不肖亦宜從饗况
珦松同賢而輔成以進士起家宦遊有善政鄉賢
有明從人品蓋不在珦松之下木本水源程朱之
父既得徼
殊恩於前情同事類濂溪之父亦得循
盛典於今此崇儒重道真贊揚風美之急務也左布
政使李得陽按察使詹貞吉會議重道崇儒乃
朝廷馭世之大典今往風後亦有司易俗之微排翊
先儒周元公敦順續千載理學之正傳而其父諫
議大夫輔成啓百代人文之道脉今嗣其學如程
朱二先生反得推崇所生祀之啓聖輔成生有惠
政歿有崇名僅僅俎豆於其鄉詎非數百年之闕
典歟及照襃前録後禮制宜同查得正統年間順
天府推官徐郁曾奏復其家已荷
俞允今獨不可追祀其先以風勵後學乎應如議題
請於是巡撫都御史郭 惟賢 巡按監察御史徐 兆魁

會題爲三楚儒先輿論有定祀典獨遺懇乞
聖明俯賜一體從祀以重本源以隆文教事看得道
有開先祀隆報本周敦頤起宋天禧間煕契道體
首倡正學于聖遠言湮之後俾孔孟道脉斷而復
續迄今太極圖通書學士家尊之與六經等其有
功于斯道甚大而推遡篤生之自則其父周輔成
也人因道重敦頤父在從祀之列父以子崇輔成
何獨遺啓聖之祠况程朱之學皆本自敦頤真傳
而二氏之父如程珦如朱松先於嘉靖年間伏荷
勑允從祀廟食百世矣輔成歷官有善政居鄉稱鄉

賢方之珦與松其好脩行誼以表澥閭同其篤生
哲人以維道脉同論賢宜比肩而合席論功當祭
川而朱河迺珦松父祀于廟與顏曾諸氏均禋而
輔成止祭于鄉未獲同珦松配食此非所以隆報
稱而昭大公也事有崇乎儒先而實關于世教典
偶關于往昔而實待于
明時稽之士論僉同非徒光借俎豆惟是斯文一體
自當推報淵源臣叨役地方不敢拂輿論之公不
舉祀往哲世德之休光不揚既經司道勘議前來
相應題

請伏乞
勑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查照程珦
朱松事例進周敦頤父周輔成從祀啓聖庶海内
人士仰見
皇上崇儒重道之典于前有光而礪世磨鈍之意永
之無窮矣奉
聖旨礼部知道礼部覆題爲照道以人傳父因子重
自古然矣我
國家崇儒重道欲以敦化明倫故既以程灝程頤朱
熹從祀于孔子廟庭而又以程灝程頤之父程珦

朱熹之父朱松從祀于啓聖公祠無非推尊道學
之源顯示扶世立教之意與周甚鴻鉅而義亦[illegible]
深遠也然玫自微言既絕而首倡明斯道者周敦
頤也其篤生賢嗣而俾有功斯道者周輔成也有
輔成爲之父而後有敦頤爲之子有敦頤倡之先
而後有程朱繼之後道一源流學同弓冶追本窮
源宜其重則俱重祀則俱祀也乃程朱二氏既得
因子而推恩於其父而輔成一人獨不得以父而
食報于其子當時議者豈以從祀者在著述而輔
成勛所關繹歟及查輔臣張孚敬中明程敏政之

說臣竊覩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
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
封永年伯程珦朱子之父謚靖獻公朱松其歷官
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程珦朱松從祀啓聖祠
此當時珦松從祀之由亦不過論其賢而已初未
嘗及於著述何如也今覩永志輔成名髙甲第詔
重鄉評善政屢徵于宦迹令德累霑乎贈典想其
爲人固亦闇然自修而有日章之實殆非淺世不
稱後世無述者耶視珦松較隆比烈可多讓焉是
以三子而論則皆之善故者重在父親有得于義
方以三子之父而論則今之從祀者獨在子不專
在乎著述若輔成雖
錫之以贈謚允宜配列之于俎豆奚忝今珦松儼然
從祀已久而輔成不預並侑之列委爲缺典既經
湖廣撫按會官詳議具題前來似非出于一人之
私臣等博採史傳廣加咨詢深見恊乎輿論之公
相應將輔成准其從祀啓聖祠與珦松一體進崇
庶足以慰先儒尊親之望而對天下好德之心謹
擬實覆
請恭候

濂溪志卷之三

古今紀述

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　胡銓

舂陵太守直閣向公拱書來曰紹興之初予嘗泣茲
土壬子春坐諸司薦牒能寓豈城僧舍是秋文定胡
公自給事中免歸亦館焉得朝夕請益一日謂予濂
溪先生舂陵人也有遺事乎對以未聞後讀河南語
錄見程氏淵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學極高明因傳
通書誠說味於其所不知茲幸復假守此事一日謁
先聖畢諸儒官生徒先生天下後世仰望誠非其在
後學獨不知尊仰是大漏典請建祠講堂後三元閣
上皆應曰諾夏四月辛卯繪事傳工闔郡鄉化翕然
子其記之某謂自頃典法抵捩刺郡者悉爲吏牘埋
沒至有雖如素王之嘆奚暇教化公下車首尊賢崇
雅且懇以誠爲言此盛德事某敢以間爲辭況伯氏
辱知爲舊其又奚辭竊聞韓子曰誠者不欺之名程
子曰誠者理之實不誠無物言無實也其說始於易
成於禮考之曲禮鬼神以誠考之禮考慎終以誠考
之特牲婚禮以誠考之月令工師以誠考之學記教

學以誠考之樂記禮經以誠考之祭統祀享以誠考
之中庸事親以誠考之大學治天下國家以誠八者
一不誠焉皆欺矣大哉誠乎誠非難也至誠之爲難
也夫婦之愚反身可以爲誠及其至也雖堯舜之誠
荀卿猶以爲僞堯舜豈僞也哉故曰至誠之誠難也
禮至誠有五能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也
知天地之化育也是皆實理之極不欺於人故能盡
性不欺於物故能化物不欺於神故能如神不欺於
己故能無息不欺於天地故能知天地之化育通書
之作蓋期學者至於是焉耳其云性者剛柔善惡中

而已盡性也云動則變變則化者能化也云寂然不
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如神也云君子乾乾於
誠者無息也云乾坤交感化生萬物者知天地之化
育也知此五者則知禮之所謂誠矣知禮之所謂誠
則知易之所謂誠矣易禮通書其致一也或曰通書
叙乾損益動云不息於誠叙家人睽復無妄云無妄
則誠是卦皆誠也而漢書又以爲易唯乾言誠誠者
天之道也然則通書非乎曰否子獨不見夫一六之
說乎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誠
則明明則誠誠明合而道可見古之人盡以誠配一

也言誠而止於天猶知一而不知六也按誠說乾元
誠之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夫乾四德爲誠坤
也臨隨無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爲誠乎元亨誠之通
大有蠱升非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人大畜
離咸恒遯大壯明夷家人蹇萃漸兌渙中孚小過既
濟非誠之復乎推此則易非止乾爲誠也明矣獨乾
言誠者端本之道耳故曰乾元誠之源其旨微哉公
往歲司風憲湖湘戢吏字民民至今思之以不屈權
勢忝三十年而所養益剛大今復觀象濂溪務實去
僞豈徒角空言而已必其由先生之書以明易以合

乎曲禮之誠以嚴昇禴合乎禮方之誠使民遷死無
憾合乎特牲之誠使民婚姻以禮合乎月令之誠使
民器不苦窳合乎學記之誠使民風移俗易合乎樂
記之誠使民禮經無僞合乎祭統之誠使民祭思敬
合乎中庸之誠使民養思孝合乎大學之誠使吾政
術無頗欺無所不用其誠矣由是而堯爲吾知公後
日登壇贊元致君堯舜上則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
神也無息則久也知天地之化育也宜皆將合通書
之旨視濂溪其無愧焉濂溪謫敦頤[illegible]則氏紹興二
十九年五月日記

道州建先生祠記 淳熙五年　張栻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乎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舂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窮施然世之學者攷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于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顓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岐爲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爲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

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四月戊寅承務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靜江府兼管內營田事賜紫金魚袋張栻謹記

永州府學先生祠記　張栻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迺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他日偕通判州事曾公迪諸郡學顧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往屏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內翰公鄒侍郎公皆既建祠于學宮矣惟濂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州而獨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爲重道崇德示教之

意乎於是教授劉安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廂闢先生祠前通判武岡方公疇以書走九江求先生像于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零陵李高祈董其事而成之繪像儼然欄楯周密既成屬栻為記栻以晚生屬辭不獲敬誦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惇頤字茂叔舂陵人歷官凡九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臨力行其志晚以病丐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旁名之曰濂故號濂溪先生栻嘗聞程公太中倅南安先生為獄掾太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為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伊川年十二三亦受學焉惟二程先生倡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本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然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噫以此示人亦可謂深切矣後之登斯祠者覩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真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子之所樂者矣

記

南康軍新立先生祠記淳熙五年　張栻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為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音者首以興教善俗為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其書友人張栻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為我記其意栻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生發政施仁之術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惟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生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

亂其正異端虛空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
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聖而流澤於後世顧
不大矣哉春秋奉嘗編於學校禮則宜之而況此邪
嘗爲先生所領之地祠像久爲未設誠缺典也今朱
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爲政之本矣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
不在於斯乎雖然杖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
之書偏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寖多而其間未免或
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究其實反
以病夫真若是者適爲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慨

惻近思躬覆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爲不
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墻庶幾乎可以循序而
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

道州寧遠縣先生祠記　　魏了翁

寧遠縣令黃君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
而祭于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
以無祠也子也覺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日將
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爲記之了翁嘗聞人道要有
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
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槩見
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
誅救攻以德藝無一壤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
之吉黨里社營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
後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迨厲宣幽平巳不能如
成周之舊仁壽鄙夭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
矧自是以降手曾了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
而民之散巳二三百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
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體倀倀然如
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而教之近以淑其國

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巳不能
遽返而爲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墜以俟後聖猶
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
而失之況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
董仲舒嘗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
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
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於世不務記
覽則淪虛無不爲權利則街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
上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秉
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

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了張子惟而大之扶將綿延以啓開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否然孤立矣猗歟盛哉然而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嘉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雖刀毫末矣詞章技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耶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孟之心於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燗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耶先生初見二程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他日肇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嗚乎得孔顏之所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暴虛寂為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雖刀毫末之得失不足以為贓所也吾黨之士宜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不至失望焉資政殿大學士前簽書樞密院事趙[illegible]撰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五年

朱熹

知袁州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治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程氏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流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才源流之意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觀

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
作為此祠而屬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
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
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
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挺之為太學官
又以其事白宰相且欲廢王荊公安石父子從祠
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
詔罷臨川伯雱者畧如挺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
有能條奏前一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
及於濂溪其亦無憾於不從矣張侯名栻丞相魏

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
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自發其端使三
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
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
既為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
冬十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韶州學濂溪先生祠記淳熙十年

朱熹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
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
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
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
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
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
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
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
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大極陰陽五行之
奥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
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
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

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
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
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
蓋自孟氏既沒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
創汛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
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
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
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
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
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

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日朔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口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郡生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于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啟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来官茲地亦未聞有能摳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記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記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學講于熹者因不復辭而輒爲論著先生倡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淳熙丙申 一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雜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托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於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著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

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室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覩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

甚獲因文字以記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覩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云爾

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朱熹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縣之學中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固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為我言之熹惟三先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與邑之處士李君繒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向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為祠室

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閒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仰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為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窺測然其大指不過與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

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率以賢大夫之力既歆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退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為記以為學者由是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于地而於吾先君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

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僊人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為此邦寬以撫民禮以待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為吏者所能及也秋八月癸丑

邑人朱熹記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蔡　杭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大哉言乎所以闡夫子精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準也蓋夫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地同流此豈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為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政以教祗德自古聖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詳是固陽舒陰慘仁柔義剛以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之如傷于以全人性之天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豈有間哉夫子辨分寧不決之獄爭南安非辜之囚所至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至於詳刑廣東則仁流益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

萬民肅之以刑此夫子之秋肅夫子之春生也深溪萬初民死於石為之臧硯而者令黃爺張空民死於犨為之緩轡而徐行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蹄旗腳之或後而黠胥惡少則凛凛然如快刀健斧之將加亡之充廣形著如是夫淳熙間繡使陸公世良因民之德公也祠于册蕩堂之側有年矣近憲司楊君大異改祠于相江書院今周侯珥節是邦思其榮之遺首訪舊祠吏以廢告侯怛然曰相江之祠學者之通敬也而所主者教司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者刑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汛掃

寯宇而謁至焉又悳規摸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遂
㴻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庀鐵羨牆之思日貽書俾抗
記之抗學於朱子者也酌泉知脉元公於抗有罔極
之思誼弗敢辭竊謂元公之祠遍天下而司存一祠
侯獨以為不可廢者何哉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
繫也為部使者旦而瞻是祠退閱未決之獄必思夫
子之以剖潯中以動而明敢不敬朝夕而瞻是祠退
決非辜之囚必思夫子之中正明達燭及微曖敢不
敬祠望瞻是祠退而心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
憚出入之勤雖荒崖絕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

敬祠在是則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
也祠可不復其舊歟此侯之心也嗚呼侯之心非特
善一家之學將以開羣心有體有用有微有顯之學
也非特為曲江之地將以為天下立心立命之地也
前乎百八十年之既往侯既有以續元公之道後乎千
百世之方來必又有以續侯之心相與引之於無窮
仁不可勝用矣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為世推
重云

重新三先生祠記 景泰四年　金潤

日月星辰之懸象於上者天道也山川海岱之成形
於下者地道也仁義中正一之參贊乎其間者人道也
應之為五行毗之為五氣賦之為五常稟之全秀之
萃者其維聖賢乎夫三皇繼而五帝三王降而五霸
為生吾夫子之聖維持天紀煥耀人文裒集大成纂
述六籍道貫天地之始教垂天地之終嗟乎木鐸聲
稀微言寢息世道汩忽吾道隨之隱顯一脉微微不
絕如綫秦焚焰灰漢厥燼餘三國鼎分隋唐集五
季之衰壞亂極矣天啟之好還道不終窮必有言而為
經行而為法不河而圖不洛而書續千載道統之緒
啓六經性命之源者必若周元公是也當上畫太極

一圖以授二程示大易之妙揭二五之精化化生生
而無窮者天道焉地道焉人道焉何也男女一陰陽
吾心一太極也散之二本而萬殊斂之萬殊而一本
即吾夫子之一貫曾子之一唯可以默契而不可以
語索可以神領而不可以聲傳此之謂見道之真此
之謂心與道一自非二程親受道學之傳以興起斯文
為己任則白晝而長夜者何自而明哉此有功於天
地有功於生民宜其過化之地有祠而奉之也歲久
既沒景泰四年癸酉潤來郡之明年即其故址增
剏而新之更所以其像而諸賢從祀學宮明時之

通制也嗚呼慨先傳之既遠歆妙指之常新則兹祠之建思其人尊其道庶幾有所感發焉者潤之期望深矣敢為之記

重作書院記成化三年　葉盛

嗚呼周先生之道孔子之道也斯道也原於天命具於人心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無以行斯道於時以濟生民非孔子之聖無以明斯道於書以詔萬世夫天豈不欲斯道之常行於世以為生民無窮之幸哉顧勢則有不能耳世不恒然而天之心則無時而不然故孔子既往千五百年之久復有

周先生者出而斯道之傳不絕而復續使時君世主動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為準則為帝為王迭為進退而斯世斯民延頸想望至治之如古昔盛時而不至於糜爛之極蓋亦非偶然之故矣觀夫孔子之言悉在六經蔑以尚矣而鄒孟氏者聞而知之自擬私淑其為言曰性善曰義利而前聖之道為愈明周先生生乎孔孟絕學之後乃以卑官辱寓南安當時有程珦氏獨能識先生而令二子師之是為河南兩程先生父子兄弟師友之間淵源流派耳聞目見口傳手授而其為書則曰太極曰通書曰易傳諸書發揮天人之蘊開示學者身心用功之要其推明前聖之道為益切所謂天地不悖鬼神無疑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至于今人知有孔氏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的然如見可舉而行此天之愛生民其心固如是而必於孟子周程焉屬之詎不然歟南安之有道源書院肇於宋乾道乙酉郭見義所創三先生祠自是以來終宋迄元其間鄉慕之士如江丞相萬里輩皆累有興復之盛寢久而廢國初更為大庾縣學學有祠後學革而復廢景泰中郡人雖有復祠之舉未備也成化紀元之

初南安知府前刑科給事中桐城姚旭大庾縣知縣前歷應城新淦兩縣吳郡夏璣皆以進士高科服官有年而出牧于此曰吾徒先務之大有如祀先賢三先生宜不得而緩乃相與捐俸躬為募率得好義士民若干人協力一心重作道源書院於舊祠之後榜其楣曰景行之堂藏書其中以待來學前甃巨石為光風霽月亭仍別為一室載植理皂當日親祭賜額之碑而又有周垣之固重闕之嚴也書來圖狀與俱而屬記於盛且曰故縣學弟子員升入南安學客適書院左碩開所以教諸生者意盛愚何人而敢有言

於三先生者乎雖然三先生不作又幾五百年矣而
三先生之遺書不亡而存諸君有不聞而誦習之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顔淵之所學此固周先生之言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程伯子
之言是亦叔子之言而已爾士無志則已苟志於道
必也終其身服膺乎三先生之言以篤行乎三先生
之道庶幾有以副乎今日興復是舉之盛心而爲無
負乎方今明盛之時

府治後廳東吟風弄月臺記 成化十七年 張弼

周濂溪先生宋爲南安軍司理時適程大中爲通判因

遣明道伊川二子從學而卒有得焉以繼往聖開來
學而垂萬世太平之術故南安府有道源書院於學
宮之傍所以表著之矣然昔之軍治即今之府治
三子之冠崟與於斯者非一日階墀堂序尚遺舊址
流風遺韻未盡泯滅後人朝夕於斯寧無感觸而景
仰乎故因府治内廢臺刋除草木甃砌而屋之而額
之曰吟風弄月臺焉盖以當時所記濂溪志趣高遠
常自吟風弄月程子亦云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
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可見襟懷同一灑落不可以
勢利拘也或謂周子政事精絶程子爲政上下響應

使過爲則伊周不足多舍此不及而乃表其吟風弄
月將與騷人墨客流連光景者同科耶噫難言也子
路輩咸欲得國而治之孔子獨與浴沂風雩之點將
無意於用世澤物者耶是難言也殆以人欲淨盡天
理流行隨處充滿則隨事順應斯與天地同心而萬
物一體也即吟風弄月者舉一端而全體以著大用
以該所以安百姓育萬物者實不外是其爲政精絶
上下響應吟弄之一致耶流連光景者似若彷彿其
致天壤矣噫是誠難言也非淺陋所可窺也姑書成
語揭之於臺天下後世必自有眞識者在謹銘之曰

周程有臺永鎮兹府登勿乘興燕勿歌舞先哲之遺
誰敢戲侮圖書左右風月今古曰敬曰誠闢我門户
澤物洗冤貽哉仁武通追仁武斯民父母庶克事天
弗愧守土

復興書院記 弘治十五年 謝鐸

南安守天台盧君濬既興復道源書院而以書來告
於鐸曰南安故濂溪先生周公之仕國實二程先生
所從以受學之地也盖宋慶曆中先生嘗爲南安司
理二程之父大中公適倅于兹知其爲知道者因與
之交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即所謂尋仲尼顔子樂

處而吟風弄月以歸者也自宋以來凡先生宦遊所
至若洪若韶若郴若江州皆有祠以尊奉之况南安
所謂道源書院之榜實理宗御書以賜顧得而後之
哉惟我
國朝孟崇正學先是若姚守旭輩雖嘗更新而歲久寖
壞弘治庚申徙祀于水越明年濂務宗自黄大惟弗
稱又明年乃圖與使因白于提學副使錫山邵公國
賢議以克合逆經始于今年甲子之春至仲夏而成
祠凡四楹先生南向二程先生左右列以侑焉祠之
後為景行堂其前為光風霽月亭亭之前為大門取
故御榜而揭之提學公謂不可無一言以紀成績因
屬濬以請嗟夫先生之道高矣美矣豈予末小子之
所敢知然竊嘗究觀儒先之說抑不敢謂無志於其
梗槩之萬一者盖先生道本天畀學匪師傳著作圖
書闡發精蘊體用一源隱顯無間上接洙泗千載之
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脉絡分明規摸宏遠遂使孔
孟之後斯道再明如日中天如水行地所謂歷選諸
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汛掃平一之功誠未
有高焉者也由是而觀先生之道實天下之所共仰
百世之所當祀者盖嘗挨之孔廟與天地相終始矣

夫豈區區一方之仕國所得而專之哉惟覩其去思
之蹟仰其過化之神則所以致其尊奉之誠自有不
能自已者耳辟之指日窺天鑿地得水而謂天與水
其專在是夫豈可哉雖然秩作廟祀固天下百世之
所共守而仕國之祀則實繫乎守土之人否則先生
宦遊所至豈值南安哉豈直所謂若洪若郴若韶若
江州者哉於是益足以見盧君之賢君乃力取先生
之遺言探討服行而不為異端俗學之所疑誤則又
提學公之責而鐸竊亦與有愧焉者也又豈直一書
院之興復竊名文字之末而已哉

重脩吟風弄月臺記　正德十六年　黄芳

南安郡治東有臺曰吟風弄月志周程授受之地也
周程大賢也賢者所過有遺思焉即其地肥其迹表
賢以寓教司牧者之所先也四字擬程子語程盖假
物象以狀有道者心境融徹而舂雍容其間倡酬孚
洽若有遇焉故爾非流連光景之謂也夫心本澄湛
淆之乃汙汙則障閡不通湛則泓然與太虛為體與
太虛為體故能同於物同於物故能隨寓以遂其樂
而無間焉學而至於樂學之極也孔顏所樂何事惟
周程知之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程

子曰金華百萬輿飲水曲肱一也皆身其事而形諸
言者也匪風其清惟月其明神和意閑天君內瑩陰
沔異寓動止咸定非深於造詣而邃語此味則將以
適然之感而指為睨玩之所安也嗚呼遠哉後人登
慦斯臺緬懷往躅濂行勵操洞啓靈秘無以情撓無
以慾昏沉潛優游不懈益致則斯樂可幾矣臺成於
前郡守張瑀歲久圮敝今守南海何侯文邦始視事
輒備材新之是誠知所先者何侯歷官中外以政績
聞茲試端倪未究底裏既訖工屬芳為記且曰文須
與政闗予以清心體道為立政之本僭繹其義觀者
或罪予蠡測所不敢辭

永明縣仰濂祠記　汝陽趙賢撰

周元公濂溪先生道州營道人今永明為道州屬邑
志稱古營道地云歲甲戌余觀民至道州謁先生祠
下讀朱文公記先生事郁乎詳哉乃永明令何守拙
則進而請曰先生里居去邑甚邇而邑人又多先生
族徹邑中又有先生則嘗游覽之處烏得無專祠祀
先生如州也邑庠之旁有浮屠氏廢宮請即其地建
仰濂祠以係人之思余曰可哉久之祠成乃問記余
曰此禮也孔門記之矣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
否所謂合者釋奠先師合鄰國而祀之也國故者國

之昔人可以為師有是人則不必遠取合祀也抑乎
先王之制遠人情矣古者仕不出國其政與教皆國
人耳目所覩聞較其等黨睹聞之人以為之師則政
教之成憲未墜猶其所尊信而示之範本其所素習
而要其成此先王之教所以易行而政易舉也後世
則不然仕者既遠於其國而所仕之國或有國故可
師者又不即諸省舉以從祀則博士諸生何所瞻效
也乃今永明有仰濂祠非即古者祀國故之意邪先
生挺起舂陵紹孟氏之絕學開宋代之文明漢以後
千五百年儒者所僅見謂之國故誰云不宜夫既以

先生為國故月將仰之為師究心先生之學嘗鋟傳餙劉獵乎國故之名以為邑庠之光乃于政與教無關哉然先生嘗令桂陽矣判永州邵州矣三任在楚域與古之仕于國者不甚異而其政與教不獨載之往牒為有司與諸生所睹聞也即田畔閭婦與僮市販以莫不頌説先生而敬慕焉乃有司與諸生或假設劉獵不能究心先生之學而徒以俎豆事先生則不惟無政與教且先生辱矣不將為田畔閭婦與僮市販所訾議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述以贊孔子而繼之曰雖不能至心竊鄉往之夫心竊

鄉往而不舉足登焉徒仰耳仰濂者亦在乎勉之而已祠經始于萬曆三年三月其年十月落成記作于三年正月

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萬曆壬辰

北地李禎　都御史

道州古營地濂溪周先生產也余撫慎思偏楚澤得至其地一展謁迹先生之遺風輩夙日之渴慕乃地越在三湘九疑遠鮮公往竊計欲正人心當明道術欲明道術當崇真儒即余下郡國徵求古哲近世道德功業士孰如先生者迺下檄問先生祠郡守李發報曰先生舊祠在濂溪溪上代遠代燬嘉靖辛卯新之而今火矣道屋數楹雜榛棘中祀事未稱乞新之頒材無所出余手狀瞿然起曰先生祀可火哉明祀不

崇世教不立時余之辜此豈余得徹先生靈使得稍效門墻役哉檄所司亟洽不則祀當滋廣所司欣然成之奉計畫聚方材日勤匠石攻之期月乃成業二三大夫謂余當記記曰夫大道甚奥突言無當秦爐後學者爭騖多穉闊談辯益騁爭益熾鴻儒達上競為空虛使人蕩而無歸先生崛興千載後超然妙悟著書立言主靜示本無欲示要尋孔顏樂處示程契象月岩濯纓濂水愛蓮取德喜拙矯俗襟懷光霽心

學伊顏實學彬彬乎今伊洛淵源遺教延於今高魏
夫世之談叢辯囿者余謂心教有悟不悟而身教無
悟無乎不悟先生甫二十仕分寧簿分寧久獄不决
至即立决人驚稱曰老吏不如也今之士有能莅
涖民一遇事即照微始終立决如先生者乎司南安
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苛治之先生力爭不
得投手板去曰如此尚可仕乎今之士有能棄三尺
法不依阿如先生者乎嘗令郴郴守李初平知其賢
薦之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遂護喪歸往來經
理其家今之士有能義不背恩始終如先生者乎嘗

宦邸一日暴疾或捡敝篋無百錢備死即爲稾瘞無根
也今之上有能清脩厲節至不以死生貧寠動心如
先生者乎由桂陽知南昌其冨室大家黠吏惡少不
獨以淂罪令君爲憂且以污穢善政爲恥今之士有
能化其民格其心至不忍污善政如先生者乎凡此
先生身教也是仁義中正見諸行事者也余以政事
辨官材故不敢泛言玄遠之理姑即先生見諸行者
頌諸大夫與二三有司日取而内度之曰某事當决
某法當執某義無二心某義劣約不以利污義某民
未若訓取先生脩政化民者驗其成此余所爲建廟

崇祀意乎故性天之奧造化終始之微則在精義入
神者當自游之非余言所竟嗟夫余少有志於道慕
先生獨濂先生道德永宇宙非以祠存不祠而熄者
顧吾人在三之義安在古之式里懷棠非私其人也
出吾不可泯滅之真已爾春陵毓秀之卿先生長子
孫以是後進之覌法以是薦紳學士蒞兹土者登先
生堂思先生道中無名教自振者乎此祠也不容後
也是役也凡因之五凡新之五舊祠中爲堂堂五楹
像先生其上左右爲二程先生像與翰傳無居皆不
燬仍其故稍新之其前爲聖學源流坊旁爲繼往開

来坊悉重飾之相望若翼然門内仰濂樓脩廡共五
楹前爲應門扁曰思榮應門外爲宋大儒第門規制
視前稍廣門外甃石爲道册軆相暎翬革聿昭稱崇
勝云經始辛卯十月告成壬辰八月主之者爲參政
吴中傳副使張世科劉大武僉事徐學聚而永州府
知府葉萬景同知張守剛推官林汝詔道州知州李
發均有締造勞併記

重脩濂溪書院碑記　萬曆壬辰　吴中傳參政

御史大夫北地李公來鎮三楚獨意風教擞蒐濂溪
先生故里命所司重飾之會先生書院災用守者議

舉而新之已復捐金以佐榮田費諸所爲尊禮之典悉稱此屬余記之余惟周衰孔孟沒歷秦漢晉唐以及五季之間學士大夫往往各持所見以相勝彼卑卑者勿論即高明儁爽者流談名理則淪於淸虛課事功則騖於術數工詁訓則斷於綴緝儕異同則矜於奇淫賢聖之道寖微幾不可致見獨先生起而維之得不傳之秘於遺經而闡圖著書以窮理盡性之的昭示學者使有所遵循以適於正惟時二程氏飈起景附敎傳而閩關諸公始得修先聖之緒茲其功用誠不在古之立功者下獨怪夫世儒未聞道眞喜爲異說其始不過一人臆見之私而究則群和競逐至舉世若狂然如近世有號大儒者論所樹立豈不卓然名世顧持論猶偏而學者遂宗信之不知岐路之分若蒼蒼與素當自有辨之者此何爲者也夫先生之道如揭日月而行天不爲不尊且信于時矣猶然以他道雜之者蓋學術淆亂微衆世爲然即極明盛行之際亦有之此無他意見易惑其勢便也公念先生之功如彼而又懼乾近代之人心如此故于先生之道力而衛之恐恐然若敵壘之爲吾侵凡先生之廟院少有不稱崇奉意指者悉更而拓焉蓋重其地

則先生尊先生尊而先生之敎益尊俾天下知正學有在爲萬世斯文之主此固公加志意也頃公于先生靡獨尊崇之實允蹈之矣觀先生遺行謂其爲政精家以洗冤澤物爲任官南昌時饋餞不盈百今公之在楚也萬目時難孜孜治理決嘉祛蠹導利起敎諸所注措未易僂指其意直欲挽末季於隆古之盛楚士民無不欣欣沾闓澤者眞儒之效〻可見於此矣且也躬先節約斥華茹澹即紈袴之士不敢於此而又力絕墨吏毋令爲郡邑若倘先生所云燕歆之肯非耶古云穀應氣求蓋先生之學與造化爲徒而公與先生則心一而道同也不則胡爲有契乎先生若是之深耶余因論次之以俟夫崇正學者采焉

月巖亭記　　李騤

濂溪周先生故里西十里許有山曰月巖蓋先生嘗靜玩其間者萬曆己丑秋八月分察熊公行部道州遊茲巖余與守戎鼓君衛使孫君洪君王君魏君庠士裴萬周四生從焉五君爲余歷指其處見奇峰巍聳層崖削矗中爲岩洞洞門東西通往來望之若城闕入其中則弘敞虛朗蒼蒼者出其上蓋巔空也空且圓如月之望離而東西視之又如月上下弦其增

咸暌旣發進退故呼為月岩然而太極陰陽動靜消長之理備是矣故世傳先生于茲悟焉而圖所由作余且觀且嘆盖嘆其肖也徘徊久之不覺胸中洒然曠然似非在人世尋陟於岩之巔四顧峯巒羅拱下鮮雲灝氣互滃滃又飄飄乎意象俱融余復嘆曰佳哉岩其宇內一靈區乎孫君曰岩固佳岩中舊有濂溪讀書亭削石環壁盛夏無暑亭尤佳也前改遷于岩外之東南隅而中岩遂墟余乃躡其遺址而諦視之感繼學之後倡懼名蹟之或湮仰止興懷亭焉可廢迺復聚材鳩工建四楹于其中仍綴數言以志先

生之超悟以為有天啓焉夫道無乎不有者也非待月岩而始露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仰觀俯察何者非道之攸寓第牿者擾蔽者塞道與我始相間隔于是物自物惡能因物以見道乃若聖賢其心湛然無欲者也無欲故靜真境内融則機象外朗隨處俱徹則觸目皆道即池蓮亭草並發天趣而况月岩之彀焉者乎盖無欲為豊本光風霽月為生機岩為幻相而圖為詮將得之心而洩之岩得之岩而洩之圖心也岩也圖也一也卦之於龍馬也疇之於神龜也圖之於月岩也亦一也天不愛道兼以象聖賢見道悟以心神乎神乎而天固啟之矣五君欣然曰若是乎岩之果為圖耶然余又有說焉卦至今在而龍馬不可睹矣疇至今在而神龜不可睹矣圖至今在而岩且與並不毀此其靈秀豈直為馬為龜哉假令先生未生圖未作遊茲岩者而試潛玩之也有能悟乎悟即不盡如圖而且別有解乎則豈槩之探奇選勝云乎四生亦欣然曰若是乎遊之益于學也是工也始於萬曆己丑秋八月二十日成于冬十月之望

遊月巖記

無錫顧憲成

予以歲之九月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行

三日徑道州州大夫張四可氏出謁予為問訊濂溪周先生故事大夫曰去州可四十里有岩相傳以為先生悟道處此一奇觀也予曰何如大夫曰志言岩形如圓廩中可容數萬東西兩門通道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自其中望之如月之望先生則之以畫太極圖云已詒彭將軍哲菴氏語及之亦曰信予曰有是哉明日遂偕往既至歷岩而登下而就几少息焉徙倚四顧奇石森列滿礎而是眉睫之間變幻紛沓應接不暇即王子猷山陰道中不知有此否哲菴氏曰吾聞諸志

矣如走猊如伏犀如龜蹲蜩如鳳翱翔如龍蛇蜿蜒可謂筆端有畫矣予曰未盡也擬爲之名卒不得其似而止遂與二君徐步而前就其中望之既圓且朗果如所言不謬予因笑謂曰今日望日也故因有此巳轉而西尋却而東所至輒佇立凝視遊相嗟賞已復登其巔忽見白雲數點冉冉從東而來望之可數里內外張君異之指其處呼予而謂曰是濂溪先生故里也予聞之翩翩神王爾時覺得兩腋風生便欲乘雲而往攬翠纓之亭飲其泉一斛洗滌塵勞徐而從先生乞太極圖也爲之徘徊者久之既而還坐其下

左右存觴觴到輒盡主亦不勸客亦不辭清言亹亹爾我俱失薄雨既收斜陽欲下陶然相對絪縕滿懷與人竊竊從旁言曰暮矣弗問也從容謂二君樂乎張君曰當此之際不知胸中有何物亦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彭君首肯曰如是如是二君還問予予曰亦復如是起而嘆曰美哉茲游也無物內礙忘矣無事外碍忘矣內外兩忘濂溪先生之所謂靜也昭昭乎進于太極矣吾儕偶爾寄適俯仰之頃意象歘如輒自有會心處何況先生乎其所得于茲岩之助豈必哉雖謂則之以畫太極圖未爲迂也昔子朱子跪大

學格物之義謂一草一水亦不可不理會王文成非之曰奈何舍內而徇外由今觀之何內何外何之爲可以畫卦洛之龜可以敘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新腐嗅奇總歸神理人自為間隔耳文成殆激於世之舍內而徇外者發發吾于茲巖乎有悟也雖然悟之非難實有之為難今夫先生之稱主靜何也主者譬如家之有長國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不得一日而無非若羈旅之倏來倏去也吾儕辛徼須臾之暇探奇討勝田視膠膠擾擾之鄉迥若仙凡以故情暢神怡灑然自適退而與膠膠擾擾者交卒亦歸于膠

膠擾擾而已夫焉得而有之不惟是也吾與張君故生長吳越間去此四千里而餘彭君即楚産乎家故赤壁下去此亦二千里而餘生平傾慕先生如飢如渴一旦得游其處以故目君爲之加明耳君爲之加聰心君爲之加爽假令朝於斯夕於斯取諸衣帶間而足且將狎為故常淡不加省歎一幾希於灑然弗可得已雖日居其中與其膠膠擾擾之鄉何異然則向之所云靜者恐不得如吾三人之居之去茲岩僅得二千里或四千里已也何謂悟哉二君稱善就予索主靜之訣予面壁不答有頃曰共試問諸月岩遂

各盡一觴別去越七日還自永州籍其語而存之用自省焉兼以遺二君是歲萬曆拾伍年也

光霽亭記

是亭也在學宮之西右為濂溪先生祠蓋自學宮而上數武有樓樓之前有巨石聳降高可三丈許廣倍之而轉而西古木輪菌森然林立透迤而下一址為諫議祠先生父也祠不數武有亭翼如亭之中有石刻太極圖而顏其上曰味道余不知所自始然以余朔望視學瞻拜先生必卽是亭而博士諸生時時追隨相與講明太極載及拙賦愛蓮說低回留之幾不能去庶幾羹墻先生也者因憶黃山谷嘗曰先生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句咏我其言之也深於先生矣請廣而顏之則何若博士諸生進曰昔葉文莊重作先生書院于江州亦有是亭亦有是名乃當吾里而闕名亭也則惟大夫廣顏之余小子辟席唯唯既而曰嘻有是哉夫風與月天地間之不盡藏而人我之所共適者也何適非我何我非道是真儒之大見解而適得吾體者也先生之學以主靜為宗以無欲為入門欲淨理還觸目天機夫惡知風月之在心乎夫惡知光霽之在風月乎我忘物而物忘適總之在先生會心處耳學閔不敏叨守是邦日治程書不皇於吟弄乎何有然以俎豆事先生而不能揭其光霽者非夫也小子何敢讓焉既又進博士諸生而為之說曰若知先生之光霽乎先生居恒志尹學顏志卽是學學卽是志体用合一者也世儒耳視猥云光霽歷歷灑落任襟懷已耳不吊詭而離則鑿空而禪下先生有用之學槩乎未聞夫心何以光霽政何以非光霽則小子竊有以窺先生之學用不離體矣先生籌分寧理南安令桂陽判永州已遷尚書虞部郎浮沉世跡是不一政而獄可立訊也手板可投置也洗究澤物可為已任也富室大豪黠吏惡少可使更相告戒勿汙令君政也浸假而究先生之用志尹之志不虛矣余恐不知先生者岐心政而二之則晦翁狀先生為政精密有古人風者謂何學閔州守吏也在吏言吏敢更端以為博士諸生告庶於先生之光霽覩其全云諸生憮然曰命之矣請書之光霽亭小子又辟席唯唯

銘

濂溪祠堂銘

郡丞臧宗伯

太極混成萬象包括通書簡明言行有法貫天地人獨見昭徹成已成物大巧若拙學窮本原文字抑末吏隱州縣一意全活避煙可入民究難達天生乾授伊洛講切胡不假年禮樂謝焉嗚呼濂溪道無生滅發前倚衡光風霽月

月巖辯

張喬松 湖南道

道州月巖之勝甲于天下予聞而慕之久矣戊戌之冬行部至州事竣遂往觀之遙望向東一巖穿隆偃覆高濶可二丈許白石璀璨謂之月巖形果肖矣比入洞行數武見石壁峭立周遭圜案上透天光宛如既望之月而西之一巖其穹隆偃覆與東岩埒同游諸彥指中空者謂予曰此月之望也指東西二岩謂予曰此月之上下弦也予亦信以爲奇若身游廣寒清虛之府矣已而徘徊諦視湛然悟曰此非月之望也亦非月之上下弦也蓋中之圜虛通天者非太極乎由東西二巖觀之非太極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乎岩畔溪流縈紆如帶而群峯矗矗森布於岩之左右如屏如戟如鏞如笏皆具五行之象非太極之

水火水金土乎此天地之太極不必假借不必點綴昭然在心目間可一覽而竟者州之肇名爲道或者其原於此惟其含蓄粹秘而不洩積至有宋奎聚之朝周元公應運而生靜養是岩之測超然神解作爲太極一圖以續孔孟之緒是天地兆其象而元公啟其秘也寧非羲畫禹疇觀河圖洛書而成文乎世之游者往往以月巖目之殆未察乎岩之真體矣予一固衣之爲太極岩後之遊覽君子玩太極之象悟太極之理默會元公心法於千載之下未必不以予言爲然也謹書之以俟

仰拙堂說　荆溪路雲龍知永州府事

粤稽至德之世政悶悶而民醇醇，爾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氣渾以敦俗蠢以樸何其拙也迨德下衰佻龐斯斲智故横生辯騁于雕龍伎淫于剪綵上以術文罔罹下下以姦匈捷給邀上何其巧也巧與拙易孰而世道之汙隆升降從之矣有道君子所爲高目隱惆云宋濂溪周先生判永州嘗作拙賦後人慷德爲建拙堂尸而祝之迄于今無毀雲龍不佞備員蒞土朕命三載無一善狀高山仰止竊有味乎斯言因匾座右而申繹其說夫今天下巧已極矣拙意漸滅殆無餘矣一切吏治官箴士習民風何者不敝于巧而待救于拙拙者真也天也巧者僞也人也先正云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是以國風罕騂于鳩鵲漢陰厲色于桔槔木彊启介志士甘之黄鼓胎羣識者鄙焉賦以懲賊吉凶定品校其音嚴乎故嘗伏而思之藉令吏治一拙則有悃愊無僞循官箴拙則有恬雅無速化士習拙則有闇脩無競進民風拙則有耕鑿無嚚訟凡天下之父若子而拙則有孺慕無相夷兄若弟而拙則有友愛無交瘉夫若婦而拙則有好合無

仳離師若友而拙則有忠告無市交又推而廣之以學術鳴而拙則有真詮無異教以事功鳴而拙則有實際無虛憍以氣節鳴而拙則有據慨無貫譽以文章鳴而拙則有體要無聱牙甲之至于醫卮之輩胥史之倫而拙則小道可觀掌故足據而不承羞不舞文鳴呼與正元公所謂天下拙百弊絶者也休哉不可覯已永隸楚南儌無藝尚鬼柳司馬至慨之八愚固多自訑憧猶有古拙風乎而元公則又鄉之大賢先達所爲百世師也者雲龍至愚極陋巧非質矣尤懼夫似拙而非也請繹其義以自警謹并諗于有衆寧拙毋巧以無忝爾先賢寔繄提醒之意庶乎日有攺月有化㬥㬥見太上之淳懿即變齊變魯不出一字中矣是爲說

韓子祁曰嘗見世之巧者求名而名求利而利投罔不合行罔不滑心竊慕之至效焉而不得其術則自恚其拙甚及覩元公拙賦則喜因托以自解乃今復讀仰拙堂說益信夫巧不必慕拙不必恚矣夫拙何足恚哉說云拙者天也巧者人也任天而不任人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者祇之則尖人矣元公通書曰誠神幾曰聖

人拙固近於誠也其聖功之本乎璞未雕也而
琱琢具焉絲未染也而文章出焉請堅守吾拙
以從事兩夫子之教　道州知州韓子祁跋

仰拙堂跋　徐之孟本府同知

夫拙難言也有性拙而移於習者有始拙而墮於
矜者有名拙而失其實者端凝者秉正儇通者病
之木樸者率真夸美者詭焉簡靜者不快於任事
恬退者不聞於當途故夫拙之難也昔我子周子
白天下拙百弊絕昔人刻永作拙堂志美墻之思
堂址今莫可考而餘風猶在我寅長漢畦公題視

事堂之後曰仰拙因為之說謂天下事非拙無所
用之守吾一拙可了師帥事而尤拳拳望我士民
條屬希一稟於拙有如點一物佻巧諸調豫其天
者而惟斤斤端樸恬簡是用典刑斯誠無不可絕
風可移俗可易比屋即成化境永固周南國也追
古化行俗美民淳事簡弊何從生既季漸㳽本末
滋偽滋奸拙之賦其大有槩于中也凡我同心毋
務近習失實而始終佩繹仰拙之說寧無負今日
師帥之意不庶幾先正追古之遺教乎顧謂僚友
何公肖竹劉公濂銘曰竣有遺指請補之二公曰
兩公以言鳴拙我二人以無言守拙要於無失[illegible]
我[illegible]柔庸何言

濂溪集序　嘉靖甲辰　漳浦王會道州知州

會官大學時嘗得濂溪先生年譜一書為友人借
去竟失之猶記題引者為張元禎氏云曾得周子
大成書於某處缺其中年表一帙歆檢中秘書校
補之以史事叢不及其所謂大成書者會迄未之
見也癸卯歲拜道州之命意故里家塾當必有之
乖當獲覩其全既抵任拜先生祠下退而訪其嗣
孫翰博繡麟求家傳遺書出濂溪遺芳集一冊相

示荒雜不倫弁年譜及先生述作亦僅闕遺因嘆
文獻凋落當圖改刻乃復出年譜校本及搜錄諸
文凡若干會受歸而讀之其間又多訛脫乃謬以
己意畧加考定而編次焉曰遺書曰事狀曰年譜
曰歷代襃崇而賢士大夫先後表彰著在紀述者
亦附錄之使後之人有考并圖其州書院於卷
首雖未能萃先生之大成然學者遡是而求焉亦
可以得先生之大致矣因題曰濂溪集刻置書院
以備是邦文獻之闕若乃先生之學則圖說通書
固與論孟並行於世無待於斯而後傳矣

濂溪先生墓誌銘　南豐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珦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簿君博學力行過事剛果有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奏舉[illegible]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illegible]蒞下吏無敢[illegible]君與之辨事不爲屈因置手版[illegible]取誥勑納之投劾而去逵悟之敢客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書簽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

太平人羅君名斗字汝南家銅仁其先高安人何君名守排字子工簡州人三君者于風教同殷且不欲事與民莫不稱良云余既謝病治農不與聞激揚事乃爲作頌頌曰道國甫甫舂陵顒顒月岩濂水樓田之宮五星奠陳左箕右龍維結九疑羽翼祝融是曰嶽降篤生元公邀溯精一近嗣中庸炳幾握要無欲爲功施之公溥中實明通至理溢焉奚必外窮三綱九法以敘以從既殊致臧亦異玄同闢天開地如夜斯曉啓程夫子如日斯中公隱帝右故里攸空後幾百祀化爲荆蓬孰承[illegible]鹿攸叢肉食者鄙疇哉是崇顯顯三君祗焉惕然道公既唱三君同風五峯之栢三港之松是斷是度是作是封荒忽嗇斟會朝穹隆枚枚寢廟神閟時惆皇皇講堂趨者雍容春祀秋嘗子孫擬擬士者之來廻繹廻宗斯文之起繇繫繇除匪自二君疇哉是功外無窳政內爲道忡倬倬礌礌頌辭匪豐

賦

吟風弄月臺賦 成化十七年　蕭子鵬

緊斯理之沕穆兮賦我自天維斯道之顯晦兮[illegible]孰先覺之繼聖兮有顏其質微濂溪之[illegible]

殆泯厥傳慨餘緒之不續兮千五百年信授受之不偶兮維時適然彼道有川秀連衡嶽文運斯啟雄公有作溯徽美以自淵兮純也無駁發精秘以示人兮悖也斯約匪光風霽月之迴絜兮曷擬㯶度之灑落司理是州厥蘊孰覺匪太中之卓識兮將二子其焉託顧兩程之速肖兮真有得夫孔顏之所樂欣吟風弄月以式歸兮與有溢乎廖廓遡厥源兮洙泗振洪波兮濂洛道有攢於前聖教允淑於來學茲桉故治遺址既蕪搜餘蹟以存誌考格言而示讀載墨厥土載祟厥廬嗚呼江山如故風月不渝秉至理兮孰與

覺舍先哲兮吾誰徒覽林泓而飲水試洛沂而風雩揆茲趣之各適蓋異世而同符光風霽月湛乎大虛吟風弄月樂其與俱本体斯其無外虧也隨處而充衎以舒也以清以和一氣噓也以明以澈纖翳祛也儕造物以共游窺勢利而不拘困與萬物而俱寂達與萬物而咸蘇庶乎特立以無我不知真樂之在吾卓有賢守聿懷至德想遇化以存神異漸民而有澤顧小子以式游獲登臺而再謁論誠立以明通斯㞯扆而動直維俗無陋維賢是則安知斯士而非卯城僉有景仰於風流了了意心領而欣戚

辭

濂溪辭　　豫章黃庭堅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蒸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紘琴兮觴酒篤溪聲兮延五老以為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憶濂溪兮監金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津有舟兮池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閑人間牮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爲荷爲蓋兮倚芙蓉以當妓鞘清水冷兮舟着乎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為家懷連城兮佩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為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予

敢侮

原缺第五至八葉

度營川之修梁兮通其瀕而走西路平原之瀰迤兮容飛蓋而並馳行將半於一舍兮折而涉于荒蹊林漸開而阜斷兮隱隱聞乎犬鷄亟引鞭而前望兮卒或疑而或訝逢翁問之奚所兮翁告予以濂溪周氏氏而曾周兮本其系之爲誰伊茂叔之故家兮自鼻祖而占茲後是出於子牲兮逢楨渝於牛衣諏先生之所復兮已乎莫之知也從先生之已遠兮邑慰乎我之思也寔山嶠而崇崇兮豈施塵之姿乎泉不激

詩

[illegible]寘部 李大臨

簷前[illegible]山門掩寒流盡日閒我亦忘機淡榮

利[illegible]松關

茂叔先生濂溪詩呈次元仁弟 蘇軾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

坐令此[illegible]先生與先生本全德[illegible]退乃一隅

因[illegible]溪來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為溪之呼

先生豈我輩造化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山北紀行二首

予以辛丑閏三月二十七日罷南康郡四月

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子澄請為諸人

說太極圖義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

為設席于光風霽月之亭 朱熹

北度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虛堂唯四壁

遺像儼德容聯題薦寒泉碧幸矣有斯人渾淪再開闢

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質之巾几傍

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儻不遺惠我思無疆

愛蓮 朱熹

聞道移根玉井傍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人

見獨為先生引興長

留題濂溪書堂 度正

千載斯文儻可求暮春春服共行遊向人魚鳥都和

樂滿眼溪山只恁幽

留題濂溪書堂 度正

維莫之春萬象都呈花尋柳過溪居一源流水元清

潔幾片浮雲自卷舒獨對高山吟景行細看芳草訂

遺書可憐魚鳥渾無意相向欣欣總自如

濂溪識行 睢陽魏嗣孫

分得廬山水一溪濂名萬古合昭垂光風霽月依然

在肯與人間較盛衰

濂溪雜詠二首 諸之定

當年太極絪為圖萬有皆生於一無動靜互根誰是

主試於靜處下工夫

濯纓潭上少徜徉手把通書四十章除卻誠通與誠

復更無一事可商量

題濂溪 天台林煥

我來濂溪拜夫子馬首淚入一尺雲長嘆豈惟濂水
濂化浮草木皆清潔夫子德行萬古師坡云廉退乃
一時有宅既樂賦以然有溪何減名之愚水性本清
沉泥濁人心本善失則惡安得此泉変作天下雨飲
者猶如夢之覺

題濂溪先生書堂二首　　柴中行

有生同宇宙所欠好江山閒自春陵至留名廬阜間
斯文傳墜緒太極妙循環希聖誠何在懷哉供瞻顏
出城三四里踽踽首獨遐觀頓覺市聲絕忻從天宇寬
康山書几淨盆沼硯泓寒一誦愛蓮說廉頑百不干

謁元公祠　　豫章熊旦 湖泉僉事

蔚天開雨瀉華祠宮旆飛雲來瞻拜堂搆宮濱崇廟
窺道傳伊洛承宗師沁蓮屋後青猶在庭草窗前碧
未移不是先生心自得何由千載續歌斯

愛蓮亭　　熊旦

淨有亭亭可娟人水生花草發天真開圖翠葉團團
象太極珠粉顆顆勻蕊蕾花開紅似綺淤泥濁水白
如銀元公探賾心先得妙契陰陽萬物春

愛蓮亭　　建安黃仲芳 湖廣

闌干十二俯清流槑月光風景趣幽照動水晶銀熙
濕香浮書幌鶴花秋圖傳太極探義書學究天人繼
孔丘景行高山懷仰止斯文三複賴餘休

愛蓮亭　　京口盛祥 道州知州

為愛軒亭瞰碧流花開香遠益清幽銀潢冷浸三更
月翠蓋涼生九夏秋玩物適情探太極臨流体道契
程丘高情雅况誰能識百世斯文仰未休

送周翰博榮歸　　淮南高穀 大學士

鸞書遠詔來京國內翰榮除拜
御進太極一圖明至理仍孫千載紹前賢詩書繼業逢
昭代冠冕榮鄉屬妙年歸讀遺書思祖訓寸心應在
五雲邊

贈周翰博榮歸　　豐城黃俊 檢討

濂溪有神烈祖挺生不由師傳默契道凝太極圖說
手授二程通書文約道大義精誠立明通名宗範亭
洪南令尹九江道鳴光風霽月庭草交青從祀孔廟
道貫六經
聖朝崇德象賢嗣興勑封博士衣錦歸榮任朝卿士都
門餞行風飄衣兮御香馨馨光動衡嶽炎燿洞庭卿
升膽美鳳凰景星箕承祖武勿失其誠爵俾萬世垂
燿鏗鏘

郡判官德公事皆梓劇路也泝流北局過渝州越三
舍接巴川境內有温泉佛寺儀所進覽忽覩榜詩乃
推官之作喜路讀訖錄本納于韓運公公復書重謝
且曰頓刻一石苔篆紙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存於詩
後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
日云承奉郎守太子中舍僉書合州軍事判官廳公
事周惇實撰

邵州遷學釋菜文

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

雖天子之尊入廟肅恭行禮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
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朝夕日瞻睟容心慕至德
幾於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澤及生民者代
有之然夫子之宮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掩於衙門
左獄右庾穢喧坌卑悖順戾守州符當拜堂下隳汙
流背起而議遷得地東南高明協卜用舊增新不日
成就彩章睟服儼坐有序諸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
禮幣藻蘋式陳明薦以兖國公顏子配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朝奉
郎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會稽韓陽 湘泉副使

欲知先哲用工夫都在通書太極圖道學源流宗孔
孟師儒傳授賴程朱庭存芳草新生意像設光風霽
範模天相斯文如彼起振趨便擬作門徒

讀濂溪考亭二先生年譜二首　新會陳獻章

千年幾見南康老嘆息人間兩譜開但使乾坤留一
緒聖賢去後聖賢來一語不遺無極老千言無倦考
亭翁語道則同門路別教君何處覓高踪

謁元公　金陵沈鍾 湘泉副使

此州故以道爲名天降斯文乃誕生百里山環鍾間
氣五星奎聚啓文明挽回有宋追三代合配宣尼奠

兩楹志學伊顏真妙語迂疎頗解繫真情

東溪沈慶 湘泉副使

觀風來謁廟猶上愛蓮亭池紫荷渝綠庭幽草自青
道傳由默契圖著寓流形千載斯文在披雲覩景星

咏濂溪圖學二首　餘姚王守仁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樸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原無
極始信心非明鏡臺
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人有個圓圈
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過萍鄉謁濂溪祠二首　王守仁

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凛衣襟簿書曾屑乘田吏俎豆猶存畏壘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常自愧儒巾斯文久矣無先覺聖世今應有逸民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題濂溪　金華戚昂

一派濂溪日夜流滔滔東逝幾時休須知此水同天地天地窮時是盡頭

濂溪祠　郡人孟春教諭

我愛濂溪水祠前晝夜流散分泉下眼聚向海東頭潦盡天光發煙消日色浮箇中含至理會得始無憂

謁周夫子

大籍言湮道失傳先生闡道性諸天圖開太極追前聖教闡通書啓後賢庭草近窓春有色池蓮入味思無邊自從伊洛相承後文運亨嘉不計年

憶元公　郡人周縉推官

荆楚何人獨擅名舂陵周子應時生淵源道學由心得灑落襟懷此月明庭草翠深涵几席池蓮香遠

軒楹斯文仰德頻佇敬一瓢掬獻萬古情

嗣孫周冕翰林博士

度越諸儒擅大名五星奎聚應期生遺容百世起瞻仰絕學千年賴闡明元宋褒封崇上爵孔顏從祀侑東楹圖書包括天人蘊誹詠言詞不盡情

題月巖　周冕

宋家天子受周禪曆數相承逾百年乾德雍熙追天聖端拱無為統緒傳五星奎聚文明兆我祖應期生營道來歌來遊於斯巖仰觀造化生成妙闡圖著書授二程千載絕學恢復明

聖朝崇重恩無後錫爵詞林奕世榮我今辛棲其鴻翼登臨此境長興嘆遺蹤想像宛如昔百拜謹刊巖石誌

月巖　郡人蔣忠舉人

一竅通大月出初陰陽動靜兩模糊元公勢得於中理寫作先天太極圖

謁元公　金陵姚昺永州府知府

衣冠整肅謁元公儀接光風霽月中庭草尚輔當日綠池蓮不改舊時紅斯文脈續無先覺太極圖傳有大功聖代只今隆祀典春秋血食永無窮

愛蓮亭

元公亭上此登臨風月無邊亘古今讀罷先生愛蓮說方知當日愛蓮心

濂溪

濂溪人去遠溪水自常流飽滿來泉眼縈迴轉石頭烟開寒影見波靜日光浮真趣先生樂能忘身世憂

月岩

豪傑天生不等閑濂溪生近月巖山分明識破先天理盡數剛歸太極間

斯文氣脉久湮沉幸有先生契道深又得月巖來感觸遂成千載不傳心

謁元公　郡人趙宏 廣東副使

昨日尋芳書院坡無邊風月景如何牕前尚有不除草依舊年來生意多

月巖　郡人黃廷聘 浙江運按

幾度來遊不厭頻洞天深處迥無塵泠泠瀑濺銀河水片片花飛玉洞春自是六時懸萬象儘教千載鄭雙輪青青又遍元公草枝拂東風見道真

又　郡人黃應元 建昌同知

逝馬悠悠破紫烟千峰如隊綴巉鞭崖前斷碣紛相向石上殘棋故宛然不是有龍凝片月那從無始會先天苔花黏處頻搔首醒酒臨風憶昔賢

愛蓮亭　三山陳 晶

說罷先生太極圖曲欄頻倚詠芙蕖翠雲冉冉影秋波溢羅襪生香霽月初色借瓊瑤侵几淨光涵玉液瑩窗虛高風勝跡傳千載景仰令人思有餘

謁元公　寧遠李 歆 進士

先生號濂溪溪在先生前上源接洙泗下派及伊川蔃鵲不除草亭亭淨植蓮圖書意不盡風月永無邊

謁元公祠　蒼梧吳庭擧 進士

三千里外想儀刑此日衣冠進廟庭軻道日孫餘寸紱聖言天遠袍遺經光風霽月悠悠境芳草池蓮色色馨夜入先生尋樂處闌干十二夢魂清

和　弋陽方 瓊 道州知州

一代元公萬代刑二程親炙得趨庭降生不是承天

意賴語安能契聖經風月當時無限趣圖書千古有
餘馨濂溪溪上徘徊久真見源流徹底清

遊濂溪故里　　韓絅王會（道州太守）

岌嶪道山岑嶙峯嘆陡絕下有洙水源伏行此蕩滴
三冬浮紫煙六月翻素雪泠泠滿洛川閑閑洒餘洌
我来遡其源千馬聊一憩坐石濯塵纓聽言懷往哲

又太極洞二首

四壁峻嶒一鑑圓盈虧異象總天然玄圖不自濂溪
老誰識圜前有此圜

其二

弦分上下却能圓造化機緘不偶然坐到會心忘象
處山花山鳥我同圜

此故太守　王一川公題咏也公守道州在
世廟時値州有兵興之變公不肯敎降以娟備兵使者
自請杖劾有南安軍置手版風州人至今德之尸祝
不絶云

題光霽亭　　郡人李東芳（曲靖別駕）

先生襟度當年事亭構溪頭始自今地敞虛明來
秀色池開芳潔映人心八窓風月無俱往一脉[illegible]
書自可尋前喆儀刑渾不遠[illegible]

愛蓮亭　　慈溪錢源（道州司訓）四首

昔見愛蓮說今登愛蓮亭愛蓮人已去池蓮有餘馨

濂溪

上流有洙泗下流有伊洛天不生此溪何由通脉絡

元公祠

元公祠宇棲吾門一瓣心香日夜焚霽月光風趣無
限吾生頗得二平分

和提學沇公韻

一世文章百世名後生誰不仰先生圖推太極陰陽
判道寓通書日月明流澤至今遺後嗣光風依舊滿
前楹使君經此祠堂下希聖希賢重有情

和學憲沇公韻　　江華蔣灝（舉人）

宋室真儒獨擅名斯文後覺賴先生道宗孔孟源來
遠學啟程朱理自明一沼蓮香浮几席滿庭草色映
窓櫺胸襟風月無窮趣企仰高山百世情

愛蓮亭　　棹墩方良弼

自古花中有君子花中君子真清致玉井移来歳月
深獨得先生心所契先生端坐池亭上風月無邉有
餘味高情幸有二程知一笑香生傳萬世

謁元公　　無錫邵寶（江西提學）

一脈濂溪水中涵太極天契符三聖後道衍四儒前
庭謁初除草峯尋幾問遠晧諳光霽在有筆未能傳

謁元公　廬陵陳鳳梧學憲

平生竊慕元公宅今日瞻依願始償千古圖書開鍵
鑰兩楹俎豆近宮墻春風庭草悠悠綠秋月池蓮淡
淡香一勺濂溪溪上水敢將蘋藻薦芬芳

其二

愛蓮池下濯塵纓端拜儀形啓後生霽月光風平日
夢高山流水此時情心傳正印還三古口授遺書有
二程侑食一堂真不偶東南從此際文明

題月巖

層崖峭直倚穹蒼洞口虛明月影藏兩畫陰陽分左
右一圈太極奠中央天生勝境非人迹地入濂源是
道鄉鳥韻花香三十里塵懷到此自能忘

又

月巖形勝聞天下五載南巡始一臨羸馬不辭山路
險凉風還委午雲陰洞中掃石羅罇俎澗下流泉鼓
瑟琴醉讀殘碑剔苔蘚濂溪圖象有遺音

又

春陵山水郡心賞獨悠然磴險疑無路巖虛更有天

圍圓中似望上下兩如絃我欲尋源去風光正滿前

遊月巖　廬陵劉魁

好風爲我啓行媒勝地登臨眼界開天地鑄成渾太
極元公發秘溆將來凌雲怪跡真奇絕列席豪賢幸
與陪鎮日徘徊光霽裏一團生意覺春回

遊月巖　餘姚徐愛 兵部

鼓奇殊未厭洞谷披蓁莽捫崖陟穹洞中秋魄孤朗
長消隨朔晦東西殊偃仰分明示太極陰陽始析兩
哲人囱先天韋物亦有象字畫魚鳥因圖書龜馬微
元公自溪易說茲彌不罔可以春陵墟仰配河洛壞

遊月巖　曾宏 學正

混元無象亦無方鬼斧何年鑿大荒中實分明環太
極兩門彷彿辨陰陽人歸洞裏乾坤大天在山中歲
月長坐玩玄機歸去晚滿林風葉濕衣裳

遊月巖次陳宗師韻　嗣孫繡麟 翰林五經博士

陳公乘暇遊佳境幸得追陪共一臨澗谷春深花草
茂洞巖秋冷霧煙陰馬蹄行跡供吟興鳥韻調歌奏
瑟琴吾祖舊遊芳蹟在吟風弄月有餘音
斯巖名勝宗全理出天然洞運開雙戶虛明自一天
仰觀圓似月側視宛如弦道妙乾坤象昭昭在目前

遊月巖次韻

使節尋遊自有媒望中晴色片時開兩弦霽月東西掛一段光風上下來石室重輝斯道合人豪再出喜吾陪徘徊未盡賡吟興收拾詩囊滿載回

詠濂溪　　郡人蔣天相

寒玉沄沄漾碧溪天光雲影兩相宜源頭一脈宗洙泗流派千年啓洛伊今古無窮明道體往來端可認詩脾化機妙處誰能契留與吾人仔細窺

謁元公　　毗陵丁致祥 湖廣參議

天將啓文運千役五季衰元公茲挺生允矣開世奇妙契羲畫前作圖闡微辭萬有天地間範圍靡或遺上續千聖傳下爲百世師彖繫刪述餘疇能分醇疵春陵故桑梓祠廟江之湄息思自庭草風韻亦蓮池載拜瞻儀容光霽相見之食報永來葉端與斯文期

謁濂溪書院　　顧璘 巡撫

道喪餘千載天南得異人玄圖開太極絕學指迷津庭草長交翠池蓮不斷春詠歌風月下瀟灑想公神

題月巖　　顧璘

靈巖象唯月盈昃巧爲妍正視圓圓影旁分上下弦龍開厓畔石日轉穀中天雕琢須神力伊誰測帝先

謁濂溪祠　　宋翁王紳

行從洙泗分支遠便到濂溪接派流欲向眼前尋樂處直於山頂看源頭一川風月誰當管四面庭除草自幽今日瓣香祠下拜斯文天地共悠悠

謁濂溪祠　　潯陽王汝賓

濂溪去後圖書在天啓斯文續正傳溪水有靈還泣墨山峯如待獨名蓮古祠自奠郊原外精爽猶存草色前千古人來禋瑳玉徘徊溪上月光圓

謁濂溪墓　　上海陸深

元公祠墓碧溪深故里新阡一逕陰世有圖書傳正學天將風月寄徽音山中佳氣爲晴雨草際浮光無古今江漢自隨廬嶽抱高山燕起望洋心

題濂溪交翠亭　　淦城柳邦傑

瑤草皆前翠色舒四時春意藹吾廬叹渠鑿徑多茅塞也學先生不剪除

謁[illegible]元公　　餘姚陳塏 湖廣參議

剏魯微言後濂溪正脉存江山仍廟貌風月自乾坤緝作門牆拜幾爲利欲昏然銘有[illegible]賦此意夙能汶

原缺第二十六葉

謁濂溪先生祠漫述所見

鄧雲霄（分守上荊南道）

無極還居太極先濂溪妙義更誰傳閒中剖處堪尋樂象外忘機豈墮禪霽月臨牕生緑草光風吹沼放紅蓮君看吟弄緣何事吾欲求之未發前

遊月岩次錢培垣太守韻

族孫進士周　淑永　明人

星聚奎垣屬卯丁儒先曾此闡文明一圈靈於乾坤影双闕高懸上下星劃出圖書低二酉識来風雨壓層城標題更有名篇在谷口千秋紫氣横

謁濂溪祠

慈谿顏鯨（學憲）

先生崛起千年後我後先生五百年風月人間幾光霽溪流漾碧涵靈妍春庭瑞草滿前緑玉渊金井生瑞蓮分明天地有至教仁體流行無間然萬物本来備於我聖學玄微誰的傳人心静發妙元化太空孤月澄百川有無之間是真覺鏡臺郭郭猶塵埃春陵先生包羲氏作聖一要開先天浮生已踰五十載意緒忽忽真堪憐偶過祠下存明藻愧汗涕流如泉不覩断臂面壁者異氏若行何獨堅身亦儒别號男子靈臺久贖耳拘纏從今一洗欲根净廓宇澄明希昔賢

遊故里

溪流曲曲抱平村父老猶傳故里門四面佳山如立壁一川霽月尚盈軒野橋烟樹曾遊釣卯酉峰昌平共祖尊為叩道源来特地不甚芳草而忘言

遊月巖

混淪一竅自天来參两分明此地開永帝久知人世罔真幾端有化工栽盈虧弦望猶介眼間静空明是聖胎獨有春陵神解後乾坤無處不春臺

愛蓮亭

盧陵

蓮有花紅白池無水淺深何人千載下獨契元公心

謁濂溪先生故里祠　長洲張勉學參議

溪上懸明月年年草色深山川鄒魯脉俎豆歲時心
水潔纓誰濯亭虛風自吟拜瞻猶未已瀟灑襲塵襟

題月巖

竭來月巖遊恍疑到城闕天門一竅通洞口雙峯揭
足跨值秋半高天桂明月巖虛因月勝月白為巖發
明晦分西東虛實異凸凹乾坤俯仰間萬象晰毫髮
圖畫開端倪天然謝剞劂獨對紛予心忘言坐超忽

題濂溪　揭陽吳繼喬江華知縣

蚤向圖書數望洋幾更寒暑費消詳如今天假瀟湘
便直溯濂源日未央

題月巖

巖裏清光總舊時高風千載動遐思焚香百拜心無
限陟降猶疑公在茲

遊月巖　莆田戴科郎中

月巖迥在道山隈象月成形亦異哉上下如弦雙闕
曜中心似望一輪回峯峯有樹長生色皎潔無雲更
絕埃歸騎清宵穿桂影分明身向廣寒來

又題月巖

吾道包涵天地外負幾漏泄此山隈巖形彷彿先天
象月影依稀太極圖定靜絕無塵俗累虛明時與道
心符孜孜此理周夫子繼往開來萬古儒

太極巖　章淮長沙推官

自機盡道洩圖書地闢誰知此與俱不得元公天授
力曉將樣子構家區

遊月巖同黃侍御二首　汝陽趙賢巡撫

連日愁陰雨乍晴亦喜人山中春色好巖上月華新
座有同門客各高侍從臣聊為脩禊會從席覺情親
到處尋佳勝無如此地偏蒼崖騎作兩白書月生天

洞口重門敞山腰一徑懸濂溪書屋在圖說至今傳

故里二首

昔道多幽林月巖最奇特行行十里許中有濂溪宅
暮春風月佳彷彿臨光霽翠嶺間龍山徘徊復忘去

遊月巖　婺源盧仲佃憲副

瀟湘最深處月陰洞門偏青廻三山竅虛開半壁天
圖書言外落魚鳥鏡中懸未辨庭前草千年道不傳

故里二首

巖煙九朵青月影半巖白窓草覆池蓮不是談玄宅
風月滿空巖孔顏真樂處有懷無極翁徘徊不能去

懷元公 四首

一去濂溪五百年先生此日在先天若從底冊尋形影終是糠粃洗不乾

四十年來麥道州瀟湘深處一相求眼中尋見周濂叔窓草池蓮萬古悠

尋在空庭蓮在池風情月白兩相知眼前都是尋常事會得清時真仲尼

蓮未生時風未吟草無青色月無陰此中自有周夫子分付吾人仔細尋

謁故里祠　　四明官大勳學憲

春陵千載毓真儒一派清溪接泗洙誰道炎荒無聖脈九疑山畔有皇虞

儒先宅里道山阿碧嶂重重淑氣多池上玉蓮香不斷庭前青翠故交加

肅肅祠堂排兩山五星羅列繞田間邀尋風月依然在更有何人樂孔顏

來巔溪上薦元公頂刻如從光霽中無欲一言真秘訣慚予偏為利名籠

詠聖脈泉 二首

濂溪水清且激混混發篆泉潺潺出白石飛洒元包既受來淵停邃向靜中行一旋伊洛分支流至今流守寂餘澤化教世俗蕩塵氛惟有此溪長不息

濂溪水清且深一鑑渾無滓徹底空人心千年俗學誰為洗泓泓蝸派流古今頓予淵悠茫茫者韶來蹤跡傷嵩靄幾從山下迷津問安得此水清煩襟

月巖

兩儀至理洩先天巖竇中虛太[illegible]洛未承元有象洪濛初啓總無傳分明劃出[illegible]漫擬斜看上下弦欲向元公問消息光風[illegible]芊芊

遊月巖　　守昌閔應霖 本府通判

中天太極邃還見兩竅陰陽空復明天造地設此奇境月形弦望誰擬評理窟百年淑後學道源千載仰前賢洞府山靈欲招隱雲軿風蹬趨去程

出月巖途中口占　　朱應辰 知縣

天不離乎地地不離乎天天地不相離日月亦相連月巖太陰精弦望皆週全衆阜列星宿雲霞障其[illegible]造物露天巧不知幻何年聚奎兆文明[illegible]復擢幽卬篤生周夫子悟道月巖巔太極洩玄秘斯道賴之傳二程自北來風月故無邊今弄一以歸閉闔遂翩然孟氏千載後濂溪功無[illegible]予生也晚來此拜[illegible]

排徊不能去此意良惓惓

出元公故里途中風月

瞻拜元公故里途中風月無邊愧無弄吟佳興也有登眺夙緣

宿光霽樓見新月

舂陵見初月光霽一番新雖是濂溪里慚非弄月人

舂陵道州贈元公宗裔翰博熙齋君歸道州

臨武曾朝節 編修

明道不復周東日周家學脉山之東六經刪述杏壇上萬世可以開群蒙已矣迷肖見羽翼七篇矯矯真豪推從前治運有消歇要令海岱恢儒風一源洙泗忽斷絕日月晦蝕長夜同諸家横議作鬼語漢儒訓詁徒能工更乘詞藝闕濂續往往竄入儒林中其間一二亦超卓蝢窺正緒收微功非学見解只影響千年那許真詮融中州以南説吾楚洞庭雲夢涵虛空元氣磅礴九峯頂濂溪直與瀟湘通襄初神物久禍閟天豈終遺斯文璽五星奎聚有微兆舂陵一日生人龍圖将太極揭宇宙三才萬象宣鴻濛六經以後談著述通書妙義天人窮文章簡切存渾璽寥寥東足該幽宗大儒未用發浩歎誰從載籍瞻儀容嗟予

生晚數百載鄉人尚愧孱且侗頻年學道恥知識異時何以酬蒼穹先生後裔雅馴者延賞新命君恩洪都門邂見儼舊德瓔瑆把贈情偏濃月巖風月無邊在他年會訪舂陵翁

遊月巖

涇州李發 道州知州

勝地千年始縱遊元公道岸望中收一圓霽月當空湧兩洞光風接霧浮真境含心非外得山靈呈象若天留徘徊不盡無邊景坐對清虛興轉悠

再遊月巖

大道元從太極甄分明混闢洩天真兩巖進退窺弦望一竅虛明渾化鈞河洛未開原寓象魚胃鄒後遞無循悠悠千古不傳秘賴有先生獨指津

味道亭

曾慨言湮學晦時道中真味幾人知一腔真趣獨能會千古心源續有期溪畔風聲吟不盡江門月色照還奇孔顏樂處今何覓靜玩亭中意迥夷

謁濂溪先生書院祠

憶昔當時慶種真采芳茲幸薦青蘋古今上下三千載濂洛關閩四五人有道乾坤仍不老無邊風月自常新我來款[illegible]秘直探真儒默契因

原缺第三十四、三十五葉

乘到月巖　黄文科

月巖巖上月團團，對照人間玉宇寒。如會一機弦上下，滿天光景屬誰看。

月巖　邢應文

峭壁何年鑿小虛，一竅通虧盈呈月象。仰止見天工，石乳垂陰洞嵐光散。曉鉄為尋千古迹，巖草自芃芃。

濯纓亭　魏源

何方尋勝景，此地有幽潺。纓濯憑誰共，軒開盡日閒。鳶魚俱自適，風月更相關。坐久塵襟凈，陶然忘往還。

月巖　謝旣

月巖之月何太奇，洞門雙闢白雲垂。崩虛乍見渾幾望，磴轉廻看倏已虧。疑是靈蹤蹲怪石，實多仙佳鬱寒枝。塵襟到此都忘却，猶有光風似舊時。

謁元公祠　廖朝高

道象森森孔廟同，我來瞻拜每從容。蓮開池畔自生意，圖闡先天妙化工。無款一言呈秘訣，吉凶兩路辟朦朧。先生指點千年後，都在光風霽月中。

遊月巖　内江吳能進通州知州

誤傳月窟杳重玄，此地尋遊恍洞天。正視頂虛光似鏡，側看影轉巧如弦。一九秘透洪濛竅，幾畫圖成太極篇。識得當年吟弄處，自家剩有滿腔圓。

覩濂　内江吳能進

文獻名居傍聖泉，泓清泒衍雲烟。涓涓噴玉飲庭前，細細飛霜旋畫蓮。山高翠微潞有木，亭開風月樂無邊。元公逸趣源頭遠，幾度豪遊叢愛蓮。

天開太極　吴平張喬松分巡上湖南道

太極陰陽其本體，如何認作月岩遊。予今識得乾坤意，混沌初開為道謀。

光霽亭　周官

平生希慕濂溪子，今日何緣得及門。風月無邊圖已顯，乾坤有象道逾尊。數垂主靜立人極，識破支離羣聖言。幾看蓮池蘋長綠，漫從童冠說淵源。

愛蓮六首　王濂

一味清香自太華，滿池綠水映明霞。惟公獨得蓮中趣，不減峰頭十丈花。

又

世間盡愛牡丹花，籬菊陶潜隱者家。獨有清蓮似君子，先生垂愛意偏奢。

咏道亭

大道貞明麗太空，祗緣多將竟塵蒙。先生默契鳴濛

始至理渾歸太極中胞[illegible]春陵懸霽月人文楚漢際
光風何當求學沾私淑[illegible]統應推第一功

遊月巖

千古月巖渾是道何人偭[illegible]向此間求先生獨[illegible]巖中
意因有先天太極圖

又

月巖又畔構斯亭瞻仰於今具典刑不是圖書覺來
學古今長夜幾時醒

次張寔副韻

昔面圖書窺象體今登巖月壯神遊乾坤萬古無他
道只在人心一竅謀

讀月巖辨　謝鳴湖韓子祁道州刺史

偶探月窟見天根造設廿兒斧痕一極虧盈分
動靜五星攢布自乾坤伙名久失山靈忘卓悟如
登茂叔門下古廣寒宮重夢却如長夜發朝暾

題太極巖

圖開混沌漏先天太極陰陽五氣今道本無形貽
有象人從假號失真詮已光河洛呈靈秘不用璣
衡測運旋欲問元公心得處想於個裏會羲玄

謁周元公　海虞魏遠賢道州太守

溪上宮牆異代嵩毎因風月憶前脩千年絕學開河
洛萬古斯文接魯鄒草色尚餘庭下綠蓮香如向座
中浮于今始遂龍門願不是當年紙上求

癸卯春日偕郡守戎贇程王二僚友同游月巖

即景

帝子何年遣六丁鑿開混沌自空明上清宮闕依稀
見太極儀形次第呈飄忽乳泉晴作雨瓊瓏石竇鐵
為城洒酣兩部笙歌沸洞口蒼茫落照橫

初夏同劉寶慶再游月岩仍用前韻

忽報西郊雨乍晴可人時節又朱明虧盈月向園中
照上下弦從巷口呈狂興幸追劉禹錫驚人誰挾謝
宣城名岩不厭頻登眺醉倚青蒼劍氣橫

謁周元公祠次鐵五卿韻　呂繼梗道州知州

霽月光風此尚新聖泉濂處孝潛脩誰云一派傳神
穆直是千年接泗鄒太極岩前春草碧五星亭畔紫
烟浮登堂若睹先生面好把圖書仔細求

故里　董汝弟

茂叔祠堂垂令名五星環聚自天成一圈收盡乾坤
趣千載猶餘風月情廟貌嵯峨崇祀典圖書世澤衍
家聲靜中生意[illegible]在韻又蓮香庭草青

遊月巖 五言　瀛洲希曾王一之

為謂元公里因探月窟奇靈涵象數俯仰識盈
虧混沌誰開竅淵源自得師一從圖太極曠世見
包羲

又 七言

一竅空明如鏡圓哲人曾此契先天玲瓏彷彿圓
圜象俯仰依稀晦朔弦地結雲根穿石壁天將月
窟嵌峰巔登臨擬傍清虛闕兩腋風生爽氣偏

遊月巖 五言古風一首　河内許宗曾

緩轡春陵西迤逦濂水渡翼趨茂叔堂宛挹光風
趣爰披太極圖誰授先天數幽彼青蒼崖嶙峋風
雨姤中涵一竅靈至實神訶護如缺復如盈光寒
瑩練素是鑿混沌精乾坤此陶鑄烱烱洞中天窅
與哲人悟俯仰游太虛徘徊起遐慕對茲岜月奇
幸有德星聚雲岑掛夕陽好鳥鳴高樹安得魯陽
戈一揮使日駐遲遲歌詠歸潺踏蒼苔路

又 七言

誰鑿靈巖一竅通分明千古破鴻濛哲人自悟羲
皇訣大塊偏呈造化工青壁遠啣銀漢闕紫烟深
鎖玉虛宮到來身際蓬壺境縹緲天香兩腋風

咏光霽亭　咸寧孟養浩 禮科左給事中

鴻濛竅剖抉先天象罔珠探理學淵吹眾千年風
自拂無雲萬里月長圓看來留草窗前意絶似拈
花教外傳光景遍陳須認取淤泥何處不生蓮

又

光風霽月兩悠悠溪畔潺湲萬古流悟後陰陽收
郭几靜時花草是羲疇氤氳元氣虛中合掩映中
襟物外浮我亦楚人思存此景行無擬愧先猷

咏光霽亭　楊載植 寧遠知縣

幾年夢棹濂溪上今到春陵際美人徧地兩滋意
草緑照天蜀映池蓮新與歡境裏一腔靜太極圖
中萬象春振衣隨拜先生廟風月依稀似有神

咏光霽亭　陳之京 永明知縣

萬山深處着為儔誰啟先生味道真一綫乾坤延
絶學雙懸日月照迷津圖書想像先天上俎豆輝
煌澗水濱自入春陵頻景慕清溪碧藻薦明禋

咏光霽亭　應世科 江華知縣

淑氣偏鍾自舜源春陵兀自挺高賢機從一線天
光悟學把千年聖訣傳瑶輝碧浸滿腔掌清拂香
瓣半璧還不是大夫憐織脉溪頭安得此亭懸

遊月巖 五言

溫陵陳文進

賢里瞻星聚巢岩探月奇室明一片境弦望兩分時岩壑晚争秀盤礴兩更移幸陪玄度後難和右軍詩

和王郡尊七言一首

溫

伊誰鑿破這團圓月在岩頭影在天今古一輪渾是望盈虛半勝又似弦廣寒帶雨探深處蓬島依雲躡峻巔可羨右軍修禊事追陪那計燭花偏

咏光霽亭

溫陵蘇茂相 晉江學

宋學稱理窟濂溪抉其閫根極主靜言昭晰太極義申憤謝磷緇外象溢和粹霽月映光風爽然踏泯懲程子淵眠膺趙公覓臭味溪生待三日識者遥驚興千載想靈襟令人猶恥泄明欲挹道淵典刑勤窟寤祠亭煥舊穎庭草滋新翠簿領此何須弦歌古所貴

林志考年丈守道州以所建光霽亭記見示賦此奉答

讀濂溪志用陽明先生韻一首

晋江林學曾 文卿 選

爲愛濂溪洩道真郤從主靜覺迷津因參太極元無極正是先民覺後民巖月至今遺朗照池蓮自昔陪精神千年仰止高山意聊託連枝一薦蘋

學曾

予告里中適弟學閔守道州倩先生志索詩於余余不能詩然誦法先生自束髮時矣因寄小言于余季勿論其詩之工拙可也

次兄仲韻一首

瞻拜先生挹道真依依光霽是前津學顏樂處在陋巷志尹達可爲天民象呈太極原非偶星應奎文自有神吞竊宮牆闕下士令來幾度薦溪蘋

咏光霽亭　曾司立 永明知縣

星聚奎躔宋德新真儒崛起首舂陵一腔生意隨
窓草千古斯文屬後身太極悟來渾是我盆魚觀
處莫非真傳心渠吟丟襟懷豁會得神情寓在亭

咏光霽亭　楊如春 江華知縣

宋代斯文啟奎光瑞氣浮濂溪闡道脉太極演玄
修蓮愛香千古巖虛月萬秋令人思懿範私淑遡
源流

謁濂溪　東登雲

道州自昔產名賢敬謁祠傍寐正傳舊日蓮花凝
泮月新春梅蕋映寒氈人疑夫子吾應愧脉接真
儒爾勉旃少壯勸君各努力登壇馳騁着先鞭

謁濂溪　周誌

森森古栢當年舊脉脉清濂一泒長羲孔微言歸
太極程朱後學闢荒唐孤亭月落花碑半峻石雲
深草篆芒光霽無邊千古景穩將吾道向南行

謁濂溪祠咏愛蓮一律　楊大行

夙仰先生獨愛蓮登臨瞻拜繹真傳光風霽月照
枝幹主静存誠裕本根樂向孔顏尋自得闡天岩
月識先天卷舒妙徹陰陽理淨剖新綠道脉綿

古今祭謁

濂溪祠春秋二仲次丁祝文

惟公闡圖著書發明道學上繼鄒魯下開伊洛卓矣
大儒允稱先覺某等嚮往實殷敢忘教澤茲脩常祀
用昭虔恪以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配尚饗

九江墓祭

惟公闡明道學上稽古先指授圖書下開統緒功紹
六籍名垂兩間體魄攸藏光靈如在茲維仲秋蕆事
有期國典肇稱司存是寄駿奔敢後嚮往彌深

墓祭文　孔文仲

嗚呼童蒙之歲隨宦于洪諭父之執賢莫如公公年
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公二永州嘗以
族見公貌雖衰不以憂患主簿江西公使于南視公
如渴豈進之貪二十年間再覲長者雖云不屢意則
輸寫廬山之麓是曰九江皆非土人來寓其邦此頭
彼期終為鄰里如何今歸乃吊公子嗚呼公之平生
耻不明將攀培浸濯厥聞大馳有文與學又敏政事
絶今無比伊傳自視出其毫纖以惠百城千里之足
尋尺于征民疲以瘳自病易州謂宜復騁遲捨一丘

公之於世悖篤久長有志無年孰閒不傷况如不肖
辱公知厚通家之審中外之舊再拜墓下失哀以辭
情長韻短續以漣洏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南康　朱熹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于天上繼孔顏下啓程氏使
當世學者得見聖賢於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
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
烈之盛盖自孟子以來未始有也熹敬誦遺編獲啓
蒙斉茲焉試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餘年之後是
用式筵貌像作廟學宮并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
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臨鑒之謹告

潭州遣祭　朱熹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己丑朔二十有八日丙
辰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兼管内勸農
營田事主管荊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
賜紫魚袋朱熹謹遣學生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
允中致祭于濂溪先生周公於皇道體沕穆無窮羲
農既遠孔孟爲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
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清
瀟之原有嚴貌像欲覲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毀告閭

然丁裒出金少府仕佐其功爰俾諸生敬陳一騂先
生臨之有赫無斁尚饗

濂溪祠祭　王啓

洙泗迹逝太義乖違賢哲篤生文明應奎濂水之源
一倡月巖之光遂輝意思發泄於庭草道體灼見乎
精微闡百代圖書之秘啓千載人心之迷二程從游
道學復振偉哉有功於聖門來今不獲乎依歸有祠
翼翼享祀維時光霽如在庶以慰吾人仰止之私

九江書院開講祝文　趙崇憲

孔子既歿天其將畀斯文乎斯文之未喪則我先生

發揮講明之功也廬阜之麓濂溪之湄先生之書堂
存焉像塑僅設室宇湫隘無以興起士心先生之道
殆猶鬱而未宣也崇憲奉
天子訓辭來守此邦用敢度其堂宇之左備廣葉爲學
舍二十六區益將選邦人之俊秀者朝斯夕斯以發
明先生之業惟先生陰惠我多士相協厥居克昌其
文豈惟予末學不遂後忘異時人材輩出將越我國
家萬年實嘉賴之

白鹿洞祭文

維弘治十有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甲子朔越二十

五日戊子按察副使後學熊鍚卲贊敢昭告于濂溪
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惟我周先
生衡人也兩程先生洛人也地之相去數千餘里而
乃授受於此天作之會中興斯文夫豈偶然之故哉
嗚呼仲尼之道天地也否孰泰之仲尼之道日月也
晦孰明之三先生之功於是為大矣故凡過化之地
莫不嘉而祠之况授受伊始如南安者而可後乎某
也愚陋初學壯仕夙仰止焉今者承乏視學再至茲
郡適當陽復之候謹率諸生祭於祠下嗚呼獨復之
難久矣惟三先生尚矜其志而惠相之謹告

九江致祭　周冕

惟我皇祖宋儒先覺克承鄒魯以啓河洛壯則宦遊
南康終則安厝廬岳歷代加增有功道學迨至
聖明崇德象賢子孫襲爵冕等今承檄召來自御國祖
守先隴孝思維則遠具牲醴肅將牲帛馨羽柔毛
陳幽宅神若永存庶知歆格以昇祖妣陸氏縉雲縣
君蒲氏德清縣君侑食尚饗

白鹿洞祭文　李夢陽

嗚呼孔亡孟殂言湮聖遠六經僅存異端爲敵天降
夫子起自南夷繼絕開來文乎在茲闡書啓秘我明

我聰譬晦而旦江河也中嗚呼夫子貞履坦坦道光
跡幽自彼魯鄒匪我獨遭我我廬山公游而棲爰墓
爰祠百世是師夢陽沐馨研粕年逾三紀志銳質劣
無成内悔文擇荼窮言邁江邦過公里阡汗顏徬徨
式脩厥明以奠以祀品豐于豆我酒伊旨誰其配之
二程夫子濬深貫奧敢忘本始神格相于造化髦士
尚饗

謁九江墓　笭遠雷復

生先生之鄉瞻望乎百世之下履先生之墓慨乎百
世之前前乎百世絕學賴先生以繼後乎百世斯文
賴先生以傳生意猶存謌詠娗交之草春風尚在亭
亭乎植之蓮嗚呼廬山蒼蒼九江湯湯先生之風山
高水長

謁元公祭文　安福歐陽旦

斯文之喪千有餘年先生將起乃嗣其傳太極之圖
易通之書淵源理學實啓程朱欽承
朝命職司學校顧德弗類忝茲遺教明山秀水霽月光
風載瞻載肅萬派之宗

安福王爵

堯舜湯文之爲君皋夔伊周之爲臣孔思曾孟之[illegible]

師斯道之傳如日中天後此千載抱遺經而忝隊緒
繼往聖而開來學至於今日而無窮者謂非先生之
功而誰歟爵承乏先生舊邦景仰先生賢範私淑有
攸敢忘所自謹陳綸祀用表衷忱

瓊山方進 道州知州

斗牛精光扶輿清淑上接魯鄒下啓閩洛圖書蘊憲
千聖一作忝守過化之鄉仰止降神之嶽謹以菲儀
式陳微恪

新建符鍾 道州知州

嗚呼夫子之學誠立明通夫子之政和致從容以學
以政教萬世無窮者夫子之德之功予生千載竊仰
高風不圖忝守兹土獲登夫子之堂拜夫子之貌而
覩夫子後嗣之雍雍鳴呼乃知
聖脉千古似鍾于生不敏叨此官守恒切衡衡尚賴夫
子大啓我聰俾弗迷于政以免夫鰥痌

嚴陵魯承恩 永州府同知

天地之道具于吾心先生先覺覺我後人三代以還
道喪文弊或矯矯以立名或栖栖為祿仕或規規乎
註疏或嚻嚻然媚世空言濫觴真道之棄一節雖高
于世無濟先生盡傷究極根領博學力行自我立命

道苟可仕不辭險補官可濟民并心書傳久速仕止
步趨 先師圖範曲成不識不知或者以先生之道
在乎太極不知先生道大光明不在乎圖而在于躬
行有素也不然未能孚于時何以垂于後未能行于
人何以質諸天地乎或又以先生之學由靜入門嗚
呼先生終日行之未見一語于及門之徒天何言哉
先生真獨得孔氏之傳也夫承恩愚賦竊祿茲土幸
登故里實切瞻依羹墻寤寐川遊雲馳特牲醴酒聊
表仰思

山陰金椿 永州通判

於呼慨自孔孟之道不肖楊墨申韓之異端日熾迨
千有宋天啓文明我
公挺生于千五百年之後能自得師潛心道妙圖太
極以探天地之秘藏演易通以發聖賢之精蘊上繼
往哲之墜緒下開來學於無窮功在當時澤垂永世
愚生也晚頤學有年兹判永陽獲覩遺像登堂拜謁
浩氣若存霽月光風萬代瞻仰爰備牲牢式陳明薦
庶昭靈貺鑒此微誠

吉水周子恭 永州府通判

仰惟先生遯世之聖不由師傳粹然自正仕苟為貧
雖小官有不辭學苟為道雖人不知而無悶道德性

命之蘊僅見於圖書而其無言不盡之教卒莫窺其
兆朕從容和緩之色僅覩夫光霽而其行藏屈伸之
妙卒莫測其淵深當時在門惟有二程先生不強人
以求到惟開其説而不竟既而二程有得自稱體貼
尚不歸功於先生之門而光於脩飾之上章句之儒
又烏足以知其眞乎 下恭自幼學道既壯無聞虛負
歲月良愧此生幸而不死之衷耿耿猶存數年以來
究先生之歷履據先生之為人而希慕一念若有校
而授之者 恭 亦不自知其所因也今者拜官在永得
踐先生之位巡歷任道復造先生之庭情切瞻仰特

致醮焉嗟夫蓮草俱在風月傳神先生之教昭其有
警 子恭 而苟不惰於向往之忘焉往而非先生之所
陰佑而默成者哉先生有靈尚鑒斯文

武進唐珤 永州府知府

惟斯文之興喪實與世以汙隆慨微言之既絶紛千
載而塵蒙詠行開其必先迺豫徵於星聚繄夫子之
挺生蓋早成而默契極精蘊之沉郁肇啓鑰於圖書
言有至而弗盡意獨得而有餘若大明之始升夜冥
晦而復旦若多途之迷方指大道而群嚮昔仲尼之
眞樂惟顔氏其庶幾乃夫子之光霽歷異代而同歸
珤也叨服膺於聖教卑假守於茲邦覩河洛而思紹
入魯闕而升堂瞻庭草之已宿覽風月而慨然聊寄
辭於一奠邈景行於前賢

太和王宗尹 永州府通判

公之學以無欲為功以無極而太極為宗自修自誠
自明自信羲脩聖人之德闇然而不欲以自見也昔
孔子贊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公寔有焉宗尹修
行矯名淺中揚已不足以議於公之學也然一念不

死嚮往有期神固有知啓我荒迷

廬陵陳鳳梧 湖廣提學僉事

道在天地太和元氣公得其全中正純粹體用一源
隱顯無二上探羲農以承洙泗二程授受寔大其傳
斯文再闢如日中天睠維舂陵公之闕里祠像儼然
雲仍伊邇某幼讀圖書長而無似幸叨公卿領諸教
事瞻望光霽五年于茲展謁云始如寐斯蘇愛蓮有
亭濂溪有永維公此心千古如是敬采泮芹奠于祠
下公其臨之佑茲文化

維萬曆四十二年歲次甲寅九月庚戌朔越祭日壬申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上湖南道右參議鄧雲霄謹以羊豕清酤之儀致祭于宋大儒元公濂溪周先生之神曰坦坦聖道異端勝之俗儒訓詁日與背馳卑出夫子振鐸提撕上繼洙泗下開關洛太極一圖先天獨覺誠一為基孔顏與樂有體有用可仕可止主靜立極不墮禪理宜師百世為道嚆矢奚官分守茲土寤邇賢鄉洗心滌慮掖馨沐芳展祠瞻拜寶像周行孰覩公顏光風霽月孰測公心溪澄蓮潔孰知公趣吟弄不輟我生雖晚式學庶幾良知良能是鉢是衣雅薦蘋蘩虛往實歸尚饗

長洲張勉學 湖廣參議

於維先生實維此邦秀鍾九疑期應五星豈偶然哉其所以蘊之為道德發之為圖書者固已上繼孔孟妙契六經矣自宋迄今五百餘年凡海內有志之士孰不欲一入其鄉又孰不欲一睹其遺容以慰仰止之思也顧茲舂陵介楚西南二千里外山川遼邈宦轍罕經則夫慕蓮池纓亭之勝放月岩舂水之奇者吾不知其幾何人矣勉學不敏自結髮即知誦習先生之書三十年間每思一闖其門而不可得乃今承乏此土覩風名邦遂得奉謁祠宇而肅拜焉夫海內人士入其鄉者鮮矣況得睹其遺容予即睹遺容者亦鮮矣而況既睹其容又得窺其宗廟之美乎洋洋乎灑灑乎光霽如見其羽襟聲欬若聞於俎豆此殆縉紳之罕遇而實為勉學生平之至幸也但念筮仕以來習氣欲除而尚存希賢有志而未逮以故跋前躓後坎坷無成懲創之餘動輒愧悔則夫箴砭愚蒙之功默啓心源之妙誠不能不於先生是賴矣爰酌遵尊式酹庭草而且述其自幸之私與夫願學之意如此惟先生其降鑒之尚饗

永新尹襄 翰林編修

斯道久墜至宋復明伊洛之學實本先生性與天道

圖書則倫惟幾惟深抉閟發秘學聖有要一以養心
光霽以來理無古今開我後人思同關極尸而祝之
崇功報德衆雖寡昧誦讀有年使經仁里仰止益虔
採彼溪毛祇奠祠下恍如風月以照以洲

慈谿顏鯨 湖廣學憲

皇帝即位之二年是為隆慶戊辰慈谿顏鯨提學楚藩
以六月庚辰行部至于湖南由永郡跂事趋郴州道
出舂陵謹齋祓用牲釋奠于
宋大儒周元公濂溪先生之祠曰於乎先生生千載
絶學之後而能超然默契聖人不傳之秘主靜而言
無欲一要直截易簡昭如日星於乎小子乃昔以形
骸爾我之私勞勞焉終身戰於煩惱縈蔓之場真先
生之罪人也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心焉太極汝將焉
從聖凡平等天地同宗敬述斯言用告群蒙而以質
夫先生尚饗

光山蔡光 江華縣知縣

維夫子秀孕衡嶷應期挺生五星聚奎一元文明師
授匪求太極默契有圖有書孰窺其秘闡則啓鑰手
示二程河洛既衍泝溯關閩昔在有宋後學撐航奚
及我明斯道詎昌光汝南卞思竊慕先哲叨吏下邑

涖茲展謁庭草生生風月融融廼挹餘輝廼滌塵懷
時日之良敷陳蘋藻神其如在尚其鑒茲

饒陽趙賢 巡撫

先生生三湘九疑之間當聖遠言湮之後乃于斯道
不由師授獨契本原圖説易通闡幽發秘函羲文孔
顏千百年心法之傳也蓋其人所謂豪傑之士無待
而興而其言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者也賢發歲讀其
書玩其旨而想見其人餘二十年矣頃有天幸過其
故里謁濂溪當水之源覽龍山豸嶺之勝池蓮庭草
霽月光風若親炙之豈非平生希奇之覩哉顧賢後
焉日從事于口耳之末簿書之煩汨乎此心靡有
得也謁先生之祠瞻先生之像儼然深省能無愧乎
能無懼乎以先生之靈而鑒于賢一念嚮往之誠亦
將有以默啓之而俾不終自棄也敬奠先生不勝
景仰

寧波曾大勲 湖南學憲

於戲道在天地流而不息待人則行匪師弗得羲皇
以來下迄孔氏見知聞知厥惟有自夫以孟夫子負
亞聖之才猶不能不私淑于子思乃先生則不由師
傳道体炳如孟夫子近聖人之居故能獨得乎周孔

之秘乃先生開燃起南服寔云羲蕎蓋其人誠所謂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生則所謂人傑也靈獨
超乎風氣之表者也大勲生也晚恨不及吟風弄月
于先生之門嚮而𣎴梭絃上又未嘗不自謂千百年
之奇遇今肴觀風入境仰止益虔祗奠祠下道像儼
然尚惟先生廸茲聖脈佑我文明萬年一日

東郡丁懋儒 本府知府

儒生也晚幼承家學闇公而上孔子而下布在方冊
者靡不殫究間入曲阜詣闕里周封孔堂如克見聖
經鄒嶧山拜孟祠下而巖巖氣象若酬酢焉先生生
於春陵去中土數千里恨不能至其地以見君曲阜
鄒嶧各山大川考斯文之肇起也客嵗備承郡訪故
里讀遺集景嚮滋甚積誠既久敢中爰告儒向有知
弱冠後傳求佛老之書兀然靜坐窮日夜之力謂庶
幾有所啓發然書空長生終未免有意則求之先生
之言而有悟質之六經孔孟無弗合焉不外人倫日
用而通乎性與天道不落言語文字而非遺脫世事
不必求諸外物而在我無所不有但當隨處體認而
功效自然斷不可誣則先生之誨我已非一日深愧
夫未之有得也竊慕乎學先生者高明多求速效必

潛不免靡滞則所以印先生之心飲先生之醇紹先
生之統世豈無若人乎儒不能無感於斯惟先生鑒
只

祭濂溪周元公先生文　北地李楨 巡撫

道湮千載大子挺生剛明果斷博學力行政嚴以恕
事熱以清風月光霽闡書會成道立教遠傳正印弘
師表後學如明道先生發揮聖經如伊川先生斯道
不墜斯文中興上溯洙泗下啓閩關揖讀佩遺編撫
茲全楚楚闕有宮道實其求仰止峯深明薦式舉牖
我後人求聞至理尚饗

祭濂溪先生　晋江郭惟賢 巡撫

於惟先生千載崛起風雲湛思邈源窮索太極一圖
獨契奧旨絕學以繩訓詁爲鄙伊洛見知考亭嗣美
斯道重明云誰肇始春陵之功鄒魯可擬遺澤迄今
川流嶽峙覺我後人淑爾儀軌有化其風況遊其里
賢承乏于茲婷黎是教述瞻道祠景行遺迪庭草芳
菲光霽在邇先後一心有爲則是述月炎脩祔其来
享

平湖孫成泰 道州知州

於惟元公千載一人默契道妙不由師承上繼周孔

下開二程太極一圖闡秘傳心惟茲道郡定古舂陵
山川毓秀毓我先生巍巍廟貌赫赫明神於生也晚恨
弗及門聿承
休命來撫斯民仰瞻前徽是訓是行我監維何濂溪之
清我挹維何霽月之明儼焉夙夜敢弗兢兢今茲承
之遑遑儀刑吳山楚水夢寐惟勤爰酌我醴爰薦我
牲先生有靈來格來歆

祭濂溪先生文　　溫州守欽道州知州

嗟夫聖道相傳如日月江河流行宇宙無時可息苟
非其人則不明不行自孟氏沒學術多岐道統不絕

如綫而真儒之效邈矣熙寧大啓斯文先生崛起超
然自得妙契其詮太極一圖探造化之原通書四十
章揭脩為之要千聖不傳之秘燦然復明於世河洛
關閩諸儒始有所憑藉以嗣張其緒而道統於焉大
振先生之功何其偉歟某不敏竊有志於學其晨
仰先生接於夢寐者精有年矣頃日濶龍涂此心若
然未有印證今乘守茲郡乃先生誕育之鄉得慰然
先生之祠登階對越光霽如承嚮慕之懷悅然有契
茲非生平一大快哉所冀先生在天之靈憫其愚誠
陰為啓佑俾之大道以不迷于做大豈惟某一人

幸抑亦邦人之休

謁元公祭文　　德安何遷

嗚呼先生之學妙契先天圖書之著大道彰焉以繼
往聖以開後賢渾淪再闢永衍正傳廬山之麓祠墓
森然春秋祇薦儀典相沿遷夙志聖學仰慕有年茲
倅是郡益激惓惓卜吉展拜薄陳豆籩誰其配之明
道伊川嗚呼先生往矣神弗俱湮冀其臨我明冀鑒我
衷尚饗

祭周諫議文　　恩南張守剛永州府同知

尼山誕聖自鄹叔禱有開必先音食其報聚奎之應

肇自
先生儲靈毓秀龍岑崢嶸篤生元公超悟絕世默契
真詮大婦群凜三才之奧千聖之根玄而非秘一為
入門遂令魯鄒昭於日月統緒所墮永存桴筏功在
斯道允矣豐隆溯于其子即如甚舫譬彼有源洪流
溢溢生平著政就與茲匹昔在永嘉請樹崇祠並崇
所生胡乃獨遺論定于今登從啓聖闕典始完文明
之慶剛仰懷光霽幸遊其鄉恭逢懿禮遠邇前芳郡
廟有嚴敬安新主言念發祥梢森遺宇復即其地寄
薦溪毛克昌之靈尚佑饗

議春秋丁特祀諫議公祠

河泒彌瀰源出崑崙㓍陰靄靄嚮彼鄧林於惟我
公宋室諫議篤生濂溪於道默契圖書左右風月
今古下衍闢闢上承鄒魯別歷中外洊開勞勤洗
冤澤物體立川行其父是子有功萬世今茲特祀
禮起以義言念發祥敬戒斯文廟貌有赫俎豆維
新

濂溪志九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李禎撰禎字維卿安化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
南京刑部尚書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雖以濂溪
為名似乎地志實則述周子之事實首載太極圖
說通書次墓誌及諸儒議論歷代褒崇之典次古
今紀述次古今題詠並祭告之文